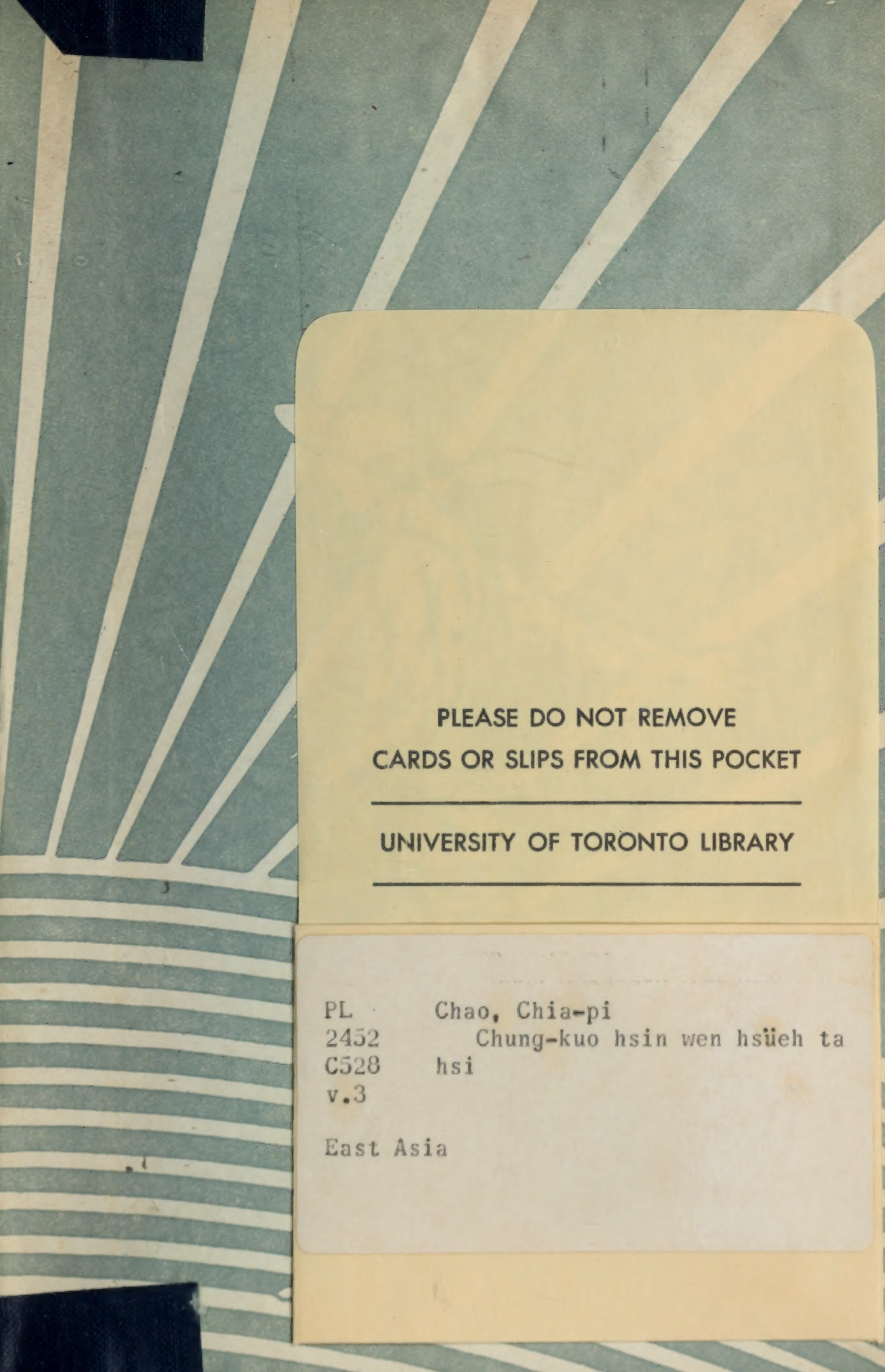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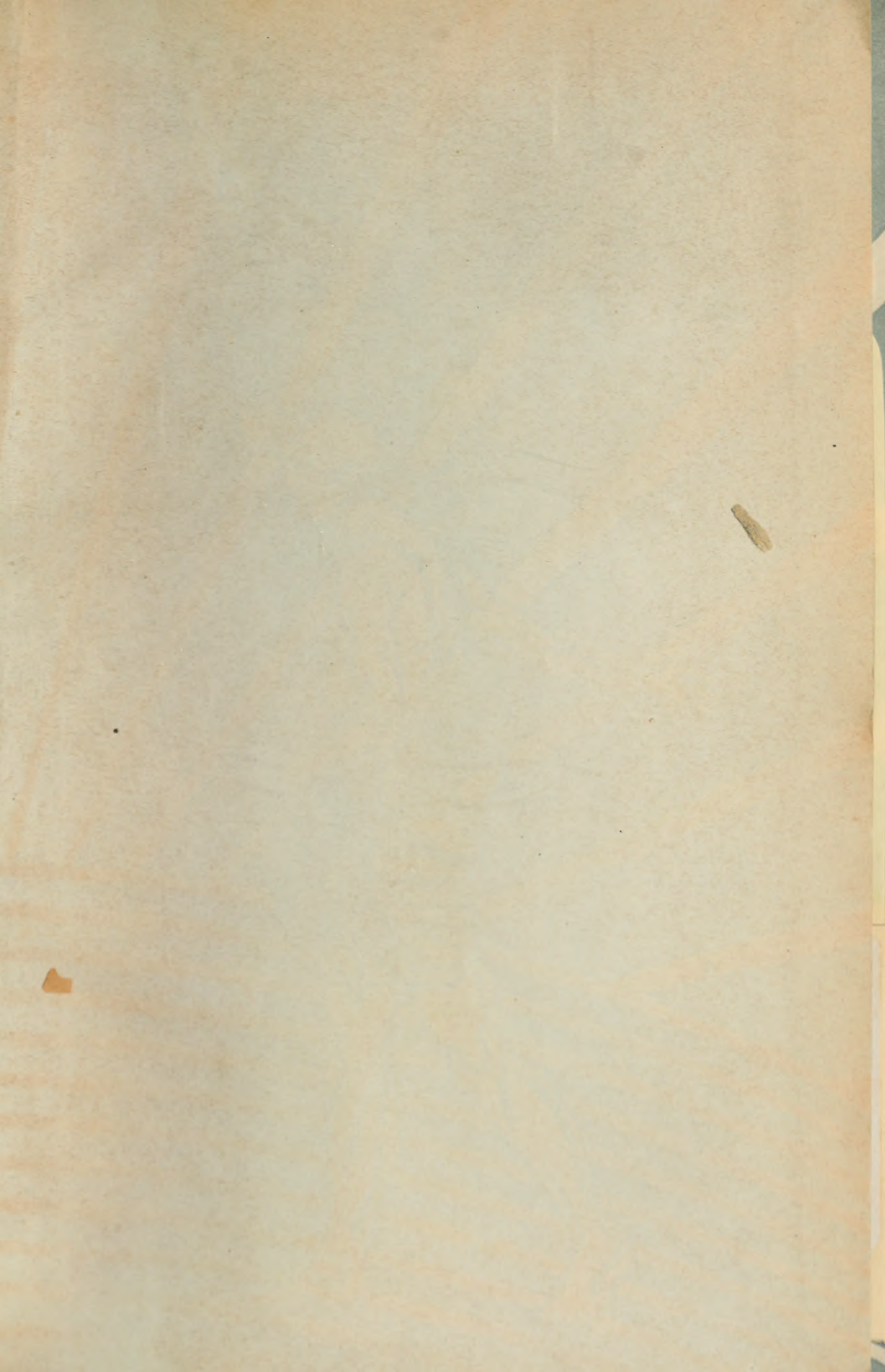


茅盾編選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中國新文學大系

趙家璧主編

第三集

良友總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北平 良友公司
南京 良友公司
廈門 良友公司
漢口 良友公司
重慶 良友公司
廣州 良友公司
梧州 良友公司
紐約 良友公司

小說一集

茅盾編選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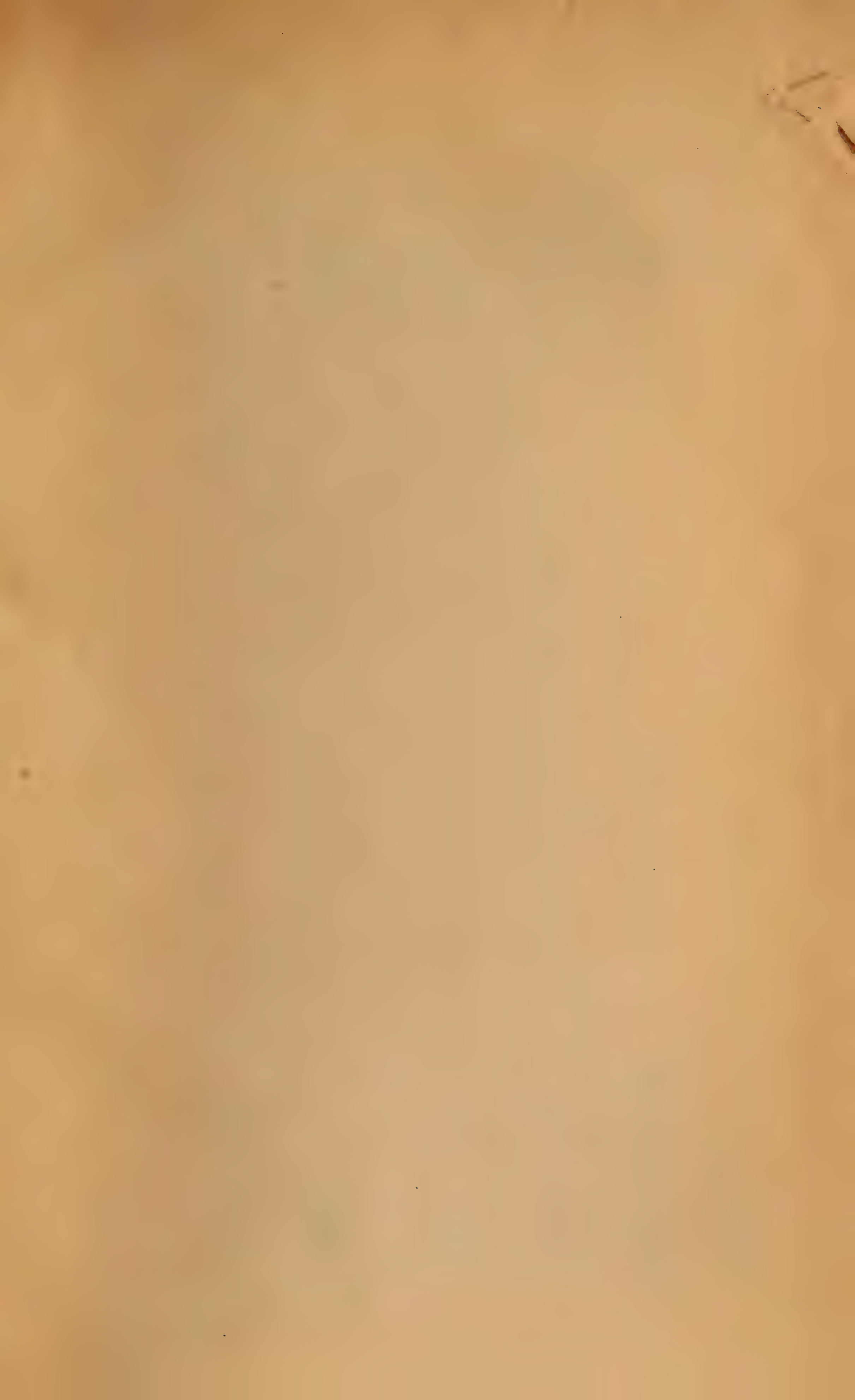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六，十五付排
一九三五，八，三十初版
一九三五，九，十日再版
一九三六，五，二日三版

導言

No. 383

普及版每本大洋一元

目次



導言



導言

茅盾

一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文學革命論的時候，還沒有「新文學」的創作小說出現。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魯迅的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出現的時候，也還沒有第二個同樣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樣成功的第二篇創作小說。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一月，新潮雜誌發刊以後，小說創作的「嘗試者」漸漸多了，然而亦不過汪敬熙等三數人，也還沒有說得上成功的作品；然而「創作」的空氣是漸漸濃厚了。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一月，小說月報也革新了，特設「創作」一欄，「以俟佳篇」；然而那時候作者不過十數人，小說月報（十二卷）每期所登的創作，連散文在內，多亦不過六七篇，少則僅得三四篇。而且那時候常有作品發表的作家亦不過冰心，葉紹鈞，落華生，王統照等五六人。

那時候，（民國十年春），小說月報每月收到的創作小說投稿，——想在「新文學」的小說部門「嘗試」的青年們的作品，至多不過十來篇，而且大多數很幼稚，不能發表。

然而年青的「嘗試者」在一天一天加多，却是可以斷言的！

那時候，除小說月報以外，各雜誌及各日報副刊上發表的創作小說，似乎也不很多。據民國十年四月小說

月報所載的不完全的統計，（郎損，春季創作壇漫評，小說月報十二卷四號），那年的一月到三月，發表了的創作短篇小說約計七十篇；其中有不少恐怕只能算是「散文」。到了那年的七月，小說月報又有一個不完全的統計，（郎損，評四五六月的創作，小說月報十二卷八號），則四月到六月的期間，短篇小說的創作已有一百二十多篇，比春季增加了一倍光景。這一點不完全的統計，就證明了那時候「創作」在一天一天熱鬧起來。

自然，那時候發表了的創作小說有些是比現在各刊物編輯部積存的廢稿還要幼稚得多呢，然而在那時候有那麼些作品發表，已經很難得。現在我們這「文壇」，比起十多年前，可以說是「進步」得多了罷？現在我們差不多每一個月看得見有希望的新作家出現，現在我們所見一個月裏的在水平線以上的作品有從前一年的總數那麼多；我們覺得現在這點兒「成績」還是貧弱，我們要求更多的表現生活各方面的作品，我們要求「偉大的作品」，然而回顧十多年前的「文壇」，我們不能不承認十多年來我們這「文壇」是有了進步的。

而這進步的過程是很長很長一條路。從「新文學」發展的歷史上看，這條「路」的起點，——一些早起者所留下的足跡，是值得保留，研究，而且來一次十年的總結。

二

民國六七年的時候，好像還沒有純然文藝性質的社團。那時的新青年雜誌自然是鼓吹「新文學」的大本營，然而從全體上看來，新青年到底是一個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數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場發表他們對於文學的議論。他們的文學理論的出發點是「新舊思想的衝突」，他們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覺上去攻擊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舊文藝。

這是「五四」文學運動初期的一個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條正確的路徑。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十一月文學研究會正式成立於北京。這是最早的一個純文藝的社團，然而這一個團體發起的宗旨也和外國各時代文學上新

運動初期的文學團體的創立很不相同。文學研究會的成立並不是因為有了一定的文學理論要宣傳鼓吹。文學研究會的發起宣言中說「有三種意思，要請大家注意」：

第一，是「聯絡感情」。「中國向來有文人相輕的風氣，因此現在不但新舊兩派不能協和，便是治新文學的人裏面，也恐因了國別派別的主張，難免將來不生界限。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大家時常聚會交換意見，可以互相理解，結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

第二，是「增進智識」。

第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也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一生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不但成為普通的一個文學會，還是著作同業的聯合的基本，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鞏固。這雖然是將來的事，但也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希望。」

這個宣言，是公推周作人起草的。宣言發表的時候，有十二個人署名，就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濟之，鄭振鐸，瞿世英，王統照，沈雁冰，蔣百里，葉紹鈞，郭紹虞，孫伏園，許地山。在這一個宣言裏，只有第三項略略表明了文學研究會對於文學的態度，這態度在今日看來，自然覺得平淡了，但在那時候這正是新文學運動的綱要之一，並且和那時候一般的文化批判的態度相應和。

「五四」時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了以後應當建設怎樣一種新的文化呢？這問題在當時並沒有確定的回答。不是沒有人試作回答，而是沒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擁護。那時候，參加「反封建」運動的人們並不是屬於同一的社會階層，因而到了問題是「將來如何」的時候，意見就很分歧了。然而也不是沒有比較最有勢力的一種意見，這就是所謂「只問病源，不開藥方」。這是對於「將來如何」一問題的一種態度，——或者也可以說是躲避正面答覆的一種態度。這不是答案。然而這樣的態度的產生有牠社會

的根據，這是代表了最大多數的比上不足而比下有餘的智識者的意識的。同時這種意識當然也會反映到文藝的領域。文學研究會宣言中所表示的對於文學的態度就是當時普遍現象的一角。

所以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自始即不會提出集團的主張，後來也永遠不曾有過。牠不像外國各時代文學上新運動初期的一些具有確定的綱領的文學會，牠實在正像牠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個「著作同業公會」。

因爲只是「著作同業公會」的性質，所以文學研究會的簡章第九條雖有「本會會址設於北京，其京外各地有會員五人以上者，得設一分會」之規定，而且事實上後來也有幾個分會，而且分會也發刊了機關報，然而這決不是「包辦」或「壟斷」文壇，像當時有些人所想像。

同時也因爲只是「著作同業公會」的性質，所以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從來不曾有過對於某種文學理論的團體的行動，而且文學研究會對於牠的會員也從來不加以團體的約束；會員個人發表過許多不同的對於文學的意見，然而「團體」只說過一句話，就是宣言裏的「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

這一句話，不妨說是文學研究會集團名下有關係的人們的共通的基本的態度。這一個態度，在當時是被理解作「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這個態度，在冰心，廬隱，王統照，葉紹鈞，落華生，以及其他許多被目爲文學研究會派的作家的作品裏，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

三

現在我們回顧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國十年（一九二一）這五年的期間，（這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前半期），總會覺得那時的創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發表的機關也寥寥可數。然而我們再看看那時期的後半的五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從民國十一年起（一九二二

二），一個普遍的全國的文學的活動開始來到！

因為材料的缺乏，我們現在還不能夠把那時候亘全國的新文藝的活動繪一幅比較詳備的「鳥瞰圖」；可是我們僅僅從那時候小說月報（十四卷到十六卷）的國內文壇消息欄的記載，已經可見當時的盛況。

這一時期，是青年的文學團體和小型的文藝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時代。從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到十四年（一九二五），先後成立的文學團體及刊物，不下一百餘——

在北京，有曦社，（民國十一年），發刊了不定期刊爝火；有淺草社，（民國十二年春），出版淺草季刊；有春光社，（民國十二年春）；有星星文學社，出版文學週報（十二年八月）；有嬰孩社，（十二年十月），出版了二月刊嬰孩的，和星花半月刊，（均在十三年春）；有蘼蕪社（平民大學學生的組織，十二年冬），定期刊蘼蕪；有雪花社及雪花不定期刊（十三年十月）；有以「研究現實的人生，挽救浪漫文藝的墮落」的勞動文藝研究會，（十三年九月），出版火球旬刊；有北京大學學生及上海南方大學學生共同組織的八月文學社（十三年八月）；有薔薇社（約在十二年）；有疏星半月刊，（十四年六月）；微波旬刊（時間同上）；有中法大學西山學院學生組織的西山文社（十四年一月）；而上舉之淺草社除已出版淺草季刊及文藝旬刊外，在十四年春又改出了沉鐘週刊。

在天津以及河北省其他各地，有綠波社（十二年五月，天津），先出了不定期刊詩壇，隨後（同年八月）又出版了綠波旬刊和小說兩種；有第六師範（冀縣）的文學研究會，出版微笑週刊（十二年十一月）；有南開學校（天津）的文學會，出版文學半月刊（十三年五月）；又陝西榆林中學學生（？）所辦的姊妹旬刊和榆林旬刊也都附在天津民意報，作為副刊之一種。

在江蘇省，有南京的玫瑰社（十二年春），季刊心潮，（由上海民智書局發行）；無名作家社（南京第四師範，十二年秋）；詩學研究社（東南大學學生，十三年十一月），出版了詩學半月刊；又有南通的文藝共進

社（十二年春），刊物名嫩芽（同年四月）；月潮社（南通代用師範附小，十三年秋），出板月潮半月刊；有蘇州的曉光社（十一年十月，第一師範），季刊曉光及半月刊酸果；松江的彌洒社（十二年春），出版有彌洒月刊；文藝社出板了文刊（十三年八月）。此外在無錫有湖波社（十二年），曾刊行湖波雜誌；在揚州有第五師範學生組織的梅花社，出板了冰花（十二年十一月），及文藝（第五師範學藝部與梅花社的聯合刊物，十三年三月）；在徐州有春社（徐東中學，十三年春），出板了春的花。

至於上海呢，除了文學研究會上海分會的文學旬刊（先附在時事新報內，後改週刊，獨立發行），創造社先後辦過創造季刊，創造週報，及創造日。十三年初田漢個人辦了南國社，發刊了南國（半月刊）。這是大家比較知道的。此外，尚有北京淺草社的上海社員辦過文藝旬刊，（十二年八月，附上海民國日報發行）；神州文學社出板過文學季刊（十二年九月）；東風社（十三年春）出板過東風季刊；青鳳文學社及湖波文藝社（都是上海大學學生的組織，十三年春）；愛美文學社（國立自治學院學生組織，十三年七月）；濟美社的濟美（十三年四月）；飛鳥社的飛鳥月刊等等。

浙江方面，寧波最爲熱鬧；十一年秋就有了春風週報社的春風週報，內分青年與兒童兩部，後來有文學週刊（附四明日報內，十三年秋），有日月文學社的日月旬刊（時間同上），有第四中學學生組織的曉社（時間同上）；有春風學社（十三年七月），飛蛾社（亦爲四中學生組織），有定期刊飛蛾（十三年五月）。在杭州有片月詩社（十三年六月），悟社（之江大學學生組織，以提倡革命文學爲宗旨，十三年四月），以及赤社之不定期刊赤報。在嘉興有秀州文學會（秀州中學）的定期刊碧漾（十二年六月），在台州有第六中學知社的半月刊「知」（十三年七月），在紹興有愛美文藝社的月刊愛美（十三年九月），又有第五中學師範部的半月刊微光（十四年秋）。

在廣東，廣州有文學研究會分會及刊物文學旬刊，（十二年八月）；潮汕方面有火焰文學社的週刊火焰，

（十二年八月）有晨光文學社（潮州，金山中學，十二年九月），其後（十二年十一月）火焰文學社又有刊物心聲；在海豐有螢光社（十三年春）；在汕頭又有彩虹文學社的彩虹週刊（十二年十一月）；潮州有伏虎學社（亦在金山中學），定期刊爲谷風（十四年一月）。

在湖南，長沙是中心，團體及出版物有微光（十二年九月），嶽雲文藝社的文藝（十二年），雞鳴社（長沙一中）的雞鳴（十三年七月），湖光文學社的湖光（十三年春），晨曦週報（湖南旅鄂中學學生的刊物，附長沙的湘報發行，十三年三月），旭光社的旭光半月刊（十三年二月），晨社的晨光（十三年二月），教會學校學生所辦的麥華（十三年二月）半月刊，還有嶽雲中學文學研究會編輯而附在天津民意報出版的鄉雲（十四年末），心花社（華中美術學校）的不定期刊心花（十四年五月），長沙綠波社社員的瀟湘綠波（十四年一月），攖寧學會的攖寧（十四年二月）。此外只有湘潭有一個綠野社，出板了綠野（十三年十二月）。

四川最早的文學團體好像是草堂文學研究會，（成都，十二年春），有月刊草堂，出至四期後便停刊了，次年一月又出板了草堂的後身浣花。又有定期刊小露（十二年）似非全人雜誌。成都以外，瀘縣（川南師範）有星星文藝社，定期刊爲星星（十三年），又有零星社的零星（十二年）；重慶有南鴻週刊（十四年二月）。

雲南當十二年四月間就有週刊翠湖之友。其後又有雲波社的雲波旬刊（昆明，十三年五月），聯合中學學生辦的孤星週刊（十三年五月），一中學生辦的滇潮（非純文藝），以及好像是教員們辦的心華（十三年一月，成德中學）。又有澎湃，（十三年）好像也不是青年學生作的主體。

河南及湖北兩省，似乎差些；十三年八月有中州文藝出世，但好像是旅外的河南人所辦，編輯在天津。此外，中州大學的文藝研究會有文藝（十四年九月），開封二中的微實學社有荊野（十四年尾），臨穎的飛霞文學社有飛霞（十四年三月）。湖北是武昌作爲中心，有星野社的星野（江聲日報副刊，十三年九月），覺聲文藝社的小型月刊（僅一單張）覺聲（十四年四月），以及武昌大學藝林社的藝林旬刊（十四年一月）。

此外，在東北有很早成立的白楊社（吉林，十二年九月成立，穆木天等三人主持，以「發表文藝的創作，促進吉林新文壇」爲宗旨），到了次年二月刊物白楊文壇出世，由天津新民意報附送。同時奉天方面亦成立了東光社，以「研究國故，提倡東三省新文學」爲宗旨，出版了東光週刊，繼續至廿一期。東光社的基本似在新民的文會中學。十三年五月，吉圖縣又有綠意詩社，有定期刊綠意。又有啓明社之啓明，（十三年四月，新民意報副刊）。奉天的基督教青年會也辦了半文藝的奉天學生。（十三年四月）。在江西省，有樂平星社的消聲（十三年），南昌心弦社的心弦（十三年），又有非賣品的吶喊（南昌，十四年五月）。在安徽黟縣，有芙蓉社的定期刊芙蓉（十二年三月）。在山西有國立山西大學醫社的半月刊醒獅（十四年一月），太原有紅光文學社的紅光。又在青島，出版過青痕。

上面這些材料，根據了小說月報各期的國內文壇消息，而當時小說月報則只據收到的刊物或通訊，未嘗有意地去搜集，因此實際上從民國十一年到十五年這時期內全國各地新生的文學團體和刊物也許還要多上一倍。然而即就此不完全的材料看來，已經見得當時整個中國到處有新文學活動的踪跡。

這一大活動的主體是青年學生以及職業界的青年知識份子。他們的團體和刊物也許產生了以後旋又消滅，（據星海上册的附錄，則在民國十三年上半季全國的文藝刊物尚有週刊十五種，旬刊十種，半月刊二種，月刊三種，季刊十種，不定期刊十三種；共五十三種，自然這統計也不完全，只據了星海編者所見到的而已），然而他們對於新文學發展的意義却是很大的。這幾年的雜亂而且也好像有點浪費的團體活動和小型刊物的出板，就好比是尼羅河的大泛濫，跟著來的是大羣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們在那狂猛的文學大活動的洪水中已經鍊得一付好身手，他們的出現使得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後半期頓然有聲有色！

四

民國十年八月的小說月報有一篇文章分析那時候大多數的創作小說反映了怎樣的社會生活。（小說月報十二卷八號，郎損的評四五六月的創作）。自然，這篇文章所根據的材料只是那一年的四五六三個月，而且在此三個月的範圍內也一定有不少作品未爲郎損所及見；然而這篇文章發表的時期恰恰正當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前半期與後半期的交點，所以我們不妨把牠的分析，作爲前半期的研究的基礎，從而更與後半期的創作比較一下。

這一篇文章根據了那時候三個月中間已發表的小說一百二十餘篇來研究牠們的題材，思想，與技術。作者所用的方法是「類別這三個月裏的創作，顯出牠們各所描寫的社會背景的一角，然後再考察同屬於一類的創作有什麼共同色彩與中心思想，描寫的技術可有幾個不同的格式」。於是第一，他告訴了我們的，是一百二十幾篇小說在題材的分野上——

屬於男女戀愛關係的，最多，共得七十餘篇；

農村生活的，只有八篇；

城市勞動者生活的，更少了，只得三篇；

家庭生活的，也不過九篇；

學校生活的，五篇；

一般社會生活的，（小市民生活），約計二十篇。

但是，寫到一般社會生活的二十篇，實際上大多數還是把戀愛作爲中心，而「描寫家庭生活的九篇，實在仍是描寫了男女關係」——戀愛，所以「竟可說描寫男女戀愛的小說佔了全數百分之九十八」了。因而作者的結論是：大多數創作家對於農村和城市勞動者的生活很疏遠，對於全般的社會現象不注意，他們最感興味還是戀愛，而且個人主義的享樂的傾向也很顯然。

那麼，佔了總數百分之九十八的戀愛小說寫得怎樣呢？

作者告訴我們：那時候最多的戀愛小說不是寫婚姻不自由，便是寫沒有辦法解決的多角戀愛。然而兩者有一個共同的毛病，——觀念化。「人物都是一個面目的，那些人物的思想是一個樣的，舉動是一個樣的，到何種地步說何等話，也是一個樣的」。這些戀愛小說內的主角大抵不是作家自己就是他的最熟悉的伴侶，可是一搬上紙面倘不免觀念化，無怪那極少數的描寫農村生活和城市勞動者生活的作品更其觀念化得厲害！

郎損這批評，也許是太苛刻了一點。我們知道第一個「十年」前半期的創作很有一些是在他的批評的例外的。就拿那些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作品來看罷，落華生的幾篇（命命鳥，十二卷一號，商人婦，十二卷四號，換巢鸞鳳，十二卷五號），都是穿了戀愛的外衣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冰心女士和葉紹鈞的作品企圖解答人生是什麼。不過郎損的批評在指出那時候創作方面最普遍的現象這一點上，是值得注意的。他這不完全的「考察」至少已經觸到了那時候（第一個「十年」的前半期）創作界的兩個很重大的缺點了。這兩個缺點，第一是幾乎看不到全般的社會現象而只有個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第二是觀念化。

這兩個缺點，當時有許多人注意。怎樣克服這些缺點呢？許多人的見解並不一樣。從當時的青年羣內（包括了青年的作者和讀者）發出來的最普遍的呼聲只是很乾脆的一句話：讓牠自由發展就好了！（小說月報十三卷各期的通訊欄內就記錄著一部分這樣的現象）。但是空空洞洞一句「讓牠自由發展」顯然不是當時實際所需要。十二卷七號的小說月報有特別的一欄——「創作討論」，企圖把這問題更具體的研究一下。參加這討論的，共有九位，在現今看來，其中有一位署名說難的我對於創作家的希望最爲切實了。（這位說難，記起來好像就是胡愈之）。他這篇文章指出了作家們除「感情的鍛鍊修正和藝術力的涵養之外，實際社會是不能不投身考察的。文學（廣義）中之文法語法方面，是不能不分心研究的。舊來之語體小說，是不能不參考的。新聞紙第三面的紀事，是不能不多看的。而且街談巷議和許多外行人的議論，也是不能不虛心聽受的。」可是當時青年的

創作家或有志於創作的青年叫不耐煩下那樣的水磨工夫，當時一般的風氣是靈感一動振筆直書，而且認爲旣是靈感的產物就一定不會不好。

當時評壇方面沒有繼續不斷地指出這種刻苦的「水磨工夫」的必要，自然也是個很大的錯誤。然而創作界的貧弱單調在當時也還另有原因。在客觀上，當時一則西洋文學名著被翻譯介紹過來的，少到幾乎等于零，因而所謂「學習技巧」云者，除了能讀原文，就簡直談不到；二則，普遍於全國的新文學大活動還沒起來，廣大的青年羣衆內的文藝才能尙未覺醒。在主觀上，當時的青年作家大多數是生活單調的學生，生活以及由生活產生的他們的意識，一方面旣限制了他們的題材，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他們的覓取題材的眼光。第一個「十年」前半期的創作界之所以寂寞而單調，不外是這一些原因。

倘使我們將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當作一條界線，那麼，即使在小說月報的範圍內，我們也就看見了那「界線」之後（民國十一年，小說月報十三卷），已經有些新的東西。

我們看見了描寫學徒生活的三天勞工底自述（利民，小說月報十三卷六號），我們又看見了描寫年青而好勝的農村木匠阿貴的悲哀的鄉心（潘訓，小說月報十三卷七號），我們又看見了很細膩地表現了賣兒女的貧農在骨肉之愛和飢餓的威脅兩者之間掙扎的心理的偏枯（王思玷，小說月報十三卷十一號），我們又看見了巧妙地暴露世俗所謂「孝道」的虛僞的兩孝子（朴園，見同上）。這幾篇，不但在題材上是新的東西，就是在技巧上也完全擺脫了章回體舊小說的影響，牠們用活人的口語，用「再現」的手法，給我們看一頁眞切的活的人生圖畫。這幾篇小說的作者像彗星似的一現就不見了，（利民和朴園各人只有一篇，王思玷寫過七八篇，最早的一篇是發表在小說月報十二卷十二號徵文欄的風雨之下，到一九二四年以後就不見他了，潘訓總共只做了九篇，都收在雨點集內，一九二五年以後也就不見他再作），他們留給我們的，很少，可是單單這少數的幾篇也就値得我們再來提起了。

許多面目不同的青年作家在兩三年中把「文壇」裝點得頗爲熱鬧了。自然，這所謂「熱鬧」，比起最近五年來，（比方說，一九三零到三四年罷），是遠不及的，但比起一九二二以前的五年來，正猶最近的五年（說是新文學史上第二個「十年」的後半期罷），比那時（第一個「十年」的後半期）要熱鬧得多一般。那時有滿身泥土氣的從鄉村來的人寫著匪禍兵災的剪影，（如同徐玉諾），也有都市的流浪者聲訴他「孤雁」似的悲哀；（如同王以仁），也有渴慕「海」的自由者「瘋人」似的說教，（如同孫俍工），也有以憎惡的然而同情的心描寫了農村的原始性的醜惡，（如同許傑）。創作是在向多方面發展了。題材的範圍是擴大得多了。作家的視線從狹小的學校生活以及私生活的小小的波浪移轉到廣大的社會的動態。「新文學」漸漸從青年學生的書房走到十字街頭了。然而是在十字街頭徘徊。

這一時期，兩種不同的對于「人生」問題的態度，是頗顯著的。這時期以前——「五四」初期的追求「人生觀」的熱烈的氣分，一方面從感情的到理智的，從抽象的到具體的，于是向一定的「藥方」在潛行深入，另一方面則從感情的到感覺的，從抽象的到物質的，于是苦悶彷徨與要求刺激成了循環。然而前者在文學上並沒有積極的表現，只成了冷觀的虛弱的寫實主義的傾向；後者却熱狂地風魔了大多數的青年。到「五卅」的前夜爲止，苦悶彷徨的空氣支配了整個文壇，即使外形上有冷觀苦笑與要求享樂和麻醉的分別，但內心是同一苦悶彷徨。走向十字街頭的當時的文壇只在十字街頭徘徊。

現在，我們回顧第一個「十年」的成果，也許會有一個疑問：爲什麼我們的「新文學運動」的初期跟外國的有點不同？在我們這裏，好像沒有開過浪漫主義的花，也沒有結寫實主義的實；我們的初期的作品很少有反映着那時候全般的社會機構的；雖然後半期比前半期要「熱鬧」得多，但是「五卅」前夜主要的社會動態仍舊不能在文學裏找見。

這一個問題，大概要分做兩半截來看。第一，假使承認「五四」運動是反封建的運動，則此一運動弄得虎

頭蛇尾。第二，「五卅」雖然激動了大部分的青年作家，但他們和那造成「五卅」的社會力是一向疏遠的，——連圈子外的看客都不是。「生活」的偏枯，結果是文學的偏枯：目前我們大概只能說到這裏為止了。

五

本書選載的作品，就限於上面所說的第一個「十年」裏發表過的。而且按照出版家的計畫，本書的材料主要的是文學研究會各位作家的作品。（註）

也有並沒加入過文學研究會，可是亦未必屬於別的文學團體，而且除在一九二六以前的小說月報或文學週報發表了幾篇作品以後，近來久已不見，而這些散見的作品亦未有單行的結集，——現在也選在這本書裏。這就是利民的三天勞工底自述，王思玷的偏枯等三篇，朴園的兩孝子，張維祺的賭博，以及李渺世的搬後等兩篇。

也有的是他本人已有單行本的短篇集，早先也是什麼文學團體的分子，（照出版家的計畫，這就應當歸入本叢書的小說二集），但是一則因為分別搜采的緣故，二則作風上和本書全體是調和的，于是也就選進了。這就是王任叔的疲憊者，李劼人的編輯室的風波，許志行的師弟，以及其他。

材料範圍已經交代清楚，現在再說幾句編選後的感想罷。

首先，是四位久已不見了的作家：利民，王思玷，朴園，李渺世。這四位，很早就寫小說，而且恐怕只有小說月報發表過他們的作品。（或者說，他們發表了的作品，只有小說月報上那幾篇）。他們在那時候，自然是所謂「無名作家」。他們的身世，我們不大了了，只知道利民和朴園那時住在北京，（我記得他們的稿子是

（註）後來有一個朋友告訴我，王魯彥也是文學研究會會員，我把他掉漏了。于是想到弄錯或漏掉的，一定還有。至於王魯彥，則本叢書的小說二集已經有，省點事，我不去要求「移交」了。因為我這裏也侵犯著小說二集的管轄權呵！

從北京寄的），王思玷大概是山東人，（我記得他的稿子都從棗莊寄的），而李渺世則在隴海路的觀音堂車站(?)做事。後面兩位投到小說月報社的稿子，大概還不只那已發表的幾篇，就拿已發表的來說，有的寫得並不好，有的卻實在不壞。他們的作品在當時一般的作品中間，我以為有值得注意的兩點，就是題材方面不是單調的學校生活和戀愛，技巧上方面也有自己創造的地方。

三天勞工底自述（利民）那樣的作品放在今日的文壇也許並不出奇，但在十一年（一九二二）上半年，牠是「奇貨」；因為牠並不發議論（在作品中間裝進一套新思想的議論是那時的流行風氣），然而舊式作場裏學徒生活的黑暗，舊式作場掌櫃對于「念過書的孩子」的不歡迎，——一般手藝人對于「念書」這事的特別觀念，都表現得很親切，很生動。而且牠的文字也不是「文中之白」（這又是那時的流行品），而是道地的「口語」，牠的對話是活人嘴巴裏的話，很切合篇中「人物」的身分。在這短短的一篇裏，至少有三個「人物」寫得不算不成功，就是管帳的陳先生，「小師叔」和「師哥定兒」。定兒寫得尤其好。他這個被損害了的孩子，手藝還沒學得半點，卻已接受了掌櫃的以下直到「小師叔」這般人的「意識的衣鉢」。我們同時覺得這定兒有點討厭，卻又對他十二分同情。而這一切，作者都從瑣細然而真切生動的「人物」的動作中表現了出來，並沒用過半句的抽象的「議論」。作者大概並沒發心想做「文學家」，他寫了這一篇，以後不再寫了；這一篇發表是發表了，但並沒引起注意。因為那時大家正熱中於「人生觀」，——覺得一篇作品非有個簇新的中心思想不可，像三天勞工底自述那樣的作品，自然會被輕輕滑過。當時此種「注重思想」的傾向，壓力是很大的；我雖然把這篇三天勞工底自述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卻並沒替牠「鼓吹」。那時我也是「問題小說」的熱心人。

同樣以個人自身的經驗為題材，而且這題材也是跨過了學校生活和戀愛關係這狹小而被用濫了的範圍的，在小說月報十三卷三號（民國十一年三月）上還有李開先作的一篇埂子上的一夜。這是描寫四川的「棒老二」綁人勒贖。這用進了不少的「黑話」。這是努力想表現「異樣情調」的。作者李開先大概是「研究文學」的

人能，（他那時是北大學生），他有翻譯，他這篇埂子上的一夜也用了吻合「人物」身分的活生生的對話，——這在當時也是很難得的；不過他寫那幾個綁匪寫得並不好，那個「滿臉煤灰的老二」也不能在我們腦筋上留一個較爲深刻的印象。他這小說中唯一的主角是被綁的「我」，他也企圖描寫這個「我」的心理，可是不大成功。他又頗有說明那產生「棒老二」的四川的特殊社會背景的企圖，（這一點是重要的），然而他只觀念的地從那個「我」的「胡思亂想」中點逗了幾句，顯然太不夠了。這一篇，我沒有選取；但是我這裏特地說到牠，想借牠來指出那時候曾有不少的青年作家在找取廣大的社會現象來描寫，然而太不注意到他那題材中所包含的「問題」，結果使也和太熱心於「提出問題」犯了同樣的失敗。

所以要點不在一位作家是不是應該在他的作品中「提出問題」，而在他是不是能夠把他的「問題」來藝術形象化。在這一點上，我以爲朴園的兩孝子是那時候比較成功的作品。兩孝子的題材是當時流行的問題之一——「形式的虛僞的孝」。作者用了很輕鬆的筆觸寫出社會所認爲「孝」的兒子只是「形式的虛僞的」，而社會所認爲「不孝」的兒子却實在眞懂得怎樣去「孝」。這一篇作品，很有巴爾幹那些小國的作品的風味：輕靈婀娜，有野花似的香氣。牠那完全是口語的很美麗很自然的文字，那獨特的創造的技巧，似乎即在今日也還是難得的。

王思玷最早的作品是風雨之下（小說月報十二卷九號）。這是應徵文。小說月報社在十二卷五號用「風雨之夜」的題目徵求短篇小說或長詩。王思玷的一篇就是入選的五六篇中之一，是用一個老農的自述描寫農民在自然界的兩個死對頭——風和雨。作者對於農民生活的熟悉，在這裏已露端緒。他後來在小說月報上又發表過六篇小說，偏枯，（十三卷十一號）劉并（十四卷二號），歸來（十四卷五號），瘟疫（十四卷十二號）一粒子彈（十五卷十號），幾封用S署名的信（十五卷八號）。這六篇裏頭前四篇全是農村描寫，後二篇却是所謂「非戰文學」。本書選了偏枯等三篇。是打算在他那極少數的作品中選出了能夠表示他的全面的東西。三篇

之中，偏枯在技巧上最爲完美。他用了很細膩的手法描寫一對貧農夫婦在賣兒賣女那一瞬間的悲痛的心理。他的文字也許稍嫌生澀些，然而並不艱晦；他那錯綜地將故事展開的手法，在當時也難得的。他描寫了站在「母性愛」與「餓死」的交點上進退兩難的可憐女人的心情。他又描寫了那幾個不知道大禍已在門邊的小兒女的天眞。他又描寫了那大一點的阿大對於未來的命運的敏感。他又描寫了那個丈夫（患著偏枯症的）是比較「理知些」，咬緊牙關下的决心。他又描寫了中間人的張奶奶（沒兒沒女的老婆子）滴著同情的而且也是母性愛流露的眼淚。這是三千字左右的短篇，然而登場人物有六個，而這六個人物沒有一個不是活生生，——連那還在吃奶的三兒也是個要角，不是隨手抓來的點綴品。而在六個登場人物以外，還有一個不登場的人物，買了那阿大去的和尚，却也是時時要從紙背躍出來似的。

在偏枯中，作者對于他所表現的「人生」取了冷觀的態度。他這冷觀，在瘟疫中他試要擺脫而變爲「幽默」。瘟疫的題旨是老百姓怎樣怕兵。軍閥鐵蹄下的山東人的作者對於兵的感想不會好的，他用了「幽默」的筆調寫一個小村上的居民怎樣想用消極的手段來擋那些丘八太爺的駕。然而也因爲是「幽默」，他不免太誇張，結果他這篇瘟疫就有點像一幅不大近人情的「謔畫」。幾封用S署名的信是作者最後的作品（就小說月報所登載的說，這是最後的），他終于拋棄了最初的純客觀的態度，熱情地詛咒「內戰」的罪惡。他用了書信體，他不寫戰地的情形，不寫士兵，他描寫一個下級軍官怎樣由「升官發財」的夢跌在現實的泥淖裏，終於覺悟了他在那無名目的混戰中的眞實的地位。我們猜想來，作者大概未嘗有戰爭的親身經驗，他很知道怎樣迴避他所不熟悉的事物，所以用了書信體，而且注重在心理描寫。這要跟我們近幾年來的戰爭文學一比，他這篇自然不能往成功的淘裏算，可是在十三年（一九二四）的非戰文學中，（他這篇發表在那時小說月報的非戰文學專號）已經是很好的了。同時他還有一篇一粒子彈，（小說月報十五卷七號），那是他企圖從正面描寫戰爭的，那就更差。在幾封用S署名的信中，至少那下級軍官心理的分析是成功的。而且像他所指出來的下級軍官在戰爭中

的真正地位，那時候的許多非戰小說也都沒有寫到。

企圖從特殊的社會生活的一角裏找出題材來的，在那時候還有李涉世。他是鐵路上的職員，而他所在的地方又有礦工場，他有意地想描寫「近代機器文明」的黑暗面。但是但並不能抓住了中心點。他給我們看的，只是浮面的，片段的，而且他自己的態度根本也只是個站在圈子外的「人道主義」的旁觀者的（例如他的這裏的世界，見小說月報十五卷十二號）。他對於這個特殊的社會生活的知識，也許並不怎樣貧乏，然而他缺少真正的透視和理解，他不能把他的材料好好地分析組織，試來一個大規模的全面的表現。他只拾取了零碎的觸不到核心的片段，印象的地寫了出來。他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作品，一共有七篇，都犯了同樣的毛病：印象的片段。買死的（選在這裏了）是他最好的一篇，但是他的缺點也很明顯地留在那里。一個不幸的人在鬼眼似的燈光下，在交纏的毒蛇似的鐵軌上，躺着斷氣的時候，一羣冷酷的「幸福的人」却將死者的「命運」作爲談笑的資料，並且掠奪了他僅有的數十塊錢，——這一幅鬼戲圖給我們的印象很深刻，但是從那位死者的「不幸」的遭遇上，作者並沒有指陳什麼更深切的原因，反而給我們一個「人生無常之感」。在題名叫做傷痕的一篇裏，（小說月報十五卷五號），作者用了陀思妥以夫斯基式的眼光在「齷齪的滓瀝漉的抹布的縐褶裏找出靈光」來，但是也像罪與罰的作者一樣，我們這位作家既已「找得」了，便滿足在自己創造的美妙的幻象中了。他憎恨醜惡的現實，他在醜惡中感到窒息似的苦悶，他曾經試想逃避；表現了這樣心情的，是他的搬後。（原見小說月報十四卷二號，也選在這裏了）。可是搬到「屋前是高山崗，遮斷了山外的天。……屋後也是高山，……除了幾只飛倦了的鷹上去休息外，簡直沒有人在那裏發現」，這麼一個所在，他還是逃避不開現實的醜惡。有人的地方就有醜惡。這是作者在搬後中的沉痛的認識。逃是逃不了的。那怎麼辦呢？于是作者的第二步「發展」就是在齷齪的「抹布」縐褶裏找出「靈光」來給自己陶醉。傷痕中有這麼一小段：「我坐在爐邊，雖然覺得今夜的燈光比較往時特別溫柔和皎潔，但隔壁客人的房裏，時時透出一陣陣的鴉片烟氣，和一般濁烈的上等白丸的攻

瑰香味，使人聞着難受，而彷彿像要嘔吐似的，胸中十分鬱塞，頗想開開窗戶，放入些清冷的空氣來。繼念窗外正有崗丁站着，開開窗未免使他侷促，而且雪下得那麼大，于是打消了這個念頭，重想出一種抵抗的方法：立即把門關上，抽開木盒點起一枝雪茄。動作上雖做得這樣完備，心感上却仍是覺着不快，似乎連安坐都反了胃口似的，立起身來，低着頭在屋中來回的盤旋。……」這是他在齷齪的「抹布」綑裡中發見「靈光」以前的心情，跟搬後的，相差不遠。從搬後的「逃避」到傷痕的「找出靈光來」，相隔不過一年，然而在他心靈上的旅程，這是長長的一段。而且這兩種態度常常迂迴再現。而介於這兩者之間，在他全體的作品上投了濃厚的色彩的，是旁觀者的「人道主義」。

李渉世的作品雖然很少，而且每篇又都很短，幾乎可說是「隨筆」，不是小說，又他在表現特殊的社會生活這一點上，雖然是失敗的，（像我在上面所說），然而他反映了那時候多數知識者對於現實的醜惡那種又憎恨又沒有辦法的心情——這一點，却是成功的！他不自覺地得到了反面的成功。如果就這方面看來，我以爲他的作品比利民，朴園，王思玷他們三位的作品實在是更深刻，更複雜，而且更多些歷史的社會的意義！即如在技巧上，他也並沒遜於那三位。不，他還有那三位所沒有的深密的心理描寫。

六

當時文學研究會被稱爲文藝上的「人生派」。文學研究會這集團並未有過這樣的主張。但文學研究會名下的許多作家——在當時文壇上頗有力的作家，大都有這傾向，却也是事實。

冰心最初的作品例如選在這裏的斯人獨憔悴，是「問題小說」。冰心小說集共收二十八篇，大部分作於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而且大部分即使不是很顯明的「問題小說」，也是把「人生究竟是什麼」在研究探索的。超人發表於一九二一年，立刻引起了熱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劉綱的冷冰冰的心，見小說月報十

三卷三號），並不是偶然的事。因爲「人生研究是什麼」？支配人生的，是「愛」呢，還是「憎」？在當時一般青年的心裏，正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冰心在超人中間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她把小說題名了「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實在並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隔了一年多，冰心又發表了超人的姊妹篇或補充——悟。在這一篇裏，冰心更進一層，說：「地層如何生成，星辰如何運轉，霜露如何凝結，植物如何開花，如何結果……這一切，只爲着『愛』！」然而悟發表的當時，對於青年方面的影響，或者說，青年方面來的反應，卻反不及超人那樣多。這原因，倘從悟的本身上去找，是找不到的。這是因爲悟與超人中間雖然只隔開一年多，然而中國青年對於「人生問題」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一部分的青年已經不願再拿這個問題來自苦， 而另一部分的青年則已認明了這問題的解答靠了抽象的「愛」或「憎」到底不成。（註）

在廬隱的作品中，我們也看見了同樣的對於「人生問題」的苦索。不過她是穿了戀愛的衣裳。最好的例就是她的海濱故人。

廬隱最早的作品也是「問題小說」。例如一信封寫農家女的悲劇，（海濱故人集頁二），兩個小學生寫請願運動，（同上書頁二二），靈魂可以賣麼，寫紗廠女工生活，（同上書頁三二）。然而從或人的悲哀（小說月報十三卷十二號，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到麗石的日記，「人生是什麼」的焦灼而苦悶的呼聲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調。她和冰心差不多同時發闖。然而冰心的生活環境使冰心回答道：是「愛」不是「憎」，廬隱的生活環境卻使得廬隱的回答全然兩樣。在海濱故人這四萬字左右的中篇小說裏，我們看見所有的「人物」幾乎全是一些「追求人生意義」的熱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在那里苦悶徘徊，或是一些負荷着幾千年傳統思想束縛的青年在狂叫着「自我發展」，然而他們的脆弱的心靈卻又動輒多所顧忌。這些「人物」中間的一個說：「我心彷徨得

（註） 冰心的小說有北新出板的冰心全集中的冰心小說集一冊，內除最後的三四篇以外，全是一九二六年以前的作品。

很呵！往那條路上去呢？…；我還是遊戲人間罷！」（或人的悲哀）這是那時候（一九二一年頃）苦悶徬徨的青年人人心中有的話語！那時他們只在心裏想着，後來不久就見於行動。所以，在反映了當時苦悶彷徨的站在享樂主義的邊緣上的青年心理這一點看來，海濱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麗石的日記）是應該給與較高的評價的。（註）

同樣的心情，我們在孫俍工的前途裏也看到了。這一篇借火車開行前旅客們的忙亂，焦灼，擁擠，以及火車開行後旅客們的「到了麼？」「幾時才到？」「能不能平安無事的到？」——種種期望的心情，來說明「人生的旅路」上那渺茫不可知的「前途」。在前途的篇首，作者引了莊子天運篇的幾句話：「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敢問何故？」作者已經把自己的題旨說得非常明白。

然而跟廬隱不同的，孫俍工抑住了主觀的熱情的呼號，努力想用理知的光來探索宇宙人生的「何故」。倘使我們說他的命運（小說月報十三卷十二號，民國十一年十二月）表示了他的探索的半途，那麼，他的海的渴慕者（小說月報十四卷三號）就表示了他的探索的終點了。不過這「終點」並不是「前途」中提出的「何故」的答覆，而是跨過了「何故」這一關的一種對於人生問題的主張——「我們應當怎樣做」！

這就是他的「安那其思想」。這在幾篇不重要的演說詞（小說月報十三卷十號）已經露了端倪，可是到了海的渴慕者（這兩篇的時間前後相差半年光景），他以「安那其思想」的說教者的姿態出現了。在幾篇不重要的演說詞內，他借了幾個青年的嘴巴分析了當時青年們思想上的分野，他也企圖說明這些「分野」所以形成的原因，（他這說明並不十分成功），他把一個代表他的正面思想的「重要的人物龐人俊」藏在「幕後」不使上

（註）廬隱的作品有海濱故人（短篇集，商務），曼麗（短篇集），靈海潮汐（短篇集，開明），玫瑰的刺（中華），女人的心（長篇，四社），象牙戒指（長篇，商務）；除海濱故人及曼麗外，餘皆爲一九二六年以後的作品。

場，直到篇末，這才爲「補足這個缺陷的緣故，把他底三則日記抄在這裏，作爲……結論」。而這「重要的人物龐人俊」就被作爲「安那其思想」的代表。然而雖則如此，他還有點動搖不定，命運這一篇（比幾篇不重要的演說詞後兩個月發表）就表示了他在「半途」時——動搖不定時無心流露的悲哀的嘆息。這一篇寫覺悟的女性之終於成爲「家庭的奴隸」，最後只能承認了「不可幸免的命運」，而且說「隱忍着苦痛挨過這無聊的生命罷」！作者在命運中也企圖分析那終于要把女子造成「家庭的奴隸」之根本的原因，但是他的唯心論的眼光使他得不到眞實的根本原因，于是在自己的不正確的觀照下他茫然自失，發了悲哀的結論。

可是作者並不是安於半途的人，雖然他缺乏透視的目光和全般地對于人生的理解，他對於人生的態度是嚴肅的，他有倔強的專注一面的個性。所以他不久就完全跳過了「敢問何故」這一階段，他就直捷痛快地選取了他認爲合理的「我們應該怎樣做」。

海的渴慕者的主人公就是這樣一個人。這第三人稱的「他」雖然有時近於虛無主義者，但大體上還沒有走到「虛無主義」而是一個「安那其」。「他」不滿於世間的詐僞，卑劣，和不平等，「他」到處看見了詐僞，卑劣，不平等，「他」憤激到發狂，然而他並沒有終止那一切詐僞，卑劣，以及不平等的方案，他也不信有任何完善的方案，更不信有任何人可以被委托去執行。那麼「他」沒有憧憬的對象麼？倒也不然。「他」有的。那就是「海」。「海」代表了他理想中的「自由」——絕對的自由。「海」是茫茫然闊大無邊的，這固然說明了「他」所尋求的是至廣至大自由的「人生」，但也說明了「他」所尋求者只是像「海」那樣茫茫闊大而沒有分明界說的「自由」。「海」的渴慕者的「他」狂熱地叫着什麼都不要了，只要「海」，然而如何使他主觀地「不要」的東西客觀上成爲沒有，他却是想也沒有想到的。

這一種「安那其思想」的痕跡，在孫良工後期的作品裏又漸漸淡了起來。他漸漸從「一切都要不得」變到「人道主義」了。在隔絕的世界（小說月報十四卷五號），他慨嘆於夢想「美」的藝術家不知道「靈」的風景

的背後有一幕悲劇；在家風（小說月報十六卷九號）裏，他用了感傷的調子寫那老年的節婦的心靈上的寂寞；而在歸家（小說月報十四卷十號十一號）這中篇內，他對於當前的社會變動也不深求其光明面與黑暗面的所以然；而「爲人類的前途憂慮着戰慄着」了。

一九二六年以後，他似乎已經絕念於創作。（註）

七

冷靜地諦視人生，客觀的地，寫實的地，描寫着灰色的卑瑣人生的，是葉紹鈞。他的初期的作品（小說集隔膜）大都有點「問題小說」的傾向，例如一個朋友，苦菜，和隔膜。可是當他的技巧更加圓熟了時，他那客觀的寫實的色彩便更加濃厚。短篇集線下和城中（一九二三到二六年上半年的作品）是這一方面的代表。

要是有人問道：第一個「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智識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那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葉紹鈞！

他的「人物」寫得最好的，是小鎮裏的醉生夢死的灰色人，如晨內的趙太爺和黃老太這一夥，（短篇集城中頁九七）；是一些心臟麻木的然而卻又張皇敏感的怯弱者，如潘先生在難中的潘先生以及他的同事，（短篇集線下頁一九五），他們在虛驚來了時最先張皇失措，而在略感得安全的時候他們又是最先哈哈地笑的；是一些沒有勇氣和環境抗爭，揉揉肚子就把他的「理想」折扣成爲零的妥協者，如校長中的小學校長叔雅本想換掉三個壞教員，但結果因爲鬼迷似的面允了三個中間的一個仍舊「蟬聯」，于是索性把三個一齊都留任下去了，（線下頁八一），又如祖父的心中的西醫杜明輝夫婦，（短篇集火災頁一三一），沒有勇氣違反「祖母」；卻

（註）孫俍工的作品有短篇集海的渴慕者和生命的傷痕，（皆民智書局出板）；前者包含小說十八篇，後者包含小說三篇，劇本二篇。這些都是一九二六年以前的作品。

也沒有勇氣完全去開自己的「理想」，結果只能悲哀地望着自己的「理想」出神；是圓滑到幾乎連自己都沒有，然而又頗喜歡出風頭的所謂「學者」，如演講中的主人公「他」，（城中頁四一），是神經衰弱的很會幻想的，然而在失戀後連哭一場的熱情都沒有的憊懶人，如一個青年中的連山（線下頁一二一。）（註）

然而在最初期，（說是隔膜的時期罷，民國八年到十年的作品），葉紹鈞對於人生是抱着一個「理想」的，——他不是那麼「客觀」的。他在那時期，雖然也寫了「灰色的人生」，例如一個朋友（短篇集隔膜頁三九），可是最多的却是在「灰色」上點綴着一兩點「光明」的理想的作品。他以爲「美」（自然）和「愛」（心和心相印的了解）是人生的最大的意義，而且是「灰色」的人生轉化爲「光明」的必要條件。「美」和「愛」就是他的對於生活的理想。這是唯心的地去看人生時必然會達到的結論。

在「發展」的過程上跟葉紹鈞很相近的，是王統照。他的初期的作品比葉紹鈞更加強調着「美」和「愛」。但是他所說「愛」和「美」又是一件東西的兩面。他的「美」和「愛」的觀念也跟葉紹鈞的稍稍不同。他以爲高超的純潔的「愛」（包括性愛在內）便是「美」；而且由於此兩者的「交相融而交相成」，然後「普遍於地球」的「煩悶混擾」的人類能夠「樂其生」而「得正當之歸宿」。沉思是從反面來說明這個「理想」的。（短篇集春雨之夜頁八）。畫家韓叔雲自然和那個「五十多歲的官吏」完全是兩種人，然而韓叔雲之不懂得「美」與「愛」的眞諦，實在和那蠢俗的「五十多歲的官吏」差不多。做模特兒的女子瓊逸是作者理想的「美」與「愛」的象徵，她本來是通過了藝術的媒介給人生快樂光明的，但是因爲摧殘「美」與「愛」的「五十多歲的官吏」——他是「功利」，「權勢」等等的化身，既然只知道自私的佔有，而那個自命爲能形象的地創造了「愛」與「美」的畫家韓叔雲也對她不了解，于是結果她只好「怎麼也不到韓叔雲畫室裏去作裸體模型」了，也不

（註一 葉紹鈞的作品在一九二六年以前發表的，有短篇小說集三本：隔膜（商務，民國十一年），火災（商務，民國十二年），線下（商務，民國十四年）；城中（開明，民國十五年）；又有未厭集（商務，民國十七年），其中共十篇，前五篇也是一九二六年的作品。

到戲院裏去扮演了，在春日的黃昏，一個人兒跑出城外，在暖霧幕住的亭子裏，獨自沉思！」（短篇集春雨之夜頁一六）

王統照又從正面寫了「愛」與「美」之偉大的力量；這就是微笑。（春雨之夜頁一一九）。一個青年的小偷，被捕後關在牢房裏，有一會却因無意中得到了一個女犯人的微笑，就胡思亂想起來；後來他由同監的老犯人嘴裏知道了那女犯人的身世，並且悟得她那溫和的微笑不是「留戀的，不是愛慕的，……更不是如情人第一次具有深重感動的誘引的笑容」，而是廣博的愛人類愛一切的慈祥的微笑，于是這年青的犯人便得了「深沉與自己不可分解的感觸，彷彿詩人在第一次覺得詩趣，却說不出是甚麼來一樣。」終于他被這「微笑」超度了，在一年刑期滿後出獄便成為一個勤苦的工人。「神秘的不可理解的微笑，或者果然是有魔力的，自那個微笑在他腦中留下了印象之後，他也有些變幻了。直到出了那個可怕的，如張開妖怪之口的鐵門以後，他到了現在，居然成了個有些智識的工人」，（春雨之夜頁一四四）：這是他工作中自覺的意識。但是超度了他的那「微笑」的本身却是「終身監禁」，在這裏，作者又象徵的地說明了因為「愛」與「靈」的化身尚未有「自由」，所以人生的眞善的境地，還不能實現。

春雨之夜（王統照的第一短篇集，民國十年到十二年的作品）所收的二十個短篇就有這樣一種「理想的」基礎。從這理想的詩的境界走到山雨那樣的現實人生的認識，當然是長長的一條路。這路中間的里程碑就是這里所選錄的車中以及稍後的漫天風雪邊牢騷（曾見小說月報不記何卷何號）等等，數量並不多。他的長篇一葉和黃昏大體上也是屬於他這「路」的中段。然而也正像他的初期的作品比葉紹鈞的更「理想」，他的第二期的「客觀」的作品也沒有葉作的那樣冷冷地靜觀。詩人氣質的王統照始終有他的熱情！（註）

（註　王統照的作品已有單行本者為春雨之夜（商務），霜痕（新中國），——以上皆短篇；一葉，和黃昏（皆長篇，商務）。一九二六年以後他擱筆了多時，所作極少，最近二三年他又寫得多些了，長篇山雨就是前年發表的。

和葉王二人同時在民國十年到十二年的文壇上盡了很大的貢獻的，還有落華生。

他的作品從命命鳥到枯楊生花，在「人生觀」這一點上說來，是那時候獨樹一幟的。（他的題材也是獨樹一幟的）。他不像冰心，葉紹鈞，王統照他們似的憧憬着「美」和「愛」的理想的和諧的天國，更不像廬隱那樣苦悶彷徨焦灼，他是腳踏實地的。他在他的每一篇作品裏，都試要放進一個他所認爲合理的人生觀。他並不建造了什麼理想的象牙塔。他有點懷疑於人生的終極的意義，（空山靈雨頁一七，蜜蜂和農人），然而他不悲觀，他也不贊成空想；他在綴網勞蛛裏寫了一個「不信自己這樣的命運不甚好，也不信史夫人用定命論的解釋來安慰她，就可以使她滿足」的女子尙潔，然而這尙潔並不麻木的，她有她的人生觀，她說：「我像蜘蛛，命運就是我的網。蜘蛛把一切有毒無毒的昆虫喫入肚裏，回頭把網組織起來。他第一次放出來的游絲，不曉得要被風吹到多麽遠；可是等到粘着別的東西的時候，他的網便成了。他不曉得那網什麼時候會破，和怎樣破法。一旦破了，他還暫時安安然然地藏起來；等有機會再結一個好的。人和他的命運又何嘗不是這樣？所有的網都是自己組織得來，或完或缺，只能聽其自然能了。」（短篇集綴網勞蛛頁一三五——六）。同樣的思想，在商人婦裏也很力強地表現着。（綴網勞蛛頁四七）

這便是落華生的人生觀。他這人生觀是二重性的。一方面是積極的昂揚意識的表徵，（這是「五四」初期的），另一方面卻又是消極的退嬰的意識，（這是他創作當時普遍於知識界的），所以尙潔並沒確定的生活目的，商人婦裏的惜官也沒有；作者在他的一篇「散記」裏更加明白地說：「在一切的海裏，遇着這樣的光景，誰也沒有帶着主意下來，誰也脫不了在上面泛來泛去，我們儘管划能。」（空山靈雨頁三五）

落華生是反映了當時第三種對于人生的態度的。(註)

在作品形式方面，落華生的，也多少有點二重性。他的命命鳥，商人婦，換巢鸞鳳，綴網勞蛛，乃至醍醐

註一　落華生在一九二六年以前的作品收在短篇集綴網勞蛛和散文集空山靈雨（商務）。

天女與枯楊生花，都有濃厚的「異域情調」，這是浪漫主義的；然而同時我們在迦陵和敏明的情死中（命命鳥），在尙潔或惜官的顚沛生活中，在和鸞和祖鳳的戀愛中，（換巢鸞鳳），我們覺得這些又是寫實主義的。他這形式上的二重性，也可以跟他「思想上的二重性」一同來解答。浪漫主義的成分是昂揚的積極的「五四」初期的市民意識的產物，而寫實主義的成分則是「五四」的風暴過後覺得依然滿眼是平凡灰色的迷惘心理的產物。

八

這一時期，描寫農村生活的作家有徐玉諾，潘訓，彭家煌，許傑。

徐玉諾是一個有才能的作者，然而他在尙未充分發展之前，就從文壇上退隱了。他在一九二三——二四年頃，創作力頗旺，一九二六年起，就沒有看見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尙在人間）。這一位將來之花園（詩集）的作者正像葉紹鈞在短篇小說火災內所寫，一方面是熱情的，帶點原始性的粗獷的，另一方面却是個Diana型的夢想者；（火災內的言信君就是徐玉諾）；前者的表現是他的小說，後者的是他的詩。不過在詩一方面他的成就比在小說方面似乎要高些。他留給我們的小說只有很少的幾篇，而且處處表示了他只是剛剛在開步。

然而從這少數的篇幅中我們看見他有向更高階段發展的基本的美質。這在一隻破鞋和祖父的故事中很覺明顯。第一，他的對話是活生生的口語；第二，他的人物描寫全沒有觀念的抽象的毛病；第三，他寫「動作」是緊張的，但亦自然，並且他也不是不能夠描寫心靈上的輕淡的可是發自深處的波動。（例如祖父的故事）。

不過在這一切優點之外，他的小說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沒有組織。詩人氣分很濃厚的他提起寫小說的筆時，只是將他所有的印象單純地再現，沒有經過組織分解，抽出「典型的」什麽來。不然，照他那樣豐富熱烈的生活，（他是河南人，他的故鄉的特殊生活他是一個實際參加者，葉紹鈞的火災內有一部分的描寫），他應當給

我們更多些。（註一）

潘訓的鄉心在小說月報十三卷七號（十一年七月）發表的時候，他大概還在浙江第一師範讀書。那時候，描寫農民生活的小說還是很少，鄉心的出現，是應得特書的。

這一篇小說雖然並沒寫到正面的農村生活，可是牠喊出了農村衰敗的第一聲悲歎。主人公阿貴是抱着「黃金的夢」從農村跑到都市去的第一批的代表。阿貴是好勝的青年木匠，他的離開農村到都市，雖然一方面由於「好勝」，但他和「千里做官只爲錢」的「投機者」的心理是不同的；隱藏在他「好勝心」背後的，是債務的壓迫。這一點，鄉心裏寫得很明白。然而到了都市的阿貴也僅僅能夠生活；「出鄉來，也總如此住住，究竟有什麼好呢？」——倔強好勝的阿貴也終於這樣悲嘆。我們從這青年農村木匠的故事看到了近年來農民從農村破產下逃到都市而仍不免於餓肚子的大悲劇的前奏曲。

作者後來在他的小說集（註二）的自序裏說：「晚上等四篇，都以作者故鄉的農人爲題材。我的故鄉的生活，是一味朴素的生活。在物質的生活的鞭迫下，被『命生定的』一句格言所賣，單獨地艱苦地掙扎着。這四篇小說中，便都是這種人物。」

這一段作者自己的話，在人間（小說月報十四卷八號），牧生和他的笛（十五卷十號），以及晚上各篇

（註一）徐玉諾的小說並沒有單行本。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有在搖籃裏二篇（十四卷五號及七號），一隻破鞋，寂寞，灰色人，（後二者只可算是速寫，皆見十四卷六號），到何處去（十四卷八號），祖父的故事（十四卷十二號），往事一閃（十五卷一號）。詩集將來的花園，商務出板。

（註二）潘訓在一九二五以後沒有創作。他雖然開始創作很早，可是他寫得不多；他好像只有收在雨點集內的九篇，這集子用了田言的筆名，民國十八年亞東出版。

內，也許恰合。（尤其是人間內的主人公火吒司是「命生定」論者的代表）。但是在鄉心中，阿貴這倔強者正是對「生定」的「命」在抗爭，雖然好像終于要失敗。鄉心之所以比人間等三篇更爲傑出，就爲的鄉心寫了農村人物的兩種典型：「命生定」論者的阿貴的父母，以及對「生定」的「命」掙扎的阿貴。然而阿貴的掙扎也還是盲目的。因此他的本性的倔強雖然使他不肯屈伏，（回到他家鄉去），但他掩不了心中的悲哀。在我們面前的阿貴的姿態，不是堅定的，挺起胸膛朝前面看的，而是盲目的，悲哀的，低頭着，忍住了眼淚苦笑的。

在這裏，我們應當連帶講一講王任叔的疲憊者（已經選在本書裏了，原見小說月報十六卷十一號）。這一篇的主人公運秧駝背也是個倔強漢，也曾離開了他的故鄉到「下三府」（指舊時的杭，嘉，湖三府）去想「發財」，然而五十多歲回來時，他毫無所得，只留下個本性的倔強。少年的夢已經過去了，他變成一個「閒漢」。他不再想和「生定」的「命」掙扎了，可是他在「命」前低頭的時候，還是要說幾句強話的。我們在這運秧駝背身上看見了盲目掙扎者的後半世的下場。他已經沒有悲哀，他有的是冷笑，有的是對於阿三那種趨炎附勢者的憎恨和蔑視。他雖然時時幾天沒有飯吃，然而他不肯偷，不肯拍馬屁，他是保持着高貴的勝利者的姿態的。

用了更繁雜的人物和動作把農村生活的另一面給我們看的，是彭家煌和許傑。這兩位的初期的作品（他們開始創作差不多是同時的）有一些共同點：兩個都是純客觀的態度，兩個都著眼在「地方色彩」，兩個都寫了農民的無知，被播弄。（不過在彭家煌的悲喜劇的慫恿內，播弄的主動者是「人」，而在許傑的悲劇的慘霧內却是農民們自己的原始性的強悍和傳統的惡劣的風俗）。

彭家煌的獨特的作風在慫恿裏就已經很圓熟。這時候他的態度是純客觀的。（他不久就拋棄了這純客觀的觀點）在這幾乎稱得是中篇的慫恿內，他寫出朴質善良而無知的一對夫婦夾在「土財主」和「破靴黨」之間，怎樣被播弄而串了一齣悲喜劇。濃厚的「地方色彩」，活潑的帶着土音的「對話」，緊張的「動作」，多樣的

「人物」，錯綜的故事的發展，——都使得這一篇小說成爲那時期最好的農民小說之一。(註)

和慫慂同樣富有「地方色彩」的，是活鬼。(短篇集慫慂頁八三)。在這一篇的詼諧的表面下，有作者對於宗法社會的不良習俗的諷刺。富農某，因爲財旺丁不旺，就放任他的寡媳和女兒去偷漢，可是「她們沒有成績報銷出來，老農可不能不預備身後了」，他趕緊給他的十三四歲的孫兒荷生娶了個年齡祇比荷生大十來歲的老婆，這才一無牽罣的溘然長逝。這個孩子新郎的大新娘自然會接受她婆婆的衣鉢的。過不了一年，荷生的家裏就常常鬧鬼了。荷生不知道他所怕的「鬼」正是他的大了十多歲的老婆所招來而且歡迎的。他去請了他在小學校讀書時的好朋友——校裏的廚子，出名是有家傳的驅鬼符的，——到他家裏住宿，幫同趕鬼。這個「趕鬼人」就宿在荷生的房裏，跟荷生一床，荷生的老婆睡了同房的另一床。第一二夜，的確還有鬼響，但是被「趕鬼人」一聲嚷罵，就沒有了。後來半個月裏簡直再沒有鬼在窗外鬧響了，「趕鬼人」也只好自己回他當差的學校裏。然而「趕鬼人」一去，「鬼」又來了。這一夜沒有月光，荷生一聽得石子在屋頂上響，就抖抖地起來拿了獵槍朝窗外放了一槍。槍聲過後，窗外起了一陣脚步聲，跑入竹林去了。荷生第二天到小學校裏找他的好朋友「趕鬼人」，那知不在。後來這「趕鬼人」就從此不見。

彭家煌早期的都市生活的描寫，收在短篇集慫慂內的，例如這裏選錄的 Dismeryer 先生以及另外的幾篇(到遊藝園去，軍事，勢力範圍)，也還多少有點純客觀的態度，至少是他對於當面的現實還沒有確定的見解。這是他前期的作品和後期的不同的地方。

他不幸無壽，所以他留給我們的作品也不很多。

許傑却是個生產豐富的作家。他寫了很多的農村小說，而且大部分是一九二四——二六這三年中的作品。

(註) 彭家煌的作品已有單行本者，爲慫慂(開明)，內八篇，皆一九二六年前所作；此後的作品，有短篇集喜訊(現代)，皮克的情書(現代)，及在潮神廟(良友)。他死於一九三三年。

（註）最近四五年來，他幾乎沒有什麼新作。

許傑開始創作大概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他最初的兩年光景，一氣裏給了我們十多篇農村生活的小說，其中長的如慘霧，有三萬多字，短的亦常在一萬字以上。在那時候，他是成績最多的描寫農民生活的作家。他是浙江台州人，他的題材多取自他的故鄉。一九二五年起，他轉了方向，寫都市中流浪的青年羣的生活了；火山口內十個短篇全是這一類的作品。但在一九二四年他專注於農村生活的時候，他亦有過一篇流浪青年的描寫，就是收在短篇集慘霧內的醉人的湖風。

正像他的題材是兩方面的，他的作風也有兩個面目。他的農村生活的作品幾乎全是客觀的寫實主義的，而他的都市中流浪青年生活的作品卻是熱情的感傷的，多少還有點頹廢的傾向。這，他在短篇集火山口的自序內有一段誠懇的自白。

他的農村生活的小說是一幅廣大的背景，濃密地點綴著特殊的野蠻的習俗，（如慘霧中的械鬥，賭徒吉順中的典妻），擁擠著許多農村中的典型的人物。他常常能夠提出典型的人物來，可是他不能夠常常寫得好。他只有一兩個是寫得相當成功的，例如賭徒吉順中的主人公吉順，大白紙中的大白紙；但這些都是畸形的人物，他們在轉形期的社會中是一些被生活的飛輪拋出來的渣滓，我們只有從反面去看時，這才能夠在他們身上認出社會的意義。自然，我們這位作家也寫另一方面的人物，——在生活河裏衝波激浪的人兒，例如隱匿中的善金，可是寫到這一類人物的時候，作者就常常失敗。就拿隱匿來說，居於主人公地位的善金，我們只看見一個側影，而且這側影在小說中出現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是生活中的敗將，也快要成為生活的飛輪拋出來的渣滓了。

（註）許傑的短篇小說集有慘霧（商務，內七篇，飄浮（南京書局，內六篇），以上為一九二六年以前所作。火山口（樂華，內十篇，據作者自序，大半作于一九二五到二六年），椰子與榴槤（現代，內十篇），暮春（光華，內二篇）。

但是除開這一些不講，那麼，最長的慘霧是那時候一篇傑出的作品。這一篇裏，人物描寫並不見得成功，但結構很整密。也有些地方不簡潔，但全篇的氣魄是雄壯的。

賭徒吉順（在短篇集慘霧中，頁二五九）是頗爲細膩的心理描寫。吉順的落在賭的魔手中，一方面固然由於都市的罪惡伸展到農村，而另一方面也由於農村的衰敗和不安引起了人心的迷惘苦悶，于是要求刺激，夢想發財的捷徑了。在墮落中的吉順，只奉一個上帝，就是金錢。他第一次拒絕了典妻，就因爲他剛剛贏了錢；第二次他在「名譽」和「金錢」二者之間掙扎了片刻，終于還是金錢得勝，他決定要典妻了。然而因爲代價不像他所希望的那麼多，于是在「名譽」的辯解下，他覺得典妻這事倒底不好。這辯解是他失敗（典妻不成）後的自欺。主宰他的，到底還是金錢，不是什麼抽象的名譽。

假使我們說慘霧所表現的是一個原始性的宗法的農村（在這裏，個人主義是被宗法思想壓住的），那麼，賭徒吉順所表現的就是一個經濟勢力超於封建思想以上的變形期的鄉鎮，而這經濟力却不是生產的，是消費的，破壞的。

九

因爲這一篇「導言」的目的，只想說明新文學第一個「十年」裏創作小說發展的概況，以及這一時期文學上幾個主要的傾向，所以我不打算再嚕囌地把上面不曾講到過的作家一一講幾句了。這幾位沒有講到的作家，雖然或者是所作不多，或者是他在新文學小說以外的部門貢獻得更大，或者是應當放在第二個「十年」裏，但是他們在這一時期的貢獻有牠的歷史的價值，並且給當時的青年作者以很多技術上的榜樣。爲要指出過去這十年中曾經有多少作家從各方面把我們這小說一部門裝點得花團錦簇，我們這本書裏一定不能夠缺少了他們的作品，然而我請讀者自己去欣賞罷，我不再嚕囌地講我的感想了。（註一）

但在結束本文以前，我要再請讀者注意，因爲本書的範圍限於文學研究會的各位小說作家，所以這篇「導言」的論述也不得不以此爲範圍。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上的重要傾向中，我沒有講到創造社以及其他文學團體。不用說，創造社以及其他文學團體是代表了這一時期整個文壇上的幾個最大的傾向的，但是我這裏却包括不進去，這要請讀者去讀本叢書的小說二集和三集。還有文藝理論，詩，戲曲，散文等專輯。

三月十日，一九三五。

（註一　這裏介紹他們已經出板的單行本：鄭振鐸，家庭的故事（開明，大多數是一九二六年以後的作品）。羅黑芷，醉裏（商務），春日（開明，有一九二六年的作品）。黎烈文，舟中（泰東）。趙景深，梔子花球（北新）。敬隱漁，瑪麗（商務）。許志行，孤墳（亞東）。李劼人，同情（中華）。徐志摩，輪盤（中華）。王任叔，殉（泰東）；監獄，阿貴流浪記，在沒落中（樂華），破屋（新學）。

小說一集



斯人獨憔悴

冰心

一個黃昏，一片極目無際絨絨的青草，映着半天的晚霞，恰如一幅圖畫。忽然一縷黑烟，津浦路的晚車，從地平線邊蜿蜒而來。

頭等車上，憑窗立着一個少年。年紀約有十七八歲。學生打扮，眉目很英秀，只是神色非常的沉寂，似乎有重大的憂慮，壓在眉端。他注目望着這一片平原，却不像是看玩景色，一會兒微微的嘆口氣，猛然將手中拿着的一張印刷品，撕得粉碎，揚在窗外，口中微吟道：『安邦治國平天下，自有周公孔聖人』站在背後的劉貴，輕輕的說道：『二少爺，窗口風大，不要儘着站在那裏！』他回頭看一看，便坐了下去，臉上仍顯着極其無聊。劉貴遞過一張報紙來，他搖一搖頭，却仍舊站起來，凭在窗口。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火車漸漸的走近天津，這二少爺的顏色，也漸漸的沉寂。車到了站，劉貴跟着下了車，走出站外，便有一輛汽車，等着他們。嗚嗚的響聲，又送他們到家了。

家門口停着四五輛汽車，門楣上的電燈，照耀得明如白晝。兩個兵丁，倚着鎗站在燈下，看見二少爺來了，趕緊立正，他略一點頭，一直走了進去。

客廳裏邊有打牌說笑的聲音，五六個僕役，出來進去的伺候着。二少爺從門外經過的時候，他們都笑着請了安，他却皺着眉，搖一搖頭，不叫他們聲響，悄悄的走進裏院去。

他姊姊穎貞，正在自己屋裏燈下看書。東廂房裏，也有走出，和打牌喧笑的聲音。

他走進穎貞屋裏，穎貞聽見簾子響。回過頭來，一看，站起來，說，『穎石，你回來了，穎銘呢？』穎石說，『銘哥被我們學校的幹事部留下了，因為他是個重要的人物。』穎貞皺眉道，『你見過父親沒有？』穎石道，『沒有，父親打着牌，我沒敢驚動。』穎貞似乎要說什麼，看着他弟弟的臉，却又咽住。

這時化卿先生從外面進來，叫道，『穎貞，他們回來了麼？』穎貞連忙應道，『石弟回來了，在屋裏呢。』一面把穎石推出去。穎石慌忙走出廊外，迎着父親，請了一個木強不靈的安。化卿看了穎石一眼，問，『你哥哥呢？』穎石吞吞吐吐的答應道，『銘哥病了，不能回來，在醫院裏住着呢。』化卿嗤的一聲道，『胡說！你們在南京做了什麼代表了，難道我不曉得！』穎石也不敢做聲，跟着父親進來。化卿一面坐下，一面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擲給穎石道，『你自己看罷！』穎石兩手顫動着，拿起信來，原來是他們校長給他父親的信，說他們兩個都在學生會裏，做什麼代表和幹事，恐怕他們是年幼無知，受人脅誘。請他父親叫他們回來，免得將來懲戒的時候，玉石俱焚，有礙情面，等等的話。穎石看完了，低着頭也不言語。化卿冷笑說：『還有什麼可辯的麼？』穎石道：『這是校長他自己誤會，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因為近來青島的問題，很是緊急，國民却仍然沉睡不醒。我們很覺得悲痛，便出去給他們演講，並勸人購買國貨，盼望他們一齊醒悟過來，鼓起民氣，可以做政府的後援。這並不是作奸犯科……』化卿道，『你瞞得過我，却瞞不過校長，他同我是老朋友，並且你們去的時候，我還託他照應，他自然得告訴我的。我只恨你們不學好，離了我的眼，便將我所囑咐的話，忘在九霄雲外，和那些血氣之徒，連在一起，便想犯上作亂，我真不願意有這樣偉人英雄的兒子！』穎石聽着，急得臉都紅了，眼淚在眼圈裏亂轉，過一會子說，『父親不要誤會！我們的同學，也不是血氣之徒，不過國家危險的時候，我們都是國民一分子，自然都有一分的熱腸。並且這愛國運動，絕對沒有一點暴亂的行為，極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讚美的。至於說我們要做英雄偉人，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學生們，在外面運動的多着呢，他們的才幹，勝過我們百倍，就是有偉人英雄的頭銜，也輪不到：…

……』這時穎石臉上火熱，眼淚也乾了，目光奕奕的一直說下去。穎貞看見她兄弟熱血噴薄，改了常度，話語漸漸的激烈起來，恐怕要惹父親的盛怒，十分的擔心着急，便對他使個眼色……

忽然一聲桌子響，茶杯花瓶都摔在地下，跌得粉碎。化卿先生臉都氣黃了，站了起來，喝道，『好！好！率性和我辯駁起來了！這樣小小的年紀，便眼裏沒有父親了，這還了得！』穎貞驚呆了。穎石退到屋角，手足都嚇得冰冷。廂房裏的姨娘們，聽見化卿聲色俱厲，都擱下牌，站在廊外，悄悄的聽着。

化卿道：『你們是國民一分子，難道政府裏面，都是外國人？若沒有學生出來愛國，恐怕中國早就滅亡了！照此說來，虧得我有你們兩個愛國的兒子，否則我竟是民國的罪人了！』穎貞看父親氣到這個地步，慢慢的走過來，想解勸一兩句。化卿又說道，『要論到青島的事情，日本從德國手裏奪過的時候，我們中國還是中立國的地位，論理應該歸與他們。況且他們還說和我們共同管理，總算是仁至義盡的了！現在我們政府裏一切的用款，那一項不是和他們借來的？像這樣緩急相通的朋友，難道便可以隨隨便便的得罪了？眼看着這交情便要被你們鬧糟了，日本兵來的時候，橫豎你們也只是退後，仍是政府去承當。你這會兒也不言語了，你自己想一想，你們做的事合理不合理？是不是以怨報德？是不是不顧大局？』穎石低着頭，眼淚又滾了下來。

化卿便一連疊聲叫劉貴，劉貴慌忙答應着，垂着手站在簾外。化卿罵道：『無用的東西！我叫你去接他們，為何只接回一個來？難道他的話可聽，我的話不可聽麼？』劉貴也不敢答應。化卿又說，『明天早車你再走一遭，你告訴大少爺說要是再不回來，就永遠不必回家了。』劉貴應了幾聲『是，』慢慢的退了出去。

四姨娘走了進來，笑着說：『二少爺年紀小，老爺也不必和他生氣了，外頭還有客坐着呢。』一面又問穎石說，『少爺穿得這樣單薄，不覺得冷麼？』化卿便上下打量了穎石一番，冷笑說，『率性連白鞋白帽，都穿戴起來，這便是「無父無君」的證據了！』

一個僕人進來說，『王老爺要回去了。』化卿方站起走出，姨娘們也慢慢的自去打牌，屋裏又只剩姊弟二

人。

穎貞嘆了一口氣，叫，『張媽，將地下打掃了，再吩咐廚房開一桌飯來，二少爺還沒有吃飯呢。』張媽在外面答應着。穎石搖手說，『不用了。』一面說，『哥哥眞個在醫院裏，這一兩天恐怕還不能囘來。』穎貞道，『你剛才不是說被幹事部留下麼？』穎石說，『這不過是一半的緣由，上禮拜六他們那一隊出去演講，被軍隊圍住，一定不叫開講。哥哥上去和他們講理，說得慷慨激昂。聽的人愈聚愈多，都大呼拍手。那排長惱羞成怒，拿着鎗頭的刺刀，向哥哥的手臂上扎了一下，當下……哥哥……便昏倒了。那時……』穎石說到這裏，已經哭得哽咽難言。穎貞也哭了，便說：『唉，是眞……』穎石哭着應道，『可不是眞的麼？』

明天一清早，劉貴就到裏院問道，『張姐，你問問大小姐有什麼話吩咐沒有。我要走了。』張媽進去囘了，穎貞隔着玻璃窗說，『你告訴大少爺，千萬快快的囘來，也千萬不要穿白帆布鞋子，省得老爺又要動氣。』

兩天以後，穎銘也囘來了，穿着白官紗衫，青紗馬褂，脚底下是白襪子，青緞鞋，戴着一頂小帽，更顯得面色慘白。進院的時候，姊姊和弟弟，都坐在廊子上，逗小狗兒玩。穎石看見哥哥這樣打扮着囘來，不禁好笑，又覺得十分傷心，含着眼淚，站起來點一點頭。穎銘反微微的慘笑。姐姐也沒說什麼，只往東廂房努一努嘴。穎銘會意，便伸了一伸舌頭，笑了一笑，恭恭敬敬的進去。

化卿正臥在床上呑雲吐霧，四姨娘坐在一旁，陪着說話。穎銘進去了，化卿連正眼也不看，仍舊不住的抽烟。穎銘不敢言語，只垂手站在一旁，等到化卿慢慢的坐起來，方纔過去請了安。化卿道：『你也肯囘來了麼？我以爲你是「國爾忘家」的了！』穎銘紅了臉道，『孩兒實在是病着，不然……』化卿冷笑了幾聲，方要說話。四姨娘正在那裏燒烟，看見化卿顏色又變了，便連忙坐起來，說，『得了！前兩天就爲着什麼「青島」「白島」的事，和二少爺生氣，把小姐屋裏的東西都摔了，自己還氣得頭痛兩天，今天纔好了，又來找事，他

兩個都已經回來了，就算了，何必又生這多餘的氣？』一面又回頭對穎銘說：『大少爺，你先出去歇歇罷，我已經吩咐廚房裏，替你預備下飯了。』化卿聽了四姨娘一篇的話，便也不再說什麼，就從四姨娘手裏，接過烟鎗來，一面臥下。穎銘看見他父親的怒氣，已經被四姨娘壓了下去，便悄悄的退了出來，徑到穎貞屋裏。

穎貞問道：『銘弟，你的傷好了麼？』穎銘望了一望窗外，便捲起袖子來，臂上的繃帶裹得很厚，也隱隱的現出血跡。穎貞滿心的不忍，便道，『快放下來罷！省得招了風要腫起來。』穎石問：『哥哥，現在還痛不痛？』穎銘一面放下袖子，一面笑道，『我要是怕痛，當初也不肯出去了！』穎貞問道：『現在你們幹事部裏的情形怎麼樣？你的缺有人替了麼？』穎銘道：『劉貴來了，告訴我父親和石弟生氣的光景，以及父親和你吩咐我的話，我那裏還敢逗留，趕緊收拾了回來。他們原是再三的不肯，我只得將家裏的情形告訴了，他們也只得放我走。至於他們進行的手續，也都和別的學校大同小異的。』穎石道：『你還算僥倖，只可憐我當了先鋒，冒冒失失的正碰在氣頭上。那天晚上的光景，真是……從我有生以來，也沒有捱過這樣的駡！唉，處在這樣黑暗的家庭，還有什麼可說的，中國空生了我這個人了。』說着便滴下淚來，穎貞道，『都是你們校長給送了信，否則也不至於被父親知道。其實我在學校裏，也辦了不少的事。不過在父親面前，總是附和他的意見，父親便拿我當做好人，因此也不攔阻我去上學。』說到此處，穎銘不禁好笑。

穎銘的行李到了，化卿便親自出來逐樣的翻檢，看見書籍堆裏有好幾束的印刷物，並各種的雜誌；化卿略一過目，便都撕了，登時滿院裏紙花亂飛。穎銘穎石在窗內看見，也不敢出來，只急得悄悄的跺脚，低聲對穎貞說，『姊姊：你出去救一救罷！』穎貞便出來，對化卿陪笑說，『不用父親費力了，等我來檢看罷，天都黑了，你老人家眼花，回頭把講義也撕了，豈不可惜。』一面便彎腰去檢點，化卿才慢慢的走開。

他們弟兄二人，仍舊住在當初的小院裏，度那百無聊賴的光陰。書房裏雖然也磊着滿滿的書，却都是制藝、策論、和古文、唐詩等等。所看的報紙，也只有『公言報』一種，連消遣的材料都沒有了。至於學校裏朋

友的交際和通信，是一律在禁止之列。穎石生性本來是活潑的，加以這些日子，在學校內很是自由，忽然關在家內，便覺得非常的不慣，背地裏唉聲歎氣。悶來便拿起筆亂寫些白話文章，寫完又不敢留着，便又自己撕了，撕了又寫，天天這樣。穎銘是一個沉默的人，也不顯出失意的樣子，每天臨幾張字帖，讀幾遍唐詩，自己在小院子裏，澆花種竹，率性連外面的事情，不聞不問起來。有時他們也和幾個姨娘一處打牌，但是他們所最以為快樂的事情，便是和姊姊穎貞，三人在一塊兒，談話解悶。

化卿的氣，也漸漸的平了，看見他們三人，這些日子，到是很循規蹈矩的，心中便也喜歡；無形中便把限制的條件，鬆了一點。

有一天，穎銘替父親去應酬一個飯局，回來便悄悄的對穎貞說，『姊姊，今天我在道上，遇見我們學校幹事部裏的幾個同學，都騎着自行車，帶着幾卷的印刷物，在街上走。我奇怪他們為何都來到天津，想是請願團中也有他們，當下也不及打個招呼，汽車便走過去了。』穎石聽了便說：『他們為什麼不來這裏，告訴我們一點學校裏的消息？想是以為我們現在不熱心了，便不理我們了，唉，眞是委屈！』說着覺得十分激切。穎貞微笑道：『這事我却不贊成。』穎石便問道『為什麼不贊成？』穎貞道『外交內政的問題，先不必說。看他們請願的條件，那一條是辦得到的？就是都辦得到，政府也決然不肯應許，恐怕啓學生干政之漸，這樣日久天長的做下去，不過多住幾回警察廳，並且兩方面都用柔軟的辦法，回數多了，也都覺得無意思，不但沒有結束，也不能下臺。我勸你們秋季上學以後，還是做一點切實的事情，穎銘，你看怎樣？』穎銘點一點頭，也不說什麼。穎石本來沒有成見，便也贊成兄姊的意思。

一個禮拜以後，南京學堂來了一封公函，報告開學的日期。弟兄二人，都喜歡得吃不下飯去，都催着穎貞去和父親，要了學費，便好動身。穎貞去說時，化卿却道，『不必去了，現在這風潮還沒有平息，將來還要搗亂，我已經把他兩個人都補了辦事員，先做幾年事，定一定性子，求學一節，日後再議罷！』穎貞呆了一呆，

便說，『他們的學問和閱歷，都還不彀辦事的資格，倘若……』化卿搖頭道，『不要緊的，那裏便用得着他們去辦事？就是辦事上有一差二錯，有我在還怕甚麼！』穎貞知道難以進言，坐了一會，便出來了。

走到院子裏，心中很是游移不决，恐怕他們聽見了，一定要難受。正要轉身進來，只見劉貴在院門口，探了一探頭，便走近前說，『大少爺說，叫我看小姐出來了，便請過那院去。』穎貞只得過來。穎石迎着姊姊，伸手道，『鈔票呢？』穎貞微微的笑了一笑，一面走進屋裏坐下，慢慢的一五一十都告訴了。兄弟二人聽完了，都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穎石忍不住哭倒在牀上道，『難道我們連求學的希望都絕了麼？』穎銘眼圈也紅了，便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仍舊坐下。穎貞也想不出甚麼安慰的話來，坐了半天，便默默的出來，心中非常的難過，只得自己在屋裏彈琴散悶。等到黃昏，還不見他們出來，便悄悄的走到他們院裏，從窗外往裏看時：穎石蒙着頭，在牀上躺着，想是睡着了。穎銘斜倚在一張籐椅上，手裏拿着一本唐詩「心不在焉」的只管往下吟哦。到了『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似乎有了感觸，便來囘的念了幾遍。穎貞便不進去，自己又悄悄的囘來，走到小院的門口，還聽見穎銘低徊欲絕的吟道：『……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超人

冰　心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麽來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郵差來的時候，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他除了每天局裏辦事，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此外就不開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愛；屋裏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書架上却堆滿了書。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囘來，關上門，摘下帽子，便坐在書桌旁邊，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無意識的看着，偶然覺得疲倦了，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但不多一會兒，便又閉上了。

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她端進飯去，有時便站在一邊，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她問上幾十句，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囘事，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囘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却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這樣，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死了，滅了，豈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飯？』他微笑道：『這樣，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雲流水似的，隨他

去就完了。』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看見何彬面色冷然，低着頭只管吃飯，也便不敢言語。

這一夜他忽然醒了。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他雖然毫不動心，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從窗紗外瀉將進來，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極力的想擯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直到天明，纔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聽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兒也黑了，臉色也慘白了。偶然照了照鏡子，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程姥姥一面驚訝着，一面說：『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還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這孩子眞可憐，今年纔十二歲呢，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自己走到門邊。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來，剛要出門；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遞給程姥姥說，『給那祿兒罷，叫他請大夫治一治。』說完了，頭也不回，徑自走了。——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她端着碗，站在門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聲音，漸漸的輕了，月兒也漸漸的缺了。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擯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

過了幾天，呻吟的聲音住了，夜色依舊沈寂着，何彬依舊「至人無夢」的睡着。前幾夜的思想，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峯尖上，一會兒就過去了。

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要跟他道謝；他好像忘記了似的，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又搖了搖頭，仍去看他的書。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在門外張着，幾乎要哭了出來。

這一天晚飯的時候，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後天早晨便要起身，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程姥姥覺得很失意，這樣清淨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連忙和他道喜；他略略的點一點頭，便囘身去收拾他的書籍。

他覺得很疲倦，一會兒便睡下了。——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他不言不動，只靜靜的臥着，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程姥姥要幫助他，他也不肯，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她。程姥姥下樓之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繩子忘了買了。慢慢的開了門，只見人影兒一閃，再看時，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一個僕人都沒有，便喚『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祿兒趦趄的走過來，歡天喜地的接了錢，如飛走下樓去。

不一會兒，祿兒跑的通紅的臉，喘息着走上來，一隻手拿着繩子，一隻手背在身後，微微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他遞過了繩子，仰着頭似乎要說話，那隻手也漸漸的囘過來。何彬却不理會，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圍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時候，他覺得熱極了，便又起來，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涼風來囘的吹着。

『依舊熱得很。腦筋似乎很雜亂，屋子似乎太空沉。……累了兩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愛的……不想了，煩悶的很！』

微微的風，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幾堆的黑影。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慈愛的母親，滿天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不想了，——煩悶……悶……

黑影漫上屋頂去，什麼都看不見了，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風大了，那壁廂放起光明。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額前。走近了，清香隨將過來；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靜穆不動的看着，——目光裏充滿了愛。

神經一時都麻木了！起來罷，不能，這是搖籃裏，呀！母親，——慈愛的母親。

母親呵！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

母親呵！我們只是互相牽連，永遠不互相遺棄。

漸漸的向後退了，目光仍舊充滿了愛。模糊了。星落如雨，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

『母親呵，別走，別走！……』

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

清香還在，白衣的人兒還在。微微的睜開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幾堆黑影上，送過清香來。——剛動了一動，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躡手躡脚的走了出去，臨到門口，還回過小臉兒來，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祿兒。

何彬竭力的坐起來，那邊綑好了的書籍上面，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上面大字縱橫，藉着微光看時，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

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倒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但是總沒有機會。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爲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

祿兒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兒，回到床前，什麼定力都盡了，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

清香還在，母親走了！——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淚光。

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帽兒戴得很低，背着臉站在窗前。程姥姥陪笑着問他用不用點心，他搖了搖頭。——車也來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淚痕滿面，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姥姥，提着一籃的花兒，遂從此上車走了。

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兩個人的臉上，都堆着驚訝的顏色。看着車塵遠了，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

『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鎖上門罷，鑰匙在門上呢。』

屋裏空洞洞的，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

『小朋友祿兒：

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惡。你說你要報答我，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蕩漾起來。我這幾十年來，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德，我給你那藥費，裏面不

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的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愛和憐憫。上帝呵！這是什麼念頭呵！

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眞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呵！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我的母親已經先來了。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

我是冒罪叢過的，我是空無所有的，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然而這時伴着我的，却有悔罪的淚光，半弦的月光，燦爛的星光。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我要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繫在弦月的兩端，摘下滿天的星兒來盛在弦月的圓凹裏，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他的香氣，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請你收了罷。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沒有別的話說了，我只感謝你，小朋友，再見！再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

何彬草』

我寫了這一大段，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爲你懂得的，比我多得多了！又及』

『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呆呆的望着天上。

寂寞

冰心

小小在課室裏考着國文。他心裏有事，匆匆的綴完了幾個句子，便去交卷。剛遞了上去，先生擡頭看着他，說：『你自己再看一遍有錯字沒有，還沒有放學呢，忙甚麼的！』他只得回到位上來，眼光注在卷上，卻呆呆的出神。

好容易放學了，趙媽來接他。他一見就問：『嬸嬸和妹妹來了麼？』趙媽笑說，『來了，快些家去罷，你那妹妹好極了。』他聽着便自己向前跑了，趙媽在後面連連的喚他，他只當沒聽見。

到家便跑上臺階去，聽母親在屋裏喚說：『小小快來，見一見嬸嬸罷。』他掀開竹簾子進去，母親和一個年輕的婦人一同坐着。他連忙上去鞠了躬，嬸嬸將他攬在懷裏，沒有說什麼，眼淚卻落了下來。母親便說，『讓嬸嬸歇一歇，你先出去和妹妹玩罷，她在後院看魚呢。』小小便又出來，繞過廊子，看見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一頭的黑髮散垂着，結着一條很寬的淡青緞帶；和趙媽站在魚缸邊，說着話兒。

趙媽推她說：『哥哥來了。』她回頭一看，便拉着趙媽的手笑着。趙媽說：『小小哥！你們一起玩罷，我還有事呢。』小小便過去，趙媽自己走了。

小小說，『妹妹，看我這幾條魚好不好？都是後面溪裏釣來的。』妹妹只看着他笑着。小小見她不答，也便伏在缸邊，各自看魚，再不說話。

飯桌上母親，嬸嬸，和他兄妹兩個人，很親熱的說着話兒，妹妹和他也漸漸的熟了。飯後母親和嬸嬸在廊

外乘涼，小小和妹妹却在屋裏玩：小小搬出許多玩具來，燈下兩個人玩着。小小的話最多，說說這個，說說那個；妹妹只笑着看着他。

母親隔窗喚道：『你們早些睡罷，明天……』小小連忙應道：『不要緊的，我考完了書了，明天便放假不上學去了。』妹妹却有了倦意，自己下了椅子，要睡覺去；小小只得也回到屋裏，　牀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釣魚去。

絕早他就起來，趙媽不讓他去攪妹妹，他只得在院子裏自己玩。一會兒纔聽得嬸嬸和母親在屋裏說話，又聽得妹妹也起來了，便推門進去。妹妹正站在窗前，嬸嬸替她梳着頭。看見小小進來，嬸嬸說：『小小眞是個好學生，起的這樣早！』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

早飯後兩人便要出去。母親囑咐小小說：『好生照應着妹妹，溪水深了，掉下去不是玩的，也小心不要弄溼了衣裳！』小小忙答應着，便和妹妹去了。

開了後門，一道清溪，橫在面前，夾溪兩行的垂柳，倒影在水裏，非常的青翠。兩個人先走着。揀着石子，最後便在水邊揀一塊大石頭坐下，談着話兒。

妹妹說：『我們那里沒有溪水，開了門只是大街道，許多的車馬，走來走去的，晚上滿街的電燈，比這里熱鬧多了，只不如這里涼快。』小小說：『我最喜歡熱鬧；但我在這里好釣魚，也有螃蟹。秋天看農夫們割麥子，都用大車拉着。夏天的晚上，母親和我更常常坐在這裏樹下，聽水流和蟬叫。』一面說着，小小便站起來，跳到水中一塊大溪石上去。

那石塊微微的動搖。妹妹說，『小心！要掉下去了。』小小笑道，『我不怕，我掉下好幾次了。你看我腿上的疤痕。』說着便褪下襪子，指着小腿給妹妹看。妹妹搖頭笑說，『我怕，我最怕晃搖的東西。在學校裏我打秋千都不敢打的太高。』小小說：『那自然，你是個女孩子。』妹妹道，『那也未必！我的同學都打得很

高。她們都不怕。』小小笑道，『所以你更是一個怯弱的女孩子了。』妹妹笑了一笑，無話可說。

小小四下裏望着，忽然問道，『昨天嬸嬸爲什麼落淚？』妹妹說，『萱哥死了，你不知道麼？若不是爲母親儘着難受，我們還不到這裏來呢。』小小說，『我母親寫信給叔叔，說要接嬸嬸和你來玩，我聽見了——到底萱哥是爲什麼死的？』妹妹用柳枝輕輕的打着溪水，說：『也不知道是什麼病，頭幾天放學回來，還好好的，我們一塊兒玩着。後來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到醫院裏，不幾天就死了。那天母親從醫院裏回來，眼睛都紅腫了，我纔知道的。父親去把他葬了，回來便把他的東西，都鎖了起來，不叫母親看見——有一天我因爲找一本教科書，又翻出來了，母親哭了，我也哭了半天……』妹妹說到這裏，眼圈兒紅了。小小兩手放在褲袋裏，凝視着她，過了半天，說：『不要緊的，我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微笑說：『但你不是我母親生的，不是我的親哥哥。』小小無可說，又道：『橫豎都是一樣，你不要難過了！你看那邊水上飛着好些蜻蜓，一會兒要下雨了，我捉幾個給你玩。』

下午果然下雨，他們只在餐室裏，找了好幾條長線，兩頭都繫上蜻蜓；放了手，蜻蜓便滿屋裏飛着，却因彼此牽來扯去的。只飛得不高。妹妹站在椅上。喜得拍手笑了。忽然有一個蜻蜓，飛到妹妹臉上，那端的一個便垂掛在袖子旁邊，不住的鼓着翅兒。妹妹嚇得只管喊叫。小小却只看着，不住的笑。妹妹急了，自己跳下椅子來。小小連忙上去，替她捉了下來，看妹妹似乎生氣，便一面哄着她，一面開了門，扯斷了線，把蜻蜓都放了。

一連下了幾天的雨，不能出去，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上，看雨又說故事。小小將聽過的故事都說完了，自己只得編了一段，想好了，便說：『有一個老太太，有兩個兒子，小的名叫猪八戒，大名叫士行孫，……』妹妹笑道：『不對了，猪八戒沒有母親，他的哥哥不叫什麼士行孫，是孫行者；你當我沒有聽過西遊記呢！』小小也笑道，『我說的這是另一個猪八戒，不是西遊記上的猪八戒。』妹妹搖頭笑道，『不用圓謊了，我知道你

是胡編的。」小小無聊，便道，『那麼你說一個我聽。』妹妹也想了一會兒，說，『從前……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一個女兒，叫雪花公主，長的非常好看……』小小道，『以後有人來害她是不是？』妹妹看着他道：『是的，你聽見過，我就不說了。』小小忙道：『沒有聽過，我猜着是那樣，往下說罷！』妹妹又說：『以後國王的王后死了，又娶了一個王后，名叫……那名字我忘記了……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就生氣了，將她送到空山裏去，叫一個老太太拿有毒的蘋果哄她吃……』小小連忙問，『以後有人來救她沒有？』妹妹笑道，『你別忙，——後來也不知道怎樣雪花公主也沒有死。那國王知道新王后不好，便攆她出去。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來，大家很快樂的過日子。』妹妹停住了，小小還問，『往後呢？』妹妹說，『往後就是這樣了，沒有了。』

小小站了起來，伸一伸腰，說：『我聽故事，最怕聽到快樂的時候，一快樂就完了。每次趙媽說故事，一說到做財主了，或是做官了，就是快完了，眞沒意思！』妹妹說：『故事總是有完的時候，沒有不完的，——反不如那結局不好的故事，能使我在心裏想好幾天……』小小忽然想起一段，便說：『我有一個說不完的故事——有一個國王……』他張開兩臂比着：『蓋了一間比天還大的倉房，攢了比天還多的米在裏面。有一天有一陣麻雀經過，那麻雀多極了，成羣結隊的飛着，連太陽都遮住了。他們看見那些米粒，便尋出了一個小孔穴，一隻一隻的飛進去……』妹妹連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個麻雀進去，啣出一個米粒來；第二個麻雀又進去，又啣出一個米粒來；這樣一隻一隻儘著說，是不是？我聽見靈哥說過了。』小小道，『是的，編這故事的人眞巧，果是一段說不完的。』妹妹說，『我就不信！我想比天還多的米，也不過有幾萬萬粒，若黑夜白日不住的說，說幾年也就完了。』小小正要答應，屋裏母親喚着，便止住了，一同進去。

夜裏的雨更大了，還時時的聽見輕雷。小小非常的懊喪：後門的小溪，是好幾天沒有去了，故事說盡了，家裏沒有什麼好玩的，想來想去，漸漸入夢——夢見帶着妹妹，走進很深的樹林子裏，林中有一個大湖。湖邊

迎向走來一個白衣的女子，似乎是雪花公主。她手裏提着一個大籠子，裏面有許多麻雀。正要上前，眼前一亮，便不見了。

開了眼，陽光滿室，天晴了！他還不信，起來一看，天青得很，枝上的小鳥不住的叫着；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風吹得粼粼的，他心裏喜歡，連忙穿起衣裳，匆匆的走出去——夢也忘了。

妹妹自己坐在廊上，揉着眼睛發怔，看見他便笑說，『哥哥，天晴了！』小小拍手笑道『可不是！你看院子裏這些雨水，——我敢下去。』妹妹笑着看他，他便脫鞋和襪子，輕輕的走入水裏，一面笑道：『涼快極了，只是底下有青苔，滑得很。』他慢慢的跑起來，只聽見脚下水響。妹妹走到廊邊道，『眞好玩，我也下去。』小小俯着身子，撩起褲脚，說，『你敢你就下來，我們在水裏跳圈兒。』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剛脫下一隻襪子，母親從屋裏出來看見，便道，『可了不得！小小，快上來罷，你只管帶着妹妹淘氣！』妹妹連忙又將襪子穿上。小小却笑着從廊上拿了鞋襪，赤着脚跑到浴室裏去。

飯後母親說大家出去散心，嬸嬸只懶懶的，禁不住妹妹和小小的攛掇勸說，只得隨同出去。——先到了公園，母親和嬸嬸進了一處「售品所」；小小和妹妹却遠遠的跑開去，在水邊看了一會子的浴鴨，又上了小山。雨後的小山和樹林都青潤極了；山後籬內的野茉莉，開得蔪齊，望去好似彩雲一般。池裏荷花也開遍了，水邊繫着一隻小船。兩個人商量着，要上船玩去；正往下走，只見母親在山下亭中招手叫他。

到了亭前，只見嬸嬸無力的倚着亭柱坐着，眼中似有淚痕。妹妹連忙走過去，一聲兒不響的倚在嬸嬸懷裏。母親悄聲說，『我們回去罷，嬸嬸又不好過了。』小小只得喏喏的隨着一同出來。

車上小小輕輕的問，『嬸嬸爲什麼又哭了？』母親道：『嬸嬸看見我替你買了一頂小草帽，看那式樣很好，也想買一頂給壹哥。忽然想起壹哥死了，便又落淚，我們轉身就出來了。你看母親愛子的心，是何等的深刻！』母親說着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小小也默然無語。

前面嬸嬸的車，停在糖菓公司門口，嬸嬸給妹妹買了兩瓶糖，又給他兩瓶。小小連忙謝了嬸嬸，自己又買了一瓶香蕉油。妹妹問，『買這個作甚麼？』小小笑道，『回家做冰激淩去！』

到家嬸嬸又只懶懶的，妹妹便跟嬸嬸睡覺去了。小小自己一人跑來跑去，尋出冰激淩的桶子來，預備着明天要做。

黃昏時妹妹醒了，睡得滿臉是汗，只說熱；母親打發她洗了澡，又替她洗了頭髮，小小便拿過一把大扇子，站在廊上用力的替她搧着。妹妹一面撩開拂在臉上的頭髮，一面笑說，『不要搧了，我覺得冷。』小小道，『如此我們便到門外去，樹下有風，吹一會兒就乾了。』兩個人便出來，坐在樹根上。

暮色裏，新月掛在柳梢——遠遠地走來一個綠衣的郵差。小小看見便放下扇子，跑着迎了上去，接過兩封信來。妹妹忙問，『誰來的信？』小小看了，道，『一封是父親的，一封許是叔叔的。你等着，我先送了去。』說着便進門去了。

一轉身便又出來；妹妹說，『我父親來信，一定是要接我們走了。』小小說：『我不知道——你如走了，我一定寫信給你，我寫着「宋妹妹先生，」好不好？』妹妹笑說：『我的學名也不是叫妹妹，而且我最不喜歡人稱我「先生」。我喜歡人稱「女士」。平日父親從南邊來信，都是寄給我，也是稱我「女士」。』小小說，『那也好，你的學名是什麼？』妹妹不答。

小小兩手拃着扇子的邊兒，說：『我父親到英國去了一年多了，差不多兩個禮拜就有一封信，有時好幾封信一齊送來。信面上寫着外國字，我不認得，但母親說，上面也都是我的名字。』妹妹道，『你什麼不跟伯伯到英國去？』小小搖頭道：『母親不去，我也不去。我只愛我的國，又有樹，又有水。我不愛英國，他們那裏盡是些黃頭髮藍眼睛的孩子！』妹妹說，『我們的先生常常說，我們也應當愛外國，我想那是合理的。』小小道，『你要愛你就愛，橫豎我只有一個心，愛了我的國，就沒有心再去愛別國。』妹妹一面撫着頭髮，說：

『一個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兒，就如我的一個心，愛了父親，又愛了母親，又愛了許多的……』這時小小忽然指着天上說，『妹妹！快看！』妹妹止住了，擡頭看時，一個很小的星，拖着一片光輝，橫過天空，直飛向天末去了。

天漸漸的黑了，他們便進去。搬過兩張矮櫈子，和一張大椅子，在院子裏吃着晚飯。母親在後面替妹妹通開了頭髮，鬆鬆的編了兩個辮子。小小便道，『有頭髮多麼麻煩！我天天早起就不用梳頭，就是洗頭也不費工夫。』妹妹一面吃飯，說，『但母親說頭髮有一種溫柔的美。』小小點頭說，『也是，不過我這樣子，即或是有頭髮，也不美的。』說得嬸嬸也笑了。

第二天早起，小小便忙着打發趙媽洗那桶子，買冰和鹽要做冰激淩。母親替他們調好了材料，兩個人便在院裏樹下搖着。

小小一會一會的便揭開蓋子看看，說，『好了！』一看仍是稀的。妹妹笑道，『你不要性急，還沒有凝上呢，儘着開蓋，把鹽都漏進去了！』小小又舀出一點來，嘗了嘗說，『沒有味兒，太淡了，不如把我的糖，也拿幾塊來放上。』妹妹說好，於是小小放上好些的橘子糖，又把那一瓶香蕉油都倒了進去。末了又怕太甜了，便又對上些開水。

妹妹扎煞着兩隻溼手，用袖子拭了臉上的汗，說，『熱得很，我不搖了！』小小說，『等我來，你先坐在一邊歇着。』

搖了半天，小小也乏了，便說，『一定好了，我們舀出來吃罷。』妹妹便盛了出來，嘗了一口，半天不言語。小小也嘗着，却問妹妹說，『好吃不好吃？』妹妹笑道，『不像我們平常吃的那味兒，帶點酸又有些鹹。』小小放下杯子，拍手笑道，『什麼酸鹹？簡直是不好吃！算了罷，送給趙媽吃。』

胡亂的收拾起來，小小用衣襟自己扇着，說：『還是釣螃蟹去有意思，我們搖了這半天的冰激淩，也熱

了，正好樹陰底下涼快去。』妹妹便拿了釣竿，挑上了餌，出到門外。小小說，『你看那邊樹下水裏那一塊大石頭，正好坐着，水深也好釣；你如害怕，我扶你過去。』妹妹說，『我不怕。』說着便從水邊踏着一塊一塊的石頭，扶着釣竿，慢慢的走了上去。

雨後溪水漲了，石上好像小船一般，微風吹着流水，又吹着柳葉。蟬聲聒耳。田隴和村舍一望無際。妹妹很快樂，便道，『這裏眞好，我不想囘去了！』小小道，『這塊石頭就是我們的國，我做總統，你做兵丁。』妹妹道，『我不做兵丁，我不會放槍，也怕那響聲。』小小說，『那麼你做總統，我做兵丁——以後這石頭隨水飄到大海上去，就另成了一個世界。』妹妹道，『那不好，我要母親，我自己不會梳頭，』小小道，『不會梳頭不要緊，把頭髮剪了去，和我一樣。』妹妹道，『不但爲梳頭，另一個世界也不能沒有母親，沒有了母親就不成世界。』小小道，『旣這樣，我也要母親，但這塊石頭上容不下。』妹妹站了起來，用釣竿指着說，『我們可以再搬過那一塊來……』

上面說着，不提防雨後石上的青苔滑得很，妹妹沒有站穩，一交跌了下去。小小趕緊起來拉住，妹妹已坐在水裏，釣竿也跌折了。好容易扶着上來，衣裳已經溼透，兩個人都嚇住了。小小連忙問，『碰着了那裏沒有？』妹妹看着手腕說，『這邊手上擦去了一塊皮！這倒不要緊，只是衣裳都溼了，怎麼好？』小小看她驚惶欲涕，便連忙安慰她說，『你別怕，我這里有手巾，你先擦一擦；我們到太陽底下曬着，一會子就乾了。如囘家換去，嬸嬸一定要說你的。』妹妹想了一想，只得隨着他到岸上來。

小小站在樹陰下，看妹妹的臉，曬得通紅。妹妹說，『我熱極，頭都昏了。』小小說，『你的衣裳乾了沒有？』妹妹扶着頭便說，『那能這麼快就乾了！』小小道，『我囘家拿傘去，上面遮着，下面曬着就好了。』妹妹點一點頭，小小趕緊又跑了囘來。

四下裏找不着傘，遁媽看見便說，『小小哥！你找什麼？媽媽和嬸嬸都睡着午覺，你不要亂翻了！』小小

只得悄悄的說與趙媽，趙媽驚道，『你出的好主意！曬出病來還了得呢！』說着便連忙出來，抱回妹妹去，找出衣裳來給她換上。摸她額上火熱，便冲一杯綠豆湯給她喝了，挑些「解暑丹」給她聞了，抱着她在廊下靜靜的坐着，一面不住的抱怨小小。妹妹疲乏的倚在趙媽肩上，說，『不干哥哥的事，是我自己摔下去的。』小小這時只呆着。

晚上妹妹只是吐，也不吃飯。嬸嬸十分着急。母親說一定是中了暑，明天一早請大夫去。趙媽沒有說什麼，小小只自己害怕。——明天早上，妹妹好了出來，小小方放了心。

他們不敢出去了，只在家裏玩。將扶着牽牛花的小竹桿兒，都拔了出來，先紮成幾面長方的籬子。然後一面一面的合了來，在樹下牆陰裏，蓋了一個小竹棚，也安上個小門。兩個人忙了一天，直到上了燈，趙媽催吃晚飯，纔放下一齊到屋裏來。

母親笑說，『妹妹來，小小可有了件兒了，連飯也顧不得吃，看明天叔叔來接了妹妹去，你可怎麼辦？』小小只笑着，桌上兩個人還不住的商議作棚子的事。

第二天恰好小小的學校裏開了一個「成績展覽會」，早晨先有本校師生的會集，還練習唱校歌。許多同學來找小小，要和他一塊兒去。小小惦着要和妹妹蓋那棚子，只不肯去。同學一定要拉他走。他只是囑咐了妹妹幾句。又說：『午後我就回來，你先把頂子編上。』妹妹答應着，他便和同學去了。

好容易先生們來了，唱過歌，又亂了半天；小小不等開完會，自己就溜了出來。從書店經過，便買了一把綢製的小國旗，興興頭頭的舉着。進門就喚，『妹妹！我買了國旗來了，我們好插在棚子上……』趙媽從自己屋裏出來，笑道，『妹妹走了。』小小瞪她一眼，說，『你不必哄我！』一面跑上廊去，只見母親自己坐在窗下寫信，小小連忙問，『妹妹呢？』母親放下筆說，『早晨叔叔自己來接，十點鐘的車，嬸嬸和妹妹就走了。』小小呆了，說，『怎麼先頭我沒聽見說？』母親說：『昨晚上不是告訴你了麼？前幾天叔叔來信，就說已經告

了五天的假，要來把家搬到南邊去——我也想不到他們走的這麼快。妹妹原是不願意走的，妹妹說日子太短促了，他們還得回去收拾去，我也留他們不住。』小小說，『怎麼趙媽也不到學校裏去叫我回來？』母親說，『那時大家都忙着，誰還想起這些事！』說着仍自去寫信。小小站了半天，無話可說，只得自己出來，呆呆的在廊下拿着國旗坐着。

下午小小睡了半天的覺，黃昏纔起來；胡亂吃過飯，自己悶悶的坐在燈下——趙媽進來問，『我的那把剪刀呢？』小小道：『我沒有看見！』趙媽說，『不是昨天你和妹妹編籬子，拿去剪繩子麼？』小小想起來，就說：『在那邊牆犄角的樹枝上掛着呢，你自己去拿罷！』趙媽出去了，母親便說：『也沒見你這樣的淘氣！不論什麼東西，拿起來就走。怪道昨天那些牽牛花東倒西歪的，原來竹子都讓你拔去了。再淘氣連房子還都拆了呢！妹妹走了，你該溫習溫習功課了，整天裏只顧玩，也不是事！』小小滿心裏惆悵抑鬱，正無處着落，聽了母親這一番話，便借此伏在桌上哭了，母親也不理他。

自己哭了一會，覺得無味，便起來要睡覺去。母親跟他過來，替他收拾好了。便溫和的撫着他說，『好好的睡罷，明天早起，我教給你寫一封信給妹妹，請她過年再來。』他勉強抑住抽咽答應着，便自己臥下，母親在牀邊坐了一會，想他睡着，便捻暗了燈，自己出去。

他重新又坐了起來，——窗外好亮的月光呵！照見庭院，照見滿地的牽牛花，也照見了牆隅未成功的竹棚。小門還半開着，頂子已經編上了，是妹妹的工作……

他無聊的掩過窗簾，重行臥下。——隱隱地聽見屋後溪水的流聲淙淙，樹葉兒也響着，他想起好些事。枕着手腕……看見自己的睡衣和枕衾，都被月光映得潔白如雪，微風吹來，他不禁又伏在枕上哭了。

這時月也沒有了，水也沒有了，妹妹也沒有了，竹棚也沒有了。這一切都不是——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瀰漫在他稚弱的心靈裏。

七，二四，一九二二。

悟

冰心

這封信，他翻來覆去的足足的看了三十遍。他左手支頤，身子斜靠着椅背；燈光之下，一行行的瘦稜稜的字，似乎都從紙上森立了起來，他咬着唇兒沉默有二十分鐘，猛然的將這封信照原痕疊起，望桌上一擲，手按着前額，疲緩的站了起來——這時纔聽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竟未曾停住。

他撩開窗簾一看，樹叢下透出零亂的燈光，光影中襯映出雨絲風片。凝立了片晌，回頭又頹然的坐下，不期然的又從桌上拿起那封信來，慢慢的展開，聚精凝神的又讀了一遍。

『星如兄：

屢屢聽得朋輩談到你，大會中的三天，不期遇到你；得接清談，自謂有幸！

新月在天，浪花飛濺之夜，岩上同坐，蒙你懇切的糾正了我的人生哲學。三日的新交，推誠若此，我心中未嘗不受極大的感動；然而我的意想，你又豈能了解知道？你是一個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一切世界上成問題的事，在你都不成問題。似你這麼一個天之驕子，安能不覺得人世如天國！我呢，不到五歲，就亡過了我不幸的母親；到了十三歲，我的父親又棄我而逝。從那一年起，我半工半讀，受了十年的苦，流離顛沛，在芒刺的世界上度過。如今我是完全孤立的，世上沒有一個親我愛我之人，我的人生哲學，絕不是出於一時之怨憤；二十三年的苦日子，我深深的了解人生！世界是盲觸的，人類都石塊般的在其中顛簸，往深裏說，竟是個劍林刀雨的世界！不知有多少青年，被這紛落的刀劍，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的死亡呻

吟在地上。你不過是一個鋒鏑餘生，是刀劍叢中一個倖免者，怎能以你概括其餘的呢？

說到「自然」的慰藉，這完全由於個人的心境。自我看來，世界只是盲觸的，大地盲觸而生山川，太空盲觸而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在天爲雨雪雲霞，在地爲林木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他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都經過數千萬年的淘汰奮鬪。「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若眞以此爲慰藉，不知更有若干的感慨了！無數盲觸之中，有那一件是可證明「愛」之一字呢？

不提起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淚！制度已定，階級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這些高等動物，不惜以各種卑污的手段，或個人，或團體，或國家，向着這目的鼓勵奔走。種種虛僞，種種殘忍，「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什麼互助，什麼同情，這一切我都參透了！——天性之愛，我已幾乎忘了，我不忍回想這一步　如今我不信一切，否認一切，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

因此，我堅確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眼淚，在無聊賴無目的底求學之中，我也專攻數理，從百，千，萬，億，呆板枯燥的數目中討生活。我的人生哲學……打開天窗說亮話，不求利益人羣，不求造福社會，我只求混一碗飯喫，救自己於飢渴死亡。澈底說，我直是沒有人生哲學，我厭恨哲學文藝等等高超玄怪的名詞！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是二，二加二是四，是永無差錯的天經地義之外；種種文藝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東西！世界上的事物，不用別的話來解釋，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已說盡了一切。

話雖如此，我對你卻仍不能不感謝，尤願你能以你的心靈之火，來燃起我的死灰。——此外有一句枝節的話，前日偶同幾位朋友提起我們的談話；一個朋友笑說，「奇怪呢，他只管鼓吹愛的哲學，自己卻是一個冷心冷面的人。」又有一個朋友說：「他這個人很不容易測度，乍看是活潑坦易，究竟是冷冷落落的。」談了一會，對於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前幾天訪你不遇，順便去探問孝起；在他桌上無意中看見

了你的一篇長詩甯可我愛天下人，似抒情，似敍事，絕好的題目，而詩中充滿了「不可天下人愛我」的意思，詞句清麗而詞意凝冷，反覆吟誦之下，我更不了解你了！原不應這般相問的，不過我仍是從活潑坦易這一方面認得你，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

祝你快樂！

你的朋友鍾梧』

他神經完全的錯亂了，片晌——勇決的站起，將信折放在袋裏，從複室裏取了雨衣和氈子，一逕的走了出去。

穿過甬道，一個室門開着，燈光之下，案頭書紙凌亂，孝起只穿着襯衣，正忙着寫字。聽見脚聲，擡頭看見他，停了筆轉身問道：『外面很大的雨，你要到那里去？』他站住了，右手扶在門框上，頭靠着右臂，無力的說：『我麽，頭痛得很，想出去換一換空氣。』孝起道，『何至於冒雨而走，多開一會窗戶就好了，再不然在廊上小立也好。』他慢慢的穿起雨衣，悄然微笑低頭便走，孝起望着他的背影，搖首笑歎道：『勸你不聽，早晚病了纔罷，總是這樣幽靈般的行逕！』

開了堂門，已覺得雨點撲面，泥濘中他茫然的隨着脚蹤兒只管走了下去。只覺得經過了幾處樓臺燈火，又踏着溼軟的堆積的落葉……猛擡頭，一燈在雨絲中淒顫，水聲濤濤，竟已到了湖畔。他如夢方醒，『這道不近啊！眞是念玆在玆。』原來他又到了一天臨照幾次的湖上來了！

一時驚悟，又低着頭，兩手放在衣袋裏，憑着遠處燈火的微光，曲曲折折的只顧沿着湖岸走。只覺得地下一陣陣的溼冷上來，耳中只聽得水聲雨聲。——忽然覺得從沉黑中，繞進了砌花的短牆，白石的層階，很清晰的呈現在脚下。一步一步疲緩的走了上去，已進入紅瓦紅欄的方亭子裏。他一聲微歎，摘下雨帽，往石桌上一擲，走向亭前，兩手緊扶着欄杆。縱目望處，亭下絲絨似的層列的松樹，小峯般峭立在濛濛的白霧裏。湖是完全看不見了，只對岸一星星的燈光，在雨中閃爍，……

他猛憶起剛才的信來，又猛然退坐在石椅上，兩手扶着頭。那殘稿的字，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在幻影中他重讀了一遍，他神魂失了依據　他伏在石几上沈沈如睡的過了有幾十分鐘。

漸漸覺得雨聲住了，慢慢的睜開眼，忽見一片光明，湖山起舞！驚詫的站了起來，走出亭外，果然的，不知何時雲收雨霽，滿湖都是月！

他凝住了，湖上走過千百回，這般光明的世界，確還是第一次；疊錦般的湖波，漾着溶溶的月。雨過的天空，清寒得碧琉璃一般。湖旁一叢叢帶雨的密葉，閃爍向月，璀璨得如同火樹銀花。地下溼影參差，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

這時他一切的煩惱都忘了，脫下雨衣，帶着氈子，從松影掩映中，翻身走下亭子，直到了水畔。他堅凝的立着，看着醉人的湖水，在月下一片柔然無聲。他覺得一身浸在大自然裏，天上，地下，人間，只此一人，只此一刻。忽然新意奔注入他的心裏，他微笑着慢慢的脫下外面的衣服，登立在短牆上，張手向着明月。微微的一聲歡呼，他舉臂過頂，燕子般自牆上縱身一躍，掠入水裏。

柔波中浮沉了數回，便又一躍到水面來；他兩臂輕輕的向後划着，在水中徐徐翻轉，向着湖心前進。口裏悠緩的吹着短歌……湖月臨照着，湖樹環繞着，山半的亭子，水邊的斷橋，都悄然的停在涼景之中。湖旁幾點燈光仍舊遙遙遠射，萬籟靜寂，只有在他周圍的湖波，一片慧光流轉。

他又慢慢的划轉來，仰望天上涼雲漸生。脚蹴着了湖岸，便在石上站了起來，走到牆邊，將氈子往身上一裹，臥在沙上，凝注天空，默然深思。

雨點漸漸又從雲中灑來，明月漸漸隱去。……

孝起早晨到餐室裏，不曾看見他下樓用飯。桌上卻有一封他的信，是從國內來的，隨手檢起。飯後一逕上

樓來，敲了門進去，只見他蓋着氈子半倚的坐在牀上，溼亂的短髮，垂在額上，雙頰飛紅，而目光卻清澈如水，如有所悟。

孝起道：『怎麼一回事？昨夜直到了十一點半鐘，還不見你回來，要去找你，又不知你到底在那裏，我只得先睡下了。這般炯炯的雙眸，又這般狼狽，難道你竟在一刻未停的雨中走了一夜？』他微笑道，『昨夜十二時至二時之間，明月滿天，有誰知道？』孝起驚道：『如此你竟是二時以後纔回來的了！我早就說了，你早晚病了纔罷！』他欠身坐好了，說，『我並不覺得怎樣，只是微微的發熱，頭昏口渴，不想起來。』孝起道，『依我說竟是到醫院裏去罷，到底有個完全的照應休息。』他想了一想說，『這個到不必，飯後也許好些，何必為些些小病，又逃幾天學！』孝起道，『也好，你少歇着罷，我吩咐樓下送飯來，我也就來伴你，你也太嬌貴了，一點涼都受不住。』說着已走到門邊，看見壁上掛着的綠漆的雨衣上的水，還時時下滴，地下已注着一大片，不禁回頭向他笑吟着，『慘綠衣裳年幾許，怎禁風日怎禁雨！』兩句，他嗤的笑了，又蕭然倚枕，仰天不語。

孝起忽然又退了回來，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給他，說，『幾乎忘了，這裏有一封國內的信——好娟秀的字！』他接了過來，喜動顏色，先在封面上反覆的看了日月，一面笑道，『我算着也該有信了？娟秀麼？這字的確比我的好，是我妹妹的筆跡。』孝起沒有話說，便走了出去，他探身道了一聲謝。

珍重又急忙的拆開了，砑光箋上濃墨寫的又大又扁的字，映到眼裏，立時使他起了無限的喜悅。他急急的讀，慢慢的想，將這兩張紙看完了。

『星哥：

最愛讀你日記式的長信！我奇怪你那有工夫寫這許多，但這卻大大的慰安了雙親和我。

前兩天叔叔來了一封信說，自你去國後，他只得你一張明片，他極願得你的消息。我便將你的來信

和詩文，都寄去給他看，他回信說：『星姪信敘事極詳，使我喜慰，惟詩文太無男子氣，去國剛三月，奈何聲哀以思若此？』

哥呵！我不許你再寫些戀別的文字了！你也太柔情了，自己偏要往淒清中着想，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時，往往傷心，眞是何苦來！母親不是你一個人的，我不許你隨便使她受感觸。

你到底自己怎樣？生活當然適意，美的環境，可曾影響了你的思想？——家中自你行後，一切都沒有更變，只是少了你一個人，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希望得你的長信。雙親和我，一天念你念到好幾遍。我自然覺得寂寞，又少個人談笑，學業上也少得些教益。只盼這兩年光陰，如飛的過去，你早早歸來，那時眞是合家歡慶。

你應許我的琴兒怎樣了？可記着在我的生日以前寄給我！

深深的祝你身心安泰。

妹。重陽節』

他看了又看，心中思量着『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往往傷心，眞是何苦來！』一句話，不覺得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倚枕支頤呆坐了一會。侍者送進飯來，他無心的看他來了，又走了。他又無心的端起水杯來正飲着，孝起也來了，一面問『怎麼樣？好一點麼？』一面便自己坐下。他沉思着答道：『不覺得好，頭更沉沉的了，送我到醫院去能。』孝起道，『這個最好，但你爲何又改了意思了？』他用叉子輕輕的敲着盤子，微笑道，『爲病的緣故倒不至於，但我要解決一個大問題，打出一個思想的難關，軀殼交給人家照應去，讓出全副腦子來思索。』孝起笑着起身道：『你又來了，總是思想過度！也能，你自己收拾，我打電話叫車子送你去。』

看護取出了他口中的寒暑表，放下了窗簾，囑咐他靜靜的寧一寧神，便微笑着帶上門出去。這時室中沉

蔭，他覺得腦熱如焚，反身取了牀邊几上的水瓶，滿滿的飲了一瓶水，纔又臥下。閉上眼，耳中只聽得千樹風生，漸漸的昨夜的月下的湖光，又湧現眼前；他靈魂漸漸寧貼，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大覺。

醒來正是半夜，漆黑裏似乎一身在曠野之中，又似在高峯之上，四無依傍，周圍充滿了陰黑與虛涼。窗外葉上的雨聲，依然不止，頭已不痛了，只是倦極。他不能思索，只聽許多往事，流水般從他腦中過去。迷惘惆悵之中，到了天明，忽然雨止。

赤足起來捲上簾子，臥看朝陽從樹梢上來，一片一片的彩霞，鮫綃一般的舒卷。橫在窗前的湖水，倦而不流，也似濃睡初醒，惺忪的眼波中，含漾着餘夢……

正憮然的看着，醫生已推門進來。看護抱着一大束花，和一本書，隨在後面。大家向他微笑，醫生近前來摸了摸他的前額，問他作了什麽辛苦的事，他忸怩的將雨夜遊湖的事告訴了。醫生看着他笑了一笑，又在空中環視了一週，便點頭出去。

這時看護已將花插在瓶裏，捧來供在他的牀前，接過那張片子來，是孝起寫的：

「這束花帶去了幾個東西半球朋友的愛！大家都懸掛着你，願你在院不久。附上飲水詞一卷，供你消遣。我已告訴醫生了，你全愈時給我們一信，大家到院接你！」

他重新臥下，拿起書來，且不看着，只對着這無數濃紅的花瓣出神。

花香中，他看着淡綠色的牆壁，白漆的牀几，一室很簡單潔淨。太陽慢慢的移過窗櫺。他微微覺煖，放下書，揿開一層氈子，坐了起來，用鉛筆在一張明片上寫幾個字：

『妹鑒：

昨得重陽節來書，極慰！數日內當大忙，或未能作長信，身心均安好，勿掛。

按了鈴交給了看護，從此無言偃臥，至於夜間。

夜中熱度又高，看護聽見他嗚咽囈語。進去一看，只見他頭垂在枕旁，夢中淚流滿面；喚醒了問時，他只強笑不語，那茫然的眼光，燒紅的雙臉，都看出他昏熱非常。看護默然的退了出去，同醫生進來，裝了冰袋，放在他額前，他腦冷心熱，昏然的失了知覺。

三天的模糊昏熱之中，他卻一靈不昧。他知道境由心生，便閉了目只當是母親時時刻刻坐在他的牀前，一念牢牢的噙住，到了第四天的早晨，他纔完全的清醒了。

只覺得同隔世一般，牀前堆滿了花和信——看護欣然的告訴他，這幾天之中他的朋友們怎樣不斷的探問，他自己怎樣的昏沉，如今可是大好了！他也十分喜悅，探身撥了撥几上重疊的信封，忽然中間一行瘦稜稜的字，觸了他的眼簾，連忙拿起拆開一看：

『星如兄：

一別十日，音問杳然，孝起纔函告我，你已病在醫院。當下即從鎮上趕來，正在你熱極之時，看護拒我入見。再三婉商，只從門隙中看你一眼。你睡容清減，而迷惘之中，神氣尚完。出院時一路嗟嘆，山上走了半天，摘得野花一束，和你牀前的濃豔的玫瑰及清麗的菊花，自然比不起；但的確是我自己秋風中辛苦尋來的，願他代我伴你慰你，看着你早早復原，切祝康健！

鍾梧』

他呆呆的拿着這一張紙，得了永久的勝利似的，簌簌的落下淚來。

晚上臨睡之前，他忽然悄然的對看護說，『推我的牀到窗前去能；也不要放下簾子來，我要看一看星辰。』看護笑着依從了他。

病中的心情，本是易感的，他今夜對於天上萬靜中滴滴的光明，更不能不戀慕讚美。『假如地上沒有花

朵，天上沒有星辰，人類更不知寂寞到什麼地步！』他兩手交握着放在額上，從頭思索。太空穆然，衆星知道這青年人要在這末一夜的印證，完成了他永久的哲學，都無聲的端凝的揚光耀彩……四面繁花的溫香，暗中團拂着，他參禪似的，肅然的過了一夜。

出乎意外的，醫生告訴他，明天早上便可出院了，他的朋友們預備了一個茶會，卻要在今夜來接的。他點首無語，『原該轉身出去迎接世界了，而這光明肅靜的光陰，何其太短！』

這天的下午，他起來將四面的窗簾都放下了，只留下面湖的一扇，要看晚霞。取出一捲紙，一管筆，拉過椅子來，便坐在窗前。

『鍾梧兄：

爲着你的一封書，我冒雨感病，我住院七天。只是一封書，何至使我如此。然而你的哲學，震撼了我的信仰，讀信之下，我進退無依。我本是一個富於悲觀思想的人，也曾從厭世主義裏，打過轉身。近兩三年來，纔彷彿認出了人生之眞意義。無端你的幾百字飛來，語語投入我懷疑的心坎。感謝上帝！我以雨中之一走，病中的七日，重重的證實了我原來的與你相反的主義。現在的我，已是曠劫功圓，光滅心死！

鍾梧兄！待我來與你細細分剖。

我接到你的信，反覆沉思了三日，第三日之夜，我無目的底冒雨出走。當時只爲寸心如焚，要略略的解除軀殼上的苦痛，不想大自然竟輕輕的從月光中逗露我以造化的愛育！——沉黑的雨中，我上了亭子，我猛望見對岸的一盞不滅的燈光，我如受棒喝！讓我來告訴你這燈光的歷史能：湖岸上一個人家，只有母親和兒子。一夜母親暴病，這兒子半夜渡湖去請醫士，昏黑中竟墜水不返。悲痛欲絕的垂危的母親，在病榻上立下誓願，願世世代代，自那時起，夜夜在她窗口點着一盞燈，指示她兒子以隔湖的歸路。不論她的兒子以靈魂，或肉體歸來，這一盞燈是永永臨照的，——這故事已過百年了，我也是一夜游湖，無意中聽

友人談到的。這兒子的形骸已沉泥土，母親的骨髓也已化灰塵；誰知這一盞百年來長明不熄的愛的燈光，竟救了那夜那時，立近懸崖已將墜落的我！

自此起此心定住，又猛覺到一身所在的亭子，也是友誼的愛的紀念建築——這故事你已知道，我不贅述——這茫茫的世界上，竟隨處留下了愛的痕跡！自此我如沉下酒池，如躍入氣海，如由死入生，又如由生入死。中夜以後，光景愈奇妙，苦雨之後，忽然明月滿天，造物者真切的在我面前，展開了一幅萬全的「宇宙的愛」的圖畫，那夜的湖山，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造物者怎知我正在歧路徘徊，特用慧力來導引，使我印證，使我妙悟？因着金字塔，而承認埃及王，因着萬里長城，而追思秦皇帝。對於未曾目覩的和我們一般的人物，以他們的工作的來印證，尙且深信不疑地讚美了他們的豐功偉烈；何況這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的宇宙，橫在眼前，最我們怎敢說天地是盲觸的，沒有絲毫造物的意旨？

我遊泛於自然的愛裏，月明下一片湖山，只我一人管領，我幾疑是已羽化登仙。直等到雲積雨來，纔又從沉黑中歸去，歸途中恍惚如夢。感謝上帝！這一瞥的光明，已抵我九年面壁！

我還不自足，拚卻七日讀書的光陰，來到此痛苦呻吟的世界裏，孝起知我爲潛心思索而來，他在送我到此的臨行之前，珍重的握我的手說：「願你有大定力！醫院中往往使人生煩惱，因爲目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呻吟痛苦」。鍾梧兄！豈知此中更見出人類的愛！不提起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使我感泣！如你所說，「我是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我爲着這一層更自十分歉愧，覺得有情溢乎詞的苦楚，因爲我沒有痛苦的經驗。慰安你，我評駁你，都不能使你心服。然而卽是你的經驗，你所謂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證明人類是不愛的！

先從宇宙說起罷，你說，「天地不仁，萬物芻狗」；然而爲何宇宙一切生存的事物，經過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不死滅盡絕？天地盲觸爲何生山川？太空盲觸爲何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爲何在天生雨雪雲

霞，在地生林木花草？無數盲觸之中，卻怎生流轉得這般莊嚴璀璨？依你說為「盲觸」，不如依我說為「化育」。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只知地層如何生成，星辰如何運轉，霜露如何凝結，植物如何開花，如何結果。科學家只知其所當然，而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知其所以然！世界是一串火車，科學家是車上的司機，他只知只顧如何運使機力，載着一切衆生，向無限的前途飛走。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如同乘客，雖不知如何使這龐然大物不住的前進，而在他們怡然對坐之中，卻透澈的了解他們的來途和去路。科學家說了枯冷的定義，便默退拱立，這時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含笑向前，合掌叩拜，歡喜讚歎的說：「這一切只為着『愛』！」

慚愧我沒有什麼精深的理解，來燃起你的死灰，我只追根溯源，從我入世的第一步着想，就已點着了熊熊的心靈之火！病中昏沉三日，覺得母親無一刻離我身旁，不絕的愛絲纏繞之中，鍾梧兄，就是從此我深深的承認了世界是愛的，宇宙是大公的，因為無論何人，都有一個深懸極愛他的母親。

我的環境和你的不同，說別的你或不懂，而童年的母愛的經驗，你的卻和我的一般。自此推想，你就可了解了世界。茫茫的大地上，豈止人類有母親？凡一切有知有情，無不有母親。有了母親，世上便隨處種下了愛的種子。於是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鳥欣欣的唱着，雜花欣欣的開着，野草欣欣的青着，走獸欣欣的奔躍着，人類欣欣的生活着。萬物的母親彼此互愛着；萬物的子女，彼此互愛着；同情互助之中，這載着衆生的大地，便不住的紆徐前進。懿哉！宇宙間的愛力，從茲千變萬化的流轉運行了！

這條理，恐怕你也不忍反對。——十歲以前的你，是天真未漓的，十歲以後的你是昏昧墮落的。鍾梧兄！我敢如此說！你為着要扶持你的人生哲學，卽能使你理論動搖的天性之愛，竟忍心害理不去回想追求，只用「幾乎忘了」一語，輕輕遮掩過去。然而你用了萬牛回首之力，也只能說到「忘了」兩字，不敢直斥為「沒有」！可憐的朋友，你已戰敗了！

固然的，天性之愛，我所身受的，加倍豐富濃厚；而放眼塵世，與我相似的，又豈乏其人？在院的末三日，我憑窗下望，看見許多的父母，姑姨，伯叔，兄弟，姊妹，朋友，來探視他們病中的關切的人。那些病勢較重的人的親屬，茫然的趦趄進出。雖然憂喜不一，而死生一髮之間，人類不能作絲毫之虛假，愛感於心，如響斯應。我看那焦惶無主的面龐，淚隨聲墮的樣子，更使我遽然驚悟，遍地球上下千萬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鍾梧兄！誰道世界是不愛的！

感謝你的又一封書，繫鈴解鈴。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學是枯冷的，又與我只是三日的新交！你便不來，也不爲負我。然而你又何必「當下即從鎮上趕來」？何必「出院時一路嗟歎」？何必「秋風中辛苦奔走」？你既痛恨虛假的人類，你必不肯也不屑做那「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自欺欺人的事。你來時不自知，歎時不自覺。可憐的朋友，我替你說了罷，你縱矯情，卻不能泯滅了造物者付與你的對於朋友的愛。

因此，假如世界是盲觸的，是不愛的，你於世界有何恩意？便單生你一人在世上，天不降雨露，地不生五穀，洪水猛獸來圍困侵逼，山巔地穴去奔走飄流，世界也不爲負你。然而你竟安安穩穩的，有工可作，有書可讀的過了二十三年。我說這話，不免有殘忍的嫌疑。然而你試平心靜氣的回想，不是世界上隨處有愛，隨處予人以生路，你的脆弱的血肉之軀，安能從劍林刀雨的世界中，保持至於今日呢？

再退一步，辯論至此，已如短兵相接！縱使世界如你所說，是劍林刀雨淋漓刺人的世界；而因着還有一個鋒鏑餘生的我，便仍舊不能證明他是完全不愛的。一日有我在，一日你的理論便不能成立，我要化身作一根砥柱，屹立在這苦海的亂流中，高歌頌揚這不完全的不愛！

再退一步，已是退無可退，縱使我的理論完全是假的，你的理論完全是眞的，爲着不忍使衆生苦中加苦，也寧可叫你棄你的眞來就我的假。不但你我應當如此信，而且要大聲疾呼的勸衆生如此信。

我的朋友！你的理論也不是完全可以棄置的，自私自利的制度階級，的確已在人類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種種，均由不愛而來。斬情絕愛，忍心害理的個人，團體，和國家，正鼓勵着向這毀滅世界底目的上奔走。而你在迸出血淚之後，僅僅退守飯碗主義，在虛僞殘忍的人類中，只圖救自己於飢渴死亡，這豈是參透一切的你所應做的卑怯的事！

攜起手來罷，青年有爲的朋友！願與你一邊流迸着血淚，一邊肩起愛的旗幟，領着這「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人類，在這荊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回開天闢地的第一步上來！

我的話到此已盡！你試自向第一步心中去印證，可知是千眞萬實，沒有半句虛假。七日的思想濾過了秋雨滴瀝之夜，秋風撼窗之夜，星辰滿天之夜，皓月當空之夜，夢影憧憧之夜，對花讀信之夜。自問自答，自證自疑，心潮幾番漲縮起落，僅而得此，請你不要當作自欺欺人的話語看！

現在再來回答你的一句枝節的話，寧可我愛天下人是三年前一時有感而作。孝起何時拿去，我竟然不知，以致呈露於你的眼前，這是我極引以爲悲惋歉仄的事。那篇不成文字，也更不是詩——是我的不幸，是天下人的不幸——願你忘了他。至於說對我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那更不足爲怪，連我都未曾十分了解我自己。我只是赤子之心，笑啼間作。你既是從活潑坦易方面認得我，就請你從這一方面認識我到底。

明天回校去了，盼望不久能和你相見！

「星如」

這時湖面已漾着霞光，——他靜沉沉的疊起這幾張紙來，放在袋裏，眼光直穿出霞外。夕陽要下去了，要從東半球他屋前的樹杪上來，照見他的一切親愛的人！他凝望着天末，明天起要重新忙碌了，他決意在這時把妹妹的信也寫完：

「妹妹：

我病了七天，現在已經全愈，明天便出院了。病中未曾寫信，我不願以目前的小疾，累我的雙親和妹妹，數萬里外月餘日後的憂思。

重讀你的信一遍，妹妹！我心已碎。生平厭惡「心碎」「腸斷」這類被人用濫的名詞，而爲着直覺，爲着貫穿天地的大愛，我不肯違心，不惜破二十年的舊例，今朝用他一遭！

誠然，母親不是我一個人的，往玄裏說，也不是我們兩個人的，是天下人的。你不許我隨便使她受感觸，妹妹，我甘作囚人，你爲獄吏，我願屈服於你的權威之下，奉你的話爲金科玉律，天經地義！往者不可諫，題起來，我要迸出痛悔的淚，然而又豈是得已！

「去國之音哀以思，」叔叔責我太無男子氣，我何嘗不也覺得羞愧？然而我的去國，不是謫逐，不是放流，是我自己甘心情願，爲求學而去的。白衣如雪的登舟之日，送者皆自崖而返，我不曾流下一滴眼淚！我反覆讀了叔叔的「去國剛三月」之語，更了解了自己。足見我原不是喜歡寫這類文字的，去國以後之音，纔哀以思。然而去國之前的我的生活，與去國之後的我的生活，至多只有一兩分的更變，所不同的，就是離了雙親。

惟其如此，這男子氣纔拋擲得有價值，纔拋擲得對得起天地萬物，嬰兒上帝。雙親呵！我深幸二十年來，在萬事上作剛強的大丈夫，珍重的留下這一段氣概，爲你們拋擲！

爲着雙親，失了男子氣。妹妹，我願普天下男子都將這一段氣概拋擲了罷！我發這絕叫時，我聽得見神靈讚歎，我看得見天地萬物，在我足下俯伏低頭！

雖然是可以剖肝瀝膽，究竟如你所說，不應使雙親傷心。我每次寫信，總是十分小心謹慎，而眞性情如洪水，往往沒過我的筆端，我自恨爲何自己不能控制！——我要說我想家，寫的太眞切了，一定使雙親

深深的受了激觸。要說我不想家，雙親一定不信，或反疑到我不言的幕後，有若干的感傷。幾番停筆躊躇，至終反寫上些陳陳相因遊子思家的套話，我的心從來那有如此的百轉千迴過？你只以為我任意揮毫，我的苦心有誰知道？也許只有母親能夠知道罷，我反覆地讀她的來信，看她前後字句之中，往往矛盾，往往牽強，處處發現了與我同經驗的痕跡，自慰慰我的言語中，含蓄着無限淒黯的意緒，最親密的話，竟說到最漠然的地步。然而，妹妹，究竟彼此都瞞不住，我知母親，母親知我，——彼此都能推測得到呵！前日病中臥讀飲水詞，看到「關心芳字淺深難！」及「不禁辛苦況相關？」等句，見得我跳將起來！古人的詩詞，深刻處那有一字虛設？不過應用於天性方面，我卻是第一人！

在最美的環境之中，時時的懷念最親愛的人，零碎的抒情文字，便不由自主地續續產生了。淒惻的情緒，從心中移到了紙上，在我固然覺得舒解了蘊結的衷腸。而從紙上移到雙親的心中時，又起了另一番衷腸的蘊結。在聰明正直的妹妹前，我自知罪無可逭，我無可言說，從今後，只願你能容我改過自新！

你也許更要說我太柔情了，怎知和你的信同時放在桌上的一個朋友的信，還說到人家批評我孤冷呢！我難道有二重人格？我只是我，隨着人家說去，無論是攻擊，是讚揚，我都低頭不理。我靜默的接受任何種批評，我自以為是謙恭，而夷然不顧的態度中，人家又說我驕傲。然而我并不求人們的諒解！天文家擡頭看着天行走，他神移目奪於天上的日月星辰，他看不見聽不見人世間的一切，在他茫然仰天的步履之中，或許在人間路上，衝撞踐踏了路人，起了路人的怨讟，然而專注的他，又豈……

我應許你的琴兒，自然不至於失約。你的芳辰近了！我祝你在那天晨光晴朗，花香鳥語之中，巾帔飄揚的拜過雙親之後，轉身便來開視你萬里外的哥哥珍重贈送的禮物！妹妹，我如和你一般具有音樂的天才，則退隱的時間內，更不嫌寂寞了。病中七日，日日不同，夜夜不同，度盡了星月風雨。我心中無限柔靜與悲哀的意緒，要託與琴絲。而自去國後，就沒有像你的這麼一個人，能低頭舒腕，在我窗前揮奏！天

下家人骨肉的結合，完全的何止千萬？而我們的家庭，對於我，似乎特別的自然而奇妙，然而也……只換了「別離」兩字！不許再說了，上帝助我！我須揮去額前的幻想，結束了縹渺的生涯，奮然轉身，迎接工作……』

的確底，斜陽已成碧，要再寫時也看不見了。他猛然的站起來，左手握着右腕，低頭看着几上沒有寫完的信，似乎想續下去，——一轉念，下了決心，忽然將手中的一枝金管的筆，激箭似的從窗內擲將出去。自己驚覺時，已自太晚！那枝數年來助他發揮思想的筆兒，在一逝不返的空間路上，閃閃的射出留戀的金光之後，便驚鴻似的無聲的飛入湖裏，漾起了幾圈溶溶的波紋——

他最後的寫不出的文字，已宛轉縈迴的寫在水上了！波紋漸漸平了，化入湖水。他仍凝立窗前不動，湖上被碧霞上下遮住的一抹夕陽，作意的粲然淒豔。霞光中，一輛敞篷的汽車，繞着湖岸，對着他緩馳而來。車上彷彿坐滿了人，和司機並坐，向着樓窗揮手的黑髮的青年，似乎便是孝起。

『生命路上英勇的同伴，已從明光中攜手來迎接了！』——他忽然如受日的雪人一般，無力的坐了下去，雙手抱着頭兒，起了無名的嗚咽。

竟於一九二四年，一月，青山大風雨之夕。

別後

冰心

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車站去。他心中常常摹擬着的離別，今天已臨到了。然而舅舅和姊姊上車之後，他和姊姊隔着車窗，只流下幾點泛泛的眼淚。

囘去的車上，他已經很坦然的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門走入東屋，本是他和姊姊兩個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姊一走，她的東西都帶了去，顯得寬綽多了。他四下裏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簾的，被爐烟薰得焦黃的紙撕了去，窗外便射進陽光來。平日放在窗前的幾個用藍布蒙着的箱子，已不在了，正好放一張書桌。他一面想着，一面把窗臺上許多的空瓶子都檢了出去。這原是他姊姊當初搽生髮油雪花膏之類的——自己掃了地，端進一盆水來，挽起袖子，正要抹桌子。王媽進來說，『大少爺，外邊有電話找你呢，』他便放下抹布，跑到客室裏去。

『誰呀？』

『我是永明，你姊姊走了麽？』

『走了，今天早車走的。』

『我想請你今天下午來玩玩。你姊姊走了，你必是很悶的，我們這里很熱鬧……』

他想了一會子。

『怎麽樣？你怎麽不言語？』

「好罷，我喫完飯就去。」

「別忘了，就是這樣，再見。」

他掛上耳機，走入上房，飯已擺好了。舅母和兩個表弟都已坐下。他和舅母說下午要到永明家裏去，舅母只說，「早些回來。」此外，飯桌上就沒有聲響。

飯後待了一會子，搭訕着向舅母要了車錢，便回到自己屋裏來。想換一件乾淨的長衫，開了櫃子，卻找不着；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長的馬掛，戴上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每天上學，是要從永明門口走過的。紅漆的大門，牆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樓瓦，但他從來沒有進去過。到了門口，因爲他太矮，按不着門鈴，只得用手拍了幾下，半天沒有聲息。他又拍了幾下，便聽得汪汪的小狗的吠聲，接着就是永明的笑聲，和急促的皮鞋聲到了門前了。

開了門，僕人倒站在後面，永明穿着一套櫻色絨繩的短衣服，抱着一隻花白的小哈巴狗。看見他就笑說，「你可來了，我等你半天！」他說，「那有半天？我喫過飯就來的。」一面說，兩人拉着便進去。

院子裏砌着幾個花臺，上面都覆着茅草。牆根一行的樹，只因冬天葉子都落了，看不出是什麼樹來。樓前的葡萄架也空了。到了架下，走上臺階，先進到長廊式的甬道裏。牆上嵌着一面大鏡子，旁邊放着幾個衣架。永明站住了，替他脫下帽子，掛在鉤上，便和他進到屋裏去。

這一間似乎是客室，壁爐裏生着很旺的火。爐臺上放着一對大磁花瓶，插滿了梅花。靠牆一行紫檀木的椅桌。回過頭來，那邊窗下一個女子，十七八歲光景，穿着淺灰色的布衫，青色裙兒，正低頭畫那鋼琴上擺着的一盆水仙。旁邊一個帶着輪子的搖籃正背着他。永明帶他上前去，說，「這是我的三姊瀾姑。」他欠了欠身。瀾姑看着他，略一點頭，仍去畫她的畫。永明笑道，「你等一等，我去知會我們那位了事的小姐去！」說着便開了左方的門，向後走了。

他只站着，看着壁上的字畫，又看瀾姑。側面看去。覺得她很美，橢圓的臉，秋水似的眼睛。作畫的姿勢，極其閒散，左手放在膝上，一筆一筆慢慢的描，神情蕭然。

他看着忽然覺得奇怪，她畫的那盆水仙，卻是已經枯殘了的，他不覺注意起來。——瀾姑如同不知道屋裏有人似的，仍舊蕭然的畫她的畫。

後面聽見笑聲，永明端着一碗漿糊，先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女子，穿着青蓮紫的綢子長袍，襟前繫着一條雪白的圍裙，手裏握着一大捲的五色紙。永明放下碗，便道，『這是我的二姊宜姑。』他忙鞠躬。宜姑笑着讓他坐下，一面挽起袍袖，走到窗前，取了一把裁紙刀；一面笑道，『我們要預備些新年的點綴品，你也來幫我們的忙罷。』她自己便拉過一張椅子來，坐在中間長圓桌的旁邊。

他忸怩的走過去，站在桌前。永明便將宜姑裁好了的紙條兒，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很長的練子。他也便照樣的做着。

宜姑閒閒的和他談話。他覺得她那紫衣，正襯她嫩白的臉。頰上很深的兩個笑渦兒。濃黑的頭髮，很隨便的挽一個家常髻。她和瀾姑相似處，就是那雙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然是兩樣的。——他覺得從來不曾見過像宜姑這樣美麗溫柔的姊姊。

永明喚道，『瀾小姐不要儘着畫了，也來幫我們！』瀾姑只管低着頭，說，『你黏你的罷，我沒有工夫。』宜姑看着永明道，『你讓她畫罷，我們三個人做，就彀了。』回頭便問他，『聽說你姊姊走了，誰送她去的？』他連忙答應說，『是我舅舅送她去，等她結婚以後，舅舅就回來的。』永明笑問，『早晨你哭了麼？』他紅了臉只笑着。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微微的一笑，笑裏含着禁止的意思。

他不覺感激起來。但永明這一句話，在他并沒有什麼大刺激，他便依舊黏着紙練子。

搖籃裏的嬰兒，忽然哭了，宜姑連忙去挪了過來，放在自己座旁。他看見裏面臥着的孩子，用水紅色的小

被裏着，頭上戴一頂白絨帶纓的小帽，露出了很白的小臉。永明笑說，『這是娃娃，你看他胖不胖？』他笑着點一點頭。——宜姑口裏輕輕的唱着，手裏只管裁紙花，足卻踏着搖籃，使他微微動搖。

他忽然想起，便低低的問道，『你的大姊呢？』永明道，『我沒有大姊。』他看了宜姑又看瀾姑，正要說話，永明會意，便說：『我們弟兄姊妹在一塊兒排的，所以我有大哥，二姊，三姊，我是四弟——娃娃是哥哥的女兒。』

娃娃的頭轉側了幾下，便又睡着了。他注目看着，覺那小樣兒非常的可愛，便伸手去摩她嫩紅的面頰。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動，他連忙縮回手去，宜姑看着他溫柔的一笑。

一個僕婦從外面進來，說，『二小姐，老太太那邊來了電話了，』宜姑便站起。走了出去。

永明笑道，『我們這位二小姐，就是一位宰相。上上下下的事，都是她一手經理。母親又寵她……』瀾姑正洗着筆，聽見便說：『別怪母親寵她，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除了她，別人是辦不來的！』永明笑道，『你又向着她了！我不信我就不會接電話，更不信我們一家子捧鳳凰似的，只捧着她一個！』瀾姑擡頭看着永明說；『別說昧心話了，難道你就不捧她？去年她病在醫院裏，是誰哭的一夜沒有睡覺來着？——』永明笑道，『我不知道——不要提那個了，我看除了她之外，也沒有一個人能得你的心悅誠服……』

宜姑進來了，笑向瀾姑說：『外婆來了電話，說要接母親和我們兩個今晚去吃飯。我說嫂嫂不在家，娃娃沒人照應，母親說叫你跟着去呢。』瀾姑皺眉道：『我不喜歡去！外婆倒罷了，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們，我實在跟她們說不到一塊兒！』宜姑笑道：『左右是應個景兒，誰請你去演說？一會兒琴姊和翠姊要親自來接的。』永明忙問，『請我了沒有？』宜姑道，『沒有。』永明笑道：『我一定問問外婆去，一到了請吃飯，就忘了我；到了我們學校裏開遊藝會，運動會，怎麼不忘了問我要入場劵？……』瀾姑道：『既如此，你去罷。』永明道：『人家沒有請我，怎好意思的！就是請我，我也不去，今晚我自已還請人喫飯呢！』說着便看他一笑。

宜姑又問：『妹妹，你倒底去不去？』瀾姑放下筆，伸一伸懶腰，抱膝微笑道，『忙什麼的，她們還沒來呢。』宜姑道：『等到她們來，豈不晚了，母親又要着急的。』瀾姑慢慢的說：『那你爲什麼不去？』宜姑坐下，仍舊剪着紙，一面說，『我何曾不想去？娃娃的奶媽子又是新來的，交給她不放心。而且這兩天往往有送年禮的，那一家的該收下，那一家的該璧回，你自己想如能了這些事，我就樂得去，你就留在家裏，享你的清福。』瀾姑想了一想，道，『這樣還是我去罷，』宜姑笑道：『是不是！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還是穿上衣服，在母親身旁一坐，比甚麼都舒服……』

娃娃又哭了，這回眼睛張得很大，笑得也很急促。宜姑看一看手錶，俯下去親一親她，說，『真的，忘了叫娃娃喫奶了，別哭，抱你找奶媽去。』一面輕輕的將娃娃連被抱起，這時奶媽子已經進來，宜姑將娃娃遞給她，替她開了門，說，『到娃娃屋裏去罷，別讓她多喫了。』奶媽子連聲答應着，就帶上門出去。

話說未了，外面人來報道，『老太太那邊兩位小姐來了。』宜姑連忙脫下圍裙，迎了出去。——他十分瑟縮，要想躲開，永明笑道，『你怕什麼？我們坐在琴後，不理她們就是了。』說着兩個人從長椅上提過兩個靠枕，忙跑到琴後抱膝坐下。

她們一邊說笑着進來，琴後望去不甚真切，只彷彿是兩個頭髮燙得很卷曲，衣服極華麗的女子。又聽得瀾姑也起來招呼了。她們走到爐邊，伸手向火，一面笑說，『宜妹今天真俏皮呵！怎麼想開了穿起這紫色的衣服？』宜姑笑道，『可不是，母親替我做的，因爲她喜歡這顏色。去年做的，這還是頭一次上身呢。』一面忙着按鈴叫人倒茶。

那個叫翠姊的走到琴前，——永明搖手叫他不要作聲，——拿起瀾姑的畫來看，回頭笑道，『瀾妹，你怎麼專愛畫那些頹敗的東西？』瀾姑只管收拾着畫具，一面說，『是呢，人家都畫，我就不畫了，人家都不畫的，我才畫呢！』翠姊也走過來，說，『你的脾氣還是不改　上次在我們家裏，那位曾小姐要見你，你爲什

麼不見她？』瀾姑道：『但至終也見了呵！』琴姊笑說，『她以後對我們評論你了。』瀾姑接頭道，『她評論我什麼？』翠姊過來倚在琴姊肩上，笑說，『說了你別生氣！——她說你真是滿可愛的，只是太狷傲一點。』琴姊道，『論她的地位，她又是生客，你還是應酬她一點好。』瀾姑冷笑道：『狷傲？可惜我就是這樣的狷傲麼！她說我可愛，謝謝她！人說我不好，不能貶損我的價值；人說我好，更不能增加我的身分！我生來又不會說話，我更犯不着為她的地位去應酬她……』

琴和翠相視而笑。宜姑端過茶來，笑說，『姊姊們不要理她，那孩子太矯揉了，母親在樓上等着你們呢。』她們端起杯來，喝了一口，就都上樓去。

永明和他從琴後出來，永明笑道：『瀾小姐真能辯論呵！連我聽着都覺得痛快！那位曾小姐我可看見了，這種妖妖調調的樣子，我要有三個眼睛，也要挖出一個去！』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回頭便對瀾姑說，『妹妹，不要太立厓岸了，同在人家作客，何苦來……』瀾姑站了起來說，『我不怪別人！只是翠琴二位太氣人了，好好的又提起那天的事作什麼？那天我也沒有得罪她，她們以為我聽說人批評我驕傲 我就必得應酬她們，豈知我更得意！』宜姑笑道：『得了，上去打扮罷。母親等着呢。』瀾姑出去，又回來，右手握着門鈕，說，『今天熱得很，我不穿皮襖，穿駝絨的罷。』宜姑一面坐下，拿起疊好的五色紙來，用針縫起，一面說，『可別凍着玩，穿你的皮襖去是正經！』瀾姑說，『不，外婆屋裏永遠是煖的。只是一件事，我不穿我那件藕合色的，把你的那件魚肚白的給我罷。』宜姑想了一想道，『在我窗前的第二層櫃屜裏呢，你要就拿去罷——只是太素一點了，外婆不喜歡的。』說完又笑道：『只要你樂意就好，否則你今天又不痛快。』永明笑道，『你要向望她顧念別人，就不對了，她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的！』瀾姑冷笑道，『我便是楊朱的徒弟，你要做楊朱的徒弟，他還不要你呢！』說着便自己開門出去了。

宜姑目送着她出去，回頭對永明說，『她脾氣又急，你又愛逗她……』永明連忙接過來說，『說得是呢。

她脾氣又急，你又總順着她，慣得她菩薩似的，只拿我這小鬼出氣！』宜姑笑道：『罷了！成天嚷着給你們勸架，落了多少不是！』一面拿起剪刀來，在那些已縫好的紙上，曲折的剪着，慢慢的伸開來，便是一朵朵很燦爛的大繡毬花。

這時桌上的紙已盡，永明說，『都完了，我該登山爬高的去張羅了！』一面說便挪過一張高椅來，放在屋角，自己站上，又回頭對他說，『你也別閒着，就給我傳遞罷！』他連忙答應着，將那些紙練子，都拿起掛在臂上，走近椅前。宜姑過來扶住椅子，一面仰着臉指點着，椅子漸漸的挪過四壁，紙練子都裝點完了。然後宜姑將那十幾個花毬，都懸在紙練的交結處，和電燈的底下。

永明下來，兩手叉着看着，笑道，『眞輝煌，電燈一亮，一定更好……』這時聽得笑語雜沓，從樓上到了廊下，宜姑向永明道，『你們將這些零碎東西收拾了罷，我去送她們上車去。』說着又走出去。

他們兩個忙着將桌上一切都挪開了，從琴後提過那兩個靠枕來，坐在爐旁。剛坐好，宜姑已抱着小狗進來，永明又起來，替她拉過一張大沙發，說，『事情都完了，你也該安生的坐一會子了。』宜姑笑着坐下，她似乎倦了，只嬾嬾的低頭撫着小狗，暫時不言語。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爐火光裏，他和永明相對坐着，談得很快樂。他尤其覺得這閃閃的光焰之中，映照着紫衣絳頰，這屋裏一切，都極其綿密而溫柔。這時宜姑笑着問他，『永明在學校裏淘氣罷？你看他在家裏跳蹤的樣子！』他笑着看着永明說，『他不淘氣，只是活潑，我們都和他好，』永明將頭往宜姑膝上一倚，笑道，『你看如何？你只要找我的錯兒。可惜找不出來！』宜姑摩撫着永明的頭髮，說，『別得意了！人家客氣，你就居之不疑起來。』

這時有人推門進來，隨手便將幾盞電燈都捻亮了。燈光之下一個極年輕的婦人，長身玉立。身上是一套淺藍天鵝絨的衣裙，項下一串珠練，手裏拿着一個白狐手籠。開了燈便笑道，『這屋裏眞好看，你們怎麽這樣安

靜？——還有客人。』一面說着已走到爐旁，永明和他都站起來。永明笑說，『這是我大哥永琦的夫人，琦夫人今天省親去了一天。』他又忸怩的欠一欠身。

宜姑仍舊坐着，拉住琦夫人的手，笑說，『夫人省親怎麼這早就回來？你們這位千金，今天眞好，除了喫就是睡，這會子奶媽抃着，在你的屋裏呢。』琦夫人放下手籠，一面也笑說，『我原是打電話打聽娃娃來着，他們告訴我，娘和瀾妹都到老太太那邊去了，我怕你悶，就囘來了。』

那邊右方的一個門開了，一個僕人垂手站在門邊，說，『二小姐，晚飯開好了，』永明先站起來，說，『做了半天工，也該喫飯了，』又向他說，『只是家常便飯，不配說請，不過總比學校的飯菜好些。』大家說笑着便進入餐室。

餐桌中間擺着一盆水仙花，旁邊四付匙箸。靠牆一個大玻璃櫃子，裏面錯雜的排着掛着精緻的杯盤。壁上幾幅玻璃框嵌着的圖畫，都是小孩子，或睡或醒，或啼或笑。永明指給他看，說，『這都是我三姊給娃娃描的影神兒，你看像不像？』他擡頭仔細端詳說，『眞像！』永明又關上門，指着門後用圖釘釘着的，一張白橡皮紙，寫着碗大的「靠天喫飯」四個八分大字，說，『這是我寫的。』他不覺笑了，就說，『前幾天習字課的李老師，還對我們誇你來着，說你天分高，學那一體的字都行。』這時宜姑也走過來，一看笑說，『我今天早起才摘下來，你怎麼又釘上了？』永明道，『你摘下來做什麼？難道只有瀾姑畫的胖孩子配張掛？誰不是靠天喫飯？假如現在　然地震，管保你飯喫不成！』琦夫人正在餐桌邊，推移着盤盌，聽見便笑道，『什麼地震不地震，過來喫飯是正經。』一面便拉出椅子來，讓他在右首坐下。他再三不肯。永明說，『客氣什麼？你不坐我坐。』說着便走上去，宜姑笑着推永明說，『你怎麼越大越沒禮了！』一面也只管讓他，他只得坐了。永明和他並肩，琦夫人和宜姑在他們對面坐下。

只是家常便飯，兩湯四肴，還有兩碟子小菜，卻十分的潔淨甘香。桌上隨便的談笑，大家都覺得快樂，只

是中間連三接四的僕人進來回有人送年禮。宜姑便時時停箸出去，寫回片，開發賞錢。永明笑說，『這不是靠天喫飯麼？天若可憐你，這些人就不這時候來，讓你好好的喫一頓飯！』琦夫人笑說：『人家忙得這樣，你還拿她開心！』又向宜姑道，『我喫完了，你用你的飯，等我來罷。』末後的兩次，宜姑便坐着不動。

飯後，淨了手，又到客室裏。宜姑給他們端過了兩碟子糖果，自己開了琴蓋，便去彈琴。琦夫人和他們談了幾句，便也過去站在琴邊。永明忽然想起，便問說，『大哥寄回的那本風景畫呢？』琦夫人道，『在我外間屋裏的書架上呢，你要麼？』永明起身道，『我自己拿去，』說着便要走。宜姑說，眞是我也忘了請客人看畫本。你小心不要攪醒了娃娃。』永明道，『她在裏間，又不礙我的事，你放心！』一面便走了。

琴側的一圈光影裏：宜姑只悠暇的彈着極低柔的調子，手腕輕盈的移動之間，目光沉然，如有所思。琦夫人很嬌慵地，左手支頤倚在琴上，右手弄着項下的珠鍊，兩個人低低的談話，時時微笑。

他在一邊默然的看着，覺得琦夫人明眸皓齒，也十分的美，只是她又另是一種的神情，——等到她們偶然回過頭來，他便連忙擡頭看着壁上的綵結。

永明抱着一個大本子進來，放在桌上說，『這是我大哥從瑞士寄回來的風景畫，風景眞好！』說着便拉他過去，一齊俯在桌上，一版一版的往下翻。他見着每版旁都註着中國字，永明說，『這是我大哥翻譯給我母親看的，他今年夏天去的，過年秋天就回來了。你如要什麼畫本，告訴我一聲。我打算開個單子，寄給他，請他替我採辦些東西呢。』他笑着，只說，『這些風景眞美，給你三姊作圖畫的藍本也很好。』

聽見那邊餐室的鐘，鐺鐺的敲了八下。他忽然驚覺，該回去了！這溫煖甜適的所在，原不是他的家。這時那湫隘黯舊的屋子，以及舅母冷淡的臉，都突現眼前，姊姊又走了，使他實在沒有回去的勇氣。他躊躇片晌，只無心的跟着永明翻着畫本：……至終他只得微微的歎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我該走了，太晚了家裏不放心。』永明拉住他的臂兒，說，『怕什麼，看完了再走，才八點鐘呢！』他說，『不能了，我舅母吩咐過的。』

宜姑站了起來，說，『倒是別強留，寧可請他明天再來。』又對他說，『你先坐下，我吩咐我們家裏的車送你回去。』他連忙說不必，宜姑笑說，『自然是這樣，太晚了，坐街上的車，你家裏更不放心了。』說着便按了鈴，自己又走出甬道去。

琦夫人笑對他說，『明天再來玩，永明在家裏也悶得慌，橫豎你們年假裏都沒有事。』他答應着，永明笑道，『你肯再坐半點鐘，就請你明天來。否則明天你自己來了，我也不開門！』他笑了。

宜姑提着兩個蒲包進來，笑對他說，『車預備下了，這兩包果點，送你帶回去。』他忙道謝，又說不必。永明笑道，『她拿母親還沒過目的年禮做人情，你還謝她呢，趁早兒給我帶走！』琦夫人笑道，『你真是張飛請客，大呼大喊的！』大家笑着，已出到廊上。

琦夫人和宜姑只站在階邊，笑着點頭和他說，『再見。』永明替他提了一個蒲包，小哈巴狗也搖着尾跳着跟着。門外車上的兩盞燈已點上了。永明看着放好了蒲包，圍上氈子，便說，『明天再來，可不能放你早走！』他笑道，『明天來了，一輩子不回去如何？』這時車已拉起，永明還在後面推了幾步，才喚着小狗回去。

他在車上聽見掩門的聲音，忽然起了一個寒噤，樂園的門關了，將可憐的他，關在門外！他覺得很恍惚，很悵惘，心想：怪不得永明在學校裏，成天那種活潑笑樂的樣子，原來他有這麼一個和美的家庭！他冥然的回味着這半天的經過，事事都極新穎，都極溫馨……

車已停在他家的門外，板板的黑漆的門，橫在眼前。他下了車，車夫替他提下兩個蒲包，放在門邊。又替他敲了門，便一面拭着汗，拉起車來要走。他忽然想應當給他賞錢，按一按長衫袋子，一個銅子都沒有，躊躇着便不言語。

裏面開了門，他自己提了兩個蒲包，走過漆黑的門洞。到了院子裏，略一思索，便到上房來。貝母正抽着水煙，看見他，有意無意的問，『付了車錢麼？』他說，『是永明家裏的車送我來的。』貝母忙叫王媽送出賞

錢去。王媽出去時，車夫已去遠了，——舅母收了錢，說他糊塗。

他沒有言語，過了一會，說，『這兩包果點是永明的姊姊給我的——留一包這里給表弟們喫罷。』他兩個表弟聽說，便上前要打開包兒。舅母攔住，說，『你帶下去罷，他們都已有了。』他只得提着又到廂房來。王媽端進一盞油燈，又拿進些碎布和一碗漿糊，坐在桌子對面，給他表弟們黏鞋底，一邊和他作伴。他呆呆的坐着，望着這盞黯黯的燈，和王媽困倦的臉，只覺得心緒潮湧。轉身取過紙筆，想寫信寄他姊姊，他沒有思索，便寫：

『親愛的姊姊：

你撇下我去了，我眞是無聊。我眞是傷心！世界上只剩了我，四圍都是不相干的冷淡的人！姊姊呵，家庭中沒有姊妹，如同花園裏沒有香花，一點生趣都沒有了！親愛的姊姊，紫衣的姊姊呵！……』

這時他忽然憶起他姊姊是沒有穿過紫衣的，他的筆兒不覺頹然的放下了！他目前突然湧現了他姊姊的黃瘦的臉，顴骨高起，無表情的近視的眼睛。行前兩三個月，匆匆的趕自己的嫁衣，只如同替人作女工似的，不見煩惱，也沒有喜歡。她的舉止，都如幽靈浮動在夢中。她對於任何人都很漠然，對他也極隨便，難得牽着手說一兩句噢問寒煖的話。今早在車上，呆呆的望着他的那雙眼睛，很昏然，很木然，似乎不解什麼是別離，也不推想自己此別後的命運……

他更呆然了，眼珠一轉，看見了紫衣的姊姊！雪白的臂兒，粲然的笑頰，澄深如水的雙眸之中，流泛着溫柔和愛……這紫衣的姊姊，不是他的，原是永明的呵！

他從來所絕未覺得的：母親的早逝，父親的遠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這時都兜上心來了！——就是這一切，這一切，深密縱橫的織成了他十三年灰色的生命！

他慢慢將筆兒靠放在墨盒蓋上。呆呆的從潤溼的眼裏，凝望着燈光。覺得焰彩都暈出三四重，不住的凄顫

——至終他淚落在紙上。

王媽偶然擡起頭來看見，一面仍舊理着碎布，一面說，「你想你姊姊了！別難過，早些睡覺去罷，要不就找些東西玩玩。」他搖着頭歎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將那張紙揉了，便用來印了眼淚。無聊的站了一會，看見桌上的那碗漿糊，忽然也要糊些紙練子掛在屋裏。他想和舅母要錢買五色紙，便開了門出去。

剛走到上房窗外，聽得舅母在屋裏，排揎着兩個表弟，說，「那來這許多錢，買這個，買那個？一天只是嚷不彀玩不彀的！」接着聽見兩個表弟咕咕唧唧的聲音。他不覺站住了，想了一想，無精打采的低頭回來。

一眼望見椅上的兩個蒲包——他無言的走過去，兩手按着，片晌，便取下那上面兩張果店的招牌紙。回到桌上，拿起王媽的剪子，剪下四邊來。又勻成極仄的條兒，也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紙練子。

不到三尺長，紙便沒有了。他提着四顧，一轉身躊躇着便掛在帳鉤子上，自己也慢慢的臥了下去。

王媽不曾理會他，只睜着困乏的眼睛，疲緩的黏着鞋底。他右手托腮，歪在枕上。看着那黯舊的灰色帳旁，懸着那條細長的，無人讚賞的紙練子，自己似乎有一種凄涼中的怡悅。

林中散步歸來，偶然打開詩經的布函，發見了一篇未竟的舊稿。百無聊賴之中，頓生歡喜心！前半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寫的，不知怎樣便擱下了。重看一遍之後，決定把他續完。筆意也許不連貫，但似乎不能顧及了。

六，二，一九二四。沙穰。

（以上五篇原載冰心小說集，北新版）

海濱故人

廬隱

一

呵！多美麗的圖畫！斜陽紅得像血般，照在碧綠的海波上，露出紫薔薇般的顏色來，那白楊和蒼松的蔭影之下，她們的旅行隊正停在那里，五個青年的女郎，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她們住在靠海的村子裏；只要早晨披白綃的安琪兒，在天空微笑時，她們便各拿着書跳舞般跑了來。黃昏紅裳的哥兒回去時，她們也必定要到。

她們到是什麼來歷呢，有一個名字叫露沙，她在她們五人裏，是最活潑的一個。她總喜歡穿白紗的裙子，用雲母石作枕頭，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凝思。她在城裏念書，現在正是暑假期中，約了她的好朋友——玲玉，蓮裳，雲青，宗瑩住在海邊避暑，每天兩次來賞鑑海景。她們五個人的相貌和脾氣都有極顯著的區別，露沙是個很清瘦的面龐和體格。但却十分剛強，她們給她的贊語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氣很爽快，但心思極深，對於世界的謎髣髴已經識破，對人們交接，總是詼諧的。玲玉是富於情感，而體格極瘦弱，她常常喜歡人們的贊美和溫存。她認定世界的偉大和神祕，只是愛的作用，她喜歡笑，更喜歡哭，她和雲青最要好。雲青是個智理比感情更強的人。有時她不耐煩了，不能十分溫慰玲玉。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淚。有時竟至放聲痛哭了。蓮裳爲人最週到，無論和什麼人都交際得來，而且到處都被人歡迎，她和雲青很好，宗瑩在她們裏頭，是最嬌豔的一個，她極喜歡豔妝，也喜歡向人誇耀他的美和她的學識，她常常說過分的話。露沙和她很好，但露沙也極反

對她思想的近俗，不過覺得她人很溫和，待人很好，時時的犧牲了自己的偏見，來附和她，她們樣樣不同的朋友，而能比一切同學親熱，就在她們都是很有抱負的人，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所以她們就在一切同學中間，築起高壘來隔絕了。

有一天朝霞罩在白雲上的時候。她們五個人又來了，露沙睡在海崖上。宗瑩蹲在她的身旁，蓮裳，玲玉，雲青站在海邊聽怒濤狂歌，看碧波閃映，宗瑩和露沙低低地談笑，遠遠忽見一縷白煙從海裏騰起。玲玉說：『船來了！』大家因都站起來觀看，漸漸看見煙筒了，看見船身了，不到五分鐘整個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船上許多水手都對她們望着，直到走到極遠才止。她們因又團團坐下，說海上的故事。

開始露沙述她幼年時，隨她的父母到外省作官去，也是坐的這樣的海船，有一天因爲心裏煩悶極了，不住聲的啼哭，哥哥拏許多糖果哄她，也止不住哭聲，媽媽用責罰來禁止她的哭聲，也是無效。這時她父親正在作公文，被她攪得急起來，因把她抱起來要往海裏拋。她這時懼怕那油碧碧的海心，才止住哭聲。

宗瑩插言道露沙小時的歷史，多着呢，我都知道。因我媽媽和她家認識，露沙生的那天，我媽媽也在那裏。玲玉說你既知道，講給我們聽聽好不好？宗瑩看着露沙微笑，意思是探她許可與否，露沙說：『小時的事情我一概不記得，你說說也好，叫我也知道知道。』

於是宗瑩開始說了：『露沙出世的時候，親友們都慶賀她的命運，因爲露沙的母親已經生過四個哥兒了。當孕着露沙的時候，只盼望是個女兒。這時露沙正好出世。她母親對這嫩弱的花蕊，十分愛護，但同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不免妨礙露沙的幸運，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她的外祖母死了。并且曾經派人來接她的母親，爲了露沙的出世，終沒去成，事後每每思量，當露沙閉目恬適睡在她臂膀上時，她便想到母親的死，晶瑩的淚點往往滴在露沙的頰上。後來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把思量母親的熱情，變成憎厭露沙的心了！

還有不幸的，是她母親因悲抑的結果，使露沙沒有乳汁喫，稚嫩的哀哭聲，便從此不斷了。有一天夜裏，

露沙哭得最凶，連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他母親又急又痛，止不住倚着牀沿垂淚，她父親也嘆息道：「這孩子眞討厭！明天僱個奶媽，把她打發遠點，免得你這麽受罪！」她母親點點頭，但沒說什麽。

過了幾天，露沙已不在她母親懷抱裏了，那個新奶媽，是鄉下來的，她梳着奇異像蟬翼般的頭，兩道細縫的小眼，上唇撅起來，露着牙齦。露沙初次見他，似乎很驚怕，只躲在娘懷裏不肯仰起頭來，後來那奶媽拏了許多糖果和玩物，才勉強把她哄去。但到了夜裏，她依舊要找娘去，奶媽只把她摟在懷裏，輕輕拍着，唱催眠歌兒。纔把她哄睡了。

露沙因爲小時喫了母親憂抑的乳汁，身體十分孱弱，況且那奶媽又非常的粗心，她有時哭了，奶媽竟不理她，這時她的小靈魂，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刻了。她身體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到三歲了她還不能走路和說話，并且頭上還生了許多瘡疥。。這可憐的小生命，更沒有人注意她了。

在那一年的春天，鳥兒全都輕唱着，花兒全都含笑着，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綠草地上玩耍，那時露沙得極重的熱病，關閉在一間廂房裏。當她病勢沈重的時候，她母親絕望了，又恐怕傳染，她走到露沙的小牀前，看着她瘦弱的面龐說：「唉！怎變成這樣了！……奶媽！我這里孩子多，不如把他抱到你家裏去治吧！能好再抱回來，不好就算了！」奶媽也正想回去看看他的小黑，當時就收拾起來，到第二天早晨，奶媽抱着露沙走了。他母親不免傷心流淚。露沙搬到奶媽家裏的第二天，他母親又生了個小妹妹，從此露沙不但不在她母親的懷裏，并且也不在她母親的心裏了。

奶媽的家，離城有二十里路，是個環山繞水的村落，她的屋子，是用茅草和黃泥築成的，一共四間，屋子前面有一座竹籬笆，籬笆外有一道小溪，溪的隔岸，是一片田地；碧綠的麥秀，被風吹着如波紋般湧漾，奶媽的丈夫是個農夫，天天都在田地裏作工，家裏有一個紡車，奶媽的大女兒銀姊，天天用她紡線，奶媽的小女兒小黑和露沙同歲，露沙到了奶媽家裏，病漸漸減輕，不到半個月已經完全好了，便是頭上的瘡也結了痂，從前

那黃瘦的面孔，現在變成紅黑了。

露沙住在奶媽家裏，整整過了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爲奶媽便是她的親娘，銀姊和小黑是她的親姊姊。朝霞幻成的畫景，成了她靈魂的安慰者，斜陽影裏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這時精神身體都十分煥發。

露沙囘家的時候，已經四歲了。到六歲的時候，就隨着她的父母作官去，以後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宗瑩說到這裏止住了。露沙只是怔怔地囘想：雲青忽喊道：『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太陽已經到了正午，我們囘去喫飯吧！』她們隨着松蔭走了一程已經到家了。

在這一個暑假裏，寂寞的松林，和無言的海流，被這五個女孩子點染得十分熱鬧，她們對着白浪低吟，對着激潮高歌，對着朝霞微笑，有時竟對着海月垂淚。不久暑假將盡了，那天夜裏正是月望的時候，她們黃昏時拏着簫笛等來了。露沙說『明天我們就要進城去，這海上的風景，只有這一次的賞受了。今晚我們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這海邊上雖有幾家人家，但和我們也混熟了，縱晚點囘去也不要緊，今天總要盡興才是。』大家都極同意。

西方紅灼灼地光閃爍着，海水染成紫色，太陽足有一個臉盆大，起初蓋着黃紅色的雲，有時露出兩道紅來，彷彿火神怒睜兩眼，向人間狠視般，但沒有幾分鐘那兩道紅線化成一道，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那火盆般的太陽已到了水平線上，一霎眼那太陽已如獅子滾繡球般，打個轉身沈向海底去了。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來，只在西方還有些五彩餘輝閃爍着。

海風吹拂在宗瑩的散髮上，如柳絲輕舞，她倚着松柯低聲唱道：

『我欲登芙蓉之高峯兮，
白雲阻其去路。

我欲攀綠蘿之俊藤兮；
懼頹巖而踟躇。
傷煙波之蕩蕩兮；
伊人何處？
叩海神久不應兮；
唯漫歌以代哭！』

接着歌聲，又是一陣簫韻，其聲嚶嚶似蜂鳴羣芳叢裏，其韻溶溶似落花輕逐流水，漸提漸高激起有如孤鴻哀唳碧空，但一折之後又漸漸和緩恰似水滲灘底嗚咽不絕，最後音響漸杳，歌聲又起道：

『臨碧海對寒素兮。
何煩紆之縈心！
浪滔滔波蕩蕩兮，
傷孤舟之無依！
傷孤舟之無依兮，
愁綿綿而永繫！』

大家都被了歌聲的催眠，沈思無言，便是那作歌的宗瑩，也只有微嘆的餘音，還在空中蕩漾罷了。

二

她們搬進學校了。暑假裏浪漫的生活，只能在夢裏夢見，在回想中想見。這幾天她們都是無精打彩的。露沙每天只在圖書館，一張長方桌前坐着，拏着一枝筆，癡癡地出神，看見同學走過來時，她便將人家慢慢分析

起來，同學中有一個叫松文的從她面前走過，手裏正拏着信，含笑的看着，露沙等她走後，便把她從印象中提出，層層地分析，過了半點鐘。便抽去筆套，在一册小本子上寫道：——

『一個很體面的女郎，她時時向人微笑，多美麗呵！只有含露的荼蘼能比擬她。但是最眞誠和甜美的笑容。必定當她讀到情人來信時才可以看見！這時不止像含露的荼蘼了。幷且像斜陽薰醉的玫瑰。又柔媚又豔麗呢！』她寫到這里又有一個同學從她面前走過。她放下她的小本子，換了宗旨不寫那美麗含笑的松文了！她將那個後來的同學照樣分析起來 。 這個同學姓鄺在她一級中年紀最大。——大約將近四十歲了——她拏着一堆書，縐着眉走過去。露沙望着她的背影出神。不禁長嘆一聲，又拏起筆來寫道：——『她是四十歲的母親了，——她的兒已經十歲 —— 當她拏着先生發的講義——二百餘頁的講義， 細細的理解時，她不由得想起她的兒來了。她那時縐緊眉頭，合上兩眼，任那眼淚把講義溼透，也仍不能止住她的傷心。

先生們常說：「她是最可佩服的學生」。我也只得這麼想，不然他那緊縐的眉峯，便不時惹起我的悲哀：我必定要想到：「人多麼傻呵！因爲不相干什麼知識 —— 甚至於一張破紙文憑，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犧牲了……」』噹噹一陣喫飯鐘響，她才放下筆，從圖書館出來，她一天的生活大約如是，同學們都說她有神經病，有幾個刻薄的同學給她起個綽號，叫『著作家』，她每逢聽見人們嘲笑她的時候。只是微笑說：『算了吧！著作家談何容易？』說完這話，便頭也不囘的跑到圖書館去了。

宗瑩最喜歡和同學談情。她每天除上課之外，便坐在講堂裏，和同學們說：『人生的樂趣，就是情，她們同級裏有兩個人，一個叫作蘭馨，一個叫作孤雲，她們兩人最要好。然而也最愛打架。她們好的時候，手挽着手，頭偎着頭，低低地談笑。或商量兩個人作一樣衣服，用什麼樣花邊，或者作一樣的鞋，打一樣的別針，使無論什麼人一見她們，就知道她們是頂要好的朋友，有時預算星期六囘家 ， 誰到誰家去 ， 她們說到快意的時候，竟手舞足蹈，合唱起來。這時宗瑩必定要拉着玲玉說：『你看她們多快樂呵！眞是人若沒有感情，就不能

生活了。情是滋潤草木的甘露，要想開美麗的花，必定要用情汁來灌溉，』玲玉也悄悄地談論着。我們級裏誰最有情，誰有眞情，宗瑩笑着答她道：『我看你最多情：——最沒情就是露沙了。她永遠不相信人，我們對她說情，她便要笑我們。其實她的見地實在不對』。玲玉便懷疑着笑說道：『眞的嗎？……我不相信露沙無情，你看她多喜歡笑，多喜歡哭呀。沒情的人，感情就不應當這麼易動。』宗瑩聽了這話，沈思一回，又道：『露沙這人眞奇怪呀！……有時候她鬧起來，比誰都活潑，及至靜起來，便誰也不理的躲起來了。』

她們一天到晚，只要有閑的時候，便如此的談論，同學們給她們起了綽號。叫『情迷』。她們也笑納不拒。

雲青整天理講義，記日記。雲青的姊姊最多。她們家庭裏因組織了一個娛樂會。雲青全份的精神都集中在這里，下課的時候，除理講義，抄筆錄，和記日記外，就是作簡章，和寫信。她性情極圓和，無論對於什麼事，都不肯喫虧，而且是出名的拘謹。同級裏每回開級友會，或是愛國運動。她雖熱心幫忙，但叫她出頭露面，她一定不答應。她唯一的推辭只說：『家裏不肯』。同學們能原諒她的。就說她家庭太頑固，她太可憐。不能原諒她，就冷笑着說：『眞正是個薛寶釵』。她有時聽見這種的嘲笑，便呆呆坐在那里。露沙若問她出什麼神？她便悲抑着說：『我只想求人了解眞不容易！』露沙早聽慣看慣她這種語調態度，也只冷冷地答道：『何必求人了解？老實說便是自己有時也不了解自己呢？』雲青聽了露沙的話，就立刻安適了，仍舊埋頭作她的工作。

蓮裳和他們四人不同級，她學的是音樂。她每日除了練琴室裏彈琴，便是操場上唱歌。她無憂無慮，好像不解人間有煩惱事，她每逢聽見雲青露沙談人無味一類的話，她必插嘴截住她們的話說：『噯呀！你們眞討厭。竟說這些沒意思的話，有什麼用處呢？來吧！來吧！操場玩去吧！』她跑到操場裏，跳上秋千架，隨風上下翻舞，必弄得一身汗她才下來，她的目的，只是快樂。她最憎厭學哲理的人，所以她和露沙她們不能常常在

一處，只有假期中，她們偶然聚會幾次罷了。

她們在學校裏的生活很平淡，差不多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現。到了第三個年頭，學校裏因為愛國運動，常常罷課。露沙打算到上海讀書。開學的時候，同學們都來了，只短一個露沙，雲青，玲玉，宗瑩都感十分悵惘，雲青更抑抑不能耐，當日就寫了一封信給露沙道：

「露沙：

賜書及宗瑩書，讀悉一是，離愁別恨，思之痛，言之更痛，露沙！千絲萬縷，從何訴說？知惜別之不免。悔歡聚之多事矣！悠悠不決之學潮，至茲告一結束，今日已始行補課，同堂相見，問及露沙，上海去也。局外人已不勝為吾四人憾，況身受者乎？吾不欲聽其問，更不忍筆之於此以增露沙愁也！所幸吾儕之以志行相契，他日共事社會，不難舊雨重逢，再作昔日之遊，話別情，傾積愫，且喜所期不負，則理想中樂趣，正今日離愁別恨有以成之；又何惜今日之一別，以致永久之樂乎？雲素欲作積極語，以是自慰，亦勉以是為露沙慰，知露沙離羣之痛，總難恝然於心。姑以是作無聊之極想，當耐味之榆柑可也。

今日校中之開學式，一種蕭條氣象，令人難受，露沙！所謂「別時容易見時難」。吾終不能如太上之忘情，奈何！得暇多來信，餘言續詳，順頌康健！

雲青」

雲青寫完信，意緒兀自懶散，在這學潮後，雜亂無章的生活裏，只有沈悶煩紆，那守時刻司打鐘的僕人，一天照樣打十二回鐘，但課堂裏零零落落，只有三四個人上堂。教員走上來，四面找人，但窗外一個人影都沒有。院子裏只有垂楊對那孤寂的學生教員，微微點頭。玲玉，宗瑩和雲青三個人，只是在操場裏閒談，這時正是秋涼時候，天空如洗，黃花滿地，西風爽竦。一羣羣雁子都往南飛。更覺生趣索然。她們起初不過談些解決學潮的方法，已覺前途的可怕，後來她們又談到露沙了，玲玉說：『露沙走了，與她的前途未始不好。只是想

到人生聚散，如此易易，太沒意思了，現在我們都是作學生的時代，肩上沒有重大的責任，尙且要受種種環境支配，將來投身社會，豈不更成了機械嗎？……』雲青說：『人生有限的精力，消磨完了就結束了，看透了到不值得愁前慮後呢？』宗瑩這時正在葡萄架下，看纍纍酸子，忽接言道：『人生都是苦惱，但能不想就可以不苦了！』雲青說：『也只有作如此想。』她們說着都覺倦了，因一齊囘到講堂去。宗瑩的桌上忽放着一封信，露沙寄來的，她忙忙撕開念道：——

『人壽究竟有幾何？窮愁潦倒過一生；未免不值得！我已決定日內北上，以後的事情還講不到，且把眼前的快樂享受了再說。

宗瑩！雲青！玲玉！從此不必求那永不開口的月姊——傳我們心弦之音了！呵！再見！』

宗瑩喜歡得跳起來。玲玉雲青也盡展愁眉，她們幷且忙跑去通知蓮裳，預備歡迎露沙。

露沙到的那天，她們都到火車站接她。把她的東西交給底下人拏囘去。她們五個人一齊走到公園裏，在公園裏喫過晚飯，便在社稷壇散步，她們談到暑假分別時曾叮囑到月望時，兩地看月傳心曲，誰想不到三個月，依舊同地賞月了！在這種極樂的環境裏，她們依舊恢復她們天眞活潑的本性了。

她們談到人生聚散的無定。露沙感觸極深，因述說她小時的朋友的一段故事：

『我從九歲開始念書，啓蒙的先生是我姑母，我的書房，就在她寢室的套間裏。我的書桌是紅漆的，上面只有一個墨盒，一管筆，一本書，桌子面前一張木頭椅子。姑母每天早晨教我一課書，教完之後，她便把書房的門倒鎖起來，在門後頭放着一把水壺，念渴了就喝白開水，她走了以后，我把我的書打開。忽聽見院子裏妹妹唱歌。哥哥學貓叫，我就慢慢爬到桌上站在那里，從窗眼往外看，妹妹笑，我也由不得要笑，哥哥追貓。我心裏也像幫忙一塊追似的，我這樣站着兩點鐘也不覺倦，但只聽見姑母的脚步聲，就趕緊爬下來，很規矩的坐在那里，姑母一進門，正顏厲色的向我道：「過來背書」，我那里背得出。便認也不曾認得。姑母怒極，喝

道：「過來！」我不禁哀哀地哭了。她拏着皮鞭抽了幾鞭。然後狠狠的說：「十二點再背不出，不用想吃飯呵！」我這時恨極這本破書了。但爲要吃午飯，也不能不拚命的念，僥倖背出來了，混了一頓午飯吃。但是念了一年，一本三字經還不曾念完。姑母恨極了，告訴了母親把我狠狠責罰了一頓，從此不教我念書了。我好像被赦的死囚，高興極了。

有一天我正在同妹妹作小衣服玩，忽聽見母親叫我說：「露沙！你一天在家裏不念書，竟頑皮，把妹妹都引壞了。我現在送你上學校去，你若不改，被人趕出來，我就不要你了」。我聽了這話，又怕又傷心，不禁放聲大哭。後來哥哥把我抱上車，送我到東城一個教會學堂裏，我才邁進校長室，心裏便狂跳起來。在我的小生命裏，是第一次看見藍眼睛，高鼻子的外國人，況且這校長滿臉威嚴。我哥哥和她說：「這小孩是我的妹妹，她很頑皮，請你不用客氣的管束她。那是我們全家所感激的。」那校長對我看了半天說：「哦！小孩子！你應當聽話，在我的學校裏，要守規矩，不然我這裏有皮鞭，牠能責罰你。」她說着話，把手向牆上一捺。就聽見「鄉鄉！」一陣鈴響，不久就走進一個中國女人來，年紀二十八九，這個人比校長溫和得多，她走進來和校長鞠了個躬，并不說話，只聽見校長叫他道：「魏教習！這個女孩是到這里讀書的，你把他帶去安置了吧！」那個魏教習就拉着我的手說：「小孩子！跟我來！」我站着不動。兩眼望着我的哥哥，好似求救似的，我哥哥也似了解我的意思，因安慰我說：「你好好在這裏念書，我過幾天來看你！」我知道無望了，只得勉勉強強跟着魏教習到裏邊去。

這學校的學生，都是些鄉下孩子，她們有的穿着打補釘的藍布褂子，有的頭上扎着紅頭繩，見了我都不住眼的打量，我心裏又徬徨，又悽楚。在這滿眼生疏的新環境裏，覺得好似不繫之舟，前途命運真不可定呵。迷糊中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見魏教習領我走到樓下東邊一所房子前站住了。用手輕輕敲了幾下門，那門便「呀」的一聲開了。一個女郎戴着蔚藍眼鏡，兩頰嫣紅，眉長入鬢，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長衫，微笑着對魏教習鞠

了躬說：「這就是那新來的小學生嗎？」魏教習點點頭說：「我把她交給你，一切的事情都要你留心照應，」說完又囘頭對我說：「這裏的規矩，小學生初到學校。應受大學生的保護和管束，她的名字叫秦美玉，你應當叫她姐姐，好好聽她的話，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請教她。」說完站起身走了。那秦美玉拉着我的手說：「你多大了？你姓什麼？叫什麼？……這學校的規矩很利害，外國人是不容情的，你應當事事小心！」她正說着，已有人將我的鋪蓋和衣物拏進來了。我這時忽覺得詫異，怎麼這屋子裏面沒有床鋪呵？後來又看她把牆壁上的木門推開了。裏頭放着許多被褥，另外還有一個牆櫥，便是放衣服的地方，她告訴我這屋裏住五個人，都在這木板上睡覺，此外，有一張長方桌子，也是五個人公用的地方，我從來沒看見過這種簡鄙的生活，彷彿到了一個特別的所在，事事都覺得不慣。并且那些大學生，又都正顏厲色的指揮我打水掃地，我在家從來沒作過，况且年齡又太幼弱，怎麼能作得來。不過又不敢不作，到煩難的時候，只有痛哭，那些同學又都來看我，有的說：「這孩子眞沒出息！」有的說：「管管她就好了。」那些沒有同情的刺心話，眞使我又羞又急，後來還是秦美玉有些不過意，撫着我的頭說：「好孩子！別想家，跟我玩去。」我擦乾了眼淚，跟她走出來，院子裏有秋千架，有蕩木，許多學生在那裏玩耍，其中有一個學生，和我差不多大，穿着藕合色的洋紗長衫，對我含笑的望，我也覺得她和別的同學不同，很和氣可近的， 我不知不覺和她熟識了，我就別過秦美玉和她牽着手，走到後院來，那裏有一棵白楊樹，底下放着一塊擣衣石，我們並肩坐在那裏，這時正是黃昏的時候，柔媚的晚霞，織成幔天紅罩，金光閃射，正映在我們兩人的頭上，她忽然問我道：「你會唱聖詩嗎？」我搖頭說「不會，」她低頭沈思半晌說：「我會唱好幾首，我教你一首好不好？」我點頭道：「好！」她便輕輕柔柔地唱了一首，歌詞我已記不得了。只是那爽脆的聲韻，恰似嬌鶯低吟，春燕輕歌，到如今還深刻腦海，我們正在玩得有味，忽聽一陣鈴響，她告訴我吃晚飯了。我們依着次序，走進膳堂，那膳堂在地窖裏，很大的一間房子，兩旁都開着窗戶，從窗戶外望，平地上所種的杜鵑花正開得燦爛嬌豔，迎着殘陽，眞覺爽心動目。屋子中間排着十幾張長方

桌，桌的兩旁放着木頭板櫈，桌上當中放着一個綠盆，盛着白木頭筷子和黑色粗碗，此外排着八碗茄子煮白水，每兩人共吃一碗，在桌子東頭，放着一菠蘿棒子面的窩窩頭，黃鸚鸚好似金子的顏色，這又是我從來沒吃過的，秦美玉替我拏了兩塊放在面前。我拏起來咬了一口，有點甜味，但是嚼在嘴裏，粗糙非常，至於那碗茄子，更不知道是什麼味道，又澀又苦。想來既沒有油，鹽又放多了，我肚子其實很餓，但我拿起筷子勉強吃了兩口，實在嚥不下，心裏一急，那眼淚點點滴滴都灑在窩窩頭上了，那些同學見我這種情形，有的誹笑我，有的談論我，我彷彿聽見她們說：「小姐的派頭倒十足，但爲什麼不吃小廚房的飯呢？」我那時不知道這學校的飯是分等第的，有錢的吃小廚房飯，沒錢就吃大廚房的飯，我只疑疑惑惑不知道她們說什麼，只怔怔地看着飯菜垂淚，直等大家都吃完，才一齊散了出來。我自從這一頓飯後，心裏更覺得難受了，這一夜翻來覆去，無論如何睡不着，看那清碧的月光，從樹杪上移到我屋子的窗櫺上，又移到我的枕上，直至月光充滿了全屋，我還不曾入夢，只聽見那四個同學呼聲雷動，更感焦燥，那眼淚又不由自主的流下來了。直到天快亮，我才迷迷忽忽睡了一覺。

第二天的飯菜，依舊是不能下箸。那個小朋友知道這消息，到吃飯的時候，特把她家裏送來的菜，撥了一半給我，我才得吃了一頓飽飯，這種苦楚直挨了兩個星期，才略覺習慣些，我因爲這個小朋友待我極好。因此更加親熱，直到光復那一年，我家裏搬到天津去，我才離開這學校，我的小朋友也回通州去了。到光復以後我已經十三歲了，我的小朋友十二歲，我們一齊都進公立某小學校，後來她因爲想學醫到別處去，我們五六年不見，想不到前年她又到北京來，我們因又得歡聚，不過現在她又走了——聽說她已和人結婚——很不得志，得了肺病，將來能否再見，就說不定了。」

『你們說人生聚散有一定嗎？』露沙說完，兀自不住聲的嘆息，這時公園遊人已漸漸散盡，大家都有倦

意。因趁着光慢慢步出園來，一同僱車回學校去。

露沙自從上海回來後，宗瑩和雲青，玲玉，都覺得格外高興，這時候她們下課後，工作的時候很少，總是四個人拉着手，在芳草地上，輕歌快談。說到快意時，便哈天撲地的狂笑，說到淒楚時便長呼短嘆，其實都脫不了孩子氣，什麼是人生！什麼是究竟！不過嘴裏說說，眞的苦趣還一點沒嘗到呢！

三

光陰快極了，不覺又過了半年，不解事的露沙，玲玉，雲青，宗瑩，蓮裳，不幸接二連三都捲入愁海了。

第一個不幸的便是露沙，當她幼年時飽受冷刻環境的薰染，養成孤僻倔強的脾氣，而她天性又極富於感情，所以她是個智情不調和的人。當她認識那青年梓青時，正在學潮激烈的當兒。天上飄着鵝毛片般的白雪，空中風聲凜冽，她奔波道途，一心只顧怎麼開會，怎麼發宣言，和那些青年聚在一起，討論這一項，解決那一層，她初不會預料到這一點的因，而生出絕大的果來。

梓青是個沈默孤高的青年，他的議論最澈底，在會議的席上，他不大喜歡說話，但他的論文極多，露沙最喜歡讀他的作品，在心流的溝裏，她和他不知不覺已打通了，因此不斷的通信，從泛泛的交誼，變爲同道的深契，這時露沙的生趣勃勃，把從前的冷淡態度，融化許多，她每天除上課外，便是到圖書館看書，看到有心得，她或者作短文，和梓青討論，或者寫信去探梓青的見解，在這個時期裏，她的思想最有進步，并且她又開始研究哲學，把從前懵懵懂懂的態度都改了。

有一天正上哲學課，她拏着一枝鉛筆記先生口述的話，那時先生正講人生觀的問題，中間有一句說：「人生到底作什麼？』她聽了這話，忽然思潮激湧，停了手裏的筆，更聽不見先生繼續講些什麼？只怔怔的盤算，「人生到底作什麼？……牽來牽去，忽想到戀愛的問題上去，——青年男女，好像是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

美麗的顏色足以安慰自己，誘惑別人，芬芳的氣息，足以滿足自己，迷戀別人。但是等到花殘了，葉枯了，人家棄置，自己憎厭，花木不能躲時間空間的支配，人類也是如此，那末人生到底作什麼？……其實又有什麼可作？戀愛不也是一樣嗎？青春時互相愛戀，愛戀以後怎麼樣？……不是和演劇般，到結局無論悲喜，總是空的呵！幷且愛戀的花，常常襯着苦惱的葉子，如何跳出這可怕的圈套，清淨一輩子呢？……』她越想越玄，後來弄得不得主意，吃飯也不正經吃，有時只端着飯碗拏着筷子出神，睡覺也不正經睡，半夜三更坐了起來發怔，甚至於痛哭了。

這一天下午，露沙又正犯着這哲學病，忽然梓青來了一封信，裏頭有幾句話說：『枯寂的人生眞未免太單調了！……唉！什麼時候才得甘露的潤澤，在我空漠的心田，開朵燦爛的花呢？……恐怕只有膜拜「愛神」，求她的憐憫了！』這話和她的思想，正犯了衝突。交戰了一天，仍無結果，到了這一天夜裏，她勉強寫了梓青的回信，那話處處露着彷徨矛盾的痕跡，到第二天早起從新看看，自己覺得不妥，因又撕了，結果只寫幾個字道：『來信收到了，人生不過爾爾，苦也能，樂也能，幾十年全都完了，管他呢！且隨遇而安罷！』

活潑潑地露沙，從此憔悴了！消沈了！對於人間時而信，時而疑，神經越加敏銳，閒步到中央公園，看見鴨子在鐵欄裏游泳，她便想到，人生和鴨子一樣的不自由，一樣的愚鈍，人生到底作什麼？聽見鸚鵡叫，她便想到人們和鸚鵡一樣，刻板的說那幾句話。一樣的不能跳出那籠子的束縛，看見花落葉殘便想到人的末路——死——彷彿天地間只有愁雲滿佈，悲霧迷漫，無一不足引起她對世界的悲觀，弄得精神衰頹。

露沙的命運是如此。雲青的悲劇同時開演了，雲青向來對於世界是極樂觀的，她目的想作一個完美的教育家，她願意到鄉村的地方——綠山碧水，——的所在，招集些鄉村的孩子，好好的培植她們，完成甜美的果樹，對於露沙那種自尋苦惱的態度，每每表示反對。

這天下午她們都在學校園葡萄架下閒談，同級張君，拏了一封信來，遞給露沙，她們都圍攏來問：『這是

誰的信，我們看得嗎？』露沙說，『這是蔚然的信，有什麼看不得的。』她說着因把信撕開，抽出來念道：——

『露沙君；

不見數月了！我近來很忙。沒有寫信給你，抱歉得很！你近狀如何？念書有心得嗎？我最近心緒十分惡劣，事事都感到無聊的痛苦，一身一心都覺無所着落，好像黑夜中，獨架扁舟，漂泊於四無涯際，深不見底的大海汪洋裏，徬徨到底點了呵！日前所云事，曾否進行，有效否，極盼望早得結果，慰我不定的心。別的再談。

蔚然』

宗瑩說，『這個人不就是我們上次在公園遇見的嗎？……他眞有趣，抱着一大綑講義，睡在椅子上看，……他託你什麼事？……露沙！』

露沙沈吟不語，宗瑩又追問了一句，露沙說，『不相干的事，我們說我們的吧！時候不早，我們也得看點書纔對。』這時玲玉和雲青正在那唧唧噥噥商量星期六照像的事，宗瑩招呼了她們，一齊來到講堂。玲玉到圖書室找書預備作論文，她本要雲青陪她去，被露沙攔住說：『宗瑩也要找書，你們倆何不同去。』玲玉才捨了雲青，和宗瑩去了。

露沙叫雲青道：『你來！我有話和你講！』雲青答應着一同出來，她們就在柳蔭下，一張椅子上坐下了。露沙說：『蔚然的信你看了覺得怎樣？』雲青懷疑着道：『什麼怎麼樣？我不懂你的意思？』露沙說：『其實也沒有什麼？……我說了想你也不至於惱我吧？』雲青說：『什麼事？你快說就是了。』露沙說：『他信裏說他十分苦悶，你猜爲什麼？……就是精神無處寄託，打算找個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靈魂的枯寂！他對於你十分信任，從前和我說過好幾次，要我先容，我怕碰釘子，直到如今不曾說過，今天他又來信，苦苦追問，我才說了，我想他的人格，你總信得過，作個朋友，當然不是大問題是不是？』雲青聽了這話，一時沒說什麼，沈思了半天說：『朋友原來不成問題，……但是不知道我父親的意思怎樣？等我囘去問問再說吧！』……露沙

想了想答道：『也好吧！但希望快點！』她們談到這里，聽見玲玉在講堂叫她們，便不再往下說，就回到講堂去。

露沙幫着玲玉找出漢書藝文志來，混了些時，玲玉和宗瑩都伏案作文章，雲青拏着一本唐詩，怔怔凝思，露沙叉着手站在玻璃窗口，聽柳樹上的夏蟬不住聲的嘶叫，心裏只覺悶悶地，無精打彩的坐在書案前，書也懶看，字也懶寫。孤雲正從外頭進來，撫着露沙的肩說：『怎麼又犯了毛病啦！眼淚汪汪是什麼意思呵！』露沙滿腔煩悶悲涼，經她一語道破，更禁不住，爽性伏在桌上嗚咽起來，玲玉，宗瑩和雲青都急忙圍攏來，安慰她，玲玉再三問她為什麼難受，她只是搖頭，她實在說不出具體的事情來，這一下午她們四個人都沉悶無言，各人歎息各人的，這種的情形，絕不是頭一次了。

冬天到了，操場裏和校園中沒有她們四人的影子了，這時她們的生活只在圖書館或講堂裏，但是圖書館是看書的地方，她們不能談心，講堂人又太多，到不得已時，她們就躲在櫛沐室裏，那裏有頂大的洋爐子，他們圍爐而談，毫無妨礙。

最近兩個星期，露沙對於宗瑩的態度，很覺懷疑。宗瑩向來是笑容滿面，喜歡談說的，現在却不然了，鎮日坐在講堂，手裏拏着筆在一張破紙上，畫來畫去，有時忽向玲玉說：『作人眞苦呵！』露沙覺得她這種形態，絕對不是無因，這一天的第二課正好教員請假，露沙因約了宗瑩到櫛沐室談心，露沙說：『你有什麼為難的事嗎？』她沉吟了半天說：『你怎麼知道？』露沙說：『自然知道，……你自己不覺得，其實誠於中形於外，無論誰都瞞不了呢！』宗瑩低頭無言，過了些時，她才對露沙說：『我告訴你，但請你守祕密。』露沙說：『那自然啦，你說吧！』

『我前幾個星期回家，我母親對我說有個青年，要向我求婚，據父親和母親的意思，都很歡喜他，他的相貌很漂亮，學問也很好，但只一件他是個官僚，我的志趣你是知道的，和官僚結婚多討厭呵！而且他的交際極

廣，難保沒有不規則的行動，所以我始終不能決定，我父親似乎很生氣，他說：「現在的女孩子，眼裏那有父母呵，好吧！我也不能強迫你，不過我覺得這是個好機會，我作父親的有對你留意的責任，你若自己錯過了，那就不能怨人，……據我看那個青年，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將來至少也有科長的希望……」我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眞覺難堪，我當時一夜不曾合眼，我心裏只恨爲什麼這麼倒霉？若果始終要爲父母犧牲。我何必念書管學校。只過我六七年前小姐式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點起來，看看不相干的閒書，作兩首諷調的詩，滿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三從四德的觀念，那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自然遵守，也沒有什麼苦惱了！現在既然管了學校，有了智識，叫我屈伏在這種頑固不化的威勢下，怎麼辦得到！我犧牲一個人不要緊，其奈良心上過不去，你說難不難？……』宗瑩說到傷心時，淚珠兒便不斷的滴下來，露沙到弄得沒有主意了，只得想法安慰她說：『你不用着急，天下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她絕不忍十分難爲你……』

宗瑩垂淚說：『爲難的事還多呢？豈止這一件。你知道師旭常常寫信給我嗎？』露沙詫異道：『師旭！是不是那個很胖的青年？』宗瑩道：『是的』……『他頭一封信怎麼寫的？』露沙如此的問，宗瑩道：『他提出一個問題和我討論，叫我一定須答覆，而且還寄來一篇論文叫我看完交回，這是使我不能不回信的原因。』露沙聽完，點頭嘆道：『現在的社交，第一步就是以討論學問爲名，那招牌實在是堂皇得很，等你眞眞和他討論學問時，他便再進一層，和你討論人生問題，從人生問題裏便渲染上許多憤慨悲抑的感情話，打動了你，然後戀愛問題就可以應運而生了。……簡直是作戲，所幸當局的人總是一往情深，不然豈不味同嚼蠟！』宗瑩說：『什麼事不是如此？……作人只得模糊些罷了。』

她們正談着，玲玉來了，她對她們作出嬌癡的樣子來，似笑似惱的說。『啊喲！兩個人像煞有介事，……也不理人家，』說着歪着頭看她們笑，宗瑩說：『來！來！……我頂愛你！』一壁說，一壁走，過來拉着她的手，她就坐在宗瑩的旁邊，將頭靠在她的胸前說：『你眞愛我嗎？……眞的嗎？』……『怎麼不眞！』宗瑩應

着便輕輕在她手上吻了一吻。露沙冷冷地笑道：『果然名不虛傳，情迷碰到一起就有這麼些做作！』玲玉插嘴道：『唉！世界上你頂沒有愛，一點都不愛人家。』露沙現出很悲涼的形狀道：『自愛還來不及，說得愛人家嗎？』玲玉有些惱了。兩頰緋紅說：『露沙頂忍心，我要哭了！我要哭了！』說着當眞眼圈紅了，露沙說：『得啦！得啦！和你鬧着玩呵！……我縱無情，但對於你總是愛的，好不好？』玲玉雖是哈哈地笑，眼淚卻隨着笑聲滾了下來。正好雲青找到她們處來，玲玉不容她開口，拉着她就走，說：『走吧！去吧！露沙一點不愛人家，還是你好，你永永愛我！』雲青只遲疑的說：『走嗎？……眞是的！』又回頭對我們笑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們不走嗎……』宗瑩說：『你先走好了，我們等等就來。』玲玉走後。宗瑩說，『玲玉眞多情，……：我那親戚若果能娶她，眞是福氣！』露沙道：『眞的！你那親戚現在怎麼樣？你這話已對玲玉說過嗎？』宗瑩說：『我那親戚不久就從美國回來了，玲玉方面我約略說過，大約很有希望吧！』『哦！聽說你那親戚從前曾和另外一個女子訂婚，有這事嗎？』露沙又接着問。宗瑩歎道：『可不是嗎？現在正在離婚，那邊執意不肯，將來麻煩的日子有呢！』露沙說：『這恐怕還不成大問題，……只是玲玉和你的親戚有否發生感情的可能，到是個大問題呢？……聽說現在玲玉家裏正在介紹一個姓胡的，到底也不知什麼結果？』宗瑩道：『慢慢地再說吧！現在已經下堂了。底下一課文學史，我們去聽聽吧！』她們就走向講堂去。

她們四個人先後走到成人的世界去了。從前的無憂無愁的環境，一天一天消失。感情的花，已如荼如火的開着，燦爛溫馨的色香，使她們迷戀，使她們嘗到甜蜜的愛的滋味，同時使她們了解苦惱的意義。

這一年暑假，露沙回到上海去，玲玉回到蘇州去。雲青和宗瑩仍留在北京，她們臨別的末一天晚上，約齊了住在學校裏，把兩張木牀合并起來，預備四個人聯牀談心；在傍晚的時候，她們在殘陽的餘輝下，唱着離別的歌兒道：

『潭水桃花，故人千里，

離岐默默情深懸，
兩地思量共此心！
何時重與聯襟？
願化春波送君來去，
天涯海角相尋。』

歌調蒼涼，她們的聲音越來越低，直至無聲，露沙嘆道：『十年讀書，得來只是煩惱與悲愁，究竟知識誤我？我誤知識？』雲青道：『眞是無聊！記得我小的時候，看見別人讀書，十分羨慕，心想我若能有了知識，不知怎樣的快樂，若果知道越有知識，越與世不相容，我就不當讀書自苦了，』宗瑩說：『誰說不是呢？就拏我個人的生活說吧！我幼年的時候，沒有兄弟姊妹，父母十分溺愛，也不許進學校，只請了一位老學究，教我讀毛詩左傳，閒時學作幾首詩。一天也不出門，什麼是世界我也不知道，覺得除依賴父母過我無憂無慮的生活外，沒有一點別的思想，那時在別人或者看我很可惜，甚至於覺得我很可憐，其實我自己到一點不覺得。後來我有一個親戚，時常講些學校的生活，及各種常識給我聽，不知不覺中把我引到煩惱的路上去，從此覺得自己的生活，樣樣不對不舒服，千方百計和父母要求晉學校，晉了學校，人生觀完全變了。不容於親戚，不容於父母，一天一天覺得自己孤獨，什麼悲愁，什麼無聊，逐件發明了。……豈不是知識誤我嗎？』她們三人的談話，使玲玉受了極深的刺激，呆呆地站在秋千架旁，一語不發，雲青無意中望見。因撇了露沙宗瑩走過來，拊在她的肩上說：『你怎樣了？……有什麼不舒服嗎？』玲玉仍是默默無言，搖搖頭回過臉去，那眼淚便撲簌簌滾了下來，她們三人打斷了話頭，拉着她到櫛沐室裏，替她拭乾了淚痕，談些詼諧的話，才漸漸恢復了原狀。

到了晚上，她們四人睡在牀上，不住的講這樣說那樣，弄到四點多鐘才睡着了。第二天下午露沙和玲玉乘京浦的晚車離開北京，宗瑩和雲青送到車站，當火車頭轉動時，玲玉已忍不住嗚咽起來，露沙生性古怪，她遇

到傷心的時候，總是先笑，笑夠了，事情過了，她又慢慢回想着獨自垂淚，宗瑩雖喜言情，但她卻不好哭，雲青對於什麼事，好像都不足動心的樣子，這時對着漸去漸遠的露沙玲玉，只是怔怔呆望，直到火車出了正陽門，連影子都不見了，她才微微嘆着氣回去了。

在這分別的期中，雲青有一天接到露沙的一封信說：

「雲青：

人間譬如一個荷花缸：人類譬如缸裏的小蟲，無論怎樣聰明，也逃不出人間的束縛，回想臨別的那天晚上，我們所說的理想生活——海邊修一座精緻的房子，我和宗瑩開了對海的窗戶，寫偉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臨海的村裏，教那天真的孩子念書，晚上回來，便在海邊的草地上喫飯，談故事，多少快樂——但是我恐怕這話，永久是理想的呵！你知道宗瑩已深陷於愛情的漩渦裏，玲玉也有愛劍卿的趨勢。雖然這都是她們倆的事，至於我們呢？蔚然對於你陷溺極深，我到上海後，見過他幾次，覺得他比從前沉悶多了。每每仰天長嘆，好像有無限隱憂似的。我屢次問他，雖不曾明說什麼，但對於你的渴慕仍不時流露出來。雲青！你究竟怎麼對付他呢？你向來是理智勝於感情的，其實這也是她們不到的觀察，對於蔚然的誠摯，能始終不爲所動嗎？況且你對於蔚然的人格曾表示相信，那末你所以拒絕他的，豈另有苦衷嗎？……

按說我的爲人，在學校裏，同學都批評我極冷淡寡情，其實人間的蟲子，要想作太上的忘情，只是矯情吧了！不過有的人喜歡用情——即世上所謂的多情——有的不喜歡用情，一旦若是用了，更要比多情的深摯得多呢？我相信你不是無情，只是深情，你說是不是？

你前封信曾問我梓青的事，在事實上我沒有和他發生愛情的可能，但愛情是沒有條件的。外來的桎梏，正未必能防範得住呢？以後的結果，實不可預料，只看上帝的意旨如何能了。

露沙」

雲青接到這封信，受了極大的刺激，用了兩天兩夜的思維，仍不能決定，她只得打電話叫宗瑩來商量，宗瑩問她對於蔚然本身有無問題，雲青答道：『我向來沒有和男子們交接，我覺得男子可以相信的很少，至於蔚然的人格，我始終信仰，不過我向來理智強於感情，這事的結果，若是很順當的，那末到也沒什麼，若果我父母以為不應當……或者親戚們有閒話，那我寧可自苦一輩子，報答她的情義，叫我勉強屈就是作不到的。』

宗瑩聽完這話，沉想些時說：『我想你本身若是沒有問題，那末就可以示意蔚然，叫她託人對你父母提出豈不妥當嗎？』雲青懶懶道：『大約也只有這麼辦了，……唉！眞無聊……』她們商量妥當，宗瑩也就回去了。

傍晚的時候，蘭馨來找雲青，談話之間，便提到露沙，蘭馨說：『我前幾天聽見人說，露沙和梓青已發生戀愛了，但梓青已經結婚了，這事將來怎麼辦呢？』

雲青怔怔地看着牆上的風景畫出神，歇了半天說：『這或者是人們的謠傳吧！……我看露沙不至於這麼糊塗！』

『咦！你也不要說這話，……固然露沙是極明白，不至於上當，但梓青的婚姻是父母強迫的，本沒有愛情可言，他縱對於露沙要求情愛，按眞理說並不算大不道，不過社會上一般人；未免要說閒話罷了。……露沙最近有信嗎？』

『有信，對於這事，她也曾說過，但她的主張，怕不至於就會隨隨便便和梓青結婚吧？她向來主張精神生活的，就是將來發生結婚的事情，也總得有相當的機會。』

『其實她近年來，在社會上已很有發展的機會，還是不結婚好，不然埋沒了未免可惜……你寫信還是勸她努力吧！』

她們正談着，一陣電話鈴響，原來是孤雲找蘭馨說話，因打斷了她們的話頭，蘭馨接了電話。孤雲要約她公園玩去，她於是辭了雲青到公園去。

雲青等她走後，便獨自坐在亭子底下，默默沈思：『覺得人生眞是有限，像露沙那種看得破的人，也不能自拔？宗瑩更不用說了……便是自己也不免宛轉因物！』雲青正在遐想的時候，只見聽差走進來說有客來找老爺，雲青因急急迴避了，到屋裏看了幾頁書，倦上來就收拾睡下。

第二天早晨。雲青才起來，她的父親就叫她去說話，她走進父親的書房，只見她父親縐着眉道：『你認得趙蔚然嗎？』雲青聽了這話，頓時心跳血漲，囁嚅半天說：『聽見過這人的名字，』她父親點頭道：『昨天伊秋先生來，還提起他，我覺得這個人太懦弱了，而且相貌也不魁武，』一壁說着，一壁看着雲青，雲青只是低頭無言，後來她父親又道：『我對於你的希望很大，你應當努力預備些英文，將來有機會，到外國走走才是。』說到這里，才慢慢站起來走了。

雲青怔怔望着窗外柳絲出神，覺有無限悵惘的情緒，縈繞心田，因到書案前，申紙染毫寫信給露沙道：

『露沙：

前信甫發，接書一慰，因連日心緒無聊，未能卽覆，抱歉之至！來書以處世多磨，苦海無涯爲言，知露沙感喟之深，子固生性豪爽者，讀到「雄心壯志早隨流水去。」之句，令人不忍爲設地深思也。「不享物質之幸福，亦不願受物質之支配。」誠然！但求精神之愉快，閉門讀書，固亦雲唯一之希望，然豈易言乎？

宗瑩與師旭定婚有期矣，聞宗瑩因此事，與家庭衝突，曾陪却不少眼淚。究竟何苦來？所謂「有情人都成眷屬」亦不過霎時之幻影耳，百年容易，眼見白楊蕭蕭，荒塚纍纍，誰能逃此大限？此誠「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渠結婚佳期聞在中秋，未知確否，果確，則一時之興倘望露沙能北來，共與其盛，未知如願否？

玲玉事仍未能解決，而兩方愛情則與日俱增，可憐！有限之精神，怎經如許消磨，玲玉爲此事殊苦，

不知冥冥之運命將何以處之也！嗟！嗟！造化弄人！

最後一段，欲不言而不得不言，此卽蔚然之事，雲自幼卽受禮教之薰染。及長已成習慣，縱新文化之狂浪，汨沒吾頂，亦難洗前此之遺毒，況父母對雲又非惡意，雲又安忍與抗乎？乃近聞外來傳言，又多誤會，以爲家庭強制，實則雲之自身願爲家庭犧牲，何能委責家庭，願露沙有以正之！至於蔚然處，亦望露沙隨時開導，雲誠不愿陷人滋深，且願終始以友誼相重，其他問題都非所願聞，否則只得從此休矣！

思緒不寧，言失其序，不幸！不幸！不知無常之天道，伊於胡底也。此祝

健康！

雲青』

雲青寫完信後，就到姑媽家找表姊妹們談話去了。

四

露沙由京囘到上海以後，和玲玉雖隔得不遠，仍是相見苦稀，每天除陪了母親兄嫂姊妹談話，就是獨坐書齋，看書念詩，這一天十時左右，郵差送信來，一共有五六封，有一封是梓青的信，內中道：——

『露沙吾友：

又一星期不接你的信了！我到家以來，只覺無聊，囘想前些日子在京時。我到學校去找你，雖沒有一次不是相對無言，但精神上已覺有無限的安慰，現在幷此而不能，悵惘何極！

上次你的信說，有時想到將來離開了學校生活，而踏進惡濁的社會生活，不禁萬事灰心，我現雖未出校，已無事不灰心了！平時有說有笑，只是把灰心的事擱起，什麼讀書，什麼事業，祇是於無可奈何中聊以自遣，何嘗有眞樂趣！——我心的苦，知者無人——然亦未始非不幸中之幸，免得他們更和我格格不入了。

我於無意中得交着你，又無意於短時間中交情深刻這步田地！這是我最滿意的事，唉！露沙！這的是我們一線的生機！有無上的價值！

說到「人生不幸」，我是以爲然而不敢深思的，我們所想望的生活，并不是烏托邦，不可能的生活，都是人生應得的生活；若使我們能夠得到應得的生活，雖不能使我們完全滿意，聊且滿意，於不幸的人生中，我們也就勉強自足了！露沙！我連這一層都不敢想到，更何敢提及根本的「人生不幸！」

你近來身體怎樣，務望自重，有工夫多來信吧！此祝

快樂！

梓青書』

露沙接到信後，只感到萬種淒傷，把那信翻來覆去，看了無數遍，直到能背誦了，她還是不忍收起——這實在是她的常態，她生平喜思量，每逢接到朋友們的來信，總是這種情形——她悶悶不語，最後竟滴下淚來，本想卽刻寫回信，恰巧蔚然來找，露沙才勉強拭乾眼淚，出來相見。

這時已是黃昏了，西方的豔陽餘輝，正射在玻璃窗上，由玻璃窗反折過來，正照在蔚然的臉上，微紅而黑的兩頰邊，似有淚痕，露沙很奇異的問道：『現在怎麼樣？』蔚然悽然說：『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天心緒惡劣，要想到西湖，或蘇州跑一趟，又苦於走不開，人生眞是乾燥極了！』露沙只嘆了一聲，彼此緘默約有五分鐘，蔚然才問露沙道：『雲青有信嗎？……我寫了三封信去，她都沒有回我，不知道怎樣，你若寫信時，替我問問吧！』露沙說：『雲青前幾天有信來，她曾叫我勸你另外打主意，她恐怕終久叫你失望……她那個人作事十分愼重，很可佩服，不過太把自己犧牲了！……你對她到底怎樣呢？』蔚然道：『我對於她當然是始終如一，不過這事也并不是勉強得來的，她若不肯，當然作罷，但請她不要以此介介，始終保持從前的友誼好了，』露沙說：『是呀！這話我也和她談過，但是她說爲避嫌疑起見，她只得暫時和你疏遠，便是書信也暫時隔絕，等到你婚事已定後，再和你繼續前此友誼……我想雲青的心也算苦了。她對於你絕非無情，不過她爲

了父母的意見，寧可犧牲她的一生幸福……說到這里，我又想起今年春假雲青，玲玉，宗瑩，蓮裳，我們五個人，在天津住着，有一天夜裏，正是月色花影互相厮併，紅浪碧波，掩映鬬媚，那時候我們坐在日本的神壇的草地上，密談衷心，也曾提起這話，雲青曾說對於你無論如何，終覺抱歉，因爲她固執的緣故，不知使你精神上受多少創痕，……但是她也絕非木石，所以如此的原因，不願受人訾議罷了。後來玲玉就說：這也沒有什麽訾議，現在比不得從前，婚姻自由本是正理，有什麽忌諱呢？雲青當時似乎很受了感動，就道：「好吧！我現在也不多管了。叫他去進行，能成也罷，不成也罷！我只能順事之自然，至於最後的奮鬥，我沒有如此大魄力——而且鬧起來，與家庭及個人都覺得說來不好聽……」當日我們的談話雖僅此而止，但她的態度可算得很明瞭。我想你如果有決心非她不可，你便可稍緩以待時機。』蔚然點頭道：『暫且不提好了。』

蔚然走後，玲玉恰好從蘇州來，邀露沙明天陪她到吳淞去接劍卿去，露沙就留她住在家裏，晚飯後閒談些時，便睡下了，第二天早晨才五點多鐘玲玉就從睡中驚醒，悄悄下了牀，梳好了頭。這時露沙也起來了，她們都收拾好了，已經到六點半，因乘車到火車站，距開車才有十分鐘，忙忙買了車票，幸喜車上還有坐位，玲玉臉向車窗坐着，早晨豔陽射在她那淡紫色的衣裙上，嬌美無比，襯着她那似笑非笑的雙靨，好像濃綠叢中的紫羅蘭，露沙對她怔怔望着。好像在那里猜謎似的。玲玉回頭問道：『你想什麽？你這種神情，襯着一身雪般的羅衣，直像那寶塔上的女石像呢！』露沙笑道：『算了吧！知道你今天興頭十足，何必打趣我呢？』玲玉被露沙說得不好意思了。仍回過頭去，佯爲不理。

半點鐘過去了，火車已停在吳淞車站。她們下了車，到泊船碼頭打聽，那隻美國來的船，還有兩三個鐘頭才進口。她們便在海邊的長堤上坐下，那堤上長滿了碧綠的青草。海濤怒嘯，綠浪澎湃，但四面寂寥。除了草底的鳴蛩，抑抑悲歌外，再沒有其他的音響和怒浪駭濤相應和了。

兩點多鐘以後，她們又回到碼頭上。只見許多接客的人，已擠滿了，再往海面一看，遠遠的一隻海船，開

着慢車冉冉而來，玲玉叫道「船到了！船到了！」她們往前擠了半天，才站了一個地位，又等半天，那船才攏了岸。鼓掌的歡聲，和呼喚的笑聲，立刻充溢空際。玲玉只怔怔向船上望着，望來望去終不見劍卿的影子，十分徬徨。只等到許多人都下了船，才見劍卿提着小皮包，急急下船來，玲玉走向前去。輕輕叫道『陳先生！』劍卿忙放下提包，握着玲玉的手道：『哦！玲玉！我眞快活極了！你幾時來的？那一位是你的朋友嗎？』玲玉說，『是的！讓我給你介紹介紹。』因回過頭對我道：『這位是陳劍卿先生。』又向陳先生道：『這位是露沙女士。』彼此相見過。便到火車站上等車。玲玉問道：『陳先生的行李都安置了嗎？』劍卿道：『已都託付一個朋友了，我們便可一直到上海暢談竟日呢？』玲玉默默無言，低頭含笑，把一塊絹帕疊來疊去。露沙只聽劍卿縷述歐美的風俗人情，不久到了上海，露沙託故走了，玲玉和劍卿到半淞園去。到了晚上，玲玉仍回到露沙家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回蘇州。

過了幾天，玲玉寄來一封信，邀露沙北上，這時候已經是八月的天氣，風涼露冷，黃花遍地，她們乘八月初三早車北上。在路上玲玉告訴露沙，這次劍卿向她求婚，已經不能再堅執了。現在已雙方求家庭的通過，露沙因問她劍卿離婚的手續已辦沒有？玲玉說：『據劍卿說，已不成問題，因爲那個女子已經有信應允他。不過她的家人故意爲難，但婚姻本是兩方同意的結合，豈容第三者出來勉強，並且那個女子已經到英國留學去了。……不過我總覺得有些對不住那個女子罷了！』露沙沈吟道：『你到沒什麼對不住她。不過劍卿據什麼條件一定要和這女子離婚呢？』玲玉道：『因爲他們定婚的時候，並不是直接的，其間曾經第三者的介紹，而那個介紹人又不忠實，後來被劍卿知道了，當時氣得要死，立刻寫信回家，要求家裏替他離婚，而他的家庭很頑固，去信責備了他一頓，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只有自己出馬，當時寫了一封信給那個女子，陳說利害。那個女子到也明白，很爽快就答應了他，並且寫了一封信給她的家人，意思是說，婚姻大事，本應由兩個男女，自己作主，父母不能強逼，現在劍卿既覺得和她不對，當然由他離異，等語，不過她的家人，十分不快，一定不肯把

訂婚的憑證退還，所以前此劍卿向我求婚，我都不肯答應。……但是這次他再三的哀求，我眞無法了，只得答應了他。好在我們都有事業的安慰，對於這些事都可隨便。露沙點頭道：『人世的禍福正不可定，能遊嬉人間也未嘗不是上策呢？』

玲玉同露沙到北京之後，就在中學裏擔任些鐘點，這時她們已經都畢業了，雲青，宗瑩，露沙，玲玉都在北京，只有蓮裳到天津女學校教書去了。蓮裳在天津認識了一個姓張的青年，不久她們便發生了戀愛，在今年十月十號結婚，她們因約齊一同到天津去參與盛典。

蓮裳隨遇而安的天性，所以無論處什麼環境，她都覺得很快活，結婚這一天，她穿着天邊彩霞織就的裙衫，披着秋天白雲網成的軟綃，手裏捧着滿蓄着愛情的玫瑰花，低眉凝容，站在禮堂的中間。男女來賓有的嘖嘖讚好，有的批評她的衣飾，只是玲玉，宗瑩，雲青，露沙四個人，站在蓮裳的身傍，默默無言。彷彿蓮裳是勝利者的所有品，現在已被勝利者從她們手裏奪去一般，從此以後，往事便都不堪回憶！海濱的聯袂倩影，現在已少了一個。月夜的花魂不能再聽見她們五個人一齊的歌聲。她們越思量越傷心，露沙更覺不能支持，不到禮完她便悄悄地走了。回到旅館裏傷感了半天，直至玲玉她們回來了，她兀自淚痕不乾，到第二天清早便都回到北京了。

從天津回來以後，露沙的態度，更見消沈了。終日悶悶不語，玲玉和雲青常常勸她到公園散心去，露沙只是搖頭拒絕。人們每提到宗瑩，她便淚盈眼簾，悽楚萬狀！有一天晚上，月色如水，幽景絕勝，雲青打電話邀她家裏談話，她勉強打起精神，坐了車子，不到一刻鐘就到了。這時雲青正在她家土山上一塊雲母石上坐着，露沙因也上了山，並肩坐在那塊長方石上，雲青說：『今夜月色眞好，本打算約玲玉宗瑩我們四個人，淸談竟夜，可恨劍卿和師旭把她們倆伴住了不能來——想想朋友眞沒交頭，起初情感濃摯，眞是相依爲命，到了結果，一個一個都風流雲散了，回想往事，只恨多餘！怪不得我妹妹常笑我傻。我眞是太相信人了！』露沙說：

「世界上的事情，本來不過爾爾，相信人，結果固然不免孤另之苦，就是不相信人，何嘗不依然感到世界的孤寂呢？總而言之，求安慰於善變化的人類，終是不可靠的，我們還是早些覺悟，求慰於自己吧！」露沙說完，不禁心酸，對月怔望，雲青也覺得十分悽楚，歇了半天，才嘆道：「從前玲玉老對我說：同性的愛和異性的愛是沒有分別的，那時我曾駁她這話不對，她還氣得哭了，現在怎麼樣呢？」露沙說：「何止玲玉如此？便是宗瑩最近還有信對我說：「十年以後同退隱於西子湖畔呢？」那一句是可能的話，若果都相信她們的話，我們的後路只有失望而自殺能了！」

她們直談到夜深更靜，仍不想睡。後來雲青的母親出來招呼她們去睡，她們才勉強進去睡了。

露沙從失望的經驗裏，得到更孤僻的念頭，便是對於最信仰的梓青，也覺淡漠多了。這一天正是星期六，七點多鐘的時候，梓青打電話來邀她看電影，她竟拒絕不去，梓青覺得她的態度變得很奇怪。當時沒說什麼，第二天來了一封信道：

「露沙！

我在世界上永遠是孤零的呵！人類眞正太慘刻了！任我流涸了淚泉；任我粉碎了心肝，也沒有一個人肯為我叫一聲可憐！更沒有人為我灑一滴半滴的同情之淚！便是我向日視為一線的光明，眼見得也是暗淡無光了！唉！露沙！若果你肯明明白白告訴我說：『前頭沒有路了！』那末我決不再向前多走一步，任這一錢不值的軀殼，隨萬丈飛瀑而去也好；併頹巖而同墮於千仞之深淵也好；到那時我一切顧不得了。就是殘苛的人類，打着得勝鼓宣佈凱旋，我也只得任他了……唉！心亂不能更續，順祝康健！

梓青」

露沙看完這封信，心裏就像萬弩齊發，痛不可忍，伏在枕上嗚咽悲哭，一面自恨自己太怯弱了！人世的謎始終打不破，一面又覺得對不住梓青，使他傷感到這步田地，知情交戰，苦苦不休，但她天性本富於感情，至

於平日故爲曠達的主張，只不過一種無可如何的呻吟。到了這種關頭，自然仍要爲情所勝了，况她生平主張精神的生活，她有一次給蓮裳一封信，裏頭有一段說：

『許多聰明人，都勸我說：「以你的地位和能力，在社會上很有發展的機會，爲什麽作繭自束呢？」這話出於好意者的口裏，我當然是感激他，但是一方我卻不能不怪他，太不諒人了！……若果人類生活在世界上，只有吃飯穿衣服兩件事，那末我早就葬身狂浪怒濤裏了，豈有今日？……我覺得宛轉因物，爲世所稱，倒不如行我所適，永垂罵名呢？乾枯的世界，除了精神上，不可制止情的慰安外，還有別的可滋生趣嗎？……』

露沙的志趣，既然是如此，那末對於梓青十二分懇摯的態度，能不動心嗎？當時拭乾了淚痕，忙寫了一封信，安慰梓青道：——

『梓青！

你的信來，使我不忍卒讀！我自已已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何忍再拉你同入漩渦？所以我幾次三番，想使你覺悟，捨了這九死一生的前途；另找生路，誰知你竟誤會我的意思，說出那些痛心話來！噫！我眞無以對你呵！

我也知道世界最可寶貴，就是能彼此諒解的知已，我在世上混了二十餘年，不遇見你，固然是遺憾千古，既遇見你，也未嘗不是夙孽呢？……其實我生平是講精神生活的，形跡的關係有無，都不成問題，不過世人太苛毒了！對於我們這種的行徑，排斥不遺餘力，以爲這便是大逆不道，含沙射影，使人難堪，而我們又都是好強的人，誰能忍此？因而我的態度常常若離若卽，並非對你信不過，誰知竟使你增無限苦楚。唉！我除向你誠懇的求恕外，還有什麽話可說！願你自已保重吧！何苦自戕過甚呢？祝你精神愉快！

露沙』

梓青接到信後，又到學校去會露沙；見面時，露沙忽觸起前情，不禁心酸，淚水幾滴了下來，但怕梓青看

見，故意轉過臉去，忍了半天，才慢慢擡起頭來，梓青見了這種神情，也覺十分悽楚，因此相對默默，一刻鐘裏一句話也沒有。後來還是露沙問道：『你才從家裏來嗎？這幾天蔚然有信沒有？』梓青答道：『我今天一早就出門找人去了，此刻從于農那裏來，蔚然有信給于農，我這裏有兩三個禮拜沒接到他的信了。』露沙又問道：『蔚然的信說些什麼？』梓青道：『聽于農說，蔚然前兩個星期，接到雲青的信，拒絕他的要求後。苦悶到極點了，每天只是拚命的喝酒。醉後必痛哭，事情更是不能做，而他的家裏，因為只有他一個獨子，很希望早些結婚，因催促他向他方面進行，究竟怎麼樣還說不定呢？不過他精神的創傷也就夠了。……雲青那方面，你不能再想法疏通嗎？』

『這事真有些難辦，雲青又何嘗不苦痛？但她寧願眼淚向裏流，也絕不肯和父母說一句硬話。至於她的父母又不曾十分了解她，以為她既不提起，自然並不是非蔚然不嫁。那末拏一般的眼光，來衡量蔚然這種沒有權術的人，自難入他們的眼，又怎麼知道雲青對他的人格十分信仰呢？我見這事，蔚然能放下，仍是放下吧！人壽幾何？容得多少磨折？

梓青聽見露沙的一席話。點頭道『其實雲青也太懦弱了！她若肯稍微奮鬪一點，這事自可成功……若果她是堅持不肯，我想還是勸蔚然另外想法子吧！不然怎麼了呢？』說到這裏，便停頓住了。後來梓青又向露沙說：『……你的信我還沒覆你，……都是我對不住你，請你不要再想吧！』說到這裏眼圈又紅了。露沙說：『不必再提了，總之不是冤家不對頭！……你明天若有工夫，打電話給我，我們或者出去玩，免得悶着難受。』梓青道：『好！我明天打電話給你，現在不早了，我就走吧。』說着站起來走了。露沙送他到門口；又囘學校看書去了。

宗瑩本來打算在中秋節結婚，因為預備來不及，現在改在年底了。而師旭彷彿是急不可待，每日下午都在宗瑩家裏直談到晚上十點，才肯囘去，有時和宗瑩攜手於公園的蒼松蔭下，有時聯舞於北京飯店跳舞場裏，早

把露沙和雲青諸人丟在腦後了。有時遇到，宗瑩必縷縷述說某某夫人請宴會，某某先生請看電影，簡直忙極了，把昔日所談的求學著書的話，一概收起。露沙見了她這種情形，更覺格格不入，有時覺得實在忍不住了。因苦笑對宗瑩說：『我希望你在快樂的時候，不要忘了你的前途吧！』宗瑩聽了這話，似乎很能感動她。但她確不肯認她自己的行動是改了前態，她必定說：『我每天下午還要念兩點鐘英文呢？』露沙不願多說，不過對於宗瑩的情感，一天淡似一天，從前一刻不離的態度，現在竟弄到兩三個星期不見面，縱見了面也是相對默默，甚至於更引起露沙的傷感。

宗瑩結婚的上一天晚上，露沙在她家裏住下，宗瑩自己繡了一對枕頭，還差一點不曾完工，露沙本不喜歡作這種瑣碎的事，但因爲宗瑩的原故，努力替她繡了兩個玫瑰花瓣。這一夜她們家裏的人忙極了，並且還來了許多親戚，來看她試妝的。露沙嫌煩，一個人坐在她父親的書房，替她作枕頭。後來她父親走了進來，和她談話之間，曾歎道：『宗瑩眞沒福氣呵！我替她找一個很好的丈夫她不要，嚷！若果你們學校的人，有和那個姓祝的結婚，眞是幸福！不但學問好，而且手腕極靈敏，將來一定可以大闊的。……他待宗瑩也不算薄了，誰知宗瑩竟看不上他！』露沙不好回答什麼，只是含笑唯諾而已。等了些時她父親出去了，宗瑩打發老媽子來請露沙吃飯，露沙放下針線，隨老媽子到了堂屋，許多豔裝麗服的女客，早都坐在那裏，露沙對大家微微點頭招呼了，便和宗瑩坐在一處。這時宗瑩收拾得額覆捲髮，凸凹如水上波紋，耳垂明璫，燦爛與燈光爭耀，身上穿着玫瑰紫的緞袍，手上戴着訂婚的鑽石戒指，銳光四射。露沙對她不住的端相，覺得宗瑩變了一個人。從前在學校時，彷彿是水上沙鷗。活潑清爽。今天卻像籠裏鸚鵡。毫無生氣，板板地坐在那裏，任人凝視，任人取笑，她只低眉默默，陪着那些釵光鬢影的女客們吃完飯。她母親來替她把結婚時要穿的禮服，一齊換上。祖宗神位前面點起香燭，鋪上一塊大紅氈子。叫人扶着宗瑩向上叩了三個頭。後來她的姑母們，又把她父母請出來，宗瑩也照樣叩了三個頭。其餘別的親戚們也都依次拜過。又把她扶到屋裏坐着。露沙看了這種情形，好像

宗瑩明天就是另外一個人了，從前的宗瑩已經告一結束，又見她的父母都悽悽悲傷。更禁不住心酸，但人前不好落淚，仍舊獨自跑到書房去，痛痛快快流了半天眼淚，後來客人都散了，宗瑩來找她去睡覺。她走進屋子，一言不發，忙忙脫了外頭衣服，上床臉向裏睡下。宗瑩此時也覺得有些悽惶，也是一言不發的睡下，其實各有各的心事，這一夜何曾睡得着。第二天天才朦朧，露沙回過臉來，看見宗瑩已醒，她似醉非醉；似哭非哭的道：「宗瑩！從此大事定了！」說着涕淚交流，宗瑩也覺得從此大事定了的一句話，十分傷心，不免伏枕嗚咽。後來還是露沙怕宗瑩的母親忌諱，忙忙勸住宗瑩。到七點鐘大家全都起來了，忙忙地收拾這個，尋找那個，亂個不休，到十二點鐘，迎親的軍樂已經來了，那種悲壯的聲調，更攪得人肝腸裂碎，露沙等宗瑩都裝飾好了。握着她的手說：『宗瑩！願你前途如意！我現在囘去了，禮堂上沒什麼意思，我打算不去，等過兩天我再來看你吧！』宗瑩只低低應了一聲，眼圈已經紅潤了，露沙不敢囘頭，一直走了。

露沙囘到家裏，懨懨似病，飲食不進，悶悶睡了兩天，有一天早起家裏忽來一紙電報，說她母親病重，叫她即刻囘去。露沙拏着電報，又急又怕，全身的血脈，差不多都凝注了，只覺寒戰難禁。打算立刻就走，但火車已開過了，只得等第二天的早車，但這一下半天的光陰，眞比一年還難挨。盼來盼去，太陽總不離樹梢頭，再一想這兩天一夜的旅程，不獨悽寂難當，更怕趕不上與慈母一面，疑怕到這裏，心頭陣陣酸楚，早知如此，今年就不當北來？

好容易到了黃昏。宗瑩和雲青都聞信來安慰她，不過人到眞正憂傷的時候，安慰決不生效果，並且相形之下，更觸起自己的傷心來。

夜深了，她們都囘去，露沙獨自睡在床上，思前想後，記得她這次離家時，母親十分不願意，臨走的那天早起，還親自替她收拾東西，叮囑她早些囘來，——如果有意外之變，將怎樣？她越思量越悽楚！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早起，匆匆上了火車，蓮裳這時也在北京，她到車站送她，蓮裳悄然的神情，使露沙陡懷起，距此

兩年前，那天正是夜月如水的時候，她到蓮裳家裏，問候她母親的病，誰知那時她母親正斷了氣，蓮裳投在她懷裏，哀哀地哭道：『我從今以後沒有母親了！』呵！那時的悽苦，已足使她淚落聲咽。今若不幸，也遭此境遇，將怎麼辦？覺得自己的身世眞是可憐，七歲時死了父親，全靠阿母保育教養。有缺憾的生命樹，才能長成到如今，現在不幸的消息，又臨到頭上。……若果再沒有母親，伶仃的身世，還有什麼勇氣和生命的阻礙爭鬭呢？她越想越可怕，禁不住握着蓮裳的手，嗚咽痛哭。蓮裳見景傷情，也不免懷母陪淚，但她還極誠摯的安慰她說：『你不要傷心，伯母的病或者等你到家已經好了，也說不定……並且這一路上，你獨自一個，更須自己保重，倘若急出病來，豈不更使伯母懸心嗎？』露沙這時卻不過蓮裳的情，遂極力忍住悲聲。

後來雲青和永誠表妹都來了。露沙見了她們，更由不得傷心，想每回南旋的時候，雖說和她們總不免有惜別的意思，但因抱着極大的希望——依依於阿母肘下，同兄嫂妹妹等圍繞於阿母膝前如何的快活？自然便把離愁淡忘了，旅程也不覺悽苦了。但這一次回去，她總覺得前途極可怕，恨不得立時飛到阿母面前。而那可恨的火車，偏偏遲遲不開，等了好久，才聽鈴響，送客的人紛紛下車，宗瑩蓮裳她們也都和她握手言別，她更覺自己伶仃得可憐，不免又流下淚來。

在車上只是昏昏懨懨，好容易盼到天黑，又盼天亮，念到阿母病重，就如墮身深淵，混身起栗，淚落不止。

不久車子到了江邊，她獨自下了車，只覺混身疲軟，飄飄忽忽上了渡船，在江裏時，江風尖利，她的神志略覺淸爽，但望着那奔騰的江浪，只覺到自己前途的孤零和驚怕，唉！上帝！若果這時明白指示她母親已經不在人間了，她一定要藉着這海浪緞成的天梯，去尋她母親去……

過了江上了滬寧車，再有六七個鐘頭到家了，心裏似乎有些希望，但是驚懼的程度，更加甚了，她想她到家時，或者阿母已經不能說話了，她心裏要怎樣的難受？……但她又想上帝或不至如此絕人——病是很平常的

事，何至於一病不起呢？

那天的車又偏偏又誤點了，到上海已經十二點半鐘，她急急坐上車奔回家去，離家門不遠了，而急迫和憂疑的程度，也逐層加增，只有極力噓氣，使她的呼吸不至窒塞。車子將轉灣了，家門可以遙遙望見，母親所住的屋子，樓窗緊閉，燈火全熄，再一看那兩扇黑門上，糊着雪白的喪紙，她這時一驚，只見眼前一黑，便昏暈在車上了，過了五分鐘才清醒過來，等不得開門，她已失聲痛哭了，等到哥哥出來開門時，麻衣如雪，涕淚交下，她無力的撲在靈前，哀哀喚母，但是桐棺三寸，已隔人天，露沙在靈前哭了一夜，第二天更不支，覺寒熱交作臥病一星期，才漸漸好了。

露沙在母親的靈前守了一個月，每天對着阿母的遺照痛哭，朋友們來函勸慰，更提起她的傷心。她想她自己現在更沒牽掛了，把從前朋友們寫的信，都從書箱裏拏出來，一封封看過，然後點起一把火燒了。覺得眼前空明，心底乾淨。並且決心任造物的播弄，對於身體毫不保重，生死的關頭，已經打破，有一天夜裏她夢見她的母親來了，彷彿記起她母親已死，痛哭起來，自己從夢中驚醒，掀開帳子一看，星月依稀，四境悽寂，悄悄下了牀，把電燈燃着，對着母親的照像又痛哭了一場。然後含淚寫了一封信給梓青道：——

『梓青！

可憐無父之兒復抱喪母之恨，蒼天何極，絕人至此——清夜挑燈，血淚沾襟矣！

人生朝露，而憂患偏多，自念身世，愴懷無限！阿母死後，益少生趣。沙非敢與造物者抗，特雨後梨花，不禁摧殘，後此作何結局，殊不可知耳！

目下喪事已楚，友輩頻速北上，沙亦不愿久居此地，蓋觸景傷情，悲愁益不勝也！梓青來函，責以大義，高誼可感，唯沙經此折磨，灰冷之心，有無復燃之望，實不敢必。此後惟飄泊天涯，消沈以終身，誰復有心與利祿徵逐，隨世俗浮沈哉，望梓青勿復念我。好自努力可也。

沙已決明旦行矣。申江雲樹，不堪回首，嗟乎？冥冥天道，安可論哉？……露沙』

露沙寫完信後，天已發亮。因把行李略略檢楚，她的哥哥妹妹都到車站送她，臨行淒涼，較昔更甚，大家灑淚而別。露沙到京時，雲青曾到車站接她，並且告訴她，宗瑩結婚後不到一個月，便患重病，現在住在醫院裏，露沙覺得人生眞太無聊了！黃金時代已過，現在好像秋後草木，只有飄零罷了！

玲玉這時在上海，來信說半年以內就要結婚，露沙接信後，不像前此對於宗瑩蓮裳那種動心了，只是淡淡寫了一封賀她成功的信。這時露沙昔日的朋友，一個個都星散了。北京只賸了一個雲青和久病的宗瑩，至於孤雲和蘭馨，雖也在北京，但露沙輕易不和她見面，所以她最近的生活，除了每天到學校裏上課外，回來只有昏睡。她這時住在舅舅家裏，表妹們看見她這樣，都覺得很可憂的。想盡種種方法，來安慰她，不但不能止她的愁，而且每一提起，她更要痛哭。她的表妹知道她和梓青極好，恐怕能慰她的只是他了，因給梓青寫了一封信道：

『梓青先生：

我很冒昧給你寫信，你一定很奇怪吧？你知道我表姊近來的狀況怎樣嗎？她自從我姑母死後，更比從前沈默了！每天的枕頭上的淚痕，總是不乾的，我們再三的勸慰，終無益於事，而她的身體本來不好，那經得起此種的殷憂呢？你是她很好的朋友，能不能想個法子安慰她？我盼望你早些北來，或者可稍殺她的悲懷！

我們一家人，都爲她担憂，因爲她向來對於人世，多抱悲觀，今更經此大故，難保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要說起她，也實在可憐，她自幼所遇見的事，已經很使她感覺世界的冷苛，現在母親又棄她而去，一個人四海飄泊，再有勇氣的人，也不禁要志餒心灰呵！你有方法轉移她的人生觀嗎？盼望得很，再談吧！此祝

康樂！

露沙的表妹上』

露沙這一天早起，覺得頭腦十分沈悶，因走到院子裏站了半晌，才要到屋裏去梳頭，聽差的忽進來告訴她說，有一個姓朱的來訪，她想了半天，不知道是誰，走到客廳，看見一個女子，面上微麻，但神情眼熟得很，好像見過似的，凝視了半天，才駭然問道：『你是心悟嗎？我們三年多不見了！……你從那裏來？前些日子竹蓀有信來，說你去年出天花，很危險，現在都康全了？』心悟愴然道：『人事眞不可料，我想不到活到二十幾歲，還免不了出這場天災，我早想寫信給你，但我自病後心情灰冷，每逢提筆寫信，就要觸動我的傷感。人們當以我病好了，來稱賀我！其實詎在那時死了，比這樣活着強得多呢？』露沙說：『災病是人生難免的，好了自然值得稱賀，你爲什麼說出這種短氣的話來？』心悟被露沙這麼一問，彷彿受了極大的刺激般，低頭哽咽，歇了半天，她才說：『我這病已經斷送了我夢想的前途，還有什麼生趣？』露沙不明白她的意思，只爲不過她一時的感觸，不願多說，因用別的話叉開，談了些江浙的風俗，心悟也就走了。

過了幾天，蘭馨來談，忽問露沙說：『你知道你那朋友朱心悟已經解除婚約了嗎？』露沙驚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怪道那天她那樣情形呢？』蘭馨因問什麼情形，露沙把當日的談話告訴她。蘭馨嘆道：『作人眞是苦多樂少，像心悟那樣好的人，竟落到這步田地？眞算可憐！心悟前年和一個青年叫王文義的訂婚，兩個人感情極好，已經結婚有期，不幸心悟忽然出起天花來，病勢十分沉重，直病了四個多月才好。好了之後臉上便落了許多麻點，其實這也算不得什麼，偏偏心悟古怪心腸，她說：「男子娶妻，沒一個不講究容貌的，王文義當日再三向她求婚，也不過因愛她的貌，現在貌既殘缺，還有什麼可說，王文義縱不好意思，提出退婚的話，而他的家人已經有閒話了。與其結婚後使王文義不滿意，到不如先自己退婚呢！」心悟這種的主張發表後，她的哥哥曾勸止她，無奈她執意不肯，無法只得照她的話辦了。王文義起初也不肯答應，後來經不起家人的勸告，也就答應了。離婚之後心悟雖然達到目的，但從此她便存心逃世，現在她哥哥姊妹們都極力勸她。將來怎麼樣，還說不定呢？』蘭馨說完了，露沙道：『怎麼年來竟是這些使人傷心的消息呵！心悟從前和我在中學同校時，是

個極活潑勇進的人，現在只落得這種結果，唉！前途茫茫，怎能不使人望而生畏！』不久蘭馨走了。露沙正要去看心悟，郵差忽送來一封信，是梓青寄的。她拆開看道：

『露沙！露沙！

你眞忍决心自戕嗎？固然世界上的人都是殘忍的，但是你要想到被造物所播弄的，不止你一個人呵，你縱不愛惜自己，也當爲那同病的人，稍留餘地！你若絕决而去，那同病者豈不更感孤零嗎？

露沙！我唯有自恨自傷，沒有能力使你減少悲懷，但是你曾應許我作你唯一的知己，那末你到極悲痛的時候，也當爲我設想，若果你竟自絕其生路，我的良心當受何種酷責？唉！露沙！在形式上，我固沒有資格來把你孤寂的生活，變熱鬧了。而在精神上，我極誠懇的求你容納我，把我火熱的心魂，伴着你蕭條空漠的心田，使她開出燦爛生趣的花，我縱因此而受任何苦楚。都不覺得的，露沙！你應允我吧！

我到京已兩日，但事忙不能立時來會你，明天下午我一定到你家裏來，請你不要出去。別的面談，祝你快活！

梓青』

露沙看過信後，不免又傷感了一番，但覺得梓青待她十分誠懇。心裏安慰許多。第二天梓青來看她，又勸她好些話，并拉她到公園散步，露沙十分感激他，因對梓青道：『我此後的歲月，只是爲你而生！』梓青極受感動，一方面覺得露沙引自己爲知己，是極榮幸的，但一方面想到那不如意的婚姻，又萬感叢集，明知若無這層阻礙，向露沙求婚，一定可操左劵，現在竟不能。有一次她曾向露沙微露要和她妻子離婚的意思，露沙悽然勸道：『身爲女子，已經不幸！若再被人離棄，還有生路嗎？況且因爲我的緣故，我更何心？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不但我自己的良心無以自容，就是你也有些過不去，……不過我們相知相諒，到這步田地；申言絕交，自然是矯情。好在我生平主張精神生活，我們雖無形式的結合，而兩心相印，已可得到不少安慰。況且我是刼後餘灰，絕無心情，因結婚而委身他人，若果天不絕我們，我們能因相愛之故，在人類海裏，

翻起一堆巨浪，也就足以自豪了！』梓青聽了這話，雖極相信露沙是出於眞誠，但總覺得是美中不足，仍不免時時悵惘。

過了幾個月，蔚然從上海寄來一張紅帖，說他已與某女士訂婚了，這帖子一共是兩張，一張是請她轉寄給雲青的，雲青接到帖子以後，曾作了一首詩賀蔚然道：——

『燕語鶯歌，
不是讚美春光嬌好，
是賀你們好事成功了！
祝你們前途如花之燦爛！
謝你們釋了我的重担！』

雲青自得到蔚然訂婚消息後，轉比從前覺得安適了，每天努力讀書，閒的時候，就陪着母親談話，或教弟妹識字，一切的交遊都謝絕了，便是露沙也不常見，有時到醫院看看宗瑩的病，宗瑩病後，不但身體孱弱，精神更加萎靡，她曾對露沙說：『我病若好了。一定極力行樂，人壽幾何？並且像我這場大病，不死也是僥倖？還有什麼心和世奮鬭呢！』露沙見她這種消沉，只有悽楚，也沒什麼話可說。

過了半年宗瑩病雖好了，但已生了一個小孩子，更不能出來服務了。這時雲青全家要回南，雲青在北京教書，本可不回去，但因她的弟妹都在外國求學，母親在家無人侍奉，所以她決計回去。當臨走的前一天，露沙約她在公園話別，她們到公園時才七點鐘，露沙揀了海棠蔭下的一個茶座，邀雲青坐下。這時園裏遊人稀少，晨氣清新，一個小女娃，披着滿肩柔髮，穿着一件洋式水紅色的衣服，露出兩個雪白的膝蓋，沿着荷池，跑來跑去，後來蹲在草地上，採了一大堆狗尾巴草，隨身坐在碧綠的草上，低頭凝神編玩意，露沙對着她怔怔出神，雲青也仰頭向天上之行雲望着，如此靜默了好久，雲青才說：『今天蘭馨原也說來的，怎麼還不見到？』

露沙說：『時候還早，再等些時大概就來了。……我們先談我們的吧！』雲青道：『我這次回去以後，不知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露沙說：『我總希望你暑假後再來！不然你一個人回到孤僻的家鄉，固然可以遠世慮，但生氣未免太消沈了！』雲青悽然道：『反正作人是消磨歲月，北京的政局如此，學校的生活也是不安定，而且世途多難，我們又不慣與人徵逐，到不如回到鄉下，還可以享一點清閒之福。閉門讀書也未嘗不是人生樂事！』她說到這里，忽然頓住，想了一想又問露沙道：『你此後的計劃怎樣？』露沙道：『我想這一年以內，大約還是不離北京，一方面仍理我教員的生涯，一方面還想念點書，一年以後若有機會，打算到瑞士走走；總而言之，我現在是赤條條無牽掛了。作得好呢，無妨繼續下去，不好呢？到無路可走的時候，碧玉宮中，就是我的歸局了。』雲青聽了這話，露出很悲涼的神氣嘆道：『真想不到人事變幻到如此地步，兩年前我們都活潑極的小孩子，現在嫁的嫁，走的走，再想一同在海邊上遊樂，真是作夢，現在蓮裳，玲玉，宗瑩都已有結果，我們前途茫茫，還不知如何呢？……我大約總是爲家庭犧牲了。』露沙插言道：『還不至如是吧！你縱有這心，你家人也未必容你如此；』雲青道：『那倒不成問題，只要我不點頭，他們也不能把我怎樣。』露沙道：『人生行樂罷了，也何必過於自苦！』雲青道：『我並不是自苦……不過我既已經過一番磨折，對於情愛的路途，已覺可怕，還有什麼興趣再另外作起？……昨天我到叔叔家裏，他曾勸我研究佛經，我覺得很好，將來回家鄉後，一切交遊都把她謝絕，只一心一意讀書自娛，至於外面的事，一概不願聞問。若果你們到南方的時候，有興來找我，我們便可在堤邊垂釣，月下吹簫，享受清雅的樂趣，若有興致，作些詩歌，不求人知，只圖自娛。至於對社會的貢獻，也只看機會許我否，一時尚且不能決定。』

她們正談到這里，蘭馨來了，大家又重新入座，蘭馨說：『我今天早起有些頭昏，所以來遲！你們談些什麼？』雲青說：『反正不過說些牢騷悲抑的話。』蘭馨道：『本來世界上就沒有不牢騷的人，何怪人們愛說牢騷話！……但是我比你們更牢騷呢！你知道嗎？我昨天又和孤雲生了一大場氣。孤雲的脾氣真可算古怪透

了。幸虧是我的性子，能處處俯就她，才能維持這三年半的交誼，若是遇見露沙，恐怕早就和她絕交了！』雲青道：『你們昨天到底爲什麼事生氣呢？』蘭馨嘆道：『提起來又可笑又可氣，昨天我有一個親戚，從南邊來，我請他到館子喫飯，我就打電話邀孤雲來，因爲我這親戚，和孤雲家裏也有來往，並且孤雲上次囘南時也曾會過他，所以我就邀她來，誰知她在電話裏冷冷地道：「我一個人不高興跑那麼遠去。」其實她家住在東城，到西城來也並不遠，不過半點鐘就到了！　我就說：「那末我來找你一同去吧！」她也就答應了，後來我巴巴從西城跑到東城，陪她一齊來，我待她也就沒什麼對不住她了。誰知我到了她家，她仍是作出十分不耐煩的樣子說：「這怪熱的天我眞懶出去。」我說：「今天還不大熱，好在路並不十分遠，一刻就到了。」她聽了這話才和我一同走了。到了飯館，她只低頭看她的小說，問她喫什麼菜？她縐着眉頭道：「隨便你們挑吧，」那末我就挑了，喫完飯後，我們約好一齊到公園去。到了公園我們正在談笑，她忽然板起臉來說：「我不耐煩在這里老坐着，我要囘去，你們在這里暢談吧！」說完就立刻嚷着「洋車！洋車！」我那親戚看見她這副神氣，很不好過，就說：「時候也不早了，我們一齊囘去吧。」孤雲說：「不必！你們談得這麼高興，何必也囘去呢？」我當時心裏十分難過，覺得很對不住我那親戚，使人家如此的難堪！……一面又覺得我眞不値！我自和她交往以來，不知陪却多少小心！在我不過覺得朋友要好，就當全始全終……並且我的脾氣，和人好了，就不願和人壞，她一點不肯原諒我，我想想眞是痛心！當時我不好發作，只得忍氣吞聲，把她招呼上車，別了我那親戚，囘學校去，這一夜我簡直不曾睡覺，想起來就覺傷心，』她說到這里，又對露沙說：『我眞信你說的話，求人諒解是不容易的事！我爲她不知精神受多少痛楚呢！』

雲青道：『想不到孤雲竟怪僻到這步田地？』露沙道：『其實這種朋友絕交了也罷！……一個人最難堪的是強不合而爲合，你們這種的勉強維持，兩方都感苦痛，究竟何苦來？』

蘭馨沉思半天道：『我從此也要學露沙了！……不管人們怎麼樣，我只求我心之所適，再不輕易交朋友

了。雲青走後可談的人，除了你（向露沙說）也沒有別人，我倒要關起門來，求慰安於文字中。與人們交接，眞是苦多樂少呢？』雲青說：『世事本來是如此，無論什麼事，想到究竟都是沒意思的。』

她們說到這里，看看時候已不早，因一齊到來今雨軒喫飯，飯後雲青回家，收拾行裝，露沙，蘭馨和她約好了，第二天下午三點鐘車站見面，也就回去了。

雲青走後，露沙更覺得無聊，幸喜這時梓青尚在北京。到苦悶時，或者打電話約他來談，或者一同出去看電影。這時學校已放了暑假，露沙更閒了，和梓青見面的機會很多，外面好造謠言的人，就說她和梓青不久要結婚，並且說露沙的前途很危險，這話傳到露沙耳裏，十分不快，因寫一封信給梓青說：——

『梓青！

吾輩夙以坦白自勉，結果竟爲人所疑，黑白倒置，能無悵悵！其實此未始非我輩自苦，何必過尊重不負責任之人言，使彼喜含毒噴人者，得逞其技倆，弄其狡獪哉？

沙履世未久，而懷懼已深！覺人心險惡，甚於蛇蝎！地球雖大，竟無我輩容身之地，欲求自全，只有去此濁世，同歸於極樂世界耳！唉！傷哉！

沙連日心緒惡劣，蓋人言嘖嘖；受之難堪！不知梓青亦有所聞否？世途多艱，吾輩將奈何？沙怯懦勝人，何況刺激頻仍，脆弱之心房，有不堪更受驚震之憂矣！梓青其何以慰我？臨楮悽惶，不盡欲言，順祝康健！

露沙上』

梓青接到信後，除了極力安慰露沙外，亦無法制止人言，過了幾個月，梓青因友人之約，將要離開北京，但是他不願拋下露沙一個人，所以當未曾應招之前，和露沙商量了好幾次，露沙最初聽見他要走，不免覺得悵悵，當時和梓青對對至半點鐘之久，也不曾說出一句話來。後來回到家裏，獨自沉沉想了一夜，覺得若不叫梓青去，與他將來發展的機會，未免有礙，而且也對不起社會，想到這里，一種激壯之情潮湧於心，第二天梓青

來，露沙對他說：『你到南邊去的事情，你就決定了吧！我覺得這個機會，很可以施展你生平的抱負，……至於我們暫時的分別，很算不了什麼？況我們的愛情也當有所寄託，若徒徒相守，不但日久生厭，而且不是我們的夙心。』梓青聽了這話，仍是猶疑不決道：『再說吧！能不去我還是不去。』露沙道：『你若不去，你就未免太不諒解我了！』說着悽然欲泣，梓青這才說：『我去就是了！你不要難受吧！』露沙這才轉悲為喜，和他談些別後怎樣消遣，並約年假時梓青到北京來。他們直談到日暮才別。

雲青回家以後曾來信告訴露沙，她近來生活十分清靜，並且已開始研究佛經了，出世之想較前更甚，將來當買田造廬於山清水秀的地方，侍奉老母，教導弟妹十分快樂。露沙聽見這個消息，也很覺得喜悅，不過想到雲青所以能達到這種的目的，因為她有母親，得把全副的心情，都寄託在母親的愛裏，若果也像自己這樣漂零的身世，……便怎麼樣？她想到這里不禁又傷感起來。

有一天露沙正在書房，看茶花女遺事，忽接到雲青的來信，裏頭附着一篇小說：露沙打開一看，見題目是消沈的夜，其內容是：——

『只見慘綠色的光華，充滿着寂寞的小園，西北角的榕樹上，宿着啼血的杜鵑，悽悽哀鳴，樹蔭下坐着個年約二十三四的女郎，凝神仰首。那時正是暮春時節，落花亂瓣，在清光下飛舞，微風吹縐了一池的碧水，那女郎沈默了半晌，忽輕輕嘆了一口氣，把身上的花瓣輕輕拂拭了，走到池旁，照見自己削瘦的容顏，不覺喫了一驚，暗暗歎道：「原來已憔悴到這步田地！」她如悲如怨，倚着池旁的樹幹出神，迷忽間，彷彿看見一個似曾相識的青年，對她苦笑，似乎說：「我亦裸裸的心，已經被你拏去了，現在你竟弃了我！唉！」那女郎這時心裏一痛，睜眼一看，原來不是什麼青年，只是那兩竿翠竹，臨風搖擺罷了。

這時月色已到中天，春寒兀自威凌逼人，她便慢慢踱進屋裏去了，屋裏的月光，一樣的清涼如水，她便擁衾睡下，朦朧之間，只見一個女子，身披白綃，含笑對她招手，她便跟了去，走到一所樓房前，樓下屋簷內，

燈光亮極，她細看屋裏，有一個青年的女子，背燈而坐，手裏正拏着一本書，側首凝神，好像聽她旁邊坐着的男子講什麼似的，她看那男子面容極熟，就是那個瘦削身材的青年，她不免將耳頭靠在窗上細聽，只聽那男子說：「……我早應當告訴你，我和那個女子交情的始末，她行止很端莊，性情很溫和，若果不是因為她家庭的固執，我們一定可以結婚了。……不過現在已是過去的事，我述說愛她的事實，你當不至怨我吧！」那青年說到這里，回頭望着那女子，只見那女子含笑無言……歇了半晌那女子才說：「我到不怨你向我述說愛她的事實，我只怨你為什麼不始終愛她呢？」那青年似露着悲涼的神情說：「事實上我固然不能永遠愛她，但在我的心象裏，卻始終沒有忘了她呢？……」她聽到這里，忽然想起那人，便是從前向她求婚的人，他所說女子，就是自己，不覺想起往事，心裏不免悽楚。因掩面悲泣，忽見剛才引她來的白衣女郎，又來叫她道：「已往的事，悲傷無益，但你要知道許多青年男女的幸福，都被這戴紫金冠的魔鬼剝奪了！你看那不是他又來了！」她忙忙向那白衣女郎手指的地方看去，果見有一個青面獠牙的惡鬼，戴着金碧輝煌的紫金冠。那金冠上有四個大字是「禮教勝利」。她看到這里，心裏一驚就醒了，原來是個夢，而自己正睡在牀上，那消沉的夜已經將要完結了，東方已經發出清白色了。』

露沙看完雲青這篇小說，知道她對蔚然仍未能忘情，不禁為她傷感，悶悶枯坐無心讀書，後來蘭馨來了，才把這事忘懷，蘭馨告訴她年假要回南，問露沙去不去，露沙本和梓青約好，叫梓青年假北來，最近梓青有一封信說他事情太忙，一時放不下，希望露沙南來，因此露沙就答應蘭馨，和她一同南去。

到南方後，露沙回家，到父母的墳上祭掃一番，和兄妹盤桓幾天，就到蘇州看玲玉，玲玉的小家庭收拾得很好，露沙在她家裏住了一星期。後來梓青來找她，因又回到上海。

有一天下午露沙和梓青在靜安寺路一帶散步，梓青對露沙說：『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不知肯答應我不？』露沙說：『你先說來再商量好了。』梓青說：『我們的事業，正在發軔之始，必要每個同志集全力去

作，才有成熟的希望，而我這半年試驗的結果，覺得能實心踏地作事的時候很少，這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爲懸懷於你……所以我想，我們總得想一個解決我們根本問題的方法，然後才能談到前途的事業，』露沙聽了這話，呻吟無言，……最後只說了一句：『我們從長計議能！』梓青也不往下說去，不久他們回去了。

過了幾個月，雲青忽接到露沙一封信道：——

『雲青！

別後音書苦稀，只緣心緒無聊，握管益增悵惘耳。前接來函，藉悉雲青鄉居清適，欣慰無狀！沙自客臘南旋，依舊愁怨日多，歡樂時少，蓋飄萍無根，正未知來日作何結局也！時晤梓青，亦鬱悒不勝，唯沙生性爽宕，明知世路險峻，前途多難，而不甘躑躅歧路，抑鬱瘦死。前與梓青計劃竟日，幸已得解決之策，今爲雲青陳之。

曩在京華沙不曾與雲青言乎？梓青與沙之情愛，成熟已久，若環境順適，早賦于飛矣，乃終因世俗之梗，夙願莫遂！沙與梓青非不能剷除禮教之束縛，樹神聖情愛之旗幟，特人類殘苛已極，其毒餘足逼人至死！是可懼耳！

日前曾與梓青，同至吾輩昔遊之地，碧浪滔滔，風響悽悽，景色猶是，而人事已非，悵望舊遊，都作雨後梨花之飄零，不禁酸淚沾襟矣！

吾輩於海濱徘徊竟日，終相得一佳地，左繞白玉之洞，右臨清溪之流，中構小屋數間，足爲吾輩退休之所，目下已備價購妥，只待鳩工造廬，建成之日，卽吾輩努力事業之始。以年來國事蜩螗，固爲有心人所同悲，但吾輩則志不在斯，唯欲於此中留一愛情之紀念品，以慰此乾枯之人生，如果克成，當攜手言旋，同逍遙於海濱精廬，如終失敗，則於月光臨照之夜，同赴碧流，隨三閭大夫遊耳。今行有期矣，悠悠之命運，誠難預期，設吾輩幸不歸，則當留此廬以饗故人中之失意者。

宗瑩，玲玉，蓮裳諸友，不另作書，幸雲青爲我達之。此牘或即沙之絕筆，蓋事若不成，沙亦無心更勞楮墨以傷子之心也！臨書悽楚，不知所云，諸維珍重不宣！

露沙書』

雲青接到信後，不知是悲是愁，但覺世界上事情的結局，都極慘淡，那眼淚便不禁奪眶而出。當時就把露沙的信，抄了三份，寄給玲玉，宗瑩，蓮裳。過了一年，玲玉邀雲青到西湖避暑。秋天的時候，她們便繞道，到從前舊遊的海濱，果然看見有一所很精緻的房子，門額上寫着『海濱故人』四個字，不禁觸景傷情，想起露沙已一年不通音信了，到底也不知道是成是敗，屋邇人遠，徒深馳想，若果竟不歸來，留下這所房子，任人憑弔，也就太覺多事了！

她們在屋前屋後徘徊了半天，直到海上雲霧罩滿，天空星光閃爍，才灑淚而歸，臨去的一霎，雲青兀自嘆道：『海濱故人！也不知何時才賦歸來呵！』

（原載海濱故人，商務版）

飯

葉紹鈞

「現在是上課的時候了！你們的先生呢？」

兩間屋子，已經上了年紀向前傾斜，如人佝僂的樣子。門前是通到田岸和村集的泥路。這時候正是中秋的天氣。淡藍的天空浮着鱗紋的白雲。朝陽射在幾棵柳樹上，葉色轉成嫩綠，像是春光裏所見的。不遠的田畝裏，稻穗和稻葉一樣地輕，微風過時順風偃倒，遂成波紋。更遠的村樹像一個大環，靜穆且秀美。微微聽得犬吠，這眞是詩人的節令和境地呵！

可惜住在這裏的都不是詩人，屋子裏六七個孩子正抱着不可推想的恐怖呢。入秋水漲，他們的田裏盛着過量的水，和河水併了家，露出水面的稻止有三四寸長。他們的父母整天愁歎；或者說，「餓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孩子們很以爲奇，有的說，「我們種田的，怎會餓死？」父母說，「你不見稻全浸在水裏，一粒穀都沒有結實麼？」有的說，「去年很多的穀若不糶去，今年就好了。」父母說，「誰歡喜糶去？你懂得什麼！」更有的說，「我們不要到學校，大家拚命踏水車，把水車了出去就得了。」父母說，「車到那裏去呢？河面同田水一樣平了！」

於是孩子們相信自己的見識不及父母，餓死就在眼前是千眞萬確的了。他們想：「死像睡眠一樣，模糊且黑暗。被牠蒙住的時候，飯是吃不成了，玩也玩不成了。並且不能動一動，大概被什麼東西縛着，不知幾時才

得解開？」

他們想得異常害怕，因爲餓死究竟是什麼滋味實在不能料定，然而牠一定要來了！他們不自覺地改掉平常的態度：似乎互相追趕並沒有什麼意思，提高喉嚨大喊也覺得不大高興，反而靜默地坐在室內低低講捉蟋蟀的經歷，聲音裏含着驚恐且煩悶的氣息。

靠左一間屋裏架着一個牀舖。赤裸的一張桌子靠着牀頭。牆角堆着鍋竈瓶罐薪柴等東西。一切埋藏在陰暗裏，不能見清楚的面目。止從不到尺方的壁洞裏射進斜方柱體的陽光，照在地上顯出高低不平的泥土。一道板壁把兩間屋子分開。右面一間卻光亮得多，兩面都有板窗，現在正開着。板壁上一塊小黑板歪斜地挂着。十幾副桌椅，一張破舊的長方桌外，屋內更沒有別的東西，也擺得不十分整齊。

六七個孩子就坐在那些椅子上。他們都歪着身子，面對着面，講那捉蟋蟀的事情。起先聲息很低，講了一會，他們覺得世界上止有蟋蟀了，便起勁起來。一個孩子拍着桌高聲說，「好一頭大蟋蟀！他在玉蜀黍的根的近旁，這麼一把就被我按住了。以前的三頭都被他咬得要死。他……。」

這個當兒，從黑板旁邊的門走進一個人。孩子們瞥見，齊對他看，高聲講蟋蟀的也就自然地停了聲音。他們對于這個人有點兒知道，但是不大清楚。他們的父母這樣說，「這位先生很有點力道，他在衙門裏出進，時常同縣官講話。」又說，「他是管先生的先生，先生還怕他。」他們所知於他的，止有這少許了。可是他們並不覺得他可怕，他一身耀眼的衣服倒是很好玩的。

這個人走進室內，隨意看了一看，忽然眉頭一皺，目光四注，似是偵察而帶忿怒的樣子。隨着發出鄙夷的聲氣問學生們，就是篇首的兩句話。

吳先生一手提着方的竹絲籃，籃裏盛着雪裏紅，豆腐，油瓶等東西，一手提着一條長不到八寸的醃魚，從

燗濕的田岸匆匆走來。他瘦削的面孔紅到頸際，失神的目光時時睠視他的前路，呼吸異常急促，竟成喘息。

原來他已得到了消息。一個婦人告訴他，「你須快一點走，管你的那位先生來了，我剛才看他向學堂走去，他的船就停在東柵外。」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使他周身起一種拘攣的感覺，腦際全沒有意念。他兩足急急的搬動，眼睛的頻頻前望，似乎並不出於他的主宰。

吳先生能得在兩間屋子裏當教師，很不是容易的事。他由一位紳士懇切地介紹，才得在學務委員處記個名。一綫的希望就在他腦子裏發起芽來，專等後繼的好消息來到。他本來處一個鄉村的館地，一節有五千錢光景的進款。家計的擔子壓在他肩上，使他覺悟決計支持不下，非得換一條路走不可。新的路已在前面了，他怎不希望着呢？

這麼希望了一年，夢裏也不曾想到，學務委員竟寫了一封信來。裏面的話是叫他到他家裏去，有事面談。這分明是紳士的懇切的介紹發生影響了。他把這封信擱了又看好幾回，自信料想不錯，就得趕緊去才是，但不免懷着一腔的餒怯。

他第三回去的時候，那位學務委員居然在家了。於是他坐在客廳下首的一把椅子上，止點着了一邊，上身前俯，保持全體的穩定。他的眼睛本是迷朦的，現在又止顧下注，或者他所處的客廳和對話的那人都沒有看得清楚。那位學務委員穿着汗衫，斜躺在籐椅子上，右手枕着頭，眼睛斜睨着他。鄙夷的思想，忽然來襲學務委員的心，不知為什麼，總覺吳先生不適於自己的眼光。他不情願的樣子說道，「教小孩子不是容易的事呢。」

吳先生汗珠被面，全身感覺不安，心想這確是不容易的事呵，便發很輕的顫音答道：「是。」

「鄉立第二國民學校缺一個教員，我想叫你去，——但是你沒有進過師範學校吧？」

「沒有，」吳先生異常懊悔，但問句逼迫着，不由得不回答。

「那就為難了！該校學生都是鄉村人家的孩子，教員不懂得教授法，簡直不會有效果。」

室中靜默了一會。吳先生卻聽得自己的脈搏儘管響了。他好容易鼓着一口氣，努力地說，「講教授法總該有書籍，我可以買一本看看。還願意得先生的指教。」

「再說吧，」學務委員的話就此止了。

吳先生退出來的時候覺得希望的芽遭損傷了，失意引他囘到昏暗的路去。他恐怖非常，惟有再去請託那位紳士。紳士替他寫了一封信。由這封信的引導，他又坐在學務委員的客廳裏。

「我本想請一個師範畢業生，」學務委員嚴重的樣子說，「現在旣有這封介紹信，我就任用了你。」

「沒有錯，聽得很清楚，」吳先生這麼想。他心裏止覺浮盪，囘答不出什麼。他的頭顱卻自然地向前俯得更低了。

「我們辦學的規矩，非師範畢業生月薪六元。後天你就可以到校開學去。」

吳先生答應了幾個「是，」便退出來，他的新生活從此開始了。一月以後，他遇見一樁不可解的事故：他到學務委員家裏領薪，拿到了三塊多，還有三塊須待十天以後：可是學務委員叫他寫了一張十元的收據。「何以數目不符呢？」他這樣想。自餒和滿足的心使他不敢開口便問。「我不是師範生呵！外邊師範生多着呢。六塊錢比較以前處館地優裕得多了。」他就把疑念埋藏在腦子裏，帶着三塊錢囘去。

小孩們聽了學務委員的問話，三四個發嘈雜的語音囘答道，「他買東西去，買豆腐，買葱。」有幾個在那裏匿笑。

「不成個樣子，這時候還不囘來。」學務委員喃喃地自語。停了一會，他又問道，「他天天這樣的麼？」

「天天是這樣，他要吃飯呢。」一個拖着大辮子的孩子說。

又有一個孩子說，「我的媽媽有時同他帶買點東西。」

「不要信他，不過……」

一個耳戴銀圈意氣很粗的孩子還沒有說完，吳先生已趕了進來，兩手空着，他的東西大概已在鍋竈旁邊了。他看見學務委員含怒的樣子立在黑板之側，簡直不明白自己應當怎樣才是，身體向左右搖了幾搖，拱手俯首地招呼。

學務委員點了一點頭，冷冷地說：「上課的時間早到了，你此刻才來！」

吳先生頗欲想出幾句適宜的話回答，可是那裏想得出，他的踽蹐不寧的態度引得孩子們吱吱地笑。遮飾是無望了，止得顫抖而含糊地說老實話：「我去買東西，不料回來遲了。」

「買東西！」學務委員的語音很高，「時刻到了，學生都坐在那裏了，都等你買東西！」

「以後不買就是了，」吳先生不自主地這麼說。孩子們忽然大笑起來，指點着他互相低語道，「先生不吃東西了，先生不吃東西了。」

學務委員覺得吳先生真是個壞教員，越看越不配自己的眼光，因爲他不熱心於教育，對職務沒有盡忠的觀念。但是他想到了重要的事情，爲此而來的，也就耐着。他站得累了，想得歇一歇，先在一把空椅子面上吹了幾口氣，又鄭重地攬起長褂的後幅，恐怕髒了皺了，然後慢慢地坐下來。他右手支着頭，眉頭微微皺着，卻裝做沒事的樣子說：「你這裏太不成個樣子，止有這幾個學生！日內省視學快來視察，他見學生這樣少，就可以斷定這是個不良的學校。爲你的面子計，你得去借十幾個孩子來才行，——不論那一家的孩子都好，止須教他們坐着不要動。這本不關我的事，和你關切，所以提起了一聲。」他說完了，左手撫摩上唇，像老人捋鬚的樣子，目光注視着吳先生。

吳先生一身無形的繩索差不多全解除了，覺得寬鬆了好多，溫熱的銘感的心換去了恐懼，興奮到不可說的程度，他雖然不明白怎樣去借孩子，但也想不到問了。他止拱手過胸喃喃地說，「承先生指教！承先生指教！」

他忽又想起：「這不是個很好的機會麼？去了兩回沒有遇見，現在他走上門來了。」一種衝動使他隨口就說：「上月的……」他才覺得不好意思，便縮住了。

「什麼？」學務委員以勁捷的語音這麼問。

「上月的……」吳先生無可奈何，目光不敢正對學務委員，依舊沒有勇氣說下去。

「你儘管說就是了。」

吳先生知不說也是個不了，只得硬着頭皮說，「請把上月未發的半份薪金見惠。」他再也不能多說一字了。

「你有什麼用處呢？」

「喫用都等着這一筆錢呢。」

「你剛才不是買了吃的東西囘來麼？怎麼還等着呢？」

「家裏的人——家裏還有三口，我怎能止顧自己，他們等着呢。」

「喫」字的聲浪傳到孩子們的耳官格外地清楚，他們看先生和客人談話，本已忘了一切，現在卻被喚醒了。拖大辮子的孩子牽着前坐的孩子的衣，低語道：「聽見麼？先生家裏等着這個人給東西吃，不然，快要餓死了。」

戴銀圈子的孩子不贊成這個推測，斥他道，「先生比我們發財得多，我們的骨頭爛了，他肚子還飽漲呢。你偏要亂說！」

「我們一定要餓死爛骨頭麼？」一個很小的孩子接着問，他有驚怖的眼光。

「你今天囘去就沒有飯吃，明天餓死，後天爛骨頭，爛得像爛泥一樣。」戴銀圈的孩子非常得意的樣子這麼說。

很小的孩子不再問了，他已沈入了神秘恐怖的幻想。

吳先生難過極了，他希望孩子們坐着不要動，他們却非但要動，還旁若無人地亂說；對他們看了幾眼，全然沒有效果。孩子們眞頑鈍，他們竟不能感應吳先生的心暫耐這一刻，吳先生止得把手一揮，含怒呵斥道：「靜！」

孩子們絮絮的語聲像秋雨初收的樣子，零零碎碎地停了。大家看了吳先生一眼，略微坐正身軀，椅子不耐震搖，作咕咕格格的呼聲。

學務委員放下右手，挺直上體，上眼皮擡了一擡，表示莊嚴的樣子，說，「教員不盡職，照例有相當的懲罰，你今天應當罰俸三分之一！」他在衣袋中摸出一塊錢，隨手向桌上一擲，清亮的聲音引得孩子們同時射出異樣的眼光來。他說，「這是你應得的，拿了去吧。」

吳先生那裏料得到有這麼一囘事！欲待申辯，不但話語說不出，連思路也沒有。桌子上雪白光亮的究竟是一塊大洋呢。他不期然而然地取在手裏，手心起冷和硬的感覺。

一九二一，九，二四。

（原載火災，商務版）

孤獨

葉紹鈞

很小的中堂裏點上一盞美孚燈，那燈光本來就有限，又加上燈罩積着灰污，室內的一切全顯得不淸不楚的，沒有明劃的輪廓。小孩子聽母親算伙食帳，靑菜多少錢，豆腐多少錢，水多少錢，漸覺糢糊了；他的身體似乎軟軟的酥酥的，只向母親膝上靠去。母親便停止了自言自語，一手輕輕地拍着孩子的前胸，說，「你要睡了？」

這時候聽見外面有老人的咳聲，一聲聲連續不歇，到後沒有力再咳，只賸低微的喘息。母親就向孩子說，「老先生囘來了。」孩子正入朦朧的境界，當然不聽見母親的話。

一會兒，關着的窗子被拉開了，一陣呀呀的窗響，接着就是老先生帶咳帶喘的聲息。他一手執着窗環，支持佝僂的軀體；乾皺的面孔泛作深紅色，像個喝醉了酒的；眼眶和上唇的鬍鬚的部分有些水光，這是伴着咳喘而至的涕淚了。他站了一歇，呼吸略微平順，才跨進門限，轉身關上了窗。這又是個至少要費一點力量的動作，使他不得不扶着窗檽再咳喘一陣。

可是，他的左手却在袖管裏只是掏。後來掏着了，轉身喊那正入朦朧的孩子，「孩子，要不要喫？」他實在不能多說了，就是這一句也費了很多的氣力，結果只發出慘然的帶有喘息的尾音的語聲。同時寬大的袖管裏伸出顫顫的枯瘦的手來，拿着一個鮮紅的福橘。

母親推動孩子的身體，暗示地說，「老先生給東西你喫，你要不要？」

這「東西」兩字似乎有特別的魔力，孩子在朦朧中聽見了，而且嘴裏的唾沫忽然多起來，一口一口儘是嚥。他伸出小手迷糊地說，「在那里？在那里？」那一隻手却只是擦着自己的眼睛。

「在這里，」老先生走近孩子的身旁。「你看，這是什麼？」他將橘子送到孩子的眼前，一手除下戴着的風帽。

孩子覺得眼前清楚極了，「紅的，圓的，不是很好喫的麼！」同時鼻官裏聞到一種可愛的香氣，於是嘴裏的唾沫來不及嚥了。至於他的小手再也當不起這種誘惑，遽向老先生手中取那個橘子。

老先生的手却縮了回去，他引誘的神情對着孩子，很醜地笑着說，「你叫我一聲，我才給你。」他立定了一會，喘息平了，咳嗽也不作，居然能說比較長的這一句。

孩子絕不理會，却走前一步，伸着小手追那向後逃遁的橘子。老先生的手儘向後縮，但沒有小手那樣敏捷，終於被捉住了。他還是握住橘子不放，引誘似地笑着說，「叫我一聲，叫我一聲。」

母親又暗示了，「乖的，快叫一聲，叫一聲就給你喫。老先生！老公公！」她相着孩子的臉，笑着向老先生努嘴，希望孩子明白她這表情的用意。

可是孩子竟不明白；一隻手不成功，第二隻手就來幫助，將老先生的手指只是扳開來。老先生知難以抵敵，便放開手指說，「你拿了去罷。」他立刻覺得剛才對於孩子的要求沒有意思。只不過自討沒趣罷了。孤獨的感慨便亂雲一般疊滿他的心中，使他只是捻着灰白的鬍子，站在那里。

勝利的孩子却已剝去了橘皮，送一瓤橘子到嘴裏了。他牽着母親的衣袖說，「我們睡罷，我要睡了喫。」

母親正覺得不好意思，見孩子這麼說，便故意呵斥道，「你真不乖，不肯叫人却要喫東西！喫東西也罷了，那有到牀上去喫的！」

孩子並不覺得這兩句有嚴厲和可怕的意思，還是拉着母親要走；拉了一會，又放了手送一瓤橘子到嘴裏。

母親本來就沒有反抗他的心思，現在他再三要走，便站起來向老先生說，「那麼請老先生到房裏去罷，趁我們這燈光，進去點火便當一點。開水藏在草窠裏，你自己取了喝罷。」

老先生正在看孩子喫橘子，想那孩子堂皇地喫他的勝利品，絕沒有他老人在眼裏，便感覺到異樣的空虛，似乎身體也沒有一點質料的。及聽屋主人催他進房，他又爽然自失起來，「原來我不應當逗留在此，我只配拘囚在那個小天地中！」他於是走向室的左隅，從衣袋裏取出個鑰匙來，開那里的一扇門。

傴了背，運了腕力，失神的老眼用了無效的注意，好容易把鎖開了；但又引起了一陣劇烈的咳嗆。所以他不能便推門進去，卻扶着門框站住。

孩子手裏的橘子瓤已去了大半，再遲一點要不能躺着喫了，便催着母親快走。母親以禁抑的聲氣說，「等一歇！等一歇！」但她也不免望着老先生的背形縐眉。她想，「他這麼咳嗆，原是平常的事，為什麼今夜特別難抵當呢？」

喘息沒有全止，只是略微輕而勻的時候，他便推門進去。在外間射進去的微弱的光中，他摸索火柴，畫着一枝，向一枝白燭上點着。暈圓的光顯出個暈圓的境界，境界以外的東西却依然隱伏在昏黑之中。桌子上積着灰塵，經老先生衣袖的拂拭，就畫成些不成樣的花紋，這是顯然可見的。其外茶盞，飯碗，茶壺，煤油罏，酥糖的殘屑，醺魚的骨頭，雜亂地攤在桌上，都很清楚地呈露牠們的面目。

外面屋主人說，「你已點上了火，我們進去了。」就聽他們母子兩個走向裏邊去了。「呵，怎麼得了！」老先生感嘆一聲，低微到幾乎聽不見，就轉身掩上了門。

他又想起開水在外間的草窠裏，重又開了門，在暗中摸索着；後來拿到了。試觸壺壁，却是不大溫熱的。入室關門之後，就點起煤油罏來，把水壺閣在上面。煤焰蓬蓬地騰出，他全不知道；却又是氣吁吁地了。於是慢慢地坐在牀上，那牀靠着後壁，正在暈圓的光以外。

他大約將近二十年這樣情形了，被袱不給整理，睡時把牠蓋在身上，起身時便任牠堆着。還有些時分已過的衣服，不用的汗巾錢袋之類，也隨便堆在牀上。這樣可免開箱關箱的麻煩；又可幫助一點被袱的功效，雖然漸漸覺得身體擔當不起，但溫暖又是不忍捨棄的。若在日間，就可看出他的被袱和蚊帳是灰黑的，幾乎不能相信先前也是潔白的質料。這大半是煤油爐的影響，尤其因爲由他使用煤油爐的緣故。

他坐着休息，漸漸朦朧起來；但是恐懼的心使他不能竟然入睡。最可怕的難關要算早起和臨睡了。一個鈕扣的扣上或是解開，一隻衣袖的褪下或是伸進，都要引起劇烈的咳喘。等着等着，一陣咳喘平了，才敢再動。但第二陣早又在豫料之中了。要完全睡得寧貼，或完全穿好了衣服離牀，非一點兩點鐘不可。他每天有這麼兩回困難的功課。他實在怕極了，如能夠不要睡，他也十分願意。可是到夜不睡又怎麼辦呢？

他似乎聽見沙沙的雨聲，糢糊地想，明天出門又受累了。但立刻覺察這個念頭不對，便支撐着走到桌子旁邊，匆忙地提起水壺，更湊近去吹那爐火。爐火不就滅，一口氣過時，火燄仍豎了起來；煤油氣却瀰漫於室中了。老先生想到了別一個方法，把火燄旋得很低，再一吹，才吹滅了。

他斟了一盞開水，兩手捧着，靠在牀上慢慢地喝。兩手覺得溫溫的很舒服，相形之下，兩脚覺得冰樣冷了。本來他六十多歲的年紀，血氣早衰了，冬夜的寒氣又儘把他包圍得緊緊，所以雖穿了蒙古人的一般的厚棉鞋，差不多同沒有穿什麼一樣。但也沒有法子，伸進被窩裏去暖着又不是容易的事呢。

開水從喉間嚥下去，他覺得很受用，咳嗽不作，呼吸也平順，幾乎同沒有病的一樣。他戀着這個僅有的境界，便只是靠着不動。其實也很可憐，這盞開水就是他的晚餐了！他年輕的時候是有名的酒客，酒家樓上每晚有他的蹤跡，與朋友們猜拳行令，總要喝這麼兩斤三斤。回到家裏，夫人早預備着可口的酒菜，斟好了陳年的花雕在那裏等着。他便慢慢地獨酌起來，或者隨便看幾行書，或者同夫人談幾句話，才舉盃呷一口酒。這樣的生活延續下去，沒有變更，直到夫人離開了他的時候。但他依然喝酒，只在酒家喝。當初的酒伴漸漸地稀了，

送一副輓聯或一刀錫箔時，便引起一回感歎。後來酒客裏邊竟不容易遇到熟人了，他索性不到酒客叢集的內堂去喝，只憑着外面的櫃檯獨坐。猜拳行令的事全同很遠的夢一樣，單是看着街上來往的人下他的孤酒。最近兩三年內，除了固有的咳嗆以外，又得了個嘔吐的毛病。喝了酒回去睡，半夜裏總被難堪的胃泛促醒；醒時又酸又腥的水已涌到嘴裏了。一陣嘔吐之後，接着便是劇烈的哮喘。睡眠當然是無分了。張開眼睛，只見個無邊的黑暗，似乎永不會再見光明似的；閉了眼睛，便覺許多不可說的恐怖和悲哀紛紛向心頭刺來。他說不出什麼，（便是說，又向誰說呢？）只有沈長地歎氣。當他請醫生診治時，醫生斷定他主要的病因在酒。又問他，小便覺得通暢嗎？他說，小便很少，而且不大清。醫生就對他說，非戒酒不可。他也相信這是酒病，但晚上仍舊憑着酒家的櫃檯喝他的例酒。然而酒量越來越減了，喝不到半斤，便覺胃裏滿滿的，一半也是怕夜半的嘔吐，就停止了不喝。可是沒有用，到夜半還是要吐。直到今冬，吹了兩天西北風，天氣嚴寒，他的身體更覺到處不舒服。酒似乎變了味道，喝到嘴裏，只是嚥不下。這才和數十年的老伴告別了！嘔吐却沒有去，不論晚間喫一碗粥或是幾個蛋餅，到夜半總是吐了出來。有幾天晚間不喫東西，倒或可幸免。他有了這個經驗，所以開水就成爲他的晚餐了。至於不喝茶而喝開水，因爲近來覺得茶味也大變了的緣故。

一盞水喝完了，手心溫熱的感覺便轉爲冷冷的，他不得不站起來把盞放下。兩脚實在太冷了，冷到有點痛。他便想，早晚總要度這難關，不如早點睡便宜了一雙脚。一腔勇氣鼓勵着他，就移那個燭臺擺在牀前的椅子上。然後坐上牀，冒着險做那最困難的功課。當然咳喘是不肯爽約的，他才靠到牀頭，已咳得幾乎氣息不屬了。

他耐着性，髣髴魔難中的修道士似的，等待咳喘略停，便解開幾個鈕扣，或褪下一隻衣袖。他的衣裳有許多的污跡，也有幾處破裂了毀損了的。自從他夫人死後，他的新衣裳都是向衣店裏買來的。一穿上身，沾了污跡也隨牠去；破了毀了也不管，從沒有補綴這回事。直到污穢且破壞得不成樣子，他昏花的老眼也覺察出來了，便再去買一件來換上，那舊的就此作廢了。

他橫下來睡好，把被袱裹着身體的時候，喉間只有絲絲的細聲了。更沒有再動一動的氣力，全身似乎一堆爛石，緊緊地壓在牀褥上。火已被吹滅了，黑暗蒙住他疲倦的雙眼，可是沒有蒙住他孤獨的心。他的心彷彿如豆的燈火，顫顫地只是閃着，雖然微細，但燃燒開來，也可成燭天的大火。此刻他的心正在閃着閃着，想起日間的情形呢。

這天早上，他依平常的習慣，天一亮就掙扎着起牀。明知這差不多特地招邀咳嗆，但在黑暗中無論開眼閤眼，總是牢獄一般可怕，既然見了一點光，便不得不一切不顧地逃避開來。他穿好衣服的時候，似乎只有呼出的氣了；身體靠在牀闌，動彈不得；頭只是徐徐顫動，幫助內氣的呼出。灰黯的光籠住他的面孔，眼睛的周圍隱隱現個淡青的圈，倘若攬鏡自照，或許要不認識鏡中的人是誰了。幸而好久不照鏡子了，而且也不知道鏡子在什麼地方。

靠了好久，才移步就桌前，點上煤油爐，煮一點水。水壺底積着很厚一層煤煙，而且蔓延到壺壁壺把那些地方。他才一把持，便將手指染黑了一部分。他向來不曾注意這等事情，當然不能覺察了。直到水壺裏發出輕響的時候，便把水倒在面盆裏，潦草地洗了臉。

於是戴上風帽，預備出去。那風帽是他的良伴，一年裏大約只有四五個月的暌離。石榴花開的時候，他還沒有除掉牠；人家穿着夾衣賞中秋，他早又把牠戴上了。牠是玄緞製成的，緯差不多全毀壞了；積垢過多，放出晶晶的油光。他戴牠時極隨便，一套上，扣一個鈕扣，就算了。有時戴得不正，便露出個歪斜的面孔；引得街頭的孩子們拍手大笑。

他關上了門，按上了鎖，伸着索索的手向衣袋裏摸一摸，才向外走。大門却已開好了。在門口開成衣鋪的丁成縫正在那里扣鈕扣，見了他照例地問，「老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他照例回答。一壁氣息呼呼地只是走。塞曉的風撲面吹來，覺得胸次一清；但皮膚却似乎儘

在那里縮緊來，很不好過。他的背彎得愈甚了，袖管對袖管鑲攏來，兩臂挾得緊緊。這樣，他寂寞的身軀就在清冷的街間過去了。

他走到一家茶館裏，僅有兩三個茶客默然坐着。夥計正在掃地呢。見他來了，便去絞了兩把熱毛巾給他擦臉，再斟了一壺白開水來擺在桌子上。在茶館裏很少有喝白開水的。誰都歡喜喝一朝晨釅釅的茶，再去作事，便似乎分外有勁。可是，他的味覺變了，不能再喝濃烈苦澀的茶，只好喝一點淡而無味的白開水！而且不入茶館又到什麼地方去呢？世界雖大，髣髴處處拒絕他的進入；惟覺居室裏的臥榻和茶館裏的椅子比較有念舊之情，還肯容他親近。於是他就特別戀着這兩件東西。

在茶館裏可以說僅僅戀着那椅子了，此外的許多人物全同他漠不相關，一個人也不理他，他也不愛那里的一件什麼東西。有些時候，好許多茶客圍着談話，無非講那應時的游賞，社會的新聞，政府的設施，等等。這就引起他無限的感慨：他們那樣自得其樂，那樣議論風生，髣髴故意表示一種正當盛時的驕傲，藉以奚落他的孤獨和昏老。於是永鏤心頭的過去的痕跡逐一伸展開來，同畫圖一般。今昔相比，覺得現在這情況太不可堪了，便在固有的喘息中漏出一聲長歎；眼裏雖沒有淚滴，眼光却悽然了。但是，他還是坐在茶館裏，不到別的地方去。

這天他在茶館裏喫了些東西，喝了兩壺光景白開水，看看座客由密集而稀疏了；他們大半是彼此招邀着，去開始賭博，藉以消遣那多餘的光陰，小半是治他們的業務去了。他也預備要走；然而走向什麼地方去，却是個很費躊躇的難題——他每天上午離開茶館之前照例要遇到這個難題。忽然想起了他的表姪女（他的僅有的親戚），差不多三個月沒有見面了，便決意去看望她。去的動機當然不僅是看望：他病得很厲害，沒有聽到別人的一句安慰的話，又不曾向誰傾訴過自己的病況，覺得這是種比病更難堪的苦趣。現在既想起了她，神秘的熱望便火一般熾盛起來，非馬上看見了她不可。她住得很遠，走到她那里是萬難辦到的，他於是僱了一乘轎子。

他的表姪女是個很適宜的主婦，能夠處理瑣屑的家務，使很有條理，又善於交際，得一切人的歡心。她將近三十歲了，因爲她不曾生過孩子，而且很能修飾，看去只像二十剛過的人。她面頰上還顯着處女似的紅暈，眼睛也澄清且流利。她的丈夫華綏之是個中學教師。他們兩個很愛好的。

這一天下午，他們將到一個朋友家裏做消寒會。當老先生轎子到時，她正在整妝呢。看他氣息吁吁，便請他在軟榻上坐着。他發出含愁的聲音，却似乎孩子乍見了母親時的嬌聲，眼睛裏放出求憐的光，道，「好久不見了，你好？」接着喘了一陣，又努力地說，「我總有點難了！四肢沒有氣力，只覺身體越來越重。到晚什麼東西都不能喫，喫了就是吐。咳喘又儘是來得厲害，幾乎不能動一動。總有點難了！」

她按着髮髻，相着他的容色，覺得很可憂慮，但嘴裏還是很平和地說，「不要過慮，沒有什麼難事的。近來天氣冷，老人家身體欠舒服一點是有的。待交了春，天氣漸見和暖，就康適如常了。」

這幾句話在他聽來太過平常了，很有點失望。心裏想，「少年人眞不明白老年人的苦處，我這麼形狀，我這麼告訴她，她却輕描淡寫這樣說！」想着，心裏便酸酸的了。因伸說剛才的意思道，「實在有點難！這不比往年，我自己很明白的。」

她沒有比剛才更親切的安慰的話，只有重複地說，「不要過慮，不要過慮，決不妨事的。」

他知道引起她的同情是無望了，便不再辯說，含糊地答應了她。隨後靠着榻背養神。她笑着向他說，「今天在這裏喫午飯能，待我喚人去沽一點酒，伯伯與綏之同喝。」

「不喝酒，一點也不能喝。幾十年裏喝得太多了，到現在便沒有我的分了！」他臉上只是慘笑。

「少喝一點總不要緊吧？」

「實在一點也不能喝，什麼酒都變了味道，無論如何嚥不下去；而且夜半的嘔吐也擔當不起了。」他低聲默歎。

她覺察喝酒的話恰引起他的悲感，便轉換個端緒說，「今天一個朋友家裏做消寒會，我們喫了午飯便要去。在那里有室內的遊戲，有某女士的唱歌，有四組男女的跳舞，到晚大家圍着桌子在小火鍋裏煮東西喫。這個很有趣味，最妙就在各盡興致，絕不拘束，而有羣居之樂。」她站起來把南面的窗開直，讓陽光多進來一點。老先生全身被着陽光了。

他又覺她的話含有壓迫的力量，使他傷悼自己的衰老和孤獨。羣居歡會的事不是不曾經歷過的，聽歌起舞也不是從未做過的夢，但現在是渺茫了，賸餘的，確確實實賸餘的，只有個孤單而枯寂的自己！這就見得她的話近於嘲笑了。於是憤憤地想，「少年人眞多事，聚什麼會，弄什麼歌舞，無非沒意識的玩意兒罷了！」一壁却隨口答應道，「哦，有這麼一個會。」

「這個會裏全是夫婦偕往，有孩子的便帶着孩子，這也是一種特色。」

老先生却並不注意在這個上邊，很關切的樣子說，「你們這里一切平安，可惜缺少了孩子。不要多，只要一個兩個，便四時皆春，生趣無窮了。」他說時，環顧室內，表示果能如他所說，生趣將充塞室內，同春氣一樣。

她恬靜地說，「這在我們倒並不見得。我們的意思，若是孩子來了，在感情和責任上，自然很歡喜他們。現在他們不來，我們也不承認是一種缺陷。進一步說，他們的到來不只給我們以歡喜，還附帶着精神的憂慮和軀體的勞困。而且他們不是能夠始終給我們作伴的：幼時的嬉笑和慧悟，固然能使我們沈入陶醉的境界，覺得全佔領了人生的眞趣。但是他們很快地長大起來，他們有他們的伴侶了，他們有他們的見解了。我們呢，被視爲他們以外的人了！他們雖然仍來接近我們，只不過牽於習慣，礙於面子罷了。這種得而復失的悲哀，我想來是十分難堪的，倒不如自始就沒有得到的好得多。」

老先生聽說，別有所悟，滿腔的感慨無處申洩，只低垂着眼光一聲不響，他本來就有這一種解悟，差不多

越老越認得確切，現在聽表姪女這麼說。心頭更刻上一條很深的新痕。他想，「這何止孩子對於父母，簡直是少年人對於老年人的通例。你還是少年人，自然揣想不到了。」但是他並不向她說。

她的神態更柔美了，繼續說道，「我們現在不覺得缺少了什麼，只覺我們被包圍在安慰裏邊。只願綏之和我永永康適，平安地達到暮年，就感謝命運給我們的賞賜特厚了。我相信最密切最永久的伴侶只有夫婦。兩人同心一體地締結着，趣味相投，年歲相近，決沒有判離的危懼。到了衰老的時期，便是一個別的人都不來相近，只消想，彼此有個唯一的老伴在那里，就比有了什麼人都幸福都驕傲了。」她說到此，現出似醉的微笑，她的心願無意地表白出來了。

老先生彷彿見了鬼魅，身體仰躺着，舉手掩面，眉頭皺得緊緊，更發一聲類乎喘氣的歎息。她以爲老人家精神不佳，談話覺得厭煩了，便停住不再說；却殷勤地問道，「喝盃茶吧？」

「不，不，」他含糊地拒絕了。她怎知道他的創傷呢？這正同一個恆久的傷痕一樣，潰爛又潰爛，沒有痊愈的時期。只因包裹了起來，而且受傷太久了，倒似乎沒有什麼。現在却又來了一箭，正中在舊時的傷處！這一忽的痛苦，足以喚起所有的痛苦的經過，於是覺得不可堪了。而放這一箭的就是她。這個她怎麼能知道呢？

大概夫婦互相愛好的總有她這樣的見解：惟其愛好，就要求所以愛好之故。這實在是神秘而難以解答的。難解答的定要有個簡明的解答，往往想到了永久爲伴這條路上去。當年老先生同他的夫人也曾這麼想過；不但想過，而且彼此說出來賞證過。不料所見相同，喜得他握着夫人的手儘是加緊。夫人掙脫了，斟了一盃滿滿的酒，笑着奉與他道，「我們兩心相印，與你分喝這一盃，作爲祝典！」他就湊上去喝了一半。餘下一半，她喝乾了。這是個不可磨滅的記憶。但是兩人的期望終於成爲虛願，才到中年，她便離他而去了！他同殘毀了心肝一般，傷痛至於不可說。雖然喝酒也只是無效的排遣，但不喝酒又叫他怎麼辦呢？一年一年喝下去，一年一年覺得當初兩心相印的期望更有意思，然而這是決不能達到的了！他想起了這一層時，便嫌恨自己的軀體重重

的，不能飄飄地浮起來，浮起來，在空中吹散，化成微至無質的塵點。這一回被表姪女重重地刺動他的舊痕，又正當舊病疊新病的時候，當然更見傷感了；他簡直連歎息也嫌恨，假若就此歎不出來，豈不比較好一點麼？

但是她料想不到那些，見他不要喝茶，神氣很疲倦，便想讓他靜養一會；自已坐在原先那椅子上，一手剝弄瓷盆中才透了二三寸的水仙苗。

室中靜寂了一會，忽聽外邊有匆急的脚聲。綏之趕了進來，嘴裏嚷着，「開飯罷！開飯罷！」及見老先生躺在那里，便招呼道，「老伯在這里，我們好久不見了。」說着，卸下大衣和圍巾。他的臉上凍得紅紅的，非常鮮豔。

「來不多久呢。我們好久不見了。」老先生略微坐起，很費力的樣子，與綏之點頭。綏之忙說「請躺着，不要坐起來」時，他重又躺下，急促地喘氣。

綏之也坐了，聽夫人講老先生的近況，只是皺着眉不響，實在安慰的話語太難想起了。聽到末了，他只勉強地說，「老伯不要憂心，慢慢兒調養就得了。」回頭却向夫人說，「我們開飯罷。」

老先生沒有回答，不是不曾聽見，便是回答不來了。

喫飯時老先生覺得這飯煮得太硬了，稀疏的幾個牙齒不大濟事；又覺得湯不很燙，嚥下去不大舒服。表姪女見他喫得很艱難，揣知老人家對於飲食另有癖好，便替他改盛過較爛的飯，又重做了一碗沸燙的湯。他才勉強將半碗飯納入腹中。

飯後休息了一歇，綏之有點不耐了，向夫人說，「這是去的時候了，我們去罷。」又向老先生說，「今天很不巧，不能同老伯多談一會，我們有個……」夫人便搶着說，「剛才我已告訴伯伯了，我們有個消寒會。這個眞不巧，否則儘可多談一會。希望伯伯改日再來這里玩一整天。」兩人說時都現着抱愧的笑容，但也可認作厭棄的傲態。

「我本來也要走了，我不能就此躺在這里！」老先生感慨地答說。他心裏却尤其憤憤，但並不恨誰，只恨自己不是：「爲什麼忽然動念，要到這里來！這里豈是配我居留的！現在果然被人家趕走了！」他便支撑着坐起來，又支撑着站起來，預備要走。這使綏之夫婦感覺不好意思了，兩人不約而同地說，「不要緊，可再坐一會。」

「我本來要走了，改日再見罷，」他開始舉他的艱困的脚步。

「那麼不虛留了，你自己要保重呢，」她以女性特有的聲調向他作別。

「多謝。」

「僱一乘轎子，坐了去罷，」綏之親切地勸說。

「不必。我慢慢地走去，可以運動運動血脈。走得乏了，沿路見茶館便可休息。而且也可臨時僱轎。」

綏之夫婦送他到門首，看他孤獨的背影在蝌蝌的冷冷的陽光中很慢地移動，兩人同聲歎一口氣說，「可憐！」他們回進去略微整理一下，便攜着手赴消寒會。聽了幾曲雅歌，開了幾回笑口之後，却把老先生給與他們的印象忘得乾乾淨淨了。

老先生一路走着，一路哮喘；咳嗽發作時，便立定了只是拍胸，待咳過了再走。他心裏不斷地悔恨，「這一趟去看他們眞是多事。」更想起了別的感慨：「現在什麼事情都變了，看在眼裏總覺得不合適。朋友聚會是有的，爲什麼要夫婦兩個一同去！這算顯示你們是成雙成對麼！未免太難爲情了。」他想着，眼睛裏便放出無力的含怒的光，至於他們兩個並不在他面前，那是不管了。

他在路上喝了三次茶，才走到每天去的那一家茶館裏。這彷彿到了久別的家裏了，坐上那破舊的椅子覺着特別有味，够計料來的白開水也異常甘美。他就此默默地享受着。其他茶客的喧聲笑語，當然和平日一樣，足以引起他的孤獨之感。他只有避的一法：他的耳官本來就不大靈便，又加上個特意的不注意，一切聲音就只是

迷迷糊糊的，沒有意義了，他更勉強拒絕內心的憤慨等等，不讓牠們火燄一般冒起來。他的眼皮闔着，但並不入睡。

茶館裏開銷本不多；冬天的太陽一偏西，就滚一般地去了，於是更覺陰暗而有寒氣。衆人呼出的炭氣和吸水烟的人吐出的烟升騰不散，一切人物全有點模糊，髣髴濃霧之中。不很明亮的挂燈點起來了，只染紅了附近的一團烟氣，其外依然被着陰影。這等情形，老先生有幾十年的經驗了，所以全不去注意。

憤慨的燄雖經拒絕，不免時常要偷偷地冒起來。他就張開眼來看看四圍，或者喝一口白開水。這一次開眼時，茶客已沒有一個了，方才覺得耳朵裏好一會不聽見迷糊的喧聲了。夥計在那里擺齊那些散亂的椅子，很不高興的樣子，只用一手將椅子輕輕一拖，不管牠齊不齊就算了；椅足擊地板發出寂寞的音響。這分明不可再留了，老先生只得悵惘地走出來。幾陣尖風把他一吹，便引起了劇烈的咳嗽；這時候他的臉成爲充血的，倒似乎很有神采的樣子。

他走過一家水果舖時，看見一大堆的橘子擺在那里，紅的顏色在煤油大手盞的光中發亮。忽然念頭一動，便買了一個，藏在袖裏。他在冬令不大喫水果的，因爲那種冷覺太刺激了。現在買這一個，原來想去換屋主人家孩子的叫他一聲的。但是他失敗了！

老年人對於幼年的情景，記憶特別深刻。對於近時的遭歷，便比較浮淺一點。但在沒有忘掉之前，却又會時時逐一想起，正如許多模糊的畫片在眼前幌過一樣。他躺在牀上，再也不能入睡，他的孤獨的心儘在那里看畫片呢：「表姪女看我的病這樣輕淡，世間那還有親切的同情！……少年人總是歡喜胡鬧，天寒便弄什麽消寒會！……事情全完了，胡鬧還要夫婦同去！……我的妻！……她死時那副帶青色的面孔！……『成雙到老』這句話何等甜美，但何等傷心！……沒有一個孩子逖姐！……可恨那孩子偏不肯叫我！……恨什麽呢，全沒有我的分了！」

種種思念在他心頭浪一般湧起，循環不已。兩脚只是不溫，如插入冰窖之中。身體被被袱和衣裳壓得不能動，只好僵僵地蜷着。四圍是無邊的黑暗和沈寂，好像那光明熱鬧的世界把他忘了。

一九二三，一，二八。

（原載線下，商務版）

潘先生在難中

葉紹鈞

一

車站裏擠滿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現出異樣的神色，脚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睡着一般地站着；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空氣沉悶得很，人們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大概快要下雨了。電燈亮了一歇了，彷彿比平時昏黃一點，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

揭示處的黑漆版上標明西來的快車須遲到四點鐘。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像這種報告，在這一個禮拜裏，幾乎每天每趟的行車都有：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大家也習以爲當然了。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爲擾擾的境界。來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個黑漆皮包，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尙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

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也不能全乎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湧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四個窗洞的地方，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坐椅的中間，一動不能動；兩臂一前一後，伸得很長，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臂膊拉了去的樣子。他急得直喊，「阿！我的臂膊！我的臂膊！」

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方才知道腰下擠着個孩子；留心一看，見他們四個人一串，手聯手牽着。一個客人呵斥道，「趕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兩半了！」

「怎麼弄的，孩子不抱在手裏！」又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攫得向前進行的機會。

「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再轉一念，妙用豈是人人能夠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勞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嚥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你們看着我！你們看着我！」

車輪一頓，在軌道上立定了；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潘先生覺得前頭鬆動了些；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脚作不得一點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你們跟着我！你們跟着我！」

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旋轉身子看，後面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又下來了百多人，方才看見脚踏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的上半身，承着電燈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再等了一歇，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她吁吁地呼着氣，連喊「阿唷，阿唷，」悽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鎮定，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重又發命令道，「我們仍舊同剛才這樣聯起來。你們看月台上的人這麼多，收票處又擠得厲害，不是聯着，就要走散了！」

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攔住他的膝頭說，「爸爸，抱。」

「沒用的東西！」潘先生頗有點憤怒，但隨即耐住，蹬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同時關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一手要緊緊牽着母親，因爲他自己一隻手也沒得空了。

潘師母向來不曾受過這樣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車，却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不禁發怨道，「早知道這樣子，寧可死在家裏，再也不要逃難的了！」

「悔什麼！」潘先生一半發氣，一半又覺得憐惜。「到了這里，懊悔也是沒用。並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罷，當心脚下。」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

一陣的擁擠，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出了收票處的隘口。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只有順着大衆的勢，脚不點地地走。一會兒，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跨過了電車軌道，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慌忙地回轉身來，只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一齊向自己這邊湧來，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心頭悵惘到不可說，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轉了幾回，一絲影蹤也沒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他瞥見母親的疏疏的額髮，便認識了，舉起手來指點道，「媽媽，那邊。」

潘先生一喜；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後望去。搜尋了一歇，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阿大」，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旁路上。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暢地吐一口氣，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

「現在好了！」的確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就有人保着險，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福得很，一尋即着：豈不是四條性命，一個皮包，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豈不是「現在好了？」

「黃包車！」潘先生很入調地喊着。

車夫們聽見了，一齊拉着車圍攏來。問他到什麼地方。

他昂起一點頭，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只消兩輛！兩輛！」他想了一想，續說，「十個銅子，四馬路，去的就去！」這分明表示他是個「老上海。」

辯論了好一會，終於講定十二銅子一輛。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潘先生帶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輛。

車夫剛欲拔脚前奔，一個背鎗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橫，只得縮住了。小的孩子看這個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過臉來，貼着父親的胸際。

潘先生領悟了，連忙解釋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紅包頭。我們因為本地沒有他，所以要逃到這里來；他背着鎗保護我們。他的鬍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羅漢的鬍子一個樣子。」

孩子總覺得怕，便是同羅漢一樣的鬍子也不想看。直到聽見噹噹的聲音，才從側邊斜睨過去，只見很亮很亮的一個房間一閃就過去了；那邊一家家都是花花燦燦的，都點得亮亮：他於是不再貼着父親的胸際。

到了四馬路，一連問了八九家旅館，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沒有用，因為客堂裏都搭起牀鋪，可知確實是住滿了。最後到一家也標着客滿，但是一個夥計嬾嬾地開口道，「找房間麼？」

「是找房間，這里還有麼？」一縷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週身，彷彿到了家的樣子。

「有是有一間，客人剛剛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說不定就沒有了。」

「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來，說，「我們總算運氣好，居然有房間住了！」隨即付車錢，慷慨地照原價加上一個銅子；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以後好的運氣會續續而來的。但是車夫偏不知足，說跟着他們回來回去走了許多時，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潘先生又多破費了四個銅子。

這房間就在樓下，有一個牀，一盞電燈，一桌，兩椅，此外就只有煙霧一般的一間的空氣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進去時，立刻聞到刺鼻的油膩味，中間又混着陣陣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語道，「討厭的氣味！」隨聽見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鍋的聲音，才知道原是一間廚房。再一思想，氣味雖討厭，究比喫館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舒舒泰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用晚飯吧？」茶房擺下皮包回頭問。

「我要喫火腿湯淘飯，」小的孩子咬着指頭說。

潘師母馬上對他看個白眼，凜然說，「火腿湯淘飯！是逃難呢，有得喫就好了。還要這樣那樣點戲！」

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風色，央着潘先生說，「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給我喫大菜。」

潘師母竟然發怒了，她回頭呵斥道，「你們都是沒有心肝的，只配什麼也沒得喫，活活地餓……」

潘先生有點兒窘，卻作沒事的樣子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便分付茶房道，「我們在路上喫了東西了，現在只消來兩客蛋炒飯。」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點頭就走，剛出房門，潘先生又把他喊回來道，「帶一斤紹興，一毛錢燻魚來。」

茶房的腳聲聽不見了，潘先生舒快地對着潘師母道，「這一刻該得樂一樂，喝一杯了。你想，從兵禍凶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覺（他說着，把阿二拖在身邊，一手輕輕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

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酌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着。

潘師母不響，她正想着家裏呢。細軟的雖然已經帶在皮包裏以及寄到教堂裏去了，但是留下的東西究竟還不少。不知王媽倒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窮人家曾不曾知曉他們一家統出來了，只賸個王媽在家裏看守；又不知王媽睡覺時，要不要忘記關上一扇門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裏的三隻母雞，沒有做完的阿二的袴子，廚房的一碗白爊鴨……眞同通了電一般，一刻之間，種種的事情都湧上心頭，覺得異樣地不舒服；便嘆口氣道，「不知弄到怎樣呢！」

兩個孩子都懷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覺得這樣的上海沒有平時父母嘴裏的上海來得好玩而有味。

疎疎的雨點從窗外灑進來，潘先生站起來說，「果眞下雨了，幸虧在這一刻下，」就把窗關上。突然看見本來給窗子掩沒的旅客須知單，他便想起一件頂緊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注着那單子看。

「不折不扣，兩塊！」他驚訝地喊。回轉頭時，眼珠瞪視着潘師母，一段舌頭從嘴裏伸了出來。

二

明天早上，走廊中茶房們正蜷在幾條長凳上熟睡，狹得止有一條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來，幾許房間裏的電燈還是昏黃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婦兩個已經在那里談話了；兩個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許比昨晚的好一點，也醒了一歇了，只因父母教他們再睡一會，所以還躺在床上，彼此呵癢爲戲。

「我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師母焦心地說。「這報紙上的話知道牠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難萬難地逃了出來，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顧局長的脾氣就是一點不肯媽虎。『地方上又沒有戰事，學自然照常要開的，』這句話確然是他的聲口。這個通信員我也認識，就是教育局裏的職員，又那里會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

的。」

「你要曉得，囘去危險呢！」潘師母悽然地說。「說不定三天兩天他們就會打到我們那地方去，你就囘去開學，有什麼學生來念書？就是不打到我們那地方，將來教育局長怪你爲什麼不開學時，你也有話囘答。你只要問他，到底性命要緊還是學堂要緊？他也是一條性命，想來決不會對你過不去。」

「你懂得什麼！」潘先生頗懷着鄙薄的意思。「這種話只配躲在家裏，伏在床角裏，由你這種女人去說：你道我們也說得出口的麼！你切不要攔阻我，（這時候他已轉爲撫慰的聲調，）囘去是一定要囘去的；但是決定沒有一點危險，我自有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的靈捷，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裏的東西麼？我囘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得定心定意住在這裏了。等到時局平定了，我馬上來接你們囘去。」

潘師母知道丈夫的囘去是萬無挽囘的了。囘去能得照看東西固然很好；但是風聲這樣地緊，一去之後，猶如珠子拋在海裏，誰保得定必能撈囘來呢！生離死別的哀感湧上她的心頭，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淚早在眼角邊偷偷地想跑出來了。她又立刻想起這不大吉利，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怎能悽慘地流起淚來。於是勉強忍住，聊作自慰的請求道，「那麼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長並沒有照常開學這句話，如還來得及，你就趁了今天下午的車來，不然，趁了明天的早車來。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淚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裏也着實有點煩亂，局長的意思照常開學，自己萬無主張暫緩開學之理，囘去當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又怎麼放得下這里！看他夫人這樣的依依之情，決計一走，未免太沒有恩義。又況一個女人兩個孩子都是很儒弱的，一無依傍，寄住在外邊，怎能斷言決沒有意外？他這樣想時，不禁深深地發恨：恨這人那人調兵遣將，預備作戰，恨教育局長主張照常開課，又恨自己沒有個已經成年，可以幫助一臂的兒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從利害遠近種種方面着想，覺得囘去終於是天經地義。便把惱恨擱在一旁，臉

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順着夫人的口氣點頭道，「假若打聽明白局長並沒有這意思，依你的話，就趁了下午的車來。」

兩個孩子約略聽得回去和再來的話，小的就伏在床沿作嬌道，「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媽媽回去，賸下你獨個住在這里，」大的孩子扮着鬼臉說。

小的聽着，便迫緊嗓嚨喊作嚎哭的腔調，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裏實在沒有眼淚。

「你們都跟着媽媽留在這里，」潘先生提高了聲音說。「再不許胡鬧了，好好兒起來待喫早飯罷。」說罷，又囑咐了潘師母幾句，逕出僱車，趕往車站。

模糊地聽得行人在那里說鐵路已斷火車不開的話，潘先生想，「火車如果不開，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職也只得由他了。」同時又覺得這消息很使他失望；因想他若是運氣好，未必會逢到這等失望的事，那麼行人的話也未必可靠。欲决此疑，只希望車夫三步併作一步跑。

他的運氣誠然不壞，趕到車站一看，並沒有火車不開的通告；揭示處只標明夜車要遲四點鐘才到，這一刻還沒有到呢。買票處絕不擁擠，時時有一兩個人前去買票。聚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為看看來的，也有帶着照相器具的，尋等夜車到時攝取車站擁擠的情形，好作將來風雲變幻史的一頁。行李房滿滿地堆着箱子鋪蓋，各色各樣，幾乎碰到鉛皮的屋面。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點兒悵惘，頓了一頓，終於前去買了張三等票，就走入車箱裏坐着。晴明的陽光照得一車通亮，溫溫地不嫌燠熱；坐位很寬舒，就是勉強要躺躺也可以。他想，「這是難得逢到的。倘若心裏沒有事，真是適愉快的旅行呢。」

這趟車一路耽擱，聽候軍人的命令，等待兵車的通過。直到抵達讓里，已是下午三點過了。潘先生下了車，急忙趕到家，看見大門緊緊關着，心便一定，原來昨天再四叮囑王媽的就是這一件。

扣了十幾下，王媽方才把門開了。一見潘先生，出驚地說，「怎麽，先生回來了！不用逃難了麽？」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進裏面四週一看，便開了房門的鎖，闖進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沒有變更，一點沒有變更，什麽都同昨天一樣。於是他弔起的一半心放下來了。還有一半心沒放下，便又鎖上房門，回身出門；吩咐王媽道，「你照舊好好把門關上了。」

王媽摸不淸頭緒，關了門進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們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了去，所以騙她說逃到上海去。「不然，怎麽先生又回來了？奶奶同兩個孩子不一同來，又躱在什麽地方呢？但是，他們爲什麽不讓我跟了去？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們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紅房子裏，那些兵都講通的，打起仗來不打那紅房子。——其實就是老實告訴我，要我跟了去，我也不高興呢。我在這里一點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這裏來，橫豎我的老衣早做好了。」她隨卽想起甥女兒送她的一雙繡花鞋眞好看，穿了這鞋子上西方，閻王一定另眼相看；於是她感到一種微妙的舒快，不復想那主人究竟在那里的問題。

潘先生出門，就去訪那當通信員的教育局職員，問他局長究竟有沒有照常開學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麽沒有？他還說有一些教員只顧逃難，不顧職務，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業，不配他們幹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處。」潘先生聽了，彷彿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的有主意，决定回來到底是不錯的。一口氣奔到自己的學校裏，提起筆來就草送給學生家屬的通告。意思是說兵亂雖然可慮，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廢離的，現在暑假期滿，我校照常開學。從前歐洲大戰的時候，他們天空裏佈着禦防炸彈的網，下面學校裏却依然在那里上課：這種非常的精神，我們應當不讓他們專美於前。希望家長們能夠體諒這一層意思，如無其事地依舊把子弟送來：這不但是家庭和學校的益處，實也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

他起完這草，往復看了三遍，覺得再沒有可以增損，局長看見了，至少也得說一聲「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謄上蠟紙，又自己動手印刷了百多張，命校役向一個個學生家裏送去。公事算是完畢了，開始想到私事：旣

要開學，上海是去不成了，他們母子三個住在旅館裏怎麼弄得下去！但也沒有辦法，惟有教他們一切留意，安心住着。於是蘸着剛才的殘墨寫寄與夫人的信。

明天，他從茶館裏得到確實的信息，鐵路眞個不通了！他心頭突然一沈，似乎覺得最親熱的一妻兩兒忽地乘風飄去，飄得很遠，幾至於渺茫。沒精沒采地踱到學校裏，校役囘報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派通告，有二十多家是關上大門的，打也打不開，只好從門縫裏插了進去。有三十多家只有用人在家裏，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當然跟着去，不一定幾時才能囘來念書。其餘的都說知道了；有的又說性命還保不定安全，讀書的事情再說罷。」

「哦，知道了。」潘先生並不留心在這些上邊，更深的憂慮正縈繞於心曲。抽完了一支香煙以後，應走的路途決定了，便趕到紅十字會分會的辦事處。

他繳納會費願做會員；又宣言自己的學校房屋還寬闊，也願意作為婦女收容所，到萬一的時候收容婦女。這是慈善的舉措，當然受熱誠的歡迎，更兼潘先生本來是體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辦事處就給他紅十字的旗子，好在學校門前張起來；又給他紅十字的徽章，標明這是紅十字會的一員。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如捧着救命的神符，心頭起一種神祕的快慰。「現在什麼都安全了！但是……」想到這里，便笑向辦事處的職員道，「多給我一面旗，幾個徽章罷？」他的理由是學校還有個側門，也得張一面旗，而徽章這東西不很大，恐怕偶爾遺失了，不如多拿幾個備在那里。

辦事員同他說笑話，這些東西又不好喫的，拿着玩也沒什麼意思，多拿幾份仍舊只作一個會員，不如不要多拿罷。但是終於依他的話給了他。

兩面紅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輕風中招展着；可是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一枚紅十字徽章早已跳上潘先生的衣襟，閃耀着慈善莊嚴的光，給與潘先生一種新的勇氣。其餘幾枚呢，潘先

生重重包裹着，藏在貼身小衫的一個口袋裏。他想，「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離處在那渺茫難接的上海，但是彷彿給他們加保了一重穩當可靠的險，他們也就各各增加一種新的勇氣。

三

碧莊地方兩軍開火了！

讓里的人家很少有開門的，店鋪自然更不用說，路上時時有兵士經過。他們快要開拔到前方去，覺得最高的權威附靈在自己的身上，什麼東西都不在眼裏，只要高興提起脚來踏，總可踏做泥團踏做粉。這就來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脫逃，便用長繩一個聯一個縛着臂膊，幾個弟兄在前，幾個弟兄在後，一串一串牽着走。因此，大家對於出門這事都覺得危懼，萬不得已時，也只從小巷僻路走，甚至佩有紅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輩，也不免懷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樣地踱來踱去。於是讓里的街道見得清靜且寬闊起來了。

上海的報紙好幾天沒有來。本地的軍事機關却常常有前方的戰報公布出來，無非是些「敵軍大敗，我軍進攻若干里」的話。街頭巷口貼出一張新鮮的來時，慢慢聚集，也有好些人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罷以後依然不能定心，好似這布告的背後還伏着許多的話，於是悵悵地各自散了，眉頭照舊皺着。

這幾天潘先生無聊極了。最難堪的，自然是妻兒的遠離，而且不通消息，而且似乎有永遠難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問題，「碧莊衝過來只一百多里路，這徽章雖說有用處，可是沒有人寫過筆據，萬一沒有用，又向誰去說話？——槍子礮彈刼掠放火都是真傢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聽多走門路才行。」他於是這里那里探聽前方的消息，只要這消息與外間傳說的不同，便覺得真實的分數越多，即根據着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個人神色倉皇急忙行走時，他便突地一驚，以為這個人一定探得確實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與他不相識，「什麼！」一就在喉際噤住了。

紅十字會派人在前方辦理救護的事情，常有人附着兵車回來，要打聽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雖然是個會員，却不常到辦事處去探聽，以爲這樣就對公衆表示膽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紅十字會究竟是可以得到眞消息的機關，舍此他求未免有點傻，於是每天傍晚，到姓吳的辦事員家裏打聽去。姓吳的告訴他沒有什麽，或者說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氣回家。

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吳的家裏；等了好久，姓吳的才從外而走進來。

「沒有什麽罷？」潘先生急切地問。「照布告上說，昨天正向對方總攻擊呢。」

「不行，」姓吳的憂愁地說；但隨即噤住了，捻着唇邊僅有的幾根二三分長的髭鬚。

「什麽！」潘先生心頭突地跳起來，週身有種拘牽不自由的感覺。

姓吳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聽了去的樣子，「確實的消息，正安（距碧莊八里的一個鎭）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發狂似地喊出來。頓了一頓，回身就走，一壁說道，「我回去了！」

路上的電燈似乎特別昏暗，背後又彷彿有人追趕着的樣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趕到了家，叮囑王媽道，「你關着門就可安睡，我今夜有事，不回來住了。」他看見衣櫥裏有件綢紗的舊棉袍，當時沒有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裏，丟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幾件布夾衫，仔細看實在還可以穿穿；又有潘師母的一條舊綢裙，她不一定捨得便不要牠：便胡亂包在一起，提着出門。

「車！車！福星街紅房子，一毛錢。」

「那里有一毛錢的？」車夫懶懶地說。「你看這幾天路上有幾輛車？不是拚死尋飯喫的，早就躲起來了。隨你要不要，三毛錢。」

「就是三毛錢；」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脚踏坐穩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點！」

「潘先生，你到那里去？」一個姓黃的同業在途中瞥見了他，立定了問。

「哦，先生，到那邊……」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這是誰的聲音；忽然想起回答他實是多事，——車輪滾得絕快，那個人決不至於趕上來再問，——便縮住了。

紅房子裏早已住滿了人，大部是十天以前就搬來的，兒啼人語，燈火這邊那邊亮着，頗有點熱鬧的氣象。主人翁相見之後，說：「這里實在沒有餘屋了。但是先生的東西都寄在這里，却也不好拒絕。剛才有幾位匆忙地趕來，也因不好拒絕，權且把一間做飯喫的廂房給他們安頓。現在去同他們商量，總可以多插你先生一個。」

「商量商量總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一般地安慰。「況且在這麼的時候。我也不預備睡覺，隨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跨進廂房的當兒，疑惑自己受驚太厲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錯覺。但是閉了一閉再張開來時，所見依然如前，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對面的人談話，上唇翹起兩筆濃鬚的，不就是教育局長麼？他頓時躊躇起來，已跨進去的一隻脚想要縮出來，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長也望見了他，尷尬的臉上故作笑容說，「潘先生，你來了，進來坐坐。」主人翁聽了，知道他們是相識的，轉身自去。

「局長先在這里了。還方便罷，再容一個人？」

「我們只三個人，當然還可以容你。我們帶着席子；好在天氣不很涼，可以輪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覺得今晚的局長特別可親，全不同平日那副莊嚴的神態，便忘形地直跨進去說，「那麼不客氣，就要陪三位先生過一夜了。」

這廂房不很寬闊。地上鋪着一張席，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絕無欲睡的意思。鍋竈等東西貼着一壁。靠窗一排擺着三隻凳子，局長坐一隻，頭髮梳得很光的二十多歲的人，局長的表

弟，坐一隻，一隻空着。那邊的牆角有一隻柳條箱，三個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帶來的，僅僅這些，房裏已沒有空地了。電燈的光本來很弱，又蒙上了一層灰塵，照得房裏的人物都昏黯模糊。

潘先生也把衣包擺在那邊的牆角，與三位的東西合夥。回過來謙遜地坐上那隻空凳子。局長給他介紹了自己的同伴，隨說，「你也聽到了正安的消息麼？」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莊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這方面對於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證。那方面從正安襲取碧莊是最便當的，說不定此刻已被他們得手了。要是這樣，不堪設想！」

「要是這樣，這里非糜爛不可！」

「但是，這方面的杜統帥不是庸碌無能的人，他是著名善於用兵的，大約見得到這一層，總有方法抵當得住。也許就此反守為攻，勢如破竹，直擣那方面的巢穴呢。」

「但得這樣，戰事便收場了，那就好了！——我們辦學的就可以開起學來，照常進行。」

局長一聽到辦學，立刻感得自己的尊嚴，捻着濃鬚嘆道，「別的不要講，這一場戰爭，大大小小的學生喫虧不小呢！」他把坐在這間小廂房裏的侷促不舒的感覺遺忘了，彷彿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辦公室裏。

坐在席上的中年人仰起頭來含恨似地說，「那方面的朱統帥實在可惡！這方面打過去，他抵抗些什麼，——他沒有不終於喫敗仗的。他若肯漂亮點兒讓了，戰事早就沒有了。」

「他是傻子，」局長的表弟順着說，「不到盡頭不肯死心的。只是連累了我們，這當兒坐在這又暗又窄的房間裏。」他帶着玩笑的神氣。

潘先生却想念起遠在上海的妻兒來了。他不知他們可安好，不知他們出了什麼亂子沒有，不知他們此刻已經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像也極模糊；因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悽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聲。

「不知到底怎樣呢！」他又轉想到那個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險，不自主地吐露了這一句。

「難說，」局長表示富有經驗的樣子說。「用兵全在趁一個機，機是刻刻變化的，也許竟不被我們所料，此刻已……所以我們……」他對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長的表弟同潘先生三個已經領會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這地方總不至於有什麼，也各安慰地一笑。

小院子裏長滿了草，是蚊蟲同各種小蟲的安適的國土。廂房裏燈光亮着，牠們齊向那裏飛去。四位懷着驚恐的先生就夠受用了；撲頭撲面的全是那些小東西，蚊蟲突然一鍼，痛得直跳起來。又時時停語側耳，惶惶地聽外邊有沒有槍聲或人衆的喧譁。睡眠當然是無望了，只實做了局長所說的輪流躺着歇歇。

明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球上添了幾縷紅絲；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冷。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獨個閃出紅房子的大門。路上同平時的早晨一樣，街犬豎起了尾巴高興地這頭那頭望，偶爾走過一兩個睡眼惺忪的人。他走過去，轉入又一條街，也不聽見什麼特別的風聲。回想昨夜的匆忙情形，不禁心裏好笑。但是再轉一念，又覺得實在並無可笑，小心一點總比冒險好。

二十餘天之後，戰事停止了。大衆點頭自慰道，「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麼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還不大滿意，鐵路還沒有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兒接回來。信是來過兩封了，但簡略得很，比較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沒有先見之明；不然，這一筆寃枉的逃難費可以省下，又免得幾十天的孤單。

他知道教育局裏一定要提到開學的事情了，便前去打聽，跨進招待室，看見局裏的幾個職員在那裏裁紙磨墨，像是辦喜事的樣子。

一個職員喊出來道，「巧得很，潘先生來了！你寫得一手好顏字，這個差就請你當了罷。」

「這麼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寫不可，」其餘幾個人附和着。

「寫什麼東西？我完全茫然。」

「我們這裏正籌備歡迎杜統帥凱旋的事務。車站的南頭要搭起對對的四個綵牌坊，讓統帥的花車在中間通過。現在要寫的就是牌坊上的幾個字。」

「我那裏配寫這上邊的字。」

「當仁不讓，」「一致推舉，」幾個人一鬨地說；筆桿便送到潘先生的手裏。

潘先生覺得這當兒很有點滋味，接了筆便在墨盆裏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筆來在蠟箋上一並排寫「功高岳牧」四個大字。第二張寫的是「威鎮東南」。又寫第三張，是「德隆恩溥」。——他寫到「溥」字，彷彿覺得許多的影片，拉夫，開砲，燒房屋，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死屍，在眼前一閃。

旁邊看寫字的一個人讚嘆說，「這一句更見懇切。字也越來越好了。」

「看他對上一句什麼，」又一個說。

一九二四，一一，二七。

（原載線下，商務版）

演講

葉紹鈞

「就講戀愛吧。」

「不行，」他彷彿看見眼前豎着一根又粗又黑的棍子，這是「破折號，」表示忽轉一個意思，早經教育部頒布通行了的。

他想戀愛之說是現時正風行着的，你若把牠淋頭痛遏，痛快固然痛快，但青年的嘴比新婦的小姑還要尖刻，他們若加你一個「時代落伍者」的渾號，這就比無關痛癢的「鐵絲邊眼鏡」凶險得多：誰甘心去了這舊的渾號換取那新的渾號呢？至於說戀愛神聖，這又那裏可以！正是洪水汎濫的時代，你還要「揚其波」麼！縱世人不相責怪，一念之良知是不可昧的，「那裏可以！」

「那麼講學潮罷。」

「也不行，」一根棍子又豎在眼前了。他想這正是古今來最難說話的時代，你說一句話，他們說你有某種的作用，你再說一句話，他們又說你有某種的作用：作用就是罪名。就說學生應該鬧學潮罷，那作用一定在討學生之好了；反過來說學潮應該嚴行取締罷，那作用一定在與學生為難，而且拍教育當局之馬屁了。「犯不着隨便的講演，却去抗這麼大的溼木梢！」

「講工——鬼迷了腦筋啦，怎麼會想到了這個上邊去！」他看見眼前大書着一個「工」字，幻變了，幻變了，上邊挺挺地伸出一個頭來，底下弔死鬼似地盪下兩條腿，兩腰各挂着一個鐵秤錘，這不是「赤」字麼！

「阿，多謝神靈的啓示！講到工字多少有點赤化的意思，眞是不錯。怎麽會想到了這個上邊去！」同時白邊帽子，黑漆棍子，烏亮銜管，洋式的鐐銬，橫的豎的鐵窗格，蓬頭散髮的大批囚犯，同目連救母裏游十殿大轉舞臺似地在面前恍忽晃過，最後什麽都消散了，賸下的是一攤濃厚轉殷的血。

他用右手的食指蘸着唾沫，在兩個眼球上擦了幾擦，再定睛看時，一攤濃厚轉殷的血總算也消散了。這才定了心，重又想到講演的事情。「到底講什麽題目好呢？從詩經裏見到的古代人的宇宙觀人生觀吧。不，這一題太博大精微了，他們青年不一定消化得來；而且，這大有玄學的氣味，前年曾經爲了玄學不玄學開過一次大戰，雖然誰也沒有打勝了誰，但那種喘氣奮力的情形已夠麻煩了；我又何必突刺一槍來作第二次大戰的導火線呢。杜甫的研究吧。可惜給梁任公講過了；我一提出這個題目，就會有人想，『梁任公……梁任公——』這又算什麽。李白吧——白樂天吧——樂天却病法吧。」

「呵，有了！」他拍案而起，淸淸楚楚的一篇講演稿，有 Outline 有趣味豐富的穿插，完全展陳於面前了。「這個題目又時新，又有趣，怎麽給我便想到了！信哉，得來全不費工夫。」於是從長衫袋裏摸出一粒朱古律糖，才去撕了半張錫紙，便納入口裏。

一陣拍掌聲中，他被主席先生延請到舖着白竹布的桌子的旁邊。頭腦裏 Outline 同趣味豐富的穿插都有點像亂竄的山羊，雖然各各繫着一根索子，但是牧者的一隻手頗有把持不住之勢。到鞠躬招呼時，掌聲已經寂然了；頭略微左偏，徐徐地俯下去，溫文爾雅，正是學者的態度。又溫文爾雅地抬起頭來。「拍！拍！」突然又兩聲擊掌，雖然是餘波，却特別怪，特別響，有如空山夜鳴的鸛鶴。

「什麽！」他心這樣想，眼光便射到那邊去。却見好些瓜子形的雞蛋形的棍棒形的「可愛的白裏泛紅」，一錯雜在青竹布大衫的中間，抬眉一想，這才明白，「是男女同學麽！第二節的第三小節只好不講了。這不是與

我爲難麼？——且慢怨憤，還是記住要緊，第二節的第三小節要從删了！開口吧，開口吧！要從容要得體！」

「諸位！生活是藝術呵，唯藝術的生活才是眞的美的善的生活。這裏頭大有討究的餘地。所以今天鄙人不講關於史學，文學，社會學等等的事情，單從這裏頭提出一個題目來講講，就是『當前的享樂。』」他得意地望着前方，隨手把眼鏡抬一抬起以助姿勢——這副眼鏡的確是鋼絲邊，精益去配的，發票還藏在皮夾裏，但他的學生們一定說牠是鐵絲邊，因而取定了他的渾號。

前方是好許多準相對的眼睛，以及不吻合的朱唇，頗有些可以看見略微舐出的舌頭尖。「情形不壞呢。」於是乾咳一聲，鼓着勇氣講第一節。他自己也奇怪，言辭竟同「大珠小珠落玉盤」似地滾出來，非常之順，差不多不用天君作一點主。

「三段式，」不知怎麼這個名詞滾出來了，他轉身向黑板的槽裏尋粉筆。黑板的槽裏有的是鉛粉，幾乎鋪滿了，却沒有成條的。他以爲或者埋在底下了，便用一個指頭掘地似地挖掘。

主席先生稍稍感得不好意思，向聽衆努一努嘴，隨即抬手摸上唇的髭鬚根。

一個修平頂頭的學生塌塌塌奔去了，又塌塌塌奔來了，臉面漲得鮮紅，雙手捧着一堆的粉筆，供在那鋪着白竹布的桌子上。

他正挖掘得沒意思：這才解免了，連忙取枝粉筆，在黑板上一揮而就：「三段式」。

「諸位一定知道論理學裏的三段式。三段式裏不是有個前提麼？」他輕捷地旋轉身，又揮成「前提」二字。

「現在先講前提。我們的前提是古詩十九首道，『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玆？』陶淵明道『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歡？』夠了，不必多舉了。」

他回身又寫「小前提」三字，比「前提」二字更大。

「其次是小前提，小前提。小前提誰也知道，不用多講了，自然是我們與十九首的作者與陶淵明陶先生同樣是人，同樣是年命如朝露的，這下子答案就來了！」忽然提起嗓子以驚人的語調說，便搭搭有聲地寫成頂天立地的兩個大字：「答案」。他彷彿覺得身體開始擴伸起來，至於非常偉大，簡直同發見了新大陸的哥侖布不相上下，在下方的是一對對瞻望景仰的眼睛。

「所以我們不要輕輕放過當前的享樂呵！」這樣有力地把他的論旨證明了。

於是接下去講第二節。

「……已經說明了，自古以來要嘗到暢然的『生的歡喜』的人們，差不多一例地，第一是酷好文藝，第二是耽愛美酒。第三呢？」立刻給前面各形的「可愛的白裏泛紅」鎮住了，不免感得自己的偉大有點缺陷，怎麼記憶力這樣地壞！臉上覺得熱烘烘，好在只有他一個人覺得，閉了閉眼睛續說道，「差不多總是這樣子，第一是酷好文藝，第二是耽愛美酒：文藝與美酒是多麼足以教人陶醉的東西呵！」這就結束了第二節。

這裏是總結束了：「……所以我們見好書就讀書，逢好山水就遊山水，遇好人就同他結朋友，……這個我叫牠『剎那主義』，『我的剎那主義。』——剎那主義是什麼意思，說來話長，不是短時間的演講所能盡，現在且不講；停幾天想作篇文章專把牠講一講，發表出來的時候，諸位再研究吧。」似乎成就了一件大功勞，肩背上覺得輕鬆了不少；溫文爾雅自然還在，於是頭又略微左偏，徐徐地俯下去了。

一陣密密結結的掌聲。接着是聽衆竄散，腳步聲同櫈腳着地聲絞成一團，堂中頓時改變成另一個世界。

他剛想回頭向主席先生說「慚愧慚愧」時，一個學生，正舐着鉛筆頭，走前來把筆錄的稿子給他看，說是要送報館的。

他接稿子在手，視線從鐵絲邊眼鏡上邊射過去，至少望見了兩行，便遞還那學生道，「大致不錯，就是這

樣罷。」

五月二十九日作畢。

（原載城中，開明版）

一包東西

葉紹鈞

公共汽車軟和地震蕩着，他覺得很舒適，猶如給理髮匠槌着背心似地微微的倦意籠罩他的頂額：彷彿戴了頂浮幻的帽子，在眼前晃動的一切都不大有明顯的輪廓。一陣陣的香氣拂過他的鼻端，他模糊地想這是從那個望着窗外的短髮長袍的軀體上飄散過來的；但也沒有心思移準眼光去看她個仔細，對於香氣的消散也不以為可惜。

車身突然跳躍似地動蕩，有如車輪正滾過了幾道土埂，隨即停住了。乘客都微微噓氣，彷彿慶幸這厭倦的旅程已經完畢了，便爭先擠出那個不容兩個身軀並行的車門。爭先的結果是大家不得先，於是，「慢慢來呀！」「要緊什麼的！」這些略覺薄情的語句便泛上大家的唇舌間。

他站起來比較來得遲；走近車門，那短髮長袍的形像似乎帶點匆忙的姿勢，伸出一手扶住那門框。他本能地停住足，讓她先出門下去；無意間瞥見短髮之下袍領之上的一段項頸，圓圓的，膩膩的，……一時想得非常之玄遠。

「什麼東西？」

下了車後，顯現在他面前這樣問的是一個全身玄色的漢子；玄色呢的長袍加上玄色花緞的屜襟背心，闊簷的帽子也是玄色的；紫褐色的臉，胖胖的，眉目間頗帶粗俗的氣分。這漢子是一名偵探，可以一望而知的，其時正在查問一個人挾着的包裹，在包裹周圍撳着捏着的粗大的手指上，黃澄澄的，套着幾個金戒指。

電掣似地，他立刻省悟自己手裏拿着一包東西，現在的境地已經十分危險。剛才恬適的甚至於朦朧的心情完全消散了，只是老鼠見了貓兒似地警覺且震慄。他故意制止眼睛不要去望那玄色的漢子，彷彿這樣也就不會給那漢子看見；可是不順從的眼睛偏要溜了過去，却見那漢子已經放走了挾包裹的人，眼光略微擡起來，似乎正射在自己手裏的一包東西上。

「不好！」他這樣想時，不自主地旋了一轉。雖然來往的人這樣紛擾，車輛這樣繁密，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躲避呢？那雙烏光光的凶狠的眼睛已經釘住這包東西了！

「逃——」他突然又模糊地想，連忙跨上一輛破舊的人力車。當身體被載着向前移動時，他聽見腔子裏心臟突突跳動的聲音。

這一包是什麼東西，連他也不會知道。在等候公共汽車的時候，悠然望着四層洋樓的雕飾正在出神，忽然有人拍自己的肩背。回頭見是熟朋友老李，說還有點事不就回去，這一包東西託先帶回，等一會自己來拿。並不重，也不累贅，不過十本雜誌模樣的一包；就是剖開心來，也決不會發見一絲不願代帶的意思。及到上車坐下，一手按住這包東西，非常自然，好像並沒有拿什麼。

但當聽見那聲怪刺耳的「什麼東西！」隨又望見那不感愉快的玄色的形象時，他自信已經知道這一包是什麼東西了，比解開來看還要清楚。年來老李幹的什麼事業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不怕魔的鋒利的爪牙，專意衝上前去，要撕下牠們的凶惡的面皮，要拉斷牠們的狠毒的心腸。他手裏攜帶的東西，還有別的麼？不是制服魔的方略，便是牠們罪狀的宣告書。現在這一包，方方的，是堅厚的紙張，那一定印着一個橫倒的非常難看的屍體，胸口有模糊的一灘；就是新近給魔殘害了的一個。而且，無疑地，下面還印着警切的題語：「爲人而犧牲的！請看魔的猖狂！」

兩旁店家一扇扇彩色的招牌在眼角拂過，覺得頭裏很昏亂，像帶着宿醉。而且周身發寒，不在肌膚而在骨

子裏，彷彿身軀儘在那裏縮緊來，頗不好過。待要不想，偏是一針一針般刺着心頭，「那玄色的傢伙在背後吧？那玄色的傢伙在背後吧？」這只消回頭一看就能解決，但是項頸差不多僵硬了；而且相信一回頭就得對準一個深深的烏黑的小管口！

「被他帶去，未免不上算。像老李，他願意這麼幹，被帶了去也沒有什麼怨的。而我……我倘若……不是累及無辜麼？但是……」

他這麼想，項頸自然而然又縮緊一點。他彷彿覺得那玄色的臂膊正在伸近來，馬上一隻粗大的手要蓋到頭頂上來了；隨後的就是慘酷的拷問……躺在溲溺浸漬的泥地裏……給各種小蟲吮吸全身的血……與蓬頭長髯的強盜作同伴……重而硬的鏈條纏住身體……拖動大滾石碾平那刺脚底痛的石子路……或者是砰！

他眼前一陣黑暗，只索咬緊牙齒用力閉着眼睛。

「呵！沒有到三十的生命，就這樣完了麼！我不願意！我要活下去……雖然算不得什麼大志願，這個學校總要把牠弄得像個樣兒；這些學生，也要看看他們將來的眉目。然而，現在，還只是剛剛起頭呢！難道就不容我活下去了麼！」他凄然心酸，往下就想不大清楚了。

似乎有了好一歇，身體依然一顛一顛地前進，而那隻粗大的手還不曾蓋上頭頂來；眼睛便又張開一線來。看見的是自己的夾袍的前幅，蓋在大腿上，沿着膝蓋直垂下去；在下緣的前面，露出那個紙包。

「呵，這個包！」剛才匆促上車，怎麼就把牠擱在脚踏上，連遮掩也沒有遮掩好，他自己也不明白。而且，他看見這個包的一面，在不知什麼時候弄破了，破紙向外翹起，當然旁人可以看得內容很清楚。

「一定給那傢伙看見印着的橫倒的屍體了！」但是他決不敢偏下身軀把包紙整理好，只能行竊似地用脚跟把這個包勾得進一點，又輕輕理直夾袍的前幅把牠掩沒；同時抬起眼光來，故作無事似地，看着車夫號衣背上模糊了的數目字。一會兒，不放心地垂下眼光再來偷看，却見並沒有弄得好了，前面固然掩沒，旁側還是露出

來。

「眞憑實據在手裏，還能抵賴什麼，至少辦個煽動的罪名！」他簡直有點發抖了；脚跟用力抵住這個包，似乎要想抵破了車座的竪板，把牠藏到坐墊底下去。

「像老李，他願意這麼幹，被帶了去也沒有什麼怨的。而我……我……不是累及無辜麼？」他重又想上這條路。

然而立刻覺得有些慚愧了，「我是無辜；老李這麼幹，難道就是有罪麼？」於是想起魔的種種形相，種種作爲；紅血與烈火，飢容與死臉，急速地電影似地都在腦際閃過。「這太豈有此理！假若寬恕了魔，就是侮蔑了人。老李的事業，正是人人該做的事業。我也該去做與他同樣的事業！」

「然而，我自有我的事業在。」他一轉念就想到教育。「我是教人不要墮入於魔，也非常重要，而且尤爲根本。至於那個，我的力量太微弱了。牠們有鋒利的爪牙，我有什麼呢？牠們有無上的威力，我有什麼呢？用雞卵同石頭去碰，到底不是聰明人幹的事。」想着，也就無所謂慚愧；對於老李那種夸大的不聰明，未免起一些鄙夷的意思；而他要教自己給他帶這種危險東西，尤屬大可痛恨。

「往那里走？」車夫回轉頭來。前頭是叉路了，暮色漸濃，遠處的行人同車輛都成一團團的黑影。

「往左，」他隨口說了。這是回學校去的道路，假若他仔細想了，決不會這樣絕不躊躇的。

「那傢伙不在後頭了吧？——不會的，不會的。我這一頂米色呢帽很觸目的，他認定了米色呢帽，再也不會錯失。……本來想戴那頂舊帽子的，怎麼又戴了這一頂！……脫去了吧？……不好，米色呢帽這麼一晃動，那傢伙一定奔過來把烏黑的小管子指着我的後腦……把車蓬拉了起來吧？……也不好，明明不下雨，爲什麼拉起車蓬來？不是告訴人家我在膽怯麼？……呵，簡直沒有辦法！」

「或是一秒鐘兩秒鐘裏頭，或是再遲半分鐘一分鐘，只要那傢伙高興，馬上可以喊住我。我當然跟着他

走。難道還能抵抗麼？」他彷彿已經看見明天的情形了：報紙上刊載着大號字的題目「捕獲運輸危險刊物的，」下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成千成萬的讀者紛紛議論着，有的嗟嘆說，「可惜，有志氣的人！」有的譏諷說，「嗤，蚊蟲想負山！」有的痛罵說，「好呀，這班東西要捉一個乾淨！」但是，他們說對了那一項呢！尤其痛心的是學校裏的同事同學生看見了，也會同樣地嗟嘆或者譏諷，或者痛罵，而大家一致的一句是「不料校長先生……」學校前途自然不堪設想了，款沒人籌，一切事務沒人總理，同事便各自分散，學生當然由家屬領回去了。兩年的籌劃，半年有餘的實施，完全付於流水！……就是事情幸得辨白，學校也不能辦了。豈但學校，簡直社會的一切都不得參加。偶然站在人前，只聽低低的一聲「他是吃過一場官司的，」還能不掩了臉逃走麼？——他看到這樣，覺得已到生命的盡頭，前面是漫黑的一大團空虛。

但是慘酷的拷問，躺在泥地裏，給小蟲吸血，與強盜作伴等等戟刺着他，使他改換方向，去尋一條漫着青光的生路。「他們問我，我當然不知情。他們問誰可作證，我就把王老先生說出來，他們該相信了吧。立刻通知學校裏，教他們去尋教育會也行。打個電給老大，省長方面想來也可有路。——只是，他們許我同外面通信麼？如其說案情重大，概不許通信又怎麼辦呢？」他又悵然了，吁地嘆一口氣，同時朦朧地想到托爾斯泰一篇小說裏犯人相互敲牆壁通信的法子。

「到學校了！」他看見相熟的一盞白磁罩電燈在前面發亮，這樣想。在極短的時間裏，卻反覆地躊躇：起先想不要進去，進去了給那傢伙認識了所在是不好的。然而儘讓車夫拖着跑，那傢伙始終跟在後頭，同樣是個給他看住。最好的辦法是把這包東西留在車裏，自己走進學校。但是那傢伙明明看清這輛車是誰坐來的，只消一搜查，人贓還是在他的手裏。

車輪不管什麼，已經滾到校門前了。莫名其妙地，他奮出生平未有的勇氣說「停！」車夫放下車柄，他授一把銅子在車夫手心裏，急忙提起那紙包刺蝟似地衝進學校的門。

「梅生，外邊去看有沒有人問起我。如其有，說我不在這里。」

梅生莫明所以，疑怪的笑意在口角邊一嘻，慢慢地退出去。

「快去！不在這里，說我不在這里！」他走進自己的房間，鶻落地把手裏的紙包藏在牀底下箱子的背後。坐定下來，兩手支着頭喘氣；心頭依然突突地跳。

梅生去了一會，沒有來回話，卻聽他拍拍拍地在那里扇水爐子了。

「梅生！」他用斂抑的聲氣喊「外邊有沒有人問起我？」

梅生的瘦臉顯露在房門口了。「剛才門口去看，人是有的。……」

「呵！」

「不過都是來往的人，沒有走來問起先生的。」

「哦！」他想發作，不知為什麼又縮住了。心裏自然安舒一點，但總還是給幾條細線纏住了肚腸似地，不能釋然。立起來轉了幾個圈子，又靠窗望了一會新月將上發亮的天，便回到牀前取出箱子背後的紙包，帶着又好奇又害怕的心緒，鄭重地放在桌上。

「嘻～～這個東西！」他用力抽出一張來看時說。紙面印着一位老太太的半身像，面貌很慈祥，皺紋雖多，卻沒有乾枯憔悴之意。翻過來看是訃告，降服孫下面印着老李的名字。

一陣微妙的心情過時，他擡起頭來，看見映在牆上一面鏡子裏的自己的臉，漲得紅紅地，眼睛裏發亮。

他覺得不好意思，又低下頭來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作

（原載未厭集，商務版）

遺音

王統照

遠遠的一帶楓樹林子，擁抱着一個江邊的市鎮，這個市鎮在左右的鄉村中，算是一個人口最多風景最美的地方。鎮前便是很彎曲而深人的江灣，灣的北面，却有所比較着還整齊而潔淨的房子，房子中也有用磚石砌成的二層樓的建築。正午的日影將樓影斜照在樓前的一片草場上，影子却很修長，原來這所建築，是鎮中公立小學校的校舍；這鎮上人，知識却較高明，所以他們尋得這個全鎮風景最佳的江邊，設立了這所學校。校裏的男女兒童，也有三百人。

校舍的西角，便是教員住室，這也是校內特爲教員所建築的，預備教員家眷的住處。再往西去，就是些沙土陵阜，有些矮樹野草，綠茸茸的一望皆是。這日正是星期的上午，江邊的風，受了水氣的調和，雖是秋末冬初，尚不是十分冷冽，有時吹了些樹葉子落到江波上，便隨着微細的波花，無蹤影的流去。

教員住宅靠江的一間屋子裏，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對着許多書籍稿紙坐着發呆。他不是本地人，然而他在這個校裏，當高等部教員主任，已將近三年。自近兩年來，連他的母親，妻子，都搬來同住。他的性格是最高的小學教員的性格，他雖是不到三十歲的青年，然作這等粉筆黑板的生活，已經是有七年多了！他自從二十歲在師範學校畢業以後，爲生活問題所逼迫，便拋棄遠大的希望，情願經營這種生活；可是他性情縝密而恬退，獨勤於教育事業，終日與那些紅頰可愛的兒童爲伍的事業，他是非常樂意。他不願在都市裏同一般人亂混。他覺得他的生活的興味，這樣也很滿足的。他的教育的學問，也研究得非常完全，就使教授中學校的學

生，也能勝任，不過他是沒有這種機會，他也不找這種機會，他情願一生都是這樣的平淡，閒靜，自然。可是他的境遇，現在雖是平淡，閒靜，自然，他的心中，却終沒有平淡閒靜，自然的時候。因爲在他二十歲以後的生活裏，忽然起了一次情海的波紋，這層波紋，在他的精神裏，永不能泯去痕跡。他從前是活潑的，愉快的，然而這幾年來，他是沈鬱的多！時時若有一個事物，據在他的靈魂裏，使他對於無論甚麼事物，都發生一種很奇異而不可解的疑問，因此他的心經，越發沈滯了！

這日是休假的日子，校裏的兒童，都已放假回他們快樂的家庭裏去，忙碌一星期的那些教員，也都各自找着他們的朋友，出去閒玩了，他這時候却坐在自己的書室裏，對着一層層的書籍出神。原來他爲教育報作的稿子須於三天以內作完他想作一篇關於性慾教育的文章。早已參考了許多書，立了許多條目，這日用過早飯以後，他母親和他妻與一個三週歲的小孩，都到鎮中人家去閒談去了。他獨自坐在這裏，想要將他的教育思想，趁着這一天的閒工夫，慢慢的寫出。

他坐在一把竹椅子上，排好了書籍，鋪正了稿紙，方要拿筆來寫，但只是覺得身上陡的冷了一陣，覺得從窗隙鑽進來的風使他心戰；頭上痛了一會子，總是不舒服得很，他不知怎的，把着一枝毛筆，只是望着對面綠色刷的壁上掛的五年前自己照的像片發呆。那張像片，雖是裝在鏡框裏，然五年以來，片上的顏色，已有些陳舊，隔了一層細塵，更顯得有些模糊，就像他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暗淡一樣。他看着像片框子上嵌鑲的花紋，很彎曲而美麗，像那一點曲線裏也藏着一個生命的小影在裏面流轉一般。他想這必是一個有名的美術家的作品，他不禁嘆了一口微微的氣，自己尋思，這就是一個人的精神剩餘嗎！想到這裏，低頭看看一張草稿上仍然沒寫上一個字，便很勉強的拔出筆，向紙上很抖戰的寫了『性慾』兩個字。那知這支筆尖，早是禿了半截，寫得認不清楚，他很愁悶的將筆往案上一擲，心裏宛同有塊石頭塞住了似的，漸漸的立起來，抽開書案下層的抽屜，檢了半天，方檢出一支筆來，又一翻檢，他不禁很驚訝皇急的說出一個『咳！……』字來，這個音由他喉中嘆

出，淺而非常急促而沈着，便靜默無語，拿出一張硬紙紅字的美麗信片，用盡目力去注視。室中一點聲浪沒有，只是兩個害雀，在窗外的細竹枝子上，一遞一聲的嗚嗚。

信片雖是保存的非常嚴密，而紅色的字跡，經過幾年的空氣侵蝕，也將顏色褪得淡了許多。他這時無意中將這個信片找出，便使他靠在椅背上，幾乎全體都沒得絲毫氣力。原來那張信片裏，藏了許多熱烈而沈摯的泪，和愛，和不幸的命運，以及生活的幻影在裏邊，也就是他的情海中的一層波紋，是他永不能忘記的波紋。

他呆呆的看了一會，很沒氣力的將那信片輕輕放在案上，自己想道：這是他最後的遺音了！這是他最後的遺音了！却再也不能夠想起別的事情來，無意中將剛由抽屜裏找出來的那支新筆，掉在地上他便俯着身子拾起來，一抬頭含着泪痕的眼光，却與那會看見壁上掛的像片接觸着，猛然又想起是：五年半的光陰了！那時我這張像片，比較現在的面色，却差得多，宛同她這紙最後的遺音是當年一樣鮮明的顏色，少年的容貌，却一年一年的暗淡消失了！而生活的興味，也一年一年的減去了！環境的變遷，眞快呀！……他想到這裏，不禁那很細瑣很雜亂的前事，都如電影片子，一次一次的在他的腦子中映現而顫動了。

他想：他自從在學校畢業的那一個月裏他父親死在銀行的會計室中，他本來可以再升學的，但那時不能有希望了。他父親死了，家中又沒有甚麼收入，他有個姊姊，有四十多歲身體很不康健的母親，不能不離去學校，謀一家人的生計。於是他便由一個朋友的介紹，往一個極小的外縣的農村裏，充當一所女子高等小學校的歷史國文教員。那時他剛二十一歲，然而他在學校裏，成績既好，性情又和藹，所以人家很信任他。他記得第一次由家裏去到這個遠地的農村學校的時候，他母親和姊姊在門首送他，他母親，逆着很勁烈的北風，咳嗽了幾聲，及至咳完，眼中早含着滿眶的泪痕。他姊姊替他將外衣披好，一繼一續的似乎說：『兄弟，你現在要出去作事了，第一次的作事，身體也不……要勞着！免得……媽……老遠的記念着！……』這幾句話沒說完，一

陣風就將他姊姊的話，咽回去了。

他想到這種念頭，記起他自小時最親愛的姊姊來，可是他姊姊已經同她的丈夫到北方去了，遠隔着幾千里的路程呢！

他在那個極僻陋的農村子裏，作一個月二十元的教員，却平平的過了一個年頭，第二年他姊姊同他母親也因爲家中生活上困難，便也搬來同他住在一處，後來他姊姊就同他的一個同事的少年，結了婚。

他想了這一些往年的事；便用手點着那張信片的拆角，心裏很酸楚的想；『我若不遇見你，我的情神當沒有一點反騰，可是啊！你是一個鄉村中天眞很活潑而自然的女孩子，設使我不到那裏去，你也可以很安貼的作一個無知無識的鄉村婦人，到現在，在你的平靜家庭裏，安享點幸福，不比着飄零受苦，好得多嗎！』

他囘憶到他第二次在那個農村裏，與她無意中相遇見的時候，是在他到那裏第二年的二月裏。有一天下午，校中的女學生，都散學走了，他拿了一本詩集，穿了短衣，出了村子，就在河岸上一個桃樹林子裏，坐在草地上讀去。那時桃花，已經有一半是開好了，紅色和白色相間爛熳得實在可愛，他檢看書集，精神極愉快，頭髮蓬着，從花影中現出了他的面貌。河灘裏一羣男女孩子，在那裏遊戲，他從山裏採了一筐子茶芽，同他的女伴，沿着河岸走來，恰巧一個頑皮的孩子，揚起一把沙泥，向空中撒去，於是她的眼眯了，一失足跌在岸旁，觸在塊石頭上，便暈去了。小孩子嚇得跑了，她的女伴，都是十六七歲的女子，也急得在那裏一齊亂喊，有的哭了，他也看見了，便走去幫着她們將她用人工急救法治醒了。不多時她的寡母也來了，便扶她囘去，向着他道謝了好多話，請明天到她家裏去，他這時第一次認識她，他是第一次看見她清秀而映麗的面龐，神光很安靜的眼睛，便給他留下了一個不可洗刷的印象，在他腦子裏。她們走了，日影也落到河水的沙底裏去了，他只是看着撒下的碧綠鮮嫩的茶芽凝想。

自此以後，他在這個鄉村裏，便得了一種有興趣而愉快的新生活！她是這鄉村中很窮苦的女子，她比他小

了四歲，她的家庭，就是她母親和她，是村中人口最少的家庭。她是天然的美麗，天然的聰明，而又有豐厚而纏綿的感情。她的言詞見解，處處都能見出她是天眞未鑿的女子。她每與他作種種談話，都帶了詩人的神思，她實在是自然的好女子。他母親很以誠懇的態度對他，不過他家中非常清苦，他去時只可坐在她那後園裏桑樹陰下的石頭上，飲着很苦而顏色極濃的茶。

她又識得幾個字，又加上他的指敎，不半年的工夫，他便將她介紹到學校一年級裏去讀書。但她還是有暇便去採茶，飼蠶，紡織，作針線，去補助她家的生活，他每月給她幾元錢的補，但是別人都不知道。

她讀書的天資，別的女孩子都趕不上，他也非常喜歡，於是一年的光陰，由溫和的春日，到了年末。她的智識已經增加了許多，可是她那爛熳天眞的性格，却依然如舊。在這一年中，眞是她與他最安慰而最快樂的一年了！他在這一天一天的光陰裏過去了，他只覺得似乎是在甜蜜與醇醪中度過，因爲他們的靈魂，早已作了精神的接觸，便於無意中得了戀愛的情感，這是他到了現在，方悟出來。那時只知是彼此的精神情緒，都十分安慰罷了！

他回想了半天，想到那時，他與她游泳於自然的愛河中的愉快，到如今還若即在昨天，或是剛才的事一般。但他又記起由喜劇而變爲悲劇的情況，悲劇開幕的原因，即在她母親的死。

他母親自青年便受了情緒與生活的失調和壓迫，早種下了肺結核的病根，這幾年來雖然看着她自已的愛女，漸漸大了，長的美麗，又有智識，又因得了他的助力，心上也比從前放寬了些。但是她的身體，究竟枯弱極了，便在她女兒入校讀書的第二年四月裏死去了！她家裏沒有餘錢，更沒個人幫助，她哭得幾次暈昏過去，幸得他姊姊也同他去十分慰勸，他省了一個月的薪水，方得將她母親殮葬。然而她成了孤女了！他的姊姊又恰在這時，隨他的姊夫到別處去了。他與他母親商好，便將她搬到他家去住着。她終日裏長是哭泣，他母親也非常的可憐她，究竟是有些防嫌的意思，他覺得了，她又不是蠢笨的女子，自然也明白，更是終日自覺不安，所

以他們自從經過這番變動以後，除了在學校以外，形式上更是疎遠，而他們的精神上，却彼此都添了一層說不出的奇異而恐懼的感覺！

這個鄉村的人，是非常尊重舊道德的，雖有女子學校，也是不得已方請了幾個男教員。他很純潔而誠篤的，所以自到這裏，無論是農夫啊，私塾的老學究啊，對於他沒有甚麼惡意，自從他將她介紹到女校裏去念書，有些人便都不以爲然，不過還沒有公然的反對；自她母親死後，經此一番變動，村子裏便造出許多的謠言來，說他兩個人，尤其以鄉村婦女爲甚。她們都向他的母親亂說，他母親更是着急，那時女學生也不大去聽他的教授了，於是村中的校董，便着急起來，直接的將他的職務辭掉，他遂不能繼續他在這個村子的教育生活。但他却也不以爲意，商同母親願同她一同回到別地方去謀生活去，不料他話還沒說完，他母親便給他幾句極堅決的話道：『你自幼時，你父親便已爲你訂過婚的，現在你爲她竟然丟了職務，也好！我就趁此機會，去回家去與你完婚，……再打算法子，……她……你不必有甚麼思想！……』

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他與她生命之花的打擊，使他昏了半天！原來他在高小學校的時候，他的父母，便看好一個親戚的姑娘，就暗地裏將婚定妥，因他素來主張婚姻自由，所以直至於他父親死後，他當了教員，他母親纔將這個消息說與他知道。他這時方明白他母親雖是愛惜她，却防閑她的原因，他這時看見婚書聘禮，擺滿了一桌子——他母親給他的證明——他心裏直覺得一口口的涼氣，滲透了肺腑，可是他不能捨棄了他母親，便不能毀了這個婚約。他覺着這時什麼思想也沒有，只是身子搖搖不定，手足都沒點氣力。後來她進來了，看明白了，他與他母親的情形都在她聰明而有定力的眼光裏，她乍一見時，有一疊淚波，在眼裏作了一個紅暈，卽時便現出滿臉的笑容。和他母親看戒指，問名字，還忙着給他賀喜，他也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便很悲酸而顫慄的倒在床上。

這一下午，他這個小小家庭裏，異常清寂，她在屋子裏寫了半天的信件，晚飯後，便親往郵局去了。他

呢，癡癡的趁着月明下弦的殘光，披件夾衫，步出村子，到樹林子裏依着樹，細細的尋思。但是他的尋思，是複亂，也不曉得怎樣方好！

末後，她也來了，星光暗淡之下，嗅着林中野薔薇的香味與自然的夜氣，兩個人互握着手立着，總覺得彼此的手指，都是有同速率的顫動，而各人手腕上脈搏，跳的也越發急促。他們這時却不能說一句什麼話，也不知是酸是苦，總以爲如明天上戰線去的軍人一樣，覺得前途是有一重黑而深覆的幕，將要落下來了！他們這樣悲悽的靜默，若有四十多分鐘的工夫，後來還是她用極淒咽而顫的音，說出一種忍心而堅決的話，這話他現在回思，如在耳邊有個人梳着雙髻，嗚咽着在他肩頭上，說的一般的清楚。可是他這時沒有勇力，敢再去追想。但記得她末後說的幾句話是：『不能在你家了！……我要赴都會裏謀生活去，……這村子的人，都拿我，……無恥……那封信，是寄與我一個表姊的，……她是在那邊當保姆教員，……但是我不！……永不！……訂婚！……也不……願你……還記！』……他記得說到這裏，兩個人便一齊暈倒在草地上了！

以後的事，他也不願想了。這是明白的事，她竟自獨身走了！他也作了戀愛的犧牲者了！結過婚了！但他這位用紅絲繫定的妻，却也是高等女學校畢過業的學生，性情，才，貌，都很與他相合。若使他未曾經過那番情海的波紋，他也沒有甚麼。但是他自此以後，雖她——他的妻——對他，有極美滿的愛情，他終是覺得心裏有個東西成日裏刺着作疼。一年一年的過去了，他起初和她通過幾次信，可是她來信總是些泛泛的平常話，對於過去的事蹟，却一句也不提及了！後來他充當了江邊市鎮學校的主任教員，她便寄這一張最後的遺音與他，說她近在某公司裏充當打字生，——但不知是那個公司——後面她說他現在立誓不願與男子通信，情願一輩子過這種流浪生涯，並他也往後不再通信，卽去見她，她也絕不願再見他，她說他的小影，早已嵌住在她的心頭，從此就算永沒有關係！她這封信，連個地址，也不寫上，他一連寫了幾封沈痛的信，往她的舊地址寄去，却是沒見一個回字，他爲她到過那個都會兩次，却沒找到一點關於她的消息。

過了二三年，他有了個小孩子，生活上不能拋了職務，家庭上也多了牽累，他與他妻子的愛情，在長日融洽裏，不知不覺的比初婚時增加了好些，但他心頭上的痛苦，終難除去！

他這半日的囘思使他少年的熱泪，濕透了那張最厚的信片，泪痕滲在紅鋼筆寫出的字跡上，宛同血一般的鮮豔。

二點鐘三點鐘四點鐘也快過了，他坐在竹椅上，也不起立，也不動作：草稿上還只是有很草率而不清楚的兩個『性慾』的大字。

日影漸漸落下去了，風聲漸漸息了，一對嬌鳴的雲雀也拍着翅兒，囘他們的窠巢去了，但他這個傷心夢影，却永沒有醒囘的一日！

院子的外門響了，他的妻穿了一身極雅淡的衣裙抱着三歲的孩子，孩子手裏弄着一支白菊花，很婀娜的從枯盡葉子的籐蘿架下走進來。他們進屋來了。那小孩子呀呀道：『爸爸！……爸爸……一朵花呢！……』說着便將鮮嫩的小手，向空中一撲，將這朵花，丢在他的膝上。他這才醒悟過來，將那封最後的遺音，往屜中一掉，猛囘頭，却見他妻看了看草稿上『性慾』二字，朝着他從微紅的腮渦裏現出了一點微微的笑容。

十，三月。

（原載春雨之夜，商務版）

一欄之隔

王統照

是兩年前的個片段；而聯想起的記憶。

春光到了，溫暖美麗的清晨，正是我從司法部街挾着書包往校中去的時候。那條街在北京城裏，也可算比較的優雅而別致的街道，當着春天來到。但也是一條森嚴與慘酷的街，看見街道的命名，也可想到那是個甚麼地方。大理院；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威嚴可畏的司法部；轉角去便是分看守所，但他們雖是威嚴；而鐵欄裏面，却偏有好多的花木掩映。紫色與白色的丁香，霞光浮映的桃花，在婀娜含笑的花葉中間，更有許多小鳥兒，跳躍着；啁啾着；歌着快樂的春日之歌，在那爛熳的春光裏。每日都同着鐵索的鎯鐺聲；守門兵士的皮靴聲；法警的佩刀聲；進門來的汽車聲；馬鈴聲；相攙雜着，和答着，成了一種不調協而習爲自然的聲調。無論誰，凡從那裏走過的，都要四面注視。卽賣零食的老人，售紙煙的小販；以及帶了方翅，穿了厚鞋的旗裝太太；與下學歸來的兒童，走到那裏，都要將臉面貼在鐵欄上向裏看看，並且臨走時也放鬆了脚步，並不急急的走過。

我自然是他們中的一個；並且因爲自然美的引誘，與每天的習慣，更是『不厭百回』看的。

有一天，剛打過七點三十分的鐘，我就匆匆的走出寓所。方出巷口，便立刻使我的嗅覺，換了一個境界。融暖而輕散的晨風，吹過對面的花叢之香來，又甜淨，又輭膩，因此竟把我自從昨夜埋下的胡亂思想在腦中的，全部消失，只感到陽光的明媚，與花香的寶貴，只感到人的快樂，與幸福，而且在這片刻的思想中，不知

那裏來的魔力，使我彷彿覺得眞有個造物的主宰，在這時候，散佈下許多的快樂的種子，種在每個人的心裏。脚步驟然間迅速起來。匆促中由對面街口，穿過街心跑到西面來。嗾嗾的一輛紅色汽車，從我身旁擦過，幾乎沒有將我撞倒，但我這時並沒有半點恐怖，與謹愼的心思；却看牠由微動的街塵中馳去以爲很有趣味！

『好美麗的花！』我心中這樣想，而我的面部，却已貼近司法部前的鐵欄上。全部的精神，只有看見纍纍如絨毯般的紫丁香花，在枝頭上搖曳着。而耳旁却有許多音波，正在顫動，這種音波，便是由街中；及小商店中來的。

我正在看的出神，突然的一個景象，將我的快樂的觀念冷了好多。哦！漸漸的加多了！那個自以爲是首領的人，開始喊出自滿與怒暴的呼聲來。原來在丁香花的中間，平鋪的靑草地上，我忽然發現了一羣奇異的生物。本來人們，也是生物中的一類啊！他們穿了半黃半黑色的衣褲，頸上與脚上，都帶了鐵鍊照一種的眼光看來，他們也一樣的是很整齊；而衣服與形式很劃一的隊伍啊！他們在春日的淸晨中，拂動着花枝；聽着小鳥的歌聲，來住在這所高大建築的陰影下的花院裏，作努力的工作。誰說這不是快樂的生活啊！比着那些成日在工廠裏；街道上，作機械般的勞力者，不舒服着多嗎？這是我乍見他們這等情形的第一個思想。因此便把我初出門時，純潔沒有翳障了一點纖塵的腦神經，忽染了推論與判斷的思想。

他們在四圍的鐵欄中間，執着各種的器具：箒子，鐵鍬，鋤，繩索，木扭，篋子，正在各按着地位工作。他們沒得言語，走起路來遲緩的，懶散的，沒點活潑的氣象。他們也沒受着溫風的吹拂，沒吸到淸爽的朝氣，更沒嘗過花香的誘惑吧！工作！工作！枝頭上婉轉生動的小鳥，似乎嘲笑他們了！

是他們的幾個首領吧！帶了白沿高頂的帽子，青的制服，皮帶下也斜掛着短刀，還有種武器在手裏拿着，就是黃色的籐條。『笨東西！……哼！……難道只會吃飯嗎？笨小子！……誰教你愛到這裏來！……你的皮肉不害臊吧？……』幾個紅面膛，粗手指的首領，開始怒喊起來。我聽到『誰教你愛到這裏來！』這一句話，

突然使我滿貯了快樂的心，迸出一種深沉與刻不可耐的疑問來。『美麗的晨光，可愛的花木，誰也愛到這裏來。不是這個鐵欄的阻隔，我也願到裏邊去，坐在草地上，嗅着甜淨與輭膩的花香，讀詩集，是怎樣的快樂啊！更是怎樣的難得的地方，在這人烟紛雜的都市裏！不過是一欄之隔罷了！有誰不願到這裏來？爲什麼你們要發這種問話？』我心中幼稚的想着，然而他們，——囚犯們，却悚懼不安起來！更謹愼，更殷勤的工作！草地上不多時便齊整了許多；潔淨了許多，越發加添了花枝招展的美態，與春日的光明。不過他們似乎沒有感覺得到！卽如他們的首領，仍然是嚴厲的面孔，監視的態度，也並沒有感覺到花香與春光的可愛！他們，與他們的首領，正各自思想些什麼事，誰能知道。

然而我初出門的勇氣；與純潔的快樂，到這時候，也漸漸降落下來！消失下來！

哦！北邊大理院裏的大鐘，發出沉宏的聲，正打過八點。有這種警動的聲浪，將我從鐵欄邊喚醒，忽然想到我也有我的工作呀！便匆匆的離開鐵欄，往南走去，而他們和他們首領的表情，面貌，言語，動作，一直使我在聽講心理學的教室中的時候，還恍惚在我眼前。

『人們的情緒；與感覺的轉移，是不可思議的。一樣的明月良宵，爲什麼有的狂歌飲酒；有的傷心洒泪呢？一樣的一種好吃的食物，爲什麼快樂的人，吃之惟恐其盡，而愁悶的人，不能下咽呢？……思想的變遷，由於所處地位的不同而有差異，而情緒；與感覺，也不能一律的！……』我在我的坐子上面，以先並沒有聽到先生說的什麼話。忽然這幾句疑問式的講解，觸到了我遲鈍的聽覺，我不禁暗中點頭。正自要繼續下去，却越聽越不明白。揭開我的洋裝本子看去，哦！原來他早已開始另講一章了。

方纔的片刻的經驗；又蒙上了我的心幕，天然的景物，與他們的面貌，又恍若我置身於鐵欄之側。

經驗的努力，却提起我的記憶來了！從那個聯想想起的，我至今還不曾明白！

方纔經驗的事實的餘影，漸漸暗淡起來。重復顯出了一個多年前的心影來。冬夜的月下，在清淨與寒冷的鄉村的街道中，我彷彿聽見喧呼與歡喜的聲音，雜沓的步聲，追逐着，踐踏着刀刃的相觸聲，却聽得出是厚背而沈重的舊式大刀互相撞動的聲音。哈哈！……哦！……啊哈的人語！帶出可怕；與騷動的意味來！

那個記憶，使我難以忘却！

在那年的冬日正是一個可紀念的冬日。各處革命軍報告捷音與獨立的電報，在新聞紙上不斷的登載。在我們僻遠的鄉村中，也知道有這種消息。可是那時，我正是年輕的小孩子，偶然看見，也不甚關心。不過覺得心境上有種新鮮與希望的變換！十月過了；十一月又到了末日，天氣冷極了，鄉村的道路上，堆滿了白色的冰雪，太陽每早從冷霜中升起，到了將近晌午的時候，方纔十分明朗。有一天忽聽得鄰舍人家都說：我們的鄰近什麼縣城，也獨立了，縣官也跑了，有的說已投降了革命的，其實什麼是獨立？什麼人是革命黨？都是說不清白，但人人都覺着大的禍事與大的轉變，都是不可免的了；終於要在我們的左右的地方出現！又一天忽然有人說：縣城的北樓子上，也懸起白色的布旗來了。這個消息，迅速的傳播出去，鄉村中人人都有絕大的驚異，與不相信的態度！後來的消息，更加多起來。募兵，捐款，修築城牆，要人人剪去髮辮，這等事都是鄉下人做夢也想不到的，弄得人人不知怎麼樣方好！其實他們也並不懼怕；只是如墮在迷網裏，不知是怎樣的一回事！末後；更有一個分外驚奇的消息散出，說是縣城裏的獄囚，都全行放出，一概免赦了罪了。『他們出來作甚麼？誰有權力能讓他們出來？他們要上那裏去呢？』這是鄉村中誠實的老人們，都一樣的有這幾個疑問。並在茅屋中的油燈下，吸着烟悄悄的對語。在白天啊，他們竟連平常的閒話，也不敢在街道上說的。

那正是傳出末後的驚異的消息的第二夜。當天還沒有黑影籠罩的時候，在北風的怒號聲中，却由我們那個鄉村的大道上，過去了百幾十個人。似乎也有些鄰村的勇壯與大膽的少年。他們有的斜披着衣服的；有的帶着棍棒與舊式的刀矛的；有剪去髮辮的，却也有盤在帽子裏的。他們衝着北風，由村中經過，都很高興而且有奮

激的感動！表現在人人的面目中，有幾個喝着；『跳出龍潭虎穴中』的奇怪的喪氣聲調；他們過去了以後，便聽兒我們鄉村中的幾個老人低聲道：『今天晚上，我們須早早地熄燈，關門，睡覺。這羣……是去接由牢獄中放出來的囚犯的人的。大約在半夜中，他們同着那些人，由城中回來啊！唉！不知還是什麼世界啦！』於是這一夜從夕陽剛落下地平線的時起，我們鄉村中就下了消極的戒嚴令了！有小孩子的人家，更恐怕因無知的哭聲，會惹出禍來。早檢出些好吃的東西，哄得不知不識的孩子們，都伏在被底下作幼稚之夢去了。滿街上只有明月的冷光，照着融化不盡的冰雪，什麼光亮也沒了，什麼聲息也沒了。如死的鄉村之夜，寂靜，沉默的使人多恐怖啊？我那時並不是很小的兒童了，我同來一個將近十歲的小表弟；還有一位常給我們料理點事務的張老兒，他是將近六十歲的老人了，他常說他所經歷的危險，與到的地方，在左近的村子中，再沒有比他更多加多的了。我們三個人，在我家的靠着街的書房中，相靠坐着，圍了一個小小的火爐，燃燒木炭，在全黑暗的中間，還可借着火光，少微辨清各人的面目。慘白的月光，從窗紙上穿過。我的小表弟，是前幾日纔來的，他幼弱的心中，在那天晚上，也受了一個迷悶的打擊！受了大人的訓令，他也不敢多說一句話。倒是張老兒反精神興旺起來。他覺得這等事，實在沒有恐怖與戒嚴的必要。他吸着長竿的旱煙，撚着鬍子，正在撥弄炭的餘灰。他還時時低聲說些他從前冒險的事，在山中走路，遇見盜賊打架的事。因此我同小表弟，更不想睡了。本來家裏的人因爲小表弟太好害怕了，所以教張老兒同我陪着他呢。

張老兒正談得高興，起初還是啞着喉嚨低聲說，後來他說話的聲音，越談越高了起來。小表弟這時更不知甚麼是恐怖，也開始跳躍起來。

甚麼時候了，我們都沒想到。

一種由遠來的喧調與狂呼的大的聲浪，從夜的沉寂中，破空而起。張老兒的話；突然停止了！小表弟顫抖的拉着我的手，伏在我的懷裏。

聲由遠漸近，彷彿屋子也被人聲震動了！張老兒也不禁的將手離開了火爐。危迫與殺厲的呼聲，間雜些笑語，與木器鐵刃相碰撞的音，從街道上傳來。步履聲雜亂而且急迫。『歡迎！……歡迎！……出了牢獄的伙伴們！再不作欄中的人啊！……殺呀！……哈哈！……』這種駭人的聲，任誰聽了，身上也起寒慄而有顫慄的感動呢！小表弟伏在我身上，連動也不能一動。聲浪越混亂而擴大了！張老兒輕躡着脚步，由窗紙中向外看去。我正想慢慢地拉他回來，因小表弟在我身上，他嚇得那個樣子，我還能推開他嗎？可是在這時，我更沒有說話的能力。唉！我是怎樣的恐慌與着急呢！

一陣騷亂的喊聲又起：『……歡迎出牢獄的兄弟！……再不作柵欄中的人！……殺啊！……前進！……』又是一陣大聲的走步聲。去了！漸遠！而歡呼的餘音尚震得窗紙發顫！張老兒挪步過來，嘆口氣道：『出了柵欄了，放出來！他們去迎接由牢獄中放出的囚犯！眞不明白什麼，值得這樣的出奇！唉！什麼世界啦？……怪不得我也老了許多呢？……』那時我思想中忽然想到牢獄中的伙伴們，是住在柵欄式中的屋子裏。

直到如今，我纔明白我的觀念錯誤。原來歡迎者所說的柵欄正不必是一排一排的木椿堆列成的房子。一欄之隔罷了！由這個春日之晨的新感覺，聯想到十年前舊的經驗！

原來感覺；與情緒，都是這樣神祕的變化與界限啊！

下課鐘響了，我究竟不明白這一課的心理學，是講授的甚麼！

十一，一月。

（原載春雨之夜，商務版）

技藝

王統照

春來了，人都歡喜在清晨吸納着三月早上的清新空氣。可是日日紛忙的人，雖在紅日滿窗；並且覺得很焦煩熱的時候，總捨不得卽時推枕而起。倦嫩的身體，懵騰的目光，不可接續；不能推尋的片斷思想，如同有種魔力一般，使得他對於溫潤清柔的晨氣，不能完全消受。及至勉強披了衣服匆匆地盥洗完時，倦意固然退却，而同時黎明時的幸福也享受不到。

這幾乎是一般青年普通所感受到的，而葆如也是其中的一個。

他自去年冬日在熊熊的火爐邊，與他同寓的同人，堅持着說：『冬將盡了，溫柔的春，轉瞬便啓開了她的美目。我們的新生機，又重新萌發了。「一年之計」，正是青年人努力的良時，如嬌花一般的放蕾，如春雷一般的初震。……自明年春起：我們須學學另作一個春之先驅者，晏起的習慣，於我們百無一利，而且在萬物沉醉的春日裏，牠必展放開牠的誘惑力來攻擊我們。「一年之計，一日之計。」我們的自勵，須從微細處做起。……第一種必要改革的，是春日的晏起。』那時他的同人都隨聲附和說春來的柔美；說晏起的惡習，甚至竟有位更聰明的人，預先規畫着他們在來年春日之晨冷露未乾時卽起身，何時讀書，何時作事，說得大家都非常興奮；並且的實預備着待到春日來時，有無量的快樂的共同工作。他們覺得未來的希望的燄光，正如爐火正在旺盛地燃起。

果然春日到了，城外山凹的冬日積雪，在最高處也愈望愈淺淡了。黃鶯奏着初春之曲，向各處的城市，或

安靜的鄉村及人家的園林中傳佈着春來的福音。於是一切覺醒了。柳葉兒耀着浮綠的煙紋，湖水上漲起淡藍色的晴波，大自然中平添了無數的景色。

葆如呢，自然更加多一歲了。他的心中盼望着春來比一切的人都急切而熱烈！他奮發的精神，無窮的希望，著作的興味，都似久蟄伏在土塊下的草根，只待春來便一齊怒發。不過時間是決不會欺騙人的，春已來了，而且到處傳佈着她的使命，——為的使一切都從沉沉的夢中覺醒，葆如的敏銳的感覺，自然覺到了。以為久蓄積在心中的精神，希望，興味，都可即刻實現了，但於此有一種最大的打擊，就是清晨的晏起。

晏起罷了，在常人原感不到甚麼，何況他既非油鹽店內的小夥，更不是工廠裏的學徒，遲到了，晚起了，是要受吒責或扣薪金的。他是全可以自由的，雖因自己的事務，有時須早起一點，但這並不是天天必須如此，一星期只有一二日。而所謂為事務的早起，至早也還是八點鐘。其實在這時油鹽店中已吃過早餐了。居然由年年經驗中得來的結果，在這年的春日裏，他又證實了。蓄積久日的志力，卻仍不能將春倦的權威戰勝，他理想着春晨空氣的鮮潔，玫瑰花從粉萼上發出來的甜香，噪晨的雲雀的歌聲，以及不甚煩熱而溫和的初升起的日光，他羨慕着；真誠的羨慕着，不過睡神偏好在清晨來臨，使得沒有爭鬪的能力。即使有時在牀上醒來，心裏知道對於有前此的自誓之言不能實踐。是多末可恥的事！而一方面倦力卻仍是迷戀着他，引誘着他，不讓他早早的起身。及至勉強揭開被子，如覺悟般的下牀的時候，別的同伴早出去了，或正在讀書。有人對他笑了，彷彿譏嘲他，他自己也覺得沒有意思，便遲疑地答道：『看明天吧。……我不信究竟會不能。……』

其實呢，到了第二天，或者能早起三分鐘，有時還要晚些。

有一天正在黎明以後，太陽的淡色的金光，已籠罩在窗格上。街頭上已有了喊賣杏仁茶的聲音，從牆外傳來。葆如因連日賭氣不起，自己早起了一種微細的煩悶。因他素來主張青年人應該多受點嚴格訓練的，並且常以此勸戒他人，不知為了甚麼在這個迷惘的春夢裏，自己的自治力卻早已降服了，而且由此受到他人的譏笑。

他昨天下午在城南公園的蒼松的密陰下，又同兩位朋友談起，他便重復誓言，非將這個爲自然所迫服的習慣遂出於他的身體之外不可。及至晚上回到寓所處理了些事務正在悶書的時候，又將這個事記起。本來是極渺小沒有甚麼值得多費思索的，然在他看來，這都是很重大而足以使之煩悶的問題。他常常羨慕着那些作大事業或眞正研究學問的人，必先有克己的工夫；有犧牲一切利益的決心，因此他對於這一點晏起的習慣，不能改革，他對於他的前途，不能不感到無望了。然而同時他又受自己情感的支配，不願有任何外來的或強迫的勢力來阻礙他。小節能了；——如同每餐多吃一碗米飯，或每天必吃一支香煙，同樣的絕無關係，……像這樣相反而又終不能自解的思想，常常使得他如墮入迷霧中，而找不到出路。他於是在推開窗子放進月光的地上，來回尋思，反而將方才所悶的書籍忘了。

直到破曉以後，他一夜的夢痕，幾乎被這等衝突的思想踏碎。實在呢，他躺在牀上時，覺得身體柔軟地不能自舉，夢魂迷離着，而昨晚心口相商的問題，還在占據了他的全心。

正在朦朧的時候。忽然由外頭傳來了一種言語的聲音，是『……唔！腰板要挺直些，兩胳膊兒便不會彎曲了，……你看，……兩脚並起。自然會不吃力。……』說這些話的明明是位五十餘歲的老人，語音尖燥而爽脆，純粹的京腔。同時又聽見一位女子的聲音。

『唉，唉！……累得要死！胳膊兒眞沒點勁兒，你慢慢的，……我這兩條腿眞不聽吩咐。……』以後便聽見女子的笑聲，一聽這幾句片斷的話，便知是位十八九歲沒曾受過教育的女子，接着以先說話的老人，嗓子更提高些道：

『偏要練的！……像我，如今老了，……怎麼一個觔斗，……看！還成呢。……一練好了，沒有不成的。在人前露臉的事，誰不是要吃點辛苦。』

『我眞笨了！……可也沒有法子！』

於是談話的傳音，又突然停止，只聽見躍步在地上踏響的沉重的音，連續起來。傑如很奇怪！他知道前院是住着人家的女眷的，不過大淸早起連那些讀書的學生們，還正在高臥，她們却在院子裏幹甚麼呢？……可是體操也不必這樣勤苦，況且平日也沒有她們這樣辦過。但不是學習體操，又爲甚麼說些『胳膊兒便不會彎起，……兩脚並起』的話？他正在閉目凝思着，忽然又聽得躍步的聲音停住過了幾分鐘，如同用器械互相比量的擋打的聲。那位老人的語聲又道：

『這個刀柄怎麼拿，……靠下些，……來！招呼！……快接！咦！又錯了。旋三個腰花，低頭，……彎腰，將刀柄從左肩兒順下。……對！……對！有些意思。』

而又一位中年男子的語音道：『我一學就會，這也並不是人人不能學的事。來！……接！用刀柄，照所說的轉花要緊。……姿勢不要拿不住！……向後退，……退，噓！有些意思。……』

接着一陣器械互相擊打的尾音過後，有一個人喊出一個『好』字來。

傑如這時已經將迷懵的目光啓開，心裏疑惑着不曉得是甚麼事。他總想有人在外院教給那兩個市政公所及司法部的科員的姨太太們的器械操，但因聽不十分淸楚，從前又沒想到她們那樣穿高底皮鞋，披大紅斗蓬的女子，還能早起練習這個，他於是不能再恍惚着臥着不動，一手穿上衣袖，下牀趿了拖鞋，忽忽地想先去看看。不料及至開門出來的時候，就接上聽見外院有休息的喊聲，於是以前的聲音，全都止住，恰好僕役領進一位朋友來，是找他來談一椿學術講演會的事。他忙亂地洗過面，兩個人高興地談起來，不久他又出去到一個學校中找人，於是在春倦的枕上聽到而不明了的事暫且忘掉了。

這一日裏他恰好一天都沒有在寓所內，不過當在下午時同了朋友們在音樂共進會中聽到凡奧林相亂的聲音時，在迅忽的一時裏，他曾囘憶到淸晨所聽到而不會明白的事。然而即刻有幽雅低沉的古琴音；與梅花三弄的複音的調子，又將他的思想的注意力移去了。

仍然是在如常的第二天的清晨。他本來在昨天有長時間的出遊，與黃昏時的飽餐，晚上囘來，脫衣便睡。一切的事，都忘記了。不過在中夜以後，由夢境中醒來，他突然又將昨晨所聽到的事記起。於是決定要早起看看，不過又恐怕今天人家未必還那末一定的去練習。……後來正在籌思着却又被夢境引到黑暗中去了。所以直至這日的清晨，他覺得身下有人催迫他似的，努力着想打退睡魔，跳下牀來。其實他這時對於惡習慣的改革，與恢復勇力，免得朋友嘲笑的這些思想，可說是完全沒有一點兒的痕跡，只是要親眼看見昨日沒得看見知曉而幾乎被忘掉的疑團。他開始先將頭部離枕擡起，預備着聽聽外院的動靜，但沒有一點聲音，只是有照例晨喧的雀兒，彷彿在簷頭上吱啁地叫着。他覺得有點失望，同時頭腦昏昏地，又與潔白的枕布相貼合住。忽然他將左臂一伸，表示掙扎與奮起的時候；而外院裏聽見有人緩步的微聲。他蹙蹙眉頭，雙臂高舉，呵欠一聲，覺得全身筋肉都似增長了若干。一邊取過牀頭上的手錶，看短針却正指在六點四十分呢。他終於爲希望與好奇的心支配着，揉着眼睛，如坐不穩似的披衣而起，不過他還不肯立時穿了褲襪下牀，却直對着細紗帳外的一幅西畫，——畫上有一片叢林。兩個女孩在林中拾取橡實——出神。不知所可地坐了又有五分鐘的工夫，便聽見外院的木杖相觸打得繁音又響起來。老人的教授聲，女子的笑聲，也同時如昨晨一樣的傳來。他這時沒有遲疑的餘時，便推開被子，如同有非常快樂的事似的跳下牀來。

到這時他纔有七八分的明瞭，知道在沒有親眼看見以前的忖度，完全與事實相去太遠。原來他所聽見的老人，與女子，一個正在教授；一個正在比量身段與矯正姿勢的練習的，是舊戲場上的把式，與弄刀接槍，以及騰身打觔斗的方法呢。那位面熟的女子，却也並不是那兩位穿的很闊綽而好帶新式眼鏡及雇有女僕的科員們的姨太太，而是住在東院一間小屋子中那位在遊園拉胡琴的張師傅的小妻。因爲甚麼他有這兩個字——小妻——的觀念呢？因他有時在寓所內遇到這位新來的女子。——他去年沒有見過，看她穿得雖樸素，不過有時打着

鬆鬆的髮辮，有時又亂挽着時行的髻子，說話時很粗爽，因此倒動了他的疑問。問及同寓的友人，方曉得她是去年年底那位住在東偏小屋子中禿了前額的張師傅新娶的妻子。張師傅本來倘不過三十七八歲，因爲看去那位女子總像個好遊玩的小孩子，所以每每遇到她，葆如總想起是張師傅的小妻。

一天一夜貯藏在胸中的疑團，他這囘一齊打破。他立在外院的門口，看他們在小小的荷池邊，正訓練得熱鬧。地上鋪了一牀粗布褥子，却還沒有用到。那位約有十九或二十歲的女子，將短短的髮辮含在口裏，穿了對襟小衣，正自學着玩弄接刀的方法。裹了銀色刀頭的木裝假刀，在她手內，舞得團旋飛轉，忽而一手轉來，全憑仗幾個指尖的靈巧，將刀柄與刀頭如車輪似的轉花。在葆如看來：已經讚歎她的工夫的純熟，並且想一兩天的光景就能有這等成績，他一面看了；一面自己由比較上而生了自己是笨才的感歎！老人却也奇怪，頭頂上還將餘髮攣成小結，面色枯黃，但一看就知道是很便捷的。有時她舞得不對，他便從容地將刀取過來，舞成一個可作標榜的式樣給她看。又時而說：『中指須斜彎些，……快向左偏，頭轉得快，不要丟了刀。……脚步要穩重，……拿得住，方得點勁兒。……』這一類的話。那位禿了前額上的髮的張師傅，在一邊拖了鞋子，吃着香煙，從旁邊看着。有時因爲練習三人對打，他也丟着木鐧幫忙。女子練習一會，執着器械休息一會；便用懷中的手帕拭汗。看去似乎臉也沒有洗過。爲三個人踏起的細塵，沾到她面上，便看出比平日黑些。那位教授的老人，用細皮帶堅堅地束住腰，時時地對他們說這些本事練習時應注意的地方。

葆如忘記了自己也未曾洗臉，呆呆地立在門首看得有趣。少停了一會，在三個人對打之後，女子已是有點氣喘了，到她的屋子裏去了一蹓，便又學習起練拳脚及屈伏倒立身體的事。這時葆如方纔了解地上鋪的粗布褥子有何用處。女子在褥上用兩手挺住，試了幾試，便將身子倒竪起。這時她的面部全發紅了，那自然是血管倒流所致，沒有梳理過的髮辮，盤垂下來，腹部向外面凸着，只是她的兩腿，倘不能豎直竪起。老人一面用兩手將她那反持的雙足扶住；一面却又極詳細地教與她用力的方法。叫她不要將臂上的全力鬆懈。這樣過了有五

六分鐘的工夫，女子重復立起，微喘着道：

『老是不成！……可怎麼好！別看年輕的人兒，眞不如你，……還不如老頭子呢。』

老人暫不言語，忽地撲到布毯上，將身子同樣的倒立着，不單姿勢比女子自然；而且他確然將疲疲的兩腿挺直，兩足可以自由運動，而且他還可以用一臂支持着全身倒豎的重量，將兩隻手在空中揮舞。過了一會，起來笑着對他們說：『儞看怎麼樣？』

傑如更看呆了，沒料定乾瘦如沒有一絲力氣的老人，還能有這等出奇的本領。老人這時方慢慢地道：

『儞瞧着，……這也不是容易事呵！不要說這樣年紀。』他說時對着那位女子：『就說吧；從十來歲下手學起筋骨兒還柔軟些，身體還輕便些，少說也還得練個三年，兩年——自然是天天上功課，到了時候還不定能有出息沒有。我，……經我手教過多少小孩子，現在呢。少有點名兒拿到幾個錢的，也不是沒有。……張師傅應該知道，幾個像她們？……實在說呢，唱呵把式呵，都也不比人怎麼好的了不得。臉盤兒長得好看些，再加上有人替她鼓吹，於是便成了闊角。……張師傅，現今的事，那一行都是一個規矩。沒有本領，實在沒有地方找飯吃。有本領呢，——止有本領還不成。論起來這點玩意兒算甚麼，可也不是三天五天，一月兩月學得成，練得好的。唱得漂亮，舞得起勁，在我們吃這行飯的人說來，總得算是種「技藝」。若切實講究起來，儞不要管牠打不得架，刺不得人，然而手疾眼快，心靈，身體兒俏皮，這都是不能少的。容易嗎？……在現今實在也難得很呢！……』他說着彷彿動了無窮的感慨似的，至此便不再說了。用力咳嗽了幾聲。接着那位張師傅將香煙從蜜蠟的煙管中吹去。點點頭道：

『是啦！……容易，誰還能坐汽車一月拿到幾千元的包銀呢！「技藝」固然不能不學得好些，又何嘗都在這上邊。譬如我在遊園給那位轟動一時的……拉胡琴，我可不能不說是深知了。……總之：我所以要她學點「技藝」，一來爲了她小時候也還習過，上過台給人家當過配角；再則吧，你看她怎麼大了，不會過日子，又

不會做件衣服，我在京城裏混混着過，她到我們那鄉下的家中，成嗎？……實在也沒有法子！……吃點辛苦也說不了！……』他說到後來的幾句，語音就有些沉重了。

因談話的空閒，那位女子却已將器械拾過一邊，坐在石上默然無語。日光射在她的臉上，極清顯的，她的目下有了青色的暈痕。這時她便低着頭道：『誰不願意學好！我也瞧着人家坐馬車穿綢緞的生羨慕呢！人是一樣的，說甚麼？「技藝」是儘着練，但碰運氣吧！……』她說到這裏，有點淒咽的意思了。忽而一個寓中的僕役，提了白水壺走過，便喊道：

『好呵！……又練了半天了，我瞧只怕有心人，張先生，將來正是闊的時候哩。……』

他們都笑了。而坐在石上的女子，却用污穢的手帕遮了臉，走到屋子裏去。

『這似乎是練習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這一天葆如沒有出去，心裏悶悶地覺得極為無聊！雖然當他同寓的友人起來時，都驚訝着他何以破例醒得這麼早，他也不甚留意。早上飯也沒有好好用過，過午以後，睡了一會，便起來讀他照例研究的哲學名著。將原文的人生之意義與其價值的下半部看了幾十頁，覺得有點頭痛。——自然這並不是因為德文深奧的原故，他早已對於這部書的題材，起了疑念。他向來不知由人生中得來的意義與價值，是個甚麼本體？有甚麼作用與效果？不過他因為要研究現代哲學家的學說，不能不看過罷了。他這時更覺得那些精神生活，及靈肉調和的抽象的名詞；總不過只是抽象的名詞罷了。他立在他那所小院子裏，對着方抽出嫩芽來的曼陀羅花，凝視了半晌，便回到屋子裏，換了一件袷服，惘惘地到別處去了。

及至晚飯以後回來的時候：在車子上便記起一件事，須急急打個電話與一位友人說知，於是回到寓所，便先到賬房內的電話處。可巧有人正在說着話，他就立着少待一會。當他初入門時，並沒有留心看看屋子裏有幾

個人。及至這時，他方看見在早上所看見習技藝的那位女子，另穿了一件比較乾淨的布服，在那裏同着有斑白色下鬍的寓主人說話。他在一邊，只聽到幾句，是那位女子說的話。

『……人都是有命運的！如你剛纔所說的，那位太太，……那能行？忽然嫁了，忽然又離婚，何必呢，那人家可不壞！甚麼事都是先定！吃好飯，或者討飯吃，又誰能料定。你看伍太太，同那位……太太，穿的也好，又有人用着，出去的時候，不用包車，就是馬車，誰教人家有錢來！……我呢！還得清早起就學着這個，那個，身子一天累得要死！還得做飯買東西，晚上又不能早早安歇，也不過為的練點技藝好吃飯就是了！……焉敢比着人家睡到十點，十一點，其實誰還不願意？可是命中一定的事！……哼！……憑你辦吧！』她說了這話後，便長吁了一口氣。那位寓主人撚着鬍子道：

『半句話也不錯，可不是，……人就是這樣，……練這點技藝，好了，你也就好了。……』

女子用一手托住腮，並不答言，而眉尖却緊蹙着。

這時一位僕人却過來向傑如道：『請打電話吧，那位走了。』

第二天，第三天，以及這一春中的以後的每天清晨，為惡習慣——晏起，久已束縛住的傑如，他却從這一日後，將這個習慣改了過來。每到朝光上窗，或聽見簷雀喧啁的時候，便不用人催他就早早的起身，雖是他也沒再去看那位女子作技藝的練習。

同住的人們都很驚奇說他眞是個有勇力，而能言能行的人，他只是默然不答。

十二，五，一日。

（原載春雨之夜，商務版）

車中

王統照

『居然在很闊氣的特別快車的大餐間裏吸這樣好煙！』雲生笑對着唯明彷彿不勝其慨歎的樣子說了這一句。

『甚麼事都要嚐嚐味道！我這囘當這撈什子的教授，苦夠了，上個月打折扣以後的央面子，才拿到三十五元半，還得向會計處說了好幾次勞駕費神的話——想起來十幾年的辛苦，還不如一個車上的司務，雲生——這次到大餐間吃白金龍，你覺得比那黑魆魆的空屋裏吃粉末子的意味好些吧？』唯明手攏着一頭短髮，將右手內的香煙尾上的灰劃向銅盤中，似譏似笑的囘答。

雲生想：『這是自然！』還沒說得出口，旁邊向以耿直聞名的高先生將西服外穿的領子一抹道：『甚麼東西，怎麼也是混，那里一個樣——若講「混」的主義，大學教授，哼！眞砢嫪的名詞！跟茶室裏的姑娘，您別疑惑，那一定是有分寸的，頭等小班夠不上！……像我吧，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半，統共四個半月賞了四十元紙票！……』

『究竟你們是「近水樓台」，高老夫子休得要向我們訴苦窮了，況且好歹是個官兒。』雲生歎了口氣。

『那個……說假話？雲生，我不是說我從啓行之前便不高興嗎？你……你知道我爲甚麼？』

『甚麼？——我不知道。』雲生聽他說，鄭重地說，自然他自己的態度也驟然嚴肅了好多。

『爲人總是苦不過！你看我像是舒服吧，這得怎麼講，不錯：吃的，穿的，坐的，那樣也不缺。但一來便不知怎個兒鼈扭。——我若干日子來煩得很！有時夜中直不得睡覺，一個人在外間屋子裏逛來逛去，不是

味，眞的甚麼玩意！……』他這段引言還老長。

『閑來苦——思，爲了……那椿！』雲生的話又有點忍不住了，從他那好笑的口角邊又說溜下來。

『別的我也猜不透，老是不如意！奇怪！——你知道我這次出京那里來的錢？……』

唯明直直地坐着，用兩隻手將雙膝一拍道：『我知道！……我知道！』

雲生還沒等得說出來，高先生將他那緊湊的面皮一碰道：『說不出來，還是我 Wife 的一付金鐲子，前天晚上當了出去的。……』他說時肅然又帶有悽然的意味。

雲生這時忽然用他那機敏的眼光向他們坐的桌子的四周睄了一眼，幾個侍役們都在那一端說閑話，有的在扶着頭磕睡；在對面坐着幾個胖耳大腮的西洋人，——其中有兩個女的，正在爭說着一件事，料定他們還不懂中國話，於是他放心了，回過眼光來向着高先生看：『原來如此，——但你似乎尙不至此。』

『不然，我告訴你吧，父親是疼我，是姑息我，本來呢，還是做官，家裏又不用急，何苦至外邊瞎跑，所以這一次不高興我，不願意我出來，老實話，任我自便，可是不給錢！我自己呢，近來實是空空了，Wife 好，她不動聲響的替我籌出了路費，但這樣自然不免，……』高先生是法律家，強辯家，素來以理知派自命的，說到這里似乎已經向他那淒迷的夢境中在游離了。

雲生這才恍然！『怪不得從那里走的時候，嫂夫人領了孩子去送你有點不好過，……』

『那里能夠送到站台上，電燈底下，……』唯明雖說這等話，仍然不失他的鄭重態度。

『自然咧！……』高先生也換了一個笑臉，將他微尖的下顎抵住餐桌上所擺的繡球花萼說。

雲生這一路破了他們多少的寂寞，然而到此反默然了。在他的記憶的腦海中，正織着那已往的未來的酸苦的情浪的密網，一時沒有話說。無意地從銅盤中將那會未吸完的香煙檢起，然而竟然銜倒了，脣上驟然有一股焦臭的氣味，同時熱刺刺地弄了許多煙屑在脣裏齒外，他禁不住說了一句『啊呀！』

唯明與高先生看的淸楚，笑聲大縱。

雲生趕急順手將香煙向盂內一丟，用桌上的淸茶嗽了兩口。還是高先生問道：『沒有燙壞麽？……』

雲生搖搖頭，也忍不住笑了，將頭俯在桌上。

『呵呵！懲罰，懲罰！誰叫你老是好調弄人！——不，你說這比Kiss的味道如何？』

於是這一張小桌子上滿了笑聲，那幾個正在正襟弄手絹的西洋男女楞楞地向這邊望了望，不知道這是一回甚麽事。

在曠野中夜來是這樣的蒼茫：近處並沒有樹影，只有從陰慘月光下看得出遠遠的村落，與不整齊的樹木，天上的雲彩也是黃灰色的，愈映得這秋深月色的淒淸。雲生一個人立在車外的鐵欄的一側，一手扶住鐵索，一手放在外衣的袋內，靜憑着這夜行於蒼茫的火車載着他的離愁，他的命運，他的浮汎的生活，向一望無垠的大野中行去。他也不知這是經過的甚麽地方，但聽見車內的鼾聲，由輪機的鐵鏻聲中傳出。他茫然地想着：晚上的葡萄酒，他們熱烈的討論，家人，病友，與站台上電光底下的紫衣人！他覺得這次南行，在這兵火搶攘中作此長征，又是落木秋深的時季，又在這四無人聲的火車上，他望着慘黃的月色，覺得她那付淒涼的面貌正像一切的象徵。同時一種悲壯的感懷湧上心頭！覺得這破碎的山河，苦悶的人生，憂鬱的自己的心情，不可知的未來的命運，難於分解處理的種種問題，全個兒縱橫紛亂向他那思域中積壓，擴展。也不知爲了甚麽他總覺得鼻頭上一陣酸味塞入胸膛，卽時眼瞼下有些溼潤。但這時火車快要到黃河岸上了，車行在軌道上不很穩重，速度一加，幾乎一閃沒有將雲生閃下鐵板來。原來他正沉在一種幽綿的細微的沈憂的感思之中，所以沒有注意到自己所立的地位，及至驟然一閃，虧他將鐵索抓住，沒曾脫身而下，然而上身已經搖撼得厲害。他少定一定神，却仍然在原來的地方站住，便又溫念他的舊夢了。

車行經過黃河岸旁的小村子，忽的在幾株大白楊樹下驚醒了兩條小狗，他們看見這迅疾的威力的長行無阻的夜之怪物，便一齊吠起。夜靜聲遙，聽他們弱小的吠聲很爲清晰。然而這是視覺與聽覺的瞬時所得，如箭一般地飛去了，所遺留下的只是在空野中他們那無力的餘聲。雲生的感覺很奇怪，他突然，想到王摩詰的文句：『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的詩人的描寫，他又想到在這樣繁複生活裏，誰還有工夫有閑心找這樣的天機清妙呢？但究竟詩中有畫，就是這樣的散文又何嘗沒有畫境呢？於是他想到畫，快的，即時印在記憶中的那一幅便展在他的眼前了。一大片叢岩前的樹林，中間夾流着一道飛泉，那蒼明的綠色，與柔軟的筆觸，眞能現出畫者的丰神。那裏頭的生活，那畫時的心景，在岩邊支開了小巧的畫架，散着髮兒在晨露未晞的時光裏，沈靜地執着彩筆，一幅柔曲的背影，却被幾隻起作晨歌的小鳥們看着，這是何等的新鮮，清涼！在味覺上是甜的，在嗅覺上是清芳的，在……這是個人相贈的一幅畫，帶有豐富的夢境象徵的畫。然而這時候是『相送千里』在他日呢？這幅畫飛泉獨流，綠木成蔭，……拍的一聲，車門開了，驚破了夜立者的沈思與惆悵，原來是高先生披一件厚絨睡衣兩眼朦朧地從車內走出。

『甚麼時候了！你眞怪？不怕摔下車去！……我剛醒來，看看下層的牀舖位中不知你上那里去了？唯明也醒了，他說你又是發了狂出去看月亮去了，他還說我「你不知他的脾氣呢？」……』

雲生道：『甚麼時候了。這是？』

『我的錶快二分，然而現在已是三點半了。你想甚麼？別的想了車下去了，回來回來！』高先生說着便拉着雲生的臂膀向車內走去。雲生隨着他走，其實他對於這樣的月色也並不見得有何流戀，他只迷迷幽幽地眷念着他的夢想。

這時車行在黃河的橋上，聲音越大，震得車中的電燈光搖晃不定。

高先生與唯明正在用中文與英語亂雜着熱心地辯論着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甚麼集權制，勞資競爭的名詞，在他們口角邊的飛沫裏吐出。這正是第二日的清晨。雲生覺得很疲憊，然而睡不愔貼，便索性大睜了眼睛看着車窗。唯明與高先生相對坐着，正談得高興。唯明在沉重的面容上，不斷地現出他那堅毅與肯定的態度，他將一本 Park and Burgress 合作的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掀開一半，時時指畫着在講說。他是個高身幹闊肩膀的中年人，他向來以沈定自命，人家也以大……家常常期許着他。於是在這次三人旅行中，他自然有取得「老大」的資格。高先生向來好說話，每每討論起甚麼事來，便急得喉頭以上的血色異常充足，在這天早上他們不知怎麼打開了話匣子，彼此滔滔不窮的大談起來。

他們這樣的談辯，雲生有時也加進幾句話，但終是不大羼入的。這時雲生不知在繼續想甚麼事？但沈鬱着白的面色，都沒迴向他們；他正在隔着玻璃窗子向外看那清晨的秋郊。不知多少的蕭蕭落葉，都被晨風吹旋着在溝裏，隴邊。那已經收割過的禾根還蓬茁在田地裏。轉眼過去的疎柳，幾聲遠唳的飛鴻，這足以使雲生動着不可名狀的慨歎！然而這是一個整潔的觀念，不知爲了甚麼？也是不能分析與詳細說明道理的？他想人各在作着一個「夢」，長，遠，短，小，變易，苦與樂，失望與滿足，都在各人的夢迹中蹈碎了自己的足迹，漸漸地聽着遠了更遠了的自己的歌聲。誰不是一樣呢？像三個人這一道行來，還是各人努力經營着各人的夢迹：不管是一付金手鐲從愛妻的手腕上送入典庫，也不管高談政理要試一試抱負的大……家，自己呢，更是瑣碎零亂，正如水上流萍一樣流的，蕩着，然而所相同的却就是在白天夜裏，空想與實驗的——一樣是經營着夢了。……他漫想到這里，便忽然聽得唯明闡緩而沈重的聲音在說：

『那不能，不能沒却了政治生命的人格。……快刀亂麻，正到了這個時期。……你知道現正是一種 Increase in the course of conflict 的時期！……哼！現在如果忘記了Energy of struggle 如何生存，如何去整理洗滌我們的河山？……』這些話，雲生聽的是片斷的，所以也沒聽見這位沈毅先生的根本原理，而同時高先生也

將甚麼合作，……運動，時機等等的話，說了一大套。接着拍了雲生肩頭一下道：『雲生，雲生，你說對不對？』

雲生只笑着點了點頭，於是他們便又續談下去。

人生的夢境太繁複而且是太長了，不如短小些，還容易從沉夢中醒來。在火車中，柳蔭的大堤上，歡笑光明的閨房之內，議事廳與殺人不眨眼的刑場，一切處所，都教人迷住。在每個時間裏沈浸在一種有趣的興動的不能不的誘惑之中。何用說是非，更何用較利害，「游離狀態」成就了多事的人生，於是世界窮，於是一切的等量，比量，一切的究竟，目的，都浸醉在此中；都毀滅在此中。然而又有來復的機會，再毀，再成，再苦惱，再大聲的歡呼，再……雲生在秋日的清晨中忽然發了狂似的大想其囈語。他一面聽見兩位同行者熱切的辯爭，一面聽見不休的前進的動的機輪磨在鐵軌上的響聲。這種種的聲音，却越發使他的思想愈加增多，愈無頭緒，各個人正在說着，笑着，想着，經營着他。自己的想與夢。轟磕的巨響，從天外飛來，雲生覺得車中所有的什物俱帶了方的，圓的，多角形的翅子搖舞起來，自己的眼前都是灼灼的火星四迸，頓時腦子上如用利刃劃破。他便瞢然！

其實車中各個人的「夢」到此時都醒過來，然而却同一是瞢然了！

時候正當正午，秋日的驕陽在這時猶有餘熱，由靜住不搖動的玻璃窗外透射過來的光線尙很溫暖，車中滿了無秩序的現相：種種色色的行李，潑滿地上的茶水，嘔吐的餘瀝，雖是在這空氣很乾燥的郊原中，還是令人嗅着難耐。更加上車中滿佈了呻吟，怨恨的聲音，一些人懊喪飢餓地在車上，在車下的站台上，來回作無聊的行走。恰在這些光景中，雲生啓開了眼光，第一次的注視，正看見高先生捧着半個額角斜坐在身旁的軟牀位

上，那個沉定的唯明却在車窗外蹙眉立着。於是他恍然知道這是如何的一回事！同時覺得週身的疼楚，抬起左手看了看，原來在肘骨的旁邊已磨去了一層表皮，血水還隱隱地現着。

『好利害的撞車！倒霉極了！雲生，剛才我們還耽心你——恐怕你受了過度的震動將腦部損壞了呢，還好，你覺得怎樣？』

『不，就只是左肘上去了一層皮，你瞧，我竟昏睡了這些時候！你呢？……』

『不用提了。我的額角上撞起了一個肉椿，現在只有麻木，還不疼呢。唯明說是將腰折了一下，所以下車走動去了。——這都是小事，誰知甚麼時候才能走哩！』高先生咬緊了下脣，滿臉上都是煩苦的表現。他的頭髮原來便梳不清楚，這一來更像被踐踏後的雞毛箒子似的舞動着。

雲生重復默然了。看看四週的景象，聽聽滿車中怨詛與呻吟的聲音。

不久，唯明從車下緩緩地踱了上來，半彎着腰，厚闊的面部似乎尚有些微痛的表情。他看了初醒的雲生一眼道：『好睡！這樣大聲音越發催眠了你！——這怎麼辦？機關車說是到晚上七點鐘才開到，沒有水喝還不要緊，飯呢？挨了跌還得挨餓，這怎麼辦？……』

高先生瞪大了眼光，口吻張了幾張，還沒等得回答，同時從兩邊過來了幾位同是一車中的不幸者，都來打聽有沒有飯食的問題？機關車何時開來？即刻車中更充滿了苦煩的怨聲，恨恨的失望之色。

一陣清風吹來，雲生彷彿聽見在長的遠遠的鐵軌上飛來那輛具有威力有拯救的使命的機關車，但這正是白天呢！煩悶，不幸，失望的秋午，恐怕必須在衆星灼灼的明光下，一望無際的黑之夜裏，那不可思議的迅疾的怪物方能來到，但眼前的飢餓苦痛呢？雲生冥想着，便又入了夢境，電光燈亦似有紫色衣裙的飄動。……

（十五，五，七日。）

（原載小說月報十七卷十一號）

黃昏後

落華生

承歡懽承兩姊妹在山上採了一簍羊齒類的乾草，是要用來編造果筐和花籃底。她們從那條崎嶇的山徑一步一步地走下來，剛到山腰，已是喘得很厲害；二人就把簍子放下，歇息一會。

承歡底年紀大一點，所以她底精神不如妹妹那麼活潑，只坐在一根橫露在地面底榕樹根上頭；一手拿着手巾不歇地望臉上和額項上揩拭。她底妹妹坐不一會，已經跑入樹林裏低着頭，慢慢找她心識中底寶貝去了。

喝醉了底太陽在臨睡時，雖不能發出他固有的本領，然而還有餘威把他底妙光長箭射到承歡這裏。滿山底巖石、樹林、泉水、受着這妙光底賞賜，越覺得秋意闌珊了。汐漲底聲音，一陣一陣地從海岸送來；遠地的歸鳥和落葉混着在樹林裏亂舞。承歡當着這個光景，她底眉、目、唇、舌也不覺跟着那些動的東西在她那被日光薰黑了底面龐飛舞着。她高興起來，心中底意思已經禁止不住，就順口念着：『……碧海無風濤自語；丹林映日葉思飛！……』還沒有念完，她底妹妹就來到跟前，衣裾裏兜着一堆底葉子，說：『姊姊，你自己坐在這裏，和誰說話來？你也不去幫我檢檢葉子，那邊還有許多好看的哪。』她說着，順手把所得底枯葉一片一片地拿出來，說：『這個是蚶殼。……這是海星，……這是沒脊鰭底翻車魚。……這捲得更好看，是爸爸吸底淡芭菰。……這是……』她還要將那些受她想像變化過底葉子，一一給姊姊說明；可是這樣的講解，除她自己以外，是沒人願意用工夫去領教底。承歡不耐煩地說：『你且把他們擱在簍裏罷，到家才聽你底，現在我不願意聽咧。』承懽斜着眼瞧了姊姊一下，一面把葉子裝在簍裏，說：『姊姊不曉得又想什麼了。在這裏坐着，願

意自己喃喃地說話，就不願意聽我所說底！』承歡說：『我何嘗說什麼，不過念着爸爸那首秋山晚步罷了。』她站起來，說：『時候不早了，咱們走罷。你可以先下山去，讓我自己提這簍子。』承懽說：『我不，我要陪着你走。』

二人順着山徑下來。從秋的夕陽渲染出來等等的美麗已經佈滿前路：霞色、水光、潮音、谷響、草香、等等，更不消說；即如承歡那副不白的臉龐也要因着這個就增了幾分本來的姿色。承歡雖是走着，脚步却不肯放開，生怕把這樣晚景錯過了似的。她無意中說了一聲：『呀！妹妹，秋景雖然好，可惜太近殘年咧。』承懽底年紀只十歲，自然不能懂得這位十五歲的姊姊所說底是什麼意思。她就接着說：『挨近殘年，有什麼可惜不可惜的？越近殘年越好，因爲殘年一過，爸爸就要給我好些東西玩，我也要穿新做的衣服——我還盼望他快點過去哪。』

她們底家就在山下，門前朝着南海；從那裏，有時可以望見遠地裏一兩艘法國巡艦在廣州灣駛來駛去。姊妹們也說不清她們所住的到底是中國地，或是法國領土；不過時常理會那些法國水兵愛來村裏胡鬧罷了。剛進門，承懽便叫一聲：『爸爸，我們回來了！』平常她們一回來，父親必要出來接她們；這一次不見他出來，承歡以爲她父親底注意是貫注在書本或彫刻上頭，所以教妹妹不要聲張，只好靜靜地走進來。承歡把簍子放下，就和妹妹到父親屋裏。

她們底父親關懷所住底是南邊那間屋子，靠壁三五架書籍。又陳設了許多大理石造像——有些是買來底，有些是自己創作底。從這技術室進去就是臥房。二人進去，見父親不在那裏。承歡向壁上一望，就對妹妹說：『爸爸又拿着「基達爾」出去了。你到媽媽墳上，瞧他在那裏不在。我且到廚房弄飯，等着你們。』

她們母親底墳墓就在屋後自己底荔枝園中；承懽穿過幾棵荔枝樹，就聽見一陣基達爾底樂音，和着她父親底歌嚨。她知道父親在那裏，不敢驚動他底彈唱，就躡着脚步上前。那裏有一座大理石的墳頭，形式雖和平常

一樣，然而西洋的風度是很濃的。瞧那建造和彫刻底工夫，就知道平常的工匠決做不出來；一定是關懷親手所造。那墓碑上不記年月，只刻着「良人關山恆媚，」下面一行小字是「夫關懷手泐。」承懽到時，關懷只管彈唱着，像不理會他女兒站在身傍似的。直等到西方底迴光消滅了，他才立起來，一手挾着樂器，一手牽着女兒，從園裏慢慢地走出來。

一到門口，承懽就嚷着，『爸爸回來了！』她姊姊走出來，把父親手裏底樂器接住，且說：『飯快好啦，你們先到廳裏等一會，我就端出來。』關懷牽着承懽到廳裏，把頭上底義辮脫下，掛在一個衣架上頭，回頭他就坐在一張睡椅上和承懽談話。他底外貌像一位五十歲左右底日本人，因為他底頭髮很短，兩撇鬍子也是含着外洋的神氣。停一會，承歡端飯出來，關懷說：『今晚上咱們都回得晚。方才你妹妹說你在山上念什麼詩；我也是在書架上偶然檢出十幾年前你媽媽寫給我底自君之出矣，我曾把這十二首詩入了樂譜，你媽媽在世時很喜歡聽這個；到現在已經十一二年不彈這調了。今天偶然被我翻出來，所以拿着樂器走到她墳上再唱給她聽；唱得高興，不覺反復了幾遍，連時間也忘記了。』承歡說：『往時爸爸到墓上奏樂，從沒有今天這麼久；這詩我也不曾聽過，……』承懽插嘴說：『我也不曾聽過。』承歡接着說：『也許我在當時年紀太小不懂得，今晚上底飯後談話，爸爸就唱一唱這詩，且給我們說說其中底意思罷。』關懷說：『自你四歲以後，我就不彈這調了，你自然是不曾聽過底。』他撫着承懽底頭，笑說：『你方才不是聽過了嗎？』承懽搖頭說：『那不算，那不算。』他說：『你媽媽這十二首詩沒有什麼可說底，不如給你們說咱們在這裏住着底緣故罷。』

吃完飯，關懷仍然倚在睡椅上頭，手裏拿着一枝雪茄，且吸且說。這老人家在燈光之下說得眉飛目舞，教姊妹們底眼光都貫注在他臉，好像藏在葉下底貓兒凝神守着那翩飛的蛺蝶一般。

關懷說：『我常願意給你們說這事，恐怕你們不懂得，所以每要說時，便停止了。咱們住在這裏，不但鄰舍覺得奇怪，連阿歡，你底心裏也是很詫異的。現在你底年紀大了，也懂得一點世故了，我就把一切的事告訴

你們罷。

『我從法國回到香港，不久就和你媽媽結婚。那時剛要和東洋打仗，鄧大人聘了兩個法國人做顧問，請我到兵船裏做通譯。我想着，我到外洋是學彫刻底，通譯，那裏是我做得來底事，當時就推辭他。無奈鄧大人一定要我去，我礙於情面也就允許了，你媽媽雖不願意，因爲我已應許人家，所以不加攔阻。她把腦後底頭髮截下來，爲我做成那條假辮。』他說到這裏，就用雪茄指着衣架，接着說：『那辮子好像叫賣底幌子，要當差事非得帶着他不可。那東西被我用了那麼些年，已修理過好幾次，也許現在所有的頭髮沒有一根是你媽媽底哪。

『到上海底時候，那兩個法國人見勢不佳，沒有就他底聘，他還勸我不用回家，日後要用我做別的事，所以我就暫住在上海。我在那裏，時常聽見不好的消息，直到鄧大人在威海衛陣亡時，我才回來，那十二首詩就是我入門時，你媽媽送給我底。』

承歡說：『詩裏說底都是什麼意思？』關懷說：『互相贈與底詩，無論如何。第三個人是不能理會，連自己也不能解釋給人聽底。那詩還擱在書架上，你要看時，明天可以拿去念一念。我且給你說此後我和你媽媽底事。

『自那次打敗仗，我自己覺得很羞恥，就立意要隔絕一切的親友，跑到一個孤島裏居住，爲底是要避掉等等不體面的消息，教我底耳朵少一點激刺。你媽媽只勸我回硇州去，但我很不願意回那裏去；以後我們就定意要搬到這裏來。這裏離硇州雖是不遠，鄉裏底人却沒有和我往來，我想他們必是不知道我住在這裏。

『我們買了這所房子，連後邊的荔枝園。二人就在這裏過很歡樂的日子。在這裏住不久，你就出世了。我們給你起個名字叫承歡。……』承懽緊接着問：『我呢？』關懷說：『還沒有說到你咧。你且聽着，待一會才給你說。』

他接着說：『我很不願意雇人在家裏做工，或是請別人種地給我收利。但耨田插秧底事都不是我和你媽媽做得來底；所以我們只好買些果樹園來做生產底源頭；西邊那叢椰子林也是在你一週歲時買來做紀念底。那時

你媽媽每日的功課就是乳育你；我在技術室做些經常的生活以外，有工夫還出去巡視園裏底果樹。好幾年的工夫，我們都是這樣地過，實在快樂啊！

『唉，好事是無常的！我們在這裏住不上五年，這一片地方又被法國佔據了！當時我又想搬到別處去，爲底是要迴避這種羞恥，誰知這事不能由我做主，好像我底命運就是這樣，要永遠住在這蒙羞的土地似的。』關懷說到這裏，聲音漸漸低微，那憂憤的情緒直把眼臉拫下一半；同時他底視線從女兒底臉上移開，也被地心引力吸住了。

承懽不明白父親底心思，儘說：『這地方很好，爲什麼又要搬呢？』承歡說：『啊，我記得爸爸給我說過，媽媽是在那一年去世底。』關懷說：『可不是？從前搬來這裏底時候，你媽媽正懷着你；因爲風波底顛播，所以臨產時很不順利。這次可巧又有了阿懽，我不願意像從前那麼唐突，要等她產後才搬。可是她自從得了租借條約簽押底消息以後，已經病得支持不住了。』那聲音底顫動，早已把承歡底眼淚震盪出來。然而這老人家却沒有露出什麼激烈的情緒，只皺一皺他底眉頭而已。

他往下說：『她產後不上十二個時辰就……』承懽急急地問：『是養我不是？』他說：『是。因爲你出世不久，你媽媽便撇掉你，所以給你起個名字做阿懽，懽就是憂而無告底意思。』

這時，三個人緘默了一會，門前底海潮音，後園底蟋蟀聲，都順着微風從窗戶間送進來，桌上那盞油燈本來被燈花堵得火焰如豆一般大，這次因着微風，更是閃爍不定，幾乎要熄滅了。關懷說：『阿歡，你去把窗戶關上，再將油燈整理一下。……小妹妹也該睡了，叫她到臥房去罷。』

不論什麼人都喜歡打聽父母怎樣生育他，好像念歷史底人愛讀開天闢地底神話一樣，承懽聽到這個去處，精神正在活潑，那裏肯去安息。她從小凳子站起來，順勢跑到父親面前，且坐在他底膝上，盡力地搖頭說：『爸爸還沒有說完哪。我不困，快往下說罷。』承歡一面關窗，一面說：『我也願意再聽下去，爸爸就接着說

能。今晚上遲一點睡也無妨，』她把燈心弄好，仍回原位坐下注神瞧着她底父親。

油燈經過一番收拾，越顯得十分明亮，關懷底眼睛忽然移到屋角一座石像上頭。他指着對女兒說：『那就是你媽媽去世前兩三點鐘底樣子。』承懽說：『姊姊也曾給我說過那是媽媽，但我準知道爸爸屋裏那個才是。我不信媽媽底臉難看到這個樣子。』他撫着承懽底顱頂說：『那也是好看的。你不懂得，所以說她不好看。』他越說越遠，幾乎把方才所說底忘掉；幸虧承歡再用話語提醒他，那老人家才接續地說下去。

他說：『我底搬家計畫，被你媽媽這一死就打消了。她底身體已藏在這可羞的土地，而且你和阿懽年紀又小，服事你們兩個小姊妹還忙不過來，何況搬東挪西地往外去呢？因此，我就定意要終身住在這裏，不想再搬了。

『我是不願意雇人在家裏爲我工作底。就是乳母，我也不願意雇一個來乳育阿懽。我不信男子不會養育嬰孩，所以每日要親自嘗試些乳育底工夫。』承懽問；『爸爸，當時你有奶子給我喝嗎？』關懷說：『我只用牛乳餵你。然而男子有時也可以生出乳汁底。……阿歡，我從前不曾對你說過孟景休底事麼？』承歡說：『是，他是一個孝子，因爲母親死掉，留下一個幼弟；他要自己做乳育底工夫，果然有乳漿從他底乳房溢出來。』關懷笑說：『我當時若不是一個書獃子，就是這件事一定孝子才辦得到，貞夫是不許做底。我每每抱着阿懽，讓她啜我底乳房，看看能夠溢出乳漿不能；但試來試去，都不成功。養育底工夫雖然是苦，我卻以爲這是父母二人應當共同去做底事情，不該讓爲母底獨自擔任這番勞苦。

承歡說：『可是這事要女人去做才合宜。』

『是的。自從你媽媽沒了以後，別樣事體倒不甚棘手，對於你所穿底衣服總覺得骯髒和破裂得非常的快。我自己也不會做針黹，整天要爲你求別人縫補，這幾乎又要把我所不求人底理想推翻了！當時有些鄰人勸我爲你們續娶一個……』

承歡說：『我們有一位後娘倒好。』

那老人家瞪着眼。口裏盡力地吸着雪茄，少停，他底聲音就和青煙一齊冒出來。他鄭重地說：『什麼？一個人能像禽獸一樣，只有生前的恩愛，沒有死後的情愫嗎？』

從他口裏吐出來底青煙早已觸得承懽嚎嚎地咳嗽起來。她斷續地說：『爸爸底口直像王家那個破竈，悶得人家底眼睛和喉嚨都不爽快。』關懷拍着她底背，說：『你眞會用比方！……這是從外洋帶回來底習慣，不吸他也罷，你就拿去擱在煙盂裏罷。』承懽拿着那枝雪茄，忽像想起什麼事似的。她走到屋裏把所檢底樹葉拿出來，對父親說：『爸爸吸這一枝罷，這比方才那枝好得多。』她父親笑着把葉子接過去，仍教承懽坐在膝上，眼睛望着承歡說：『阿歡你以再婚爲是麼？』他底女兒自然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這重要的問題。她只嘿嘿地望着父親兩隻靈活的眼睛，好像要聽那兩點微光底回答一樣。那回答底聲音果如從父親底眼光中發出來　他凝神瞧着承歡說：『我想你也不以爲然。一個女人再醮，若是人家要輕看她；一個男子續娶，難道就不應當受輕視嗎？所以當時凡有勸我續絃底，都被我拒絕了。我想你們沒有母親雖是可哀，然而有一個後娘更是不幸的。』

門前底海潮音，後園底蟋蟀聲，加上檐牙底鐵馬，和樹上底夜啼鳥，這幾種聲音直像強盜一樣，要從門縫窗隙間闖進來搗亂他們底夜談。那兩個女孩子雖不理會，關懷底心却被他們搶掠去了。他底眼睛注視着窗外那似樹如山的黑影；耳中聽着那種錚錚鐺鐺、嘶嘶嚌嚌、汩汩瀺瀺的雜響；口裏說：『我一聽見鐵馬底音響，就回想到你媽媽做新娘時，在洞房裏走着，那脚釧鈴鐺底聲音。那聲音雖有大小底分別，風味卻差不多。』

他把射到窗外底目光移到承歡身上，說：『你媽媽姓山，所以我在日間或夜間偶然瞧見尖錐形的東西就想着山，就想着她。在我心目中底感覺，她實在沒死，不過是怕遇見更大的羞恥，所以躲藏着；但在人靜底時候，她仍是和我在一處底。她來底時候，也去瞧你們，也和你們談話，只是你們都像不大認識她一樣，有時還

不瞅睬她。』承懽說：『媽媽一定是在我們睡熟時候來底，若是我醒時，斷沒有不瞅睬她底道理。』那老人家撫着這幼女底背說：『是的。你媽媽常誇獎你說你聰明，喜歡和她談話，不像你姊姊越大就越發和她生疏起來。』承歡知道這話是父親造出來教妹妹喜歡底，所以她笑着說：『我心裏何常不時刻惦念着媽媽呢？但她一來到，我怎麼就不知道，這眞是怪事！』

關懷對着承歡說：『你和你媽媽離別時年紀還小，也許記不淸她底模樣；可是你須知道不論要認識什麼物體都不能以外貌爲準的，何況人面是最容易變化的呢？你要認識一個人，就得在他底聲音容貌之外找尋，這形體不過是生命中極短促的一段罷了。樹木在春天發出花葉，夏天結了果子，一到秋冬，花、葉、果子多半失掉了；但是你能說沒有花、葉底就不是樹木麼？池中底蝌蚪，漸漸長大成爲一隻蝦蟆，你能說蝌蚪不是小蝦蟆麼？無情的東西變得慢，有情的東西變得快。故此，我常以你媽媽底墳墓爲她底變化身：我覺得她底身體已經比我長得大，比我長得堅強；她底聲音，她底容貌，是徧一切處的。我到她底墳上，不是盼望她那臥在土中底肉身從墓碑上挺起來；我瞧她底身體就是那個墳墓，我對着那墓碑就和在這屋對你們說話一樣。』

承懽說：『哦，原來媽媽不是死，是變化了。爸爸，你那麼愛媽媽，但她在這變化底時節，也知道你是疼愛她底麼？』

『她一定知道底。』

承懽說：『我每到爸爸屋裏，對着媽媽底造像叫喚，撫摩，有時還敲打她幾下。爸爸，若是那像眞是媽媽，她肯讓我這樣撫摩和敲打麼？她也能疼愛我，像你疼我一樣麼？』

關懷回答說：『一定很喜歡。你媽媽連我這麼高大，她還十分疼愛，何況你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孩子！媽媽底疼愛比爸爸大得多。你睡覺底時候，爸爸只能給你墊枕，蓋被；若是媽媽，一定要將她那隻滑膩而溫煖的手臂給你枕着；還要摟着你，教你不驚不慌地安睡在她懷裏。你吃飯底時候，爸爸只能給你預備小碗，小盤；

若是媽媽，一定要把她那輭和而常搖動的膝頭給你做凳子；還要親手遞好吃的東西到你口裏。你所穿底衣服，爸爸只能為你買些時式的和貴重的；若是媽媽，一定要常常給你換新樣式，她要親自剪裁，親自刺繡，要用最好看的顏色，——就是你最歡喜底顏色——給你做上。媽媽底疼愛實在比爸爸底大得多！』

承懽坐在父親膝上，一聽完這段話，她底身體底跳盪好像騎在馬上一樣。她一面搖着身子，一面拍着自己兩隻小腿，說：『眞的嗎！她為何不對我這樣做呢？爸爸，快叫媽媽從墳裏出來罷。何必為着這蒙羞的土地就藏起來，不教她親愛的女兒和她相會呢？從前我以為媽媽底脾氣老是那個樣子：兩隻眼睛瞧着人，許久也不瞬一下；和她說話也不答應；要送東西給她：她兩隻手又不知道往那裏去，也不會伸出來接一接；所以我想她一定是不懂人情底。現在我就知道她不是無知的。爸爸，你為我到墳裏把媽媽請出來罷；不然，你就把前頭那扇石門挪開，讓我進去找她。爸爸曾說她在晚間常來，待一會，她會來麼？』

關懷把她親了一下，說：『好孩子，你方才不是說你曾叫過她，摩過她，有時還敲打她麼？她現在已經變成那個樣子了，縱使你到墳墓去找她也是找不着底。她常在我屋裏，常在那裏（他指着屋角那石像，）常在你心裏，常在你姊姊心裏，常在我心裏。你和她說話或送東西給她時，她雖像不理你，其實她疼愛你，已經領受你底敬意。你若常常到她面前，用你底孝心，你底誠意供獻給她，日子久了，她必喜歡讓你見着她底容貌。他要用嫵媚的眼睛瞧着你，要開口對你發言，她那堅硬而白的皮膚要化為柔輭嬌嫩，好像你底身體一樣。待一會，她一定來，可是不讓你瞧見她，因為她先要瞧瞧你對於她底愛心怎樣，然後教你瞧見她。』

承歡也隨着對妹妹證明說：『是，我像你那麼大底時候，也很願意見媽媽一面，後來我照着爸爸底話去做，果然媽媽從石像座兒走下來，摟着我和我談話，好像現在爸爸摟着你和你談話一樣。』

承懽把右手底食指含在口裏，一雙伶俐的小眼射在地上，不歇地轉動，好像了悟什麼事體，還有所發明似的。她抬頭對父親說：『哦，爸爸，我明白了。以後我一定要格外地尊敬媽媽那座造像，盼望她也能下來和我

談話。爸爸，比如我用盡我底孝心來服事她，她準能知道麼？』

『她一定知道底。』

『那麼，方才所檢那些葉子，若是我好好地把他們藏起來，一心供養着，將來他們一定也會變成活的海星，瓦楞子或翻車魚了。』關懷聽了，莫明其妙。承歡就說：『方才妹妹檢了一大堆的乾葉子，內中有些像魚底，有些像螺貝底，她問底是那些東西。』關懷說：『哦，也許會，也許會。』承權要立刻跳下來，把那些葉子搬來給父親瞧，但她底父親說：『你先別拿出來，明天我才教給你保存他們底方法。』

關懷生怕他底愛女晚間說話過度，在睡眠時作夢，就勸承權說：『你該去睡覺啦。我和你到屋裏去能。明早起來，我再給你說些好聽的故事。』承權說：『不，我不。爸爸還沒有說完呢，我要聽完了才睡。』關懷說：『媽媽底事長着呢，若是要說，一年也說不完，明天晚上再接下去說罷。』那小女孩於是從父親膝上跳下來，拉着父親底手，說：『我先要到爸爸屋裏瞧瞧那個媽媽。』關懷就和她進去。

他把女兒安頓好，等她睡熟，才回到自己屋裏。他把外衣脫下，手裏拿着那個璺鞢囊，和腰間底玉佩把玩得不忍撒手，料想那些東西一定和他底亡妻關山恆媚很有關係。他們底恩愛公案必定要在臨睡前復訊一次。他走到石像前，不歇用手去摩弄那堅實而無知的物體，且說：『多謝你為我留下這兩個女孩，教我底晚景不至過於慘淡。不曉得我這殘年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過去，速速地和你同住在一處。唉！你底女兒是不忍離開我底，要她們成人，總得在我們再會之後。我現在正浸在親的情愛中，實在難以解決要怎樣經過這衰弱的殘年，你能為我和從你身體分化出來底女兒們打算麼？』

他靜靜地站在那裏，好像很注意聽着那石像底回答。可是那用手造底東西怎樣發出她底意思，我們底耳根太鈍，實在不能聽出什麼話來。

他站了許久，回頭瞧見承歡還在北邊的廳裏編織花籃，兩隻手不停地動來動去，口裏還低唱着她底工夫

歌。他從衙門對女兒說：『我兒，時候不早了，明天再編能。今晚上妹妹話說得過多，恐怕不能好好地睡，你得留神一點。』承歡答應一聲，就把那個做未成底籃子擱起來，把那盞小油燈拿着到自己屋裏去了。

燈光被承歡帶去以後，滿屋都被黑暗充塞着。秋螢一隻兩隻地飛入關懷底臥房，有時歇在石像上頭。那光底閃爍，可使關山恆媚底臉對着她底愛者發出一度一度地的流盼和微笑。但是從外邊來底，還有汨潺的海潮音，嘶嘶的蟋蟀聲，錚鐺的鐵馬響，那可以說是關山恆媚爲這位老鰥夫唱底催眠歌曲。

（原載綴網勞蛛，商務版）

綴網勞蛛

落華生

『我像蜘蛛，
　命運就是我的網。』
我把網結好，
　還住在中央。

呀，我的網甚時節受了損傷！
　這一壞，教我怎地生長？
生的巨靈說：『補綴補綴罷，』
　世間沒有一個不破的網。

我再結網時，
　要結在玳瑁梁棟。
　　珠璣簾櫳；
或結在斷井頹垣，

荒塵蔓草中呢？

生的巨靈按手在我頭上說：
『自己選擇去罷，
你所在的地方無不興隆，亨通。』

雖然，我再結的網還是像從前那麼脆弱，
敵不過外力衝撞；
我網的形式還要像從前那麼整齊——
平行的絲連成八角，十二角的形狀嗎？
他把「生的萬花筒」交給我，說：
『望裏看罷，
你愛怎樣，就結成怎樣。』

呀，萬花筒裏等等的形狀和顏色
仍與從前沒有什麼差別！
求你再把第二個給我，
我好謹慎地選擇。
『咄咄：貪得而無智的小蟲！
自而今回溯到濛鴻，

從沒有人說過裏面有個形式與前相同。

去罷，生的結構都由這幾十顆「彩琉璃屑」幻成種種。不必再看第二個生的萬花筒。』

那晚上底月色格外明朗，只是不時來些微風把滿園的花影移動得不歇地作響。素光從椰葉下來，正射在尙潔和她的客人史夫人身上。她們二人的容貌，在這時候，自然不能認得十分淸楚；但是二人對談的聲音却像幽谷的囘響，沒有一點模糊。

周圍的東西都沈默着，像要讓她們密談一般：樹上的鳥兒把喙插在翅膀底下；草裏的蟲兒也不敢做聲；就是尙潔身邊那隻玉狸，也當主人所發的聲音爲催眠歌，只管齁齁地沈睡着。她用纖手撫着玉狸，目光注在她的客人身上，懶懶地說：『奪魁嫂子，外間的閒話是聽不得的。這事我全不計較——我雖不信定命的說法，然而事情怎樣來，我就怎樣對付，毋庸在事前預先謀定什麼方法。』

她的客人聽了這場冷靜的話，心裏很是着急，說：『你對於自己的前程太不注意了！若是一個人沒有長久的顧慮，就免不了遇着危險，外人的話雖不足信，可是你得把你的態度顯示得明瞭一點，教人不疑惑你才是。』

尙潔索性把玉狸抱在懷裏，低着頭，只管摩弄。一會兒，她才冷笑了一聲，說：『嚇嚇，奪魁嫂子，你的話差了！危險不是顧慮所能閃避的。後一小時的事情，我們也不敢說準知道，那里能顧到三四個月，三兩年那麼長久呢？你能保我待一會不遇着危險；能保我今夜裏睡得平安麼？縱使我準知道今晚上會遇着危險，現在的謀慮也未必來得及。我們都在雲霧裏走，離身二三尺以外，誰還能知道前途的光景呢？經裏說：「不要爲明日自誇，因爲一日要生何事，你尙且不能知道。」這句話，你忘了麼？……唉，我們都是從渺茫中來在渺茫中

住，望渺茫中去。若是怕在這條雲封霧鎖的生命路程裏走動，莫如止住你的脚步；若是你有漫游的興趣，縱然前途和四圍的光景曖昧，不能使你賞心快意，你也是要走的。橫豎是往前走，顧慮什麼？

『我們從前的事，也許你和一般僑寓此地的人都不十分知道。我不願意破壞自己的名譽，也不忍教他出醜。你旣是要我把態度顯示出來，我就得略把前事說一點給你聽，可是要求你暫時守這個祕密。

『論理，我也不是他的……』

史夫人沒等她說完，早把身子挺起來，作很驚訝的樣子，回頭用焦急的聲音說：『什麼，這又奇怪了！』

『這倒不是怪事，且聽我說下去；你聽這一點，就知道我的全意思了。我本是人家的童養媳，一向就不曾和人行過婚禮——那就是說，夫婦的名分，在我身上用不着。當時，我並不是愛他，不過要仗着他的幫助，救我脫出殘暴的婆家。走到這個地方，依着時勢的境遇，使我不能不認他為夫。……』

『原來你們的家有這樣特別的歷史。……那裏，你對於長孫先生可以說沒有精神的關係，不過是不自然的結合罷了。』

尙潔莊重地回答說：『你的意思是說我沒有愛情嗎？誠然我從不曾在別人身上用過一點男女的愛情；別人給我的，我也不曾辨別過那是眞的，這是假的。夫婦，不過是名義上的事：愛與不愛，只能稍微影響一點精神的生活，和家庭的組織是毫無關係的。

『他怎樣想法子要奉承我，凡認識我的人都覺得出來。然而我却沒有領他的情，因爲他從沒有把自己的行爲檢點一下。他的嗜好多，脾氣壞，是你所知道的。我一到會堂去，每聽到人家說我是長孫可望的妻子，就非常地慚愧。我常想着從不自愛的人所給底愛情都是假的。

『我雖然不愛他，然而家裏的事，我認爲應當替他做的，我也樂意去做。因爲家庭是公的，愛情是私的。我們兩人的關係，實在就是這樣。外人說我和譚先生的事，全是不對的。我的家庭已經成爲這樣，我又怎能把

他破壞呢？』

史夫人說：『我現在才看出你們的眞相，我也囘去告訴史先生，教他不要多信閒話。我知道你是好人，是一個純良的女子，神必保佑你。』說着，用手輕輕地拍一拍尙潔底肩脖，就站立起來告辭。

尙潔陪她在花蔭底下走着，一面說：『我很願意你把這事的原委單說給史先生知道。至於外間傳說我和譚先生有祕密的關係，說我是淫婦，我都不介意。連他也好幾天不囘來啦。我估量他是爲這事生氣，可是我並不辯白。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夠把眞心拿出來給人家看；縱然能夠拿出來，人家也看不明白；那麼，我又何必多費唇舌呢？人對於一件事情一存了成見，就不容易把眞相觀察出來。凡是人都有成見，同一件事，必會生出歧異的評判，這也是難怪的。我不管人家怎樣批評我，也不管他怎樣疑惑我，我只求自己無愧，對得住天上底星辰和地下底螻蟻便了。你放心罷，等到事情臨到我身上，我自有方法對付。我的意思就是這樣，若是有工夫，改天再談罷。』

她送客人出門，就把玉狸抱到自己房裏。那時已經不早，月光從窗戶進來，歇在椅桌，枕席之上，把房裏的東西染得和鉛製的一般。她伸手向床邊按了一按鈴子，須臾，女傭妥娘就上來。她問：『佩荷姑娘睡了麼？』妥娘在門邊囘答說：『早就睡了。消夜已預備好了，端上來不？』她說着，順手把電燈擰着，一時滿屋裏都着上顏色了。

在燈光之下，才看見尙潔斜倚在牀上。流動的眼睛，軟潤的領頰，玉葱似的鼻，柳葉似的眉，桃綻似的唇，襯着蓬亂的頭髮，……凡形體上各樣的美都湊合在她頭上。她的身體，修短也很合度。從她口裏發出來的聲音，都合音節，就是不懂音樂的人，一聽了她的話語，也能得着許多默感。她見妥娘把燈擰亮了，就說：『把他擰滅了罷。光太強了，更不舒服。方才我也忘了留史夫人在這里消夜，我不覺得十分飢餓，不必端上來，你們可以自己方便去。把東西收拾清楚，隨着給我點一枝洋燭上來。』

妥娘遵從她的命令，立刻把燈滅了，接着說：『相公今晚上也許又不回來，可以把大門扣上嗎？』

『是，我想他永遠不回來了，你們喫完，就把門關好，各自歇息去罷，夜很深了。』

尙潔獨坐在那間充滿月亮的房裏，桌上一枝洋燭已燃過三分之二，輕風頻拂火焰，眼看那枝發光底小東西要淚盡了。她於是起來，把燭火移到屋角一個窗戶前頭的小几上。那里有一個軟墊，几上擱幾本經典和祈禱文。她每夜睡前的功課就是跪在那墊上默記三兩節經句，或是誦幾句禱詞。別的事情，也許她會忘記，惟獨這聖事是她所不敢忽略的。她跪在那裏冥想了許久，擰眼一看，火光已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從燭臺上逃走了。

她立起來，把臥具整理妥當，就躺下睡覺。可是她怎能睡着呢？呀，月亮也循着賓客的禮，不敢相擾，慢慢地辭了她，走到園裏和他的花草朋友，木石知交周旋去了！

月亮雖然辭去，她還不轉眼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像要訴她心中的祕密一般，她正在牀上展來轉去，忽聽園裏「嚁啅」一聲，響得很利害。她起來，走到窗邊，往外一望，但見一重一重的樹影和夜霧把園裏蓋得非常嚴密，教她看不見什麼。於是她躡步下樓，喚醒妥娘，命她到園裏去察看那怪聲的出處。妥娘自己一個人，那裏敢出去；她走到門房把園哥叫醒，央他一同到園牆邊察一察。園哥也就起來了。

妥娘去不多會，便進來回話。她笑着說：『你猜是什麼呢？原來是一個蹇運的竊賊摔倒在我們底牆根。他底腿已摔壞了，腦袋也撞傷了，流得滿地都是血，動也動不得了。園哥拿着一枝荊條正在抽他哪。』

尙潔聽了，一霎時前所有的恐怖情緒一時盡變爲慈祥的心意。她等不得回答妥娘，便跑到牆根。園哥還在那裏，一『你這該死的東西。……不知利害底壞種。……』一句一鞭，打駡得很高興。尙潔一到，就止住他，還命他和妥娘把受傷的賊扛到屋裏來。她吩咐讓他躺在貴妃牀上，僕人們都顯出不願意的樣子；因爲他們想着一個賊人不應該受這麼好的待遇。

尙潔看出他們的意思，便說：『一個人走到做賊的地步是最可憐憫的，若是你們不得着好機會，也許……

：。』他說到這裏，覺得有點失言，教她的傭人聽了不舒服，就改過一句說話：『若是你們明白他的境遇，也許會體貼他。我見了一個受傷的人，無論如何，總得救護的。你們常常聽見「救苦救難」的話，遇着憂患的時候，有時也會脫口地說出來；爲何不從「他是苦難人」那方面體貼他呢？你們不要怕他的血沾髒了那墊子，儘管扶他躺下罷。』團哥只得扶他躺下，口裏沈吟地說：『我們還得爲他請醫生去嗎？』

『且慢，你把燈移近一點，待我來看一看。救傷的事，我還在行。妥娘，你上樓去把我們那個「常備藥箱」捧下來。』又對團哥說：『你去倒一盆清水來罷。』

僕人都遵命各自幹事去了。那賊雖閉着眼，方才尙潔所說的話，卻能聽得分明。他心裏的感激可使他自忘是個罪人，反覺他是世界裏一個最能得人愛惜的青年。這樣的待遇，也許就是他生平第一次得着的。他呻吟了一下。用低沈的聲音說：『慈悲的太太，菩薩保佑慈悲的太太！』

那人的太陽邊受了一傷很重，腿部倒不十分利害。她用藥綿蘸水輕輕地把傷處周圍的血跡滌淨，再用繃帶裹好。等到事情做得清楚，天早已亮了。

她正轉身要上樓去換衣服。驀聽得外面敲門底聲很急，就止步問說：『誰這麼早就來敲門呢？』

『是警察罷。』

妥娘提起這四個字，教她很着急。她說：『誰去告訴警察呢？』那賊躺在貴妃牀上，一聽見警察要來，恨不能立刻起來跪在地上求恩。但這樣的行動已從他那雙勞倦的眼睛表白出來了。尙潔跑到他跟前，安慰他說，『我沒有叫人去報警察，……』正說到這裏，那從門外來底腳步已經踏進來。

來底並不是警察，卻是這家底主人長孫可望。他見尙潔穿着一件睡衣站在那裏和一個躺着的男子說話，心裏底無明業火已從身上八萬四千個毛孔裏發射出來。他第一句就問，『那人是誰？』

這個問實在教尙潔不容易囘答，因爲她從不曾問過那受傷者底名字；也不便說他是賊。

『他……他是受傷的人。……』

可望不等說完，便拉住她的手，說：『你辦的事，我早已知道。我這幾天不回來，正要偵察你的動靜，今天可給我撞見了。我何嘗辜負你呢？……同上去罷，我們可以慢慢地談。』不由分說，拉着她就望上跑。妥娘在旁邊，看得情急，就大聲嚷着，『他是賊！』

『我是賊，我是賊。』那可憐的人也嚷了兩聲。可望只對着他冷笑，說：『我明知道你是賊。不必報名，你且歇一歇罷。』

一到臥房裏，可望就說：『我且問你，我有什麼對你不起的地方？你要入學堂，我便立刻送你去；要到禮拜堂聽道，我便特地為你豫備車馬。現在你有學問了，也入教了，我且問你，學堂教你這樣做，教堂教你這樣做麼？』

他的話意是要詰問她為什麼變心，因為他許久就聽見人說尙潔嫌他鄙陋不文，要離棄他去嫁給一個姓譚的。夜間的事，他一概不知，他進門一看尙潔底神色，老以為她所做的是一段愛情把戲。在尙潔方面，以為他是不喜歡她這樣待遇竊賊。她的慈悲性情是上天所賦的，她也覺得這樣辦，於自己的信仰和所受的教育沒有衝突，就回答說：『是的，學堂教我這樣做，教會也教我這樣做。你敢是……』

『是嗎？』可望喝了一聲，猛將懷中小刀取出來向尙潔的肩脖上一擊。這不幸的婦人，立時倒在地上：那玉白的面龐已像漬在胭脂膏裏一樣。

她不說什麼，但用一種沈靜的和無抵抗的態度，就足以感動那愚頑的兇手。可望當此情景，心中恐怖的情緒已把凶猛的怒氣克服了。他不再有什麼動作，只站在一邊出神。他看尙潔動也不動一下，估量她是死了；那時，他覺得自己底罪惡壓住他，不許再逗留在那裏，便溜煙似地望外跑。

妥娘見他跑了，知道樓上必有事故，就趕緊上來。她看尙潔那樣子，不由得『啊，天公！』喊了一聲，一

面上去，要把她攙扶起來。尙潔這時，眼睛略略掙開，像要對她說什麼，只是說不出。她指着肩脖示意，妥娘才看見一把小刀插在她肩上。妥娘底手便卽酥軟，週身發抖，待要扶她，也沒有氣力了。她含淚對着主婦說，『容我去請醫生罷。』

『史……史……』妥娘知道她是要請史夫人來，便囘答說：『好，我也去請史夫人。』她教園哥看門，自己雇一輛車找救星去了。

醫生把尙潔扶到牀上，慢慢施行手術；趕到史夫人來時，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啦。醫生對史夫人說：『長孫夫人的傷不甚要緊，保養一兩個星期便可復元。幸而那刀從肩胛骨外面脫出來，沒有傷到肺葉，——那兩個創口是不要緊的。』

醫生辭去以後，史夫人便坐在牀沿用法子安慰她。這時，尙潔的精神稍微恢復，就對她的知交說：『我不能多說話，只求你把底下那個受傷的人先送到公醫院去；其餘的，待我好了再給你說。……唉，我的嫂子，我現在不能離開你，你這幾天得和我同在一塊兒住。』

史夫人一進門就不明白底下爲什麼躺着一個受傷的男子。妥娘去時，也沒有對她詳細地說。她看見尙潔這個樣子，又不便往下問。但尙潔的穎悟性從不會被刀所傷，她早明白史夫人猜不透這個悶葫蘆，就說：『我現在沒有氣力給你細說，你可以向妥娘打聽去。就要速速去辦，若是他囘來，便要害了他的性命。』

史夫人照她所吩咐的去做，囘來，就陪着她在房裏，沒有囘家。那四歲的女孩佩荷更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囘事，還是嘻嘻，笑笑，過她的平安日子。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在她病中嘿嘿地過去。她也漸次復元了。她想許久沒有到園裏去，就央求史夫人扶着她慢慢走出來。她們穿過那晚上談話的柳陰，來到園邊一個小亭下，就歇在那裏。她們坐的地方滿開了玫瑰，那清靜溫香的景色委實可以消滅一切憂悶和病害。

『我已忘了我們這裏有這麼些好花，待一會，可以折幾枝帶回屋裏。』

『你且歇歇，我爲你選擇幾枝罷。』史夫人說時，便起來折花。尙潔見她脚下有一朶很大的花，就指着說，『你看，你脚下有一朶很大，很好看的，爲什麼不把他摘下？』

史夫人低頭一看，用手把花提起來，便嘆了一口氣。

『怎麼啦？』

史夫人說：『這花不好。』因爲那花只賸地上那一半，還有一邊是被蟲傷了。她怕說出傷字，要傷尙潔底心，所以這樣回答。但尙潔看底，明明是一朶好花，直教遞過來給她看。

『奪魁嫂，你說他不好麼？我在此中找出道理咧！這花雖然被蟲傷了一半，還開得這麼好看，可見人的命運也是如此——若不把他的生命完全奪去，雖然不完全，也可以得着生活上一部分的美滿，你以爲如何呢？』

史夫人知道她連想到自己的事情上頭，只回答說：『那是當然的。命運的偃蹇和亨通，於我們的生活沒有多大關係。』

談話之間，妥娘領着史奪魁先生進來。他向尙潔和他的妻子問過好，便坐在她們對面一張凳上。史夫人不管她丈夫要說什麼，頭一句就問，『事情怎樣解決呢？』

史先生說：『我正是爲這事情來給長孫夫人一個信。昨天在會堂裏有一個很激烈的紛爭，因爲有些人說可望底舉動是長孫夫人迫他做成的，應當剝奪她赴聖筵的權利。我和我奉眞牧師在席間極力申辯，終歸無效。』他望着尙潔說：『聖筵赴與不赴也不要緊。因爲我們的信仰決不能爲儀式所束縛；我們的行爲，只求對得起良心就算了。』

『因爲我沒有把那可憐的人交給警察，便責罰我麼？』

史先生搖頭說：『不，不。現在的問題不在那事上頭。前天可望寄一封長信到會裏，說到你怎樣對他不

住，怎樣想棄絕他去嫁給別人。他對於你和某人，某人往來的地點，時間都說出來。且說，他不願意再見你的面；若不與你離婚，他永不回家。信他所說的人很多，我們怎樣申辯也挽不過來。我們雖然知道事實不是如此，可是不能找出什麼憑據來證明。我現在正要告訴你，若是要到法庭去的話，我可以幫你的忙。這裏不像我們祖國，公庭上沒有女人說話的地位。況且他的買賣起先都是你拿資本出來，要離異時，照法律，最少總得把財產分一半給你。……像這樣的男子，不要他也罷了。』

尙潔說：『那事實現在不必分辯，我早已對嫂子說明了。會裏因爲信條的緣故，說我的行爲不合道理，便禁止我赴聖筵——這是他們所信的，我有什麼可說的呢！』她說到末一句，聲音便低下了。她的顏色很像爲同會的人誤解她，和誤解道理惋惜。

『唉，同一樣道理，爲何信仰的人會不一樣？』

她聽了史先生這話，便奮與起來，說：『這何必問？你不常聽見人說：「水是一樣，牛喝了便成乳汁，蛇喝了便成毒液」嗎？我管保我所得能化爲乳汁，那能干涉人家所得的變成毒液呢？若是到法庭去的話，倒也不必，我本沒有正式和他行過婚禮，自毋須乎在法庭上公布離婚。若說他不願意再見我的面，我儘可以搬出去。財產是生活的贅瘤，不要也罷，和他爭什麼？……他賜給我底恩惠已是不少，留着給他……』

『可是你一把財產全部讓給他，你立刻就不能生活。還有佩荷呢？』

尙潔沈吟半晌便說：『不妨，我私下也曾積聚些少，只不能支持到一年罷了。但不論如何，我總得自己掙扎。至於佩荷……』她又沈思了一會，才續下去說：『好罷，看他的意思怎樣，若是他願意把那孩子留住，我也不和他爭。我自己一個人離開這裏就是。』

他們夫婦二人深知道尙潔的性情，知道她很有主意，用不着別人指導。並且他在無論什麼事情上頭都用一種宗教的精神去安排。她的態度常顯出十分冷靜和沈毅；做出來的事，有時超乎常人意料之外。

史先生深信她能夠解決自己將來的生活，一聽了她的話，便不再說什麼，只略略把眉頭縐了一下而已。史夫人在這兩三個星期間，也很爲她費了些籌畫。他們有一所別業在士華地方，早就想教尙潔到那裏去養病，到現在她才開口說：『尙潔妹子，我知道你一定有更好的主意，不過你的身體還不甚復原，不能立刻出去做什麼事情，何不到我們的別莊裏靜養一下，過幾個月再行打算？』史先生接着對他妻子說：『這也好，只怕路途遠一點，由海船去，最快也得兩天才可以到。但我們都是慣於出門的人，海濤的顚播當然不能制服我。若是要去的話，你可以陪着去，省得寂寞了長孫夫人。』

尙潔也想找一個靜養的地方，不意他們夫婦那麼仗義，所以不待躊躇便應許了。她不願意爲自己的緣故教別人麻煩，因此不讓史夫人跟着前去。她說：『寂寞的生活是我嘗慣的。史嫂子在家裏也有許多當辦的事情，那裏能夠和我同行？還是我自己去好一點。我很感謝你們二位的高誼，要怎樣表示我的謝忱，我卻不懂得；就是懂，也不能表示得萬分之一。我只說一聲「感激莫名」便了。史先生，煩你再去問他要怎樣處置佩荷，等這事弄清楚，我便要動身。』她說着，就從方才摘下的玫瑰中間選出一朵好看的遞給史先生，教他插在胸前底鈕門上。不久，史先生也就起立告辭，替她辦交涉去了。

士華在馬來半島底西岸，地方雖然不大，風景倒還幽緻。那海裏出的珠寶不少，所以住在那裏的多半是搜寶之客。尙潔住的地方就在海邊一叢棕林裏。在她的門外，不時看見采珠的船往來於金的塔尖和銀的浪頭之間。這采珠的工夫賜給她許多教訓。因爲她這幾個月來常想着人生就同入海采珠一樣；整天冒險入海裏去，要得着多少，得着什麼，采珠者一點把握也沒有。但是這個感想決不會妨害她的生命』。她見那些人每天迷朦朦地搜求，不久就理會她在世間的歷程也和采珠的工作一樣。要得着多少，得着什麼，雖然不在她的權能之下，可是她每天總得入海一遭，因爲她的本分就是如此。

她對於前途不但沒有一點灰心，且要更加奮勉。可望雖是剝奪她們母女的關係，不許佩荷跟着她，然而她仍不忍棄掉她的責任，每月要托人暗地裏把吃的用的送到故家去給她女兒。

她現在已變主婦的地位爲一個珠商底記室了。住在那裏的人，都說她是人家的棄婦，就看輕她，所以她所交游的都是珠船裏的工人。那班沒有思想的男子在休息的時候，便因着她的姿色爭來找她開心。但她的威儀常是調伏這班人的邪念，教他們轉過心來承認她是他們的師保。

她一連三年，除幹她的正事以外，就是教她那班朋友說幾句英吉利語，念些少經文，知道些少常識。在她的團體裏，使令，供養，無不如意。若說過快活日子，能像她這樣，也就不劣了。

雖然如此，她還是有缺陷的。社會地位，沒有她的分；家庭生活，也沒有她的分；我們想想，她心裏到底有什麼感覺？前一項，於她是不甚重要的；後一項，可就繚亂她的衷腸了！史夫人雖常寄信給她，然而她不見信則已，一見了信，那種說不出來的傷感就加增千百倍。

她一想起她的家庭，每要在樹林裏徘徊，樹上的蟋蟀常要幻成她女兒底聲音對她說：『母思兒耶？母思兒耶？』這本不是奇迹，因爲發聲者無情，聽音者有意，她不但對於那些小蟲的聲音是這樣，即如一切的聲音和顏色，偶一觸着她的感官，便幻成她的家庭了。

她坐在林下，遙望着無埃的波浪，一度一度地掀到岸邊，常覺得她的女兒踏着浪花踴躍而來，這也不止一次了。那天，她又坐在那裏，手拿着一張佩荷的小照，那是史夫人最近給她寄來的。她翻來翻去地看，看得眼昏了。她猛一擡頭，又得着常時所現的異象。她看見一個人攜着她的女兒從海邊上來，穿過林樾，一直走到跟前。那人說：『長孫夫人，許久不見，貴體康健啊！我領你的女兒來找你哪。』

尚潔此時，瞜一瞜眼睛，才理會果然是史先生攜着佩荷找她來。她不等回答史先生的話，便上前用力摟住佩荷；她的哭聲從她愛心的深密處殷雷似地震發出來。佩荷因爲不認得她，害怕起來，也放聲哭了一場。史先

生不知道感觸了什麼，也在旁邊只儘管擦眼淚。

這三種不同情緒的哭泣止了以後，倘潔就嗚咽地問史先生說：『我實在喜歡。想不到你會來探望我，更想不到佩荷也能來！……』她要問的話很多，一時摸不着頭緒。只摟定佩荷，眼看着史先生出神。

史先生很莊重地說：『夫人，我給你報好消息來了。』

『好消息！』

『你且鎮定一下，等我細細地告訴你。我們一得着這消息，我的妻子就教我和佩荷一同來找你。這奇事，我們以前都不知道，到前十幾天才聽見我奉真牧師說的。我牧師自那年爲你底事卸職後，他的生活，你已經知道了。』

『是。我知道。他不是白天做裁縫匠，晚間還做製餅師嗎？我信得過，神必要幫助他，因爲神的兒子說：「爲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他的事業還順利嗎？』

『倒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他不但日夜勞動，在合宜的時候，還到處去傳福音哪。他現在不用這樣地吃苦，因爲他底老教會看他的行爲，請他囘國仍舊當牧師去，在前一個星期已經動身了。』

『是嗎！謝謝神！他必不能長久地受苦。』

『就是因爲我牧師囘國的事，我才能到這里來。你知道長孫先生也受了他的感化麼？這事詳細地說起來，倒是一種神迹。我現在來，也是爲告訴你這件事。』

『前幾天長孫先生忽然到我家裏找我。他一向就和我們很生疏，好幾年也不過訪一次，所以這次的來，教我們很詫異。他第一句就問你的近況如何，且訴說他的懊悔。他說這反悔是忽然的，是我牧師警醒他的。現在我就將他的話，照樣地說一遍給你聽：——

『「在這兩三年間，我牧師常來找我談話，有時也請我到他的麵包房裏去聽他講道。我和他來往那麼些

次，就覺得他是我的好師傅。我每有難決的事情或疑慮的問題，都去請教他。我自前年生事，二人分離以後，每疑惑尙潔官的操守，又常聽見家裏傭人思念她的話，心裏就十分懊悔。但我總想着，男人說話將軍箭，事已做出，那里還有臉皮收囘來？本是打算給他一個錯到底的。然而日子越久，我就越覺得不對。到我牧師要走，最末次命我去領教訓的時候，講了一章經，教我很受感動。散會後。他對我說，他盼望我做的是請尙潔囘來。他又念馬可福音十章給我聽，我自得着那教訓以後，越覺得我很卑鄙，凶殘，淫穢，很對不住她。現在要求你先把佩荷帶去見她，盼望她爲女兒的緣故赦免我。你們可以先走，我隨後也要親自前往。」』

『他說懊悔底話很多，我也不能細說了。等他來時，容他自己對你細說罷。我很奇怪我牧師對於這事，以前一點也沒有對我說過；到要走時，才略提一提；反教他來到我那里去，這不是神迹嗎？』

尙潔聽了這一席話，卻沒有顯出特別愉悅的神色，只說：『我的行爲本不求人知道，也不是爲要得人家的憐恤和讚美；人家怎樣待我，我就怎樣受，從來是不計較的。別人傷害我，我還饒恕，何況是他呢？他知道自己的鹵莽，是一件極可喜的事。——你願意到我屋裏去看一看嗎？我們一同走走罷。』

他們一面走，一面談。史先生問起她在這里的事業如何，她不願意把所經歷的種種苦處盡說出來，只說：『我來這里，幾年的工夫也不算浪費，因爲我已找着了許多失掉底珠子了！那些靈性的珠子，自然不如入海去探求那麼容易，然而我竟能得着二三十顆！此外，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

尙潔把她的事情結束停當，等可望不來，打算要和史先生一同囘去。正要到珠船裏和她的朋友們告辭，在路上就遇見可望跟着一個本地人從對面來。她認得是可望，就堆着笑容，搶前幾步去迎他，說：『可望舍，平安哪！』可望一見她，也就深深地行了一個敬禮，說：『可敬的婦人，我所做一切的事都是傷害我的身體，和你我二人的感情，此後我再不敢了。我知道我多多地得罪你，實在不配再見你的面，盼望你不要把我的過失記在心中。今天來到這里，爲的是要表明我悔改的行爲；還要請你囘去管理一切所有的。你現在要到那裏去呢？

我想你可以和史先生先行動身，我隨後囘來。』

尙潔見他那番誠懇的態度，比起從前，簡直是兩個人，心裏自然滿是愉快，且暗自謝她的神在他身上所顯底奇迹。她說：『呀，往事如夢中之煙，早已在虛幻裏消散了，何必重行提起呢？凡人都不可積聚日間的怨恨，怒氣和一切傷心的事到夜裏，何況是隔了好幾年的事？請你把那些事情擱在腦後罷。我本想到船裏去，向我那班同工的人辭行。你怎樣不和我們一起囘去，還有別的事情要辦麼？史先生現時在他的別業——就是我住的地方——我們一同到那裏去罷，待一會，再出來辭行。』

『不必，不必。你可以去你的，我自己去找他就可以。因爲我還有些正當的事情要辦。恐怕不能和你們一同囘去；什麼事，以後我才教你知道。』

『那麼，你教這土人領你去罷，從這里走不遠就是。我先到船裏，囘頭再和你細談。再見哪！』

她從土華囘來，先住在史先生家裏，意思是要等可望來到，一同搬囘她的舊房子去。誰知等了好幾天，也不見他的影。她才知道可望在土華時，所說的話意有所含蓄。可是他到那里去呢？去幹什麼呢？她正想着，史先生拿了一封信進來，對她說：『夫人，你不必等可望了，明後天就搬囘去罷。他寄給我這一封信說，他有許多對不起你的地方，都是出於激烈的愛情所致，因他愛你的緣故，所以傷了你。現在他要把從前邪惡的行爲和暴躁的脾氣改過來，且要償還你這幾年來所受的苦楚，故不得不暫時離開你。他已經到檳榔嶼了。他不直接寫信給你的緣故，是怕你傷心，故此寫給我，教我好安慰你；他還說從前一切的產業都是你的，他不應獨自霸佔了許久，要求你盡量地享用，直等到他囘來。』

『這樣看來，不如你先搬囘去，我這里派人去找他囘來如何？唉，想不到他一會兒就能悔改到這步田地！』

她遇事本來很沈靜，史先生說時，她的顏色從不曾顯出什麼變態，只說：『爲愛情麼？爲愛而離開我麼？

這是當然的，愛情本如極利的斧子，用來剝削命運常比用來整理命運的時候多一些。他既然規定他自己的行程，又何必費工夫去尋找他呢？我是沒有成見的，事情怎樣來，我怎樣對付就是。』

尙潔搬囘來那天，可巧下了一點雨，好像上天使園裏的花木特地沐浴得很妍淨來迎接他們的傳主人一樣。她進門時，妥娘正在整理廳堂，一見她來，便嚷着，『奶奶，你囘來了！我們很想念你哪！你的房間亂得很，等我把各樣東西安排好再上去。先到花園去看看罷，你手植各樣的花木都長大了。後面那棵釋迦頭長得像羅傘一樣，結果也不少，去看看罷。史夫人早和佩荷姑娘來了，他們現時也在園裏。』

她和妥娘說了幾句話，便到園裏。一拐灣，就看見史夫人和佩荷坐在樹蔭底下一張凳上，——那就是幾年前，她要被刺那夜，和史夫人坐着談話的地方。她走來，又和史夫人並肩坐在那里。史夫人說來說去，無非是安慰她的話。她像不信自己這樣的命運不甚好，也不信史夫人用定命論的解釋來安慰她，就可以使她滿足。然而她一時不能說出合宜的話，教史夫人明白她心中毫無憂鬱在內。她無意中一擡頭，看見佩荷拿着樹枝把結在玫瑰花上一個蜘蛛網撩破了一大部分。她注神許久，就想出一個意思來。

她說：『呀，我給這個比喻，你就明白我的意思。』

『我像蜘蛛，命運就是我的網。蜘蛛把一切有毒無毒的昆蟲吃入肚裏，囘頭把網組織起來。他第一次放出來的游絲，不曉得要被風吹到多麼遠；可是等到黏着別的東西的時候，他的網便成了」。

『他不曉得那網什麼時候會破，和怎樣破法。一旦破了，他還暫時安安然然地藏起來；等有機會再結一個好的。

『他的破網留在樹梢上，還不失爲一個網。太陽從上頭照下來，把各條細絲映成七色；有時黏上些少水珠，更顯得燦爛可愛。

『人和他的命運，又何常不是這樣？所有的網都是自己組織得來，或完或缺，只能聽其自然罷了。』

史夫人還要說時，妥娘來說屋子已收拾好了，請她們進去看看。於是，她們一面談，一面離開那里。園裏沒人，寂靜了許久。方才那隻蜘蛛悄悄地從巢底出來，向着網的破裂處，一步一步，慢慢補綴。他補這個幹什麼？因爲他是蜘蛛，不得不如此！

（原載綴網勞蛛，商務版）

前途

孫俍工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敢問何故？——莊子天運

一

『車要開了嗎？』

這是從坐在車上的許多人中間所發出來的一個疑問。發這疑問的是誰？我一時在忙亂裏倒沒有注意到，然而我想這也用不着注意！只要在此刻的衆人中有了這個疑問；只要這個疑問爲在此刻的衆人中所必需。

這時車上的人已經坐滿，而且擁擠得不堪了！

這時車上的人們，大家目灼灼地，相互地望着，等候車機發動的命令，可是車機並沒有發動的消息，而要上車的人，還正在一起一起馱着行李接續地來，在大衆中間東瞧西覓；他們大概也是要找得一個相當的位置去安置他們自己在這長途的旅行車上。

二

『這可怎樣了呢！』

我很爲這個狹小的火車底前途恐慌着！因爲車上的位置究竟是有限得很。在這個車機底命令未發動以前，要上車的人們，究竟在我底『這可怎麼了』底一個恐慌中一起一起馱着行李接續地來了！哪里坐得下地呢？這眞是此後前途所不能免的恐懼呵！

不過，此刻他們既然都買得了車票，命運已經限定了他們，叫他們不要往後，只向前進，只向生命的前途奔放去！『這可怎麼了』畢竟是多餘的恐慌。實際說起來，我們已經坐在車上的人們，斷不能因爲先到的緣故，把後來的人們底位置佔着，一點也不讓步。所以我這時便想到『怎樣安插後來的人們？』這一個問題了。——這是我們人類應該想着的，並不是過慮.

三

因爲如此的緣故，這事就有點麻煩了！

『來了嗎？』

『來了呵！』

『來了！我說了不要來的！你一定要主張來！來，來，你看哪里有我們底坐位！』

『那末，我們再囘頭去好麼？』

『再囘頭去！誰允許我們退囘這車票呢？』

『這可怎麼了呵……』

兩個少年婦人擠住在車門口這樣地埋怨着。伊們面頰間慌張得紅漲了，如珠的汗點佈滿了在額部。

這時在挨近我底車窗外面，也有一個人在那里站着，後面還跟着一婦人。他一手提着提包，一手捏着車票，眈眈望着車窗內面，表現出十分驚訝的樣子。

『這樣地擁擠，還是去好呢，不去好呢？』他回頭對那婦人說了。伊並未答話，只目瞪瞪地望着他手中底車票。他很知道伊底意思，於是又對伊說道。

『車票嗎，這並不算一回事！只要我們自己打定了主意，去好呢，還是不去好呢？車票並不能限制我們底意志！就是命運斷定了我們也可以反對的。似這樣地徘徊總是不好！』

『但是，不曉得那輛車上的情形怎樣？我們去看看罷！如果……』伊說着便同了他朝向那輛車而去了。

四

這時車中的談論漸漸地喧嚷起來。除了稍微挨近我一點的人，間能聽得出幾句明白的話，以外就聽不清楚了。只見他們也有笑着的，也有愁眉奪目的；也有高聲歌唱手之舞之的，也有手拿着書本，很自然地看下去沉默無語的：他們大概都是在這里等候車機發動的命令到來罷！

『車快開了嗎？』

這時這個疑問又觸到我底耳裏了。這聲音是從我底左旁來的；我看是一個修飾得很整齊的少年。

『車快開了。等着罷！時候到了總是要開的！』同時一個女人這樣地回答了。

『等着！眞難受呵！』

『無論如何難受，也只得等着？除了等着也沒有第二法：我們要曉得一到了目的地便快活的了。無論如何難受只得等着，忍耐地等着！』

伊說時從提包裏取出一册西洋風景畫片，翻開第一頁給那少年看。我仔細看伊年紀還很輕的樣子，態度也還活潑。

五

現在鈴聲響了。從搭客裏面不覺得發出一種『呵，車要開了！』的喜悅的聲音來。鈴聲過後，火車底汽笛也嗚嗚地叫了一下。我探頭出車窗外面去看，見站中司務已把綠色的旗子展開，在空中飄揚，表示前途很平安的樣子。

現在車終於開了。

『好，開了呵！』這時這個聲音又從大衆口中喊了出來。眞地，車終於開了。

車開了，大家想像前途，都覺得意外安適，異樣地愉快！雖然這中間不無愁悶或苦痛的人，但一時總不容易看出。只見那兩位少年男女，一面翻着畫册，賞玩裏面所有的山水人物；一面却很濃密地談着。在我們對面的一對小學生，大約也是去長途旅行的，在那里合唱着音樂，唱完又是一片鼓掌聲。而在我們底右旁忽然起了一種罵詈，一時大衆都注目於罵詈聲底所在，車中頓成了沉寂的世界。我們傾耳去聽時只能聽見一種煞尾了。

『哼，誰都是買得車票纔上車來的！』

罵詈的聲浪靜止了。接連又是小孩啼哭着。

現在火車開滿了機器，正向着無限的前途奔放！車窗外的大地也轉動得如飛奔也似的，層出不窮：

六

那少年男女底畫册差不多翻了一半。

這時，車中已有人預備要下車去了。

『快到了嗎？』那少年男子把頭朝着窗外問道。

『快到了！』那女子也朝向窗外望着回答說。『還早呢！用不着這麼着急！要到的地方，總是要到的！』

『要到的地方總是要到的？但是設若一旦火車出了軌道，或者遇着別的危險，那可怎麼了！豈不是不但要到的地方不能到，而且有性命的危險麼？』

『我想，這樣安穩的火車，危險，總不會有的。然而——縱使有了危險，但此刻我們已經到了車上了，斷不能中途跳下車去，如果沒有達到我們要到的地方。所以前途縱或有了免不掉的危險，我們也只好從那免不掉的危險裏面走將去，或者我們簡直當作坦平的大道一樣地走去也無不可；因爲現在即使不走也再沒有第一條路。』

那女子這樣地說着，又把畫册一頁一頁地翻開給那男的看；並指示那畫裏面，哪里是怎樣一回事，哪里是如何如何地好！

七

火車正風馳電掣地走着。坐在車內的大衆底態度，也有仍舊如從前那情形一樣的，也有稍微改變的，也有因精神不足而沉沉睡去的，也有整頓行李預備下車去而頓成一種喜悅的顏色的，也有引長着呻吟的聲音好似正在憂慮着前途底艱苦的。

現在那少年男女底畫册差不多看完了。

『到了！』

從他們倆底口中便爽爽直直地說出了這兩個字來，這兩個字包含的意義怎樣，大概是旁的人所不知道的。

於是車停了。於是他們倆下車去了，他們大約是已經平平安安地到了他們所要到的地方了。

他們倆下車去了。同時下車的還有別的幾個大的男女和小孩。但同時又有幾個人搭上車來。

他們倆下車去了，車還是依舊開機前進。這時車上因爲去了同車來的幾個伴侶，雖然不相識，究竟在大家底心裏總覺得失掉了同伴了；所以一時車中頓呈了一種沉寂而鬱悶的空氣。而剛纔上車來的那幾位，反到因爲不相識的緣故，覺得面面生疏，難爲接觸了。

現在我們底車正向着無限的前途奔放！

八

在這長途的旅行中，我們底生命統統寄託在這狹小的火車上；窗外景象飛湧地顯現出來，只在一秒鐘內的幾分之幾便成了過去。但是車上的人們對於這過去的一切作一種什麼樣的觀感，我實在無從知道！也有許留戀的能？

『好了！只要到了車上就不怕了！一會兒工夫便可到，一到了就好了！』這是一個剛纔上車來的，擠在我們底旁近坐着的人，對他底同伴這樣說。

這樣，我們很可以看出他們對於過去的一切的觀念。所以在我們底同伴中也有人主張以爲在車上的人們底希望只在他們各人所想像的前途的』；雖然各人底前途是無限，雖然各人底前途底苦痛與愉快危險與平安還在「不可知」的一筆帳上，但他們對於過去的一切總不見得有半點的留戀。這也許是實在的話能！

× × × × ×

現在火車開滿了機器，正向着無限的前途奔放！車窗外面的大陸如飛也似的轉動。車上的人或沉默地坐着，或高聲笑談着，或唱着不成調的樂歌：大都是在那里等候着各人所想像的前途到來！

四，一，一九二二，滬杭車上

（原載海的渴慕者，民智版）

隔絕的世界

孫俍工

一

隆隆的爆竹聲把那茅房中的女人驚醒了。

那時正是舊歷底十二月三十日晚上，是一個人們最快樂的一夜。

在一陣很冷酷的雨點飛過去了以後，接連着的就是一股寒凄凄的風夾着黑墨的夜，緊緊地壓迫而來，差不多使那立在大街後面的那楹茅房很凄涼地打了幾個寒顫。

那女人懷中抱着一個病勢十分沉重的五歲來大的小孩。

伊抱着那小孩坐在一口行竈的前面，這口行竈是安放在離床舖不到二尺來地所在，裏面正燒着一星兒的火。伊此刻守着那一星兒的火，好像是在那等待一個期望的實現。可是饑餓，寒冷，愁苦，困倦，病的小孩底糾纏，種種不可幸免的苦痛打在伊底身上，伊不知不覺便睡去了。不，伊眼見着伊底男人回來了。伊見着他手中拿這許多米，肉，酒，菜各樣很好的口味；有一尾黃金色的大鱗的魚，還是剛從水中撈起來的一樣，伊接到手裏，那魚一跳，幾乎掉在地下，要不是伊手脚來得快。伊心想平常買來吃的，多半是那又鹹又腐臭的細鱗鮭子魚，從沒有吃過一個這麼大鱗的，而且是，這麼活生生的。伊又看那些米，都是上熟的白稻，酒，菜，各樣都是平常看見人家吃慣了而自己却沒有吃過一回的那樣的好味道。伊又想到這樣好的東西，好的味道，爲什麽

也能夠有吃的了，大概是因爲這是過年的日子嗎？這時伊所等着的期望差不多眞地實現了。伊又看見他底男人從伊自己親自爲他補綴的新的衣袋子裏拿出好幾塊大洋來，也一起交給在伊手裏。伊接在手裏並不似平常的那樣珍視的眼光，却用了很大方的口氣埋怨伊底男人有大洋在身邊何以不幫小孩買一件厚點的綿衣回來，就免得孩子受凍成了傷寒症了。這是急壞得阿誰呢！而且剛纔孩子吵要「九條龍」爆放呢！平時孩子一時餓，一時寒，跟着他們整年地挨着過來了，在年節裏需要一點什麼，也不是過分。

伊所想的所說的，一點也沒有什麼錯處，伊底男人也並沒有反駁伊的。不錯，伊所想的，所說的，有誰能反駁伊呢？可是伊此刻竟全忘記了伊底一切都是一個虛幻的大夢。

二

隆隆的爆竹聲把那茅房中的女人驚醒了。

『哎喲！』伊從夢中驚醒過來，把夢中所有一切都失掉了，不覺失望地叫了出來，伊懷中所抱着的小孩幾乎要掉下地去了。伊又急忙地摟起來。

『爸爸，……爸爸！……』小孩呻吟中的聲音。彷彿一隻小鳥中了彈子將要斃命時那種最後的哀鳴。

『孩子，我底寶寶！我在這里。』伊撫慰他，從伊失望的，而且破碎了的心底裏發出嘆息來。

停一會屋子裏又靜下去了。只有外面的爆聲和呼呼的四壁的風。

因爲伊在嘆息之後，又被那不可幸免的饑餓，寒冷，愁苦，困倦，……種種的苦痛，打在伊身上，伊掙扎不住，伊又不知不覺地睡去，仍在那裏繼續着伊底幻夢去了。

『爸……媽……』小孩子底聲音，又在沉寂的空中抖戰着。

『孩子，我底寶寶！我在這里。』

『爸…呀…』

『爸爸，幫你買爆去了，就會囘來的。你好好地等着，孩子，我底寶寶，我在這里，——你底媽在這里。』

伊極力地撫慰着孩子。從伊底失望的而且破碎了的心底裏流出淚來，可是不行了。孩子底病勢此刻已轉成驚風了。

孩子白睜着眼睛，緊閉着口腔，不斷地伸展着四肢，牙齒磨擦成咯咯的聲響。

伊怕極，急極，伊從失望的而且破碎了的心底裏悽慘地哭出來了。

但是哭只是哭，誰也不能來理會伊，來安慰伊。

雖然冷冰一樣的風助着伊悲哀急切地叱哮，而同時轟然的爆聲，也就正在那里熱烈地嘲笑着伊哩！

三

在一條巷子的轉角，有一陳公館。公館大門是舊式，裏面却是一棟新造的洋樓。大門旁邊釘着一塊光亮的銅牌子上面鐫着『桐城馬寓』。門上新貼着一付用了顏字寫的大紅對聯：上邊是『勳垂交趾』下邊是『派衍扶風』。這時雨雖然停止了，但黑暗的夜仍是一樣地籠罩在幸福的人們底屋頂上。有誰知道他們住在這個宏壯的公館裏所做的是什麼事情呢？

一輛馬車停在公館門口。馬車上面掛着兩盞水月燈，光亮閃耀如同猛獸底兩隻眼珠。

馬夫先跳下車來，把車門開開。一個男子從車內跳出。這時大門早已打開，那男子一直溜進門內，上樓去了。

『啊呀，正在打牌呀！而且老四老五都……』男子脫掉外套，坐在安樂椅上，眼睛釘在那兩個對面坐着的

小孩一個十四歲，一個十二歲光景。一個小丫頭擦燃了一根火柴送將前去，把他含在口裏的那支雪茄發燃，登時空中有一縷白色的烟霧綿延着。

『就是因老等你不回來！阿母久坐倦了。……對，難道你阿哥打得牌，阿弟就不能夠嗎？……』坐在挨近安樂椅這方的一個年青的女人笑着說。

『不必說多話，你們，年頭月尾，須得樂一樂的，不管孩子和大人；你快來幫我打相罷，年老了，眼睛到底有點兒花暈，及不來少年！』坐在那年青的女人對面的一個老女人也高興地說着，接連又叫那小丫頭把桌下炭盆火添大，洋爐子裏的煤炭也須加上一些，今晚天氣格外凍人，眞正是過年時節的天氣呢！

這時房子裏敲拍敲拍的牌聲和溶溶的笑語聲充滿了一室。只有老四和老五却怕了他們阿哥那種正派的樣子，只用心地照顧自己底牌，不敢開一句口。有時他們還故意把牌打錯了，以爲他們不會的表示，或是把一些要緊的牌打出去給他們嫂子和母親。

『母親今夜手氣大紅呢！已經贏得如許多了。』這時那男子已經站在了那老的女人底背後。注視着他母親面前的那一大堆銅板和角子。

『不紅，也是不了的，你那個寶貝等一下醒來了就要討守歲錢的債的呢！』那老女人說着却從慌忙之中不覺的把伊自己底一對本風打了一個出去，想要收回來又不好意思說得，只好頻頻地從心底裏呼着晦氣。

那男子站在伊底背後只是嗤嗤地笑。

『你也不要這樣高興罷。』那年青的婦人已覺得這中間的緣故，故意指着別的說，望着那男人笑了，一面燃了一支雪茄啣在口裏。『孩子剛纔說着爸爸回來時，他也要一些守歲錢拿來買「鐵樹開花」的爆來放呢……』

『還有「九條龍」呢！老五這時也笑着開口了。

『唉，還有「金盆月亮」呢！還有二十響的扯鈴呢！』老四也補說了一句。『那些都要買的。』

『啊，對了！還有買得的年糕沒有叫馬夫送進來呢。』那男子說着便叫那小丫頭去叫老媽子到馬夫那里去取了年糕來。

四

馬夫在他把馬車卸好，把馬關在廐裏以後，那老媽子便來問他要年糕了。他一見那老媽子便問伊今天他家裏可曾來找過他麼？他很惦着他底孩子。

『你底孩子還沒有好些麼？』那老媽子問。

『前天我到家裏，全身正熱得厲害。……』馬夫顯出憂悶的顏色。

『哎咦！可就要加勁請醫生看。熱得厲害，可就怕驚風！……』

『眞眞不了！請醫生是對的，我也想，可是錢……？』馬夫顏面上的憂悶愈加地重了。

『是，也難怪你悶氣！醫生沒有不要錢的，而且藥又貴得很，……眞正，世界上哪一個醫生是爲我們貧人設的？哪一家藥店是爲我們貧人開的？我當你說，我也是一個苦到盡頭的人，我爲了我那些小孩子，也算苦夠了。三天兩天，不是大的頭疼，發燒，就是小的吐嘔，肚瀉；說來眞是氣悶呵，偏是愈加貧窮的人家底孩子，偏是愈加愛發病。……唉，好容易養大一個小孩，在有錢的人家看來不算什麼！最是在我們窮苦的……』

老媽子流水似地氣憤憤地說着，停了一下，又忽然想到一個什麼似的對着馬夫問道：

『你去觀音庵討過神水沒有？』

『就是通齊門那個觀音庵麼？』

『是的，就在那里，靈驗得很，我底第三個孩子就是全靠那里的討來的神水救活的。可憐，哪里有錢吃藥！』

『是眞的？我將要……如果孩子還活着的，我得要到那里去討點神水。看怎麼樣？……那末今晚須得囘去一趟，不曉得老爺肯……？』

馬夫說着，那時已把年糕送給老媽子一同進裏面去了。

五

『老爺，——今晚我要——告個假。』

『怎麼？你要告假？你不是前幾天告過一次假麼？怎麼今天又……』

『過年，我也必得囘去。還有……』

『過什麼年！你們……』

『是，本來不應該，…不過還有我底小孩病得厲害。蒙老爺准假，前天囘去看了一囘，已經把聲音相貌都改了！』

室中暫時靜穩了一會，就是麻雀牌打在紅的光滑的桌子上面，好似也變做了一種清脆的聲音。電燈底光線也都覺得柔和了。

年青的女人『他要囘去，那末明天的馬車誰……？』

那男子連搖着頭，『絕不能准他……』

『明天，我一天亮就來，決不誤事的，……只要囘去看一看孩子已經死了還是活着。』馬夫遠遠地站在樓梯上。

『不行，年頭月尾，什麼死的活的，……你終竟是吃我的飯！』那男子板着面孔，背後還帶着一種哼的煞尾。

車夫沒有作聲，也不敢作聲，飢餓，使他養成極堅強的忍耐；生活，已把他底志氣消滅了。

『好罷，聽憑於天，吃殘了你底飯。』他心裏發出徵弱的嘆息。而且在無形之中，他已經安慰了他自己了。

這時他囘到冷凄凄的房子裏。

『要把馬關好，喂好。』接着從樓上傳下一種聲音來。

『多時好了！』他毫不費思索地大聲囘答了一句。但馬上在他底鬱悶的心裏也用了疑問的口氣說道：『你們以爲我是光會吃你們底飯，……光是會刻薄人嗎？……而且我就光是看着我底孩子不得救？』

這時他心裏問題眞多起來，也像泉水一般地湧出來了。他心想如果他孩子不得救，他可能再生下同樣的孩子？不然，他可能當一輩子的馬夫？到老還是？又有誰送他終身，誰來收拾他底老骨頭？不然，不然，孩子不會死的！一個小小的傷風，就會好的！好了！眞地好了！從五歲，六歲，七歲，以至於十五，十六，十七，念五，念六，；念七，三十……四十……好了！但是又可能送他進學堂讀書？可能給他娶美好的媳婦？可能……？許多的「可能……？」已經緊緊地糾纏住了在他底心頭，紛亂了，不可解了。於是他又想到他那座茅房，又想到他那茅房裏面的每件東西，兩根條櫈一塊木板所架成的床，床前的行竈，床頭的碗，罐，床上的絮被；他又想到每件東西底破綻，床是窄而且破的，行竈已經裂了一條很長的拆縫，碗有兩隻也被孩子打了一個大缺口，孩子因此挨了他媽幾頓飽打，絮被也是褸襤的，……他想到這裏，他底心意好似已經灰冷到了十二分了。

『好罷，聽憑於天罷！卽令孩子不得救，誰能說不是他底福？又誰能說不是我底福？』他拖長着心坎的嘆息，默默地對他自己說訴着。但是有誰去告訴他，他底兒子已在這大衆最快樂的一晚裏果然囘到他底永遠安樂的故鄉去了呢？

六

這是元旦底第二天了。

這日，好晴明的天氣；風也息了，溼濘的路也乾爽了。這眞是快樂新年裏一個最好的日子呵。

在城外一個曠野裏，有一男人手拿着鋤頭，在那里不斷的挖着土，旁邊有一女人撫着一具小小的棺材在那里很悲哀地哭着。

但是哭只是哭，誰也不能來理會伊，來安慰伊。

雖然在曠野東邊的大路上有許多郊遊的男女。

一羣學生的有拿着手杖，有的荷着汽槍，向那野樹叢裏笑嬉嬉地走去了。

一對中年夫婦，男子穿着洋裝。女人也穿着水白色的綢緞做了面子的狐裘，裝飾得極其華耀，後面跟着一個走得婀洋洋的女工。又有一對少年男女挺着胸肩，健着步武，很快的超越那中年夫婦向前走去。吃吃的笑聲中，響着很整齊而又急速的步伐聲。

大路過去，有一道水溝。通着一條不很結實的木板架的橋，橋底東邊，有一叢小竹，竹子底旁邊有幾個工人在那里錘着預備來修馬路的小石子。鐵錘擊下去的聲音，遙遙成了那哭聲的音節拍子。

又有一羣小孩，飛跑地向前面一個小山上奔去了。這些中間也有持着風箏的，也有夾着扯鈴的，也有帶着地雷的。

但是哭只是哭，誰有閒工夫來理會伊，來安慰伊呢？

一具小小的棺材，現在已成了一個狹而長的小黃土堆，哭聲也漸漸成了悽慘的幽咽。幾隻寒雀，在無葉的枝頭鳴着，彷彿唱着那最後的挽歌；『一個馬夫底兒子死了！』

等到夕陽發出黃金色對着人們微笑的時候，兩個悽零零的影子，也從那黃昏的霧氣中間消失了。

× × × × ×

再過幾天，有一個畫家，帶着畫具在這裏寫生。他取了那叢野樹做了中心，木橋竹林，錘石的人做近景，而以那小山做遠景，野地上點綴了許多的小草碎石。

同時又有一個新的詩人漫遊到這裏。也把那近的竹林野樹遠的山影，以及樹上小雀底婉轉的歌聲，竹林中淸脆的風聲，橋下小溝底流水聲，探去用做新詩底材料。

但是狹而長的小黃土堆與悽慘的哭聲呢？畢竟在愛美的藝術家底手下眼中失落了。

（原載海的渴慕者，民智版）

家風

孫俍工

一

謹報

貴府老太夫人蕭氏節孝可風由同鄉官聯名呈請褒揚奉

內務部總長彙入四年第二屆呈蒙

大總統題給節勵冰霜匾額懸掛並賚綬銀質褒章佩帶及證書收執

仍准自行建坊

內務部警衛傳達所

這是一張用黃綾裱好的報單，掛在中堂底右壁。正中懸着紅地金字的長方匾額一方，「節勵冰霜」四個大字嵌在上面，已經成了暗淡色，匾額下面掛着一幅三茅祖師法印印成的福字。下面香桌上供着一尊古白磁的觀音大士坐像。

這正是春天底一個早晨，太陽底光輝很和暖地從高牆上射過來掠過院子裏一顆常青樹底頂上；幾隻晨雀在樹枝中間穿來穿去啁晰地叫着。這時就有一縷清越的檀香底香氣從中堂裏飄溢出來，漸漸地浸遍了，天井中蓬勃着的花草，堂內的小磬聲也咚咚地響了三下，接連着就是一片宣誦的聲音。——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怛只哆。唵。伽囉伐哆。伽囉伐哆。伽訶伐哆。囉伽伐哆。囉伽伐哆。
沙訶。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

發出這種宣誦的聲音的是一位快要滿七十歲的老太太。伊底體格很是高大，好像有一種勇健的如男子一般的氣魄存在伊底少年的時期裏，而且曾經用了這個氣魄去抵抗了一個不可抗的勢力一般；雖然伊現在門牙也脫盡了，耳朵有些重聽，眼睛也有些兒短視。

伊是一個節婦。伊底一生過的是一種孤寂的悲哀的生活。伊過着這種生活。是從十九歲的時候開始的。伊底丈夫死時，伊底生父母看見伊這樣年青，都想把伊領回家去再嫁；只是伊底婆家原是獨生子，自然承宗接嗣的觀念是決不肯放棄的，所以就苦苦地把伊留住。於是伊底孤寂的悲哀的生活遂開始了。

起初，伊底婆家留住伊。原打算撫養別房的孩子拿來繼祧嗣續。上帝底旨意，和伊底不可挽救的命運，叫伊生了一個遺腹男，這在伊婆家當然是天幸。所以當時伊底公公時常很誠懇地帶了眼淚對伊說：『我底最有孝道的兒媳呀，你底苦心，爲了我底薄命的兒子，爲了我底弱小的孫子，爲了這個沒有福氣的我，——你是爲了我底一家，你雖然是吃着人家所未曾吃過的苦，你底心却是可以不朽的！……在我這副老骨頭未落土以前，我總要盡我底力爲你建立一個石牌坊，才算是對得住你，並且我底地下未曾瞑目的薄命的兒子……』一個石牌坊，伊底命運從此就永遠陷在這個無底的悲哀的深坑裏了。

伊誦觀音咒是從四十八歲伊底遺腹的獨生子夫婦雙雙死去的那一年起首的。伊底兒子和兒媳因了一種奇症死去以後，遺下兩個孫子和一個孫女，於是伊又揩乾眼淚重新負着母親底責任。在那個時期伊可算是伊丈夫死後一個最不幸而又最悲哀的時期；所以從那時起立意修行向善，以圖解脫人世苦惱，便於每日早起宣誦觀音咒七遍，並從那時起不茹葷酒，不殺害生命。這樣的生活，伊差不多過了二十年了。

伊宣誦的時候，總是很誠謹地閉目閤心地長跪在蒲凳上。宣誦的聲音甚低細，有時且至於聽不出字音來，但一發聲，便是一種尖銳而迅速到幾乎不可追及的音調。每宣誦一遍，便要伏在蒲凳上深深地默禱片刻。伊默默地禱告道：

『……孽女子，未知前世造下何種寃孽，苦難在身，此生未得解脫；今發大願，哀懇大士慈悲，……超度孽女子生生世世不入輪迴。……』

伊默禱時，伊底眼淚是總往心裏如潮水一般地倒流着。雖然是在那默禱的一剎那，伊也能夠把一生最苦最悲的痕影一一回憶起來很清白地印在伊底腦子裏，——湧現在伊底心坎裏。在這一剎那，苦痛與悲哀透過了伊底軀體，浸遍了伊底生命，滲入了伊底靈魂，直到伊默禱完畢重復宣誦着『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時候，那苦痛與悲哀底痕影纔漸漸地從心坎裏消失去；伊微微啓着眼籠一幌那暗淡的金字，更加得到意外的慰安；一想到現在正在籌畫與工建築的石牌坊，伊底前途更加地光明，又幾乎要把伊一生所受的苦痛與悲哀的事蹟忘記淨盡。

十分鐘以後，伊宣誦完畢了。

伊宣誦完畢，深深地在上蒲凳拜了三拜，立起來，又走到大門口默祝了一會兒，然後慢慢踱到客堂裏來。這間客堂，名目上雖是會客用的，但實際上不如說是老太太讀經休息的處所和食堂還來得切實。房中陳設得很簡單，只舊式方桌兩張，玻璃櫥一個。玻璃櫥擺在窗戶底對面，兩張方桌，一張朱紅色的擺在中央，只是吃飯時用得着；另一張擺在靠近由中堂進去這門底窗子下面。這桌上很雜亂地堆着幾本破舊的太上感應篇，金剛經，佛說阿彌陀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和用粉紅紙謄抄的往生淨土神咒，大悲咒，觀音大士咒，準提咒，以及觀音菩薩十二月修行歌，十嘆無常，百歲修行，古佛勸世良言等木板刊印的小冊子。這時老太太坐在這桌子旁邊一張蒙着西狗皮的睡椅上面，很安靜地休息着。

常青樹上的晨雀已漸漸飛去，天井裏花草中的香氣也飄散了。

二

『你看的是那一個寫給你的信？——不是你弟弟寫囘來的那封麼？』老太太對着一個很年青的女子問道。這位很年青的女子，就是老太太底孫女，志清。

我們在前說過。在老太太底遺腹子死去以後，遺下兩個孫子和一個孫女。兩個孫子一個名叫學仁是法政專門的畢業生，一個名叫學智是工業專門學校底學生；志清是最近從女子專科師範畢業囘來的，伊是一個極時派的女子，伊底祖母極不喜歡伊底言語和舉動，早已把伊許配了人家；但是伊很不高興，已另外同一個大學底學生發生了戀愛。伊現在坐在桌子旁邊拿着一封信在那里細細地閱看，這封信就是伊底愛人寄來的。但伊怕老太太看見，隨卽把那信摺好收在懷中了。

『不是，不是，是一個同學寫給我的。』志淸囘答伊底祖母說，急忙地搖頭。

『你哥哥前囘在家時，接到你弟弟一封信，很氣忿忿地看了，不知那信內寫了些什麼！我問他，他又不肯念給我聽。……你可以念給我聽嗎？他們底信，寫的字總是那麼小的，又是草字，……老來的眼，到底看不清，而且也看不懂他們說的是怎麼一囘事！我找出來，你念給我聽聽罷！……』

老太太一面說，一面站起來，走到玻璃櫥前面，從那里取出一大包的信來遞給志淸，又補足伊底語氣說。『不過我忘記是那一封了。你在這中間找找看，我記得是一個黃色而且很厚的信封，你細心地看，總可以找着的，如果不是你哥哥帶到北京去了！』

『讓我找找看，好，看是怎麼一囘事！怎麼會忿忿地！我找出來念給奶奶聽罷！』志淸把信接在手裏說。

『好，還是我底志淸好！學仁，你哥哥，憑我怎樣說好話，怎樣央求，他總是不肯……而且叫我不要給你

仲爽叔。』

這時老太太一面看着志清把那一大包的信一封一封地打開來細細地看下去，一面自己儘管在那里想着伊底堂姪仲爽爲伊正在籌畫進行的偉大光榮的事業，就是伊底節孝牌坊。

伊底節孝牌坊，說起來也就有點麻煩了？

本來這樣一椿偉大而光榮的事業，應該早有成就的，斷不至到了現在還是在那里籌畫進行。不過這位老太太底命運實在艱蹇得很！不但是伊底自身，就是這個牌坊底阨運也很夠受的了。第一在伊底公公去世的時候，第二在伊底遺腹子夫婦雙雙死去的時候，第三是民國四年的那一年，伊底堂姪仲爽把伊數十年辛苦積下來的二千元預備來做牌坊建築費的，挪去去買了一個知事缺的時候，這次底籌備，要算是第四次了，這次底籌備，也不能算作樂觀；雖然仲爽和伊底大孫子學仁兩個很高興，然而學智和志清可以說是完全立於反對地位的，而且就是學仁也未必有多大的誠心，難保不爲仲爽第二，再把那筆建築費拿了去運動差缺呢！總之，牌坊每經一次阨運，這位老太太底痛苦與悲哀也就增加一層；牌坊底建築能成功與否，還在不可知的境地，然而老太太底痛苦與悲哀已然一層一層地高起來，堆在伊底生命的路途上，無論怎樣，也不能大踏步地跨過去的了！

當這位老太太正在想着伊底前途，節孝牌坊底前途的時候，志清早已把這樣一封信看完。——

我親愛的哥哥：

我看了你底信，知道祖母底節孝牌坊，你和仲爽眞地要籌備建築起來了。你們這種舉動，異常地使我失望，使我悲哀，使我恐懼，使我猛烈地感到你們底不可醫救的懶怠，墮落，腐敗的性根的存在，終竟成了人類前進的路途上一個極危險的暗礁。何等地可怕呵！

你們底根據，是「不建坊不足以尊崇國家底教令，發揚祖母的光榮：」但是我要問你們，國家是什

麼？國家底教令，有尊崇的價值嗎？非人道的節孝也有發揚的必要嗎？我眞實地告訴你們能！國家這兩個字，原只是少數資本家和官僚底保險公司底名稱，彼底基礎是建立在大多數人們的血肉上面的，已根本不能得到現代的我們底承認了；何況彼所發出來的欺人的教令？原祗是爲保存彼底尊嚴而發的；原祗是愚蔽人們的工具；祗祗是斲喪人們天性的利斧；原祗是束縛人們自由的鐵鍊：你們何以竟迷信到這地步！……至於非人道的節孝。彼在歷史上所遺留的只有罪孼，只有被光榮蒙蓋着的血與淚！我看着我家中所懸掛的「節勵冰霜」四字，已經夠痛心的了！你們却還要把人家底血和淚去取媚官僚！哥呀，仲爽底知事已做過了，現在你又要來走他底現成的路，……你們這種舉動，何等地可怕！

總之，仲爽底頑錮，腐敗，原是意中事，不足爲怪！可怪的只是你，一個剛到三十歲的人，你底腦筋怎麼就會這樣腐敗得快！所以我現在對於你，而且對於家庭，都失望到了極頂！你們再也不要望我來附和你們，爲你們撐持門面！我要準備我底熱力，擴張我底理想，同不人道的你們宣戰！

一九二三，一，四，你底弟學智

志清看完，覺得這樣一封信，雖然在道理上沒有什麼說不去，但是萬不能把彼念給這樣年老的祖母聽的，便急忙地把彼摺好插在信封裏去，現在又抽出第二封信來看了。

哥哥：

你答覆我的信接到了。

你對於我前囘那一封信很不滿意，我早已料到了；並不必待你底囘信我纔得知道。

你說我近來滿口談的是脫離家庭，反抗國家，這是不錯的！因爲似現在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國家，無法使我不能不談到脫離，談到反抗。你又說我的話太理想，而且脫離反抗的思想是悖謬，這也是眞實的情

事！因爲你們現在方且以那還着猛獸本能的掠奪階級爲正義：方且以那侮蔑人道奴隸人們的强權階級爲公理；方且崇拜那假借道義以取得個人榮譽的聖人賢人；方且欽仰那憑藉禮法以魚肉平民的官僚領袖——這樣實在也無法使我不能不悖謬了。

……………………………………

哥哥呀，我要對你說了！我要老實地對你說，你底頑錮而腐敗的思想，實在已經侵佔了一個很長的時期，我覺得你底消滅的時期應該到了。「人到三十歲，便如死了一般，沒有絲毫希望了；」這話對於你們看來已經成了定理。你今年已是二十九歲，轉眼三十便到。這是你底可怕的時期。我以爲你到了這個時期，你自己儘可以宣布你是一個可憐的人，是一個僅有肉體而沒有靈魂的人；你到了這個時期，你儘可以不要再來佔據我的空間，不要管理我的世界，不要夢想着享受支配我底權利！

哥哥呀，你已經是個法政畢業生，你已經有了一門高尚的職務，你底地位已經安全極了！你對於社會上一切畸形的制度風俗一點也沒有感覺到不平和不安，你已經同那老不死的仲爽同化了，你那能不說我底話是太理想的呢！哥哥呀，現在社會上也有因爲他們自己惰性太深的緣故，而說世界上本來沒有甚理想的；也有因爲他們要發展自己惰性而妨害別人底理想的；什麼太理想！妬嫉罷了！墮落罷了！……

志清剛看到這里，老太太忍耐不住了。

『你找着了那信嗎？是一個黃色洋紙的，……呃，怕就是你手中拿的那一封罷！』老太太說着指着志清手中的所持着的信封。

志清這時心裏急了。不等看完那信，就把來摺好插在信封裏，一面回答伊底祖母，用了別的言詞遮蓋着。

『不是，不是，奶奶！……這封信，來的很早呢！這幾封信內，都沒有什麼使我哥哥發脾氣的語句，大概

那一封信，惹起他發脾氣的，想已被他隨帶北京去，或者是撕毀了？』

『這也許是的。你弟弟學智，是一個壞脾氣，我從小把他養大，我還不知道嗎？想必是有什麼不好的話把你哥哥衝闖了。』

老太太說完，並不追究那些少年人的瑣事，便忽然想到古佛勸世良言裏有兩句話道：『世人好似一孤舟，撑來撑去幾時休。』什麼壞脾氣好脾氣，斤斤計較，實在是多事。於是隨手把觀音菩薩十二月修行歌拿到手裏，坐在那原來的椅上一字一字慢慢地用了很尖細的音調讀下去了。

三

時間過去了。夜色已經籠罩住了世界上的一切。

這時在老太太底會客室裏便有一個三十七八歲已來的人，同伊大聲談論着。這個人名字叫做德全，原是老太太的內姪孫。他滿面長着麻斑，右頰還有一塊灰黑色的疤子，是從胎裏帶來的。人家都說他前生是富貴人家的驕兒，是在幼兒期內夭殤的；前生的父母，捨不得他死，故意把他面上塗上一個記號，以便來生去認識。所以在他小時，他底父母時常把他密藏起來，不是至親好友，不讓見他，恐怕他的前生父母看見了，會養不大的。說雖奇怪，但他們也有他們所持的理由，不過我們沒有那多的閒暇的工夫去領悟就是了。他底聲音極粗大，雖是稍微有點重聽的人，也不見有什麼困難，所以老太太很樂意同他談話。

『……眞好！樂家新雕的一座送子觀音。』德全坐在老太太的桌子對面，很正經地說，一面抽着旱烟。

『羅家底送子觀音是飛來的，不知從什麼地方！那時候正是咸豐年間，長髮坐南京的時候。』老太太滿面堆着笑容。

『不是羅家，是樂家，花牌樓樂五老爺家裏……』

『啊，花牌樓樂家！我聽錯了。我怕是鼓樓羅家。……眞眞，老來昏瞶了！羅家的送子觀音飛來的時候，我還小得很呢！眞靈驗，眞顯聖！在羅家！』

『顯聖，眞靈驗！樂五老爺到了五十歲沒有生過少爺，從前年二月十九日起發心吃觀音齋，……前年二月十九，去年二月十九，今年二月十九，不到三個足年頭，他的三姨奶奶竟於前個月生一位又肥又胖的……』他一面說着，口中的烟霧不斷地吐出來在空中彌漫着。

『眞靈驗！』老太太發出很簡的贊語，心中安慰到十二分。

德全接着說『眞是一個活觀音送來的，樂五老爺便又發心雕了一座送子觀音像。今天行的安座禮！……善惡到頭終有報！善是善，惡是惡，分毫不差！』他說到後面，聲音更粗更大，幾乎要把老太太這個小小的會客室震破。

『果然，分毫不差！』

『唔，靈……』他機械似地說着，早已把一部太上感應篇圖說拿在手裏，要做着他平日的功課，爲姑老太太講故事了。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他把太上感應篇翻開。

老太太好似沒有聽他底話，却把手中一本半新的小書遞了過去。

『這是一本何仙姑寶卷：呂祖師度何仙姑因果卷，人家今天送來的。這書我原有一本的，在多年以前，後來不知被誰借去沒還。……也是一本很好的善書。你看——』

『哦！』

他順手接過來，先把卷首呂祖度何祖圖像細心賞玩了一番。只見呂洞賓穿着八卦道衣，執着拂塵帚，騰身在雲表，何仙姑很虔誠地長跪在元和堂藥舖門首；他心想這眞是一幅神靈感應的好圖畫，不由得發生了無限

的敬仰。他隨手翻到第六頁上有幾行用了朱筆連圈着的『……要前不思，後不想，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非有非無，一差無差，……』口裏哼出一聲『是！很好！』接連着就講太上感應篇。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今晚講到這一句。』

『不敬其夫』這時觸動了這位老太太了。

我們知道伊底生活，除了伊在十八歲至十九歲的那一年中間曾經同着伊丈夫居住過以外，這五十年來，原只是過那孤獨的生活。伊心想；夫是應該敬的，不錯，那末似伊一樣五十年來都是過的孤獨的寂寞的生活，又將怎樣說呢？

德全大聲地把注解念道：

『夫者婦之天，終身所歸依，安可不敬！……』

他念完原文，又參加以自己底意思來解釋一番。接着又把下面的案語同樣地高聲讀下去。他讀一句，這位重聽的老太太也應一聲，雖然伊對於他所說的字句有些並沒有聽淸楚。

現在他拖長粗大的嗓子念道。

『虔州周志大，爲贛南縣尹』

『縣尹，比民國底知事要小。』老太太插了一句。同時伊底腦子裏顯出一個曾經挪了伊底修牌坊的二千元去買知事缺的仲爽底影象。

德全並沒有理會伊底話，只繼續讀下去。

『有二女——長適——』

『功名富貴都是假，輪迴受苦實難挨！』伊想到仲爽那樣無聊的舉動，不免有點惱怒起來了。但是德全仍舊沒有理會伊，仍是正經往下念。

『長適同邑甗貴之子趙鄰侯，次字同官吳遵道之子慶郎。遵道沒於任，妻亦繼殂！……』

『一朝大限來到，萬般事務一齊去。』老太太又背了兩句勸世文，並嘆了一口氣，補足一句。

『可憐，慶郎怎樣了！』

『自然，是可憐！』他繼續說。『慶郎貧苦無依，志大欲悔婚，屈於衆議，不得已將慶郎入待甚待甚薄。其次女復不賢，視郎如僕，……獨侍女輕紅識慶爲非常人，早晚慇懃照管。……』

他讀到這裏，又把上面圈了密圈的似通非通的眉批，大聲加勁念道。

『識爲非常人，便曉得詞華字學，將來爲翰院中人了，便是夫人底眼力。』

『眞是好人，輕紅，這婢子不錯！』老太太嘆息道。

『好人眞難得，世上好人少，壞人多！』德全這時大發議論了。『要眞正的好人，才能到西天去，是不是呢？姑老太太，你說——』

『呃，眞地！能夠到西天去的人才是金鋼不化的人。……我家底二伯母，你是知道的，不 ——你也該聽見說過。』

『是，聽見過的。』

這時德全已知道姑老太太，聽書有點疲倦，已把太上感應篇丟置在一旁，重行抽着他底旱煙。同時他正在回憶一個在他小時他母親時常說起的故事。

有一個女人，伊是孝子，又是烈婦，曾經兩次自己底肉割下來給人家當藥吃。一次是爲伊底丈夫在病危的時候，醫生說，那病是不可醫治的，除非得到一片人肉來做藥引。那女人便禱告天地，鮮血淋淋地把自己手臂上的肉割下一大塊，親自煎了給伊丈夫吃下，病就好了。又有一次，就是伊母親病得厲害的時候，醫生說是須得人肝爲引，那病方纔有救。那女人竟也同樣地禱告天地，血淋淋地把自己底肝臟剕出來割下一小塊，煎給伊

母親吃下，病立刻就好了。伊後來足活到九十六歲，一點也沒有病就死去了。死去的那一天，伊親自沐浴好，穿上誥封的衣服，吩咐家人說伊要去了。那時人家還聽見天上，吹打鼓樂的聲音呢！這正是姑老太太所說的二伯母了。他回憶到這裏，不覺得便叫了出來。

『那位孝婦，烈婦，眞是活佛，眞是天上底星宿下凡！死後，不是成仙去了，也該投胎在一個大富大貴的人家，一定是女轉男身……』

『眞地，善惡到頭……』老太太說了半句便不作聲了；默憶着自己底寂寞的艱蹇的一生，默想着自己底將來，自己底來世的福利，在微笑之後，又引長着聲音嘆息了一回。

德全很會意，接着把伊底話續下去道。

『呃——終有報，這是絲毫也不相差的。』

談論的聲音漸慚歇息了。沉寂忽然充滿了這客堂裏。惟有老太太時而發出一種短促的嘆息，德全口中的烟氣仍舊不時地吐出來，在空中瀰漫着。

第二天清早，在老太太誦完觀音咒以後，伊底堂姪仲爽來了。他是一個五十來歲的紳士，前清的舉人，曾在高郵做過六個月的知事。現在是從他底原籍南通來報告老太太籌備建築牌坊的消息。

老太太問『籌備到怎麼了？』

『照目下預定，只要時局安靜，準清明節後，土石一齊興工，……』仲爽把頭點了幾下，表示鄭重到十二分。

『好，一齊興工……但是——』老太太嗒然說，伊底態度好似有點興奮，又好似極其冷淡的樣子。

『大概不到一年工夫，總可成功，也應該成功了！也應該成功了！』仲爽重複地說。

『但是，仔細想來，我覺得世事很少意味，何必探求？何必斤斤兩兩地計較；……』老太太越發顯出沉悶的樣子。

仲爽沒有明白老太太底意思，又反過他底語氣說，『不過——如果不當着什麼民國底時代，「聖旨旌表」的節孝牌坊，早已成功了！怎奈一個非驢非馬的民國，「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弄得禮義淪亡，廉恥道喪，……唉，說什麼……「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仲爽說到這裏臉龐上的青筋膨脹了，語氣也越發急促。但是老太太沒有十分睬他。因爲一來伊底耳本來有點重聽；二來，伊對於仲爽說的話，終竟有幾分的意義不甚懂。

『不知學智又鬧什麼了！小孩子，脾氣眞壞！』伊插上了一句。伊立刻便想到世上很缺乏一種安命守己。同伊一樣的人；似現在世間一切的人，都是懷着由斤斤兩兩計較得來的個人底福利而生活着的，對於世界有什麼樣一種用處呢？

『脾氣眞壞，有誰不這樣！現在中國底一班青年，胡鬧得太不成事體！什麼脫離家庭，打破禮教，提倡男女自由，……均是亡國敗家的朕兆！世道人心，何等地可憂！……』仲爽深深地嘆息了一回。這時志淸已從裏面臥房走來，手中拿着幾張法國裸體名畫。

老太太注視着志淸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古來的常禮。……』

仲爽加緊跟上說一句道：『男子治外，女子治內，也是常例；只要不違背禮教，未嘗不能自由，而且權也未嘗不平！……』

『不錯的！』老太太接連地點頭。『這是很公平的！朱家底孩子，也是大學生，人品又好，並沒有什麼差錯，——瞎眼或是跛足，有什麼不如意呢？……志淸，我底好孩子，你允許了我罷！你底歲數已經到了，你不要老是仗着你小時候那樣脾氣；你依從了我，擇個吉日，把事情辦完，免得我懸心吊膽地不安！你是讀書的

人，應該比一般的女子更明白些！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難道古來那麽長久的年代，都把這句話錯認了麽？』

老太太慢慢地說着，淚珠已經裝滿了眼簾。

但是志淸把頭一扭，就囘到內房裏去了。

老太太無可奈何，只嘆了一口長氣。

『似這樣——』仲爽延長着語調，顯出怒不可遏的老態。『不鬧到滅天理絕人倫的地步，不鬧到人非人國非國的世界；不能夠放手的。』

這時老太太哭了。

室中空氣頓覺嚴肅起來，幾乎同死一樣地嚴肅！

最後只有老太太叫出一聲『家風壞了！』

（原載海的渴慕者，民智版）

心野雜記

潘　訓

一

近日是努力地想把往事忘去，讓別的事來繫住我的魂靈。知道思念是無效的，就是日夜像熱鍋中的馬蟻似的焦急着吧，也於事實終是無補的。發願的說，

『推開吧，推開那心頭的鉛塊吧！』

說是不思念，但不覺之間，三日以前埋了的舊笛却又橫上心頭來了。那是九節，一頭有紅繩穿着的一支。在日華滿南野，只有風聲遍地轉的夜裏，那笛伴我同聽過虹橋下溪流底夜吟；在將別之夕，我留戀於南野，她只是低頭坐着在啜泣：那笛是潤濕了，有些是她的淚，有些是我的淚，有些是笛自身的淚。

八月初旬的一個晚上，朦朦朧朧地別了她後，我來到杭州，迄今已將五個月了。三日以前，我一個人坐在宿舍裏，天色也正和我的心野的風色一般，黯淡飄忽。難堪的痛苦傷害我，我有了排脫痛苦的念頭了。我便從陰霾的重圍中站起來，走到宿舍後的空地上，用鋤掘了地，把我那支笛埋下了。那裏沒有一支草，也沒有一朵野花，平平坦坦，誰都看不出那裏是我的愛情的墳墓的。

別已五月後的今夜，未見過她，也未見過笛，只夜仍在迷迷蕩蕩地來誘惑我。呵！夜！笛！她！

二

到上海來，雖接觸着各種色彩不同的人生，但無論到那裏，總仍搖蕩着我南野的夢。在白晝，南野就是白晝的一切；在月夜，南野就是月夜的一切：在薄暮時，南野也就在薄暮中上下升落的浮沈。離南野愈遠了，到陌生的人世中混着愈久了，但南野却仍是我靈魂遊蕩的荒原；它廖廓地搭開去，鋪着當我靈魂悲歌哭笑的場所。它是我唯一的世界，它是山鬼似地迷亂了我。

今日一程，明日一程，
冷去腰邊袋裏的麥飯，
願收拾今生的煩惱，
離南野去，永遠離南野了。

我去處是虛渺的境地，
我要到荒草不生的死原！
那裏是一切情緣皆存在，
那裏是一切情緣皆絕滅！

但我又願望呵！
火山是我身底葬地，

海潮是我身底背景，
我願在激熱的生之燄中死了！

三

約四更鼓近的深夜，他胸頭受了女人的一粒眼淚的鎚擊，他就此夢中醒回來了。

他雖知道此刻是睡在黃浦江岸的一間旅舍裏，但彷彿還明白地聽到遠處的妹妹底嗚咽的哭泣；黑暗化身似的一個少女的身型，也還彷彿不能確知在那裏地坐着。他認眞睜眼一看，哭聲遠了，少女的身型也消失了，眼前是滿房灰白的夜光下，椅子，桌子，衣架，都死般靜地在製造寂寞。他坐起來，披衣離了床，點着羊脂燭。燭光搖蕩着，他有着無限的淒涼的情懷，低頭握筆記下剛才由房中逝去的夢。

他覺得睡得不久，就迷迷茫茫地入夢了。他初不能明白地辨出是那裏，只覺得是一處熟悉的舊地，入後纔想起這是他的母姨兄弟和他的妹妹住着的家鄉。他未留心到自己是到了故鄉的那裏，飄飄忽忽，但總已眞切地理會夢中的一切。前溪已是早涸得只有潺潺的細流，如別年的夏夜一般。兩旁是泥牆的一條小巷，是通往妹妹家的路。南邊牆上，野西瓜藤由牆內緣過來，在蒼白的日光下搖蕩着它的青色的花，畫出一種和平而恬靜的月夜的調子。妹妹的家，雙扉虛掩着；廊邊石板上坐着一少女——那是他的妹妹。在身邊放着的燭台的燭光中，她低頭默默地坐着，身左蠻長的影子黑漆漆地躺在石階上。對着這幅待行人來歸的畫圖，他心頭的火燄飛起了。他想用一生的力去擁抱了她！在這般月暗星稀，空庭人寂的深夜裏，她幻出種種的幻景吧？寒烟繚繞的道上，行人與飛鳥一般稀少，黎明或垂暮，他在踽踽獨行着吧？青郊上兩條鐵軌，夜空中留着汽管底怪鳴，那燈光明滅的夜車中，他正在疲倦地彷彿堆在那裏地坐着，任夜車馳往無窮的荒原吧？還是一條冷水，萬重荒山之中，他在苦苦寂寂，追尋人生的意義呢？他對着這幅待行人來歸的畫圖，這樣想着，總想她會擡起頭來。他

希望得越切，她頭却愈垂下了。門前的路，此時是仍死般地躺着。

他想用全身擁抱了她時，他又入了另一夢境。他彷彿被人殺死，屍身停在父屍停過的邊房裏。他的屍身僵硬得成塊石頭，面部是青白相間着，腹部凹入很深，指尖也擠滿了血絲；傷口在那裏呢？自己却不知道。他自己只覺得疲倦了，死正來覆蓋着他。但又覺得用了自己的最後的精力而死的。他又覺得遠處是有一個女屍停着，是誰呢？他不能確知。他只覺得他與她都在死了，兩個死屍，正是生的完結，愛的糾紛的完結。他的母親跑入邊房來了，立到他屍身的旁邊，眼光猛烈地看住他的面部；入後，她身體漸漸紅起來，彷彿一朵燃燒的紅雲。她唇兒一張，還未出聲之前，便一粒淚，像一塊燒紅的鐵似的，落下他胸頭：他醒了。

在燭光的遠處，他彷彿明確地看見他的將來。

四

月光斜進房裏來，SP也睡了，我却仍一點沒有睡意，心想今天不睡也吧。離了輪船上岸來，就趁了電車；但電車經過北站，我又想立刻離開上海了，想趁了火車，讓它一直載了我無窮盡地遠去吧。在不知多少年以前，我在瓜籐下，曾做過一個美好的青春的夢；但現今却飛去了，我已只有夢後的淒感了。

——我們此刻是在那裏？

——我們是在瓜地裏，你不見瓜葉靜睡在那裏麼？

——呵！月光也撒上我底衣上呢！月光也撒上我底衣上呢！

——讓月光靜靜地撒上你的衣吧！我們滿身是月光，我們是夜底兒女呢！

這般的情景，有如面前的白燭，墨水瓶一般的明顯，開展在我的眼前時，我被舊日的夢情搖蕩了。我曾抱取了一個少女的愛，但現今是兩人的眼眶中都只有淚。我們從前是夜夜將她的衣袂並着我的衣袂坐在原野，但

現今却那原野，草生又落，草落又生，再沒有我們的踪跡了。當好夢凋殘到如此時，我現今已有夢後的淒感了。妹！在夜的包藏下，我仍在世上掙扎地生存着，我遠遠地祝福了你！

在普陀山海岸上，我思念你思念到不能自己，在那海苦迷糊着的岩石上，我曾用指頭寫了一封給你的信。當那微雨海風吹人的時候，我背上海濤立着，含淚寫了我要和你說而又不能說的話。岩石上是無痕跡，你也不能見到它，但浪花已和淚沾到我的衫上了。

我到山已三天，無時不想到你。在我的思念中，你常是孤寂地坐着。妹！我們恐要孤寂以終生了。

我們覺到了如此的結局，是太悽慘的預期呵！我本想永遠住在H城，不再遷移了，任H城的枯寂的生活，把我們的一切也枯寂下去；但我不能不流蕩，我又渡海來到此地了。我們最後會晤的一次，你說，『我們只有日夜相系念呵！』是的，我是無時無刻不想到你。但我如今想到狂醉瘋號的我，死灰般堆在小室中的我，乘風破浪來此的我，都有你在系念着，我安慰我也痛苦了！我們是不會忘記那瓜藤，也永遠不會相忘的。

我初登岸的那一日，回頭向西南一望，是只見落迦山橫在遠處。想你是在落迦山後迷迷茫茫的空靄下，我不覺對着落迦山，眼眶滿了淚水了。回頭入山來時，我是怎樣躑躅的脚步，你當是想到的。前夜在普濟寺門口，看見自身的影子淡淡的無聊地橫在地上時，我擡頭見了那鎌刀形的上弦月。『再見上弦月時，我們是各處一方了！讓上弦月映了我們兩地的淚眼吧？』妹！這不是你說的話麼？我們當時激熱地擁抱着了，我們的淚水併在一處流了。這也當在你意中。前夜見了上弦月時，我向南呼你的小名了！是的，我們兩地的淚眼是在上弦月下一般映着的。呀！難堪的系念的痛苦呀！……

既不能生而結合，又不能死而結合，却是這般悲泣地分離着。妹！讓烏沉兔升地交代，任不起憂傷的重載，我們終有撒開一切長征的一日；我們如今只有努力載着憂傷吧。我總算有你，你總算有我了！

我下午一時，就跑到此地海邊來，現今已將四點鐘了。來時只是灰淡的天，如今却疎雨來了。此地是普陀

山的東岸，岩石峭立；由岩頭北望，是千步平坦的沙地。浪頭打岸，終日不息。澎湃洶瀉地爬上岩石來，又細細地退去；浪頭再來又再退去。我坐在這宏偉狂熱的海浪前，再不能抑住我自己的悲傷了。我躺在岩上，雙手掩着眼睛，逐幕地想起我們往日的夢來，也想到如今的夢後了。

海濤在不斷地打岸，疎雨斑斑地點上我的衣襟。妹！在那遠方茫茫的雲天下，你長成吧！我在此低微地向天風悲泣，用指頭在岩石上空虛地畫着。我最後一句，是——

『妹，我含淚祝福了你，也含淚祝福了我自己！』

五

『我不答應你的來言了，
給我吻過的嘴唇，詛咒我吧！
我由我自己吻過的嘴唇詛咒而死，——
默着吧，用淚來告辭了！

缺陷是完整的了，
你何必在一個屍身上再求一吻？
寒冰似的我的嘴唇，
此後，此後只願受土的親吻了！』

——離滬日寄妹的詩

時光如水地流過去，我到北京不覺已有四十天了。搬死屍似地由輪船火車運到北京來以後，就整天地關上

房門枯坐，或眼耿耿地靜着躺在床上消送時光。過去的夢，雖仍一片一片地在我眼前開演，但那已不是熱情的了，——什麼東西會感動一個死屍的心呢？在杭州時，不斷地喝酒；酒醉之後，也曾在下城的一條冷巷裏睡過一夜。現在想想，那時眞無聊賴！此地雖滿是燈昏人靜的酒店，但我的心情，再不要求什麼刺激物了。在杭州的某夜，也曾一人發狂似地跑去看那黑沈沈的湖面；黑沈沈的湖面現今雖仍記念着，但想看的心思沒有了。有時熱情在我胸內重蕩着，虔誠的淚又滴了，想到南野，想到一切，向南眺望，彷彿那層積的雲，要引誘我向遠天飛去，——但我也只伸臂向空中，仰遠天嗚嗚悲呼兩聲就能了。波特萊爾曾說，一個人的生活地，彷彿是病人的病床。我的病床，大概快搬到死的旁邊吧？

我一生的致命傷，便是太卑怯。『命運』的圈向我拋來，我便無可奈何地被套着了。我痛恨我自己太缺乏剛毅雄武的氣概；既不能極端地追求着『愛』，又不能隨時隨地毀滅了『愛』；結果是到了今日這般難堪的地位。由彼地轉到此地了，又由此地轉到彼一地，仍舊是這般一個方式的生活。夏日的黃昏，我向西方熱情燃燒似地站立着，眼送燦爛輝煌的太陽要西墜了。既不能向西天追去，又不能挽拉夕陽回來；徘徊於昏黃的暮色中，唱着落日的挽歌，便是我生活的情調呀！

去年九月，在C地再留不住了。幾次夜下的幽會，只是對泣的悲劇的繼續，我決定走了。妹最後的一信說，『我知你不能留了。我們都太「定命論」了，——但命運也不會因爲分離便給我們幸福吧？』這回離開上海，妹由B地來一信，叫我去B地再見一面。我接到信的第一刻，我便決心不應她的來言了。在我們的可悲的生命上再要加上什麼呢？篇首的詩，便是回妹的信。

夜已深了，在油燈之下，我不知畫些什麼。一切都似乎睡了。日裏此地皇宮邊叫得使人凄心的烏鴉，此時也睡了吧？沉沉的窗外，彷彿聽見由天半微風吹下的星語。此外，便只聽見我自己心頭的將死之前的突突的跳動。

妹妹，我不能不這般喊了：

「我們永遠相忘吧！」

（原載雨點集，亞東版）

晚上

潘訓

萬泰店底店堂裏，一到夜來，立刻就坐滿了立滿了村人。他們日間勞動辛苦了，都在此時發散出去。他們互相談笑，合村一切可笑新奇的話頭，剎那就都在他們底嘴邊流動起來。那店是三間屋的店面，裝了一字形的店櫃隔開內外。店櫃底盡西那端，是佔店堂底一個最黑暗最無人注目的地位。高令是按着月來每日規定的時間，夜夜低着頭，來靠那店櫃邊狠命的喝酒。

今夜當然又是如此。

夜梆二更敲過去，高令酒已喝了四斤了。店堂裏坐的人們漸漸稀少下去，只賸着幾個無家可歸的潦鬼，還在那兒默然各自痴坐，但逾時又互相在那裏顧盼。那大肚的萬泰店底老板，可憐兒的假板着面孔向高令說，『不要喝了！累得你又要醉倒在路上吐白沫！』說着順手把他手裏的酒碗奪了過來。高令一句話也不說，只抬頭用凝滯的眼睛，烏珠珠的盯着那老板，待老板說出『我給你掛酒賬』後，他翻身就走了。

他現在是個酒鬼，而且又是個遊棍了。在三年前，他可算是全村一位最勤儉的青年人。自那住在村中央的富翁朱某，把從前租他種的田改給別人後，他自豪的士英雄底本色，就挫折了一半了。那時，他娶了親已五年，已有了一位女兒；他眼見窮餓就逼在眼前，又想不出怎樣去求活路。他呆孤孤的在家中接連坐了三天，後來他決定去試當轎夫了。起初是給和他家相隔不遠的李家擡了一天，後來又擡一位上方岩去進香的大奶奶，到永康走了一遭；以他底力氣和脾氣，是這樣的強大與懇摯，也馬上就給愛坐轎的先生奶奶們中意上了。這樣的

過了一年。

但他是不能久有好的命運，那年底冬天，他就又失業了。說起這事來，是只有怪天公不好，或者怪自己不留心；若怪那坐轎的人不好，在當時，高令底村人的心是不敢如此的。說起眞可令人悲憤切齒：被幸福忘却的人們，是一切被剝奪了，直連自己僅有的心也被人統治了。風雪載塗的一個冬天底黎明，高令想起床來幫助妻子炊早飯，那陳家底用人增祥就來敲門了。他說他家底主人，昨夜起意要到下坦去一回，今晨是叫他來雇轎的。高令聽到如此說，想起今天是如此的天色，到下坦去的路又如此的難行；但也只遲疑一回，立刻就應允他去擡了。猛風茂雪，那天自晨至夜沒有停止。他們回來時，路下積雪深沒了膝。正在那有株老楓樹的狹仄的溪坎上，高令一脚踏空去，轎滑倒了。坐在轎裏的人，也跌出轎外來，滾下在溪灘沿草窩裏，跌傷了一隻脚。高令還在非常的恐懼與絕望裏，忘了自己，一面已到了陳家，他額前三寸許的空中陣陣雨點般來了陳家一家底手指頭鎗了；所有滿堂的陳家人，也都罵詈出一切惡毒的言辭了。

自那件事發生後，再沒有人來叫高令擡轎了。年關既近，家中柴米都還不週，士英雄底本色已磨折盡了的他，被生活戰敗了的他，就只有垂頭放浪起來了。他從前是一滴酒都不喝的，現在也漸漸學起來。無論是，晴天也吧，雨天也吧，他只是吃吃遊遊蕩蕩。他從前那種想成家立業的心，已絲毫沒有存留；想起自己底遭遇，村人們無理的厭棄，自己是這樣的不幸，他就嗒然自喪了。他底妻，是個心靜體弱的女人。她理會得她底丈夫是怎樣的苦悶而難當，她是不能說什麼，只有每天早飯後，眼送他出去；日中日落時，帶着淒涼的臉色望着他回來。一面，却自己勤苦的紡紗，替人家做鞋，洗衣服，換些錢來買米買鹽。有時也勸他少吃酒，少出外去遊蕩，只在家裏坐坐。這樣說時，見丈夫是呆坐着一聲不答，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她也就兀然的止住不再說。靠婦人做活來度日，這是不可能的，未免要借貸些湊湊；失業後月餘，連借貸也就無處可去借貸了，不能不把家用零碎傢伙，逐漸賣去補充每日家用，於是他也漸漸厭起妻女來了。有時無緣無故地把五歲的女兒打

哭；妻來勸勸，連妻也惡狠狠地罵過去。他吃酒，當然是無錢，夜夜去掛賬。過了一個節，沒錢拿去還酒賬，那店就不再賒給他喝了，他於是就換個酒店去喝酒。再過了一個節，那店又因為他不能還酒賬拒絕他了。他想起本村內外兩爿酒店都不再賒酒給他喝，他就去那離本村五里路的溪塘底酒店去喝酒。但這又是不長久的，一個節過去，他又去更遠五里的華村底酒店去吃酒了。在二個月前，是在離本村十五里的金壇的酒店裏喝酒；近一個月來，得了萬泰店老板的允許，再准賒酒給他吃。一面約定。以他現今住的屋，日後抵還他底酒賬。他這樣追尋着酒，是他可憐的無策的心，自知只能這樣無理糊塗的度日了。

今夜他又是喝得大醉了。

離萬泰店三丈遠的冷巷裏，在深夜模糊之下，此時是響着停勻的寂寞的搭搭的鞋聲；繼着，驟然起了似乎有人仆地的聲響，又接着聽到有人是在嘔吐了。嘔吐聲止後，經過長久的沉寂，搭搭的鞋聲又在那冷巷裏響起來。酒醉，跌在冷巷裏，沒人理，一種夜的悲哀漸漸在他酒有幾分醒後的心胸裏潮上來，漸平兩岸了，使他夜深歸家的腳步，逐步較前加急。

到家，推進了虛掩的門，又翻身上了門。從廚下放射出來的一鞭灰茫茫的燈光，正映得門後的磐石上，有片淡晃晃的白光。在燈盞下，正坐着他底妻在那裏做鞋。於是他莫明的憤恨又起了。他立住腳，想起自己一個漢子，靠妻子賺來錢供給衣食的一個漢子，累妻子這樣深夜裏坐着苦作：他更憤恨着。他猝莽的走上前去，用左手盡力將妻底頭髮一把拖來，順勢將妻的頭按在地上，右手握拳接連着盡力的搗下去。那可憐的婦人，不測的受了這種打擊，伊的淚就全般瀉了。伊理會得伊丈夫的內心的莫名的痛苦，於是口中只喊着，『你今夜卻又是醉了！你今夜卻又是醉了！』聲音顫動而又萬分淒涼。

這種基礎築在悲哀上的憤恨，是不能久長的。他搗了八九拳，就放手了，直起腰立着不動。伊呢，仍坐轉矮凳上，伏在膝頭嗚咽的飲泣。他停留了嚴冬底寒雲的臉上，凸出一對烏黑的眼睛來，盯住那婦人的抽搐的背

脊。他青白的兩頰漸漸泛上微紅的暈，顯然他心頭已正起着醒後的痛悔。他漸漸消失去自己，妻的抽搐的背也漸漸在他眼前移過去，妻嗚咽的哭聲也漸漸遠去聽不見了。他底眼仍睜着，但已朦朧了，眼前一切都不見了。過了一霎，他在這迷迷的夢境中，漸漸醒轉來，找得了他自己，想起了他在一刻前所做的事，也同時囘復了他平時的記憶，他於是覺得萬分難過，再沒有勇氣對着妻，聽見妻哭，他離開妻走過中堂來。

時已夜半了，三更的梆聲正隱隱響過去。他眼睛停留在對面高巍的屋角，內心的波濤，却更像夜潮一般，愈更洶湧的掩上，直使他想起且葬身睡眠中去吧。他掀起門帘走進臥室，瞥見在掛起的帳門內，破舊的被頭下，露出他五歲女兒底睡着的頭，微開的一雙美好的小眼，在由天井放進的微白的夜光中看得明白；他如受了暗示，心頭說不出的激盪。他脫去一切衣服，滾進被窩裏去，慌亂地拉了被頭蓋着自己的頭。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宣平。

（原載雨點集，亞東版）

鄉心

潘訓

阿貴今天忽然來看我們。這是出於意外的事。

他是一個青年木匠，住在離我鄉五里路的溪口。他底父親，也是木工。我十二歲的時候，在外祖父家裏過年。元旦閒着無事，外祖父坐着給我講些故事。夕陽快要落山了，他指着那擺在廳堂中央的四方桌說，『這是森友做的，做來已經十幾年了，到現在還沒有脫縫呢。』森友就是他底父親。過了幾年，我父要造座排五的房子，就去請了他父子來。他還有一個弟弟，年紀大約相差二三歲。那時我還和四五個弟妹在老屋樓上讀書。夜裏也要讀三枝香的時間纔去睡。他時常趁着樓上有燈光，來到樓上吵鬧。他那時是戴着黃卵金鑲邊的氈帽；狡猾的面孔，做出泡背頭的怪樣子，時常嚷些不中聽的魯莽的粗糙的話。後來惹起弟妹底討厭來，就央求祥兄把他趕下去。并禁止他不准再到這裏來；甚至於說踏上樓梯一步，我們都要不肯干休。他臨走時，滿面緋紅，還假裝作安常的神態；徐徐走下樓梯。走到梯末底幾級，我們聽得接連響着的他底急促的腳步聲，知道他是不好意思了。我十七歲時，在上陶小學校裏教書，聽說他是在悟正寺修理大殿；并聽說他時常和別人打架。悟正寺離學校不到三里路，我時時散步到那寺裏；但每回東西走了一轉，木匠是有七八個在那裏，他却一次也不曾遇到。不久我離開上陶到杭州來，關於他底消息，就一些不知道了。

我到杭州月餘的一天午後，我正用過了午飯，自己洗了碗，想走過軒間來。正走過那籬笆的盡頭處，却聽得有個杭州人底口氣，喊着我在家鄉通常稱呼的乳名。我當時很覺得驚異，回頭一看，如夢境裏似的，認得是

他了。他來杭州我是沒有知道的。他那天穿了一件舊藍布的夾襖，腰裏圍了一條邊緣破了的布裙；手裏拿了一把作刀，在那兒修理那籬笆。我當時很高興，就快快地走近他那兒去，問他幾時來杭州的，現時住在那裏。他似乎一時說不出，凝着眼微笑地看住我。我們在那籬邊，差不多談了半個鐘頭。我纔曉得他來杭州已經半年多了。他和他底老婆同來的。現在是住在跟近西橋邊的木店裏；他就替那木店裏做個伙計。但他來杭州底原因，老婆又是同來的，這因為不便詳細問他，就沒有曉得底細了。這還是前年秋天的事。後來過冬邊，我到梅花碑去有事，在西街上逢着他，他是提着筠籃買菜。他問我幾時回鄉去，說有信託我帶給他父親。我當時告訴他我歸家的行期，請他送信到我寓所裏來。我們這樣說就分別了。我要動身回家去的前幾天，果然收到他奉他父親的信。因為那天他送信來時，我正出外有事去，他就留下信去了。他這信是不封口的，我隨手抽出信來看看，信上面是這樣寫着：『父親大人膝下：男到杭州快一年。身體安好，勿要掛念。你不要時常寫信來，後來我會歸來。男阿貴敬稟十二月二十二日。』這信後來是祥兄帶去的。我因為臨走時忽然病了，便留在杭州過年。

去年一年，我只逢着阿貴三回。第一回，是在正月裏，我特為走到西橋邊的木店裏，去回話他託我帶信的事體。我那時病已好了多日，就坐在那脚下堆滿了木花的短櫈上，看他一面工作，一面和我談說些故鄉底事情。他幾次想放去墨斗，專來和我談話，幾次都被我阻止了。他說在杭州，是做不得有好吃。杭州房租又貴，這樣大的一間屋，一月要一塊錢的房租。他說時用曲尺在地上畫了一個四方桌樣大的圈子。我因為怕妨礙了他底工夫，坐不到一刻就走了。第二回，是在路上逢着，他問我討幾張舊報紙，沒有說什麼話。第三回，就是我送些舊報紙去，正值他立在門外，口裏銜着紙煙。他接了舊報紙去，我就回來了，也沒有說什麼話。我此後也時常想起他，但也輕烟似的想起，輕煙似的放去，沒有底細去推想他是怎樣。

今年春天，品南也來杭州和我合住在一塊。他是和阿貴同地方，兩家隔了一條溪住着。他到杭州後幾天，一切都安定了，我湊空就向他說起阿貴的事情。他忽然憶起他離家時阿貴底父親向他說的話，就說，『他現在

是住在那兒呢？他父親叫他歸家去哩。』我現在纔曉得事情是這樣的：阿貴父子三個，手藝雖然高妙，但家裏人口多，年成又不好，做做總是不夠吃用，每年要借貸些湊湊。到了前年春天，欠帳就欠到滿項頸了。他想儘管這樣混下去，是不會有寬泰的日子過的。他於是就請了幾位親房來，給阿貴兄弟分家；將債帳每人担負一半。阿貴本是個強項的後生，心想這樣做去，將要終年勞苦，賺幾個錢來充充利息，都不夠了。於是他就打定主意，在一天的早晨，騙說到姑公家中去一去，就帶同老婆一溜煙跑來杭州了。品南又說，『他離家後，半年沒有消息，父母都急煞，到處央人訪問。直到下半年九月間，纔知道他是在杭州。他父親時常寫信來叫他回去，但他總沒有回信。後來過年邊，纔收到仁祥兄帶來的那封信。他底老婆，從小是他母親養大的，他底母親很痛愛她；現在他們還愁她被他賣掉呢。我來時，他父親來和我說，叫我去勸勸，喊他回去。帳呢，一概都由他自己負担。說只要他回去就好了。』我們於是定後天去訪他。

我自去年七八月會着他一次，後來就再沒會面過。幾次走過那西橋邊的木店前，也看不見有他在那兒工作。我們現在去訪他，只有仍舊到那木店去探問。

我們走到那木店門口時，那小伙計就招呼了。因為我去過多次，他有點認識我。『你又來看你那位同鄉麼？他久已不在這裏了。他現在是在這裏走過去，過了官橋隆興當店間壁的一爿木店裏。那兒是一間屋的門面，上手就是一爿新開的茶店。你們走去就可以曉得的。』當他這樣慇懃地指導着的時候，旁邊坐着一位老媽嗎，似乎有些厭惡，幾次口唇顫動，想來插嘴的樣子；那小伙計却一面和我們說着，一面使眼色，止住她。

我們向那小伙計道謝後就出來，依他底話走去。走到了，我反向下面去尋，品南却早早看見他了，他背着身在工作。我們踏進門內走過他的身邊時，他向後一看，纔知道是我們來了。他慌慌放去墨斗，解開作裙，隨意去在作凳的背上；用手撣去黏在身上的木屑，口裏連說，『坐坐罷！坐坐罷！』他走到外面，回來手裏拿着三支紙烟叫我們吸，我們因為從來沒有抽過煙，只得回了他。他又跑進內房去，拿出一盒火柴，自己點了一

支，放在嘴裏。我們問他幾時換到這裏來的，現在住在那裏。他也問品南幾時來的，鄉裏的情形怎樣等等話。他說，『那邊，我已同他們鬧過架兒。去年九月初到這裏來做的。開始離了那木店，是搬住在駱駝橋邊。纔前幾天，又搬到大東門直街去了。』

『你這裏每天多少工錢呢？』品南這樣問。

『工錢是比我們鄉裏多些，吃他底飯每天三角五。但做做也只靠一天供給一天。這裏米一斤要一角二分大洋，柴要兩個銅子一斤。去年我們運氣不好，時常害病，一年雖然做得九十多塊錢，弄得現在還欠了八九塊的帳。』

我們這樣談着，他那支紙烟也快要吸完了，他順手把他丟到街心去。我當時湊空就說道，『品南離家的時候，你底父親和他說，叫你歸家去做，他老人家很掛心你；現在帳已都還掉。還鄉也可找着生意做，他叫你不要遠離開家鄉。你心中以為怎樣？』品南也接着說，『你的老婆，你母親是很疼愛的，你自己也知道的。她現在日夜掛念着，總想她回去看看她。你父親對我說，你如再不回去，他要自己到杭州來尋你。我想你省得他老人家想念，還是回去的好！』他聽我們談到這個問題，就低下頭去，半晌不說話，兩手只徐徐揩着那放在凳上的粗糙的木板。兩次抬起頭來，想說話，眼眶滿含了眼淚；但都苦笑了一笑，又垂下去。後來他氣急的說，『前年初來的時候，東西尋不着生意做，却也想到還是不出來好。現在人地熟識了，也勉強可以支糊得過去。回去一次，路費要十幾塊，現在那裏有餘錢呢？父親叫他不要白費了錢，叫他不要來；後來我自然可以歸去。你們以後逢着他們，儘可這樣對他們說：「他在杭州很好，叫你們不要掛心；後來他自己會歸來的。」你們只要這樣對他們說就好了。』我們再想說幾句，他就攔住道：『我們到外面去耍子去，去耍子去。』我曉得他是不願意談着歸家的事情了。談到這些事情，可以使他心痛。他現在面上已經火紅，手指有些顫動，說話也有些不自然了。我們也就轉了話柄說，『不要去耍子罷。我們今夜沒有事，還是到你家裏去坐坐；晚飯後，你回家

時來叫我們，我們在那裏等你。』

『我屋裏有什麼好坐呢？像豬欄雞籠一樣的哩。待我來叫你們好了，你們一定要去。』我們走出門外來十多步，回頭看看，他正在那裏提轉小襟，想拭眼淚。

那天晚飯後，我們就談論着他底事情，等他來。品南說，『他口裏這樣說，心腸不知怎樣的迴繞了！他在家時，時常和父親阿弟賭氣的；現在這裏住了兩年，覺得比較舒服些。他又是一個帶有好漢氣的後生，總想後來有錢再回去，也可以面上稍爲過得去。現在這樣叫他回去，他死也做不到的。』可是夜一刻一刻的過去了，他終於沒有來。

阿貴那夜沒有來，第二天，我們還談起他好幾回。第三四天，我們還時常想起；後來日子長久了，我們也漠漠然似乎忘記了。他今天突然來尋我們，這是我們想不到的事。他今天是穿了一件絲羅緞的舊夾襖，下身穿了一條深藍的粗布的褲子，褲腳纏了一雙玄色的紮帶。鞋面是有點破了，但已補上一塊小青布，不仔細看，也認不出破痕來。他坐在靠放窗前的椅子上，品南斟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時，他半身立起，說句客氣話。品南問他『今天不做生意麼？』他說有好幾天沒有做了。因爲牙爿跟痛的舊病，近來又發了。有時痛到很利害時，連說話行走都不能，只好安睡在牀裏。他說昨天覺得清爽些，所以今天來叫我們到他家裏去。但他那天爲什麼說了來又不來的緣故，卻沒有說起。

我們纔出門外幾十步路，他就向着一家絡絲的人家走去。當時我心想他就是住在這裏的麼？他走到那門前，卻立着向裏面一個正在絡絲的女人說，『他們要到我們家裏去呢。』我立刻就想起，那女人必定是他底老婆了。品南是認識的，我問他時，他向我點點頭。那女人年紀約二十三四歲，披髮彎彎的覆在額上，看去似乎和善，但又覺得有幾分粗笨。她當時在衣袋裏拿出一串鎖匙來，交給阿貴，阿貴向後招呼了我們一聲，再向東平巷走去。我在路上問她絡絲的事情。他說，『她來到這裏絡絲，纔三四天。每天早晨天一亮，就要吃了早餐

到這裏來，夜深了纔回去。她現在每天也可得一角五分錢的工資，聽說後來可絡得四五角錢一天。但我不願她多辛苦，她身體也很輭弱的，三日兩頭有病。』

我們轉了幾個彎，走入一條小巷裏，他在一個小門前停住了，回首向我們說，『就是這裏。』我們隨了他進去，經過狹隘的一條弄堂，向左手轉彎去，他在那轉角的一間屋前用鎖匙開門了，這裏面住着不止一家，蓬頭亂髮的婦人和汚手垢面的小孩，不時在廂房門口出入。天井是狹長的一條。這邊沒有垃圾和石礫堆着；那邊便滿是破飯甑碎碗片和一堆堆的斷磚殘瓦。那朝東的簷下街沿上，却放着一個人樣高的破櫈，上面放着栽在破竹籃裏的幾籃菊花，現在還正在抽芽，細小的嫩綠的葉片，可使人發出驚異的讚美。

他把門推開，我們就跨進門內。裏面是很狹仄的。靠牆壁沿，放着一個新做的桌。桌上放上酒壺，飯碗和筷子一類的東西。那桌角放着一個髮刷；鉋花也浸在一碗淺水裏，放在旁邊。桌下放着一個長櫈。再那邊就是風生爐，泥竈，鐵箝一類烹飪用的雜具。靠牆邊那屋柱上，掛着一把銅絲鋸。這些東西，表面看去似乎零亂；但卻也都很清潔，放置着有一定疏散的秩序。我們進去時，他用手指着間壁說，『那邊也是這樣大的一間房子，就是我們底臥房。出鄉來，也總如此住住，究竟有什麼好呢？』

『我想你還是回去好！』品南趁機又這樣說。

他面上就立刻微紅起來，頭轉向外面看住天井，低聲顫抖的說，『我現在是不能回去。等我運氣稍為好些，等我積蓄幾個錢起來，再回去看看他們也不遲。但我在家時，父母也太看不起我了！現在他們掛念我，也難怪他們的！我到這裏來已過了兩個年了！』他用手輕輕抹去眼淚。各人底心頭，都深沉的愴涼的纏綿着鄉愁。

那天別了他歸來，已是上燈火的時候，晚飯都預備好放在桌上，可是我們底肚裏，總覺得非常的飽悶，不想再吃什麼東西。戴着黃卵絲鑲邊的氈帽的幾年前的阿貴，在故鄉流着淚的我親愛的母親，荒涼草滿的死父底墓地，低頭縫衣的阿姊，隱約模糊的故鄉底影子，盡活潑地明鮮地湧上在我底回憶裏。品南呢，他也有他的

愁慮。啊！綿綿的鄉心。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杭州。

（原載雨點集，亞東版）

三天勞工底自述

利民

當我十二歲那年底正月，我母親把我叫在她底面前，她眼泡裏含着淚痕，對我說：

『你父親死了以後，就仗着那點積蓄，過了這幾年。現在，……存款一天一天的少下來，我們娘兒倆，再不想個法子，恐怕……就要難……生……活了。……你也……念了二年來的書了，如今只好送你一個地方去學手藝，你且身去口去。我自己還可對付過些日子。不然……但盼你將來，手……藝學……了，……可……自立……了，……還……可以……』

她在這時候，她忍不住了，她那眼泡裏含的眼淚，竟不由她自主的，就自己流出來了。

『是的，娘的話，一點兒也不錯；我也不願念書了，還是去學手藝好，跟表哥哥似的，還可以掙錢，……養活你。將來還作一品大掌柜的呢。』

我這樣一說，我母親不禁又笑了；她那有皺紋的白色的枯乾的老臉，好像比方才說話的時候光亮紅潤了一些。但是，不過一瞬，一會兒的工夫，就又仍舊恢復她的原狀了。

過了正月十五日，我母親又對我說：

『前天你大姑夫來拜年，我已託囑他了；他說：「正好，有一個地方，去年年底本來找個徒弟，現在倒可以去；交情也靠得住。」是一個……做……銅佛的鋪子。我已求他去說了，萬一能收了你去，倒是難得的；不

過你……』

我記得是二十六日的下午，我大姑夫送我上的工；那舖子裏的人，倒也不能說少，除了掌櫃的，就是一位管帳先生的份兒大；另外有三個夥計，一個才學滿了徒的徒弟——現在也算夥計，——一個是比我早來有半年多的徒弟。一共七個人。

那掌櫃的等我大姑夫走了之後，才給我介紹；吩咐我叫那先生爲師伯，叫夥計們爲師叔，叫那徒弟爲師哥，而叫那門裏出身的夥計——就是才學滿了徒的——爲小師叔，——因他是老掌櫃手收的。我都照樣的叫了他們一聲，並都作了一個揖；除去那小師叔之外，倒也都作還我一個揖。不過那先生的揖沒有像別人的到底些罷了。這時候，忽聽那先生說：（對掌櫃的）

『他是念過書的。』

『是嗎！』

掌櫃的用很驚訝的顏色，而又很疑惑的問我：

『是嗎？你念過書嗎？』

『是的，我念過二……年……』

因爲小師叔面上嚴冷的笑，和鼻子裏的哼聲，嚇得我沒能說出底下的一個「多」字來。

「哈！如何？我一看他那作揖的樣式，就知道他必念過書，如何？怎麼樣？』

掌櫃的聽了先生的話，半晌沒言語，一會兒才說：

『玉山也沒說明白，起先只說一個窮戚並沒提到這節；我也糊塗！想着，……既是沒飯吃，管他呢，……吃兩頓飯吧咧！……要知道……念，……那又……咳！……好吧！……你且在我這兒……好好的學着，等過幾

天……再說……』

我心裏很希奇，而又不敢表現在面上，只好低着頭很恭敬的在嗓子裏答應一聲「是。」掌櫃的就走出去咧，——過後才知道他是去鬭牌去。

夥計們有出去的，有洗臉的；管帳的陳先生就叫我在他帳桌前面傍邊兒的一個櫈子上坐下，對我說：

『我一見你，就知道你念過書；怎麼樣？那家人識得那家人，他們都沒念過書，所以不懂……現在還沒出正月呢！天天只作半天的工，下半天沒事，你也沒什麼事，先去沏壺茶去。』

我站起來，剛要去沏茶。

『噯！等等兒，定兒！』

我師哥趕快的由廚房裏跑出來，在帳桌前頭，垂着手兒，低着頭兒，聽陳先生說話：

『你領他去看看廚房，什麼東西在那兒，都告訴告訴他。天天做的事，也對他說說；如今有人幫你做做了，多一個人做些什麼的，你也可以輕省點兒。不過，你比他大，得讓着他點，他是念過書的；聽見了沒有？』

我師哥滿臉上恐怖的笑，連連答應着，就領我上了廚房了。

我在這個時候，才敢舒心靜氣的打量這舖子的位置。原來是勾聯搭的三間房子，前面兩間，作工作室，並交易買賣；靠東邊套出的一間來，是作廚房；西半邊的小院子，雖然不過一丈見方，却還截出一個廁所，可見逼仄了。我就回過頭來，打量這位師哥的人樣。

他比我大着四歲，身體却甚高大，一望而知是一個強壯的少年；可惜他滿臉煤煙和灰泥，竟看不出他的面孔是什麼顏色。他穿着藍布小棉襖，下身是綠布的褲子，幸而混身都充滿了油泥，把布的顏色都變化了，要不然，十六七歲的男人，還穿着綠布褲子，倒是好看了；他穿的雖是白襪子，只是同那青布鞋一樣的灰黃。再

看他的辮子——是前清——倒還淸順的盤在頭上。不過他說話有些不與北京人一樣，有點討厭；而且一張口就有葱蒜的臭氣，撲人鼻孔，尤其惹人厭惡；然而他自不覺得人家厭他，用那很誠懇的眼光釘住了似的對我說：

『事情呢！也沒什麼。你又是高掌櫃的薦來的；那高掌櫃的跟咱們掌櫃的好着呢！你怕什麼！不過天天早點起來，先把鋪蓋捲起來……』

『我還沒有鋪蓋呢！』我說。

『等過了三天，掌櫃的就叫你去做了；現在我先借給你一個褥子，對付着就行了。……把門開開，把夜壺都倒了；咱倆人，你掃地，我燒火，等他們起來。先給他們打臉水，沏上茶，折了鋪，再挂幌子；等他們作活了，我們再問明了師父吃什麼飯，就去買了來做。』

『做飯！我可沒做過，可不知道行不行。』我說。

『你不會做飯！那麼你家裏呢？不吃飯嗎？噫……』

『我們家裏是我娘做飯；不過買東西，我會，我在家裏就是我買，天天下了學就去買東西。』

『我知道！你明兒不要再說上學的話，看掌櫃的聽見了駡你。』

他很關切的，低聲的指示我；我就記憶起方才的情形來了。

『方才掌櫃的樣子，好像不喜歡我念書啊？』

『那是！本來我也念過三個多月的書呢，在家裏，因爲那個，才在本鎭上找不出手藝來。到這兒來，我就沒敢說；要不然……哪，像你……除非同高掌櫃的……他跟咱們掌櫃的眞有交情！』

我在那時候，雖然年紀不大，然而這念書是一樁好事我很聽人說過，所以心裏很奇怪掌櫃的不願我念書，是什麼理由；可是這念書究竟有什麼好處，跟掌櫃的抱的是什麼思想，當時並不了解；而且在那時候，也只覺得他們反對我念書很有道理，而自己念這兩年書確是多餘的。現在迴想當年，彼時的理想根據的是什麼，現在

仍然是莫名其妙。可是此刻再有十來歲的孩子去學手藝，我仍然是反對他念過書，這是什麽心理？眞不明白！

晚上八點鐘上了門了。小師叔吩咐我們搭鋪，拿鋪蓋，一面又問夥計們擲「吊猴兒」來不來。

他們在帳桌上擲骰子。我同定兒搭鋪。鋪蓋是在暗樓上呢。定兒搬個梯子，走了上去往下搬，我在地下一份一份的接，六份鋪蓋——掌柜的在家裏住——都搬完了，我頭上的黑汗，恰如黃豆粒般的，一粒一粒的往下掉，只覺得全身發燥，兩隻眼睛冒金星，而又不敢不強打起精神去替他們鋪疊好了。

因爲鋪子的房屋少而且小，所以不能不同定兒一起睡在廚房裏；第二天六點鐘醒了之後，覺得兩臂酸痛；及至定兒叫我起來，忽然頭上發暈，鼻孔閉塞住，喉嚨裏心裏噁心的有些要嘔。雖是不能不趕快的走下床鋪，可是又不能藏起我心裏的委屈，不表現在面上，定兒見了我這付神氣，很是驚愕，瞪着眼問我：

『怎麽！你不好過嗎？』

『我也不知怎的，好像這屋裏有味兒，聞見牠……』

『有味兒！什麽味兒？我怎麽聽不見（聽者聞也——著者）』

『我昨天一進來的時候，就覺着有一種說不出的氣味；後來到廚房來，更是又臭又腥，直到吃過晚飯，才覺好點；不知怎的，此刻又聞見了。』

『那可眞怪啦！你的鼻子太尖！連掌柜的還聽不見什麽味兒呢！你到說有味兒。你把鋪蓋捲起來吧。我去爖火。』

定兒去爖火了。我只好替他捲鋪蓋，他昨天本來分給我一條他的褥子，起先因那褥子的重量，和上邊積蓄的泥垢，及一種特別的怪味，都使我沒有勇氣用他來遮蓋身體。無奈那不近人情的冷氣，却又凶神似的逼得我不能不用，只好掩了鼻子，遮蓋了下半截；到了後半夜，不知爲什麽，那上半身也就往下去縮，——因爲往上拉褥子沒有往下縮身子省力——一個人在褥子裏縮成一個宋字兒寫法的弓字形，而同時掩鼻子的手，也就拿

了開去。不想今天醒來，兩太陽穴如針刺般的痛，腦門子裏嗡嗡的叫喚，心裏一酸，眼睛裏只要流出淚來；而當時的思想，實不願這眼淚流出來，所以拼着命的去捲那鋪蓋，折鋪板，隨即走入工作室，先看見橫七豎八的幾個床鋪，帳桌上的洋油燈的罩子，被烟薰的非常黑亮的可愛。一個夥計已是醒了，在被窩裏同我點頭，我只好同他笑笑；把床邊各人的夜壺，一個一個都提了出去。

他們大家起身，我同定兒開門；一塊窗板的重量，足使我兩隻眼睛昏黑的什麼也不能看見。定兒見我過於吃力，着實不忍，便叫我去捲鋪蓋折鋪板吧，不必弄這個了。

往暗樓上放鋪蓋，仍然是定兒上梯子去等，叫我拿起往上遞；這一回却差一點把我急哭了。因為拏雖拏得起，舉却舉不高，兩下距離太遠，身子一幌，差點跌倒；本來這樣的費力就着急，而小師叔又催快點放好了去打臉水，因而我頭上的汗越發水一般的往下流。一個夥計大約是看我臉上紅漲的太難看，又加上要洗臉的心急，就走過來幫我往上托，小師叔却歪着頭兒說：

『怎麼！看你這樣子，連一份鋪蓋都拿不動！』

我心裏的羞愧和懼怕都使我不敢答言，幫我忙的夥計却接說：

『本來他才十幾歲，一個念書的孩子，多會兒拏過這個；不能怪……』

陳先生也就對我說：

『就叫他們弄吧！你去做水去……』

我如得了恩赦一般，不等他說完，就趕快的跑到廚房去了。

他們作工了，掌柜的也回來了；他一走進來，我就知道他是不大高興的。可惜！定兒沒我聰明，立時趕過去問他：

『吃什麼？今天，師父！』

只聽「拍」的一聲，掌柜的給了定兒一個嘴巴，跟着罵道：

『你忙什麼！好像幾天沒吃似的！討厭鬼！冲我的運氣！他媽的……』

定兒噘着嘴，跑到廚房去了；掌柜的去摘牆上的「但子」，一邊說：

『眞他媽的喪氣，八班兒牌和了九把，後來續了四班兒，又他媽的逛了兩班兒（註一）你說倒霉不？』

『這倒同我差不多。』小師叔一邊擦着一塊黃銅，面上含着微笑的說：『他媽的！昨兒我也鬧了個一家淨。』

『你們也耍來嗎？誰贏？』掌柜的問。

『陳先生大贏，劉師父也贏，頂我寃！奏了我四吊三！』小師叔說着，還用力擦他的手工。

『來什麼？』

『先是吊猴兒，本來我是贏的，後來一頂牛兒，把我奏了；陳先生一家贏，贏了十幾吊呢！』

『嘔！四哥，該請客了！』掌柜的說着把「但子」遞到我手裏，指着叫我挂在原處。可是他拿「但子」的原意是爲担鞋，却並沒有担就坐下了；陳先生就笑着說：

『今天過節呀！』

『喲！我忘啦！不錯，今天塡倉，這日子眞快！咱們吃什麼？燉肉好不？定兒！』

我這時候，正要去招呼師哥，而他已經出來了，小師叔却扭過頭來說：

『塡倉應該吃餃子！還是吃餃子比燉肉好。』

『餃子也可以，你會買東西不？』

掌柜的問着我，却沒 我回答，就接着說：

『你倆人去買：一斤半肉，七斤半麵；看看還有什麼應該買的，一塊兒買來，今天吃餃子！』

沒有過十一點鐘，他們的飯已經吃完了，等掌櫃的走了之後，小師叔就同陳先生去看戲去了。夥計們上了天橋，剩下我同定兒吃飯。

『你把那一盤子吃了吧。我那兒還有一塊麵呢。不夠，我可以做片兒吃。』定兒說。

『不，你自管吃吧，我吃不下飯去。』

『怎樣？連飯也吃不下去。餃子都不能吃，嫌不好！眞成了哥兒了！我告訴你，出來學手藝，不能跟家裏似的，不能自在，就像這兒，你還算好的呢！像早上遞鋪蓋，他們還幫忙呢！』

『我眞拿不動，那怎麼呢？』

『拿不動！哼！好！你才來了兩天，你是不知道，別人不要緊，小師叔的脾氣，你是不知道，他做起活來，什麼……你看看……看！』

『眞的，我初進門兒，掌櫃的也沒說應該先學什麼活。』

『作活！你眞外行，那就輪到學活了？』

『那麼學什麼呢？難道你不作活嗎？』

『咦，呀呀！我還作活呢？一天鋪床，疊被，挑水，做飯。忙的要死，不要說作，就是他們作，我連瞧都沒工夫去瞧。』

『這樣！我也不能就學了，練些什麼呢？買菜，鋪床，拿夜壺，那還用學嗎！』

『不用學？做飯你會嗎？挑水你會嗎？連鋪蓋都拿不動，還不用學，你人兒不大，倒會講大話呢！』

『不是！你弄錯了！』

『怎麼？那盤子餃子呢！你吃不吃？』

定兒說着，就把那一盤餃子拿過去了，其實我此刻也有要吃點心了，不過方才說過了不吃，此時不好開

口；可是心裏很希望他不吃這一盤，我就可以吃了；不料他竟繼續的吃下去，我是無望了，只好接續着說：

『我說的是學手藝，淨幹那些事不辣活，還學什麼手藝呢？』

定兒三下五除二的把餃子吃完咧，一邊抹着嘴，一邊說：

『那不是辣活嗎！比方你先不會包餃子，後來你就會趕皮兒了；像這樣慢慢的不就會作活了嗎？』

我着急的說：

『不是呀！我說是學手藝，這些事學牠幹嗎？他們總得教給我們什麼手藝呀！』

『那是啊！明天整天的開了工，就有活了；沒事的時候，就可以去拉風箱。』

『拉風箱，也算不了什麼活？』

『你這人眞愛吹……拉風箱算不了活！你要幹嗎？那麼給你一塊銅去到佛爺座子，你會嗎？』

『我自然不會！你會嗎？』

『我要會，又不當徒弟了！連小師叔還不會呢！』

『他也不會！那麼他會什麼？誰會做呢？』

『他就管拿沙布，把作好的銅佛打磨亮了；作銅佛什麼的，都是夥計，要不然，就一個月一兩八錢銀子的工錢了！』

『他——小師叔——不是已經學滿了嗎？拿沙布擦擦，那算什麼？自然……』

『算什麼！都算不了什麼。你去試試……嘻！……』

定兒的樣子是生了氣了，把空盤子歸在一起，端起來就走；聽他嘴裏咕嚕着說：「好大口氣，」就進了廚房咧。我看他這種嘔氣的形景，不由的心裏害了怕趕忙的拿抹布擦桌子，掃地，弄好了就來幫他洗碗；我的意思，很想藉此討好，但能挽回他一點笑容來，就仍可以繼續同他叨教了。然而無望，他一直的嚴肅着那看不出

什麼顏色的臉兒，弄得我也只好靜默着：等到刷了鍋，掃了廚房，火爐上做好水壺，定兒就上了門口，叉着腰一站。我一時沒有主意，可以引動他再來談話，於是也站了一會兒，答訕着問他：

『你喝茶不……』

『喝茶！』定兒猛然的長了調門兒了，嚇得我愣愣的聽他說：

『掌柜的不在家，你敢沏茶！你的份兒倒不小！叫你來當少掌柜的來啦！哼……嘻……』

我見他這聲色俱厲的樣子，不禁心裏又羞又怒，很想痛痛的駁他一下，無奈空自起勁，仍是長不起勇氣來，只好走回屋裏，自生悶氣；可是心裏很研究他那「掌柜的不在家你敢沏茶」的話，這是爲什麼？掌柜的不在家，我們就不能喝茶麼？我看他故作危言的有意欺我，憑他一個鄉下孩子，瞧不得倒會欺負人！我倒留神，看他究竟喝茶不喝茶。

我們兩個人雖是誰也不理誰，可是彼此心裏都好像沒有什麼不說話的理由，彼此意會，不獨我心裏不曾存留剛才的芥蒂，就是他，我也敢斷定，沒有記恨我的心，不過仍是靜默着，各人幹各人的事，把一個工作室收拾的很清楚。天也晚下來了，而定兒也露出一種不可思議的焦急狀態，看他走出走進，好像張望什麼人；他那可憐的愁悶，却一時比一時的發露在面部之上，我因爲他有意同我冷淡，就也不去盤問，可是看他那種侷促的形狀，不免使我心思忐忑，也懷疑着不安。這時候，夥計回來了，一進門就問『晚飯怎麼樣？』

『掌柜的沒回來，他不知道吃什麼，連買還沒買呢。』定兒說。

『掌柜的不在家，就不吃飯嗎？你這孩子，兩天不挨揍，就受不得，我告訴你，你別以爲有了師弟，就不正經幹啦！我告訴你！他是高掌柜的薦來的，你能跟他比嗎？配嗎？』

這位夥計因爲聽了定兒的「連買還沒買呢」的話，生了氣，才教訓他這一番話；誰知定兒不服，看他那臉紅脖粗的，好像受有多大的委屈，挺着腰兒分辯起來：

『我沒說什麼呀！我說掌柜的不在家，我知道吃什麼？那麼你說！吃什麼？我去買。』

說話的夥計不言語了，另外一個，曾經幫我拿鋪蓋的夥計，却開了口。

『你又有理！你這孩子！說你什麼，總是嗇嘴！（註二）回頭非給你告訴不可！你看着！』

『應爲什麼給我告訴？本來我沒說什麼，我也知道餓，不知道吃什麼，怎麼呢，難道我不着急麼？嘻……』

定兒的回答，確是很有理由，起先我很替他不平，面上雖沒什麼表示，可是心裏很不以那夥計爲然；幸而定兒答覆的非常明白，我以爲他可以戰勝了，不料幫我忙的這個夥計忽然加入，我心裏又是可惜，又是忿怒，雖然定兒回答的言語很強硬，很正大，然而一望而知是外強中乾，因他語言雖硬，面上慌張的樣子，已被那「給你告訴」一語給攻擊出來，所以那第三個夥計就趁勢而入：

『算啦！別理他啦。他在理！算啦！我們沒理，不用說啦！你先給我們沏壺茶去，橫豎行啦！』

我先前不是還替定兒抱不平麼？不曉怎的，聽了這夥計「茶」的一句話，立刻把方才的義憤飛散的不知去向，又發現了一個獻勤的心，立即接說道：

『我來去沏。』

還沒有容我邁步呢，定兒已經進了廚房子，同時又有一個停止我舉足的聲音：

『叫他去吧，』是那一進門就問晚飯的夥計很和平的對我說。

『你還小呢！有什麼事讓他去，不必你往前搶；那個孩子懶着呢！你越搶，他越不肯幹啦。』

我聽了這話，不由得就笑了一笑，心裏非常愉快，可惜並沒有表露出來，因爲小師叔他們又進來了。

伺候他們洗完臉，給他們每人面前斟上茶；陳先生喝了一口茶，就拿起旱煙袋，在一個從先裝罐頭餅的鐵盒裏裝煙。我雖明知道他那鐵盒裏原有一匣洋火柴，可是我仍然點着一柱香，給他放在帳桌上；並且偷眼去看

夥計們，覺得他們面上都表示一種贊許我的樣子。陳先生一手揑着煙袋，一手去拏香火，面上含着很慈善的笑容，對大家發言道：

『這孩子，是聰明！』

那三個夥計不約而同異口同聲的說：

『自然！城裏的小孩幹什麼都成……』

『就是拿不動鋪蓋……哈哈……』

『年紀在那兒呢！不能怪他。』

夥計們先回答了小師叔那句插言，就仍掉轉頭來繼續着誇我。

『現在的小孩，不差什麼的；是比早年伶俐，那能都像定兒……』

『眞個的！定兒的飯怎麼樣了？』

小師叔很急迫的問，因爲定兒沒在面前，我就本着他的舊義替他回答：

『還沒作呢。掌櫃的也沒回來。』

『掌櫃的沒回來，咱們就不吃飯嗎？』

小師叔這句話，很使我驚駭，爲什麼同那三個夥計如出一口；而那三個夥計，更是很表同情的同聲道：

『可說呢！』

小師叔看見有人和他表同情，就更進一步的說：

『好！掌櫃的今天要不回來，咱們就餓着；可是我吃過點心了，可是那成了什麼了！定兒這傢伙，你要不揍他！他媽的……他就是這麼吊兒郎當的；天生的賤骨頭嗎？』

他的說話，似乎很嚴厲，而面上的神情又不像十分經意的說話，我竟摸不淸他是歡喜，還是惱着，或者這

就是平常人所說的「得意洋洋」了，也許是的。可是我替定兒担的心事，好像有特別的痛苦，要沒有陳先生說的：

『你也不能竟說他。掌柜的出去，本沒告訴他吃什麼；我們也沒說，他知道吃什麼？』

他這兩句話雖是輕描淡寫，可是我總覺得有千萬斤的力量，因爲我手上的汗，居然隨着這兩句話消滅了。

『那麼，怎麼着呢？知道他——掌柜——回來不。我看我們弄什麼吃吃吧！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要不然，咱們吃炸醬麵好不好？』

自然是全體贊成，而且我心理尤其高興；因爲我在家裏就會做麵條；別樣飯食，我都不會，惟有作麵條頗有拿手。藉此討好，所以我格外高興。

果然，我這做麵條的手藝，博得大家的喝彩；因此之故，陳先生竟叫把留給掌柜的炸醬，撥給我們一點；於是乎定兒也興頭起來。皆因鋪子裏吃炸醬麵，徒弟眞用炸醬來拌麵，確實是破天荒。

定兒吃了有幾次的炸醬麵，今天却是頭一次得着滋味；他心裏那種愉快，及感激我的功勞的意思，雖則都表現在面上，可惜我竟沒有學問，形容不上來，也只好是不說了。

第三天的晚上，掌柜的叫我取行李，並且允許我在家裏住一夜，次日再回鋪子。可是我自回家，就再也沒有去。這沒去的原故，或者是因爲「勞工神聖」這幾句話，還沒有發生在彼時，也未可知。

（註一）逛了兩班者，即兩班未開和也。北京工人賭錢，喜用紙牌，十二把爲一班，每賭，以四班起碼。

（註二）醬嘴者，回嘴也，京語，在下位者對居上者有所分辯，在上者，每斥爲醬嘴。

（原載小說月報十三卷六號）

兩孝子

朴　園

一

『兩位六七十的老人家，正該處處體貼着些，省得教人家給加上不孝的罪名。』這是她很誠懇的時常對她丈夫說的話。

丈夫每次聽了這話，便微微的笑着，似乎很能了解她的好意。

她自己呢，每天晚上，在未睡之先，必定到婆婆屋裏去，等她睡了才回來。有一次她丈夫說：『咱娘那裏橫豎有玉香做伴兒，她是大孩子了，又知道好歹，奶奶睡的安生不安生，她自會照顧的，你跑了一天，身上又不大好。這會子也該歇下了，儘著鬧那些虛套子幹什麼！』

『你看，念了多少年書，這樣正經事都不知道，動不動「鬧虛套子！」我這本不算什麼，難道孔聖人的「昏定晨省」的大道理也都是「虛套子」麼？』她說着笑了。

他也笑了笑說：『得啦！又聖人起來了！你去你的吧！我有事還得出去呢。』

她去了。他隨後也去做他的事。

× × × × ×

一天，他父親覺得悶着怪煩悶，要出去割草。便教他喂着牲口。他却望着他父親的臉微笑着說道：『不怕

累嗎？還有草喂。——不，就我割去。——你嫌煩悶，看些閒書不好麼？』他父親覺得看書還得帶鏡子，又費力，倒不如外頭走走的好；便說：『我又不當眞，隨便弄兩根解悶兒，那有那些累呢？——看書倒不如外頭舒服！』說着從馬棚裏拿了鏈刀掖了繩子，一徑出去。他就喚起牲口來。

他父親正拿了把蒭草，一步一步小聲兒唱着走，忽地聽得有人說：『那不是老正大伯麼？』

『是我！——你鋤地麼？好苗子啊！』

那人接着又沈下臉來說：『張純哥幹什麼？怎麼倒教你老人家幹這個呢？』

那人的伴兒，拄着鋤站在一旁冷笑道：『哼哼！該的麼？』

老正也不管這些，只答着『沒幹什麼，』笑了笑，照常的走去了。但遠遠的還似乎聽他們說：『大家大業的，自己歇着，讓大人繞地割草，也未免……』

『眞是！像西頭劉大先生的有幾個。』

老正囘來了。吃飯的時候，倒多喫了一個饝子。

但是從此，便不免有人說長道短的，背地裏議論他，他妻子也替他聽了許多不好聽的話。並且他母親還教她勸他，說他不該任性兒使攔老頭子。後來他只得對妻說：『那是他老人家願意的。我曾對他說：「你煩悶不會看點閑書嗎？」他只是說：「不如外頭去痛快。」你不見他老人家囘來，又說又笑的，還多喫了一個饝子。——咳！橫豎這又不是壞事，大人樂意就是了，何必拘泥形式呢？』妻雖然也明白他的意思，却總不免替他担憂。

× × × × ×

一天夜裏，他母親害着肚子要喫甜瓜。他和母親說：『熱天害肚，多半是火，喫點去火的東西才好；甜瓜正是大熱，你又有了年紀，當不起亂喫。想喫涼的，倒是「打瓜」好些。買個去吧，好不好？』他母親答應

了，他叫開寶瓜的門子，抱了一個來給她。

× × × × ×

後來他母親的病越重起來，要他請師父去；一屋子探病的人也這樣說。

他給母親說：『還是請個大夫來吧！』他母親便哭着道：『大夫治病治不了命！師父還能下下壇，看是得罪了那一位神靈，好教人家禱告禱告，橫豎放囘這條命就……就好了。……難道你……你就不要……娘了麼？』

『他去了，去請師父去了。娘！你自己別難受，』她給婆婆說了，又催她的丈夫趕緊去。

他去了。一屋子人都說她明白，說他到這時候還不知道孝順。

『請個吧，就怎麼來！大夫來了，還得診脈，開方子，取藥，熬煎，不生把人担誤了麼？』

『可是哩！也不知安的什麼心眼兒！』

她聽了，只是背着婆母掉淚。

他本來打算請一位大夫，再請一位女巫來，便着長工去套兩輛車子。他父親看了說：『都是請誰？』

『一位張大夫，一位劉師父。』

『怎麼今天你也糊塗起來！請師婆子幹什麼？』

『母親的意思。』

『她昏了，你也昏了麼？』於是他父親終於教套了一輛車子，請張大夫去了。

誰知他母親偏不長壽，就此死了。鄰家越說他「不孝順」，「臨死還不聽說」，親戚也有從此不上門的。她想來流淚，也不再勸他。他知道，同不知道一樣；有時還笑，有時也獨自流泪。父親跟前他總是微笑着；有時父親也疑他未免沒有良心。然而他總覺着自己沒有什麼。他父親也終於承認他是個「孝順兒子」，但他却不曾說他的兒子什麼地方是「孝的表現！」

二

人們常說的那位劉文，原和張純同村不同街；又是一個東頭，一個西頭。

他家其先很富，後來依次凋零下來，到如今，人口財產，不過剛抵得他父親小時四分之一。却是一大半是從父親手裏化的，——因爲他的父親是個蕩子，母親好迷信破財。

他對他父母，十分恭敬遜順；除早晨晚上，照例省視外，飯前飯後，乃至於尿壺馬桶，他都顧得到。常常謹謹愼愼，低着頭，微彎着腰，在他父母屋裏站班。有時外頭有事情，必須給父母回明再去，並且一回子來討父母的示，一回子又來報告。他對於父母的命令，奉爲「天經地義」，從來不敢加一些兒違拗。又能「先意承顏」，父母的意思，往往被他先得着。對於「養體」方面，更是講究，日子雖然不如在先，二老的飯食，只有一天好一天，沒有再壞的了，——這都是他享大名的理由呵！

× × × × ×

村西頭原有一座「劉氏宗祠」，因爲劉姓大戶，所以香火永遠不斷。凡是劉姓的人，時常得捐錢在裏邊。祠裏管事人，族人因爲他有功名，又是有名的孝子，所以不管族輩年歲，就公推了劉文。

一次，因爲錢財不足，看看香火要斷，大家要他齊捐去。他就細細把這件事，稟明他父親，請示去不去。他父親一時想起自己的父親在時，何等斥罵他！說：『你不孝順，老天就沒有孝順兒子給你！』如今怎麼樣？我偏不教他孝順你們，斷兩天香火吧！因道：『待些時再說吧！我這兩天怪悶的。不是要生病吧！你在跟前還好，咱們沒事談談天也好！』他便恭恭敬敬的答道：『是！』不言語站過去。

人們見他不出來，知道又是老東西的禁令了，就有三四位聲望素著的老前輩，來和他父親說：「輔臣！你老糊塗了！這是孝順祖宗的事，你爲什麼不着孩子去？』

他看他父親不響，知道不願意說，便道：『我父親的意思，近來有些不舒服，怕生病，不願意教我出去：我說再說吧！』

『這個不由你，你是不拗他的意思的！——可是輔臣！曾子說：「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孩子瞎孝順了你，你偏就不願死去的先人麽？你眞有些老糊塗，老不更事了！還……』

他父親知道拗不過衆人，便終於讓他去了。

他們到祠裏，便工作起來。不過族中窮人家，多不願出錢，所以費事很不小；又因爲每在飯前後，劉文必須給衆人說：『喫飯時候，我是永遠給兩位老人家親自奉飯的，咱們一回子再說吧！』說了，便各自回家去，大家看他那個「孝心」實在可敬，還不住說：『眞眞世上少有，聖人般的「孝順兒子！」』——可是這件事，倒鬧了兩整天纔完，宗祠裏也就兩天沒燒香。

× × × × ×

他父親有一次感冒了點風寒。他請示，看請那一位大夫，他父親還以爲不必，只要尾魚喫。他母親便道：『你教孩子他娘煎魚去，你請劉師父去吧！你爹成天喫酒使瘋，敢是得罪那一位神靈了！』他恭恭敬敬答道：『是！』出來，看他妻支上小鍋，纔趕緊教長工請賈師父，自己却請劉師父去了。

這位劉師父現在才三十多歲。原先是一位「慣奔風月」的有名大腳女，後來也不知怎樣，設上靈仙姑姑的神壇，當起師父來。每年弄些香火供錢，居然好喫好穿起來。賈師父倒說是桃花姑姑的女弟子；給人家看點頭痛腦熱，小孩子的驚風，也有就好了的。——一時到了劉家，就各顯神通。劉師父燒上香，教一家子跪在她前邊，自己合着眼，一回兒手舞足蹈，細聲細氣的說些神話。賈師父把一隻滿了高梁的斗，這三根那四根，亂七八糟的燒上香，也教大家跪下，自拿一杯滚白水，合上眼，舉在頭上，嘴裏念些聽不淸的話語，……一回子取下來，說是「神茶」，着病人先睡一睡，出點汗再喝，管保一時三刻就好。

劉家這一天，因爲有師父，酒天花地的鬧了一天，大家歡喜。

兩位師父臨走，各人要了五吊香火，十吊長壽錢。——在別人家，不過一吊錢就都有了，都知道劉大先生是「孝子」，萬不肯爲老子的事爭這個，況且老太太又是著名「善友」，所以索性多要點，且快活半年去。——嘴裏却說：『錢多功德大。』

他父親睡了一覺，好好出了一身汗，果然好了。大家更得意起來，說兩位師父眞靈。只把那些鄰家們，羨慕得流嘴水，都道：『劉老襄怎的修來！那一輩子，也不知燒了多少高香！』她娘後來又到奶奶廟裏，上一個大供，聽說劉文還跟着她叩的頭，謝的神！

× × × × ×

日子漸漸更寢下來，家裏三個十歲以上的男孩子，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因爲是「書香之家」，不好作別的，說教他們在家跟着爹爹學「孝道」呢！女孩子也只好學點針線，幫着娘做飯，侍奉爺爺奶奶罷了。——但是他自己一說到父母，便說些「非肉不飽」，「非帛不暖」，別等「子欲養而親不在」……等等的話。只是這些孩子們——一則不教出門，工夫專；二則天才也太高了，——學父親學的一個個有出藍之譽。簡直連笑都不笑。

他父母看了，時常悶悶的，——原來人越老越愛見小孩，因爲他們活潑有趣兒。如今一睜眼便是死板板的神氣，不由受了暗示的壓迫，便悶起來。

× × × × ×

他們一天一天這樣過去。他越用心「孝道」，小弟兄們也一天被綁了似的學「孝道」，她和她娘，一天家當使媽使女，鄰家們還一天天在那裏讚美他「孝順。」——有些人教自己的孩子，一事一事模仿劉先生。但他

的父母，總覺着「悶悶的。」……却眼見自己兒子，仍然很孝順哪！

一一・四・二五・于邢台。

（原載小說月報十三卷十一號）

偏枯

王思玷

劉四，……唉，這個苦人兒！他得了半身不遂的病了。……他沒日沒夜的，躺在他的屋子裏，失却了一切舉動的自由，與生活的快樂。

他的屋子，是靠着佛寺的院牆蓋的，大殿的高大的紅山牆，和殿前頂着朵朵如花的嫩芽的大白果樹，作了他的背景。屋子裏的右邊，土炕上，躺着劉四，二子睡在他的腳下，左邊一口小鍋，一個鏊子，牆上帖着灶神碼子，還有亂雜的一些破盆，破罐子，破鋤頭，破鐮刀，新陳幾年的笠笠，蓑衣；愈多愈顯着不值錢。

屋外是用秫稭夾的籬笆院落，右邊支一盤小磨，看樣是用人推的，簷下，——無櫺的窗洞前，——支一個石台，台下砌就一個雞窠，台上一個半截罐子，滿盛着黃土，像以前曾栽過草花，現在又破下一塊來，一任那雨水冲激着黃土，從石台上流到石台下了。

院的左邊，有棵小槐樹，樹底下，近門的一邊，鋪一片破蓆，阿大哄着他小兄弟三兒，在那裏玩耍；他們的母親，靠門搭個架子，在那裏打麥草苫子，手頭極不熟習，臉上含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悲哀。

『我若不趁早給你打個苫子，以後還有誰給你打？』她喃喃的說着。

『不是！』他說：『我是覺你不會。這雖是個不出奇的手藝，擱在不會的人身上，就是個難爲。』

忽然一個燕子飛過了，吱吱啁啁的叫着，把阿大驚覺了。他一邊仰着臉看着，一邊喊：『媽……媽……燕子來了！……財主們又好蓋屋了！……該鋤地了！……收麥的時候也快了！……』

他母親不但不看那個燕子，更極可憐的說：『 孩子，不要再提那一些了！你父親睡在那裏，有誰再去鋤地；再去作泥瓦匠給人家蓋屋；唉，麥與我們也斷緣了！』

『不！』他在屋裏說：『我不時就要好了。我長長夢着在屋上工作，或在地裏割麥呢！唉，我的那張鋤，賣得可惜！要光獨我自己吃，餓死我也是不賣那張鋤的。以後有錢也不易再買那樣的鋤了！唉，這都是因爲我的病呀！這是個什麼病呵！什麼是半身不遂，也就算是周身全死定了。』

這時三兒把阿大的耳朵捨住了。用兩只小手，很命的撕着，鼓起小腮咯咯的笑起來了。阿大疼了，急速的避開。三兒失却了他的玩具，就哭起來了。

劉四在屋裏說：『別教他哭啦！……給他一口吃罷！……』

她還只顧打她的苦子。說 『別哭啦！玩吧！』那個孩子，果然不哭了。又抓住一縷麥稭，再玩起來。

一個催命的判官又來了！她的小二子起來了。他獃着小臉定省一會，一邊用手揉着眼，慢慢的走到他母親的身邊。他母親又犯了愁了，好歹的哄着睡了的，怎麼又起來？又要鬧吃了。那種乾煎餅，他一定還是不願意吃。好的，又那里有？她不由的就懇求似的說：『你那邊給你兄弟玩去吧！一會我燒煎餅湯給你喝， 擱上油鹽；打上偺賣了的白母雞下的蛋；好孩子，去吧！』

小孩子剛起來，是不想着吃的。她却糊塗了，反把一套話提醒了他。他承認了雞蛋是怎樣好吃的了，但是他也不說吃，只哼哼的噎着，使出要哭的樣子來。她沒法，只得把那個蛋拿給他，他才好了。偏偏三兒又看見了，一定也要玩那個蛋。但是他家再沒有第二個蛋了。以前下的，剛下了就賣了，終於把那可憐的白母雞也賣了。這白母雞也可憐她，臨賣的那天，又給她下了這個可憐的蛋 。如今更鬧得可憐了。她無奈，把三兒抱起來，給他一口奶吃，才各自安生玩去。她重新再打她的苦子。

一時，一個小院落都寂靜。她又自己念着：『怎麼和尚也不來呢？』

阿大急促的說：『母親，快別提他了！那人，老大的不好。我昨天見他把他徒弟，按在櫈子上，使板子把臂打得通紅，就要露出血來了！我怪害怕的。』

於是她的頭垂下去了，憂愁，恐懼，而且悲傷；又極力的隱藏着，不願教小孩子看見，只說：『不好嗎？……那個人不好嗎？……不好？……』

她的眼珠，一時全被淚痕包起。她極力自持，想把牠收回去；但是她的鼻涕，又出來了。她無聊的瞅着她打的苦子，苦子老大的又不成樣子。一頭愈打愈寬，繩口也沒結緊密，略一活動，麥稭便紛紛亂墜。她悲忿得變轉了聲音，喊叫出來，『一個苦子都不能打，只好死去了！』她的眼淚，終於止不住泉一般的奔出來。

『不要打啦！』劉四在屋裏說：『離用苦子的時候早呵！那時我也就好啦。我從來沒做過壞事，老天爺一定不能教我終於這樣的。』

『三兒的父親！』她說：『這我是氣忿我自己。唉！多無用呵！這不是你的病累贅你，是我累贅你了！上年三兒那個時候，我足足病倒了三個月。你竟然什麼也沒教牠却乏。借債，人都爭着借給你。因爲你是個有用的人呵！這臨到我身上，竟然就不行了。天老爺呀！還教我睡着吧！』

『不要悲傷了！』他說：『你不是個女人嗎？』

『三兒的父親！』她說：『我上了女人的當了！女人爲什麼不能割麥鋤地？……爲什麼只好造飯縫衣？……

『唉，三兒的父親！你這病要發生在沒有孩子的時候，我給人家製鞋底，縫衣服，也可以供給偺兩個的穿衣吃飯。設使再過幾年，再生下兩個孩子，那可就更不得了了！』

『唉，這也是命定下的。等我好了，也就好了。』他可可憐憐的安慰她：她把手扶在苦子架子上，不再去打了。淚包着的眼睛，看着微黃略帶黑色，顯着稚氣，不大圓滿的二個小面龐。和一個膩嫩的小白脊梁上接着很短的一個小脖兒，胖出一道溝來。啊！這是多麼美啊！愛啊！眼前看看要分離了！這些天真爛熳的小孩子挪

里知道呢？

阿大說：『你不好生給偺兄弟玩，明兒父親再勝了錢來，買了東西，不給你吃。』

二子急促的說：『哥哥，哥哥！……早晚才有賣梨子的？……啊！母親，母親，張奶奶來了！』

她轉過臉去，擦擦眼，果然張奶奶來了。劉四也感慘的抬起他病黃了的臉，但是他的身子，却不服他的使命，不能起來致敬來賓，他無奈何的，喊着：『張嬸子！張嬸子！』他的兩個嘴角，就酸下去了。再不能說了。他的妻子，只怔着眼，看定張奶奶的臉兒，包藏無限的恐懼，無限的憂思，好像有許多吉凶參半的問題，急待張奶奶判斷出來，但是她不敢先問她。

張奶奶看着她的彷彿大小的三個小孩，坐在一塊，像一窠小燕一樣，開口就吁出一口氣來：『唉！兩口兒都不大的年紀，頭高頭低的三個小孩子，誰不說你們好命！……唉！……

『我適才又遇見和尚來。他也說：「怪可憐的。無論怎着，我沒有不應承的。」論起來，也不錯，不過是他的規矩大點。唉……』

『那兩條路，我也都給你串通好了，須得你們自己拿主意。你們想做粗針線呢？就上李太太那里去。帶着三兒也行。錢也不少，每月四百大錢。——可是不能帶吃飯的孩子！你若願意作奶媽？錢可更多啦！每月三吊大錢！我是和孫老爺說的。孫太太還應承我教你帶着二子。他那樣人家，每天吃他兩頓飯，是不要緊的，這樣可倒怪好。阿大，二子，都有了吃飯的地方。你的工錢，也滿可以養活病人——只有一件，這個吃奶的小孩子，是必須離……』

『我的小孩嗎？』

張奶奶開始說的時候，她的一雙眼睛，就丁在她的臉上；以後漸漸有了淚了；以後竟哭起來了。

『不要顧惜我了！你們想法活命去吧！張嬸子！我忘不了你的好處！』劉四哀慘的在屋裏說。

『你們不要急燥！偺慢慢的商議。』張奶奶說。

『不用商議了，張奶奶。』她決斷的說：『一定是得走這條路的！大的一定得去當和尙的！只有這小……』阿大猛然哭起來了！一手扶着小槐樹跳。口裏不住的喊：『母親……母親……俺不願意當和尙呀……俺怕呀……母親……』

劉四在屋裏也哭了。說：『天爺呀！你讓我死了吧！……唉！這是個什麼病呀！……』三兒看着他哥哥哭，也無意識的哭了，只有小二子怔着小眼兒看看這個的臉，看看那個的臉，他彷彿還不大明白似的。

張奶奶說：『阿大別哭了！你母親是說不教你做和尙了！教你和你弟弟，都跟你母親上李太太家吃饅頭去！等你父親好了再回來。我看四哥的臉上，好了老多了，也像快要好了。』

劉四說：『嬸子說的不錯。我從來沒做過壞事，難道教我就這樣子了嗎？』

張奶奶好歹把阿大哄得半信半疑的不哭了。他的母親，只顧站在那里，一個連一個的墜她的眼淚。張奶奶再把三兒抱起來，看着他的小面龐，說：『嫂子，你把這個小可愛的，賞給我吧！——可憐我這沒兒女的老蟲！』那無知覺的小爬蟲。竟挺起身來，伸開一隻小拳頭，擁着張奶奶的老嘴吧，吱吱咯咯的笑起來了。飽滿的小腮上，笑出兩個深渦。無兒女的老媽媽，何曾嚐過這樣的甜蜜，不知不覺的也落下兩點泪來。

這時的太陽，將要沈下去了。大白果樹上，滿含着迷漫的春烟。金日脚從大殿的紅山牆映到小院子裏，像一片血霧。人們的愁慘的面龐，都像浴在血裏。這時外面忽然又有一套脚步聲，想是和尙來了。

（原載小說月報十三卷十一號）

瘟疫

王思玷

一個熱鬧威武的村莊，已經靜肅肅的了；牲畜也不拴在門的兩邊，也沒有一個逐一個的孩子在街上亂闖，連狗，都無精打彩的掛着長臉，小瓦雀也唧唧啁啁的，彷彿有所議論。

闔村的中堅人物，早已都聚集在村頭他們時常議事的大樹底下了。有智謀的當家婦，也都在內，把個白鬍子腴胖身材精明顯露的村長圍在裏面。

村長的臉上好像在不計年以前，便與笑辭別了。又好像有無量的苦水，含在他的嘴裏。兩只眼，幾乎是兩顆星！——幾乎是黑色的水銀！——幾乎要滴下來了！

『噯呀！好歹是個誑信吧！阿彌陀佛！』一個老的村嫗說。

『不，不，不，不，……』村長擺着手並且搖着頭說：『一點也不假呀！董事親自給我說的，連上邊的諭帖都拿給我看了。』

這個當兒，同時發現了無數『嘻』的聲音，用手去摸頭的人已過了半數。

村長又接着說：『董事還吩咐教咱們招待啦！——招待就是照應，——可是咱們誰又敢去招待呢？……啊？……』

他的話音，是一級一級的低下去的，說到這裏，便幾乎聽不出聲了，精明的頭，向前探着，水一般的眼烱烱的直視。

『既然，伯父……村長，照例伯父……』一個懦弱的人說。

『我呀！……唉，我好容易今年七十多了。……』

『咳咳，伯父，你七十多了，難道兵還喫你嗎？』一個倔強的少年說。

『不喫我？』村長極力的探着頭，用極小的聲音——彷彿他所怕的人已在他背後似的——瞪着眼睛說：『你那裏知道！莊東頭劉亡八——就是可意的父親——不是被兵捉了牽馬去，一去沒回頭？李跛子怎麼跛的？……不是長毛捉去運糧台，在冰雪裏把足趾凍掉了？』

『可不是！』一個少年的村婦說，『我父親的那個耳朵，也是那時被兵割去的。』

衆多的『嘻』的聲音，一時又發作了。有許多人很愼重的活動他的兩隻脚，或者輕輕的偸偸的去摸他的耳朶。有的簡直木僵了，也不敢活動脚，也不敢去摸耳朶。彷彿他的脚趾，他的耳朶，已失掉了，只不過還沒得着確實的證明。設使一舉一動便立刻證明了，總以爲他的脚趾，他的耳朶，是必須要掉的了，——卽使這時還在。

許久，許久，……靜默了許久。才有一個人開始說：

『董事吩咐說那天來呢？』

『唉，要是那天又好了！就是今天！——午前！——再一會！所以我連夜的趕回來。』

『董事說得倒很好，也不在這裏住宿，也不在這裏過夜，只等來的時候，招待一頓午飯就完了，可是這頓午飯？……招待這頓午飯？……誰敢……』

『嚇！他們來到，要什麼，給什麼就完了。橫豎他們也是些人！』

『假使他們要命呢？』

『可是他們再要命呢？』

這個倔強的少年，也一聲不響了，全場裏繁星一般的眼睛都灼灼的彼此互視。耳朵，脚趾，不回頭，這些可怕的問題更代着跳舞在他們的心台。

『大哥，你也沒有主意了嗎？怎麼老實說話。』

『唉，我實在也想不起法子來了！』

『唉，原來是刼數到了！』

一個救星來了，是本村的一個屠戶，依舊的挑着燒肉向這大樹底下來叫賣。

他醉了，踉蹌的走着，跟上的傢伙，叮噹的相觸着響，差不多都要掉下來。他一麼走，一麼罵，一直罵到人們的叢中。

『蠢材！懦漢！動不動成羣的聚在樹底下，唧唧咕咕。又是什麼事？……喫塊肉吧！——五百一斤。……怎麼大驚小怪的。……啊……不對我說呀？……好，不對我說，看不起我。』

他一雙泥圓而大的醉眼橫視着衆人，露出白眼球上，一根一根的紅筋。周身上，都厚包着洒霧肉雰，簡直是一個很有力的吐劑。擔子已經放下了，嘴裏還只是說：『不對我說，看不起我。連村長也看不起我……』

『不是看不起你！』村長焦急的說：『因爲給你說也是無益！今天有兵隊要打咱這裏經過！要咱們招待！你敢去招待吧？』

『咦，……我當什麼事！原是兵，……哼，兵。……看兵怎着我！』

『行了，行了，』有主意的大哥說：『咱們把招待他們的東西，都預備在道南客店裏。咱們都上家裏關好門藏了。開店的二哥，也上別人家裏藏了。教殺猪的三哥，在這裏等着。——他不怕。——他們來到要問，就教他說：「閤莊上都害瘟疫，怕傳染了兵士，所以都關着門不敢出來。」或者……』

『好，好！』衆人一齊說，『快着，快着，這樣一定行，就這樣辦！』

『殺猪的老三！』村長也有了主意似的說，『你眞能這樣辦，我們給你二十斤好酒。假使他們喫了你的肉，我們每斤給你一吊錢。』

『行，行，算我的。這有什麼。……喂！我這肉是三十七斤。』

『行，行，就是四十斤！——好算的！快着，搬東西，關門！』

霎時間全莊上都和夜裏一樣了，滿可以說這是莊村的晝寢。在這似夜間非夜間的生活裏面的人們，仍鬧着種種可笑的形態。那些脚趾彷彿已掉，耳朵彷彿已割的怯弱的懦夫，早已竄入鼠穴的深處，不見蹤跡了。他只要有地方把他的眼藏下，教他看不見那些可怕的現像；他便一切都不顧了。他簡直去睡。以爲睡，是最好的。睡着了，一切都不知道。讓兵隊在睡着的時候過去，是再好沒有的了。但是只能合上眼，怎麼也睡不着。略微有點胆氣，及參與這個籌劃的人物，也都被恐怖役使着，教他們上牆，教他們上樹，教他們在院子裏來回的走。一切門縫裏牆隙裏，也都裝置上婦人的眼睛。這簡直是鼠怕貓而竄在穴裏，仍然還要伸出頭來去看貓。

屠戶呢？他獨自一個坐在靜寂無人的樹底下。偌大的身子搖搖擺擺的像一尊神一樣，面向着大道，盼望着兵來。他心裏滿抱着四十吊的希望，和二十斤好酒。得意到極處，便把驕傲的背依在樹上。

但是太陽已經出得很高了，一個兵還沒有來。那些以晝作夜的人們，差不多都偸偸喫了早飯了。仍是一個兵還沒有來。於是一切恐怖離得他們稍遠一點了。門縫牆隙的眼睛也時時移動，不復裝置似的了。牆上樹上的人便有好些說『不來了，』下來打算去開門看。藏頭思睡的人也漸漸的走出屋門來，或者也想上樹去。他們的瘟疫症，簡直好了大半了。以前是沒有人說話的，漸漸也有人說話了，——也有人議論了。已經有人去開那關閉嚴緊的門。後邊跟着的人，正說『不可，不可，』突然的『咔』的一聲迸了來。於是人們又怔了。一聲不響

的，氣也不敢喘了。彷彿一喘氣，兵士便會找到他。老實說，就是一喘氣，耳朵足趾就都算掉完了。但這不是軍號聲，是一隻不明了瘟疫原理的老烏，發出的一個驚異聲音。許久的時候，他們才覺出來，一色的突突的心，才漸漸略定了。然而他們的心裏總以爲『這雖是烏其實不是烏，確實是軍號。不過爲衆人的幸運而化作烏了。這種幸運的作用，是可一不可再的。』於是這才約定下無論兵隊來不來，不黑天是不許開門出去的。

軍號的聲音，終於來到了。大膽的屠伯聽了，也彷彿有點不自然似的。但是他心裏仍是自寬自慰的來回的想：『不妨事，這算什麼。……不妨事，這算什麼。……小事。……縣大老爺怒冲冲的坐在堂上，差役叢林一般的站在兩邊，臉上都滿含嚴酷的寒氣。公案旁勇隊們的槍上的刀，都可以在心的前心裏穿進去，在後心露出尖兒來。拉板子的，早已現成的擺好了打的姿勢。那時我都沒害怕！……的確沒害怕……這算什麼。……』

烏的一聲響得很近了。如同在屠戶的耳上。他高懸而不穩的心如同在千丈以上掉下來；思緒完全跌斷了，很迅速的彷彿喪失了知覺似的轉過臉去看：一羣嚇人的兵隊已經潮水般的來到莊前。兵士的臉都本得高高的，臉皮簡直有幾千厚，誰也不能由他們的臉上，猜出他們現存的思慮。

忽然一齊站住了，一個有鬚的長官，對着他們發出多量的談話，他們一個一個的又都把刺刀上在槍管上。槍的機，彈的丸，都映照着日光，簡直把全空間都鋪滿了光線，網似的把屠戶的醉眼傳嚴；更有那可怕的刀，好像比縣大老爺的刀更長，更大，任何肥胖的胸脯，都可以在後心裏露出尖來。

兵士竟向他看了，長官也向他看了。竟有一個兵士很敏捷的向他走來，——還是手裏持着那樣的槍，槍上裝着那樣的刀，好像有一股冷氣，從槍上刀上發出來，一直撲到他的面上，引起他一切可怕的想像。恐怖的領域，已經擴張到他的心田上。酒意醉態都被這最高問題驅逐乾淨了。他後悔。——他着實的後悔，爲什麼允許他們辦這種危險的事？與這些……相見，實在是凶多吉少的。看他們的臉！看他們的刀！……跑了吧！——他

已經來在面前，並且各個門，又都是關着的，實在也是不中用的了。

「喂……這莊上怎麼沒有人呢？』

『這莊上……這莊上……』

他在這個時候，他的全身是一動不動，他的眼，更是很可研究的。

『不要緊的，你只管照實說，爲什麼你獨自一個人在這裏。』

『我……我……我是別村的人。在這裏做路旁生意的。』

『你說這莊上的人到底怎麼了？』

他這才不得不說了。他大着膽子說：

『這莊上的人都害瘟疫，怕傳染了，……不敢出來。有別莊上替他們預備的東西都在那個客店裏。那客店是沒有過瘟疫的。』

兵士囘去了，報告給官長。官長笑說：

『這那是瘟疫！明明是農人家害怕，不敢出來。眞是可憐極了。大家想想：這個現像，我們作軍人的，要蒙着多大的恥辱。我希望大家格外留心一點，切不可在這恐怖的村莊上生出事來。更有一層：這其中的內幕，有沒有危險，也難以預料，大家萬一有不得已必須出去的時候，不要放下各人的槍械。』

長官發令進店去，兵士整整齊齊的進去了。屠戶想：『這囘我可得跑了。性命不是好玩的。這已經就是很僥倖，切不可再胡鬧了。什麼四十吊錢，什麼二十斤好酒，唉，算了吧！』

但是他們雖然進去了，兩個崗兵立刻安在門上。跑的事，仍然還是辦不到，他僥倖的心，立刻又灰下去，以爲總是完了，——只爲四十吊就完了！他很怕看見那兩個兵士的臉，但是不由人時時要看到他臉上。又每次他看到他們的臉時，他們的四只眼都正當的看在他身上，他又以爲這兩個崗兵完全是爲他而設的。他窘極了，

眼再不敢去看，身子也一動不敢動了，以爲一動，他們就要開槍了。

忽然又有一個兵士，手持着槍，自店裏出來，一直走到他的面前。他以爲這回……這回可眞完了。他全不知道這是一個和善規矩的兵士，只不過把幾個錢放在盤上說：『二十個子的肉。』他這才略微的放下點心來，但終以爲他不是眞買肉的。又不敢不給他切，只好多多的給他切；切了，他自以爲還少，再切；再切了，他仍自以爲還少，再切，兵士的眼向那塊肉上一看，他便拿那塊肉來切。兵士以爲他是聽錯了錢數了，說：『我只買二百大錢的！』他便大着膽子極殷勤的說：『不，總爺，無多少，這肉是不要錢的。』

『啊！怎麼賣肉還有不要錢的？』兵士很驚呀的問着，屠戶却不敢往下再說了。更惹得兵士犯起疑來。以爲這眞是奸詐了。於是他緊緊的握住他手裏的槍，作了預備了，同時他的臉上也變更了顏色。驚心的屠戶，也知覺了，便發起抖來。

『你當眞是個奸細了！』兵士握緊了槍，用眼定住屠戶說。

『我……我……』他只瞪着兩個眼，再也說不出話來。急得簡直要瘋了。他瞪着，瞪着，驟然間出人不意，像一隻狗一樣拚命似的跳入關好了門的牆垣裏面。

他跳到裏面的時候，他自己要發現個什麼狀況，和裏面藏着的人要發現個什麼狀況，是人人都可以想得出來的了。至于買肉的，和崗上的這三個兵士，却都被他驚得呆了，急忙的吹起警笛來，頓時間全村上布滿了持槍的兵士。那個買肉的喘吁吁的呼喊着說：

『我看着不是個好東西！到底不是個好東西！這莊上定然都是藏着匪徒，亂黨，那來的瘟疫！幸而我預備得早，沒讓他反過手來。看看！看看他的筐子裏！定然是有手槍的。』

（原載小說月報十四卷十二號）

幾封用S.署名的信

王思玷

CT先生：

幸未以『不舞之鶴，爲楊公羞；』我竟以書記生轉升排長了。我惟恐辜負先生嘉許的心，到這時才稍微的放下一點來。實在由軍佐升軍政，是一件很希奇的事，我雖未敢自傲，同人們却都詫異極了。

這也不是我一時僥倖，碰上了長官的錯愛；委實有可以轉升的道理。自放一句說，就是我似乎有可用的才能。我雖沒有做過讒說面諛，和無品格的小殷勤的行爲，但份外的心血，的確費盡了不少。凡我的團長沒想到的，或者是忘下了的，和他應該知道而不知道的一切事情，我都用閒話透示給他，教他辦好了事情還不用感謝我的情份。這便是他最得意我的一點。又每逢他作一件事情的時候，我便要沈下心去，替他前後的思慮。總要把這事的步驟，給他思慮個透澈：以待他做得有不順手的時候，我便忠實的告訴他：這事，這樣做去才好。那樣做就不大甚……有時他也許信我的話把事情做好；有時他也許不信我把事情做壞；在這上頭，他也有點佩服我處。更加上我那書記長，是個渾人，常於辦公的時候，不能適合團長的意思。團長有難以說出口來在公事上必須要辦到的事，他也不會去揣想。因他是上官薦來的人，又不能辭掉他，每每惹得我的團長難說難道的只是拍袖子。那時，我便指示給他，這公事應當怎麼個辦法；他却也就明白了，團長也便滿意的笑了！這也是我得力的一件事。計算起來，我在書記處是四個年頭了。這四年間，團長的事，和書記長的事，——簡直就是一團的事，都是思慮在我心裏的。今天我得到這個成績，我實在是受之不愧——也可以想知我得來的不易了！

先生！……我今天承認人生是要奮鬪的了！如果不去種植，向何處去得到收獲呢？你看大江的水，是何等的壁湧呵！如果止步於點滴的泉源，怎能得見海洋的浩大呢？

先生！……我今年是二十六歲了！但不得謂非少年！我不敢自棄。這區區的小軍官，也不過是一個奮鬪的途徑；我，也不敢自滿。我很害怕我們的村莊，終於沒人知道牠的名字。我更害怕我的團長，因我而失了知人之名！

先生！……我目下忙得很。不能向你多敍了。一切親友們，我也是不得逐人函告的，望你轉達我的消息吧！

祝你的健康！

S.上

CT先生：

前信諒已收到。現在我軍要實行戰地開去了。因為前線上有失敗的消息，並風傳敵人已經闖過峽來。現在滿城中都起了異常的恐慌。大約明日，便是我軍開拔赴援的日期了。再三五天，便是我們衝鋒血戰的時候了。這是我脫穎的第一個機會。我要如何慎重呵！

但是一個現象，使我絕不滿意。就是一切兵士們，都極其頹喪。官長們，也缺乏勇敢。他們在說話舉動之間，都表現着這戰事與他們一無關係，總是有不如無的，失望的樣子。難道這些兵士們投軍的目的，只為的六元大洋嗎？據說這些官長們，都是久經戰鬪的人物。看現在的樣子，我簡直不信。更有一個最可惡的。他竟然於今天一同吃飯的時候，說：『這一頓，是發昏飯！下一頓，便是倒頭飯了！』我聽了，幾何要罵出來　如果他不是我的連長，我一定罵出來了！

親愛的先生，再談吧！

S.

CT先生：

我直到我寫信給你的第三天，才落船上駛，因爲一些官長們，都忙着往家裏，或是往別處，送老小和小老婆，竟担誤了兩天的路程；我覺得十分討厭。這或者許是因爲我沒有家，也沒有小老婆的緣故，——如果有時，或者比他們還要討厭，也未可知！

我們船行了四天，便登岸了，這已是離戰場不遠的地方，已有一排一排的敗兵跑囘來，我這才知道他們失敗的原因，是某一營因鬧餉而紛亂，被敵人襲擊了，敵人乘勝進攻，其他的也就退下來了。

據士卒們說：『我們挺着餓肚皮，去碰敵人的熱鋼子，替你爭功勞，加頭銜；你倒陪着小老婆，花天酒地的，鬧閒情，開玩笑；眞個把我們看得太傻了！』

他的營長就說：『我千難萬苦的熬得個營長，是易的嗎？……當營長要仍和當兵一樣，誰還去當營長呢？……可是你們爲什麼不當營長？……』

唉！這兩個說法，那一個是是的呢？……那一個人的眼光，不是只看着自己？……他們全不想一想自己是幹的什麼？像這樣的軍隊，那有不敗的道理！

我今天登岸，攤住在一個近江的村莊上。看來是一個豐富熱鬧的村莊；人却一個不見了。牠溫潤的氣候，和江邊的風景，是很宜人的。我於人靜之後，還親切的聽見江水瀉流，和森林祕吟的聲音。熟識的星與月，又不辭遼遠的，追隨在我的頂上，如同異鄉的故人，引起我一段無名的情感，教我不得不再給你寫信。先生！如果你願囘我的信時；不妨儘量的寫，按我信封上的地址寄來。我的長官，是聲明不扣留人們家鄉的來信的。

近安

S.

CT先生：

S又來和你說話了！我知道這幾天，你一定懷念着我。你一定以爲S現在怎麼樣了呢？……這人現在是還有沒有呢？……謝謝！先生！S是有的！已經經過了一場血戰，並且升作連長了！我知道你聽了一定是很喜歡的，一定以爲我也是很喜歡的，——其實不然了！先生！不然了！

這個升遷，是使我很慚愧，很不安的。我作排長的資本，完全喪盡了！三十七人，只生還了我們五個！就是我那不說好話的連長，也很可憐的坐在我的背上。他的話，是爲他自己寫兆；我很後悔，我不應該極端的厭惡他，並且要實行的罵他。唉，先生！你或許以爲如果不是他死了，我向何處得到這個頭銜吧？……你也要知道，或者還許有好些人，正希望着我再死了，他們再來頂我的頭銜呀！我以爲軍官的頭銜，如同回教寺裏的喪輿，雖然外觀好看，牠却會一個一個的把人們送到墳墓裏去。

我們這次戰爭，雖然得着了完全的勝利，但傷亡的人數，不少於敵軍。就是莊農人，也死得不少。許多房屋，都被礮彈炸去了屋頂。許多樹木，都被砲彈炸去了梢頭。那時我清醒的頭腦，被上帝取了去，直到現在才還給我。我很希望把戰地景況，寫來給你看。可惜我沒有那樣的筆墨。且是戰地的情況，也只有親臨其境的才可領會。斷非筆墨所能形容。你試想一想，我鄉收麥的時候，田野的麥捆子如何的多呀？這次死亡的人，也就是如何的多了！無論是我軍的人，是敵軍的人，或是莊農人，都一樣的在臉上留着一個不可言喻的慘痛，如同用一個慘痛的乾片，逐人拍照在他們的臉上。其中最可怕的景像，就是尸叢中，偶然有一個未死定的，忽而舉起他死人樣的頭來。或者是在一個已不轉動的尸身裏，發出沈重的哼聲。當我的連長，中彈臨危的時候，他只是急促的說：『兄弟！……快脫我的皮襖！兄弟！快脫我的皮襖！』（俗傳死人不穿皮襖，穿了，非數清毛數不得轉生。）及至我蹲下，把皮襖給他脫下來時，鮮紅的血，已點點滴滴的，自卷曲的羊毛上，不住的滾下。如同一張新剝的羊皮！接着他就伏在我身上，兩手抓住我的肩章，已經不能說話了！意思是教我背了他

走。我背起他，潛伏着身子，走了不幾步的工夫，就聽得我軍一陣喊聲。接着就是敵軍，嘟嘟！嘟嘟！響在聽慣了的槍聲夾縫裏的一陣緊急的機關槍聲。我的首先闖上壕溝去的三十六人，便有三十二個倒臥在壕溝的彼岸了。同時我的連長，也在我的背上滾下來，我的帽子也墜落了。唉，原來他也死了！他的兩手，緊緊的握住他抓掉了的我的兩個肩章。絕命的牙齒，狠狠的咬住了我的帽子的後緣。這三十二人的合照，竟把我的頭腦當做牠獨有的裝框。連長臨命的哀鳴，竟把我的耳鼓當做牠獨有的留聲機。更有兩個村婦人，也是使我沒生難忘的。一個死在地下，孩子仍然伏在她的身上，吸食她死去的乳頭。一個把冰冷的孩子抱在懷裏，全不知道他是已死的。先生！你是慈善人，如果親眼看見這些景況，一定要暈倒在地下吧？

但是我很不明白，我這三十二人，是爲着什麼死的？——是不是只爲我爭這連長的頭銜死的？……若說他們是爲國吧？這不是爲國家擴張勢力。爲民吧？那兩個婦人和一切死的村男女們，是不承認的。爲實行自已的主意吧？他們臨陣時，又各具有悲哀的神色。不願戰的話，都說出口來，不過只是迫於命令的威嚴。只有說是爲我爭這頭銜死的，我是絕無話說。實在是因爲我善於逼迫着他們到死地上去，才得到這個頭銜的。如果他們預算着機關槍會把他們的大半擊死，不闖過壕溝去，我軍如何能全數過去，把敵人趕走；我又何從能得到這例外應升遷的驍勇之名呢？固然，士卒殞命，將校升遷，已成通常之習慣；但是我的心，是始終不安的，始終懷抱着慚愧，如同我親手把他們殺死的一樣。又如同他們的靈魂，已從死後覺悟了，這其中的祕密，永遠的向我跟隨着，咀咒着，就是我寫這封信的時候，他們三十二人的慘照，仍是掛在我的面前。連長仍是在我的背上，並且伏在我的耳上說：『兄弟！……快脫我的皮襖！兄弟！快脫我的皮襖！』

S.

CT先生：

我軍這次傷亡的缺額又補上新人了。據司令的意思：是想着把退却的敗兵補進來，免得把他們遣散了，流

爲盜賊。我的團長說：『那些人絕對是不能用了。不如再添招新人。既不知道閃偏，又不會挑剔官長的小錢。只要給他們穿件鮮明的軍服，給他們說幾句熱情的話，他們便會去給我們效死。唉！團長的話是不錯的。這些新人，果然都有那樣的情形。但是我是不是也是在團長眼中和他們一樣的一個新人呢？當團長親自拿出錢來給我買一套連長的制服，親手把指揮刀遞在我手裏的時候，我也是十分感激的呢！

更有一個問題，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團長竟把一個強壯的俘虜留下——也不鎗斃他，也不打他的地界，——給我當了護兵。更可異的，是他們倆的談話。團長說：『我看你這個人，到是個有能幹的人，我很可惜你。你能在我軍中給我報效不能呢？』那人竟很感激的顯出他粗魯的本色來說：『只要團長恩典，有什麼不能呢。那裏是四兩二，這裏是六塊大洋，那裏幹不是幹。還分什麼彼此嗎？』唉，先生！這人的話是個什麼意思呢？……是普通的軍人，都是這樣的理想呢——可是他是一個特別例外的呢？……他說的是拍心的眞話呢——可是一個有心謀報復的間諜呢？……在團長的意思，是想在他身上探知敵情；可是他說呢，——是不說呢？……如果他的話是眞話，普通軍人的理想，都是這樣，那麼，他們的捐軀殞命，只是爲的四兩二錢銀子，或者六塊大洋了！先生！……我不願多說了，請安吧！

S.

再：我近日聽那個人說，我的表兄，現在敵軍充當督連長。（卽營副）並且他——我的表兄——早已知道我在他的敵軍，還知道我是排長。我問那人：『他對於我是個什麼態度呢？』他說：『他常說「你的年紀還小，一定可以得點好事的。」當他開始知道你升排長的時候，他是很喜歡的。』這又是個什麼道理呢？從軍對敵，也和商賈營業一樣嗎？——只要有個地方可以得利，是不存界限，不分派別的？……那麼，他是想着把他的頭送給我，教我去升官請賞呢？還是想着他得到我的頭，他去升官請賞呢？唉！唉！

又及

親愛的先生：

江水仍然是搖搖擺擺的，無所可否的，自敵人的區域裏，轉入我軍的區域裏，太陽照舊的自我軍的區域裏轉入敵人的區域裏，不分彼此，也不變顏色。太陽與江水呀！牠們對於我們的戰爭，懷着什麼意義呢？啊！沒有吧！不獨牠們對於牠沒有意義，就是我們自己也是思索不出意義的。如果一定要我說出意義。我只得說：『官們希望用士卒的頭顱，把自己的地位塡高些。士卒們也希望在把自己的頭顱去塡高長官的地位的時候，也就塡高了自己的地位』了。那麼，我與我的表兄，相處在敵人的地位，也不是希奇的事，也不必憂傷了。因爲我們倆，同是做的買賣。不過他賣的是皮襖，我賣的是扇子。如果夏天戰勝了，便賺了我的扇子，賠了他的皮襖。如果冬天戰勝了，便賺了他的皮襖，賠了我的扇子。我們倆，總有一門贏。倒比兩人同做一樁買賣，不巧就會賠得淨光，強得多呢！那麼，我還有什麼不滿意呢？但是我的心，全不承認這個理解。

我們已經又開過一仗了。我這次臨陣，始終忘不掉我的表兄。每看見兵士舉槍的時候，我便以爲這一槍，一定要中在我的表兄身上。每逢一個彈子，自敵軍飛來，我便以爲這是我的表兄射擊我的。終於我被他射中了，但是我並不怨恨他。也不怨恨一切的敵人。這實在不過是我的時運不正，折傷了一點本錢；與別的獲利的商人，有什麼關係呢？先生！你還記得我新補的護兵——那個俘虜——嗎？我始終是懷疑他的。不過因爲團長要從他身上得到敵人的消息，我不得不用金錢的假意，去轉移他的歡心。不料他竟能於我中彈，衆兵士護我逃走的時候，獨自用一支自來得槍，堵住了敵人的追擊，代替了我的生命。先生！你以爲我要怎樣的惋惜他呵！但是我這回不了！因爲他已得到了他的目的物——四兩二錢銀子，或是六元大洋！

呵！先生！你不得爲我的負傷担心吧？用不着的。只是一點皮傷，如今連瘡疤都沒有了。

S.

親愛的先生：

我與我的表兄相見了——我已經把他打死了！這或者不是我打死的；但是我的心，以爲的確是我打死的！

他似非驟然死去的。他的四週，現出無數的足蹬和指抓的痕跡。他的前半身，都塗滿了有血漬的泥。帽子和手槍，都扔在一邊，我又在血泥中拾得他的名譽獎章。

我揀起那支槍和帽子以後，我才認識出是他。我便把手槍遞給一個趕到的排長，把獎章和帽子給他佩戴上，我的兵士便很喜悅的把他抬起來了。後到的人們，只好一半羨慕，一半嫉妒的說着新連長好運，各自去揀查敵人的尸身上有沒有餘剩的洋錢，和沒打淨的子彈，及丟掉的槍支。

他們抬起他來的時候，他未僵的頭軟軟的向背後垂下去。他的嫩黃而帶着紅血的臉，正對着在後邊跟着他看着他的我的臉，好像要對我有一番陳訴。同時他的帽子墜在地下。我給拾起帽子，就便摸一摸他的頭，並未冰冷。如果我再早到幾分鐘，一定還可以活着相見的。唉，我很想不出那時我們要說些什麼！

我把他安放在一個僻靜地方，用棺材裝好了，預備着教他去親一親故鄉的土壤，和盼望他衣錦榮歸的兒女和妻子，我便去見我的官長去了。

團長和我的營長，以及一些小軍官們，都正站在營門前，各個人的臉上，都帶着一種嚴肅，——尤其是我的營長，臉漲得像一隻靴底，——一隻紅皮的靴底！我上去行過禮，團長便不假詞色的問：『你獲得敵軍的營副嗎？』我回答：『是的，』『有刀沒有呢？』『沒有刀。只有一支自來得手槍，我付給一個排長了。』『一個三營的排長吧？』我的營長，用怒目瞅着我，用鼻音接過去這樣說。實在，這事寃我了。當時我並沒有看一看是那個排長，我便遞給他了。團長接着又問：『你得着敵軍的官長，爲什麼不繳我驗看呢？』那時神助着我！我直捷的說：『因爲他是我的表兄，並且他是已死的了，我因而就把他掩埋了，』團長登時放下臉來——彷彿早已爲我預備下的一樣——說：『好吧！國家一年耗費一大些銀子，專養你掩埋敵人的嗎？你這個人，太

不知自愛了！』團長說完，便轉身進去了。我的營長，也跟他進去了。臨走的時候，又回頭看了我一眼，一聲也沒哼。當時便有許多人埋怨我。有的說：『等團長驗看完了再去殮葬就好了。』有的說：『趁團長驗看的時候，陳明情由，請賜殮葬就好了。』我沒好氣，便向他們說：『他是我們一樣的軍人！他也沒在我們面前壞過名譽；也沒偷過我們的東西！誰忍得把已死的人再賣了呢？』於是人們有的冷笑一笑，有的不則一聲，各自散去了。到底三營的營長還不錯，他從他那個排長那裏把那支槍要回來，再付給我的一個排長，教他用我的名字同我連裏這次所得的槍子，一發繳上去。其實，這個於我又何足輕重呢？

呵！先生；軍營裏是不適於我的生存的了！我現在看着那一些農人，牧豎，小商店的苦老板，——極而言之，就是苦於生活忙的窮人們，都以爲是極有生趣，極幸福的。——因爲他們都是向生路上求生活的。我不久也將要把戰場上的兇氣，帶到你靜室裏來了——如果我能辦到！先生……你怎麼老是不回我信呢？

S.

我的先生：

眞可笑極了！我又預備着升官了。（也許是督連長。）團長仍承認我手格一個敵軍的營副，去給我請功。並且又安慰了我好些動情的話，勸我勉力做一個鐵血的英雄，不要因小不忍敗了大謀。同時報紙上也登出來了，說：『我與敵軍的一個極兇猛的連長，——團長正要升他營長的，抵面搏戰。彼此彈盡，短兵相接。終於把敵軍的連長，立斃腕下。』更有那些新進的小軍官們，彷彿和我特別有親似的，來勸我不要辜負了團長的愛惜，並說團長是很知人的。我很想對他們說：『團長的愛惜，好像村人愛惜他們的豬。是希望牠們肥大了，好賣給屠戶。他的知，也正同他知道那金色鯉魚的身上有胭脂色的嫩肉，可以放在他的大件裏一樣。』

呵，先生！我並不是絕對反對戰爭的人。我也不是不贊成犧牲的人。但是要分淸死在民衆祈禱之下的，才

是犧牲。戰死在肉商的貨店裏的不是犧牲。戰爭是加入戰爭的人們各爲他們自己爭人格，爭主意的。這買賣式的，僱工式的，也算得戰爭嗎？我以爲我們的戰爭，除了多給人民造出些極端的痛苦，俾他們從麻木中早日覺悟過來，是再沒有別的效果可言了。——假使如此，我願剖出我的熱血，爲人民作清醒劑！

呵，先生！我如今明白你沒有回信的情由了。你的信，我當然是得不到的。不獨這個，我聽說各關卡要塞上，還都有拘留逃兵的機關呢。如果我寄給你的信的封皮上，都寫上某人自某某軍營發的，你也許一封收不到吧？唉，先生！我不希望你的回信了！這也就是我最後的一封信了！因爲我們又預備作戰了，這一次……這一次……啊！是萬不能再倖免的了！我已經倖免過了三次，我的同伴，死在我目前的，是何等的多呀！但是我已睹見一線的曙光了，我並不完全失望，我軍中有知識的老人們，已經明白敵人也會和我們一樣，儘可添招新人，去塡平他們的缺額，所以是萬難殺盡的，而可以盼望着和平了。衆人的志願，便是事實的根源。我相信在不遠的日子裏，便要有和平的發現。我更相信和平發現的日子；已是我身死肉腐的日子了！親愛的先生！告別吧！珍重吧！這便是最後的珍重了！

最後的S.

（原載小說月報十五卷八號）

笑的歷史

朱自清

你問我現在爲什麼不愛笑了，我現在怎樣笑得起來呢？

我幼小時候是很會笑的。娘說我很早就會笑了。她說不論有人引逗，無人引逗，我總常要笑的，她祇有我一個女兒，很寵愛我，最歡喜看我笑，她說笑像一朵小白花，開在我的臉上；看了眞是受用。她甚至祇聽了我的格格——的笑聲，也就受用了。她生性怕雷電。但祇要我笑了，她便不怕了。她有時受了爸爸的委屈，氣得哭了。我笑了，她却就罷了。她在擔心着缺柴米的日子，她眞急得要尋死了。但她說看了我的笑，又怎樣忍心死呢？那些時我每笑總必前仰後合的，好一會才得止住。娘說我是有福的孩子，便因爲我笑得容易而且長久。但是，但是爸爸的意見如何呢？你該要問了。他自然不能和母親一樣，然而無能如何，也有些兒和她同好的。不然，她每回和他拌嘴以後，爲什麼總叫我去和他說笑。使他消消氣呢？還有，小五那日在廚房裏花瑯瑯打碎兩隻紅花碗的時候，他忙忙的叫郭媽媽帶我到爸爸面前說笑。他說，「姐在那裏，我就可以不挨罵了。」這又爲什麼呢？那時我家好像嚴寒的冬天，我便像一個太陽。所以雖是十分艱窘，大家還能夠快快活活的過日子。這樣直到十三歲。那年上，娘可憐，死了！郭媽媽却來管家了！我常常想起娘在的時候，暗中難過；便不像往日起勁的笑了。又過了三四年，她們告訴我，姑娘人家要斯文些，笑是沒規矩的。小戶人家的女兒才到處哈哈哈哈的笑呢！我曉得了這番道理，不由的又要小心，因此忍了許多笑，可是忍不住的時候，究竟有的；那時我便仍不免前仰後合的大笑一番。他們說這是改不掉的老毛病了！我初到你家，你們不也說我愛笑麼？那正是

「老毛病」了。

初到你家的時候，滿眼都是生人！便是你，也是個生人！我孤鬼似的，祇有陪房的小王，老王，是我的人。我時時覺得害怕，怕說錯了話，行錯了事。他們也再三教我留意。這顆心總是不安的；那裏還會像在時那樣笑呢？便是有時和她們倆個微笑着，聽見人聲，也就得馬上放下面孔，做出莊重的樣子。——因為這原是偷着笑的。那時眞是氣悶死了；我一個愛說愛笑的人，怎經得住這樣拘束呢？更教我要命的，囘門那一天，我原想家裏去舒散舒散的；那知道他們都將我作客人看待，毫不和我頑笑。我自己到了家裏，也覺得不好意思似的，沒有從前那樣自在！——這都因為你的緣故吧？我想你家裏既都是些生人，我家裏的，也都變了些生人，似乎再沒有和我親熱的！——便更覺是孤鬼了！幸而七八天後，你家人漸漸有些熟了，不必仔細提防了，——不然，直要悶死呢！在家天天要笑的，倒也不覺怎樣快樂。可是這七八天裏不曾大笑一囘，再想從前，便覺十分有滋味！這以後，我漸漸的忍不住了，我的老毛病發作了；你們便常常聽見我的笑了。不上一個月，你家裏，和孫家，張家，都知道我愛笑了；我竟在笑上出了名了。我自己是不覺得，我眞比別人會笑些麼？我的笑眞和別人不同麼？可是你家究竟不是我家，滿了月之後，我的笑就有人很不高興了。第一個便是你！那天大家偶然談起筷子。你問，「在那裏買？」我覺得奇怪，故意反問你：「你說在那裏買？」你想了想，說，「在南貨店裏。」大家都笑了，我更大笑不止！你那時大概很難為情，只板着臉，咕都着嘴不響。好久，才冷冷的向我說，「笑完了吧？」等到了房裏，你却又說，「眞的，我勸你少笑些好不好？有什麼叫你這樣好笑呢？而且笑也何必這樣驚天動地呢？」——這些話你總該還記得；我不冤枉你吧？——這是我第一囘受人的言語；爸爸和娘一口大氣也不曾呵過我的。那時我頗不舒服，但却不願多說什麼；只冷笑了一聲，低低的說，「你管我呢？」說完，我就走出去了。那句話却不知你聽見了沒有？但我到底還是孩子氣，過了一兩日，又常常的笑了。有一囘，却又惱了姨娘；也在大家談話的時候。他大概疑惑我有心笑她，所以狠狠的瞪了我一眼。其實我

的笑是隨便不過的，那裏會用心呢？我只顧笑得快活，那裏知道別人的難爲情呢？我在她瞪眼的時候，心裏眞是悔恨不迭；想起前囘因笑惱了你，今天怎麼又忍不住呢！我立時便收了笑容，癡癡的坐着。大家都詫異說，「怎麼忽然不響了？」我低頭微笑，答不出什麼。過了一會，便趔趔的起來走了。走到房裏，聽見姨娘說，「少奶奶太愛笑，也不大好；教人家說太太沒規矩似的！我們要勸勸她才好。」這自然是對婆婆說的！我聽了，更覺不安了！第二天，婆婆到我房裏閒談，漸漸說起我的笑。他說，「也難怪你，你娘死得早，爸爸又不管事，便讓你沒規沒矩的了。但出了門和在家做姑娘時不同，你得學做人，懂得做人道理，不能再小孩子似的。你在我家，我將你和自己女兒一般看待；所以我特地指點你。——以後要忍住些笑；就是笑，也要文氣些，而且還要看人！你說我的話是麼？」婆婆那時說得很和氣，一點沒有嚴厲的樣子；比你那冷言冷語好得多了。我自然是很感激的。我說，「婆婆說的都是好話。我也曉得的。祗因爲在家笑慣了，所以不容易改。以後自然要留意的。」那幾日裏，用人們也常在廚房裏議論我的笑；這眞教我難爲情的！我想笑原來不是一件好東西！——不，不，小孩子的笑是好的，大人的笑是不好的，但你在客廳裏和你那些朋友常常哈哈哈哈的笑，他們也不會議論你！——曉得了！男人笑是不妨的，女人笑是沒規矩的。我經過兩囘勸戒，不能不提防着了，我的笑便漸漸的少了；他們都說我才有些成人氣了，但我心裏老不明白，女人的笑爲什麼這樣不行呢？

滿月後二十天，那是陰歷正月十二，你動身到北京上學去了。我送你到門口，但并沒有什麼難過。你也很平常的，頭也不囘走了。那天我雖覺有些和往日不同，却也頗輕微的。第二天便照常的快活了。那時公公正在權運局差事上，家裏錢是不缺的；大家都歡歡喜喜的過着。婆婆們因爲我是新娘，待我還算客氣的。雖然也有時勸戒我，有時向我發怒，有時向我冷笑，但總不常有的。我呢，究竟還是孩子，也不長久記着這些事。所以雖沒有在家裏自在，我也算算無憂無慮的過着了。這些日子，我還是常常要笑的，只不像從前那樣前仰後合，那樣長久罷了。他們還是說我愛笑的。但婆婆勸過我兩囘，我到底不曾都改了；他們見慣不驚，也就只好由我

了。所以我的笑說不自由，却也自由的。到暑假時，你回來了，住了五十天。你又走了，這一回的走可不同了。你還記得吧？——那夜裏我哭了一點多鐘，你後來也陪我哭。我們哭得眼睛都紅了；你不是還怕他們笑麼？走的時候，我不敢送你，並且也不敢看你；因為怕忍不住眼淚，更要讓他們笑了！但是到底忍不住！你才走，我便溜到房裏哭了。四弟，五妹都來偷看我，我也顧不得了。自從娘死後，我不曾哭過，因為我是愛笑不愛哭的。在你家裏，這要算第一回了。從那日起，我常覺失掉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心裏老是不安了。我這才嘗着別離的滋味了！你們男人家在外面有三朋四友的說笑，又有許多遊散的地方，想家的心自然漸漸的會淡下去。我們終日在家裏悶着：碰來碰去，是這些人；轉來轉去，是這些地方！沒得打岔兒的，教我怎不想呢？越想便越想了，眞眞有些癡了。這一來我的笑可不容易了。好笑的事情，都覺淡淡的味兒，彷彿酒裏攙了水。——我的笑的興致也是這樣。况且做了一年的媳婦，規矩曉得的多了，漸漸的脫了孩子氣了；我也自然的不像從前愛笑了。這些時候笑是很文氣了。微笑多了，大笑少了。他們都說老毛病居然改掉了。

第二年冬天，公公從差事上交卸了，虧空好幾百元——是五百元吧？湊巧祖婆婆又死了；眞是禍不單行！公公教婆婆和姨娘將金銀首飾都拿出來兌錢去。我看她們委委屈屈的將首飾盒交給公公，心裏好悽慘的！首飾兌了回來，又當了一件狐皮袍，才湊足了虧空的數目，寄到省裏去了。第二天，婆婆便和公公大吵了一回。為何起因，我已忘記；——你記得麼？——只知道實在是為首飾的緣故吧了。那一次吵得眞是利害！我到你家還是第一次看見呢。我覺得害怕，並且覺得這是一個惡兆；因為家裏的光景眞是大不同了！那回喪事是借的錢辦的。在喪事裏，我只哭了兩回；要眞傷心，我才會哭。我不會像她們那樣哼哼兒。我的傷心，一半因為祖婆婆待我好，一半也愁着以後家裏怎樣過日子！我曉得愁，也是從前沒有的；年紀大了，到底不同了。喪事過後，家裏日用，分文沒有；便祇得或當或借的支持着。這也像嚴寒的冬天了。而且你家的人還要嘔氣。只說婆婆那樣嫌着公公，說他只一味浪用，不知攢幾個錢兒！又和姨娘吵鬧，說她祇曉得巴結公公，討他的好！這樣情

形，還能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麼？我也常給他們解勸，但毫沒有用的。這樣過了一年多，我眼看着這亂糟糟的家，一天天的衰敗下去，不由得不時時担心。婆婆發脾氣的時候，又喜歡東拉西扯的牽連着別人。我更加要留意。你又在北京；連一個訴說的人也沒有！我心裏怎樣不鬱鬱的呢？我的心本來是最寬的；到你家後便漸漸的窄了；彷彿有一塊石頭壓着似的。你說北京有甜井，苦井；我從前的心是甜的，後來便是苦的。那些日子，眞沒有什麼叫我笑了，我連微笑也少了。有一天我囘到家裏，爸爸和娘娘（註一）他們說「小招眞可憐！從前那樣愛笑的，現在臉上簡直不大看見笑了！」那時我家人待我的情形也漸漸不同了，這叫我最難過的！——誰想自家人也會勢利呢？我起初還不覺得；等到他們很冷淡了，我才明白。——你看我這個人糊塗不糊塗？——娘娘她們不用說，便是郭媽媽和小五等人，也有些看不起我似的。只除了爸爸一個人！他們都曉得我們家窮了，所以如此。其實我們窮我們的，與他們何干呢！本來家去和他們說說笑笑，還可以散散心的。這一來，我還家去做甚麼呢？這樣又過了半年。這一年半裏，公公雖曾有過兩囘短差事，但賸不了錢，也是無用的。好差事又圖謀不到！家裏便一天虧似一天了！起初人家不知就裏，還願意借錢給我們。後來見公公長久無好差事，家裏連利錢也不能按期付了；大家便都不肯借了；而且都來討利錢，討本錢了。他們來的時候，神氣了不得！你得先聽他的討厭的話，再去用好話敷衍他。敷衍得好的，便怏怏的走了，不好的，便狠狠的發話一場。你那時不在家，我們就成天過這種日子！你想這是人過的日子麼？你想我還有一毫快樂的心思麼？你想我眼淚直向肚裏滾，還有心腸笑麼？好容易到了七月裏，你畢業了，而且在上海有了事了。那時大家歡喜，我更不用說了，——娘娘他們都說我從此可以出頭了！我暗中着實快活了好幾日，不由的笑了好幾囘——我本想忍住的，但是忍不住，祇好讓他們去說吧。這樣的光景，誰知道後來的情形却全然相反呢？

自從公公那囘交卸以後，家裏各人的樣子，便大不同了。——我剛才不是和你說過麼？婆婆已經不像從前客氣。她不知聽了誰的話，總防着我爬到她頭上去。所以常常和我講究做媳婦的規矩，又一心一意的要向我擺

出婆婆的架子。更加家境不好，她成天的沒好心思，便要尋是生非的發脾氣。碰着誰就是誰。我這下輩人，又是外姓人，自然更倒霉了！她那時常要挑剔我！她雖不明明的罵我，但擺着冷臉子給你看，冷言冷語的譏嘲你，又背地裏和用人們議論你，就儘夠你受了！姨娘呢，雖不會和我怎樣，但暗中挑撥着婆婆，也甚是利害！你想，我怎能不鬱鬱的！——只有公公還好，算不曾變了樣子，我剛才不說過那時簡直不大會笑麼？你想，愁都愁不過來，又怎樣會笑呢？況且到了後來，便是要笑，也不敢了，記得有一回，不知誰說了什麼，引得我開口大笑。這其實是偶然又偶然的事。但婆婆卻發話了。她說，「少奶奶眞愛笑！家裏到這地步，怎麼一點不曉得愁呢！怎麼還能這樣嘻嘻哈哈呢！」她的神氣嚴厲極了，叫我害怕，更叫我難堪！——當着衆人面前，受這樣的責備，眞是我生平第一回！我還有甚麼臉面呢！我氣得發抖，祇有回房去暗哭！你想，從此以後，我還敢笑麼？我還去自討沒趣麼！況且家裏又是這個樣子！一直等到你上海有事的時候，我才高興起來，才又笑了幾回。但是後來更不敢笑了！爲什麼呢？你有了事以後，雖統共只拿了七十塊錢一月，他們卻指望你很大。他們恨不得你將這七十塊錢全給家裏！你自然不能夠。你雖然曾寄給他們一半的錢，他們那裏會滿意！况你的寄錢，又沒有定期；家裏等著用，又是焦急！婆婆便只向我囉唆，說你怎樣不懂事，怎樣不顧家，怎樣只管自己用。她又說，「『養兒防老，積穀防飢。』他想不問嗎，怎能夠哩！」她說這些話，雖不曾怪我，但她既不高興你，自然更不高興我了！從前她對我雖然也存着心眼兒，但卻不恨我，所以還容易相處。現在她似乎漸漸的有些恨我了！這全是因爲你！她恨我，更要挑剔我了。我就更難了！家裏是這樣艱窘，你又終年在外面，婆婆又有心和我作對。這眞眞逼死我了！那知後來還要不行！前年暑假，你回來了，身邊只賸兩個角子。婆婆第一個不高興。她不是儘着問你錢到那裏去了麼？你在家三天，她便嘮叨了三天。你本來不響的，後來大約忍不住了，也說了幾句。她卻和你大吵！第二天，你賭氣走了。——我何嘗不勸你；但怎麼勸得住呢？午飯的時候，他們才問起你。我只好直說。婆婆聽了，立刻變臉大罵，又硬說是我挑唆你的！她飯不喫了，跳到廚

房裏向用人們數說。接着又和左右鄰舍說了一囘。晚上公公囘來，她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她說，「這總是少奶奶的鬼！我們家眞晦氣，媳婦也娶不到一個好的！自從她進門，你就不曾有過好差事，家境是一天壞似一天！現在又給大金出主意，想教他不寄錢囘家；又挑唆他和我吵，使你們一家不和！眞眞八敗命！」——她在對面房裏，故意的高聲說，教我聽得淸楚。——後來公公接着道，「不寄錢？——哼！他敢！讓我寫信問他去。我不能給他白養活女人，孩子！——現在才曉得，少奶奶眞不是東西！」……以後聲音漸低，我也再不能聽下去了！那天我不曾吃飯。我又是害怕，又是寒心！我和他們彷彿是敵國了，但是我只有一個人！知道他們怎樣來來呢？我在牀上哭了半夜，祇恨自己命苦！從第二天起，我處處提防着。果然第四天的下午，公公便指着一件不相干的事，向我大發脾氣。他罵我：「不要發昏！」這是四年來不曾有過的！他的罵比婆婆那囘更是兇惡。但是我，除了忍受，有什麼法子？我那晚又哭到半夜。現在是哭比笑多了。世間婆婆罵媳婦是常事；公公罵，却是你家特別的！你看你家的媳婦可是人做的！從那囘起，我竟變了罪人！婆婆的明譏暗諷，不用說了。姨娘看見公公不高興我，本來只是暗中弄送我的，現在却明明的來挑撥我了！四弟，五妹也常說我的壞話了！婆婆和姨娘向我發話的時候，他們也要幫襯幾句了！用人們也呼喚不靈了！總之，「牆倒衆人推」了。那時候，他們的眼睛都看着我，他們的耳朵都聽着我，誰都要在我身上找出些錯處，嘲弄一番。你想我怎樣當得住呢？我的臉色，話語，舉動，幾乎都不中他們的意，幾乎都要受他們的挑剔。——眞成了「眼中釘」了！我成日躲在房裏，不敢出來。出來時也不敢多說，不敢多動，只如泥塑木雕的一般！這時那裏還想到笑？笑早已到爪哇國裏去了，連影子也不見了！本來到我家裏住住，也可暫避一時。湊巧那年春天，爸爸過生日。郭媽媽要穿紅裙，和他大鬧。我幫着爸爸，罵了她一頓。她從此恨我切骨！本就不甚看得起我；這一來，索性不理睬我了！我因此也就不能常囘去了！到這時候，更不願囘去仰面求她，給她恥笑了！我眞是走頭無路。要不是爲了你和孩子，我早已死了。那時我差不多每夜要哭，彷彿從前要笑一樣。思前想後，十分難過，覺得那樣的活着，還

是死了的好。等到後來你來信答應照常寄錢。這才稍微好些。但也祇是「稍微」好些罷了，和從前總不相同了！直到現在，都是如此。

自從大前年生了狗兒，去年又生了玉兒。這兩個孩子可也眞累壞了我！你看我初到你家時是怎樣壯的，現在怎麼樣了？人也老了，身子瘦得像一隻螳螂——盡是皮包着骨頭！多勞碌了，就會頭暈眼花；那裏還像二十幾歲的人？這一半也因爲心境不好，一半也實在是給孩子們磨折的！我從前身體雖然不好，那裏像現在呢？我自己很曉得，我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將來一定活不長的！——你不信麼？以後總會看見的。說起來我的命只怕眞不好！不然，公公在榷運局老不交卸，家裏總可以雇兩個奶娘。我又何致吃這樣的辛苦呢？呀！領孩子的辛苦，眞是你們想不到的！我又比別人格外辛苦，所以更傷人！記得狗兒生的時候，我沒有滿月，就起來幫他們做事；一面還要領孩子。才生的孩子，最難照管。穿衣服怕拆了胳膊，蓋被又怕搗死了他。我是第一胎，更得提心弔膽的。那時日裏夜裏，總是懸懸不安！吃飯是匆匆的，睡覺也只管驚醒！婆婆們雖也歡喜狗兒，但却不大能領他。一天到晚，孩子總是在我手裏的多！還得給家裏做事，所以便很累了。那時我這個人六神無主，失張失智的。沒有從前喞溜，也沒有從前勤快了。婆婆常常向我嘮叨，說我沒規矩，一半也因爲此。等到孩子大起來了，哭呀，吵呀，總是有的。你們却又討厭了，說孩子不乖巧，又說我太寵他了！你還要打他。我攔住了，你便向我生氣。其實這一點大的孩子，曉得什麼？怎忍心怪他，打他！但你在家的時候，既然常爲了孩子和我囉唆；婆婆後來和我吵，也常常借了孩子起因。我眞氣極了，孩子不是我一個人私生的！怎麼你也怪我，他也怪我呢？我眞倒霉，一面要代你受氣，一面又要代孩子受氣！整整三個年頭，我不曾吃過一餐好飯，睡過一夜好覺，到底爲了什麼呢？狗兒的罪，還沒有受完，又來了玉兒！你又老是這個光景，不能帶我們出去。我今生今世是莫想抬頭的了！——唉，我這幾年興致眞過完了！我也不愛乾淨了，我也不想穿戴了，我也不想出去逛了。總日在家裏悶着；悶慣了，倒也罷了。我爲了兩個孩子，時時覺着有千斤的重擔子在我身上。又加上

你家裏人，都將我看作仇人。我彷彿上了手銬脚鐐，被囚在一間牢獄裏！你想我還能高興麼？我這樣冷冰冰的，眞還要死哩！你在家時還好，你不在家時，我寂寞透了！只好逗着孩子們笑着頑兒，但心思總是不能舒舒貼貼的。我此刻哭是哭不出，笑可也不會笑了；你教我笑，也笑不來了。而且看見別人笑，聽到別人笑，心中說不出的不願意。便是有時敷衍人，勉強笑笑，也只覺得苦，覺得很費力！我眞是有些反常哩！

好人，好人，幾時讓我再能像「娘在時」那樣隨隨便便，痛痛快快的笑一回呢？

一九二三，四，二八，作完。

（原載小說月報十四卷六號）

（註一）嬭嬭：姑母之稱。

別

朱自清

他長久沒有想到伊和八兒了；倘使想到累人的他們，怕只招些煩厭罷。

這一天，他母親寄信給他，說家裏光景不好已叫人送伊和八兒來了。他吃了一驚，想，「可麻煩哩！」但這是不可免的；他只得等着。一直幾天，他們沒來，他不由有些焦躁——不屑的焦躁；那藏在煩厭中的期待底情開始搖撼他柔弱的心了。

晚上他接着伊父親信片，說他們明天準來。可是颳了一夜底北風，接着便是紛紛的大雪。他朝起從樓上外望迷迷茫茫的，像一張潔白的絨氈兒將大地裹着；大地怕寒便整個兒縮在氈裏去了。天空靜蕩蕩的，不見一隻鳥兒，只有整千整萬的雪花，鵝毛片似的「白戰着。」他默默地看，心裏盤算，「只怕又來不成了哩！該詛咒的雪，你早不好落，遲不好落，偏選在今天落；不是故意欺負我，不給我做美麼？——但是信上說來，他們必曉得我在車站接，會教我白跑麼？——我若不去，豈不叫他們失望？……」

午飯後雪落得愈緊：他匆匆乘車上車站去。在沒遮攔的月臺上，足足吃夠一點多鐘底風，火車纔來了。客人們紛紛地上下，小工們忙忙地搬運；一種低緩而嘈雜的聲浪在稠密的空氣中浮沈着。他立在月臺上，目不轉睛地看着每個走過他面前的人。走過的都走過了，那裏有伊和八兒底影兒？——連有些像的也無。他不信，走到月臺那頭去看，又到出口去看確是沒有——他想他們一定搭下一班車來了。

一切都如前了，他——祇有他——只在月臺上徘徊，警察走過，釘了他一眼，他卻不理會。車來時，他照

樣熱心地去看每個下車的搭客。但他的努力顯然又落了空。

×　×　×　×　×

晚上最後一班車來了，他們終於沒有來。他可惱了；沒精打彩地衝寒冒雪而回——一路上想，「再不接他們了，也別望他們了！」但到了屋裏，便自回心轉意：「這麼大的雪，也難怪他們；……得知幾時晴哩？雪住了便可來了罷？落得小些也可動身了罷？」

×　×　×　×　×

兩天匆匆過去；雪是一直沒有止，那晚上自在房裏坐，僕人走來說，有人送了一個女人和孩子來了。他詫異地聽着；這於他確是意外——窗外的雪還在落呵。他下樓和他們相見，伊推着八兒說，「看——誰來了？」八兒回頭道，「唔……爸爸。」他沒有說話，只低低叫聲，「跟我來罷。」

他們到樓上，安頓了東西，伊說前天大雪，伊父親怕八兒凍着，所以沒有來；他教等天晴再走罷。但伊看了兩天，天是一時不會晴的了，老等着，誰耐煩？所以決然動身。他聽了，不開口。他們暫默了一會。那時他的朋友們都已曉得他的喜事，——他住的一所房子原是公寓之類；樓上有好幾個朋友們同住——鬧着來看伊。他逐一介紹了，伊微低着頭向他們鞠躬，他們坐了一會，彼此談着，問了伊些話。伊只用簡單的句子低低地，緩緩地答復。他想，伊大約怕「驀生」的，這時他忽然感着一種隱藏的不安？那不安底情，原從他母親信裏措來，可是他到現在纔明白地感覺到了。——其實那時的屋裏所有的於誰都是「驀生」的；誰底生命流裏不曾被丟了瓦礫，掀起不安底波浪呢？但丟給他倆的大些，波動自然也有力些；所以便分外感着了，於是他們坐坐無聊，都告辭了。他倆顯然覺得有些異樣…這個異樣，教他倆不能即時聯合　他們不曾說話，電燈底光確和往日不同，光裏一切，自然也都變化。在他倆眼裏，包圍着他們的，都是偶力底漩渦：坐的椅子，面前的桌子，桌上的墨水瓶，瓶裏墨水底每一滴，像都由那些漩渦支持着；漩渦呢，自然是不安和歡樂底交流了。

電燈滅了，一切都寂靜，他們也自睡下。漸漸有些唧唧噥噥底聲音，……半夜底話終於將那不安「消毒」了；歡樂瀰漫着他倆間：他倆便這般聯合了，和他們最近的分別的一秒時一樣。

第二天，他們雇定一個女僕。第三天清早便打發那送的人回去。簡陋而甜蜜的家，這樣在那鬆鋪着的沙上築起來了。他照常教他的書。伊願意給他燒飯；伊不歡喜喫公寓裏的飯，也不歡喜他喫；他倆商量底結果，只有由伊自己在房裏燒了。但伊並未做慣這事，孩子又只磨着伊；新地方市場底情形，伊也不熟悉。所以幾天過後，便自懊惱着；但為他的緣故，終於耐着心，習慣自然了。他有時也嫌房裏充滿廚竈的空氣，又不耐聽孩子纏賴的聲音，教他不能讀書；便着了急，只繞着桌子打旋。但走過幾轉，看看正在工作的伊，也只好歎口氣，諒解伊了。有時他倆卻也會因這些事反目；可是照例不能堅持。不是伊，便是他，忍不住先道歉了，那一個就也笑笑。他倆這樣愛着過活，——雖不十分自然——轉眼已是一年些了。

但是有一件可厭的，而不可避的事；伊一個月後便生產。他倆從不曾仔細想過這個，現在卻都愁着。公寓不用說是不便的。他母親信上說，「可以入醫院，有我來照料；」父親卻寧願伊和八兒回家。他曉得母親是愛遊逛，愛買東西的，來去又要人送——所費必不得少；倘伊家也有人來監產，——一定會有的——那可怎麼辦呢？非百元不可了！其實家裏若能來一女僕，和八兒親熱的，領領他，伊便也可安然到醫院去。但他怎好和母親說，不要伊來呢？又怎好禁止岳家底人呢？他不得不想到怎樣急切地湊着一百元了？可以想到的都已想到；最後——最後了，他的心只能戰戰地答道：「否！」——於是一切都完了；他鄭重地告訴伊：「現在只有回去了！」為一百元底緣故，他倆不得不暫時賤賣那愛底生活了。

伊忽然一噤，像被鍼刺了那裏，掩着面坐下哭了。八兒正在玩耍，回頭看見，忙跑近伊，搖着伊膝頭，懇求似地望着伊說，「娘，不淌眼淚！」伊毫不理會；孩子臉一苦，哭嚷道：「看不見娘，看不見娘了！」——他呢，卻懵騰騰的，只想搜出些有力的話安慰伊；話可是將說那一句好？便默默地看在伊的手搗着的，和八兒淚洗着

的臉上；半晌，纔囁嚅着掙出三個字道：「別哭罷！」以下可再說不上來了！正寗着，恰好想一件事；就撇開了伊們，尋出紙筆，寫信給家裏，叫那回送伊來的再來接伊去。寫好，走出交女僕去發。伊早住了哭癡癡地想；八兒倚着伊不作聲。他悄走近前，拍伊肩頭一下。伊大喫一嚇；看了看是他，微笑說，「剛纔眞無謂哩！」

第三晚上，孩子睡下了，接的人走進房裏，伊像觸着閃電似的，一縷酸意立時淪浹了周身底纖維；伊的眼眨，撐不住要哭了。伊趕快別過臉去，竭力忍住，小聲兒抽咽着；半晌，纔好了。他問那人底話，伊只仔仔細細端詳着。那人喉底一發聲，頭底一轉動，都能增加伊思想底力量，教伊能夠明明白白記起一直以前的事：婆婆怎樣慫恿伊走；伊怎樣忙着整裝，怎樣由那人伴上輪船，火車，八兒怎樣會淘氣；伊怎樣見着父親，最後——怎樣見了他。……伊尋着已失的鎖鑰，打開塵封着的記憶底箱，滿眼都流着快樂呵！伊的確忘記了現在，直到他問完話，那人走出去了。於是伊凝一凝神，回復了伊現在的伊；現在使拶着伊的淚囊伊可再禁不住，祇好聽他橫流了！他也只躺在牀上；不敢起來，全不能安慰伊，等到曉得伊確已不哭了，纔拿了那半溼的手帕，走過去給伊揩剩在臉上的淚；又悄悄地說，「後天走罷；明天街上買點東西帶着。……」伊歎口氣，含着淚微微地點頭，那時接的人已經鼾睡；他倆也祇有睡下。

第二天他倆有說有笑的，和平常一樣；但他要伊同出去時，伊卻回說，「心裏不好，不去了。」他晚上回來，伊早將行李整好；孩子也已睡了。伊教他看了行李。指點着和他說：「你的東西，我也給你收拾了。皮袍在大箱裏；天氣熱起來，也可叫聽差拿去曬曬，別讓他霉了——霉了就可惜了。小衫褲和襪子，帕兒，都在小提箱裏。剪刀，線板，也放在裏面。那邊抽屜裏還賸下些豬油和鹽；我給你買了十個雞蛋，放在這罐裏。你餓時自在煤油爐上燉燉喫罷。今天飯菜吃不了，也拿來放在抽屜裏；你明天好獨自吃兩餐安穩飯，——孩子在這裏，到底吵着你——後天再和他們一桌喫不遲。」……伊聲音有些岔了，他也聽得呆了，覺不知身子在那裏。他的淚不和他商議，熱滾滾直滴下來了。他趕緊趁伊不見，掏出帕兒揩乾。伊可也再說不出甚麼：只坐在

一旁出神。他叫送的人進來，將伊的帳子卸下。鋪蓋捲了——便省得明早忙了。於是伊僅剩的安慰從伊心裏榨出，伊覺兩手都空着了。四面光景逼迫着伊，叫伊拿甚麼抵禦呢？伊只得由自己躺下，被蒙在伊流淚如水的臉上。那時他眼見伊睡了一年多的牀漸漸異樣了，只微微微微地噓氣，像要將他血裏所有愁底種子藉着肺力一粒粒地呼出一般。牀是空了，他忽然詫異地看着；一年前空着的牀，為甚支了帳子，放了鋪蓋呢？支了，放了，又為甚卸了，捲了呢？這確有些奇怪，他躊躇了一會：——忽然想起來了，「伊呢？」伊已是淚人兒了，他可怎麼辦呢？他親親切切地安慰伊些話，但是毫不着力，而且不自然；他終於徬徨無措嗚嗚咽咽哭了。伊卻又給他揩淚帶着鼻音說，「我心裏像被凌遲一般！」一會，又抽咽着說，「我走後，你別傷心！晚上早些睡，躺下總得自己將被蓋上——着了涼誰問你呢？」……他一面拭淚，一面聽着：可是不甚明白伊的意思，只覺他的心絃和伊的聲帶合奏着不可辨認的微妙的悲調，神經也便律動着罷了。那時睡神可憐他們，漸漸誘他們入夢。但伊這瞬間的心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被誘惑的東西之一，所以伊不久便又從夢中哭醒；他也驚覺。大黑暗間微睜着惶悚的兩眼，告訴朝陽便將到來了。

他們躺了一會，起來．孩子也醒了；天光已是大亮。他叫起那接的人。大家胡亂洗了臉。他倆不想喫甚麼，只拿些點心給八兒和那人喫了。那人出去雇好車子。他倆叫女僕來，算清工錢，打發伊走路，將伊的行李搬完，他們便鎖門下去。女僕抱着八兒送到門口，將他遞給車上的伊；他忽然不肯，傾着身大張開兩臂，哭着喊着要女僕抱：「家家！……家家！」伊臉上不由也流露寂寞底顏色。他母親只得狠狠心，輕拍了他兩下，硬抱過去；車子便拉動了。他看見街上熱鬧光景，高高興興指點着，全忘記剛纔的悲哀。他們到了車站，黑壓壓滿都是人；哄哄底聲音攪渾了腦子，他讓伊和八兒在一張靠椅上坐下；教接的人去買車票，寫行李票，他便一面看着行李，一面盼着票子，——這樣迫切的盼着，旅客們信步的躑躅，惶急的問訊在他都模模糊糊的，無甚意義了。但這些卻全看在伊的眼，聽在伊的耳，塞在伊的腦裏，伊再沒有自由思想底餘地；伊的身子好像浮着

在雲霧裏一般。那時接的人已在行李房門前墊着脚，伸着頭，向裏張着，房裏滿擠着人；房外亂攤着箱，籃，鋪蓋之類。大家都搶着將自已的東西從人縫裏往裏塞；塞時人們底行列微微屈曲，塞了便又依然。他這時走過去，幫接的人將伊的行李好容易也擡到房裏，寫了票子；纔放了心。他們便都走到月臺上候車，八兒已經睡着，伊凝着眼不說話；他只盤旋着，時時探着頭，看軌道盡處，火車來否？——嗚嗚……來了！人們波一般暫時退下，靜着，傾斜了身子，預備上去，眩人眼的列車懶懶地停住。乘客如潮地湧上。他抱了八兒，一手遮着伊，掙扎了幾次，纔上了車。匆忙裏找了一個坐位，讓伊歇下。伊抱過八兒；他上車時哼了哼，便又睡着了。接的人也走來。他囑咐他些話；「你去罷。」他說等一會不要緊；可也只能立着，說不出話。但是警笛響了再不能延挨！伊默默地將八兒抱近他；他噙淚低頭在他紅着的小頰上輕輕地親了一下。用力睜着眼，沙聲說，「我去了！」便頭也不回，下車匆匆走了！伊從窗裏望着；直到眼裏沒有一些他的影子，伊纔發見兩行熱淚早已流在伊的臉上了。伊掏出帕兒揩乾。火車已經開動，微風從伊最後見他的窗裏吹來，伊像做夢一般。……

他回來緊閉了門；躺在牀上空想；他坐不住，所以躺了。他細味他倆最近的幾頁可愛的歷史。想一節傷一回心；但他寧願這樣甜蜜的傷心，他又想起伊怎樣無微不至地愛他，他痛苦時伊又怎樣安慰他。但他怎樣待伊呢？他不曾容忍過伊僅有的，微細的譴謫；他常用語言壓迫伊，伊的心受了傷，伊便因此哭了！他是怎樣「酷虐」，他該怎樣對伊抱歉呵！他將向誰懺悔呢？他所曾施的壓迫將轉而壓迫他能！

他似乎全被伊佔領了；那晚沒有喫飯。電燈快滅時，他懶懶地起來，脫了衣服，便重又睡下。他忽然覺着，屋裏是大默了？被兒，褥兒，枕兒，帳兒，都板板向他，也這樣彼此向着寒心的默嚴霜似的裹着他的周圍。——「虛幻的，朋友們，你們曾有的，伊和我同在時，你們曾有的，狂醉，在那裏了呢；」這或者——或者和他自己，都給伊帶去了麼？但是屋裏始終如死地默着。

唉！累人想到的伊呵！

（原載星海，商務版）

一隻破鞋

徐玉諾

學校裏的司鈴夫，已經搖過早餐的鈴，又要搖上課的鈴了；我們四個同學，（還有兩個旁觀者，）才把紙牌放下，伸一伸懶腰，揉了揉那些困苦而乾澀的眼睛；這就是在這夜裏除抹牌以外第一次的動作了。不用說，當賭氣正盛的時候，除非一把刀穿入自己心裏，立時死倒在桌子旁邊，那工作總不肯休止一刻。

起初同學們也同我一樣不肯停止，結果却將洋燭吹滅了。我們經過講堂前面，來到寢室裏。他們走着告我說：「你除交錢外，還欠兩千四百文，」——這時有些同學正在嚷着「非上課不可了！校長要懸牌罰錢呢！」又有些正在罵着廚司和夫役不快給他們送臉水和點心，所以我並沒理會他們告訴我的，我覺得我的頭疼腰酸，什麼都不顧得，便躺到床上睡了。但是——實在我的腦袋太壞了——我的寢室門對着講堂，那修身的先生如雷一般叫喊着，我那能睡得下。

我覺得在夢中，恍恍惚惚聽見沉寂的足音，和不知什麼人的聲音：「家裏來人了，徐先生！」我勉強一睜眼，就看見我的叔叔海；已經早坐在我的床邊了。

那時他還是三十一二歲光景的農夫，赤着脚，僅穿兩隻已破舊不堪而補着皮頭的鞋子；他那和藹而喜祥的尖尖下顎的面孔上，還披散着不能辮住的黃色的亂髮，他用摯熱而不肯轉動的眼睛凝定的看着我；說：「爲什麼這時還在睡着；——你有點不好嗎？」

我是他的大姪兒，多日不見了，自是喜悅得很；說着，便用手去拂摸我的頭髮。我的心慌張到極點了。我

作出難受的樣子，告他說，我不知怎麼不好，夜裏只是不能睡覺。他又現出很愛惜的神氣，說道：

「讀一讀要休息休息；不要用心過度！」

他雖說是不識一個字的農夫，却知道讀書是一件費心的事情；他續着說：「夜裏更是不應當用心；夜是給人睡覺的！……」

我的臉有點發熱起來，頭也疼起來，正在心跳；他又續着說：「我們雖說愛你讀書，但是愛你更甚！……」

他沉默一會兒，大概他心中很安適。在我那微覺慚愧的心裏纏繞着的，並不是想着家中的事情：他怎樣來，或者喫飯了沒有？……我只是想着夜裏的事情；那紙牌一場一場的在我那麻木的腦袋中翻着……有一場倘若我能夠得到一張「八萬」，那會贏了四百錢的上下；……呵喲！那是多麼解渴的事情！幾乎忘了他在我身邊坐着。

他忽然抬起頭來；他想着見了一面就很好，似乎沒有再在這裏的必要了，立起去解那一大袋麵，我還沒有看見那末一大袋東西早已放在那裏，——取出兩千多錢放在桌子上；並且說：

「這是早預備趕麥會買東西用的錢。因爲今年麥子苦壞了，也用不着什麼東西，我想着你定是沒錢化了，我就抽個空特意給你送來。你的父親同母親正忙着在田間收拾那毛羽似的麥草呢。」

因爲我一見了錢便想着……好……火費不要緊……這可以還償前日的賭賬了，所以也沒得領會他所說的意思，叔父已經站起來了；又擠擠眉頭，說：「你們有事，我也忙，我就要回去了！……」

「你可到姑母家去嗎？一件衣服，請她給我修理修理！」

我說着取衣給他，他接過便走出門去。這時忽然一人告我說：「匪將過河來了！」叔父十分驚慌的說：

「不知怎的，我來時已見許多兵在城門前了！……」

我走到墓場的石碑前，我心裏只想着賭賬，全不理會這個永遠作惡的消息；叔父走到遠處還說：

「你在那裏吧！」

× × × × ×

在叔父去後，大約一點鐘光景，傳說匪將已進到離城七里的地方了。全城都驚慌起來。鄉里人都被恐怖壓着，擁擠在城門外；我們的同學也於一點鐘搬進城裏去了。

起初有一營陸軍和一隊民團，跑出城來，想迎擊上去；他們還沒排好陣勢，就有一隊騎馬的匪將衝鋒過來，一陣鎗聲炒豆子一般的響起來了。陸軍打着退着，勉強將城門閉上——還有許多傷兵和跑得不快的人們都隔在門外；——那匪將幾乎闖進城內。那時城裏的人都以為是匪將進城了，大家亂踰貓奔避；那時我剛搬到一個公所地方，聽到城破消息，一時無措，赤拳將玻璃窗子打破穿了過去；其實窗裏窗外一樣是危險的城中。兩拳流着血，我緊緊地握着，使我心急到極點。當街上緊急的打着鑼，叫着上城的時候，我心中稍安定，才知道匪將並沒闖進城。我回復到室裏，這時鎗聲響得更是厲害，不分個的小鋼砲流水一般的響着，又點綴着大的開花砲洋抬鎗；正同驚歲的大爆竹一樣。我們怕鎗子，都藏在室內不敢動。忽有一大彈從屋脊上穿過來，又穿過去，我們驚慌着跑到院裏；料不到又有一彈從空中飛過，將一棵白楊樹折斷了樹枝，砰的落在地上，嚇得我們失魂。一個同學倒在地上，他的頭部已受了重傷了。那時太陽已昏昏沉沉的從西方落下，天空中充滿黑灰的煙雲；因為城上不斷的向下抬死人和血人，一時滿城都是悽慘的哭聲，不堪聽聞。

當時魯山的知事，是一個有血性的革命黨人，對於戰事別有興趣。他帶着衛兵逼家搜察，除下重傷的，無論那個男人都得上城，女人小孩子不准哭泣。到夜二更時，城上果然寂靜了，城上很鎮定的守着，只聽得沉沉寂寂的鎗聲和城外匪將們的叫罵。

守歲一般將一夜熬過去，我們又冷又餓，正要預備些熱水喝，忽然縣知事又來了，立逼着我們上城，並且焦急的說：「無論什麼人，都應該上城；……現在真是危險了！……城上……」

我們感謝他熱心，被他激動着，便都上城去了。同學有些拿着棍子，有些拿着假鎗，獨有我拿着體操時所用的指揮刀。

城上一堆一堆的死屍都不曾抬下去，他們互相枕藉着；眞是想不起來。還有些受傷的在上邊躺着呻吟……

這時鎗聲格外稀少，彷彿那些匪將也鬧得疲倦了。太陽剛從東方上來，向外看，天氣倘明朗，野地並看不見一個人，可以說連一個小動物也沒有。這個使我們膽大！——彷彿這同平時一樣，在這天朗氣清裏，是不會有不好事情發生的，——我們直着身子向東走，想從北城沿到東城上去；臨路伏在堞下的老人們，總是很驚急的阻止我們，教我們伏下。我正不以爲然時，果然啦，啦，啦，啦，有一陣特別響亮的槍子從我們頭上飛過去，那分明是馬利俠的鋼子；我認得清楚他們都在城外住戶的房頂上伏着的。

我們受了這次驚，便很留意的棲堞分伏在城上，一時那槍聲又不分個響起來了。

我覺得我所拿的兵器太不中用了，就近在死人堆裏找出一枝六響鉛槍；但是再也找不着子彈了。後我溜到一個伏的兵邊，才從他手中得來十幾粒子彈，這時我很興奮，我的工作，我也端詳着城外屋頂上的黑頭；——露出來時我即開鎗，——我料我一粒子彈要換他們一個命。那時同學中也有人已有一枝鎗在手裏，我們彼此望着，開了一槍，便要大笑一陣。我們也很想聽得匪將的槍聲；或者傷了我們，讓我躺在地上，或者輕輕地從我們身邊飛過。有時一只開花彈從城垛上拭着過，或者一個老人不聽響的中了一彈向後倒了下來；我便很失望的惡憎那子彈，牠與我太不生關係了。

這樣很順利的將一天的光陰消滅下去，我們忘掉了一切。到晚上槍聲又漸漸沉寂下去了，因爲這戰事到此時已有大的進步，一粒子彈總要換來一個人命才肯放下！

燈籠火把已經全排在城上，在遠處看着，這個方城一定像一輪白的花環，冠在一個大墳墓上。但我覺這燈還不如沒的好；因爲在三丈高空以外，更現得黑暗。

知事有段話傳說過來：「大家父老兄弟，要竭全力守城，在今天夜裏，賊必有一次強烈攻擊；我城萬幸能守至明晨，是慶再生也！……」一時全城大被激動，各人特別鎮靜的防守着。

一直到二更時分，全城都在機密的網裏；匪將也不發一槍，我們也不發一槍，正像睡眠在平安的夜裏一樣。我正計算着他們要在這寂靜的黑暗中爬上城來，忽然東門上槍砲聲一齊發作，像有許多架開花砲對着城門，將城樓打得不止的戰慄。這時我們所有的槍，也差不多全集在東城上。這樣維持有一點鐘時候，我們被一種大的恐怖怦擊着——這城樓要塌了！——這城樓真連一彈也不敢再受了。我們急用大土槍向下發，又有一點鐘之久，我們覺得我們已得了救星，在火把閃灼之下，我們看那大砲前後已不能存在一人；原有土牆，被我們的土槍衝倒了。

大約在四更時分，老天忽行了一陣雷，接着下起大雨來。在雨聲中，看見四外全發起黑紅的火光，渺渺聽得城外的哭號聲；我們曉得他們正在焚殺，但是却相信他們要退去，我們自己是出險了。

× × × × ×

在這黑暗沉沉，雨聲淅瀝，火燼燎繞的城上，一直天亮我們才曉得在這夜裏有許多人還有兩個學生都死在脚下；——好不令人膽驚呵！我右肩上有三個子彈穿過衣服；……我們都慶再生了。那時是舊歷的端陽節，（一九二二）我們想起了喫東西；其實我們整整三天三夜沒喫一口水了。但是我們的廚司是頭一天搬東西時死在城外的，沒人給我們做飯；並也實在沒有一點食料。我們後來從倉中取來些老陳穀放在水中煑，並用葫葉包成葫錘，各自痛快的喫個大飯；晚上又開始抹起紙牌來。我因爲心中不寧，（不知叔父下落）只是在一邊看着。

第四天的傍晚，——却是傍晚，在瀰濃瀰濃的雲霧和塵埃的黃昏中，太陽已晃晃的從西方落下了。——那時我止聽着一張「五條」的「全貫」，有人進來說，有一人在城外叫着我的名字。我卽時找個代替者，來到城

上，在許多死屍和子彈殼堆着的處所看見了我的父親；他那縱橫皺着的面孔，和蒼白的眉毛和鬍鬚上已罩了一層青灰色的塵埃，看着分外悽愴；幾乎使我不能認識他。

「你的叔父也在裏邊吧？」他說出這話時，聲音很澀滯；並用硬遲的眼睛望着我，現出極急切的顧望。

我心中很驚慌的說：「沒有呵！」

他沉思一時，長嘆着說：「恐怕是沒有你的叔叔了！……他爲什麼還沒到家呢？……」

他苦苦的尋思着，便沒精打彩坐在從城上塌下的石塊上；我無心的向下看着，我的心並不能全把持叔叔身上；那戰事的高興，和紙牌的沉醉，如梭一般繳繞我的思想裏。

「他或者到棗園去了！」他很鄭重的這樣說，彷彿得什麼新的東西似的。「你下來，我們一同去看看吧！」

我遲疑着找了一條繩，攀在城垛上順着下來；但我並不是知道了我的父親對於他的兄弟的悲哀是怎麼一回事；沒意思，只是習常的聽從着父親的命令吧了。

這已是黃昏時候，一切戰後的產品都埋沒在黑暗裏；我們走着，不知有些什麼東西軟鬆鬆的在足下翻動，使我生出極逼迫的恐怖。但由此向北到棗園，只有五里地，是我們的熟路，所以靜靜地慢慢地尚可以摸索着走。

在遠遠的黑暗中，時時有火光螢螢的閃灼着，想着是有些房屋正在燃燒，不曾有人去救滅；……或者是半死不死的人們的身穿着的衣服又在被彈火燃着。……但是，忽然又看不見了，只是空空的黑暗，好像我的眼睛忽然被什麼蒙蔽；又好像一塊雲霧在前面摺着似的。

時時有一陣熱風吹過來，那捕捕的燒臭和腥氣，使人的呼吸都要窒塞。

「……海……海……」父親忽然很表情，——他的聲音奇怪，正像小孩子招人來的口吻；——很顧望的這樣叫着，使我不禁心跳着向四方尋視。

四方只是重壓着的黑暗。

「伯伯，你怎着的？」我問了好久，他才回答：

「我當時正在場中打麥子呢！……」

乒啦啦……很兇的聲音從前面發出來，正像一隻鋼彈碰到岩石上；使我不自禁的顫抖起來，父親也陪着了嘆氣，我們不期然緊靠着。

到我們覺得我們所走到的就是張園時，那村中簡直連一隻狗也沒有！我們很經心的聽着溜着；沉寂恐怖得連我們的呼吸都低微下去。

我們順着一道燒焦的牆壁。摸索着進了姑母家的大門，父親便悽悽愴愴地叫起我的瘋子姑母的名字；「小菊！……小菊！……；」但是空氣仍然非分的沉默，沒有一點聲音。我們走進一個有樹林的院子去，見有一個黑影從裏邊慢慢地移動過來；待我們很留心走近那影子時，才知是個女人，正在用水灌滅燃着的衣物。

父親問：「那誰在那裏？」

她彷彿被神秘主宰着似的，突然的說：「你來做什麼，哥哥？」

「海來了沒有？」父親急促的問。

「他來了，又走了；」她回答，「那時太陽快落了。」父親不待她說完，便烏的一聲哭起來了；……我只是發呆，……不知怎着！……

「走去找他去吧，傻子！一定是沒有他了！……」父親哭着說。姑母思思疑疑地去點着燈籠，並且說：

「是呀，人家都不讓他走，他一定要走！……大概他走也走不遠。……」

我們三個人攜着手，我在中間，父親在右邊提着一把鐵鍁，姑母在左邊提燈籠；走出了村莊，踏過高低不平的田野。姑母不知道她想些什麼，我被恐怖壓着，只是發顫；父親卻不止的哭泣着。

我們盲走了好遠，見死屍便要注意的看；但是男的，女的，老人和小孩子，一個一個都從我們眼前過去；海叔叔再也找不着。

後來我們走進了上村，一個老人正照着小燈走來；我們將所找的告了他，他說：「在村後躺着的一個人，今天早上他還沒有死去呢。他叫着他和棗園是親戚，那時我急着我的孩子的屍體，也沒有給你們送信去。……」

這時正是中夜光景，大地被黑暗壓迫着，微風搖動着，燈光四週止不住閃灼着，更顯得陰森可怕。我們戰抖着，心疼着，被引到海叔叔躺着的地方，這裏却已有許多野狗正在跑着。……

父親和姑母張惶着用小燈照了照，他們哭出來：「他……他原來早已死去了！……」

他的面貌已不可認識；兩頰的筋肉已被什麼東西喫去了，兩臂和兩腿也有幾處露着骨骼。……

但是赤條條在那裏躺着的，那身胳，那架子，我還可以看出那是我的叔叔海！……

父親只是咽咽的屈坐在地上，用兩手拂摸着叔叔的頭髮和骨骼；那老人又說：

「他大概也是初三日下午受傷的；那時我們的村上先着了火，所有的男女都向這裏跑來，預備逃過山去；却都被匪將打死在這裏；……有一百多人都同時死了……」

「他是過了初四，到了初五，經過長長的下着大雨的黑夜，雨後他還在這裏哭叫着。……」

他聲音顫抖着，說到這裏，父親和姑母都放聲大哭起來。大概是他們想着他們的親兄弟，受那麼長時候的罪！……他多麼盼望着再見他們一面！……却沒有人來給他一口水喝！……

朋友們！我的故事並沒有講完，現在我的姑母和父親都白髮蒼蒼了，我一點也不能向下寫，自此以後我也一點不能記憶了……

大概用鍬在地掘個小坎，將叔叔埋在裏邊，……現在還有一隻破舊的，補着皮頭的鞋，在嬸母那裏保存

着。

（原載小說月報十四卷六號）

祖父的故事

徐玉諾

——在搖籃裏之二——

那時我也許還要小些；在夏天的夜間，我常常搬一塊小木板，靠近父親的床，在路邊的樹下睡覺。離這地不遠，就是我們的牛房；那屋的裏間，僅有三塊磚豎起的小窗孔透着外邊的，便是我祖父的臥房。在冬天和秋後春前，父親總放些乾草進去；一則教祖父取暖，再則以備喂牛不時之用。現在什麼也沒有了，那裏只留着潮溼和黑暗；我們要一猛的進去，那些朽木材，細菌及乾草的泡酵氣味，立時會竄進你的鼻孔來，窒住着你的呼吸。

祖父那時也不過六十五六的年紀；但他的眼渦塌下，有一隻眼睛較小些，還帶着一隻很大的蠅翼；他的腰肢向前屈着，顯得他的兩肩更低垂；因爲他的兩足曾搬運過很重的東西而受過六十多年勞苦的緣故，走起路來看去很奇怪的滯重和困難：這在現在的共產黨看起來，是應該入養老院，或者有吃飯資格的吧。

他的確是一個奇怪的人。不知爲什麼，他總不肯到外邊露天睡覺；……也許是因爲他常常腰疼吧，近幾天來，他那臥房裏更是鎮天鎮夜的冒着撲鼻的艾烟；我想着他是要趕那小到看不見而却有惡大的勢力的蚊子吧？一直到這天的早晨，我的姑母要我去給祖父送茶，我纔看見，他正用一端燃着的艾繩來烘他的脚。我奇怪的問：「爺呀，怎麼烘蚊子呢？」那時他很自然的笑了笑，涎水幾乎流出來，却「吸流」一聲又收囘口裏；並且將艾火更煨近他的脚後跟，帶着幾分詼諧的說：

「傻孩子，你知道什麼：我的脚腫了啊：」

那時我不知腫了和艾火有什麼關係，所以再也沒有向下問什麼，將茶碗放在祖父的脚邊地上，便走出玩耍去了。就在那天晚上，我的祖母來和他吵鬧。

二

那年剛到六月便下起雨來，一直下到七月初間；眼看着時節已近收穫，那豆子被極葱翁密集的雜草積壓着，還只是在弱莖的頂端扛着一個十字形的嫩葉。我們全鄉的農人都是這樣覺着：假使不趕緊將雜草除去，使那快去的秋陽晒一晒那豆子和土壤，今年會收不到一粒豆子！所以大家都是急急忙忙的去鋤那雜草。

那季倒也奇怪，我的父親在春天就得下了胃氣疼，直到麥能才好；他身體黃瘦，幾乎起動不得。那時海叔叔還算不得能做活的大人呢。所以大家都看見，在我們村里的就數着我家田間的草深，而且數着我們不能做的。

在前一天晚上，我那好調着京腔說話的十五爺，那時大家都是在田間工作了一天在街上休息並吃着晚飯；他將湯碗放在地上，又將吃烟管放近嘴邊；才說：「我跑在路上看着，哼……」將煙管放進嘴去，竭力的吸了一陣，又說，「芳呵，他今年的命運是看得見的！」

祖母因爲這句話極爲難受，伊一夜不曾睡着，伊只是胡亂的思想；一到了這天五更，便叫起了全家的人，只留下我的姑母在家做好飯，再帶到田間去；我的母親也將小弟弟抱在懷裏，和海叔叔和父親，一同先到田間去鋤草去了。

那雜草在我們田間的，也彷彿特別有勢力；他們一根挨一根的，帶着露水和他們所抱持住的水分。緊緊地和土壤聯合在一塊兒，使你沒法下鋤；就是竭力將鋤頭掘下去，他們大家密集起來，纏括着你的鋤刃使你推拔

不動！

父親和祖母，他們在熱烈的陽光下掙扎着，滿身是汗；他們喘吁着鋤了很長時，看着用鋤無效，便拋下鋤頭來，用手指一根一根的拔。

我的母親和姑母都是被習慣支配着纏着脚的，他們跑着爬着喘汗着。一直掙扎到晚，看看太陽已經落下去，黑暗已經給四圍籠了上來，他們的成功，也不過長長短短的一席地。

三

這天晚上，我的祖母生了滿肚子氣，從田間囘來的路上，一脚高一脚低伊都不知道；伊急急的跑囘來。一見我的祖父在路邊的一塊石頭上坐着，伊便癡癡的坐在門前地上對着嘲起來。

「你好呀！——你看我的兒子，他，他害着病；我的閨女，我的抱着幾個月大的小孩子的兒媳，……都是爬的跑的到田間去鋤草……」

祖父很驚奇的看着。祖母氣憤憤的續着說：「你呢，你清涼避暑的在家裏……坐在樹涼陰裏納福啦……你說你的年紀大了，誰還比你少一歲！你看那……你沒心肺的人……你……」

這時祖父慢慢低下頭去，他那苦皺的面孔上現出極深奧的慚容；祖母續着半哭的說：「你沒到田間去看看那雜草蓋滿了田地，……你就是再活一天你也要吃飯呢！……」

這時已有幾個人來勸解；我的姑母端出兩碗湯，另一碗給祖母喝；祖母直甯不喝，姑母將一碗放在地下，將另一碗給祖父送去。祖母忽然搶上去，將那碗從姑母手中打洒，口裏嘲着：「你不要顧這樣的老子！他不能吃飯。他不能吃飯。……這都是我一滴血一滴汗換來的，他白吃不了！……」「好，我就不吃；我永遠也不吃了！」他說這話時，他的嘴唇顫抖着，他那殘餘的一個眞實的男子的血輪忽然暴集在臉上，這時祖父眞惱了。

我的姑母和母親都很難受的搖了搖祖母的肩背，低低的說：「娘呀，娘呀！你們都老了，……你們都做了一輩子，……這是我們的錯處……娘呀，娘呀！你不要再嘲吧！……」

這時大家都在一種困苦和悲哀的亂境裏沉思着。大概全村的靈魂，都酣眠在疲困的身體裏了，一時顯得異常的靜默。一會兒，明月像清水一般從東南天角上照過來，在一團一團的黑影裏將祖母的額上映出一道白光，看見清淚晶瑩瑩的從她眼中流出來。涼絲絲的秋風從林梢上帶着幾片落葉吹過來，吹得人心神顫慄，引起一種衰老與寂寞的感想和恐怖。

好久好久，我的父親才說：「天無絕人之路，只要我們努力做去，……」母親和姑母都說天不早了，要祖母去睡覺。祖母也立了起來，就是要囘去；祖父也立了起——彷彿他并不惱，祖母那樣的氣憤，他覺得也是有道理的，——笑了笑說：

「現在我眞老了：我看不見前面的路，我常常腰疼，——男怕穿靴，——現在我的兩隻脚也腫着，……」

「腫着！」祖母很沉濁的插嘴說：「那可不能留給幾個人服侍你！」祖父好像沒聽見似的，只是很興奮的說：「當我少年時候——」

「當你少年時候！……呵，我要哭了！」伊說着用衣襟拭淚，繼又嗚嗚的哭着說：「當你少年時候，再不用提吧！再不用提吧！……」伊哭着被姑母挽囘家去，祖父怪傷心的也再沒向下說一個字，他只是沉默的囘憶着。

四

這實在是伊最傷心的事情；伊是清水營張六德的姐姐。伊從小就生在有錢的家；伊有三個妹妹也都嫁給有錢的，伊來我家時，卻是一貧如洗。可是伊並不因此難受，伊是個有血性的女子，伊覺得白手起家更是有與，

伊從來到我家那天起便立志要建起一分家業來，可惜伊掙扎到這樣的年紀！……這眞是最傷心的事呵！

但是我的祖父也並不是沒有出過力！在徐營北地與國寺的兩邊，有一塊四週被小河圈着的一百多畝的良田，名叫「大荒地」的誰不知道呢。那是祖父親手開闢的。現在或者一直到永遠，人們看見這塊肥沃的土地，或是看見這茂苗的田苗，便要想起我的祖父來；因爲關於這塊地的故事像刀子一般深深的刻入人們的心裏，永遠不會忘却。

這故事，我的姑母曾清清楚楚的告訴過我。有一囘，我隨姑母到河上去洗衣裳，走過一家高大的瓦房，那牆又高又厚，牆的兩面都是用大方磚砌着，伊指着告說：「這家是大財主，是我們的仇人！」

「爲什麼呢？」我問着，用手劃着那磚牆走；那時我並不惱怒仇人。

「我們永遠不會忘了他，看着他享福，……」伊那時也不過二十歲左右，說着臉變蒼白了，混身戰抖着：「北地有一塊大荒地，你爺爺在那裏放牛，早就看中了；那地裏所以有水，是因爲四外沒有河溝的原故；你爺爺想着在邊上掘成小河，再築起堤來，一定會成爲好地的，所以他就買了兩頭大牡牛，預備開闢那塊地。」

這事預備好了，大家都傳說着：「好是好，可是不大容易。」在一天晚上，大財主家忽來人教我們，說：「你們怎敢不告我，說要開我的地！」

「你爺爺告他說：『那是你的嗎？』他答說：『你沒看四外都是我的地！』『那末怎麼傳說，………就沒聽說是你的呢？………那末我就不開牠。』爺爺說着就要囘來，他拉着他說：『你要開也好，開後我讓你耕種着……比別的優待一點，你要六個，我分四個……』」

「爺爺因爲沒有地耕種，便決定就這樣開闢了。」

伊說着，我們已經走到河邊，伊將衣裳放下，並且指給我看：「那不是大荒地，現在是頂好的莊田……那時你的爺爺天天趕着牛去犂地，要你奶奶給他送飯；在熱天，又常在夜間住在地裏犂。那兩個牛瘦死了，又買

兩個牛；……整整鬧了四年。那一年全鬧好了，才種上高粱，這年因爲雨水過多，高粱一半被水淹沒，一半長得也不大好，就那邊收了五車高粱穗。……不知爲什麼，那高粱都送在大財主家裏去了；後來去打高粱米去時，看見那原放的地方沒有了；問他，他佯着沒聽見；拉着他，大聲問他：『高粱弄那裏去了？』……」

五

我不知道祖父來到我的牀邊說些什麼，我醒時只糢糢糊糊的聽得「……去！」的聲音。我恍恍惚惚的似尙看見他將兩手攀在膝上，坐在我的床邊；却不久我又沈沈入睡了。

「信兒，回去給我找些茶喝去！我口渴的不了。」第二次他慢慢的將我拍醒來的時候，他很和藹的這樣告訴我。我答應了一聲，立起來，看見月亮在西方天上分外清明，我問「爺呵！這有甚麼時候？……你還不曾睡覺嗎？」他答說：「我已在屋裏睡了一會兒，但是口渴得睡不着，——你快去吧，孩子，這時差不多過半夜了。」他說吧，連着嘆了二口長氣。但這並不是傷心的嘆氣，彷彿他心中很寬闊，很平安，別的再沒有什麼可說了的表示吧了。

我赤着脚走過那黑暗的門洞，我閉着呼吸，很快的走到家裏，在月光下，看見我的母親倚門睡着。家裏和外邊一樣，一切都在靜默着，只聽見「吱吱」祖母在屋中，在惡夢中發出的吱牙聲。

我並沒有叫醒他們，我自在廚下摸着冷茶盆了，盛了一碗，就走出來了。我走到祖父坐着的地方，將茶送給他，我的呼吸非常的短促，他笑着說：「你怕嗎？」我吞吞的答說：「我不怕。只是不敢看那黑暗的影子。」我說着，已仰面躺在小板上。

祖父喝了茶，輕輕地咳嗽咳嗽，又立起來在小樹蔭下遊走遊走，然後仍舊坐在那地上。

這時却已到了子夜，夜是死寂死寂的；除卜牆角下淒淒切切的蚯蚓和蟋蟀的低吟，摻點着父親的疲倦的低

弱的鼾聲，以外連一點聲音也沒有。雖說冷絲絲的秋風吹着衰老的樹葉，因爲那變黃的樹葉早被夜的濕露溫潤得柔軟了，並不會發起沙沙的響聲來。濃白菲薄的雲片，一片一片的慢慢浮過月去，照得樹梢忽明忽暗；那奇異的布在地上的殘葉的影子也微微的隨着秋風動着，看去又眞摯又活潑。這時我靜靜的看着這些景緻，我的酣睡也不知道丟掉在那裏了。

「爺爺，你再給我講一個故事吧！」我破空的問着，他那時彷彿也正醉心着這樣殘餘的景緻，他並不轉向我，淡淡的說：「什麼故事呢？」

「什麼故事都可以！」我很高興的這樣說罷，他便變做平常給我講故事時的沈思狀態，「但是你不要講那些！」

祖父忽然插嘴說：「那些？」我續着說：「……一個舉子上京趕選去了，在路上，下着雪，覓不着地方住，後來住在一個黑暗而荒涼的古廟裏。誰也不知道那裏邊放着一口用白麻繩綑着的新棺材，……遲了一會兒，就碰的響了一聲，遲了一會兒，又碰的響了一聲，每一回響的時候，就發出一道閃光，在那閃光裏，看見那棺材裂開了一道縫，從縫中伸出一隻白手來，……那眞可怕！也不要講那些……一個上山殺葛條的人，夜間住在一個石洞裏，在半夜時，便聽見嗚！——嗚！ 來了一個大妖怪；碰的落在洞口，他看見那妖精長着長毛的手掌比簸箕還要大！……他是不能活了……幸喜在那石洞的裏邊，有一個小小的石人；那石人「丂！丂！」輕輕的咳嗽了二聲，那大妖怪嗚嗚——去了……那眞危險！……一個青年農夫欠着人家錢，人家迫着他，他沒法，自己吊死了，……後來人家捕住他的吊死鬼，打着，他又給人家變成一個大綿羊……千萬不要講這樣的，這樣的眞教人傷心！」「那末講什麼呢？」祖父這樣說罷，更沉靜的思索起來。這時月亮已沒到西方屋脊上去，樹下各處都積壓着黑，只有那高的樹梢上還盪漾着淺淡的月光。那時正有唧唧唧的九頭鳥從空中飛過去。我心中異常的恐怖；幾乎不願聽這不可測的故事了。但是，就在這時，祖父很有興的轉向我，他的膝頭貼着我

的小板，他說：

「好，就講這一個吧！——這是我自己的。」他的頭低垂着。

「在我年青時候，有一回我不知要到什麼地方，翻了幾架山，渡了幾道大河，沒有見着一個村落，一個人；後來我跑過一個很大的竹林子，在那邊忽然有二個青年女子在井邊汲水。伊們正要抬起跑了，看見我，伊們才停下。我就恭恭敬敬的問：

「『這是什麼地方？』

「伊們很奇怪的看着我，並且微笑着說：『過去就會知道的！』伊們的聲音也清脆的奇怪。我很疑惑，想着莫不是我走錯了路？……那時我也像今夜一樣，渴得要命；我就懇求他們說：

「『二位大姐！可以借給我一口水喝嗎？』

「伊們彼此看了看，起初不讓我飲，後來微笑着說：

「『你喝吧！』我俯下就桶飲了三口，我覺那水分外的冷，冰得我心疼。……

「我心中充滿着疑惑，我却又向前走了。不多一會兒，就看見一座高大的門樓，（上邊還寫的有字，可惜我不認字，）那門樓正同先前大財主家的門樓一樣。待我走過那門樓時，那裏正走出一位五十多歲模樣的，白頭髮的老婆婆；伊很奇怪的看着我，並且問：

「『你是那裏人，怎到此地來？』那時我正腹疼得厲害，我望着伊流着眼淚，一句話也不能說；伊走近我，伊又說：『我看你是喝水了吧？快些解開你的褲腰帶！』我忙的解開時，就聽見噹郎，噹郎，落到地上三條大鋼錐，隨時就又墜入地下去了。

「我怕得要死啊！我哭着跪在伊的面前，求伊救我；並問伊這是什麼地方。伊說：『這就是金鷹村，天天要剎喫人呢？你怎麼走到這裏來？——救你也不難；你起來跟我走吧！……這地方也不敢久留。……』伊說

着，我就立起來跟伊走了。

「我隨着伊走了幾進院子，只看見幾堆紫色的紙和一些鈎上的鮮肉；並沒有一個人。後來跑進一個小房子去，伊說：『這就是我的地方，我是他們的女僕。』他又從窗孔中指給我看。我果然看見一個院中，有一個奇異小樓，樓的中間架上立着一個很大的鷹；這鷹同捕鷄兒那鷹一樣，不過有着奇異的金紅的眼睛吧了。那鷹正在擺頭尋視……我心神戰慄着，不敢再看。伊告我說，『不要緊，這不是老金鷹；這是他的女兒，還沒有出飛呢！——但是每天都要剎喫一個人，……你過來時看見那紫色的，不是紙，那就是人皮呵！他將活活的一個剎死，肉和眼睛他喫了，血他喝了，皮他留着舖地，……他還將鬼魂封在筆帽那麼大的鐵筒裏，……』眞是怕得要死啊！我心跳着問：『那鬼魂會變成綿羊那樣大哩，怎麼能封在一個小鐵筒裏？』伊答說，『他有一架大機器將靈魂積壓到很小很小的時候，然後再封起他，永遠不開那封！……』正在這時，我聽得呼——有聲響，我驚慌着沒處躱藏，那老婆婆猛的將我推倒在牆上，我的頭一暈……」

祖父作奇異的手勢說着。我一直也沒有出來一口氣，到此時我猛的問：

「後來呢？」

祖父心戰抖着說：「後來我一點也不能知道了！」

……………………………………………………

這時月光早已沉沉下去，全世界都在死寂的黑暗裏。

祖母早已死去，祖父就在徐營寨破的那年，死在牛房的裏間那黑暗的草裏；——他的靈魂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

（原載小說月報十四卷十二號）

搬後

李渺世

我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麽，人家叫我是夢想者，我竟當自己是夢想者。人家說我是很可憐，我就自己掉了眼淚。每每還能夠做很深鬱的詩。不過一等人家換了一個名目說我，我就覺得從前的事情是小孩子做的。趕快燒了那種詩，並且怪了我自己的糊塗。其實夢想是什麽，怎麽樣就是夢想者？我一些也不知道。至於人家爲什麽說我，我更想不到；實在，我也沒有想。只是覺着怎麽樣，就當牠怎麽樣。我自己很明白我自己。不過我也從來沒有考察過我自己。總是任「覺着」在我心上抹上了灰色，或是抹上了鮮明。我也只是隨着「覺着」的牽引，往東往西的跟着他。有時遠朋來看我，我一見他們就打算和他們寒暄。可是第一笑還沒有預備，他們的臉相却使我注視了半天。我忘記了說話，我忘記了動，當年的我們很快的在眼前現出。「覺着」又引我到周夕生的一句話上去了，「你們何苦拿我的糟塌！我的錢比不得你們那麽容易！」我只拉了夕生的手問他母親的好。他們都道我是瘋了。「夕生的母親死去三年了，你不是早已知道了麽，你還曾勸過夕生！」我又很快的想到夕生母親的死。他們問我話，我只答了我當時想說的。他們多說我瘋了，說我所答非問。他們看我喂的貓，看了我的耗子，又看了窗上的許多蛛網，都怔怔對我望着。他們都說我是一位要瘋的人！後來他們發信給我的朋友們，說我瘋了，其實，我那里是瘋！不過，我也應該怪我自己太糊塗。他們未來以先爲什麽不想，他們去後不好想！到是夕生寫來的信，頗使我感動了：「雨文，我嫌你的房子太孤寂！後面是荒原，兩旁是雜樹林，也沒有一個鄰居！這樣的沉寂，當然要減去你的血色。你要是不搬，我看你眞恐怕要成一個瘋子的，你還是搬

走吧，老友！」我也不曉得爲什麼夕生的話能夠使我這樣感動，三天之後，我竟辭了我一年來所守的故屋，搬到山澗裏去居住。

這里好極了！屋前是高山崗，遮斷了山外的天，山崗上面是很寬的山道，時時看見有人行走。屋後也是高山，可是後面的山儘是些懸峯，除了幾隻飛倦了的鷹上去休息外，簡直沒有人在那里發現——人也上不去。我的新屋就緊緊的靠着這個山脚。這座高山雖不容人上去行走，却替人們遮斷了北風的凄厲。所以我開了三個大窗口，窗口的窗帘，總很靜靜的絕沒有驚狂的表示。前面的山崗更好了！行人走着，農人牽着牛在上面過着，牧童跟着白羊走着。蔚藍的天色襯出了許多的美。我只要坐在窗口就可以看見那些流動畫，襯色不時的更換，早曦晚霞的色彩也時時變動。無聲息的溫柔，直表現了山心的慈善和他的淑靜的笑容，到了極處，使人忘懷了一切的苦痛。兩邊儘是些遠遠近近的茅屋。形式和我的相彷，祇是窗戶沒有我的多。牠們互相會意我的搬遷，很表示親愛的在他們的微笑裏。

這里的鄰家都是菜農。每家門前總有三畝多地的菜田；菜田的前面，儘是些雜樹，濃濃密密的好像圍牆一般；樹林底下，就是一條小道。小道上長滿了山草，什麼時候總有稀稀的葉影浮在小道上。小道邊上就是一股清淺的山水。山溪那面緊緊的挨在山崗的脚上，灣灣曲曲的往西流去。

我的這些鄰居，一家都不喂牲口，可是家家都喂狗；所以除了犬吠鷄啼外，山凹子(註)總極安靜的。

一天，我一大早就起來了，開開窗戶，晨爽夾着許多的草香直撲進屋裏來。殘月還留在天上，山崗上已有人行走。朝紅也已笑遍了樹尖，美又喚人了。

澗裏，水很自在的流着，亂石縱橫的在水裏，水石不住的喧嚷。葉嘯又遮斷了水聲。小鳥只在枝頭上唱他的歌兒，不管牠們的門口，早陽吐着氣——陣陣的微風，把山腰上的紅藤吹得飛舞。落葉是多有趣啊！輕輕的落在澗水裏，隨着水沒去了。一些不戀顧！白楊樹尖只在招誘白雲和他親近，白雲祇是微笑的過去了。平陰

說，「清早自然的血氣最容易聞得出。」我却在這個早晨聞見了。

清早的自然眞活潑呀！小鳥在溪邊不時揚牠的小翼，極力表示牠的舒適。老柳斜斜的俯到對面山岩上。稀稀的柳影遮幽了水波。陽光的羡慕，又在閃爍的水波上發現了笑。自然抱中的我啊！那時的我是怎麼樣的我？也不過是被一切卑視的一個人類吧了：

光陰的水流眞彷彿聽得見了哪！我搬後忽忽的已是半月了。這里的環境開始又使人寂寞。窗前的白楊樹枝，倦倦的只向靜穹表示親愛，卑視人類的理由，在他的蕭蕭葉聲中完全聽得出。這時很想找一個人說說話兒，恰好我的鄰居福高低着頭往我門前走來。我叫進他來坐坐去，他就進來了。我說，「福高，你爲什麼嘆氣？」「唉！先生，不要提起！我們是生定的苦人。」說着又嘆了一口氣。「這是怎麼說？」「唉，人倒霉，兒子都不幫忙。先生搬來的時候，我還有一個大兒子叫金壽。以先這個孩子力氣到很夠使；挑水，澆菜，賣菜，都是他。不知怎麼的，後來一到洋人山洞裏去挖了土，就賤了骨頭，到吐起紅來了。七月底就死去了。先生！洋人的山洞裏整天要挖挖土，堆堆石頭，推推土車，有什麼天大的事，他到說不幹了，苦得很！被我罵了他幾次，他還是不高興的去了。先生，您替他想想：他一進山洞三個月，我的大媳婦就縫了一件大棉襖穿上了。什麼不值得！他還怨天怨地的只是不肯去，反倒說要幹他的老行套。您說賤不賤！我本來想，金壽去山洞作活，他的饅頭可就不要我替他擔了。等這份錢成了串，再替我二小子娶媳婦。二小子再同他哥哥一塊兒去幹幹。多麼順的事啊！這個賤骨頭……老天也不幫！弄得好好的一個大媳婦也變完了，儘天什麼事都懶做。剩下的儘是些哭！」

我說：「你的大媳婦在那里？」他却囘答：「就在北山背後，每天放炮開工，你沒有聽見嗎？明天叫我二小子領您看看去。怪熱鬧的！」

「怎麼！銀壽也到山洞裏去了嗎？」「不去怎麼着！」「是趕雞的那一個麼？」「可不是！先生，我也曉

得他去得早得點，不過有周家坤吉領着他，也不妨事。」

我覺得不再願意和他說話。他也似乎有事情，站起來說，「您有空到我們那邊去看收柿子吧。明天早晨，我準教二小子來看您一趟。反正他到洋人山洞裏去，總得打您這兒過的。您要是願意去看看，您教他領您去。」說着笑了笑，走了。

燈下，我是這樣的煩悶！我明明知是爲午後的談話而發生的，可是遠遠的虫聲却爲什麽分去了我不少的意思！

明天一早，銀壽進來看看我。却不是趕雞時候的銀壽了，黑臉上泛透了黃色。「先生去不去？」我就跟着他出來，在山道上走着。他脚跟上儘是些石灰和黃坭的染跡。他的脚步很慢，還不時踹着散亂的石塊，所以脚步跛了幾跛，却沒有用手去安慰他的痛處。我用安慰的口氣問他，「山洞裏有石灰嗎？銀壽。」「有！很嗆人。」「你們每天怕些什麽？」「我們只怕太陽落得很遲。」「坤吉對你說些什麽？」「吉哥對我說得多！他說饅頭到口總得過七八回死。一次，吉哥的小妹妹來叫他，給洋人打了一棍。她只是高聲哭。吉哥按住了她的嘴還罵了她。後來下了工，吉哥抱住他的小妹妹哭了好久。他說洋人不是人！」

我低着頭機械地走。跨過小澗，水底的紅葉還紅澄澄的可愛。自然的心靈啊！這是什麽意思！

「先生！我情願跟着羊跑，同牠們一塊兒吃野棗。」我不說什麽，只跟着走。

「先生，他們說饅頭都是白賺的。他們一等到晚上歇工回去就躺下，等不到聞饅味兒。」「他們明天早工不餓嗎？」「他們是餓，他們不敢吃。上次老大爲了吃冷饅頭給洋人打掉了兩個牙齒，滿口的血！」

「前邊到了，先生。」「我不去看了，銀壽。」我說着就站下。看着他往山坡底下走，頭也沒有回。

我還是在原路上慢慢的走。不知怎麽樣，坐在大石上，就掉下眼淚。一時又想去看看我的古居，午後才回來。

明天，銀壽又在我門前走過，我叫住了他。他問我爲什麼？我又沒有什麼爲！好在他有話說：「先生，吉哥也吐血了，昨天磨上工。我去看他，他叫我……」「他叫你怎麼樣？」「今天起遲了，回來再和你說吧。」說着去了。

午後，銀壽的父親急喘喘的跑進我屋裏來問：「先生，我二小子跑了！清晨你看見他沒有？」「我看見他的。」他聽了就跑着找去了。

晚上，天下雨了。東北的蠻風把山岩吹得怪叫。新煤油燈光還裝着一付肅靜的面貌。我的心宣言了：「離開這里吧！」

雨還是不斷，可是我不顧那個。我的一張桌子，一張凳子，一張床，都跟着我回到舊居來。依舊的小窗下，無意的寫了幾個字：「被漠視的人類，誰爲他們掉一滴眼淚！自然也永沒有說過這句話，我的『覺着』也從沒有聽見牠說過。」當信寄給夕生。

夕生又來信了，還是勸我搬！

——於觀音堂山中。

（原載小說月報十四卷二號）

（註）「山凹子」就是山中最低的村。

買死的

李渺世

十二月長夜的緊風，彷彿一羣厲鬼跑出了深嚴的監獄，已經開始滿山滿谷的吼叫起來。在憂愁的心界上，越發感到了無窮的惡意，而且天氣冷得這樣，還不飄一點白的雪花來調和調和冷寂與枯乾的環境，常此常此……，不變的，灰闇的，又縱怪兀的枯枝，重濁霧迷的沙士，瀰滿了冬夜的淒涼。這一起破舊得不像房子的房子，有如一隻病驢馱着很重的煤筐，實在再經不起兇猛的鞭撻，——橫蠻粗勁的北風，在牠的眼睛裏放出最可憐的光來，——昏紅的燈色從破敗的土簷底下，勉強爬出，擠在蛛絲蔓延的牆縫裏，飄忽飄忽，似乎是臨終的樣子。再也說不大出這樣陰慘腐爛的境地了！四處斜斜的道路上，再也沒有一根可以燃着三分鐘的麥草，或是一顆枯了的野草。死寂，沉定，畏縮的地皮上，祇有長吹直銳的寒風，祇有冷澀驟突的旋風，把灰白的塵土在黑暗裏揚起又落下，落下又揚起，而且一種惡濁的乾糞氣味，時時吹散到屋子裏去。

在全貴家，已是晚餐的時候。大妞和喜來坐在一張板凳上，（兩堆土塊，上面擱一方煤油箱板的凳上，）捧着個高粱粉的饅頭使勁啃嚼。他們雖知每人祇有兩個，很快的吃完了便沒有得再吃，但是，他們怎能不很快的吃完呢。喜來整天的在外面拾草偷煤，天天在冷風裏輾側，以致臉部和手部都凍裂了，尤其是嘴唇上，幾乎說話都不能十分隨便。「這個糠老硬！媽！」他餓得發急，嘴唇又痛，不能緊張嚼吃，帶着哭聲，——彷彿求救似的，　對他媽說，全貴的妻子雖然不憎厭她底兒子。到底在她「盼夫不歸」的情緒上，她是十分煩躁的，簡直要大家不說一句話，直等她丈夫回來了　她才覺得一切沒有惡意，所以一聽得她兒子的話，立刻便觸動了

她的煩躁，她覺來，彷彿這句話竟是祇顧自己，忘懷了在外的父親似的。「愛吃不吃！鬼養的！」她便這樣高聲的回答了她底兒子，好像一個瘋子似的。小喜來奔走伏行的幹了一天，又憊乏，又餓又急，嚼不動糲的時候，他已禁不住要哭，再經他母親這樣的兇暴，馬上覺得傷心萬分，全眶的眼淚便如荷葉上的雨水似地，很急促的瀉下來，一粒半滴的落在黝綠的粉塊上。兩條粗的淚痕汪在他風乾燥裂的面頰上；由他裂了的心口裏拚出來的熱氣，在鼻孔中來往的抽呼，雖是冷冰冰的夜氣抱摳着他，但却是益發濃厚有力。大妞不敢說什麼，也不敢安撫她弟弟，她只抬眼看着她母親的臉，她看見母親底眼睛裏落下兩滴眼淚，她也哭了！自然喜來的母親覺得她底話刺傷了兒子的心，自然，兒子底眼淚也刺傷母親底心呵！然而她又不是庭院裏的婦人，她會說什麼曲折安慰的話呢？所以仍是粗暴的聲音：「大妞，看去！有沒有水？替這小鬼養的泡泡！」

喜來得着一個小小的安慰，便很滿足的把那半硬不軟的粉塊，和着嘴唇上的血，吃完了。在他，覺得什麼都很平和了，可是，母親的心已在外鄉的父親底身上盤旋了；她想起前兩月請人寫給她丈夫的一封信；她想起十五歲的大妞被看棉花包的底調戲，被他捺在棉花包堆裏污辱，損傷；她想起自己身上大棉襖的棉花……她想：……全貴快要回來，快要帶些錢回來，……她想，她哭，終於從半醒的夢中覺得眼淚流在頰上的溫熱！十二月長夜的緊風仍是滿山滿谷的呼嘯着，含着無窮的惡意和殘忍。……

× × × × ×

由徐州西來的四等車，已在遠處的黑暗裏使勁的呼叫，接着一陣陣「烘烘」的聲音，憊乏而沈悶，——極熱烈的盼望牠的休息，——漸次近來。站台上的人羣，也由期待的靜默中轉變成嘈雜的喧哄；小棧房裏接客的伙伴，爭相索火點起他們棧房的招牌的紙燈籠來，預先把燈高高的擎起，雖是火車還未進站台，他們自然也是期望接幾個客——或是一個接不着——好回去睡覺，誰又禁得住夜深的冷風那樣裂人肌膚的站着呢。一般小車夫，也急急忙忙的期望一日功課的完結，有的趕緊——從未有那樣不仔細過的——把一筒還祇半燼的煙絲吹

去，有的趕緊把祇吃了幾口的麵餅塞到懷裏去，有的束束腿帶，——一切的動作都在一樣的圈裏。

這里的四等車是沒有車箱的，頂蓬雖有，但落雨下雪，簡直是等於沒有，就是夏天的酷日，也遮蔽不着，好在四圍還有幾根粗鐵條欄着，人多的時候，還不致擠落下去。

火車很奮勇的駛進了三股道，煙囪裏的烟火，在遠處的黑暗裏看去是紅紅的；到了光亮的煤氣燈光裏，是祇見黑烟了。一車一車蹌坐在車板上的旅客，——有的立了起來，有的仍是坐着，——面目和蒙了長途的沙土的青布衣衫，也都顯現在燈光底下。於是「泰昶棧」「安福店」的呼喊，接連不斷的呼響起來，彷彿爭競誰喊的多，便是誰的勝利似的，以致車輪磨轉在鐵軌上的聲響也被遮斷。

車頭既然脫了掛鉤，駛到前邊叉道上去換軌，乘客也紛紛的下車。全貴經過整日的蹌縮，長時的擠軋，以及長途的冷風和沙灰，憊乏已經很沉重，又加打盹剛醒，越發覺得冷風的尖利，手足的僵硬，而且突由黑暗的，沉默的境地上，刹然進了電燈燦白的光下，人聲鼎沸的站上，自然有些模糊惛冬，惶惶不知所措的神氣，更加，在他迷迷糊糊虛虛弱弱的神思中，久別的妻子兒女的安好，很容易在他「歸心如箭」的心幕上隱現，因之微微地有些發怔，自己都忘記了在什麼所在，什麼都有些恍忽。

車頭換罷了道，竭力的在四股道上飛駛進廠休息去；四等車呢，又停在三股道上，兩旁都沒有站台，自然是因爲牠是四等車呵？所以下車的乘客，必須在軌道上穿過，登到站台上去。

『喂！公司老總！壓死人咧！』一個小車夫驚恐的喊叫。

那些崗警，祇顧在人羣裏找覓一兩個神色慌張的旅客，希期上去盤問盤問，搜得一點烟土來化錢，所以雖是聽得，他們誰高與去管壓死人的——無趣的事呢。

乘客差不多散盡，站長才領着幾個警察跑進四股道上的十幾個人圈裏去，接着車站上的一班職員也哄着跟去。

「咦！這是撞的，腰分做三片了！」

「那里！你不見兩隻斷腿在那邊！」

「哦！不差……這個東西！眞笨猪！」一個警察揚着臉，很坦然的說，意在表示他當軍人的英雄肝膽。

「那個包袱呢！解開看看，好交到上面去備存。」站長操着命令的口氣而且微微帶着暗示的意味說。於是大家的眼光轉視到一個撇在半邊的青布包上去；很熱心的神色，兩個警察即忙把插在風衣袋裏的手抽出來，蹲下去散解綳裏的布帶，那一個哈着腰和站長一樣的，注視在將要展開的包袱上面。

「二十五塊錢，」他微聲的說着，彷彿替死者表示無窮的感意，又似乎不大願意人衆聽見他的話似的聲氣，隨後接着報說：「布紮頭一個，柿霜片兩包，女襖一件，信一封。」站長聽罷了，毫不經意地，「好吧！收拾起來，信給我！」

四五個警察提備存的包裹，爭先奪後的遠去，「得哪！大哥！」隱約的還聽見他們這樣說着。幾個職員，哄着問站長要信看。這一來，可不是正好麼，站長隨卽將一封破爛的信付給他們，自己匆忙的走了，——大概是去趕做「備存包袱」的公文吧？

一般被好奇心鼓激着的職員，一哄聚到燈底下去，抽出一張粗劣的黃灰紙，帶笑帶唸的看：

「全貴夫君大鑒，在徐州安好？銀元積了多少？幾時囘來？俺家景況益壞，天氣又冷；來兒每天出去拾草揀炭，又儘是些哈哈炭，（新豐土語，未完全成煤渣的枯炭塊，稱做哈哈炭，大概言其不容易燃着，或是燃着不久便熄，彷彿有打哈哈的意思。）取不得暖却別題了，常常連烤襪都不成！屋子的西牆也塌了好一塊。來兒上月去揀煤，不知爲何，被守煤的追着飛跑，自不小心，把左腿摔笨了，累我替他貪了好幾囘熱水泡洗，現在總算好些；可是，經這一息，他就貪起懶來啦！說是不敢出去，怕人打他，再說起來，便是沒有件兒，煩惱人呵！夫君，你幾時囘來？銀元積了多少？妞兒棉花到揀了不少，一家子的冬衣，都

有了着落，然而說不了呵……！你在那里安好？銀元攢了多少？家鄉今年比往年冷的多！龍王風吹打到臉上；（新豐土語，稱凜冽而不斷的狂風爲龍王風）實在受不住！我底耳朵也凍爛了，來兒的臉比我更甚；今年回來，買一個布紮頭回來。我們的屋也壞很了，除非等你回來修理，妞兒她又夠不着，我又不慣這個手活。曾家大嫂，他們在凸肚子上挖了個大土洞，（凸肚子係山腰外聳的部分）又沒風，又沒雨，又安靜，又不會壞，統共化了十串錢，候你回來了，我們也打算打算罷？今年上春，來往的軍隊到不少，我替他們做了不少活，攢了五串多錢，都化在來兒和妞兒的大襖布料上了；下半年軍隊也不少，可是我經那次一嚇，不大敢去。你的一雙破鞋，修補好了，本想賣幾個錢，但我想候你回來了再賣。夫君，你積了多少銀元？幾時回來呵！

妻余氏拜啓　菊月二十四日」

笑一陣看一陣的他們，唸到「拜啓」，越發大樂起來，彷彿他們讀笑林廣記的時候一樣。繼而隨手把信一團，拋到站台底下去，接着的自然是餘興了：

「嘔！老陳！你說他是幹嗎的？」「許是做小買賣的罷？」「何嘗是！他是個買死的！化了票錢買死，不是麼？」

大家都笑起來，彷彿這才是一個正確的批評。那位姓錢的，十分得意，擺一擺腦袋，「走吧！」很得勁的神氣，邁開脚步，走向他要到的地方去，嘴裏哼着「烏龍院」的流水板。

× × × × ×

站台上已沒有一個人，靜得像夢一樣，懸着的汽油燈仍是亮着，慘白的，綠綠的，好像死人室裏的燈光一樣；一行枯乾的粗巨的樹枝，像骷髏的手指般指着深黑無窮的天空；東北風猛烈的捲起來　一片兩片的，疎疎的雪花，像受了傷似的直向淡白的燈光裏跌落，漸漸的嚴密起來，好像要掩埋宇宙間的傷痕。

「被漢視的人類，當眞誰都不肯給他一點點的，一點點的眼淚嗎？我們親愛的詩人！」

十二，十二，十五，於觀音堂山中。

（原載小說月報十五卷六號）

賭博

張維祺

老貝在這一副牌裏，心中作了繁長的預計；他此刻的思想力，恐怕勝了全世界的人們。他腦中思索：「中」「發」一碰，「三」「六」「九」万吃一塊，就可聽張了！這樣早的牌，祇要兩進兩出，就好保贏錢的了！他心中又禁不住躍躍地跳動。他雖是一個老打麻雀的賭棍，可是這樣好的牌，從他十二歲打牌起，四十三年來是沒有遇到的事。他的面上，又禁不住一陣紅上一陣，耳根又禁不住一陣熱上一陣；可是這種變態，他又用盡心力地想把牠壓住，不使同伴們看出來。他最擔心的是坐在他對面的歪疤阿三，因爲歪疤阿三，是出名的最會拔人家底面風的脚手。他又硬裝出自然的態度來，口裏也照前一樣地喃喃地說着：「倒運牌，不曉得到什麼時候會贏錢，到底有多少好輸？……」可是他一面又這樣想：這副勝了，不但連輸去的本錢淘轉了，並且還要見贏錢了；中風一台，東風一台，一色清又是一台，這是三台的料子！這副是保贏錢的了！眞不差，我今天出來的時候（跨出笆門，便遇見了東村出喪的棺材，這一副牌，大概就是「官財」了！

這時候，宇宙間一切全都沉默而黑暗；祇有這四位賭棍，老貝，歪疤阿三，和兩位從遠處來的生客，受了燭光的恩賜，有他們底生活底世界。他們各人完全把自己底心力去對付這眼前不可預測的變化。他們雖然有了燭火的光明，可是眼前的時間底將來和現在和過去的交代裏，這微妙而又微妙不可覺察的一刹那內，還是暗而更暗，無從知悉的。當老貝伸長了手去挖牌的時候，就有無限的希望；他先用手抹一抹牌眼，緊緊而又用力地抹，因爲這一抹裏，就可抹出了這不可預測的變化底「固定」來了！對或不對的，由他底手指的感覺能夠眞實

地報告他；從這報告裏，他已得了失望或遂願。可是他對於這手指的感覺底報告，又好似不十分可靠，等到用眼看真時才露出笑容或是縐住了眉梢。當別家打牌的時候，他又和先前一樣地生了無限的希望：好碰的吧？好吃的吧？於是他急急地把內面的牌次溫誦了一下；等到人家打出了，敏捷地和溫誦的相照應，於是他這無限的希望又生了結果：遂願或失望。可是這個希望結了果以後，又生了別的新的了；前次所結的是失望的果吧，他希望這次總該遂願了！前次所結的是遂願的果吧，他想在順潮裏的牌眞順手呵！這次自然也該這樣的吧？——結果，倒是失敗了。於是他就哼哼地詛咒着：『咳！歪來！歪來！』但是他的心裏還有無窮的層層疊疊的希望呢！他——不但是他呢？在他們底全體之內，都是這樣吧。——用着他底，——該說他們底吧，——腦力目力耳力，以及觸覺底力，總之，用了全身心底力，努力地去剝這無窮的層層疊疊的希望。在時間剎那剎那的過去裏，自然，這是萬分自然的，他就把這不可知的一層剝去了。他喜歡賭博，甚而至於說打牌可以忘飢忘寒的。而這忘飢忘寒的原因，並不在金錢底來去上；這奧味就在這不可知底一層一層的剝去，而又繼續着添上了一層一層的不可知。

這是五年以前的正月初七的一天吧？那一天正是老貝底五旬大壽。他接連忙了幾天。雖然他做壽的儀式並不怎樣闊綽，在人情裏，也沒有什麼大的餽贈，所有的祇不過是三斤長壽麵，或者二百個全福的饅頭，或者是用紅的頭繩串的，一百個的盧錢，在兩頭接連的地方，打着個歪而不正的雙全結。但在老貝底手裏，已經覺得這是一件大大的事了。他生平祇有過三件大事：一件是他自己娶冬狗底娘，一件是爲冬狗娶媳婦，一件就是他自己的五旬大壽了。現在已經把幾天來忙着的事情料畢了，他留住了幾個知己的朋友，在吃了壽酒以後，於是又興高彩烈地賭起牌來。雖然是正月初的天氣，還是十二分的寒冷，可是他們全不怕；他們雖然遇着了別的工作，也怕伸出手去，但是他們對于這竹背背面的冷冰冰的牌，倒覺得比手爐更可愛些」，情願拋了可愛手爐去親近這更可愛的。老貝底妻子也爲着高興，看他們賭牌。伊又故意地問：『冬狗底爺，你冷嗎？』可是老貝還

那裏理會到這些。他底妻子就跑到廚下，拿了個滿盛着冷水的甕頭來，偷偷地放在他脚下，說，「脚爐來了。」老貝無意地聽着，就無意地把脚擱在甕頭底蓋上。他並沒說什麼，祇是一味對付着眼前的忙碌。他祇覺得這忙碌是有興味。直等到他賭完了牌，才覺得他脚所踏的是個水甕。可是在他覺察以後並不惱他妻子好事，他反而笑着說：「戒寒戒熱戒肚飢，眞呀！眞呀！」他這樣笑說後，默默地玩味着那深遠濃厚的興味，又合上了眼默默地玩味；忽然，他底過去五十年的人生底畫圖完全展開在眼前了。

現在，老貝這副生平罕遇的好牌的機運，一步一步地迫緊了。雖然已經過了好久，可是他所切切期待着的可愛的生命總不見出現呢！他自己所挖來的，都是些圓的「洞子」：眼鏡似的「二筒」，水煙管似的「七筒」，或者是些「束子」：稻草似的「八束」，綑被似的「九束」。人家所打的，也都是些野風：「西風」或「北風。」或者也是些在老貝是討厭的「筒子」或「束子」。雖然有時也打出「万子」來，可不是「四万」便是「七万」。他自己挖的時候，用心緊緊地抹到「万」字的摸樣，覺得這塊總該對的了，可是再抹上去的時候，就知道有些靠不住了，果然，是八万呵！他在時間刹那刹那地過去裏，步步由黑暗踏上光明，但他底失望的悲哀，也緊緊而又緊緊了！在眼前的牌堆裏，好似他所切切期待來的可愛的「三，六，九，万」已經不翼地飛往黑暗中去了！飛往大無邊際的黑暗中去了！他幾乎想，誰在無形中顛簸他呀？素來豪爽而不信有鬼的老貝也似乎有些記起了三十年前的小泉了。這是他生平僅有的一件悔心的事。因爲小泉和他底弟媳有了私，他被一時底公憤所迫，竟用破舊的斧頭斬碎了小泉底腦袋。現在，他全身浸在失望的悲哀裏，無論如何掙扎，總是無濟於事，於是他心中就默默地想：大概小泉在作祟吧？他又默默地作了個許諾：『小泉，倘是我這副贏了，燒五百卷心經給你用。』

好了！「六万」居然在他下首的一家下來了。老貝又硬硬地鎮靜着，慢慢地叫一聲「碰」，雙手並着去推他自己底牌。但是他對首的一家，歪疤阿三，好似預先知道似的，也慢慢地說了一聲：『對不起了，貝伯！』

就伸手撈進了這塊黃金的「六方」。老貝底靈魂全爲了阿三底語聲和舉動底兜攬所握住。等他醒覺時，祇有一副五十六年的人生底畫圖完全展開在眼前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九日于清涼山

（原載小說月報十四卷十二號）

討債

潘垂統

滿佈遙空的雪片，像梅林裏萎謝的梅花般飛舞着。隔天晚前，大地上一件件很清楚的可以分別出來的東西，——高大的房子，低小的茅舍，脫葉的樹枝，鮮綠的葉，——都被那鵝絨似的大雪蓋住或埋葬了。這時候，除了一個赤足破衣面貌憔悴向安東村進行的少年外，大地上全罩着潔白清淨可愛的東西。村外野田間，看不到一個苦作的農人。

梅翁家的大門口，也沒有被門役呵斥的乞丐站立着，啾啾不休。天天可以聽到的獨輪車軋軋的摩擦聲，今天也靜寂了。祇有那個憔悴的少年，瑟瑟縮縮，在雪天雪地之中，向前不住的行走。他底後面，跟着一個個陷入雪裏一條蜿蜒的足跡。

庸安斜撐着一把破碎的油紙傘，駝屈着背脊，向安東村走去。括面的西北風，常常要把他底油紙傘吹到後面去，但他緊緊地握着，僅僅搖了一搖；有時一陣格外銳利快速的風把油紙傘的竹骨子吹得要折斷了，他連忙順着風勢把身子旋了一個轉身，仍舊很勇猛的前進，但已着了滿身的雪片，不到一分鐘，這雪片也就溶化了。風底大聲的呼號，庸安似乎不曾聽到；滿天密層層大塊的雪片，他也好像不曾去留意；兩脚在雪面向前踏下去的時候，他也不顧慮到下面有沒有危險，是否平坦的大道。

他的簡單的思想，祇在一件事上分做兩面斟酌着：『我還是直說出來要他償還呢？還是訴說幾句苦況，故

意向他借呢？可是都有些不妥當。要他償還，恐怕他歪着道理，擎着威勢，不肯承認，或者惱怒了他老爺底脾氣。向他借，他自然可以有不答應的主權，那是更沒有希望了。』他這樣的思想，把寒氣也打退了。他繼續着又想：『誰不知道甲午年梅某到北京去應試的時候，借我們家的錢？現在我們窮到這步田地，他老人家弃了許多錢來享樂，鄉人們哪一個不拿我父親當初借錢給他的事做平時談話的資料，就是八九歲的兒童和那不識時務的婦女，差不多也都聽熟了而當做故事談。現在我父親雖死了，他老人家怎能不承認呢？』庸安一壁走，一壁很得勝似的感謝他底妻子，假如沒有他底妻子提醒他這件事，今年可真的不能夠過去了。像康米店裏底賒米洋，已積欠到五元八角；咸亨當裏底一條棉被和二件破棉襖，快過期了。倘這三件東西，不能贖出來，豈不是今年要活活的凍死麼？八月裏向心堅借的六塊錢，催得像要命一樣。他底憂慮，使他恐慌起來。繼而又很樂觀的想：『個個人都說梅翁近來做些慈善事業，規定月初月半兩天佈施每個乞丐一文錢。窮苦的人死了，沒有人收殮，他還捨一口三分板的棺材。』他覺得他這樣冒雪的勇氣，大概不至失敗呢！忽然他又疑惑起來，要是梅翁真的有了慈悲心，怎麼把我們這筆債不償還呢？隔了一會，他又自慰的猜度着：他老人家一定把這些事忘掉了？或者他還不知道我庸安窮到這樣？在懦弱者底心裏，忽而恐懼，忽而勇敢，忽而失望，忽而勝利。最後因希望底熱烈，使他前進得更勇猛了。

圍着高牆的冬青樹上面，好像開滿了繡球花，每一陣風來，就謝落幾朵。庸安順着冬青樹底排列，轉了幾個彎，繞到他懷着熱烈的希望要到的目的地。他止步在大門外，把破油紙傘抖了抖收攏，握着傘底頭部，用傘柄抵拄地面，把一雙草鞋脫掉。他底兩隻脚，現出可怕的黑紫的顏色，但他自己似乎不覺得。他在寒風飛雪之下，鎮靜了一回，才畏畏縮縮的跨進大門底石門檻。

『做什麼，你是誰？』一個穿袍褂坐在門內左邊矮桌旁的門役立起來攔阻着問。

『我有點事，要見見梅翁老爺。』庸安說。

『你是誰，什麽事，告訴我。』門役做出高傲的神氣。

『我要同梅翁老爺說幾句話。』庸安侷促起來。

『沒有這囘事。老爺今天同太太奶奶們在暖閣裏賞雪，此刻正在猜拳行令，興致勃勃的喝酒。就是別的時候，什麽事，也祇要告訴我知道就是了。』門役仍坐落在矮桌旁。

『這件事須同梅翁老爺親自說才行。』庸安忽地裏打了一個寒噤，冷得渾身發疼，覺到攔阻他進去的人身上穿着袍褂，就問道：『你是誰？』

『這樣的大雪，不容易遇着的。今天一早，老爺就吩咐預備酒菜賞雪，此刻已上暖閣去了。你要同老爺親自談談，隔天再來吧。橫豎那時你也得先告訴我知道，否則老爺也不輕易見你的。』門役說着，做出不耐煩的樣子。

庸安底身子瑟瑟地顫個不住，這時候，他額上縐紋裏面底思想，雖然簡單，但已走入反抗上面去了：『冒着這樣的大雪過來，不算什麽，可是年節近了，不能再拖延幾天。假如大雪接連幾天不止，可怎麽好呢？我同伊身上要穿的兩件破棉襖，還在咸亨當裏，嘴裏要吃的飯，還在別人底米袋裏，除了今天的一枝救命針外，再也想不出別的方法了。』他心裏又恨又急，想自己直衝進去，看了看大門裏面東西北三面，都用赭黃色的板壁欄阻着沒有路可以進去。

『如果情不十分要緊，我也不冒着這樣的大雪來了，請你導我進去，見梅翁老爺。』庸安帶着忿怒的請求。

門役右手拿着一本封神傳擎在眼睛面前，左手提着一個黃銅脚爐夾在兩腿中間，前後用綿袍子覆住，胸部靠在矮桌沿，看他自己的書，不理睬庸安的話。

庸安氣得沒法，要發作而又不敢。看到別人底袍掛脚爐，忽然想到自己身上的破碎薄衣，就覺得冷不能熬，於是瑟瑟縮縮地很利害的顫抖起來，隔了一會，他忽然大聲說道：

『我是錢庸安，我的父親就是錢嘉林，你可知道麼？你可去告訴梅翁老爺知道。』

門役慢慢地將那小册子放下，兩眼注視庸安底身上。他極力的思想，想不出在什麼地方常常聽到這兩個名字。前幾天，四姨奶奶底丫頭，彷彿也在說這兩個名字。他立起來對庸安說：

『你在這裏坐一坐，我就進去一回。』門役說了，就把左旁赭黃色的板壁上底一扇小門推開，走了進去。

庸安的身子斜倚在那矮桌沿上，兩手交叉着抱住自己底胸脯，低着頭，又在思想着：我怎麼樣見他呢？到底怎樣對他說呢？要是他不承認或不答應，我又應該怎麼樣呢？……

『老爺說，知道了，你不必見他，請你先回去吧。』過了幾分鐘，門役出來說。

庸安呆了一會，回去不是，不回去又不是。隔了一會，他又前前後後的想了一想，心裏一酸，幾乎流出淚來，但看了看門役，又熬住了。忽地裏肚子內咕嚕嚕的一聲，他才覺得很餓了。他走到大門口，把他進來時放在門口的一雙草鞋拿起來，可是已凍得鐵一般的僵硬，不能穿在脚上了。

滿佈遙空的雪片，像梅林裏萎謝的梅花般飛舞着。半句鐘前，在雪地上庸安踐踏過的痕跡，一個個都仍被那繼續落下的雪填平了。這時候，除了一個赤足薄衣面貌憔悴從安東村回到林西村去的少年外，大地上全罩着潔白清淨可愛的東西。

四姨說：『我從來不知道雪有這樣的美！今天我們在這四面望得見的三層樓上看雪，樹枝上底雪，竹葉上的雪，茅屋上底雪，瓦屋上底雪，巖石上底雪，冰凍上底雪，野田間底雪，一切枯萎的植物底雪，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凹凹凸凸，想起我們平時立在花廳裏贊嘆庭院裏的雪的美，豈不是要笑死那時眼孔眞似豆一般大。

我常聽老爺說，一個人底學問，一大半要靠着游歷名山大川，多見多聞，這幾句話的意思，我今天更加明白了。』四姨說了這一大篇的話後，把一塊白心紅邊的手帕覆在白銅手爐上，不停的移動着。

梅翁莊嚴的詰問四姨說：『現在你以爲自己底眼孔大到怎樣了？我想我們若在一座幾千尺的高山上看雪，更不知可以得到多少美景呢？』他微微地一笑。

大家一齊笑着說：『好，好！那是一定更有趣哩。』

四姨勉強地辯護了一句：『可是我們做不到。』

大姨說：『這樣的冷天，我們還高高興興的到這高樓上來賞雪，可以算是不辜負了這大雪。』

二姨說：『天地間千奇百怪的現象，都滅跡了。現在大地上祇見一片乾淨潔白的顏色，高空中瀰瀰漫漫白茫茫的，不見一隻橫空的飛鳥。』

三姨說：『去年第一次下雪的時候，我立在花廳裏窗口看着，小小的一片潔白的雪，落在地面，不到三四秒鐘，就溶化了，被泥土沾汚了。第二片，第三片，第四五六……片也溶化了，被泥土沾汚了。接連着成千成萬的落下來，不一句鐘工夫，把一個形形色色的庭院遮蔽得一絲不漏。那時我真看呆了。昨天聽少爺講起羣衆底勢力，純潔的最後成功，今天底雪，倒可做一個絕好的譬喻。』

『什麼羣衆的勢力？什麼最後的成功？龍兒近來不知在念什麼書了？』梅翁底神氣有點嚴厲了。

大家靜寂了一會，火盆裏的火，不停的爆發着。

老太太看見衆人不說話了，伊開口說：『上帝的能力，有這樣大，可是還差一些兒。要是這個雪可以當做白飯用，可以當做白粉吃，可以當做白布棉絮穿，那窮苦的人，至少也不說要餓死凍死了。』

梅翁更加不高興起來，大家知道這些話觸動了老爺底慈悲心，都不做聲。

『寶兒，你把玻璃窗上底水蒸氣揩掉些，或者竟把那南面的一扇小窗開一開。』經過了一會的沉寂，四姨

背靠着圈椅說。『呀，這眞是一幅好圖畫喲，你們來看。』四姨帶着有賞識風景的神氣說，伊正從椅子上立起來走向那開着的窗前。

大家都立起來走到伊所立的窗前，跟着伊所指的方向望去，看見一個赤足的人，駝着腰背，打着一柄破油紙傘，在冰天雪地裏行走，那個人底又破又溼的衣角在雪花中飛舞。

四姨又重覆說：『這豈不是一幅好圖畫麼？有這一個人點綴雪景！』

『冷風緊得很，快些閉了窗，我們下樓去休息休息。』梅翁也在注視一會說。

大家都下了樓，寶兒叫了幾個媽媽上來收拾杯碟和吃剩的酒菜。

（原載小說月報十五卷二號）

不遇

嚴既澄

星期日的上午，算是我一星期內唯一的在家裏休憩的時期。日常的事情是不做了，出門呢，還得在午膳之後。若果沒有特別重要的事情，這一天總不會大清早便跑出門去。懶懶地從衾褥狼籍的床上爬了起來的我，總是靜坐在書桌旁邊的椅子上，吸一兩枝紙煙，同時便毫無系統地涉想及一些平時沒有功夫想到的事情。如果這半天內沒有忽來相擾的人——這的確是很少的，因為那時候大家都在自謀欵息，要不是別有不得已的原因，總不會想起去攪擾別人，　我便就這樣地一直冥坐到午膳的時候。午飯吃過之後，又要投身入許多齷齪瑣脞的事情中了。像我們這樣「終身役役」的人，這星期日上午的半日的閑居，已算是勞生的清福。因此，我到了這個時候，總要把一切的憂思煩慮暫時放在一邊，不許牠們輕易侵入我的靜境裏來，毀壞了我的不可多得的清閑的幸福。我情願茫茫昧昧，無知無識地僅僅以吸紙烟的一樁事情消遣過這一個早晨。

在最近的一個這樣的早晨，當我還沒有燒完一枝紙烟的時候，我的閑寂的心思，忽然被一封寄來的信打破了。牠立刻攪起了我的雜有一點惘然的悲感的囘想，使我不能自已地展開了十幾年來的記憶的陳賬，一直追尋囘味了兩個多小時。這封信是一個親戚寄來的，牠的目的是借錢，而牠所表明的借錢原因，則是我那親戚的父親去世了。我把牠反覆看了兩三囘之後，便驀然投身於這十多年來的過去的圖畫中。

一個將近五十歲的老者，頭髮已有一半白了，匆匆忙忙地走進我家來。他後頭跟着三四個苦力，挑着七八

件行李，都隨着那老者走入門來，把我們家裏的淺狹的院子都給擠滿了。我那時大約是十歲左右，正在院子裏玩着，忽然見了這許多人，嚇得連忙往裏面鑽，趕緊把母親喚了出來。那老者看見我母親，一邊拿一塊半舊的手巾拭着汗，一邊問道：『啊啊，這是表嫂吧？表姪可在家？』我母親似乎是早就知道了這位老者的消息的，一邊讓他坐，一邊囘答道：『他不在家呢，表老爺。阿文，你去找你爸囘來，說周公公到了。』我聽了母親的話，便很有興味地跑出門去，到我父親工作的地方，報告這個消息。等到我父親和我一同囘到家來的時候，看見那幾個挑行李的人還站在院子裏，那老者端坐在客堂的中間，面上似乎帶着怒容。我父親一見他，立刻恭敬地和他作揖問好。他却很惱怒地對我父親訴說那些挑夫沒禮貌，不知敬重士流。我父親也不知道甚麼事情，到房裏問了母親，才知道這位表老爺沒有脚力給那幾個挑夫，叫他們等候我父親囘來；挑夫們不大願意，反而被他拍桌子痛罵，因此相爭起來。而我們家裏又沒有錢代他給付，我母親因此躲到房間裏。於是我父親出去替他給了錢，打發挑夫走了。那時候，我祇聽得那老者對我父親說道：『多煩你代付一付，我不久就要還你的。』

這是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晰的第一次看見這位周公公——就是現在寫信給我的親戚的剛去世的繼父——時的印象。

從此之後，周公公就留住我們的家裏了。我們所住的房子本來很狹小，沒有餘地，祇得在客堂上替他搭了一個床舖。周公公起先很不高興，說我父親簡慢他；但後來知道，這是沒有法可想的事情，也祇得權且住下了。他歡喜飲兩杯酒，我家裏每日總要替他弄一些下酒的菜，他纔吃得高興。他留住我家的第二日，和我父親一塊飲着酒的時候，便對我父親細說他的來意道：『我以前的經歷，賢姪你是曉得的。我們書香世家，中了幾代的舉人和秀才，先人之澤實不應自我而斬。誰不知道我是「大夫第」的家孫？在我們一鄉裏有誰敢對我失一些兒禮貌？而今到了此地，便連挑脚夫也欺負起我來，這眞是「虎落平陽被犬欺了！」我也眞不知道：我的命運爲甚麼這般不濟？一連考了七科，就沒有碰着一個眼力高一點的主考——果眞連一個也沒有！唉！賢姪，

你不知道，我家裏的光景，眞窮極了！簡直逼得我不能再等，我纔起了這「棄儒而商」的念頭。這自然是極端玷辱我的家聲，但在這個時候，我也只好暫時委屈了。聽說這裏的「買辦」的職位，出息很好，雖然身分卑下了一點，也祇得暫時忍耐一下，等到手上有些積蓄時，再回去打考試或納粟的主意。賢姪，你想是不是呢？我現在初到這裏，人生路不熟的，自然要打攪打攪，等到我有朝一日飛黃騰達起來，賢姪，你的厚意，是少不了要重重答謝的。』——這一類的話，自從他來到我家而後，差不多常常掛在他的嘴邊；因此，我直到今日，還記得很清楚。

那時我父親也祇有唯唯諾諾地敷衍着他，但背地裏也很替他發愁，不知道他的「買辦」要那一日才做得成功。我們家裏要那一日才脫卸得供奉他的負擔。

這位周公公的脾氣，眞是再大沒有的！我們一班小孩子都很怕他，也希望他早些走。然而他在家裏一住便住了兩年多，把我們的一家老少都弄得煩惱非常。到後來，他的「買辦」的希望逐漸冷却了，有人薦了一個輪船上的管賬的位置給他，他才離開了我們家裏。但在輪船到了的時候，他依然要到我們那裏來住一兩天。後來我的祖母從鄉裏來了，我家裏便連客堂也沒有空隙，他才不再來住。這時候，只有在他偶然來吃一兩頓飯的時候，我還是要懍懍危懼地對着他，但這些機會是很少了。

這樣地過了五六年，周公公又要到我們家裏來寄食了。那時我父親已經自己弄了一個小工場，因爲家裏不大方便的緣故，便請他到那邊工場裏裏去吃飯。他纔去吃了兩三日，便對我父親大發牢騷，說那些工人不知道敬重他；又說他們吃飯太快，他第一碗沒有吃完，他們已經風捲殘雲地把所有肴菜一掃而空了。我到後來才知道那一羣工人，也是有心要作弄他；大家都說他架子大，故意要與他爲難。我父親祇得時時勸戒着他們，叫他們體念他是個老者，稍爲讓他一點。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又經過了許多年，周公公的頭髮已經差不多要完全變白，他的腰也開始覺着彎曲了。

然而他還是不肯害羞；見了親戚和朋友，也還是滿口說着他那初到我家時第一回對我父親說的一套陳言。他看見我年紀大了，而且出來做事情了，便不再像從前那麼樣嚴顏厲色地待我，反要時時和我說起他的心事來。我聽了他的話，也祇有跟着他拿將來的飛黃騰達做他的安眠藥劑，背地裏也只有爲他搖頭嘆息。

在前兩年的秋天的一夜裏，周公公忽然碰着了很爲難的事情了。原來他的夫人早就有信給他，說立刻要到此地來，因爲欠債太多，在鄉裏實在不能再留住了。但他却從來沒有答應過。誰知在這一夜裏，他夫人驀地像飛將軍從天而降，自然要害得他手忙脚亂地不知所措起來。這時候，他自己依舊寄居在一個死友的兒子的家裏，兩頓飯，則仍是到我父親的小工場裏去吃，那裏有地方安頓他這位夫人呢？在百忙之中，當然只有先行送他到我們家裏來暫住幾天，於是他很嚴厲地責罵她的孟浪，但她却夷然地回答道：『你叫我守在家裏怎麼過得了？就是喝西風，也得還人家的舊債啊！』

過了幾天，他夫人知道他沒有甚麼法子替她想了，便暗地裏託人薦她到人家公館裏充當女傭，不再依靠她的丈夫。那時候，我母親等人都很替她慄慄危懼，勸她不要這樣幹，因爲大家都知道這事若給周公公曉得了，他一定要大發雷霆，必定責罵她敗壞他的門風。但她的決心，終於不能阻止；她自己知道，她要維持她自己的生活——雖然只是很簡單的生活，——終非靠着她自己的頹老衰疲的體力不可了。

這件事，果然鬧出大亂子來了。她入了人家，還沒有三五日，這消息便傳到了周公公的耳邊。他眞個氣憤填胸了！第一次走到她的東家的居室左右去等候着，說，「要等她出來，結果了她的性命！」那時自然有人去報告了她，使她終日不敢出門來。我父親等人又去尋着了周公公，苦苦地勸了他好些時，纔把他勸走了。到了明日，他便到我們家裏，令人去叫他夫人來，說有話對她講。大家都很怕他氣憤得太厲害了，老人家支持不住，恐怕要氣出大毛病；橫豎有許多人在旁邊，大約她也總不至於眞個被他「結果了性命」。於是差人去把她叫了來。

這時候，周公公似乎是沈靜了些，要在我們的後房裏會他的夫人，叫衆人都到前頭去。我們都在前面留心着。還沒有五分鐘，便聽得裏面相打起來了，於是我們幾個人一齊湧到後面去，把房門推開，周公公的夫人便很倉皇地逃了出來。房裏面的周公公正在像狂人一般地叫罵暴跳着；豆子般大的汗點，不住地從他的鐵青色的額頭和腮頰上吐出來，圓瞪着他的火一般紅的眼睛，抖着聲音，斷斷續續地喊道：『我把你這老賤人——哼——賤骨頭！放着自己好好的太太身分不居，反而要去喚別人做太太！——你知道你自己是甚麼一等人家的媳婦，是怎麼一等人的妻子麼？……賤骨頭！遲早總要結果了你這條狗命，纔洗刷得了我家的恥辱！』

老先生的火氣，眞不容易平息啊。我們幾個人不知道費了多少唇舌纔將他勸出門去；我便陪他到一家館子裏吃飯。他一邊喝着酒，一邊對我訴說他半生裏「不遇」的悲哀，——這情形恰和十多年前他和我父親在一塊吃飯時的樣子差不多，他對我所說的話，也和他從前對我父親說的話沒有甚麼兩樣。他說到傷心的時候，連眼圈都紅了，幾乎要立刻弔下淚來。我是深知他的自製催眠劑的，這時候也只得瞞着我自己的良心，對他說了不少的我自己明明知道是欺騙他的話，使他醰然沉醉於來日的飛黃騰達的大希望裏，纔說得他舒服了些。後來他夫人被一個遠房的姪子接了去，明居着太太的地位，而暗執着傭役的職司；這當然可以使他躊躇滿志了。那時候又有一個朋友薦他去充當一個餅肆裏的賬房。他也就離開了我們家裏。

我再和這位老先生見面的時候，是去年的新年。我照例到他那裏去賀年，看見他頭髮越白了，背越駝了，面容越是枯槁了，但他的下頷，依然是「牛山濯濯」的，還未蓄上一根鬚。他身上的衣服已經很污舊，而他的脚下還是穿着這十幾年來每逢新年我必見他拿出來穿到元宵節的那一雙黑緞的朝靴——據說，這是他的中過進士的先烈所遺留下來的。

我這一次的和他賀年，本來早就預備下靜聽他的口頭的自敍傳的忍耐心。然而他這一次的自敍，比平日的更是材料豐富，幾乎使我沒法支持到他的終篇。因爲除了我往日所已聽得的以外，他又增加了不少的新感慨

了。他問了幾句關於我的近狀的話以後，便對我訴說他的餅店裏的生涯的困苦；怎樣地一日要枯坐十多個鐘頭，怎樣地受着比製餅工人還要不如的待遇，怎樣地工作多而薪俸薄，幾乎要拚了他這條老命，還掙不到十塊錢一月的工資！末了，他更很憤慨地高聲說道：『我現在誠意地告訴你們年輕的人說，如果你是乖覺的，你將來千萬不要再令你的子孫去做讀書人！現在的世界不再要讀書人用了！如果你教你的子孫走上了讀書一條路，那你就無異於親手把他們推落了萬丈的深淵，使他們永遠不能再有出頭的日子！你祇要看我的榜樣：我豈不是曾經受過鄉人敬禮的讀書人麼？而且生長於詩禮名門，在鄉間百里之內誰不崇仰着我們的家世？然而到了現在，終於半生碌碌……』——也許是偶然的事，在我的記憶裏，他似乎從未說過「一生」兩個字——『……祇落得拿着一枝寫流水賬的禿筆，自己在暗中流淚！你想，我便是不值錢，便是沒有在鄉科裏遇着過有眼睛的主考官，也終不致於要和燒飯的廚子，製餅的工人，站在一行列上吧？然而一日裏像坐監牢般地枯坐這十多點鐘，而且要挺腰埋首地寫着賬，我所掙得的工錢竟要和燒飯的廚司一樣，比起製餅的工人來還要差一半！他媽的！我二十年的埋頭窗下，把四書裏的朱夫子的註都讀得爛熟了，到而今只有讓牠撐腸塞肚地去在那裏發霉！這樣地沒有用處的書，你們還要去讀牠做甚？你放眼去考察一下看：坐汽車住洋房的隊裏，可有我們的一流人在裏面麼？他們都祇是些市儈，從前最爲讀書人所賤視的市儈……這個世界是昏天倒地的世界！……你不要希望找得到發迹的讀書人！……』

老先生不平已極，椎胸擊桌地一口氣發表了一大篇的議論，幾乎要把這坐在他旁邊靜聽着的我，當作他的餅店的主人，而痛責我的侮慢讀書人的罪過。他那時的慷慨激昂的態度，和他所自述的窘蹙可憐的處境，也頗引動了我的未經理智審檢的同情，使我也不免稍稍替他不平起來，然而那時的我當然也是和他自己一樣地沒有甚麼法子可以使他揚眉吐氣的，除了照例的拿他自己所製的催眠藥慰解着他，引着他談些將來的事情以外，我還送了他一點買下酒品的錢，便告辭出來了。

我現在還是淸晰地記得在那一天的靜夜裏，照例是輾轉空床的我，——那時我正在常常害着失眠的病，——很爲日間的這一次和他會晤的情形所激盪，而不斷地引起許多斷片的思想於我的意識中：——『社會眞個虐待讀書人麼？……周公公的情形，也許是無數的舉人和秀才一類人的現狀……他確是用過許久的苦功的，可惜只讀得一部四書朱註……原來舊式的士人舉子的讀書，都只知道以名利爲目標，……在許多的古人的詩文集中，也可以發見同樣的語言和見解……在我年幼的時候，曾見過周公公託人去說媒，要討一個他看中了的女子作「側室」，被那女子拒絕了，他便罵她沒見識，不知尊敬士人，只配給「市儈」踐踏，……他因爲考試落第，曾經被他的父親毒打過好幾次，……讀書人都鄙視富商爲「市儈」，怪不得商人也鄙視讀書人……他的「將來」還會有什麼希望麼？……我的將來也是如此麼？……人人都有自己的催眠藥，恐怕我自己也有！賬房關係重要，還是廚子和餅師的關係重要……讀書人果眞有實際的用處沒有？……昏天倒地的世界……』

這樣的零零碎碎的游思，和許多的自己也不求解決的問題，一直騷擾着我的腦筋；加以新年中的頻繁瑣屑的肆應周旋，也很足使我的本來衰弱的精神，疲憊到了極點。這一夜的魂夢，自然是很不安寧了。

新年以後，我又和老先生隔絕了半年多。直到去年的秋節前一些時，他忽然到我們家裏來，拿一粒淡紅色的不知眞假的珊瑚珠，叫我父親替他鑲一個金托子，說，要拿去做他的小帽的頂兒。那時我看見他的情形越是黯淡，而衣服也越是不整齊了。或者他正是因爲這個緣故，要藉着這個珊瑚的帽頂來保持他的超越於庸衆之上的威儀了啊。

從此之後，我便沒有機會再看見這位周公公了。

紙煙燒完好幾枝了。我只是呆呆地坐着，拿着我那親戚——他原是周公公的胞姪，新近承繼他的——的來信，不斷地囘想到我所及見的這位老先生的最後十幾年的生活，很被牠喚起我「華年逝水」的廣漠的悲哀。

「將來」之縹渺冥茫，我原是早已見及的；祇有當前的生活，算是你實際受用的生活。將來的描摹想像，和事後的怨天尤人，都是於你沒有纖毫的意義的，除非你故意用來做「聊以自娛」的無聊中的安慰品。然而這一個星期日的上午，又被我這樣嬾嬾地銷磨過去了！

終身不平的周公公啊！願你長此安眠，長此忘却了一切吧！忘却了一切，總是你的幸福。也許這個社會確乎是待你苛酷些，但從此之後，你可以不再被囚於你的過去的鬱憤和悲哀，也不必再藉着你的自製的催眠藥劑來做你的慰安品了。只有我，只有這個曾經從你得過不少的教訓的我，恐怕還在不自覺地依着你的舊方而製造着自己的催眠藥呢。

（原載小說月報十五卷十二號）

慘霧

許傑

上

自從新嫁的香桂姊從她的夫家環溪村囘門的那天以後，我們的村裏就接連的和環溪村聚起兵來。環溪村和我們的玉湖莊是隔着始豐溪的鄰村。溪水在牠倆中間流過天然的畫了一道界限。我們的村舍的後面，從前都是一片膏沃的土地，正如現在我們從村後望過隔溪的樹林隱藏着的土地那麼豐饒。無情的溪水，因爲距離牠的發源地不遠，還帶有奔暴的氣概，在東衝西決的奔騰，差不多每日都要改換牠的故道，踐踏我們的田地。現在流到我們的屋下了。我們的建築，因爲要避免溪水的要挾，在村外築上了堅固的城寨；溪水奔騰的衝來時，破不了那堅固的城寨，就在牠的下面盪洄了一囘，轉了幾個漩渦，泛成澄碧的深潭，馳馬一般的向下馳去。

我們到村後的溪濱眺望時，我們可以看着溪流的後面，是一灘黃色的沙石，沙石的後面是一片草地，草地上面生長着叢密的柳樹，和許多蘆葦，柳林長滿了綠葉，直遮蔽了遠山的山嶺，與蒼碧的青天相接；相離不遠的隔岸的環溪村，已埋沒在柳浪之中，找不到一個屋角。

我們的村舍盡處，恰與村後相反；流水蕩蕩地從西南方衝來，直到了村舍的牆壁；在那邊順勢成一個反動，滙成一個射出角，向東南方流去；因此就堆成了一個沙渚。

沙洛漸漸的漲大起來。有幾處已可種作。我們玉湖人希望在那邊有一個最大的開墾；雖然在現在是滿眼的蓬蒿。

這裏靠着我們的溪濱，倘若用始豐溪的界劃作證，環溪人當然管不到這些未來的財富。但是他們從前所有的地址，他們有重新開墾的權利。

這是一個權利和財富的衝突；因爲他們看重牠，正如一座國際的鑛山。

已是五月的天氣了，小麥早已收穫，大荳和田禾，正待耕耘。村人們雖然不是正忙的時候，却也不能十分怠惰。

暖風輕拂柳梢，新蟬開始歌唱，善鳴的黃鶯兒飛過時，正直的投下一個黑影。我和我的妹妹雜在村人們的行列中，在祠堂前的樟樹下納涼。

那邊坐在石檻的盡處的老人，是加裕大伯，他穿着一件青布小衫，豁開了胸口，很安閒的吸着旱煙；他說話的時候，額紋一定摺成三疊，短短的鬍子，一根根的翹了出來，正似一個脫了毛的舊刷子。他最愛說話，大家都喜歡聽他。靠着加裕大伯右面蹲着的是多理哥；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後生，頭上還有一條辮子，終日盤着；他手裏拿着一大碗的粥，和一塊麥粉的餅乾，蹲在石檻上吃。再順數算過來：第三個是做鞋子的老六，他比較上懦弱一點，不大說話。第四個是麻皮加來；他是一個粗戇的人，而且是最黏滯的人，大家都叫他麻皮加來，就是我們下輩，也沒有一個叫他加來叔的。第五個——這邊的盡處，是金櫻妹扶着她的剛纔過歲的弟弟站着。這邊呢：那個坐着的獨眼，是獨眼三，因爲他不是我們同姓，所以大大小小都叫他三哥，他側着頭，坐在門檻上，同樣的坐在門檻上面的，是江林公，他抱着他的小孫女兒拍着，儼然似一個白髮的保姆。此外還有許多小孩子，都隨意的立着跳着；而最使注意的，是穿着全身白衣服的香桂姊的弟弟多能，我叫他能弟，他也在那邊。

加裕大伯俯下頭去，要找尋一塊大些的石頭，敲他的旱煙灰；一面在講笑話。一陣涼風在柳梢上發笑，拖亂了柳條，却不能移動了蔭在樹幹下面的樹影；但同時加裕大伯新落地的旱煙灰却被牠吹散了。

癩頭金氣喘喘的從村舍的盡處跑來，驚破他們的沉靜；他帶來一個可怖的消息，說環溪人已有四五個帶着鋤頭短棒，在下溪渚的蘆葦叢裏，兇狠狠的犁地。這是一個很可驚人的消息，對於玉湖莊的村人們，因爲這是一椿偉大的財富。癩頭金還接着說，他已和環溪人爭辯起來，相互的罵了一回；但是環溪人欺他只有一個人，惡狠狠的想來打他。幸虧他手脚快，在蘆葦叢裏一隱，就一溜煙的跑來了。

癩頭金的話還沒有說完，多理和麻皮加來，已經跳了起來。

「去！去！那還了得！」

「金！你再去喊一聲加啓和保東，他們都在大屋廳的中堂裏。——你說我們已在祠堂前等他們了；——帶短棒來！……」

癩頭金已經走了；多理立刻拿出了一束短棒和棒頭裝有尖刀的豬刀鎗；這些都是藏在祠堂裏的。祠堂前的空氣，頓時各樣；那些跳着玩着的小孩，立刻套上一副駭異的鬼臉，直瞪着兩眼呆呆的站着。多理把那束短棒和豬刀鎗丟在地下時，鏗然的聲音，與灰塵同時飛起，震得金櫻妹的小弟直哭了起來。多理解開那束着的繩，自己揀起了一枝豬刀鎗，用手掌去揩那柄上的灰塵。麻皮加來揀起這根，又揀起那根。老六也揀了一根短棒。獨眼三還沒有起來，多理就拿了一根短棒給他，催他起來。

接着，癩頭金跑了回來，後面跟着加啓，保東，多智，來富等一批人。他們都倉忙的走到祠堂前，只有加啓帶來一根鐵尺，保東和多智等便順手拾起一根短棒。

他們一羣人，都拿着武器，凶糾糾往前走；癩頭金過先，後面就是多理和加啓，以後就是保東和多智等了。

加裕大伯好久沒有說話，最後也拿着旱煙管，慢慢的跟了上去。不知受了什麼暗示似的，能弟和一批玩着小孩，也隨着加裕大伯前進。

江林公發出他破鑼一般的沙音，說：

「不要老老實實的打他！把他們嚇一下子，趕走了就算！……」

但是大家走得遠了，沒有聽清楚他說的什麼說話。

在半路上，他們已走入楊柳樹的叢裏，一個個散了開去。多智囘頭看見能弟也跟在一羣小孩中間，就吩咐他囘去。

在柳林中，樹影在沙上搖動，恰如活動影片；日光隨處的透下幾絲光線在他們頭上，幾疑出沒在雲彩間的明月，人聲隨處的驚動了樹上的鳴蟬，翼聲沙沙然的從這樹飛到那樹，和人們一步一步的踏着細沙的響聲相和。

癩頭金開始在柳蔭中出現，走近那些凶狠的環溪人的前面，他開口就罵：

「你這批牛生的兒子！快把你的爺爺滾開！誰要你在此地開墾？」

環溪人還沒有看見他召來的一班人馬，厲聲的囘答。

「賤賊！不要在你祖宗的坟上爬癢！」

「你快些跟我滾開！不要來送死！」

環溪人自恃人多，如虎一般的追了過來。

「你打嗎？來！」

柳蔭裏面喊出了一班人馬，環溪人嚇得一跳，就退縮了。加啓裝着沒事似的，把鐵尺藏在袖口裏，走上前來，好像代他們講和，要訊問他的原委，他走到環溪人的面前，癩頭金也追了上來，重新壯起他的膽量，打那

個環溪人一個耳光。同時加啓也抽出鐵尺，只是對腦門的敲。多理，麻皮加來，保金等都趕上了；加裕大伯和幾個頑皮的小孩子也出現了。環溪人見來勢不好，忙抽身往水裏逃，多理恐怕豬刀鎗傷得太利害了，就把牠丟在地上，順手把多智手裏的短棒接過來，追到水岸，向那環溪人的背後一擊，那人就往前衝，跌在水裏。

加裕大伯連忙止住他們，都沒有下水。那五個環溪人當中，有一個走得太忙亂了，在急流裏滑了一腳，一個水渦兒，滾到深潭裏，流水平他的頭上；他因爲加啓的向着腦門敲來的鐵尺太厲害了，所以提不起精神，纔溜下去。這邊的一批人都走出來，立在岸上，看那跌在水裏的人發笑。

那先渡過去的三個人，就在對岸等着了，還眼睜睜的看着我們這邊。及到那兩人也到岸時，他們又開始大罵。

多能在那沙堤上，經他的哥哥多智喝回後，就呆呆的彳亍着，走回他自己家裏。

他母親還在竈下洗碗，香桂姊因爲是新回門的客人，穿着新衣，在那邊和他母親談天，一面無意的搖着手中的麥桿扇子。他的爸爸，加庭，沒有在家。他們還不知道剛纔所發生的事情。

能弟報告她們，說剛纔玉湖人已和環溪人打仗。幷且告訴她們關於打仗的見聞。最後，他很鄭重的說出，多智也是同他們一塊兒拿着短棒去的。

香桂姊聽說和環溪人打仗，就吃了一驚。因爲一面是她的夫家，一面又是她的母家，無論如何，這是使她爲難的。

他母親很埋怨多智不知理路，說他還沒有成年，就要被自眩的本能所驅使，很緊的要做後生。況且環溪村又是我們的新親，雖然姊丈是不一定在那里，但也難以爲情。

能弟見着他的姊姊發呆，就跑了出來。他想他的母親和姊姊們都不喜歡他報告的消息，對於他自己的自信，似乎有些陰晦。

祠堂前的人又站滿了。各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張皇的情緒；此種情景，平時在那里是很不容易有的，因為平時在那里都是沒事的閒談和嬉笑；今天却如觸了電一般的，大家的臉上，都如嚴峻而削壁的山石，被一層迷濛的煙霧遮蓋着。能弟知道是為了剛纔的那件事，就一聲不響的走入人叢中，仰着頭聽他們說話。

因為我家的小門，就靠近那株大樟樹；所以祠堂前的空地，簡直是我和妹妹的遊戲場。

春舟大伯，穿着一件白夏布的大衫，在人叢中說話，大家一點都沒有聲音。他是加裕大伯的弟弟，前清進過一個秀才，現在可以同縣城裏的知事和警察官直接見面。因為他是一個文人，兄弟又多，家裏又在年年的釀酒，年年的買田，所以沒有一個不聽他的吩咐的。他說：

「糟了！這一件事，我們不應該如此做。……現在那邊上風了……我們應該叫警察，……叫警察，說他私自開鑿，強佔土地！糟了！現在……是他上風了！」

他的語音有許多牽制，正好像什麼人把他的舌根拖在；他想使他自己的語言，普遍的及到全體的聽衆，所以喉嚨特別的提高。他說到後面簡直是不成聲了。他那語言飛散的效力，還不及他口邊的泡沫的爆發；而他聲音的拖搭和凝滯，卻正以嘴角上的白沫一般的漸漸凝結着。

能弟擠在他面前，仰着頭，不住的看着他。我從他的泡沫的飛散上，發現了能弟的沉默的頭顱，在那邊仰乘甘露。我不喜歡能弟吃那些泡沫，正在我自己不喜歡別人用唾沫唾在我的頭上一樣。我擠了過去，牽着能弟的手，要他走到我的後門的門檻上坐，他就隨我走來。

在那里，春舟大伯又說話了：

「現在，他一定去報警察了！……但是，不要緊；你們快把那些短棒和豬刀鎗束好，藏到祠堂裏邊去，警察如果當真來的時候，由我去說話！」

這「由我去說話」幾個字，春舟大伯，特別的說得重；好像要無論什麼人都聽見。同時，立着聽他說話的

人們，心中如放了一塊石塊，面上都微微地現出一種歡喜尊敬的顏色。

「說一句私話罷！我們用兵器，是見不得客的。……兵器！是刑事犯呢！……這是我們犯罪的。……好！現在把牠藏起來好了。……警察來時，什麼事都由我擔當。……因爲這是關於合村的財富。……」

春舟大伯講得滿身都是汗，背部的汗珠，已經鑽到白夏布大衫的外面，又開始流動了。他說到此處，就退了出去。

祠堂前的人們，又開始走動起來；嘈雜的聲音，好像和那些人走動，有很高的相關度。

在那里，癩頭金是最容易招人注目；因爲他本來是很耐人尋味的，而這次的事實，又直接的與他有關；所以大家都追問他當時情形。

多理也很出衆，他說述他用短棒撲擊那個落伍者的環溪人，眞是有聲有色。加啓也自述他的鐵尺的利用，如何的輕便與如何的巧妙。而多理最以爲榮，最說得津津有味的，就是他不肯用豬刀鎗穿那個人的背部。

總之，祠堂前的空氣，是非常的緊張，太陽稍或斜了一點西，火熱的光焰，並沒有改殺；樹梢頭靜悄悄的凝練着，鳴蟬也沒有唱歌；雄鷄和母鷄們，彳亍的在草坦上走；幾隻活潑的村狗，也躺在樹下，深深的咋舌。

我偸偸的問能弟，香桂姊姊在家裏作什麼？他說在家裏嬉。我想看一看他的姊姊，就要求他同我一塊兒到他家裏去。

香桂姊一個人躺在樓上；向南的窗門開着，正可以望見村外的澄碧的溪潭，和隔岸的密接的綠陰，隱約的綿亙着的遠山。

我說：「香桂姊！我來看你呢！」

她立起來喊我一聲秋英妹。

我覺得她出了嫁以後，舉止就有許多不同了。我說：

「你現在的面色，比什麼時候都好呢。香桂姊。」

「不見得能！——你看我很紅潤，是嗎？——那是熱得發燒的。」她說了微微的一笑，當即就把她的笑容斂住。我覺得對於她已經非常的隔閡的樣子，找不出可以對她說的話。

「你聽見了嗎？我們玉湖人同環溪人打仗。」我說到環溪人，驟然憶起：她是出嫁到環溪的，她的丈夫，也曾到這邊來過。

她說：「剛纔聽能弟說過了。」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我急忙搶着說：

「你的姊丈我看見過呢，生得非常的雄壯；我當時還說笑：『若是和香桂姊打起來，香桂姊一定打他不過的。』那天在你家裏吃了雞子麵的點心去的。……」

「秋英妹，你的妹妹來叫你了。說：你的父親回來，要你燒點心去。」能弟的母親在樓下叫，我便立了起來，往樓下走；香桂姊還勉強的送到樓梯頭站着。

我走到家裏，果然父親坐在大椅上，解他的草鞋和破襪，我喊了一聲「爸爸」，就走入灶下燒火。母親吩咐我去買酒。我走出後門，祠堂前已經沒有剛纔那麼多的人了。江林公仍舊抱着他的小孫，加裕大伯仍舊坐在那里吃旱煙，做鞋老六很安閒的躺在石凳上；一切的空氣，又沒有以前那樣緊張了。

警察沒有來，一直到天黑了都沒有來，大家期待着的心，於是乎放寬了。

吃了晚飯以後，我和妹妹，坐在母親旁邊，聽爸爸講述他在外兩年的情形。他末後又嘆了一聲氣，說我不是男孩子，不能幫助他出外做事；又說我沒有兄弟，對於他的前途，是很空虛。我沉默着沒有說話。能弟在外面叫，說香桂姊要叫我說話。

滿天的繁星，正如中午的日光，正照在閃鑠的沙上，反射到我們的眼簾裏的那麼晶瑩而繁夥，白天的熱氣，已經躲到羣星的背後；涼風隱在樹梢上唱歌。

這是我的幻覺罷！我覺得在這樣黑夜的道途上，周圍是非常遼曠的，前途是非常空虛的。當我覺着這一種情景時，我的耳朵裏好像有人告訴我，能弟的熱烈的顫抖的手，就是這空虛的黑暗的安慰者。

能弟緊握着我的手，用力的靠近我走着；我覺得他的手有些熱烈的顫動。

大概，那時的能弟，也有這樣的感覺了，他愈握緊我的手，愈靠近我來。他輕輕問：

「英姊！你今年是幾歲了？」

我覺得他的無端的詢問，是含有深意的。我說：

「你呢？能弟！你先對我說了。」

「十四。那麼你呢？英姊！」

「我，十六。」

他的幾句英姊，眞是一支刺透心肝的鑽，一句句都透入我心的深處。

他愈加擠了過來，我就把他抱住，摟在我的左懷走着。

我好像是超於現實的了，我的心內的舒適，簡直是戴上偉大的王冕；世界是融和了芬芳的花香與柔和的鳥語的春晨，我倆是游泳其中的兩尾五彩金魚了。繁星嵌在深碧的天底，正似我倆游泳着的魚池的水底，㗰着的晶瑩射日的寶石。

香桂姊仍舊在那個樓上，向南的窗門猶是開着。和風從窗口吹來，回復到我的在屋外走時那麼清爽，脫除了剛纔進入室內時的許多混氣薰陶。窗外看不見澄碧的溪潭，淙淨的水聲，是中午時享受不到的天籟。天河從她的屋背橫過，小星塡滿了河街，一顆顆細潔得可愛，直掛到南天的盡處，與那些隱隱約約，用遠樹與山影組

成的如長堤一般的黑影相接。南大人頭上戴着紗帽，天庭上的帽飾，愈燦爛得出神，穿着朝衣，偏向西面崗着；正對窗口，禮拜我們屋後的北斗星。

室內的燈光，還及不上兩顆螢火蟲的明亮；因爲南風吹得太強，故意把牠放置在箱子的後面，光線更加微弱。

香桂姊的麥桿扇子也沒有扇。多能弟還搨着我不肯下樓。我也不心願要能弟離開。她說：

「英妹！你對我的話沒有說完，你就走了。——你告訴我：他們同環溪人相打時情形怎樣？你說我的他，（她說到這個他時，語音特別的放低，悠久而輕和，我知道她的臉上同時有一陣清風掠過了。）你在那邊看到嗎？你告訴我！英妹！」

我看了她這種說話情氣，我平時的好多話而直爽的特權，早被她毀落了。我告訴她：今天並沒有看見她的丈夫，不過那時他到她家裏看她的母親時，我看到一次。她輕輕的哼了一聲。

她吩咐能弟到樓下去；她要求我今夜宿在她家裏，伴她睡眠。

能弟還躊躇着不肯下去；我說要回去對母親說一聲再來；她催促我就去；我又要找能弟同伴。

這一次的來往，我覺得能弟的心完全同我的心黏住了。我們倆相抱的走着，一句也不言語；我只覺能弟的心同我的心完全黏住了。

我的母親沒有話，因爲我的爸爸新來，要重新鋪眠床；現在更加便當了。

我沒有把能弟的事對香桂姊說，因爲我知道她要笑我倆的。

多能還搨着我，他見我可以同香桂睡，也說要伴香桂睡。香桂姊嗤的一笑；說他還同小人一樣的不識情事。我的意思，就是三個人同睡也不妨，因爲這張床子很闊；但我沒有說出。

香桂姊叫她的母親把能弟叫去；我就去拂了蚊子，吹滅了燈。窗門仍舊開着，夏夜的涼風，不能有冬天的

朔風那樣尖銳與堅實，牠只能在帳子的外面，微微的搖動，不敢驟然穿入。

她說她昨夜一夜沒有入睡，只是左右的轉側；現在雖是住在她從小長大的母家，她總覺得是異鄉，自己是離鄉的孤客。她想要囘轉環溪，或者明日差人去叫她的丈夫來；但是她却不敢說。

她還說她的丈夫待她怎樣的好；怎樣她來的時候，送她到什麼地方；怎樣他對她說什麼話；……但是我早含糊着答應，迷迷朦朦的睡去了。

在睡夢中，她把我叫醒，要我到窗口聽那沙灘上的奔騰的人聲。羣星仍是彩燦的閃爍着，西南角的天上多了一顆如日一般的大星；我張開朦朧的眼睛找尋溪灘的人影，卻被一圈圈的燈光的紅暈遮住；激湍的聲音，更尖銳的可怕，漸漸的把那些石灘磨擦着的奔跳的人聲冲去。

香桂姊說我睡了同死去一般；剛在和我說話，我就入睡了，老死也喊不應。她說：

「我到現在還沒有睡過，連眼角都沒有交接。我以前似乎聽着溪灘有沙沙的人聲，我道不知什麼野獸在追逐，以後我聽那些聲音漸走漸近了，我就伸長了我的耳朵去聽。我聽他們好像走到水岸了，好像在渡水了，好像渡過來了。我心裏在想：怎的今夜到這樣的更深了，還有這許多人過水呢？我剛想到這里，只聽得外面一陣喊聲，接着就是亭亭碰碰的短棒聲敲門聲，和不堪入耳的大罵聲，以及各種的辨不出的聲音，混做一堆：我幾疑是那里失火，或是強盜來搶春舟叔的家裏了，我心頭不住的跳，我推一推你，你還是睢睢的酣睡，以後我聽見我們村裏也有人響了，我樓下的智弟也開門出去了。聽說還有許多人在大屋廳的堂前打牌，大家都沒有睡，齊聲喊了幾陣哨喊，他們因爲來的人不多，所以就退了囘去。他們的喊聲眞如雷震一般，只有你這位年老而龍鍾的老太婆，福命生得好，有些安靜的睡眠的命運，是喊不醒的。」

我聽了她說的這許多話，以及末後的幾句譏諷的語句，心裏很難以爲情；一再追想她和我述說的情景，又使我心裏微微發寒。

我終於轉入睡鄉。

中

第二日下午，我們的祠堂門也大大的開了，許多的人都在那里進出。這一雙門上畫有門神的大門，是不常開的；除了正月和春秋二祀的祭祖；可是今天也開着了。

春舟和肖峯，都穿着夏布大衫，在那邊人叢裏很倉忙的跑進跑出。癩頭金的死屍躺在祠堂門的旁邊的石板地上；他的眼睛還是睜着，左邊的面上有一很深的刀痕，鮮血流染遍了頭部，轉成紅黑色，將額後的幾根毛髮的黃髮膏住。此外胸口，腹部和臂部，都有尖刀的傷痕，而臂部的肉已經緊漲得反花；腹部的傷口，還流出一節小腸，大家都很悲憤的觀看。最後就用一張草席蓋上，要把他抬到上祠堂去。

癩頭金不是我們的同姓；他是和肖峯屬親。我們的村裏，就是這兩姓的人氏；雖然有兩個祠堂，各姓由各姓自己管理；但是平時總沒有多少界限可分的。何況這一次是對外的呢？是全村的財富關係呢？是全村的名譽關係呢？

我們的一族，自然是春舟作主；他們呢，不用說是肖峯了。

那邊，多理最激烈。他說，「不是我們把他追趕了，他不是要把我們村裏的人都殺死了嗎？他是預備來同我們打的。好了。癩頭金已經打死了；我們是小村，橫豎再同他賭死幾個罷！」大家沒有人響了。他又眼睜睜的對着獨眼三說：

「三哥！打死的是你們的兄弟呢？反是你們貴族不倒霉，要我們倒霉嗎？」

「好！不用說了，我們自然是要同環溪人比一個勝負的。」三哥奮前的起來，睜着一隻大眼，好像要把這一隻眼睛睜得比兩隻還要大的。

三哥不比痲皮加來一般，是隨便說話的；他一說定這一句話，就是「過五關斬六將」一，也要把牠魔到。多理見他毅然的決定了，就喜得跳起來。

肯峯雖然是一個文人，卻不及春舟的有魄力；他十分的躊躇着，不主張復仇，要請人正式的講和。春舟知道村人們的勇力是衝天般的；不能再壓了，也想聽憑他們做到怎樣，再來收場，做個結束。

癩頭金是昨夜被害的。他自己沒有老婆，家裏只有一間養着蚊子的小屋，和一張板牀。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他做人很好，代人家做事，很勤謹，村裏的人都相信他。因為他家裏沒有帳子，又沒有貴重的東西，所以他就向外關着門，走了出來，在祠堂前的石板地上躺着。這是一處清閒的幽境，又沒蚊子和熱悶的空氣來苦悶。這是他平常的事，卻不料昨夜的環溪人走了過來，竟認定他是個對主；可憐落拓的頭顱，竟做了死罪的佐證！環溪人把他拖了起來，順手在他的臂部一刀，接着有三四個人過來，把他抬到那邊柳蔭外的水岸，就殺死在那邊了。今天他們無意中要看那些環溪人新開懇的荒地，卻發現了癩頭金的死屍。那邊的石灘上面，已經流了四五大堆的血，鮮血被嚴厲太陽晒乾了，轉成黑色，凝在石塊上，有幾分厚薄。他的死屍躺在那邊，一羣蒼蠅知道了，會集起牠許多的朋友來吃食以外，什麼人也不會知道。他們在那邊發現時，成羣的蒼蠅，已不許人們走近，好像這是他的專利，不許人們侵佔似的，嚶嚶然起來作示威運動。

對於枉死的癩頭金的傳聞，經他們無意間在溪灘發現以後，也如蒼蠅的世界一般的鬨動得熱鬧；那個消息的飛散，眞要比癩頭金的臨風的屍臭還要快便而遼遠。在鄰近的村莊，和較遠的村莊的親戚，都上玉湖來問訊，說外面傳聞。玉湖與環溪，不久就要開火。

村中的勇士，如多理一批的人，都主張當日出兵。癩頭金的死屍，也不要報官檢驗。現在可以先把他葬人白鹽或者黃沙當中，待再打死幾個，將來一共總結賬。

春舟不贊成當日出兵的提議：他說乘人不備，固然有道理；但是卽能知道他昨夜來偷了我們一次營，今天

就不預防我們的報復嗎？而且遲一天，我們自己也可以多預備周全一些。

大家都沒有說話。多理紅了的眼睛也退了一些熱度，正如被太陽燒熱了的霞彩，慢慢的被晚風扇涼一樣。玉湖莊的空氣，是茶壺內的空氣一樣的緊張；那些人心的惶恐與震蕩不寧，真如壺內沸騰着的氣泡。全村裏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就是金櫻妹的剛纔過歲的弟弟，江林公抱着的小孫女兒，和那些黃的黑的花的村狗，大大小小的母雞和雄雞，都不能例外。

在我們的祠堂角頭和各家的門頭間，農具儲藏室裏躲着的稻桶，都抬出來效勞了。牠們是些壁壘的老將，一個個分佈向南的臨水的巷口，裏面裝滿了鄭重的石塊；要是兩三個疊有，簡直是一座城垣。這是幾個要阨，各處都要有人把守，多理差不多最忙，他儼然是一位總督，跑來跑去的巡察。

靠近香桂姊的那個巷口，一樣的疊着幾隻稻桶，桶內塡滿了石塊；那隻新的稻桶，桶外的四個「五穀豐登」的大字，和「積德堂能記置」幾個小字，都沒有磨滅淨盡；這明明還是香桂姊家裏的農具。多智拿着一根短棒，就在那邊守塞。

那天晚上，大家都沒睡；好像什麼大難要降臨的樣子。多能坐在家裏，時常要跑出去看看街上的動靜，并且有沒有奇異的消息。

我因爲同香桂姊約定的，今夜也要去伴她。不過我的母親吩咐我做了許多事情，所以出來就遲一些。路上毫無聲息，我的心臟直提到喉頭。我的足音如幻影一般的引起了巡察的多理的注意，他在我面前閃了出來，問我是什麼人。我的心中明明曉得是多理的聲音，不提防心旋卻跳得愈加厲害。我說：

「是我！理哥！」

「誰喲！」他好像還聽不清楚似的更鄭重的問。

「是我！理哥！」我不心願自己的名字在自己的口裏說出，再答出一個：

「是我！」

「是秋英妹嗎？你怎麼到現在還要出來走？——到那裏去？」

「到香桂姊那裏去。」

「你不應該到這時還在外面走，——女人！」

我不歡喜囘他的話，我覺得他的「女人」兩字當中，有許多輕褻的意思埋着。

能弟瞥眼間瞧見了我，就跑了過來，牽住我的手。口裏不住的媽媽姊姊的叫，說我已經到他家裏了。他的母親說：

「唔！多能今夜對秋英這樣好！你停一些不要反轉臉來駡她！」

我覺得她的話有些話外的深意，要使我難以為情的。我想把這說頭岔開：說能弟不會反臉的，那裏曉得她更加有一個反面的證據；我覺得自己已經說錯了話，不禁臉上燒了起來。

能弟立在旁邊淡笑；香桂姊牽我上樓，赴那和平的女神所召集的睡眠的音樂會。

多智興忽忽的走進來，像一個在酒櫃上吃醉了的酒鬼，手裏拿着為明日戰爭而磨擦鋒利的尖刀，凶糾糾的放在桌上，閃閃的白光印着燈影，使人生出一種悽慘而恐怕的景象；他又把那枝藏在門後早被灰塵蓋滿了的「前膛」拿了出來，形式也要使牠擦淨，待預備好了，明日就可顯他和牠的身手。

他的母親說：

「你自己還沒有長成十足，多智！正如一株嬌嫩的茅竹，那裏可以臨風呢？這些公共的事情，你只要不落了人後，已算好了；怎麼還要出人頭地呢？」

多智如沒有聽見一般，囘頭對他母親說：

「我自己不知道嗎！要你多說！」

說着，走了出去，他母親隨着他走上門首，覺得全村的屋頂，都罩着一層兇狠的網，她告訴多智，要關門了，讓他一人在外面；他沒有異議。

睡神是和我結了緣的；在黑暗中我迷蒙的入睡，好像酒醉後，在落花細雨中看桃花一樣的輕浮與嬌媚。及到我被香桂姊喊醒時，我的眼簾纔招受了清晨的可愛的陽光，聽牠把眼底遺留着的黑暗逐去；心境開了喜躍之門，來歡迎那些戴上露珠的小草上的晨光的跳舞。窗外的流水的歌聲，好像告訴我這睡鄉的羇旅者以悲怨的戀歌。我的心靈像感受一種多方的人馬馳騁的闖入的複雜之感，使我心境一時難以分釋。

震人的鑼聲，已經響着第二遍了；第三遍就要會齊；第四遍就要出發。

我從香桂姊那邊走來，迎面的太陽，剛在我家後門的那株大樟樹的樹上，猛烈的驚人的陽光，已經表示出不是平常的日子；祠堂前的兩邊牆上，都豎着豬刀鎗，約有一尺多長的雪亮的刀鋒，都張着牙齒冷笑；我覺得一陣寒慄，身上就長滿了森森的汗毛。那鋒利的刀鋒的下面，都繫着一簇鮮紅的，如傳說故事和戲台上所看到的，厲鬼的紅毛，晨風很急燥的吹動了牠，我幻想着一個長滿了獠牙善於吃人的闊口，就在那個下面。此外還有短棒和長鎗，都很使人驚怖。

路上走着的人，都如着了魔一般。

那邊多理，多智，都在弄着前膛鎗。加裕大伯從前是善於打飛鳥和松鼠的，他在那邊指示多智。多智這小後生，一枝前膛，已經把他的面孔弄青了，還要去打仗。

那邊麻皮加來拿着一根豬刀鎗，在試驗着，好像要殺人的樣子，向着來富。來富連連的退避。加啓走上來罵他，說他不應該這樣無誠心。

這邊，保東喝退了一羣小孩子！不要他們來玩弄這些危險東西，同時就開始計算牠的數目。

老六倉忙的跑來，說春舟要多理去一去，多理把洋鎗遞給加裕，走往春舟家裏去。春舟還在家裏吃早飯，

他問多理預備好了沒有。

「你去再打第三遍的銅鑼，告訴他們是會齊的時候，不要再延遲了。」

「他們還有許多在吃飯呢！」

「那麼稍爲等一等罷！——你可先去，我吃了飯就來。」

多理仍舊跑回祠堂前。可怕的戰事就要開始了；大家開始恐懼起來。多理要大家看一看：還有什麼人沒有來，不許他們躲在家裏幸災樂禍。

第三遍的鑼聲響了。這是一種帶有辣椒一般的興奮性的謹告，對於那些不慣於吃辣的婦人小子一般的男子，已經覺得大爲過火，而他們的喉嚨的作梗與發燒，和鼻腔裏異樣的刺激之溝通了眼汨的奔流，都使他們有退縮和遲緩的可能。

「吃過早飯了的，都到祠堂前聚會！」

鑼聲反復的鳴着；這句成語也反復地唱着。牠們從村的這邊走到村的那邊。駭人的謹告如濃烟一般的繞着樹梢好久不散。

春舟沒有穿着那件大衫，卻穿了一身老布的短衫，在鑼聲與呼叫聲的中間離了出來。大家的視線都凿集到他的身上，嘩然鬨了一聲：

「春舟先生來了！」

「預備好了沒有？」

「這邊都好了，只是人還沒有來齊。他們來了就可以出發。」

鑼聲還繼續在響，勇往的人們都穿了短衣，縛好了很闊而很堅實的腰帶，一陣一陣的從鑼聲中湧來，各人都自告奮勇，不歡喜自己有怯弱的表示，致人們看出他是一個怕吃辣椒的弱鬼。

一聲震天的鎗聲，震得大祠堂的石壁和大門軋軋的搖動，祠堂外的大樟樹和村莊外的柳樹梢頭的棲鳥，也隨着駭人的鎗聲四起，直要繚繞到遠山的山谷，而遼遠的山谷的回聲響着時，第二個的鎗聲又起了。

在人叢的頭上，還聳出船桅一般的短棒；棒頭一齊的高低，好比斬了樹蔭的樹幹。豬刀鎗露出一尺多長的鋒芒，若刀山一樣的豎列着，太陽的光線一閃一閃射入靈魂，紅鬍子就在震怒般豎立了。

第四次的鑼聲還沒有響，他們就動身前進了。肯峯和春舟忙着要點一點出發的人數時，可是前面的人已經喊不回來。

他們走過自己的門前，各人的母親和妻子們的口裏都啣着一個梅子，胸甲上裝着一副水堆，眼睛裏的泉水並沒有潰發。可是全身上的冷汗卻流得不了。

多理和加啓，差不多是個少年總督；春舟和肯峯，就是運籌帷幄之中的軍師。多理背着一枝前膛，腰間縛着腰帶，脅下掛着火藥袋和子彈箱，胸口插着一把小尖刀。刀柄圈成一個圓圈，用紅洋布繞住，露在腰帶外面。脚底穿上一雙棉絲草鞋，可以使牠的運用，前進與退後，上山與渦水，都顯出輕便而靈敏。腿部繞着腿布，腓部如躲着一隻小豬，足見牠的精壯。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裝束，可是總沒有像多理的那樣引人注意。

多智的臉色，已經有些發白；他背着的一枝前膛鎗，特別的高出他人頭上，早被他自己門口的香桂姊和他的母親看到了。他走到自己門前，也不看一看那邊立着的是些什麼人，好像對於他的出陣，是有無意間的禁止與訕笑存着。多能看得發呆，要跟他的哥哥去；多智把他白了一眼，他的母親就把他叫住了。

人馬走完之後，村上非常的靜寂；牠是兼着大水後的悽清與暴雷後的驚恐的兩種情調渲染成的一幅圖畫，有令人置身在千丈飛瀑之下的寒慄與恐怖的魔力。

他們走出了村莊，就分成三路；每路又各各分散，各向適當的地方埋伏。

村上的婦人與小子們，都緊張着十分期待的心弦，希望得着一個什麼消息；耳朵也豎起來，什麼一點微細

的震動，都可以引她們出外張望。

野外的鎗聲連續的響了；要是不是先告訴人說有戰爭，他一定疑心清明時節的掃墓的爆竹了。有時竟然隔着許多時候，一點也沒有動靜。婦女們的心旌，正如看着大火一樣；她們不能前去救火，只能在遼遠的異方看着牠的勢焰的兇猛與緩和，而用自己的心弦的緊張與弛緩同牠相應和罷了。

樟樹上的日影，一點點的移動；一朵飄蕩的白雲，忽然遮住那緋紅的太陽，光線頓時轉換。

老六在戰地走來，吩咐大家煮幾桶熱茶。她們問他情形怎麼樣？他只說還沒有交鋒，我們的兵，都在老虎山下。

停了一會，老六又囘來了；這一次他代春舟先生找箬帽的。她們問他現在怎樣了。他說環溪人，已經在對岸樹林隱出來了；已經接過幾聲鎗聲。

加裕忽而一人一蹺一蹺的轉來，她們很怕他是受了傷，但是不敢問出，只問他現在情形怎樣了。他說：

「可惡的環溪人，實在太頑皮了。他們知道我們這邊沒有深密的樹林，老虎山的幾株烏桕樹，那裏及得他那楊柳樹林的藏身的巧妙呢？他們都取巧地躲在林中，太陽又照不透，你們又看不到；但是你們一動一走，他到可以看到了。他那邊到現在只有放過兩三鎗。他靜待着我們的動靜。沒有法子，我們又不敢上去；他們又不敢出來；恐怕打了幾日，也沒有一個輸贏。

「我們大家都沒有戴箬帽的，太陽直照得汗油直流。我老人家，橫豎在那邊也沒有什麽補益，不如讓我抽身囘來吸幾口烟罷！」

她們還要問他她們自己的親人的情形如何時，那邊震人的鎗聲，又一連響了起來。大家一句都沒有說。加裕大伯說這幾鎗響得特別，恐怕是環溪人出來了。

接着又是連續的鎗聲，在這許多鎗聲中，可以聽出有幾聲鎗聲實在遠而且微，可以證明是環溪人在那邊接

戰。

加裕大伯對於吸煙，好像有特別的緣分，雖然他吸的不是鴉片。他要回頭向她們告別時，那邊又是一個鎗聲。可是，這個鎗聲太奇怪了；我們只能想像牠是一種輕飄的，而且是扁平的橫流的發響。加裕大伯很發愁，說不是火藥的不足就是倒坐。但是他仍舊走了。

我和香桂走囘她的樓上，太陽射入窗內的光線的位置，已經告訴我們是燒晝飯的時候。

窗外的景緻，又是異樣；隔岸橫列着如屏障一般的柳林，葉片滲透淡淡的陽光，覺得還是十分嬌嫩。全個大地，籠罩着帶有殺氣的表情，使人感得心懷不寧。香桂猶繫念着她的丈夫所居住的環溪，和她的丈夫。她站在那邊呆呆的出神。她平時不愛說話，猶其不喜歡說及男性的話。她對我說及她的丈夫的事情，她總算是破例，因爲她相信我還是一個可說話的人，雖然說我年紀太輕，不識情事。

她幻想着她歸來的那天。他們醒來，天還沒有大亮。他握着她的手，說不歡喜她到母家去。她囘去了，使他太覺寂寞。她也這樣囘答。她起來梳洗的時候，他坐在她的面前，眼睜睜看她梳頭。他送她到那座小石橋頭，又穿過那座松林，在那個蔭着一株老樹的路亭裏面，他說她到玉湖後，過了幾日就來看她，那時亭外的老樹，被微風吹得佝僂的搖動；好像在告訴他們說青年人不要太纏綿了，轉瞬間就要衰老；而牠自已的凋零，正是他們後日的象徵。她好像感到這不是留戀的時候，不應該在這新婚的一月後就這樣的悱惻而柔情。他囘頭看着他走去又囘頭看她，正如她頻頻看他一樣。多智弟伴着她走回家裏時，她還沒有想到她的母親的渴念。

她想到她的一切，——對着對岸的深密的柳林，和柳樹外的松林，幻想着關於她的丈夫的一切。

我看她看得出神，料定是在想着她的丈夫了。我也不去理她。

忽然樓下發生了一種驚異聲音，她的母親的哭聲，兩三個的男子的嘈雜聲，隱隱之中還帶有呻吟聲，混然相和，傳到我們樓上，我知道有不幸的事在這種聲音中發生了，我的心頭便蔓延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恐怖，香桂

姊也被一種聲音打醒。我倆一同走下樓來，只見老六背着多智，加啓跟在後面，走進門來。多智的左臉燒得漆黑，正如塗上一臉的黑黴，連那眼珠的地位，都不能清楚的找出了。左耳的耳輪，微微的在流血；血痕延長到頤上，造成幾條河道，在黑色的面頰流過，好像黑雲中的閃雷。一部分的斜披的西髮，已經變成黃色，圈成許多小球，退了許多地位。肩頭上的衣服和領口，也燒了幾個細孔。這都是他自己放的前膛倒坐了火的傷痕。

多智的眼睛是微微的閃着，臉上飛舞一種悽慘的情調。他那種倔強的氣概，和自傲的表情，現在正如兩隻捉入網內的野兔，雖然牠不住的要跳出這個網羅，但是牠的能力，却只許仍舊如此。母親的心，自然沒有這種懷抱，但多智的過敏的神經，雖然沒有聽他的母親怨語和誹謗，甚至於輕視或冷淡，他總覺得他母親告訴他「不要太想後生做了，少年人！」的幾句話，是在他的耳膜外敲門。他不敢說出傷口的那樣痛，就是套上這種心情的面具。

多智躺在他自己床上，老六和加啓早已歸去了。

香桂姊覺得這是一樁不幸的事情，對於多智的受傷，似乎還是什麼更不幸的事的預兆。我因爲多智的冒火，却聯想到能弟的同他哥哥的相反的性情。我想若能弟的鄭重將事，定沒有這種冒失。

他家中沒有一個流泪的，我更無從爲他心酸，雖是她們的心覺得是酸的。

多能不知從什麼地方聽來的消息，說環溪人已經兩個被我們打死。還有幾個被我們打傷的，香桂姊聽着環溪人打死和打傷，又怔怔地心酸。

多能牽着我的手對多智與他的母親和姊姊說話時，外面忽有一陣嚴重而嘈雜的喊聲（直比山崩地陷還要驚人與震耳的喊聲，直可以喝得山也崩了地也陷了的喊聲，）傳來。我們呼吸都被牠寒住了。這是很可以給我們以推想的事實，那一定是短兵相接了。

這種聲音與推測，很使我的心地不安，尤其左右爲難的是我的香桂姊。她的臉色已經和那喊有的聲音，高

低曲折的轉了幾轉了。

喊聲又漸漸的停止下去，這是我們推想着他們停止的時候，我們剛默禱着不要傷失任何人的生命，但是那悠長而悲哀的婦人的哭聲，已經在村上旋繞了。三哥的老婆，她聽着傳聞，說她的丈夫三哥已經被環溪人轟死，她就哭了出來要上老虎山下去。這是誰也不能阻止她的事，這是她的僅有的自由，神聖的生離死別的重要關頭。

但是當她帶着哭聲要上老虎山時，他們已將獨眼三抬回來了；他並沒死，神氣也很清醒；不過因爲淌了一大堆的血，面色覺得很沮喪。跟着獨眼三的後面，又抬來兩個受傷的人；一個的額受了前膛鎗，只微微刮去了一小塊的皮肉，子彈也沒有透入腦殼；但是當時却是昏倒了。還有一個是比較三哥的傷，更重要一點，因爲三哥的傷處是臀部，而他却是肋骨的下面。

村中的路上，已經染了幾點血跡，各人的心中，大概也是一樣的渲染那些鮮紅的血痕了。

從偏於東方的太陽變爲無偏無私以後的不久，牠又轉偏於西了。勇往的兩方的人們，不知道被誰驅使了的人們，已經餓了半天了，雖然他們的家裏，或者有一些麥餅送去。

雙方經過了這次喊之後，環溪村的人們，就退了回去；其實，照他們說，是我們這一陣喊聲趕了去的。這個，我們可以不管；總之他們已經收兵了；我們的心也可以放寬一些了。

據他們確實的傳聞，環溪村的確被我們打死三個人。其餘受傷還不知多少。而我們這邊，却一共只有四個人受傷，打死的人，却半個都沒有。

據多理說那邊被打死的三個人，兩個是他親手打死的。一個是他看他在楊柳樹叢隱了出來，却不知道多理的火藥已經上好了。他打傷了還會走，但是不上三步，就跌倒了。還有一個是在這邊的烏柏樹後面，那株烏柏樹是縛了一身的麥稈，穿了簑衣的漁夫一般的。他隱了進去時，多理早已看見；他料他不久就要出來，就瞄

準鎗頭，一鎗就中在他的胸口倒了。至於還有一個呢，那就這一次最後的喊聲中短刀相接時，保東把他穿死的。因爲那人很奮勇的追過來要穿獨眼三，三哥雖被他穿着，却不料自己的生命，已經掛在保東的鎗頭上面了。

另外，他們還各自說環溪人死了多少，但是都沒有的確。總之環溪人除了死人以外，而所得受傷的人的報酬，却也不在我們的下面。

晚霞好像一天的血泊，一塊塊在天海飄浮；我們村上的驚恐而悲酸的情調，正如一縷縷灰白色的濃煙，遲遲地在霜晨的屋背旋沒。

這是什麼景象喲！被傍晚血泊一般的晚霞帶着一種殺伐之氣所籠罩着的！這是何等地令人可怕的情形啊！

下

第二次的正式接戰又起來了。

這是距離多智自己冒火受傷的那次戰爭之後的第四天了。一切的佈置與設備，一切的器械與人馬，都要比前次多一倍或多二倍；而他們心中懸着的可怕的重累，也要比前次多幾倍或者幾百倍。

托了祖宗的蔭福，和全村的龍脈的祠堂基址的風水，在前次戰爭，纔沒有死了一個人；雖然有幾個受傷，但是人數很少而且傷勢都是很輕。

可是，環溪呢，環溪是不得了。據外面的謠言，說環溪已經被玉湖打死的人有七八個，而受重傷的有好幾十，——稍微受了一點微傷的還不算。這種可怕的謠言，對於人丁充足錢財富有的希求得有最好的上風的名譽的環溪人，簡直是教唆他重新挑戰的呈請書；而對於我們玉湖，更是一顆痛嚇的炸彈，和弄得人們驚恐無着的鈎魂旗。在那天戰了的晚上，我們就從許多隣村戚友的慰問口中，聽得環溪人大有非得剿滅玉湖不止之氣慨的

消息。

第二天早晨，我們都立在屋後的溪岸，遠看那隱隱的樹林裏如螞蟻一般的移動着的環溪人，他們張着一面金黃色的綢旗，在隨風飄展，好像在代表他的強悍自高的氣勢，料定我們玉湖人不敢重與抵抗，而故意裝出挑撥你去接戰的樣子。那邊的軍隊愈走愈近了；他們走出了榛密的松林，踏過了青碧的草坦與種有大豆的田岸，再穿過了多陰的柳林，在那個沙岸遊行。炮聲一鎗鎗的時常穿過我們的頭後，而擾動了我們懸掛着的恐懼的心房。他們這一種大膽的示威運動，使我們只有深深的躲避與退縮。

我們不敢立在容易被人看見的溪岸，也不敢容易被人聽見的大聲張皇，我們都緊閉了板門，伏在門隙中間窺探。這正如一隻避難的狗，逃入自己的洞內，又回頭去張望那追者的情形一樣的可笑而可怕。

環溪人知道我們不敢出去，只重重的放了幾聲冷鎗，又巡迴一般的回去。

這是給我們以太難堪而可怕的暗示；更可以證明那些友誼的慰安者所帶來的消息的不錯，和環溪人的自高自大與好勝的心理。

多理看得急煞了，在村上只是跳：

「怕死鬼，就一定要打死了嗎？打死就給我先打死，我做先鋒！來！我當頭陣！我充敢死隊！」

他這樣喊着時，許多好勝的後生，已經被他打動了。於是他的後面就跟上許多人，像加啓，加來，保東和其餘最出死力的許多人。

全村的灰了的心，又被他扇熾了；埋葬了的好勝的勇敢，又被掘起了。各人的心裏都有點動搖。多理又奮然的狂跳而且喊得聲都沙了。

「況且又不是我多理一人的事情。就是讓環溪人走來把我多理的頭砍了，把玉湖的房子都燒了，把新漲的小溪灘完全佔去了，對我也沒有相干。我是爲大衆的喲！我是爲玉湖的喲！怕死的！我是爲玉湖的名譽與財富

的喲！」

在大衆的心中，差不多是無疑了；——要對環溪重新接戰。

畢竟是春舟老辣而耐心一點，因爲多理在頭上跳躍的火，沒有一個可以壓他，而春舟却只要一句問話，就把那撲不滅的熱火撲滅了。他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只想環溪的人本來比我們多，現在又有他的隣村的助戰與借兵，我們這幾個螃蟹一樣的人馬，還不被他捉蝦配酒一樣的容易打敗嗎？」

多理一時被這個疑難壓住了，這好像一塊鄭重的石塊，壓在身上，很不容易脫離。最後，春舟決定，也要借兵。

自然，借兵只有向同姓的村莊借，因爲我們都是同一個祠堂，或者祠堂都同一個字。

那天晚上，早就有人在打掃祠堂的橫廂；祠堂的東面的長久沒有噴過青烟的烟囱，也借春舟家裏拿來的二石白米，揚眉吐氣起來。此外還要先宰兩隻肉豬，他們在村上選擇着的一隻，就是我母親所養的那隻大白花。

我的母親，因爲我爸爸做的生意，是一年兩年不歸家的；家中的應時費用，他又不能隨時寄到；所以我母親差不多看着養豬是一大宗的儲金的。有的時候，我們甚至於糴米的錢都沒有了；但是，要是有錢來，母親寧可先糴糠。她說，我們自己命苦不要緊，只要不會餓死總可以勉强的。而這隻豬呢，却不能餓了，餓了就瘦了，要少了許多收入。

這次他們要選着我們那隻大白花去宰時，我的母親猶遲疑不肯。但是他們一定說，這是公衆的事情，是不能爭執的；——就是爭執，也歸無用；——因爲大家已經選中了我們的大白花是最肥最胖了。

我母親帶了一種說不出的悲哀，呆呆地沉默着，讓他們把牠在圈裏拖去。這眞使我母親十分爲難，——莫說我的母親，就是我幫着母親，一桶一桶的把牠喂大的毫無金錢的觀念合雜進去的心情，也覺得他們是過分。

就是那時我的唯一的小弟死了的悲痛，對於我母親的打擊，也不過如此罷！

夜半的時候，我忽然自己醒了轉來，追尋我可怕的夢境；香桂姊問我怎的今夜破了例。我說好像有一個人，在夢中叫我醒來的樣子。她吩咐我不要響，靜聽這沉靜的黑夜對我們耳語些什麼。霎時間，我聽得許多的脚步聲，從遠處響來，正似銅鍋上走着的一羣逃命的螞蟻。我疑心又是環溪人來偷我們的營了，可怕的癩頭金的血漬的皮面，就在我的眼前出現，那種聲音漸漸的近來，我纔在牠的強弱與高低身上，玩味出牠的位置與聲色。我決定那聲音，不是在我們的村外，而在村內；而且他們的舉止，也帶着不甚張皇的躲避的和衷共濟的情氣。香桂姊也這樣決定，她說她不歡喜這樣做。多理那東西，簡直是搗死鬼。她說她這幾日簡直沒有一日是舒服，她聽到打仗，尤其是同環溪打仗，就好像把自己的心肝割了出來，提在手裏，在北冰洋的冰山上面走。她對於多智的受傷，也覺得是無爲的天譴。

天還沒有亮，又有什麼人要敲門捕雞了；雞聲叫得很是悽慘，好像要把我們從睡夢中叫醒，好去援救牠的生命的危險。那人手裏的待殺之雞也不止一隻；他是從各家捕來的，要拿到祠堂，款待那些同姓的深夜的來客。

兩姓的祠堂裏都住滿了助戰的同宗。而尤其是我們的祠堂特多。

他們都有自己帶來的兵器，像後膛槍，玉湖人所沒有的，是有五枝；其餘：快五響也有一枝；前膛槍念五枝。而且他們都是好打手，——能夠打飛鳥的。他們又個個都是很精壯的男子；——就是徒手搏，恐怕兩個也打不倒他一個。

雖然這許多的援助的來了，在我們的心中增加一種預期的必勝的喜悅；但是，在同時的反一方面，却在我們的心坎中，搖動着幾百個的毒蛇的紅舌頭。許多的人們，正如我們一樣，不敢違反大衆的意思，看他們預備這樣，設置那樣。他們要用破舊的木板與竹片，乘着深夜無人知時，將那些環溪人所要走到的要阨的地下掘成

一個深邃的圓洞．然後把尖利的木板裝好，上面仍舊蓋好原來的草色。他們也要用破舊的被絮，拿來浸在水裏，待牠的各部分都吸飽了清水，同飽和了的大海棉一樣時，拿了起來，掛在有力的如牌坊一樣的木架上，預備着打仗時，可以做一個隱身的屏障。他們還吩咐了許多說話，如火藥應該買多少，子彈應該買多少之類，總之：他們是一個有條理的計劃。誰可不佩服他們呢？

第二次的接戰又開始了，這次多了二倍以上的參戰的人。

當他們拿着兵器，凶糾糾的武裝起來。走出村外的時候，家屬的女人們，也和前次一樣的懷着恐懼，立在門首看着。她們向老天與祖宗祈禱：

「天呀！有靈有性的祖宗呀！

「你們幫助着我們得到勝利罷！

「少數的死亡歸諸我；

「多數的受傷歸諸那環溪人罷！」

這是一個奇怪的禱告，要死亡歸諸自己的禱告。但是他們已經想透了；戰爭是沒有不受傷或死亡的，而死亡可以有償命的經費的收入，受傷却不過是受了要死不死的苦痛。

這一次的戰地，却不是前次的老虎山下；因爲在那邊作戰，實在沒有好的地方可以進攻與退守。

大兵出去之後，不久就有許多震耳的砲聲，在婦人們的預料中，知道是接戰了。

香桂姊坐在樓上，沉湎在悲慘的愁思之中；她的空虛的胸懷的門內，緊緊地關閉着對於戰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別離而獨居的孤寂的悲苦。她不歡喜那些討厭的鎗聲來敲她的心門，正恐牠觸發了不安和悲苦，使牠們來蹂躪她的心田。

村上的婦人們，都用她自己的心把她的丈夫或兒子的生命扶住，她恐怕惡魔在他們的頭上囘旋着，正如強

悍的老鷹一般，轉瞬間把他們的生命啄去。

她們期待着的心弦，緊張得將要爆了。

她們的噓氣與悲嘆，和期待着勝利的虛榮，合上那些同情的骨肉的愛，繚繞出屋背的青烟，來燒那麥粉的旱糧和茶水。

村上沒有留着一個十六歲以上的男子，那些從同情之愛與骨肉之愛間所發生出來的送點心送茶水，當然是小孩或女子了。

我的父親前次沒有去，他們都罵他躲懶，對於公共的事業不熱心。他對他們說剛在異鄉作客回來，路途上有些勞頓，所以沒有追隨他們之後，以後自當爲公衆効勞。可是這次，就推托不過了。

我父親的茶水和點心，當然是要我送的了。母親的膽，比我還小，妹妹平時連聽放爆竹都要掩耳朵的；這幾天，她簡直不敢出來。我提着一手的紫沙茶壺，一手的小竹籃的麥餅。那些麥餅，我想是母親的心肝做在裏面的；而母親的心肝，却帶有眼泪的酸氣和熱汗的鹹氣與悶氣，——那是代表着她的恐懼與悲哀都向肚裏流的意思。

多能這幾天常要跟着我，牽着我的手；現在又要我帶他一同去。反而他家裏倒很閒了，多智躺在床頭，能弟是年紀太輕，所以倒不要躭心。雖然香桂姊是很愁悶的。但她是爲着別個原因。多能要代我拿茶壺，我只許他拿竹籃，因爲茶壺，我恐怕他打破了。

村上總是充滿一種殺氣，這一種氣味是辣人的火藥氣和澀口的血腥氣所混成的；同時，也充滿了一種囚牢裏的驚恐與斷頭台上的肅殺。

金櫻妹也要送點心去；她沒有茶。她送的點心比我的多幾倍。她有二個哥哥和爸爸，都在那邊。她的眼角還是紅紅的，面上留有幾道泪痕。她說不敢去送，她的母親就罵她，說要告訴她的父親打她。她現在手裏提着

那個竹籃，還是在顫抖的；我是不敢說她是提不動而顫動的。

她與我們同走。

現在我們須從村後的小路走。那邊走着的人很多，他們都從各處來的，來觀戰的。我走過那三株大松樹的墳墩，又走過春舟大伯那坵八石的田岸，纔走到那株雷打了的剩有一半的老烏桕樹。那邊還有許多人，最遠的我就不敢過去了；因為再過去，就要俯身在田岸的下面爬。

我遠遠的望上老虎山的山頂，那邊滿山都是看戰的人；他們有的張着洋傘，有的戴着箬帽；他們的衣服的顏色是白的最多，青的和黑的次之。他們在那邊蠕動，如一羣螞蟻。

我用自己的手，提着我自己的恐懼的心；我向戰地望去，可是看不到幾個人。驚人的鎗聲，我是一連聽到的；及到我回頭尋找時，却只有幾縷青烟。

那邊的一個帆布的溼被絮的架子，也孤另豎着；我在牠的下面，找不到一個人影。

我只能在不意間，忽然看一個從這邊爬到那邊，或者從那邊爬到這邊。我在凝慮間，我的父親走來了。那邊村裏送來的東西，都放在那里等他們。

父親並沒有拿洋鎗，他的兵器是豬刀鎗；他說他伏在那個高墳墩的後面，沒有移動過，一直到現在。他說他伏在那里很危險，許多彈子在他頭上飛過，或者跌在他的旁邊。他形容彈子在他頭上飛過時的情形，眞使我戰慄。

鎗聲是繼續的響着，父親一面吃點心，一面在述說他的所見。忽然有一回使人注目而悲痛的情景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那邊爬行着一個男子，同時他又拖着一個受傷的人。他們不敢立起來正直的走，就是受了傷了也不能使敵人看見，只得順勢放在地上拖挾。那受傷的人，正是保東。他的鎗傷是在肩部。子彈從這邊飛進從那邊透出，當時他自己用地上的泥土，抓了一杯，放在傷處；以後就暈去了。現在那些血流，把泥土滲透了，分

不出是血是泥。經那人把他拖來，向下的傷口，在地上磨擦成更大傷痕，蔓延到背部。

我不忍看這個，我就牽着多能回來。

我還沒有到三株松，我忽聽得老虎山上的人們的異樣的聲音，我回頭看時，他們已如螞蟻一般走動，各各向後退散。我走到村裏，保東的受傷，已經有人傳開了。一會兒，兩個人扛着保東進來，婦人們看着發呆。我剛走進家裏，母親問我爸爸好否。我還沒有回答，可怕的消息就追到了。

「秋英！你的爸爸受傷了。」

我起初還不相信，我剛纔見我的爸爸很好。母親也怔住了。

「秋英！你的爸爸受傷了！」

這明明是一個實在的報告。於是我的母親的眼淚直滴着了。我自己呢，也流着辛酸的眼淚。我不知道我的眼淚是爲爸爸流的或是爲母親流的，甚至於爲我自己流的。總之我的淚直流得辛酸而悲苦。

母親當即就要追去，但是受傷的父親抬到了。

父親的左腿受了後膛鎗的子彈的傷，鮮血還在滾滾的流下。他的傷痕，有兩個指頭並着那麼闊，一隻手掌那麼長；所僥倖的，還沒有損着骨頭和留住了彈子，因爲這一顆彈子是從他的外邊掠過的。

母親一邊哭着，一邊燒湯給牠洗滌；父親還要做好漢，母親纔止了哭，含着眼淚。我說：

「父親難道是喜歡受傷的，你——也是不喜歡出去的呵！」

於是父親的眼角也紅了，母親又哭起來。我和妹妹也哭起來。

能弟見我們一家都哭着了；他也哭起來。我要他回去，把他送到門口。他跑到家裏，看不見一個人。多智躺在床上睡着了。燒黑了的面孔，今天更加發腫，使他瞧着發怕，他不見母親，就哭了起來。哭聲震動了樓上的母親和香桂，她們在樓上喊他。他不肯上來，而且多智也醒來要茶了；他的母親就走了下去。

樓上仍舊只有杳桂一個人了。

這時的鎗聲，似乎就在她的窗外；她被好奇心所引誘，走向窗口觀望。

啊喲！那是短兵相接的可怕的時候了，怪道現在的鎗聲這樣響得近來。這不是退步的表徵嗎？——那末，玉湖已經戰敗了呀！

——啊！愈加近來了！看呀！他們相差着簡直沒有兩丈多遠了。天喲！殺機就在這一瞬間了。

——那些不是環溪人嗎？啊！三個，四個，六個。呵！地們好兇猛呀！

啊喲！他們接觸着了。那個不是多理嗎？啊！他跑的多危險啊！怎麼這邊只有他一個人在跑呢？呵！兩個！三個。危險呀！那人放鎗了！

青煙起處，當那可怕的鎗聲送到她的耳膜時，那顆彈子也到她的旁邊的窗門上陷入了，她的眼睛，在一瞥間，就告訴她生命的危險。她震驚着眼前就變成黑暗。她的丈夫，面上留着許多血漬的形像，就儼然的在她的眼裏閃出。她惶惑着；一會兒，覺得他在那個路亭上送她的行；一會兒，她覺得他倆的新婚後的甜蜜的情話。她不能明瞭這些感覺是什麼現象。

她瞪睛看時，那眞是她的丈夫，不錯的，那剛纔放鎗的，就是她的丈夫。她的心頭，跳得利害。她幻想着這是一個惡夢，不是事實。

——啊，你還要追呀！你不要太勇敢了！呵！這邊有伏兵呢！別要再追了罷！

——啊喲！危險呀！又放鎗了！天喲！多理，是多理，中了鎗了。

——還追過來嗎？呵！不得了！跌！一個！兩個！跌！啊喲！這是什麼地方喲！

——呵！怎麼走不起呢？你們的力量沒有了嗎？你們這樣搖動如一隻吊在地上的老虎。起來呵！那邊的人來了。

——怎樣你又要開鎗呢，先走出去不好嗎？

她的眼睛又昏迷了，她不能看見什麼。她覺得有人在提着她的頭，陰森森的白刀在她頭下飄過。她顫慄着，她的心膽碎了。呵！那是什麼一回事喲！

她眼見着她的丈夫陷在那個虛設的陷坑裏走不起來時，那顆殺星就在他的頭上照耀了。那里閃出幾把長柄的猪刀鎗，雪白的利鋒，遼遠的張着惡口在笑。牠好像笑着她的命運，她的丈夫已經在牠的支配之下了。

——啊！多麼殘忍喲！我的天！呵！他流的血就是我的心肝跳出來的呵！呵！胸口！夠了罷！脅下！面部！腹部！——殘忍的流血呀！

這是玉湖人的埋伏；但是也是環溪人的暗計。

她的丈夫的同伴，已有兩個帶傷逃遁了；但是，他呢，他在那里流血，鮮紅的熱血，濆泉一樣的湧起；牠將要直射太陽，散成殷紅的霞彩，騰騰然把滿天的光明罩住，洒下迷蒙的一天的血雨。

太陽如一夥殺星，照耀在沙漠一般的沙灘上；灼灼的細沙的眼，正似隱伏在地下的鬼火。

始豐溪染着可怕的鮮血，滾滾的激出絕調的哀音，滔滔然泛成血河的霞彩，和那立在旁邊靜悄悄地瞧着的柳樹上的鳴蟬的悽厲的哀聲，與那覆在頭上的沉默着的愁容的天空裏慘雲的消魂的色彩相映和。

——啊！殘忍的流血呀！——我的他！——怎麼他們又拖他的尸屍呢！呵！——

她如隕石一般的，驟然不省人事，跌下在樓板的上面。

可怕的響聲如隕牆倒屋般的，對於她樓下的母親，正似一個疾雷一般的巨彈。她抛了受傷的智兒的看護！却發現了窗下的香桂的死屍。

一切的空氣之中，都籠罩着粗厲的恐怖之網，和倒垂着尖利的死神之刀。

世界是被黑暗所佔領了；惡魔穿着黑暗之夜的魔衣，在一切的空氣中，用粗厲的恐怖之網籠罩人生，和尖

利的死神之刀對待人生。

尾聲

祠堂前的那株大肚皮的老樟樹，蓬着一頭陰森的頭髮，隨着猛雨和狂風的顛簸，蕭蕭然如一個瘋人的發怒。在牠的下面，滴着許多不自然的無次序的石塊那樣大小的雨滴，正似瘋人洒着的眼淚，深深的要滴穿那個飽含怨恨的草坦。

草坦的遠處．當我家的後門正對過去一箭遠近的地方，埋着三個已死的人的屍骸和靈魂；那就是瘌頭金多理和那被拖過來的香桂丈夫。

暴風雨不住的下着，老樟樹瘋病一般的爲他們垂泪。那三個新鬼的頭上，一同堆積着一個高高的土墩，上面已經搖曳着嬌嫩的小草。

他們的奇異的撮合，很使香桂姊的不安。因爲他們把他從溪岸拖過來時，就當作玉湖人的死屍，放在祠堂前的右面的石板地上。他們把他和多理的死屍一同陳列着，再幷起日前沙葬了的瘌頭金的屍體，希圖環溪人償命；而環溪人的被他們打死要向他們索命的，也可藉此抵消，這是一個苦心的刻毒的計畫呀！

香桂姊在昏暈之後醒來，聽說祠堂放着兩具死屍。她如有鬼神指使一般，丢了幽居的騙人的名義，跑往那可怕的人叢中擠看。呀！那與多理一同躺着的，睜着圓睜的兩目。塗着滿身的血漬的，的確是她的丈夫呀！

他們不許她哀哭，因爲她的哀哭，要引起人們的疑忌。

她含糊着哭着一聲「兄弟！」就投入他的懷中；用力的摟住他，好像要鑽入他的心裏的樣子。她的眼泪直流，滔滔然直欲把他的屍身漂去。

她的眼泪流過了他的屍身，滲透了他的血痕斑斑的衣服，再染着那貼着屍身的石板。——屍身在石板上印

了一個人影，一直到了現在。

是暴風猛雨的使人感到吃辣一般的夏夜，是細雨連綿使人感到吃酸一般的春朝，是黃梅時節的淒其，是白雪漫飛的悽厲，我們都可以在祠堂前的右邊的石板上，看見那潮濕的寃鬼的人影。

是瘋人一般的樟樹的流淚時，或是瘋人一般香柱姊的流淚時，我們就可以發現那個人影了。

一九二四，六，五。上海。

（原載慘霧，商務版）

賭徒吉順

許傑

上

吉順和他的兩個朋友忽忽的走上了三層樓，就在向東的窗口擇了一個茶座。堂倌跟來，問他們要吃什麼東西。吉順吩咐他先泡兩壺綠茶，再拿幾碟瓜子和花生。

三層樓是我們縣裏新興的第一間酒菜茶館，建築有些仿傚上海，帶着八分鄉村化的洋氣。牠的地址極好，是全縣商業最繁盛的中區，風景也不錯：左邊靠着五洞的西橋，與縣城的西門相連，倒翠溪從東北掠來，迤邐成曲折的綠帶，到西橋的下面，就折而向南，再轉向東南流去，與赭溪滙合；右邊是一望的平野，疎柳與蘆葦，綿亙到赭溪澗邊。若是在三層樓的屋頂上，往四周一望，全縣的屋舍，就鱗接的毗連着，幾樹疎散的果樹或桑葉，從人家的園中升起，稀朗的如寥落的汀洲水草。倒翠溪與赭水合流的渚口，流水洄成幾個漩渦，淙淙然別有一番風韻，合着野鴨入水，落雁翻空的淸音，時時在空氣中徊翔。而樓下西橋上的市集，小販的喧囂，人聲的擾攘，卻又帶着十二分的都會氣味。

三層樓的顧主，都是防營裏的士兵，衙門裏的司法警察，和一些吃大烟的賭徒。凡是上那裏的人物，都有其行中的衣鉢，受過嚴重的戒律的；隨便什麼人，想不顧身手的在那里魯莽，必有墮入他們的籠中之一日。吉順能夠這樣輕易的踏上那里，自然也是他這兩年來日夜在賭場上生活的成績。

那時已是傍晚，落日的餘暉，從三層樓的西窗射入，光線穿過室內的塵烟，結成幾株方形的光柱，投在吉順們坐着的桌上，和他的朋友金夫的臉上。吉順指點着金夫換個位置時，堂倌就殷勤的送上兩壺綠茶和三碟瓜子到他們的桌上。

他們開始喝起茶來，瓜子殼片片地飛揚；的的地嗑瓜子的聲音和吉順們談笑無序的聲音錯雜着起來。

吉順是一個二十八九的泥水匠，住在離這里三四里遠的楓溪村。楓溪是赭溪的別名，因爲這一枝溪流的澗底，都積壘着紅色的卵石與大岩；流水在石上走過，澗底蕩漾着的紅色石礫，正似滿天楓葉，在秋的晴空中顫動。楓溪的村名就是從這里來的。吉順的父親是一個木匠，在楓溪一帶是以吝嗇起家擅名的；後來拋棄了本業，就在楓溪村上開了一間小雜貨店，人們號爲「脚酸店」的，竟然積蓄了許多錢財，買了幾畝田產。在吉順六歲那年，他的父親就死了。吉順的老婆，是他父親在時給他定下的；他的丈人是一個泥水匠。他母親撫養到十一歲的那年，就留下他父親的財產和田業，交卸了代管的責任，又自己寂然死去。他的丈人見他只有孤苦一人，就把他接了過去；住在他的家裏，一面就跟他學業。他從小就伶俐，無論學什麼工藝，一學便會；到十六歲那年，就是一個上好的稟有伶巧的匠心的泥水匠了。

但是吉順既佔有他父親的遺產，又稟有他一身的好手藝，對於經濟的收入，感得十分輕易而豐裕，所以對於金錢的重視，也沒有他父親那麼見錢如命，那麼鄭重而寶貴。他在二十歲的那一年上，便由輕視金錢的心思，演成揮金如土的事實，與幾個墮落的朋友，日夕墮入賭博場中徘徊。他覺得他的丈人屢次告誡他的討厭，聲言不要他的丈人再來多事，就把他的老婆與三歲的孩子帶回楓溪居住。從前，他在一年當中，總還做半年的工作；近幾年來，他簡直以賭博爲正業，以茶樓酒館爲家庭了。他除了偶一晚上回家以外，差不多整一個月都不回家。現在，他有四個兒子與一個女兒；而他父親所遺下的田產，卻早已售罄。他老婆在每況愈下，困苦艱難的家境中，雖然要掙扎着給人家服役，以自養活與支持家務，卻爲定期的每隔一年的生育兒女所困阨而不得

超昇。她每想勸誡她的丈夫，叫他不要這樣長住在賭場與茶館中，以賭博爲正業，以至家庭的生計和財產破壞到這樣空虛。但是他的性格，變得與從前大不相同，談話的時候，都要輪拳反眼，凶狠暴戾的駡她多管閒事，駡她吃得太安穩了，要問他討一頓惡打和謾駡。他告誡她，只要好好的住在家裏，他自然會賺錢來養活她們。但是有錢的時候，他是沒有閒暇的時間囘到家裏；若是在無錢坐不下賭桌時，囘到家裏，卻又是多一番家庭間惡聲的謾駡。幾囘她吩咐大兒子追到賭場，也挨得幾個巴掌，哭喪着囘家。從前在賭博贏了之後，也有幾次買幾斤猪肉囘去，大家吃得一個寫意；但是現在可沒有了。

金夫是吉順近幾年來在賭場中時刻不離的好友。他是長方臉兒，高偉的身裁，正方的下頷的四週，連到耳根，長着半臉的曹操鬍子，陰森森的直立着如一個壯毛的刷子；目光稜稜的眼睛，尖角而矗立的眉毛；橫廣而多皺紋的高額：到處都顯露出一種凶狠的氣象。他曾在鄰縣的關局，當過一名護哨，因爲同別人同時愛上一個山村婦女，以致用尖刀把那人殺死，纔逃奔囘家的。以後，他曾經開過一間小店，但是，不知怎的，沒有幾時，便把店門關了，盡日的沉湎在賭博場中。

平春，大家都叫他小平，是中等身段的中年後生；比較起來，只有頭部特別的小；但是面部各部分的位置和大小，卻是十分勻稱；眼珠分外的伶活，與滿臉帶有發光的油臉相輝映；說話時，常常帶着獪笑，笑得除眼角的皺紋如燕尾般的分成三叉外，兩頰格外的豐潤而油滑，顯出一種奸滑的，時常弄小巧的小鬼神氣。他不像他的兄弟們那麼勤儉敦厚；他從小就要背着他父親偷偷的逃去擲骰子和拔籤，雖然他父親嚴重的責駡他，他轉眼間又如水注鴨背一樣，毫沒有影響的去了。他父親剛死了一日，他還跑去賭博。他說：「我父親在日，這樣打我駡我，我還要賭；現在可沒有人打駡了，我不應該盡量的賭一個痛快嗎？」

他們三人，現在是剛從忘憂軒賭場出來，因爲在那里獲了一次微倖的勝利，所以應該到三層樓去享樂一下。

「今天的運道眞不差啊！」吉順說，「那一定是財神跟着了，這是什麼『手風』，一連會贏到十幾盤，我們的心還是不狠；要不然，莊家早被我們敲倒了。」

小平笑欣欣的，好像在得意自己的成功說：「第三盤不是依了我的配法，不是把你配好的重新配過，那不是被莊家吃去了嗎？我知道莊家的心思，只有這麼配的。」

金夫喝了一口茶，又把頭部斜着轉來，嗑着瓜子。他把一片瓜子殼吐了出來，低垂的眼光，跟着看到地下。他抬起頭來，瓜子的白沫，結在他嘴角的黑鬍子旁邊，很明白的上下搖動着。他說：「我們吃什麼點心呢？」

「隨便什麼。」

「喂！堂倌！來！」

金夫的聲音有些驚人，他說話的時候，正與小平相反，常常是板着一副呆板的臉孔，眼睛圓睜着的。堂倌剛欲往樓梯走下，被他這麼一叫，便縮住了脚，急忽忽的跑到他們桌邊。

「吃什麼？先生！」

「你店裏什麼東西有？」

堂倌念了一大頓的菜名，在每一個菜名下面，加上一個好嗎的問句，叫他們細心的選擇。他念菜名，比鄉村私塾裏的學生，背百家姓或三字經還要純熟。他說了之後，順便又用胸前夾着的抹布，反復的在桌上無意的揩㨯。

吉順和小平都說隨便，金夫就隨便點了幾碗菜。堂倌殷勤的退去之後，在樓梯頭就往下叫起菜名了。金夫又重重吩咐他一聲「快些！」堂倌也如應聲蟲一般叫了一聲，「嗄，快些！」

吉順呆呆的注視着壁上的日影，又從這一枝輝耀的光線，逆溯到那向西的樓窗。他眼光在樓窗口徘徊了一

囘；窗外的屈折的楓溪，溪邊的疎柳和蘆葦，蘆葦叢中的一聲聲的斷雁，斷雁聲中的悲哀情調；牠們都在枯黃的夕陽和將老的秋的景色中，引誘他追想到近年來家庭衰落的情景，和妻兒們在窮困的境遇中過活的情形。

吉順的幻想的心，忽然長出雙翅，伶巧得像鴻鵠一般的飛出窗外，丟開那些夕陽荒草，疎柳叢葦的景物在腦後而不一顧，翩然的在那株多葉的樟樹邊沿落下，走入那樟樹蔭下的小門。那正是他自己的家庭——近來已經一月沒給錢養活她們，半月沒有囘去看她們了。他是在三年以前纔搬入這間小屋裏的　他從前住的他父親遺下的老屋，已經押給房族的大伯，所以他只能住入這間小屋裏過活。他從那扇小門走進，他的老婆背着兩歲大小的幼兒，坐在靠牆的牀前那條闊而矮的凳上打草鞋；她眼眶裏飽含着奇異的絕望，與偸生的泪珠，不時的潸潸滴下。五歲的女兒與七歲的孩子，沉默的坐在灶下，從他們的呆視中間，便知道他們心中正埋着一種絕粒的悲哀，欲訴無門的苦痛。地上雜亂堆着的稻草，正如他們心中結着的複雜的悲哀。他走了進去，老婆開口就問他要錢，告訴他這幾日來大家絕食的情形，和兒女們的哭泣。坐在灶下的兩個兒女，聽見他們的父親囘來了，就搶着跑到他面前，緊緊的牽住他的衣襟，非常親暱地叫着爸爸。他胸中覺得有一枝非常悲痛的箭，驟然從對面穿入，同情而自責的心思，與自己卑薄而翻悔的决心，就同時如蟒蛇一般的在他胸中亂滾。他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只能沉默的撫摸着孩子們的可愛的頭顱。他正欲把一切的慾念撇出，把孩子們的父親的責任，與重整家業的慾念撇去，心願過着眼前的獨立生活，仍消磨自己的悲哀生活在賭博與酒烟的興奮中，就棄了孩子們，囘頭往外走時，他的伶活的第二個兒子，又哭喪着走入屋中，悲哀的拖住他的父親，說他並沒有偸過那人的東西，那人偏偏要說他偸過，要抓住他打，求他的父親搭救。他想，我的兒子，難道就做了賊嗎？這不是我所造成的成績嗎？在三四個小孩的哭聲中，他正埋葬着悲哀的沉默，　忽然他的大兒子的那個主人，　又牽着他的大兒進來，說要交還他，說他的大兒沒有家教，幾次教訓他都不聽，這種壞的脾氣，是生成永久不能去除的了，現在就要交還他們。他一時不能决定，複雜的悲哀，自卑與自責的心思，又把他重新繫住在可憐的妻兒們悲哭

着的家庭中，他沉默着好久，看看亂髮蓬鬆，面容憔悴的老婆，看看哭喪着臉，眼淚在枯黃的面孔當中奔流的兒女們，他們好像都在討伐他，責問他，咒咀他；他們悲哭着的聲音，他們帶着淚痕，遲鈍的閃着的目光，都如利箭一般的穿透他的心坎。悲哀在他心頭旋繞，酸淚從他的心坎中湧了出來，撲簌的落在他前面牽着衣襟而悲哭的兒女們的頭頂。忽然，一陣超逸的遐思，正如他屋外樟樹梢頭吹過的清風，在他腦際一閃，他想到忘憂軒賭場中賭友們哄笑歡呼的情形，三層樓上喝酒猜拳的樂趣，與她們終日哭喪着臉是大不相同，不免又生起退避的思想：我還是療救自己罷，——至少自己是可以安適的快樂的過去。

吉順把停着在嘴邊的那隻手放下，那里還夾着一粒未嗑的瓜子，他不過在那里一停，一時間並沒有想到嗑瓜子的事。現在他無意中放下那隻手來，視線也無意間隨着轉移，注意從幻想中飄了回來，棲集在那粒未吃的瓜子上。他又在瓜子的四週再一飛翔巡視，他明瞭的知道自己正坐在三層樓上，金夫和小平們正坐在他面前喫茶。

那不過是一瞬間胸中的幻影，只在他們的一個默坐中生出來的心像。酒菜還沒有送上來，堂倌正送來酒杯和竹筷。他們看着他一雙雙的放好，又看他走開。

小平拿起兩根竹筷，如擂鼓一般的在桌沿上猛敲，帶笑的兩唇間，滑稽的咕嚕着紹興戲的開台鑼鼓的曲調。

「晚上再把那人拖下來。」金夫稜着眼角說：「那我們可以『出山』了！」他聲色俱厲的又說，「不是我不客氣，自己誇口，要是我的手一『紅』起來，我一定三五日可贏；今晚我一定把那人抖了『鈔』再說。」

小平的頭頸微微的一斜，油膩的笑暈又在嘴角邊蕩漾；他無意識的緩了紹興戲鑼鼓的敲打，翻動了輕薄的雙唇。「那自然，運氣來了不拿錢，還等幾時？老順！我們今晚的台債可以高他幾倍，老順！對嗎？」

今日的主人是吉順，而小平們不過是幫助他贏了那人的錢能了。小平的嘴吧雖然在平時說得那麼伶俐，但

是他的家裏畢竟還有長年的兄弟，不敢任意的自己做主，拿出錢來大賭；況且今天又是吉順贏了，有了本錢；所以他在談話中，口口聲聲要喊吉順，得他的同意。金夫和小平的言外的意志，自然要討吉順的好，一面又表示自己各有高人頭地的識見。可是他們談話的時候，吉順都沒有聽見。及到小平最後喊着他的名字時，他纔含糊地問一聲「什麽？唔！」他似乎是進入昏迷狀態，一時全失了意識。他追想着眼前幻覺時的心像，依違兩可的心事，正如幻覺中所表演的一樣。他想趁現在有錢的時候，先到家裏去一趟，給他們幾塊今天贏來的錢，恐怕再同平時一樣的，第二次就連本錢都送了，不能伸手，後悔無已；但是，他又恐怕；若是除了現在喫的菜錢，今夜大賭的本錢就不能再減了，本錢少了，那里還能贏得大注的洋錢呢？今夜贏來之後，自然可以多拿幾塊錢到家裏去了。有錢的時候，家庭裏父和夫的責任，自然是應當負的；沒有的時候，是沒有法子，他想自己決不是那些忘了來源去路，不顧良心不負責任的流氓。

小平見吉順坐着有些呆氣，料定他心中是在計劃今夜大賭的妙計，自己也不便再問，又無意識地念起鑼鼓的曲調。

在菜館中的靜默，若是被動的靜默，那末心思的唯一的潛逃所，就是無意的唇齒的咀嚼，與津液的分泌。小平和金夫們，自然脫不了這種生理上與心理上的支配。小平伸手去拾那附在碟上的一粒無肉的瓜子，送到口裏，好像是很有滋味。他又舉起那雙筷子，重重的在碟上打了幾下，磁器的響聲，丁丁然走入樓下；他討厭似的說，——可是這時臉上好像沒有油光了，——「菜還不來。」急躁的金夫，却被他引動了，覺得喉嚨癢得很，好像什麽梗住似的，就驟然如爆裂般的喝了出來，「喂！喂！好了沒有？」

金夫的喊聲，差不多就有罵的神氣，引得樓下三兩個堂倌，齊聲而同調的答應，「好了！來了！」

在這一陣混亂的聲音中，樓梯上的的噹噹的脚步聲響了上來；在他們期待而緊張的垂涎心情中，早就預料到堂倌送上熱氣蒸騰的好菜來了。

他們都回頭注視着，注視那用木柵欄住的樓梯；從一柱柱的木柵的空隙中，他們先看到一頂時式而破舊的呢帽，然後，再看這呢帽一步步的高了上來，就是油膩發光的緞馬褂，和積了許多油漬的灰布大衫；他只是空手，却沒有什麼好菜奉獻；——但是他不是堂倌。

金夫正欲向那人發一頓皮氣，眼睜睜的釘住那人的動靜。好像在這一瞬間，驟然被他搶了許多寶貴的財物，比在賭場中人家把他的賭牌看了還要發火，非使他見個辣手不可。那人在樓梯的最上一級停了一停，立刻就很自然的翻過身，向着他們走來。

「老順先，你真的在這里？我找你呢！」

他搭訕着走近他們的座旁。吉順就拖了一條圓凳叫他坐下。他是個半文人。在村莊不緊要的講事場中，是時常列席的；他的嘴吧很會說話，又會自己吹嘘。他時常誇口說，某一場人命案是全靠他收場，某人的訟事是全靠他獲勝。他現在時常在某邑紳家中出入，和幾家富室門前行走，隨便的人，是不能獲得叫一聲「老某先」的。——老某先的先字，實在就是先生二字的縮音，是尊重非文人們的稱呼。——吉順現在被他叫了一聲「老順先，」頓時覺得身上一熱，眉宇間就現出一絲絲慌張的血紋。

吉順把他重新看了一眼；心裏想着：「他難道曉得我贏了錢，要我的生意嗎？」他想問他一聲，今天為什麼要找他呢？他想叫他的名字，賀彬，聲音發到喉頭的時候，又縮轉來。他想：「直接叫他賀彬，似乎太唐突了，還是同大家一樣的叫他別號罷！」

「文輔先生！你找我嗎？」

「我找你呢，我到忘憂軒去過，知道你贏了錢。他們說你在三層樓，我就到這里來了。」

吉順心裏很害怕，料想他是在走衙門的，若是說出向我拿借幾元，那時答應不得，不答應，又不得，我將怎麼對付他呢？他只是沉默着。

小平的紹興戲的鑼鼓也無意的煞了中臺；金夫緊張着兇狠的面孔呆着，一時舉座默然。

文輔看他們的情形，好像在錯悔來了的時機；當賭徒們有了錢的時候，是什麼都不可以說話的。但是他又忍不住自己一向在講事場中的習慣，便說了出來。

「老順！我要同你說話呢……你贏了錢，你的運道眞好喲，——福星降臨在你的頭上。……」

堂倌捧上了一中盆的蝦仁，就打斷了文輔說話的語意。吉順吩咐堂倌再添一副杯筷；金夫已垂涎的拿起筷子，揀選幾粒靑荳，先去饜足他眼中的飢渴。

吉順十二分的納悶，不知文輔的找他，是禍是福。因此除了幾聲殷勤的叫「請喲！請喲！」以外，就偷偷的注視着這位意外相找的貴客。

一盆蝦仁吃了，大家都放下筷子；只有小平是孩子般帶着滑稽的笑臉，注視着盆上殘餘的幾粒靑荳，在一粒粒的把牠送到口裏。金夫的臉上已如火燒一般的通紅了，——紅到圓睜的眼白都滿了火線般的絲絡；雖然他是沒有吃了多少的紹酒，但他那凶狠的面色，已夠使人害怕了。第二盆的菜，堂倌還沒有送來；文輔料想着還有餘空的時間，可以供他們說話，便立了起來，輕輕的把吉順的衣袖一曳，說：

「我要對你商量一件事情呢！」

他便走出那扇向東的小門，在天棚的一角立定了。吉順跟着走來，也無意的站住。

「你的好運到了！」文輔說。「我是很知道你的，你近年來的家境，近年來的生活，子女是這麼的累塵，家室之累，是這麼綦重：誰不想着向上飛升呢，誰不想享樂一下呢？但是，老順，你聽我的話！我現在將享樂送給你了，將幸福送給你了。而且，你的子女是這麼纏繞。你的家室是這麼累贅！你一定是很願意聽我勸告和辦法的……。

吉順聽他重復的講到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家室，覺得就有一塊鄭重的石塊打在他自己的心頭；忽然間，那

塊石塊又如一隻疾飛的小鳥一樣，閃過他的眼際，向他的家鄉楓溪溜去，他的眼光就如閃電的跟了過去。立刻，他的眼前又幻覺着剛纔的一副殘敗的慘像了。

「正是呢，我的家室，我的妻兒，我都完全負責的。」吉順把剛纔在胸中猶豫兩可的心思決定了。「不過我應該弄一些錢歸家呀！——現在正是我的時候了，我只有盡量的賭，盡量的用現在的贏本再去發一筆大財；我是沒有別法，我只好走這一條捷徑了。不錯，我只有走這一條路；我不要等你的勸告，我已決心贏了錢，不再賭博。文輔先生，你是否勸告我這樣，你的辦法是否是如此？我很感謝你！」

文輔一面聽着他的說話，一面看着夕陽疏柳的景象，鼻孔不住的嗤嗤作響。他想起賭徒們的一片賭話，不知相差到幾許遠近了。他呆了一回，又好像十分隨便似的說。

「倘使家室和子女，有人代你負責呢，你不是輕爽得多了嗎？而且——而且邑紳陳哲生先生還想津貼你的行用呢。——倘使你是，——願意的話。——」

吉順的心頭忽然發跳，臉上的血潮立刻湧了上來。他明白了文輔所包含的一切的語意。他知道以前的疑心的錯誤，但現在卻正是比以前料想着他的情形更難措施了。

在文輔的語意當中，明明是叫吉順暫時把自己的老婆租與陳哲生。陳哲生是全縣中的一個富紳，可惜沒有半個兒子；他也曾經娶過二回的妾，但是只添增了幾個女兒；近年以來，他又在各處張羅着「典子」了。——典子的意義，就是說在契約訂定的時期以內，所產生的兒女，是被典主先期典去，屬於他的。至於血純之純雜與否，那是不成問題，總算有過那末一回事，他就可承認那是他的兒女了。

吉順想到了一切，就覺得這是何等可恥而羞人的事！寧可讓她們餓死罷，我不能蒙這層羞辱。

他回頭走了進來，剛走到小門的旁邊，便聽見金夫的喊聲了。文輔在後面跟來，又輕輕拖住他的衣角，問他「怎樣呢？」他便很堅決的回答一聲「我可不能。」

他們重新入了座。吉順當舉起筷子，插入盆子裏面的時候，便在盆子當中看見他衣衫襤褸，抱着幼子，牽着兒女而哀哭的老婆。他看見她在對面指着他自己的鼻尖罵他，她罵他是一個流浪者，是一隻畜牲……。

下

第二天的傍晚，夕陽已經收斂了餘輝，黑暗如輕紗般的漸漸籠罩着大地的時候，吉順從忘憂軒乘間逃了出來，走出西門，便沿着溪流走去，穿過那細沙鋪成的錦地，走入將近殘敗的柳林當中。他的心神已如柳林中棲宿着的飛鳥一樣，在一瞬間以前，被他驚逐得飛翔天外了；他現在的身軀，正如蕭蕭的殘柳。他想起剛纔賭場中的情形，他想昨日三層樓的快飲，他想起家中妻兒們的現狀和未來的命運，他想起自己前途的絕壁和危崖，……他想到他一切爲大力的巨神之手所播弄，所支配的命運，他幾乎向天哀哭了，他於是頹然的坐下。夕陽收盡了餘暉，大地全給黑暗吞沒；吉順深深的葬在這濃厚的黑暗之中，除了圍繞着他，而爲他微微點頭嘆息幾枝柳梢以外，便誰也不知道了。

吉順與小平們昨天在三層樓暢飲了下來，便又走回忘憂軒中，預備第二回的大賭。他一直經過了漫漫的長夜，只是不曾有過一次稍可愜意的勝負，他的心裏便異常的納悶。酒力早已醒了，疲倦如偸入胸中潛伏着的心賊，頻頻向外攻襲。小平不知在什麼時候睡在臺旁的牀上，呼呼酣睡的聲音，時穿入賭徒們的耳孔。金夫便不由自主的罵人，上下的眼睫毛一連睒了幾睒之後，便無神的釘住任何一處呆看，面色怪凶狠的。

正在這個人疲馬乏，精神困倦的時候，吉順的手氣忽然「紅」了起來，一連贏了兩場。陡然間，金夫也振起了分外的精神，在吉順的背後一掣，又輕輕的在他耳邊一說，他倆便十二分的得意。

「雖然不能夠大贏，但這次贏來之後，一定先爲暫時結束，不讓牠再有脫網逃回之危。

他倆心中都在這樣計劃着，便欣欣然現於喜色。

但是，事實卻正是相反喲！吉順的最後的重注，却出於意料之外，被敵家攫了過去。這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加在他們的腦門上，他們已忘了一切智力的決擇的制止，熱火就在裂開的腦門湧出，他們是狂迷了。金夫立在背後只是放聲瞎罵，吉順就無主的重新壓了一個重注——這差不多是一個最後的孤注了；但是，又被攫去。他們是好像很相信盈虧消長的道理，盛極之後，必有一次衰歇；而敵家這一次衰歇的降臨，又被他料定在這最近的時機中，無論如何，應該緊緊的追逐着這個時機，不可讓牠輕便的逃過。但是，一切的發生，好像都有大力那邊在指使似的，吉順們終於敗到不能收拾殘局而負了敵人幾十元的賭債了。當時收束了賭具，吉順的灰心與反悔，便如兩枝釘錐，在他的眼前如蟒蛇般的亂滾。他無力的躺在小平的身旁。賭徒聚集在他的面前，問他清付賭債的日期。他又掙了起來，把他們搶白了一頓，「做得鬼成怕要沒羹飯吃？」他說他是不會少了人家的債的，怕他的都是小膽鬼。他見那些賭徒，不敢有第二句的說話，便又躺了下去；翻了一個轉身，就呼呼的睡熟了。

吉順醒來的時候，小平已不在他的身邊，他四面的看了一下，第二的賭場已經掌上了燈火，人們的精神，已全副注在桌上的賭牌上，沒有半個人注意着他；贏了他的巨款的賭人，已一個都不在那里，大概同吉順們昨天一樣的跑到三層樓去喫凱旋酒去了。吉順便在那個時候跑了出來，他覺得四週都沒有他的路，許多難堪的思想又如逐臭的蒼蠅一般麕集在他的胸次，揮去又立刻聚了轉來；他忽然好像有人告訴他似的，便走到柳林深處坐下了。

秋風在疎柳梢頭蕭然的掠過，空間便輕輕的飛下幾片落葉，秋晚的悽涼，喚醒了吉順昏迷的睡夢。他十二分的錯悔，錯悔昨日不歸家一趟，先抽下幾元錢在家裏零用；他十二分的怨恨，怨恨金夫們沒有勸他不要下這樣的重注；他又十二分的恐懼，恐懼着他們的索債之難以應付，致丟了他一向在人們面前的面子。

他順手搔起一把輕鬆的細沙，就恨不得盡量的把自己墮落的身軀埋葬。柳林外涓涓的流水在響，柳梢頭的

碧天，已嵌上一顆顆閃爍的明星，四週覺得無限的擴大。忽然有一聲驚人的哀鴻，頓然間感到萬籟的陰森、週身不由的發了一個寒噤。孤鴻在他的頭上飛過，羽聲霍霍然，向着吉順鄉村飛去，這正似吉順現在的處境的寫照，又好像象徵着他妻子未來的運命。他把手中握着的那把細沙散開，無意間又觸着一片落葉。他從落葉推想到鈔票，從鈔票推想到洋錢，他又不由得在沙上亂爬；他希冀着，萬一能夠發現一些財寶。遠處村狗的吠聲，忽然隨着柳梢的秋風送來，他爬着的手，便稍稍的停下；在他的心神當中，那隻村狗是已經發覺着他在發掘，而且偷盜人家埋葬着的財寶了。

他立了起來，走出柳林，穿過蘆葦叢，纔踏上大路。他向着自己的鄰村一步步走去。遠處的樹椿，好像許多蹲立着或是佝僂着的人影，對他指手劃脚的亂駡。他在卑薄自己的墮落，對不住自己，對不住祖上。在他村莊的入口，有一株陰鬱的老樟，秋夜的樹葉是分外響得悽涼，他的一身不覺恐懼起來。他放快脚步，匆匆的走入街頭，卻又引起羣犬追逐着的狂吠。村上的人們，有的已經熟睡，有的還有一絲絲的燈火從壁縫中透出，正如他們燈前的喁喁私語，從壁縫中透出，在黑夜征人的胸中蕩漾着一樣。他的兩脚，如着了魔術不能自己制止似的，機械一般的移了過去，好像那些語聲和燈影，一點也不能使他介懷。他走到自己家中的前門，（知道是早已照例關閉，）便又繞到後門。老樟蔽天的黑影，好像象藏着許多可怕的猛獸，呼聲簌簌然，將一隻隻向着他猛撲出來，林木爲之震動，懍然使人毛骨聳峙。他不敢驟然打門，因爲他已幾日來沒有歸家了。他從門縫偷偷的窺視，門縫大可容指，令人於室內景物一目瞭然。室中一切的陳列，都顯得沒有變更。燈光如豆，幾瀕於滅，轉成青綠色，看了使人疑心是一顆鬼火。光線所及，僅僅限在一個小小的圈內，稍乎遠了，便看不清楚；這正如一粒微細的石礫，落在浩渺的潭水中，僅僅漾成一個小小的水暈。兒子們都已睡下，幼兒在他老婆懷中，時時放開乳頭叫哭；她頻頻搖着自己的身體，又拍着他的背部，表示是十分親暱而憐恤。她面容憔悴，亂髮分散在臉上，映着慘淡的燈影，初見令人疑懼。油燈的光圈，僅僅籠罩到她的面部，另外都成黑暗，他目光

稍稍的移了上去，不由得週身起了顫抖。他發現了她的週身，盡是睜獰可怕紅毛綠髮的鬼魅，他們正張牙舞爪，要收拾她的性命。他差不多就要叫喊出來，但是他又如夢魘一般，好像無論如何掙扎，喉嚨裏總透不出一絲的微聲。他的耳朵裏，微微的聽到有人訓斥他的聲音，他眼前一閃，忽然就換過一層黑幕。

「你正是年壯力盛的時候，便這樣的墮落，沈淪入無救的賭海中，不自振作，把自己正當的職業拋棄到九霄雲外，甚至自己的妻兒也不能兼顧，將瀕於餓死。我現在除開把她們的生命取回以外，特來警戒你墮落者，使你曉得人生的責任，是不是這樣隨便可以卸下的，你對社會有工作的責任，你對妻兒們有保護維持的責任呦！但是，你……」

他覺得空中有一隻大手對了他的鼻尖指來，他幾乎退避無地；他的頭忽然無意間「碰」的打着了板門，室內的她就帶着顫悴的悽慘的聲音，問一聲「誰呀？」他如着了魔似的，驚惶失措間，便放開大步跑了。

他想着剛纔的情境，心中猶不住的顫跳。

「眞的嗎？我的老婆和兒女們將爲了我的不盡責任，而餓死了嗎？」他又推想到她們死後，他自己的孤獨情形，和隻身飄流的境況，「啊！那是怎樣能忍受呢？我眞能讓她們餓死了嗎？」他想到此處，忽然他的惱筋一閃，好像有人告訴他還有一線生望似的。他憶起昨日三層樓上的不速之客文輔的說話了。

他匆匆的往文輔的家跑去，好像心內毫無牽掛，什麼都是有望的，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因爲他昨日在三層樓上所持以排斥文輔的主體，金錢，現在已經盡數崩陷；而他心中倔強的羞恥心，又因金錢的大力，幾至消滅無形了。他心中毫沒有矛盾的現象，毫沒有懷疑的心思，神色反而清醒得許多。

他於是便離開了楓溪，又回至城內；城內還是燈火輝煌，幾間飽含着現代社會的象徵的點心舖子，正是生意興隆，坐着一些遊閒的男女，任意的據着高座談些社會上醜惡方面的逸事，望之大似巴黎社會的充滿頹廢者的咖啡店。吉順從前也曾在這等地方出入，但是今夜卻覺得那邊之可以厭惡，不心願進去。

他一直找到了文輔家裏，就在門外叫喊。黃犬如同代他主人速客一般，發狂似的迎了出來。吠聲驚動了牠的女主人，纔在睡夢中問是誰人。吉順回答是來找文輔的，且有緊要急事。但是她說，他出去還沒有回來。

「他要到幾時回來呢？」

「那是說不定的，有的時候簡直不回家。」

「我今夜有緊急的事情，要和他商議，那怎麼好？」

「他或者在衙門前的茶館裏也說不定，請你到那邊去罷？」

他們各人都提高了喉嚨，隔着石牆，在一問一答；黃犬還不住的狂吠，早已引起鄰犬的附和，他倆問答的聲音幾不可聞。他躊躇了一會，決定到縣署前去走一趟。

衙門前茶館的顧客，正同三層樓上的一樣，而此地格外多的，是司法警察，衙門內的當差們。他們每日都在十二點鐘左右起牀，現在正是他們辦事和享樂的時候；因此衙門前的茶館，也是終宵不昧，以待嘉賓。

吉順眞的在那里找到文輔。文輔坐在東首的福字座下，左手靠在桌上，身體倚着糊滿花紙的破壁，右手時常任意的伸出一個指頭，對着他前面坐着的鄉下財主，和兩位便衣的司法警察指劃。這一席的東道，大概就是那位鄉人，所以他是十二分殷勤，看着文輔和便衣警察的眼色。吉順走了進去，一直走到那位鄉人的背後，文輔還裝着沒有看見似的，及到他喊了一聲文輔先生，他纔如大夢方覺似的，收回那擱在凳上的右脚，急的立了起來，殷勤的請他坐上喝茶。那位鄉人見文輔這樣誠懇的招待吉順，也匆匆的立起，在中間周旋。吉順還沒有坐得安穩，便不安的說：

「現在，我找你呢！文輔先生！」

「你找我嗎？」

吉順的身上如澆上了一桶冷水，滿身打了一個寒噤；他發覺了昨天三層樓上的冷淡的報復，好像決定前途

就無希望。他只得呆呆的坐着，文輔又對着他們講起他從前收束的一椿最得意的風化案件了。吉順無意地拿起一杯茶來，還沒有送到唇邊，却被文輔講的最有聲色的詞句怔住，無神的舉着停在口旁。他倒翻着眼睛，偷看着文輔的神色；後來，文輔說到得意的時候，起勁的在桌上一拍，同時吉順手中的茶杯就受了一種意外的驚嚇，杯中的茶，滿濺在他自己的衣上。他們笑了一頓，文輔又向他說了一個對不住，吉順就好像有許多話不能再說了，於是便乘機說自己要說的話。

「我找你商量一件事情呢！」

文輔還沒有答應，那位鄉人便先在他身上打量一番，愈覺得這位文人的能幹，什麼人都要請求到他，和他商量；一面就無形中，覺得他自己的身分也抬高了不少。

吉順小心的把文輔拖出茶館的門口，街上的店戶，早已關了店門，黑暗如漆。他們走到一個黑暗的轉角，驟然在燈光之下走出來的眼睛，就是對面站着的那人的面孔也辨不清楚。吉順開始說起，聲音十分破碎；至於他臉上的表情如何，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你是很知道我的，你昨天的說話，我完全同意，——我知道你是很體諒我，很心願幫助我的。」

「我怎麼不體諒你呢？你只要看，我爲什麼要找你？就知道了！」

「正是呢！」

「我恐怕你還沒有明白能，我是勸你把你的老婆『典』了，不是叫你『賣』，賣是永久不是你的了，『典子』卻一面可以得錢，老婆還永久是你自己的呢。」

「我怎麼不知道呢？不過名……」

「你眞發昏！我說你有些呆了，現在的世界，還說到什麼名譽；金錢要緊喲！若是說名譽，你自己賭博的名譽有什麼好聽？——有錢就有名譽。」

「那末，錢怎樣呢？」

「那是很容易的，你可以不必說，我們爲的什麼呢？」

「不過……」

「咦！你還捨不得老婆嗎？幾年的期限滿了，仍舊是你的老婆；就是平常他不來的時候，也還是你的，——他不過至多一月來一次兩次罷？——總而言之，老婆還是你的，他不過要在這幾年的期限以內，拿去你老婆生下的兒子罷了；——兒子你已有幾個了，你再生下的兒子讓他去養不好嗎？還有什麼呢？」

吉順呆了多時，好像文輔的說話完全都是對的，再不能有句辨難疑心的話。

「那麼就這樣決定了罷？」文輔再靠實了一句。

「好！」吉順決然的答，「但是，須要趕快，我等錢急用呢？」

「我就到哲生家裏去罷。他大概還在鳥烟榻上，沒有睡覺呢？」

他們又走回茶座，鄉人已經會了茶鈔，呆坐着等文輔回去。文輔向他們告了一聲別，又向那鄉人道了一聲謝，便與吉順一同走了出來。

吉順看着文輔往前走去，覺得自己又是非常虛空，并且這一個決定，根本上還有些疑惑。他現在將到那裏暫時安頓呢？到那裏再等文輔的回信呢？他想至此，便放聲叫住文輔。呼聲在深夜的窮巷中，正是和秋野的一聲喇叭，同樣驚人；他履聲橐橐然的追過牆角，兩面夾住的高牆的回音，格外朗然。他追了兩個轉彎，喊了幾十聲的文輔，纔把他前面已去的文輔叫住。

「我到那裏去等你的信呢？」

「老順做事是這麼急的，」文輔笑了起來，「你先回到家裏，睡你自己的覺罷！明天我總一定回你的信。」

「明天？我想就是晚上呢。我到那裏去等你？」

「你可以同我到哲生家裏去。」

吉順又似乎有些難以爲情，含糊了一聲；意思是不心願到哲生家去露醜，好像他的良心教他，這種買賣，畢竟是墮落的勾當，無恥敗類的行爲，至少只能如作賊一般的，在窩家和朋類前面稍一張皇，除此便絲毫不可洩漏。文輔明瞭了他的意思，便決定要他到哲生家的門外等他。

文輔與匆匆的走去，吉順默然的在後面隨着，正似一隻被主人毆打了而又跟着他跑的低頭垂尾的家狗。深巷中自己的足聲，時常疑心有鬼魅追踵而至；他恐懼着，又想回頭，又不敢回頭。有時走過人家的烏黑的門口，他驚惶的眼，就告訴他，那裏隱着一位捉他的武士。他正如作了賊似的，內心深自愧恨，惟恐人家看破了他的虛情，剖開他的胸板，取出他的黑心，向衆顯示。他們走到了哲生家的門口，文輔就往門上砰然打門。許久許久，門上還是寂然，文輔疑哲生已睡，決定暫時歸去，明日一早再來。

「老順！我們先回去能！他家已睡靜了。——只是奇怪的，平素躺在烏烟榻上非到一點鐘不睡的烟鬼哲生，今夜也如何睡得這樣早，這樣寂然如死的呢？」

「你再打一下能！或者哲生還沒有睡呢？」

文輔再狠命的打了幾下：哲生隔壁小屋中的居人，已經在牀上轉動，被他們叫醒了。最後，似門裏面有些聲音，文輔再打一下，又報告出自己的名字，側耳傾聽，只見拖鞋的聲音，搭搭的自遠而近，文輔知道是哲生自己，便叫了一聲「哲生先生。」以後便走近了。

「文輔嗎？」哲生一面在開門，口裏這樣問。文輔說：「是的。」

「夜這樣深了，還來幹什麼，明天不可來的嗎？」

「我眞奇怪，我道連你也睡了，——我打了許久的門，你要是不再來答應一下，我眞的決意明天來了。」

門砰然了開了，吉順如有人指使一般的，當卽隨那從門中透出來的燭光避開，站入幽暗的牆陰。哲生立在

門的中央，背後的牆角下，放着一枝洋燭，燭光隨風搖擺，幾淪入黑影中殘滅；有時竟小成一顆豆形，被風吹得喘不過氣來。哲生是穿着一身湖縐的短棉襖，在頹唐，委頓的神色中，還含有興奮活潑的風彩；——大概這正是他吃飽烏烟的表示。

「你一個人來嗎？」哲生問。文輔含糊的答應了一下，便吩咐他關上大門。

吉順在牆角的陰影中站着，明瞭的看着他們的酬酢。他心境十分糢糊，好像不知在何處地方，正如夢中的境界那麽隱約，辨不出情境和方位。及到哲生的大門又砰然的一闔的時候，吉順纔如在夢中受了一次意外的打擊，靈魂就飄飄渺渺的，好像從懸崖跌下，在無限的空間，心弦十二分的緊張着，想在最短的無限的綿延的時間中，得到一個歸束；頓然間，他的脚底一重，火花就從踵跟往上湧起，他週身覺得火熱，眼前星火亂迸，纔覺得自己的存在，——正如任何人們從夢中驚醒後，覺得自己的存在一樣。他好像眼前被什麽神明指引了的，驟然明瞭自己的卑污，羞辱，無可懺悔的惡行……他確信：他們把這一雙門關了之後，就是剝奪了他的名譽和生命，而又擠出他於幸福的範圍之外，任他去流浪挨凍，挨餓受人們的唾罵，這是一個預兆。他想深深的跪下，向着頭上幾點星光閃耀着的上蒼膜拜，祈求那偉大的天帝的大力，挽回那已經鑄錯了的命運。

「我將從什麽地方懺悔起呢？——從晚上的決定，從昨晚的輸錢罷？呵！還是從我沉淪入賭博的那年起罷！大概那年就是我墮落之年了：從那年之後，我簡直無可救藥，一往直下，啊！我一定要悔改了賭博的惡習，作我的正業了；啊！我一定要勤謹的做我分內的工作了！

「現在，是鑄錯了罷！『典子』，是多麽難堪的慘劇，竟從我的手裏編演出來；『典子』，是何等討厭的名詞，竟從我的墮落，而加到我純潔的孩子們的母親的頭上，——雖然她的丈夫是卑污的。

「我將怎麽對我明天的朋友們呢，我將怎樣囘到家裏，見我那些純潔的孩子們呢？我將怎樣告訴她呢？啊！『典子！』那不是同『活離』一樣的嗎？我不是直截了當的把她如貨品一般的賣了不好嗎？啊！我應了我

十幾年前，從丈人家中把老婆負氣帶了出來，回到楓溪自立家門的時候，我丈人的惡毒的預言了。不錯喲！他的女兒從我，一定要被我賣了而不得善終的；現在不是應驗了嗎？——我要用什麼話去否認我丈人呢？啊！

「啊！最純潔的還是孩子哪！但是，我現在也把他們弄汚了，他們的額上，將永久刊着不可磨滅的烙印，他們是爲了我而永久被社會所遺棄，所凌辱，永久是社會放逐的罪犯了啊！這種無上的罪惡，我恐怕只有砍了我的頭，自己陳出頸血和心肝，或者還可以懺悔，不然，就是沉在大海裏飽了魚鱉們的餓肚，與跌在萬丈的深淵裏，永久做那不可超拔的倒死鬼，也不能洗去我的罪惡的萬一能。」

忽然一個伶巧的黑影，在他的眼前閃過；他就疑心是什麼精靈感受了他懺悔的愚誠，前來超度他的靈魂，解脫他的罪孽。他睜開眼睛，邁步追了上去，卻看見兩隻放光的眼球；啊！那不過是一隻黑貓，那裏有什麼精靈呢？他又自己嘲笑自己起來，正如一個人在路上認錯了朋友，大呼的趕了上去，卻被那走路的生客白了一個眼似的，翻悔自己的魯莽，嘲笑自己的發昏一樣。他從嘲笑自己的思潮出發，於是就懷疑到剛纔的懺悔；他從否定了剛纔的懺悔出發，於是肯定了他已往的人生。

「對呀！人生行樂耳！有了錢就是幸福，有了錢就是名譽；物質的存在，是眞實的存在，精神不過是變化無常，騙人愚人的幻影罷了！譬如，我現在爲什麼要站在黑暗的牆蔭中呢，那無非爲了幾個臭錢，——爲了我沒錢，想人家的錢；人家有了錢，就可大吹大擂擺起許多臭架子了。什麼懺悔，什麼惡孽，那完全是鬼話！我剛纔大概是着了迷的了。沒錢的人，應該受辱，應該受苦，挨凍，挨餓，那是一條唯一的眞理，千古不破的，雖上帝的權力也不能破滅的眞理！眞理是如此的；我沒錢時的受辱，受苦，犧牲名譽，那不是十二分的該應嗎？」

他想到此地，精神便如釋了嚴重的枷鎖，眼前的天地，眞是空曠得很，何處不可任他自由飛翔，自由歡唱？他推想以後的命運，飛皇騰達的萌芽，便在今夜的牆陰小圬，埋下了種子；他決定未來有了錢時生活的美

滿，正如操着左劵。

「我有了巨大的資本，還有什麼不可爲呢？賭博，經商，投資，企業，……何一非獲利的機會？那個時候，怕什麼人不如稱現在的傻卿，哲生們一樣的，稱我做什麼順老爺了嗎？

「呸！你們滾開；聽你順老爺的咐吩！什麼？你不認得我是順老爺嗎？——啊！城東趙老爺喊我打麻雀。去，去！你說我順老爺沒有功夫，今天縣知事還要我吃酒，請我陪他的夫人打牌呢？什麼趙老爺，我認也不認得！你們現在可認得我了！……」

哲生家的大門開了，文輔點着頭走了出來！洋燭的燈光，從門縫中射出，引囘了吉順的幻想。哲生把大門關上，一線的光明，仍舊被他收了囘去，空間仍留着黑暗。文輔新從燈下出來，覺得外間格外黑暗，任何物件都不能看見，除了自己的身體存在以外，四週簡直是一個無限大的空虛。

吉順意氣高傲的跑過來，問文輔接洽的情形，還帶着五六分幻像中得意時的氣概。

「很好，他是答應了。」文輔說。

「錢呢，拿來沒有？」

「現在那里有錢呢，一定寫了契約，簽了花字，還要擇個日子，請了媒人，纔可以拿錢呢？天下事那里這樣便利的，你又不是聖旨口的皇帝，一說出口就依你的話當卽實行。」

吉順的心坎中漸漸的又狹窄起來，他覺得文輔這幾句似諷非諷，似駡非駡的說話，在他的胸中顫動，正如一個多刺的球。他幻想中得意時的風雲叱咤，好像還在眞實當中；而文輔的幾句熱嘲冷駡，卻使他分外的難當。他幾疑文輔不是一個人：怎麼他近來已經闊到縣知事都請他吃飯，趙老爺請他打牌，還不肯去的順老爺，都不認得了？——都敢肆無忌憚的諷刺他！但是，他還是似醉非醉的，問道：

「多少錢呢？說好了沒有？」

「多少錢？說好了。他說因為我去說，特別客氣，八十；人家去說，恐怕還不到六十呢！」

「多少喲？」吉順還恐怕自己的耳朵聽錯，重新吃緊的問了一遍。八十塊錢，算什麼錢呢？僅僅八十塊錢，還能賭什麼錢，經什麼商，投什麼資，……好了，八十塊錢，簡直是不算錢，沒有錢。他不相信極了！他的空中樓閣，是任意的建築在有錢之上，卻不料他典了子之後的有錢，也不過是極小數的「有」罷了。他那里會相信只有八十呢，那一定說錯了或者聽錯了，所以又重新問一遍。

「八十。」文輔很不耐煩的重述一句。

「只有八十嗎？」

「八十。」文輔堅決的答，「你還相信嗎？那是我的面子，纔多了二十塊呢。」

文輔的形容，差不多就要決裂；吉順纔清楚的領會了這個數目。神奇的「八十」，把吉順從幻想中拉了出來，又在他的頭上，撒翻了一桶的水。他微微的有些覺悟過來，覺得文輔的嘲罵是應該的，他正有功於他，因他的面子而增加了二十塊錢呢。他於是向文輔說了一個「對不起！」又說了一個「再會！」便各自走開。

他一路走出城門，走過三層樓下，深夜中倒翠溪與楮溪合流，錚錚然如音樂之悠揚。下弦月已經上山，東方籠罩一片灰白的濃雲；月光從濃雲中射出，四週的景物，已沉默的顯示了些微的輪廓。忽然一陣西風，透背的吹來，他打了一個寒噤。他兩手交互的插入袖中，又緊緊的絞在胸前，頭頸盡量的低垂，——低垂到貼伏在肩膀和胸際。他心中毫沒有思想，也不廢躊躇，就回到自己的村上。楓溪的人，自然比不上城內的帶有都會氣味，他們是早已酣遊黑甜鄉去了；——就是一隻小狗都睡熟了。他在自己的門上打門，老婆當即醒了，問他是誰。他聽着老婆在睡夢中顫震的聲音，心裏就好像射入一支火箭。

他含糊的答應了，老婆就走來開門。燈臺中的燈油，已經點得乾淨得很；她只好擦着一根自來火，照他走進。他總覺得這種家裏，不應是他住的地方。一種特別的氣味，是兒童們的便溺，成人身上的汗酸，和各種辨

不出滋味的腐物的混合體，格外使人難聞。

「怎麼一點火油都沒有了嗎？」他明知家裏是沒有半個錢，但他卻要說一句官話，好像非如此，便不足以雪仇似的。

「小兒要吃奶，我又沒有奶，他只是哭；只好把燈點上陪他坐着。他纔哭倦了睡下不多時候，我的眼朧剛朦朧的合下，你便來了。」

他覺得他老婆的說話是對的，行事也是對的，反是自己的行爲，太辜負了她了。自來火熄滅了，他們都在黑暗中。他心中好像有一顆燒紅的鐵球塞住，痛澈心胸，似乎非吐出來不可。他的面上，忽而如走近火山噴口般的發燒，忽而如俯臨寒冷的深潭般的顫震。他的心正如磔在十字架上受刑，血痕狼藉，一塊塊撕得粉碎的四裂。

他的老婆已經躺入床上的破被窩中，乳她身旁被她轉動醒的幼兒。他只是呆呆的坐在床沿上，一聲不響的，想起眼前的情境來。

「幻想恐怕終久是幻想罷，窮人們，——尤其是像我一樣的賭鬼——想發財，恐怕比象鼻穿過針孔蜈蚣穿起皮鞋，還要難得多呢。

「呵！典什麼子！我犧牲了名譽，犧牲了兒童們純潔的名譽，而決心的實行『典子』，心願把自己的髮妻——雖不能說是愛妻——割愛了，把兒童們的母親廉價出售了，而所得的代價，卻只是區區的八十塊，拿錢的時間，又不能應我的急需。啊！發什麼昏呢，『典子！』

「妻兒們，可愛的妻兒們，畢竟是我的，是我永久的慰藉者；失意時的歡笑，倦怠受辱時的慰安，都是從她們自然的愛中，天眞的笑中，永久取不盡的精品，無上而高貴的珍饈。呵！我寧可讓我的生命爲人家所有，我不心願把我可愛的妻兒賣了，我不心願她們前途的未來幸福，爲了我的墮落，而褻瀆了，而犧牲了。呵！我

的罪惡！我的罪惡！我不應該向上帝懺悔，我至少總應該向她們賠不是，至少是我辜負了她們，對她們不起。」

他想到此處，便把自己的身體，漸漸的躺了下去，又漸漸的靠近他老婆身邊，在她的面上，親了一個從來沒有這樣親愛的嘴。她是從開了他的門後，便一直沒有睡着；看着他的情形，證以今晚幾個人來找他時的高傲而帶輕屑的臉色，便斷定他這幾日一連的不歸家，又是在忘憂軒中賭了一個十二分的敗仗回來了。照例，他若是賭輸了回來之後，她便不應該去惹他讓他自己坐着發泄。現在，她又看見他這樣的向她親暱了，她便告訴他今晚那兩個人來找他的說話。

「今晚天剛黑時，有兩個人來找你呢。我說你沒有在家，他們還說我把你藏起來。說話凶糾糾的，說你在忘憂軒逃出來的，輸了錢還想賴。我說眞的沒歸家，他們纔去了。但是過了沒多時候，他們又來過一趟。」她停了好久，好像要等他的回答。他還是一句話也說不來，好像喉頭有什麼梗住。她又輕輕的接着說：「我恐怕又惹起你的怨恨，還不敢就對你說呢。」

「唔！」他只能在鼻孔中回答出一個字來，但是他的心已經難過極了「誰能在失意時，和她一樣的，體貼我，安慰我呢？啊！我今晚如入了神似的，請文輔所接頭的事，將怎麼對她說起呢？啊！我簡直是被什麼惡鬼迷了！」他的心一酸，眼眶裏的酸泪，就不由得滾了出來。他自己也奇怪：他平素昌言，他是永生沒有眼泪的，如何今夜反有更多的眼泪呢。「泪泉復活了罷！泪泉復活了罷！」

他的熱泪，滾滾的滴在她的面上。她的心弦，也分外的緊張起來。她知道他此時的心情是非常難堪的了，返悔自己說話的唐突。她不能用任何語言去安慰他，她只輕輕的嘆了一聲氣，算對他表示同情。

他倆的心弦合奏了，他們的中間，雖然是隔着一條破棉被，但是他們覺得是胸貼着胸的，他們兩顆顫跳的心房，相互的體貼着，簡直比兩顆紅寶石，放在柔軟的法蘭絨上還要安適。他忘懷了一切的苦痛，一切的煩惱

，一切的被人間所凌辱，訕笑，卑棄的憤恨；他陶醉在柔輭的鄉裏，正如他的心安貼在她的心裏，便矇下眼睛，蘧蘧然入睡了。她感着他的鼻息，知道他是渴睡了，就伸出一隻手來，緊緊的摟住他的項頸，叫他進入被窩裏就睡。他從朦朧中醒來，伸了一個懶腰，復打了一個呵欠，覺得全體的筋肉都弛緩了，便胡亂的躺在她的外面。他的板床實在太狹，所以他都任意的擠着。當他的脚穿入被裏的時候，却推醒了在脚下睡着的第二個兒子。他在睡態朦朧中，還不知他是否回家，却如囈語一般的叫了一聲『爸爸！』他在這一聲爸爸當中，又感得胸膈中的情調也是兩樣了。眼泪又不覺而然的走出眶來。

一九二五，八，二十二，上海。

（原載慘霧，商務版）

老李的慘史

徐志摩

一

他有文才嗎；不，他做文課學那平淮西碑的怪調子，又寫的怪字，看了都叫人頭痛。可是他的見解的確是不尋常。也就只一個怪字。他七十二天不剃髮，不刮鬍子；大冷天人穿皮袍穿棉襖，他禿着頭，單布褲子，頂多穿一件夾袍。他倒寶貝他那又黃又焦的牙齒，他可以不擦臉，可是擦牙漱口彷彿是他的情人，半天也捨不了。每天清早，擾我們好夢的，是他那大排場的漱口；半夜裏攪我們不睡的，又是他那大排場的刷牙。你見過他的算草本子沒有？那才好玩；代數，幾何，全是一行行直寫的，倒虧他自己看得清楚！總而言之，一個字，老李就是怪，怪就是老李。

這是老李同班的在背後討論他的話，但是老李在班裏雖則沒有多大的磁力，雖則很少人真的愛他，他可不是讓人招厭的人，他有他的品格，在班裏很高的品格。他雖是怪，他可沒有斑點。每天他在自修室的廊下獨自低着頭伸着一個手指走來步去的時候，在他心版上隱隱現現的，不是巷口錫箔店裏穿藍竹布衫的，不是什麼黃金台或是吊金龜，也不是湖上的風光，男女，名利，遊戲，風雅，全不是他的份，在他的靈魂裏沒有根，沒有種子。他整天整夜在想的，就是兩件事；算學是一件，還有一件是個道德問題——怎樣的叫人不卑鄙有廉恥。他看來連校長起一直到聽差，同學不必說，全是不夠上流，全是少有廉恥。有時他要是下輸了棋，他愛下的圍

棋，他就可以不喫飯不睡覺的想，想倘然他在那角上早應了一子，他的對手就沒有辦法，再不然，他只要顧自己的話，也就不至於整條的大魚讓人家囫圇的吞去，……他愛下圍棋，也愛想圍棋，他說想圍棋是値得的，因爲圍棋有與數學互相發明的妙處，所以有時他怨自己下不好棋，他就打開了一章温德華斯的小代數，兩個手指頂住了太陽穴，細細的研究了。

老李一翻開算學書，就是個活現的瘋子。不信，你去看他那書桌子。原來學堂裏的用具全是一等的劣貨，總是庶務賺錢，那里還經得起他那狠勁的拍，應天響的拍，拍得滿屋子自修的都轉過身子來對着他笑。他可不在乎，他不是罵算學教員胡鬧教錯了，就說温德華斯的方式根本有疑問，他自己發明的強的多，簡便的多，並且中國人做算學直寫也成了，他看過李壬叔的算學書全是直寫的，他看得頂合式；爲什麼做學問這樣高尚的事情都要學外洋，總是奴從的根性改不了！拍的又是一下桌子！

有一次，他在演說會裏報名演說；他登台的時候，（那天他碰巧把鬍子刮淨了，倒反而看不慣，）大家使勁的拍巴掌歡迎他，他把右手的點人指放在桌子邊，他那一雙離魂病似的眼睛釘着他自己的指頭看，儘看，像是大考時看夾帶似的，他說話了。「我最不願意的，我最不贊成的，我最反對的，是——是拍巴掌。」一陣更響亮的拍巴掌！他又說話了：「兄弟今天要講的是算學與品行的關係。」又是打雷似的巴掌，坐在後背的，叫好兒都有。他的眼睛還是釘住在他自己的一個指頭上。「我以爲品行……」一頓。「我以爲算學——」又一頓。他的新修的鬢邊，青皮裏泛出紅花來了。他又勉強講了幾句，但是除了算學與品行兩個字，誰都聽不清他說的是什麼，他自己都不滿意，單看他那眉眼的表情；就明白。最後一陣霹靂似的掌聲，夾着笑聲，他走下了講台，向後面那扇門裏出去了。散了會以後，人家見他還是亞里士多德似的，獨自在走廊下散步。

二

老李現在做他本鄉的高小學堂校長了。在東陽縣的李家村裏，一個中學校的畢業生不是常有的事；老李那年得了優等文憑，他人還不曾回家，一張紅紙黑字的報單，上面寫着貴府某某大少爺畢業省立第一中學優等第幾名等等，早已高高的貼在他們李家的祠堂裏；他上首那張捷報，紅紙已經變成黃紙，黑字已經變成白字，年分還依稀認得出，不是嘉慶八年便是六年。李家村茶店酒店裏的客人，就有了閒談的資料。一班人都懂不得中學堂，更懂不得優等卒業。有幾位看報識時務的，就在那里打比喻講解。高等小學卒業比如從前的進學，秀才；中學卒業算是貢生，優等就算是優貢；老李現在就在這樣的身分了。看他不出，從小不很開口說話，性子又執拗，他的祖老人家常說單怕這孩子養不大，誰知他的筆下倒來得，又肯用功，將來他要是進了高等學堂再一畢業，那就算是中了舉了！常言說的：人不可以貌相不是？這一輩人大都是老李的自族，他的祖輩有，父輩也有，子輩有，孫輩也有，甚至叫他太公的，都有。這一年的秋祭，李家族人聚會的時候，族長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公堂裏有一份祭產，原定是歸有功名的人收的，早出了缺，好幾年沒有人承當，現在老李已經有中學文憑，這筆進款是否應該歸他的，讓大家公議公議。當場也沒有人反對，就算是默認了。老李考了一個優等，到手一份祭產，也不能算是不公平。老李的母親是個寡婦，聽說兒子有榮耀，還有進益，當然是雙分的歡喜。

老李回家來不到幾天，東陽縣的知事就派人來把他請進城去。這是老李第一次見官，他還是禿着頭，穿着他的大布褂子，也不加馬褂，老李一輩子從沒有做過馬褂，就有一件黑羽紗的校服，領口和兩肘已經爛破了，所以他爽性不穿。縣知事倒是很客氣，把自己的大轎打了來接他；老李想不坐，可是也沒有話推託，只得很不自在的走進了轎門，三名壯健的轎夫，不到一個鐘頭就把老李抬進了知事的內宅。『官』？老李一路在想，「官也不定全是壞的。官有時候也有用。像現在這樣世界，盜賊，姦淫，沒有廉恥的世界，只要做官的人不貪不枉，做個好榜樣也就好得多不是？曾文正的原才裏講得頂透闢。但是循吏還不如酷吏。循吏只會享太平，現

在時代就要酷吏。像漢朝那幾個鐵心辣手的酷吏，才對勁兒。看，那邊不又是打架？那可憐的老頭兒，頭皮也讓扎破了。這兒又是一羣人圍着賭錢，青天白日，當街賭錢。壞人只配惡對付。殺頭，絞，凌遲，都不應該廢的。像我們這樣民風強悍的地方，更不能廢；一廢，壞人更沒有忌憚，更沒有天地了。眞要有酷吏才好。今天縣知事請我不知道爲什麼。他信上說有要事面商，他怎麼會知道我……」

下午老李還是坐了知事大老爺的轎子囘鄉。他初次見官的成績很不壞；想不到他那樣的開通，那樣的直爽，那樣的想認眞辦事。「他要我幫忙——辦開民高小，我做校長，他說話到眞是誠懇。孟甫叔父怎能辦教育？他自己就沒有受什麼教育。還有他的品格！抽大烟，外遇，侵吞學費，哼，不要說公民資格，人格都沒有，怎麼配當校長？怎麼配教育青年子弟？難怪地方上看不起新開的學堂。應該趕走。應該趕跑。可是我來接他的手？我幹不幹？我不是預定考大學預科，將來專修算學的嗎？要是留在地方上辦事，知事說的爲『桑梓幫忙』，我的學問也就完事了。我媽倒是最願意我留在鄉裏。也不怪她，她上了年紀，又沒有女兒，常受鄰房的嘔氣，氣得肝胃脾肺腎輪流的作怪，我要是一出遠門，她不是更沒有主意，早晚要有什病痛，叫她靠誰去？知事也這麼說，這話倒是情眞。況且到北京去念書，要幾千里路的路費，大學不比中學，北京不是杭州，用費一定大得多，我那兒有錢使？——就算考取了也還是難，爽性不去也吧。可是做校長？校長得兼教修身，每星期訓詞，——這都不相干，做一校之長，頂要緊就是品格，校長的品格，就是學堂的品格。我主張三育並重，德育，智育，體育，——德育尤其要緊，管理要從嚴，常言說的棒頭上出孝子，好學生也不是天生的，認眞來做一點社會事業也好。教育是萬事的根本。知事說的不錯，我們金華這樣的賭風，淫風，械鬥，搶刦，都爲的羣衆不明白事理，沒有相當的教育；教育，小學教育，尤其是根本。我不來辦，難道還是讓孟甫叔父一般糊塗蟲去假公濟私不成？知事說的當仁不讓……」

三

「娘的話果然不錯，」老李又在想心思，一天下午，他在學校操場的後背林子裏獨自散步，「娘的話果然不錯，世道人心眞是萬分的險巇。娘說孟甫叔父混號叫做笑面老虎，不是好惹的，果然有他的把戲。整天的喫毒藥，整天的想打人家的主意。眞可笑，他把教育事業當做飯碗，知事把他撤了換我，他只當是我成心搶了他的飯碗　我不去問他要前任的淸賬，已經是他的便宜，他倒反而唆使猛三那大傻子來跟我搗亂。怎麽，那份祭產不歸念書的，倒歸當兵的；一個連長就會比中學校的卒業生體面，眞是笑話。幸虧知事明白，沒有聽信他們的胡說，還是把這份收入判給我。我倒也不在乎這三四十擔租米，碰到年成壞，也許穀子都收不到。就是我媽倒不肯放手。她話也不錯，旣是我們的名分，爲什麽要讓人強搶去。孟甫叔父的說話眞凶，眞是笑裏藏刀，句句話有尖刺兒的，他背後一定咒我，一定狠勁的毀謗我。猛三那大傻子，才上他的臭當，隔着省分奔回來替我爭這份祭產，他準是一個大草包，他那樣子一看就是個強盜，他是在廣東當連長的，殺人放火本來是他正當的職業，怪不得他開口就想罵，動手就想打。我是不來和他們一般見識，把一百多的小學生管好已夠我的忙，誰還有閑工夫吵架？可是猛三他那傻子，想了眞叫人要笑，跑了幾千里地，祭產沒有爭着，自己倒賠了路費，聽說他昨天又動身回廣東去了。他自己家庭的骯髒，他倒滿不知道，街坊誰不在他的背後笑呵！——眞是可憐，蠢奴才他就配當兵殺人！那位孟甫老先生還是喫他的烏煙，我到不知道他還有什麽好主意！」

四

知事來了！知事來了！

操場上發生了慘劇，一大羣人圍着。

知事下了轎，挨進了人圈子。踏爛的草地上橫躺着兩具血污的屍體。一具斜側着，胸口流着一大堆的濃血，右手裏還擎着一柄半尺長鑠亮的尖刀，上面沾着梅花瓣似的血點子，死人的臉上，也是一塊塊的血斑，他原來生相粗惡，如今看的更可怕了，他是猛三。

老李在他的旁邊躺着，仰着天，他的情形看的更可慘，太陽穴，下頦，腦殼，兩肩，手背，下腹，全是尖刀的窟窿，有的傷處，血已經瘀住了，有的鮮紅還在直淌。他睜着一雙大眼，口也大開着，像是受致命傷以前還在喊救命似的。他旁邊伏着一個五六十歲的婦人，拉住他一隻石灰色的手，在哽咽的痛哭。

知事問事了。

猛三分明是自殺的。他刺死了老李以後，就把刀尖望他自己的心窩裏一戳完事。有好幾個學生也全看見的，現在他們都到知事跟前來做見證了。他們說：「今天一早七點半早操班，校長李先生站在那株白果樹底下督操，我們正在行深呼吸，忽然聽見李先生大叫救命，他向着這一頭直奔，他頭上已經冒着血，背後凶手他手裏拿着這把明晃晃的刀（他們轉身望猛三的屍體一指）狠命的追；李先生也慌了，他沒有望我們排隊那兒逃；否則，王先生手裏有指揮刀，也許還可以救他的命。他走不到幾十步，就被那凶手，一把揪住了，那凶手真凶，一刀一刀的直刺，一直把李先生刺倒。李先生倒地的時候，我們還聽見他大聲的嚷救命，可是又有誰去救他呢，不要說我們，連王先生也嚇呆了。本來要救，也來不及。那凶手把李先生弄死了，自己也就對準胸膛戳了一刀，他也完了。他幾時進來，我們也不知道，他始終沒有開一聲口……」

知事說夠了夠了，他就叫他帶來的仵作去檢猛三的身上。猛三夾襖的口袋裏有幾塊錢，一張撕過的船票，廣東招商局的，一張相面先生的廣告單，一個字紙團。知事把那字紙團打開看了，那是一封信。那猛三不就是四個月前和老李爭祭產的那個連長嗎？老李的母親揩乾了眼淚，走過來說；「正是他。那是孟甫叔父怪嫌老李搶了他的校長，故意唆使他來搗亂的。我也聽是這麼說。」知事說：「孟甫真不應該，」他把手裏的字條揚了

一場「恐怕眼前的一場流血，也少不了他的分兒。」猛三的妻子是上月死的嗎？是的。他爲什麼死的？他爲什麼死的！知事難道不明白，街坊上這一時沸沸揚揚的，還不是李猛三家小的話柄。眞是話柄！

猛三那糊塗虫，才是糊塗虫。自己在外省當兵打仗，家裏的門戶到沒有關緊，也不避街坊的眼，朝朝晚晚儘是她的發潑，吵得鷄犬不寧的。果然自作自受，太陽掛在頭頂，世界上也不能沒有報應……好，就到種德堂去買生皮硝喫。一喫就鬧血海發暈，請大夫也遲了，白送了一條命，不怪自己，又怪誰去！

知事說，冤有頭，債有主，這兩條新鮮的性命，死得眞冤。老李更可惜，好容易一鄉上有他一個正直的人，又叫人給毀了，眞太冤了！眼看這一百多的學生，又變了失奶的孩子，又有誰能比老李那樣熱心勤勞，又有誰能比他那高尙的品格？孟甫眞不應該，他那暗箭傷人，想了眞叫人痛恨。也有猛三那傻子，聽他說什麼就信什麼；叫他趕回來爭祭產，他就回來爭祭產，告他老李逼死了他的妻子，叫他回來報仇，也沒有說明白爲的是什麼，他就趕了回來，也不問個紅黑是非，船一到埠，天亮就趕來和老李拚命，見面也沒有說話，動手就行凶，殺了人自己也抹脖子，現在死沒有對證，叫辦公事的又有什麼主意。……

五

老李沒有娶親，沒有子息；沒有弟兄，也沒有姊妹；他就有一個娘，一個年老多病的娘。他讓人扎了十幾個大窟窿扎死了。他娘滾在鮮血堆裏痛哭他；回頭他家裏狹小的客間裏，設了靈座，早晚也就只他的娘哭他，現在他的骨頭已經埋在泥裏，一年裏有一次兩次燒紙錠給他的——也就只他的老娘。

（原載小說月報十五卷一號）

小賭婆兒的大話

徐志摩

方才天上有塊雲，白灰色的，停在那盒子形的山峯的頂上，像是睡熟了，他的影子蓋住了那山上一大片的草坪，像是架空的一個大天蓬，不讓和暖的太陽下來。一隻灰胸膛的小鳥，他是崇拜太陽的，正在提起他的嗓子重復的唱他新編的讚美詩，他忽然起了疑心。再爲他身旁青草上的幾顆露水，原來在陽光裏像是透明的珍珠，現在變成黯黯的，像是憂愁似的。他仰頭看天時，他更加心慌了，因爲青天已經躲好，只賸白膚膚的一片不曉得是什麼。他停止了他的唱，側着他的小頭，想了一會兒，還是滿心的疑惑，於是他就從站着的地方，那是一顆美麗的金銀草，跳了出來，他的身子是很輕，所以最嬌嫩的花草們都愛他的小脚在他們的頭頂上或是腰身裏跳着舞着，每會他過路的時候，他們只點着頭兒擺着腰兒的笑，因爲他們不覺得痛，只覺得好玩，並且他又是最願意唱歌兒給他們聽的。現在他跳不上幾步，就望見他的一個朋友，他是一隻夜蝶，渾身搽着粉的，伏在一株不會開花的耐冬上。他就叫着他的名字，那是小玲瓏，問他爲什麼天上有了這樣大變動，又暖又亮的太陽光爲什麼不見了。但那小玲瓏，有他自個兒的心事，他昨晚上出去尋他的戀愛，那是燈光，在深深的黑暗裏飛了半夜，碰了好幾回釘子，翅膀上的金粉，那是他最心疼的，也掉了不少，燈亮，他的戀愛；還是不曾尋着。他在路上只見一對螢火蟲，那是他本來看不起的，在草堆裏有可疑的行爲，此外他的近視眼望得見的就是那顆可惱的大星，還是在那裏一閃一閃的引誘着他。可憐他那不到三分闊的翅膀如何能飛得到幾萬萬里的路程，雖則那星如其要他的性命，他是一定不遲疑的奉獻。所以他忙了一夜，一點成績都沒有，後來在一塊生荆

刺的石頭上睡了一會，直到天亮才飛回來的。現在他貼緊在一株快開小白花兒的耐冬身上，回想他一晚上的寃屈，抱怨他自己的理想，像做夢似的出了神，他的朋友招呼他，他也不曾理會，一半是疲倦，一半是不願意，所以他只裝是睡熟了沒有答應他。那灰胸膛的小雀子是很知趣的，他想不便打擾人家的好夢，他一灣腰又跳了開去。這時候山頂上那塊雲還是沒有讓路，他的影子落在青草上更顯得濃厚了。所以他更是着急的往前跳，直到他又碰見了一個老朋友，那是一隻尖尾巴青肚皮的跳蟲，他歇在一顆苦根草的草瓣上，蹺着他那一對奇長的後腿，捧着他的尖尾巴像在搔癢似的。『喂，小賭婆兒！』（那是他的渾號，他的名字叫做土螻！）我們的小雀兒對他喊着，『你的聰明是有名的，現在我要請教你一件事：方才我們的青天，我們的太陽光，不是好好兒的嗎？現在你看，為什麼這暗沉沉怪怕人的，青天不見了，陽光也沒了，這是什麼緣故？』『緣故？』那蟲兒說，『那是兆頭，也是不好的兆頭哩；我告訴你說，我的小哥兒！』（我們要記得，那尖尾巴青肚皮長腿子的跳蟲不是頂老實的蟲子，他會說話，更會撒謊，人家稱他聰明，誇他有學問，其實那都是靠不住的，他靠得住的就是他那嘴。）『這又是什麼兆頭呢？』我們的小雀兒更着急的逼着問。那蟲子說：『常言說的小兒快活必有災難，今天原來不是上好的天時，偏是你愛唱那小調兒，唱了又唱，唱了又唱，唱得天也惱了，太陽也怒了，不瞞你說我也聽厭煩了。你知道為什麼天上忽然的變黑了？那是一個大妖怪，他把他那大翅膀蓋住了天，所以青天也不見，太陽也沒了。那妖怪是頂可怕的，他有的是一根大尾巴，頂大頂大的大尾巴，他那尾巴一掃的時候，我們就全得遭殃。你不記得上回的大亂子嗎？我們那顆大個兒的麻栗樹刮斷了好幾根青條，好幾百顆大龍爪花也全讓扎一個稀爛不是？兩個新出窠兒的吳知了兒正倒運，小翅膀兒也刮糊了，什麼了兒也知不了了。你說這不可怕嗎？現在又是那兆頭來了，你快想法子躲起來吧，回頭遭災可不是玩兒。你又是有家的，不比我那身子又輕又鬆腿子又長又快的。再會吧，我這就去了。』

小賭婆兒說完了話，就拱起了他的腿彎子，捺下了他的尖肚子，仰起了他的小青嘴兒，撲的一跳，就是三

五尺路，拐一個彎又一跳，又一跳，就瞧不見了。我們老實的小雀兒聽了他那一番大話，一句句他都相信是眞的，他抬頭看一看罣蔚蔚的天，他心裏害怕，眞的像是那大妖精快要作怪似的；他是頂膽小的，況且小賭婆說的不錯，他是有家的，那更不是玩兒，他做家長的總得負責任不是？他站着翹着他小尾叉出了一會神。這會他膽氣有了，他就拉開他的翅膀，那是藍毛鑲白邊頂美的翼子，嘴裏打起了口號，他就飛飛飛了。那口號是找他的太太與他們的小孩子的，（他有一個小身材的太太，三個小孩兒都像他，就是毛兒沒有長全。）這回他有了心事，再不說閑話了，雖則在路上他又碰到好許多朋友：那綽號叫小蠻子的螳螂，渾身穿着盔甲的黑板蟲，愛出風頭的一對紅蜻蜓姊妹，草葉子上那怕人的大黑毛蟲，還有好幾個遊手好閒的長脚蚊蟲，他都沒有打招呼，他要尋着他的妻子要緊。

他飛不到一會，他就聽見水響，那他知道是那條山澗，整天整夜括喇括喇唱着跳着的小澗兒，夾着那水響他又聽着一陣小孩兒打哈哈，那聲音他聽得頂熟，他跳上一塊三角稜的石頭上往下看時，哈哈，可不是他的全家全在這水邊兒作樂哪？那是小黃，那是小小黃，那是絡兒，他們都站在淺水裏，像一羣小鴨兒似的，一會兒把他們那小嘴到水底石子裏去溜幾下，扭過頭來向他們的胳支下狠勁的擰，擰完了掙開了一對小翼子，像是兩片破傘，豁刺刺的搖，搖得水點兒亂飛，接着他們哥兒三就打哈哈，他們那樣子頂樂的。還有貼近那野薔薇的草堆的一塊大石頭蹲着的，可不是那一樣會淘氣的小靈兒，她比她的孩子也大不了多少，她今天是領了那羣孩子上這兒洗澡來了，她自己蹲着看他們在水裏鬧，看的眞樂；小黃打哈哈，小小黃打哈哈，都不要緊，就是那小絡兒頂好玩，他那一打哈哈，媽媽也掌不住打哈哈了。

這時候他們一抬頭見了他們的爸，他們爽性樂瘋了直嚷，小小黃兒差一點吊下了水，因爲他的小腿子還不大站得穩。但是我們的好小雀兒可不能跟他們一般見識，因爲我們要記得他是那三個小小雀兒的老子，那小靈兒的丈夫。做家長的最講究體統，在小孩兒面前不能隨便的打哈哈，我們的小雀兒也懂得。所以雖則他自己也

頂愛在水裏打滾鬧着玩，他常常背着他們自個兒出來尋快活，但是當着他們的面他就有他做老頭子的嘴臉了。尤其這時候他有的是心事，他怕那大妖魔，嚥了青天與太陽的妖魔就快作怪，他十二分的相信那小賭婆兒的大話。所以不等他們笑完，他就大聲的說了一大篇的話，意思是大禍快臨頭了你們還在這裏頑皮，他也怪他妻子不懂事，也不看看天時隨便的帶了一羣孩子出來胡鬧。說完了話，他就逼着他們趕快一起回家去躲起來。這一！可眞是煞風景，小靈兒，小黃，小小黃，小絡兒，全嚇慌了，他們哈哈也不打了，澡也不洗了，戰兢兢的張開了破傘似的翼子，跟着他們懂事的老子往回飛，可憐那小絡兒小小黃兒眞不濟事，路上也不知道栽了好幾回觔斗，幸虧有他們的爸媽看着沒有閃壞，又好在他們的家也不遠，一會兒就到了。小孩子們一見了家，好不快活，他們一個個搶着到窩裏去躲好了，挨得緊緊的，一點聲響也沒有，他們的小心兒裏又覺得害怕，又覺得好玩，不知怎麼好似的。我們那小雀兒領了他們回到了家，也就放心得多，他這時候站在家門。斜着眼看小靈兒呆呆的蹲着，一半是怪她，一半是愛她，後來他忍不住就忽的一嚮跳過來，挨緊了她，把他那小嘴往她的頭毛裏窩着，算是親愛的意思。小靈兒也懂事，知道她丈夫愛她，也就緊緊的挨着他，渾身覺得暖和頂暢快的。這時候我們的小雀兒心裏在想：『現在好了，那小淘氣的也回了家，我的密甜的小靈兒也挨着我，管她妖魔作怪不作怪，我再也不怕了。』

再過了不多時，在山頂上睡着的那塊灰色的雲也慢慢的動了，像是睡醒了，要不了一會兒他飛跑了，露出青青的山峯，還是像早上一樣，在太陽光裏亮着，頭頂上也再沒有一絲一斑的雲氣，只有一個青青的青天，望不見底的青天。這時候我們的小雀兒又在唱他的歌兒了，這會唱得更起勁，更好聽，他又在讚美他崇拜的太陽與青天，他也笑他自己方才的着忙，他也好笑那小賭婆兒的說大話，他也記得那愛睡的小玲瓏兒，也許這時候還是伏在那快開小白花兒的耐冬上做他的好夢……

十三年八月三日

（原載小說月報十五卷九號）

在澹靄裡

羅黑芷

預定昨日退院而延到今天午前九時半才將這事實行了的秦先生，已經躺在自己家中的床上。窗外的天，老是被灰色的濕雲佈滿得密密的，頭夜的西北風轉了方向，氣候忽然變熱了，從慢慢移動的雲裏射出刺眼的白光，這使病人感到煩躁。醫生給他的命令是要靜臥，因爲這病人是國文教員，上課的事必須限制到一星期後才行；即是在那時而改批學生文卷的事是絕對的在禁止之例的。這些話在三月以前，當病人向醫生探詢病狀有沒有起色和出院後的攝生方法的時候，已經說明了的。病人此刻躺在床上，那雙向前方凝視着的眼睛的前方猶自現出那醫生的叮嚀的親切和那敍說的明白：『肋膜炎是無妨的，只要病人自己能遵守醫生的吩咐。』

他將一床在春天用的白洋紗面子上灑有藍色小花點的薄棉被，蓋齊胸口；從短棉襖的袖口裏伸出來的兩隻手拿着一張北京最近出版的週刊，豎在被面上。這是講文學的東西，也帶有諷刺時事的雜文。他讀到前月北京屠殺事件的記載中說女學生給兵打死了，而且被剝去衣服成了裸體屍，很感趣味地讀下去。不知他讀完了沒有，隨手將那小小的一頁紙上堆着的許多憤恨，都摔到床灣角裏去了。於是他的臉上現出一種無聊的疲困來，然而他寂寞他微微笑了。此刻在他的房中沒有一個旁人，沒有一隻貓乃至沒有一隻蒼蠅。床側書桌上零亂地被紙烟盒子，熱水瓶，茶壺，茶杯，醫院裏帶來的藥瓶，一個墨池，三兩枝毛筆，散亂的蓮子糖，七八片吃剩了散亂的橙子皮，和書籍雜誌等等，擺佈得幾無隙地。他扭轉腦袋望着這些東西幾乎是同窗外的濕雲和氣溫的悶他一樣的可厭。他縐一縐眉頭，要努力揪住他的平日的思想：『狂亂是可愛的事，是呵，殺人也就是可愛的

事。』他忽然覺到胸肋又微微作陣痛，他咳出一口痰，含在口裏，他預備呼喚他的妻子。從他鼻孔裏叫喚出的第一聲很微弱，不曾得到囘答，而他的近來變成淡墨色的一雙眸子恰恰正向四處搜尋什麼似的遊移中，偶然碰到他脚下那頭的一根床柱上去，從那床柱旁邊便如霧裏一般漸漸露出一個人來。

這是一個將剪齊了的黑髮紛披額際而用那極胆怯的但是在人間最難瞧見的極懇摯的眼光望着他的年輕的姑娘。伊剛從房門外走了進來，手裏擎着一個小的玻璃藥瓶，站在他的床前。

『這是九天以前的事，伊給我去取藥。』時間的迅速所給他的刺戟，在他的警覺的腦中忽然釘了一下而立刻囘到原狀。

那位姑娘低聲說話，伊的平日天眞活潑但是時時流露出陰鬱和憂愁的面容，此刻忽然在兩頰上染了赤色。病人躺在床上睜開隻眼睛望着伊。一句一句很清楚地從伊口裏說出而遞到他的注意傾聽着的耳內的是：

『這瓶藥水是二日的分量，攙合着些什麼在裏面，我可不知道。醫生很客氣，他問先生的病狀怎樣了，住院也或許是不能倖免的事；一個人患了病總得要醫治，他在我臨去時，附着我耳旁悄悄地說：這病症不輕，病人要靜養，不要讀書，不要談話，不要吃不消化的食物，不要……』伊躊躇一會，『倘若肋膜裏脹滿了水分，那就不能醫治，那就……』

『那就怎麼樣？』病人掀開蓋被，着一條單褲，赤着雙脚，從床上翻身跳下站在地上，彿彷他的墊被中有一根彈簧將他彈了出來。他興奮地枯聲大笑着：『這倒是一個好機會。』接着他便拖起一雙舊的鞋子從床前大步走到門邊，又從那門邊走到床前。此時滿意的笑容現出在這姑娘的發光的臉上；伊在心裏無罪過地感到：伊的先生彷彿在一條無窮盡的蒼涼的路上走到了一處可以永久駐足的地方了。奇了，伊不過這般掣電似地一想，忽然覺得眼角裏有滾熱的淚珠要流出來。

這房門口有一個穿藍色條紋衣裳的女人影子閃了進來，短小的身材，有歇斯迭里病態似的青白色的瘦臉，

這是他的妻子。伊捧着一叠洗晒過的衣物，到對面窗下的方櫈上坐下，伊望了這姑娘一眼，淡淡地問道：

『徽，藥取來了。』

『取來了。』

『要住院麼？』

『醫生只說病了是要診治的。不然，現在雖不感十分的疼痛，將來一定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時候。』

伊只是漠然地聽，一面坐在那兒摺衣服，襪子，和手巾，一面泰然而且是冷靜地低頭答道：

『是啦！同樣也是害病，外診和住院，沒有分別。』

他在房裏繞了幾個圈子，似乎喝了盃火酒般高興着，從桌上摸到一根紙煙，刮燃火柴，就火上吸着，將燒殘的火柴拋在地上。烟子從他的鼻端散出去，現出一副高高的額頭，朗朗的鬢脚和眉尖，端正的鼻梁和嘴唇，但是被近日的胸部疼痛將牠們蒙上了一層暗暗的灰色，雖即是現在的那似乎能超脫一切而萬慮俱寂的嚴肅的感觸，將他全身的血液都凝結在這興奮到徽紅的顏貌上，也到底是一個病人的面目了。

徽已經坐在桌前，屈着一隻胳膊，連同伊的腦袋，歪斜地放在沿桌上。披散的短而柔的黑髮遮住伊的半個臉頰；這臉頰上的赤色已褪去了，炯炯地轉動着的一雙眸子，只背着那窗下摺衣的人而向他望着。

『是這樣麼，醫生說的，現在雖不感十分的疼痛，將來一定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時候？』他重復坐下在床沿邊，將手裏的煙灰彈落，彷彿研究着一個重要問題似地向伊發問。

伊只輪動着眼睛而不做聲。他的妻將衣服摺疊完了，送到那豎立在旁壁邊的栗色櫟木衣櫥內去，口裏歌唱着似地獨自說：『將來一定有痛到坐臥不能忍耐的時候，……你的灰色絲襪現在要不要換洗呢？』

他正熱情地等候着徽的回答。他不曾聽得他妻子的問話。他頭腦中盤旋着一種希望，『這醫生的話是一種騙人的恐嚇吧？』他想：『只是水漿漲滿胸肋，了無痛楚地就這樣完結，確是幸福，確是幸福。』然而轉過頭

來，卻瞧見他的母親的一雙衰弱無力的眼睛，不知什麼時候早已在那兒瞅着他：

『怎麼說的？醫生。』疑雲彌漫了這老太太的心。

『醫生說我的病快要好了。這是不要緊的症候。』他筆挺地站了起來，打一個哈哈去安慰這老年人。徽也亭亭地站了起來，眼皮是低着的。他的妻子卻因事出房去了，老年人眼眶中有點東西一亮，忽然撇轉臉去。……

………

他的舌子一顫動，那包含在口裏的痰液，便使他回覺到自己還是倚靠在被褥內的。他伸出半截身軀在床沿外吐了那口痰，重複靠下去。煩躁使他眩昏；他只得將眼皮閉上。那回憶又繼續着：

那天晚間來了一位同事，是一個帶着近光眼鏡而唇上有短鬚的中年人，聽說他病了而來慰問的：

『怎樣？貴體舒適了一點兒麼？』

『老是這個模樣，到了下午便覺到胸口微熱，大約是受了寒吧。』

『天時不正，感冒是常有的事，曾請醫生診瞧過麼？』

『診瞧是診瞧了的。醫生說：斷不定，待到星期六再去給檢查。』

『那比感冒似乎又厲害一點兒的症候了。』

『或許是如此的罷。』主人頗有厭倦的意思了，談話還是有趣味似地繼續下去，直到他打了一個呵欠，而嗓音又帶了一點兒沉濁了，那中年人便攔住他要起身送客的姿勢，說：『病中，不必客氣。』於是去了。

他此刻剩下自己靠臥在床上，獨自吃吃地笑，從雜亂的思想中尋到了晝間徽所報告的話，於是偏着他的腦袋，苦笑似地點了一點頭。他的母親進房來了；他的妻子也進房來了；燈光下她們的影子都是凄然的。然而徽呢？伊到何處去了？爲什麼在這燈光下不能瞧見伊的披覆在額際耳際的黑髮呢？單單是這樣一個極容易答覆的問題便教他的身軀灰冷了半截。他裝做要打呵欠，但又將那張開的嘴唇使勁兒遮住那露出的牙齒，因爲他的兩

頸快要不聽話地顫抖起來；結果他歎了一口氣，想從心中吟出那平日曾在什麼的愜意的地方所讀過的波斯詩人峨麥的詩句來；……詩句到了喉邊，又被不知是什麼的哀痛的情緒，硬堵塞住了。他忽然聽到母親的聲音。

『健，你倒底怎麼樣？好些麼？』

好愚笨的老年人呵！你的丈夫不曾死了許多年嗎？你沒有力量將他拖住，一個兒子的消滅決不會是兩樣的。他想到這兒，照例地扮起笑臉去哄騙這老年人，同時卻囘憶到他父親的死：

一個又長又瘦的六十三歲的老年人睡在臨終的床上；喉管內的痰，上下地抽動着發出那教人聽了不愉快的響聲；臉上的筋肉還能夠微微活動，彷彿要向那站立在床前的妻子和兒女說最後的一句話；聰敏的兒子知道他父親的意思了，便趕忙抓過一枝筆送到那擱在被上的一隻快要完全僵硬的手裏，一張白紙舖在這老人的胸前；紙上劃出了一些粗而黑的歪斜的直綫，隨後，那枝筆便跌落下來了，枯澀的眼角邊擠出一滴淚，沿耳旁流下。

這老年人決未曾在他的肉體某部分上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徵候的，知他的陰森有鬼氣的面目表現着的是什麼？這有點使這正煩躁着的病人不敢再往下去搜索；他的眼睛睜開了。這囘他果真瞧見脚下那頭的床柱邊悄悄地走出一個人來，便是那徽姑娘。他望住伊，不禁微笑。

此刻，那街上人力車夫們的吆喝聲音，那偶然經過的一個盲人敲着銅鑼要去算定人間的運命的聲音，和那些叫賣零食的小販們的歌唱聲音，隨着那帶有溫熱濕氣的南風吹進窗來，都似乎含有一種強有力的蘇醒的生命，雖然窗外的灰色雲層依舊是沉沉的佈滿在天空。

這恰是午后二時光景，他的妻子搬進飯食來；放在一張小方機上，將近十天的醫院中的生活曾經使他感到各種的拘束和不自由，例如，一日中平均只許他會兩次客，吃三餐稀粥和兩個生雞蛋：廊下散步的運動是要禁止的，睡在床上讀小說也要禁止的，乃至和家人談話，在醫生的理想中，也是要禁止的。這囘好了，而且重新看見自己常用的飯碗和筷子，常吃的鹽和臘猪舌。坐在這平日常坐的短椅上，瞧着這平日常在身旁陪食的妻子

和徽，他的食慾竟比在醫院裏增加了一倍。

吃完了午飯，喝了一盃茶，他又望着書架上的一排兩個裝盛點心的圓形洋鐵筒子和一個裝有雪白的薄荷糖片的小玻璃瓶：『給我一片糖。』他將剛才在那刊物上所讀過的殘殺事件的記載，回想了出來，同時向那姑娘說道：

『那個女士的死，眞叫我動心，伊當時看見朋友倒下地去被兵士用槍刺錐殺，便跑去拖她：這樣，她自已便給鐵彈貫穿了胸脯。』

他要表示：人間原不是沒有意義的。這在他剛才吃午飯的態度看來，簡直是一個證據。

他的妻子一面喊了女僕進來，幫着收拾食具和殘肴，一面絮絮地同他的丈夫和丈夫的這位學生談些瑣屑的事情。不知是什麼緣由，徽姑娘卻用伊的鞋底尖使勁兒去踹那個在脚旁尋找骨殖吃的花貓的尾巴，幾次弄得那可憐的小動物發出尖銳的鳴聲。於是病人秦先生笑，而伊卻要哭了。

（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原載文學週報）

無聊

羅黑芷

一位充當了二十年小學教師的桑先生，在七月初間，離開了他的全家十一位男女大小所恃爲生活的根據那個裝有許多學校和街市人家的熱鬧城市，正在那從東方出來的太陽光裏，向前走動。早晨的空氣是這樣清涼，日光又沒有平時那般的熱得駭人，這是快樂的一個早晨了。他看看走到了一家鄉村小店的西頭。那已經多少看得出疲乏來的顏面，豎立在那櫃台外邊的桌子側旁，却還能帶着些充實的元氣：但是那雙平貼在地上的脚和那給塵埃染黃了的原來是淡灰色的襪子，又明白示出：他曾經一逕步行一兩個鐘頭了。

他的掛在肩頭上的一個白布包袱，此刻輕鬆鬆地給匍匐在這桌子的一個角上。這桌子上面給店主人搬出來賣弄他的本錢雄厚的，是一個盛糕餅零食的木框玻璃盒子。這東西的正面映見對方田野中的斑剝的各種顏色，盒子裏很分明的紅色的鹽薑片，醬色的橄欖乾，黃色的酥茴餅，和那砌成方堆的呆板白色的桂花糕，從玻璃內面放出光彩來，常能吸引一般在這兒休息的人們向牠們注視。在那彷彿被油膩弄舊了的櫃台上面，站着兩三根彎腰駝背的老煙筒。而那整齊排列在玻璃箱前的四大碗黑紅色的冷茶汁，望去似乎竟是那永遠不動的深黑的水潭。

桑先生坐下在這桌子旁邊，看見這兒已經有不少的人們。

「客人，請茶。」

從櫃台裏微微斜探出一個女人的上半截身體，將兩手端出來的一碗熱茶放在他的面前。茶的熱氣時時奔騰

到他的臉上。

他的意思覺得這茶太熱了，便說：

『這茶太燙了，請給換一碗冷的。』

他抬起眼睛看見一副色澤呆板的圓圓白淨面龐，那上面兩只眼珠却又黑得發亮。

『客人不喝熱茶嗎？』

在賣嬌的微笑裏，那盛滿着冷茶汁的四只大碗當中，有一碗的面上起了些微微波動的圈兒，就移到了他的眼前和那碗熱茶並排着。

於是他伸手到懷中摸出一隻煙捲，借個火點燃了吸着，喝着那冷茶，聽着這小店前面過路亭內談話的聲音。這過路亭的茅簷低覆的下面，他對方的竹榻上，坐着一個禿頭和一個歪眼睛；那外面土牆旁突出來的一簇青青的竹枝，正在這兩顆臉蛋的上方搖幌：更看過去，那兒正展開着一片蒼黃色的稻浪在晶光耀眼的太陽裏迎風上下。

走了將近二十里的路：又是在這樣夏天早晨，他的身軀坐下在這個自以為愜意的場所，便有點不願挪動：更把那給塵土撲滿了的脚抬起一隻，踏在面前一條無人坐着的長板凳上，左肘撐擱在桌邊，豎起來的這隻手便扶着他的約略偏傾的頭顱：右手的兩指間夾着一隻烟捲懶懶地垂向地面，每隔一分鐘光景，他便把這煙捲送上唇邊，吸了一口，只望見吐出的青煙在他眼前滾成許多亂團團飄浮動蕩而又牽引不斷的透明大小圈兒，漸漸拓大開去又漸漸拉長了，剛游到距離茅簷不遠的地方，忽然給一陣風從後面吹來，便將這些東西趕到那茅簷下的小木柱旁，繞一個彎兒便一直飛得無影無踪了。此時我們想想，他一定是很不願意立刻站起身來預備去的。

但是當他遊移着眼睛向四處張望時，他瞧見一個四十多歲而滿臉有皺肉的漢子，抱着一個小孩，（大約是四歲左右的，因為那小東西只有那麼高大，）坐在櫃台內那端的一條矮木凳上，滔滔不絕地向那些坐着或站着

在周圍的幾位亦聘，議論本年的收穫的將會不利：

「今年春雨落得這麼久，南水漲了，西水又漲了！湖田垸子裏沒得收，我們這吃水淹壞了的也沒得收，高的地方又生出這樣多得駭人的蠓子，你瞧，……」

「吃租的人今年怕要吃點虧啦！」一個人忽然間似乎想到了這樣件事情上面去。

「吃虧還是種田的。他們怕呢？」另一個人生出了異議。

「那也不見得吧？」第三者駁起來了。

「菩薩不許人吃飯是沒法的。」那團團白淨的面龐也插出來說一句，表明她也能知道這類的談話。但是那皺臉漢子，向她橫了一眼，儼然大聲說：

「燒茶去！你曉得鳥！娘的！」

她靜默了。

他們談着談着，漸漸注意到桑先生身上來了。大致，人們談話太多又太雜而正値尋不着一條歸路時，每會這樣地忽然牽扯到一個絕不相干的問題上去；於是桑先生的劈面和旁面都有些冷冷的目光瞧着他了。這是因為他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鏡，身上穿了一套白色洋布的衣袴，脚上籠了一雙洋線襪和皮底鞋，並且桌子角上的包袱裏還露出了一角藍色的書面，而他的嘴裏又抽着煙捲呢！

「這不是一個吃租的人，是什麼？」很快地那些目光都這樣表現出來；尤其那個抱小孩的漢子的眼睛更是釘得怕人。他不是農人，而彷彿只是這小商店的主人，但是他對于桑先生的眼鏡，煙捲，和他全身的裝束，似乎有很深的仇恨。

「這是「鮑爾什維克」主義麼？」桑先生不知在什麼地方曾聽得這一種主義的名詞，便想拏來應用在這裏，但是他口裏吐出來的輕煙的繚繞又引起他回憶到那剛才在茅簷柱旁繞一個圈兒便即消滅了的東西：

『這樣，便是和平，永久的和平。』

這種思想裝在一個小學教師的腦袋裏，使得他的生徒們都懶惰起來了。這種退化的人類應該給拉到後面去，所以他才在鄉村的路上行走，而且坐在這兒了。

『這樣，便是和平，永久的和平。』

無如那雙想吞人的眼睛只是發議論，只是瞧看旁人的面孔，有時他把他的臉袋偏着去瞧，那擁在懷中的東西，表出他很得意：『娘的小雜種，今天大早吃了兩個茴餅，還嫌不夠，現在又要嚷吃東西了？』

這過路亭東頭的進口原來輝映着黃黃的光，此刻那地上忽然一暗，進來了三把江州獨輪車，車輪的轉動伊啞地一聲停止了。三條汗流滿臉的漢子立刻從頭上取下那寬邊遮陽草帽，拏在手裏不停地揮着。他們茫然地在這舖店前面和側旁走了幾轉，便陸續來到桌子跟前：

『老板，冷茶。』

那剩下的三碗黑紅色的茶汁便在三副嘴唇的下面，隨着那黑油油的頸項皮膚和那裏面現出的筋絡的上下牽動而完了。此時那已經跑了出來站在車旁的小東西老是瞧着車內，回頭又望望這許多的臉、又望望那個在他心裏覺得是快樂的泉原的滿面皺肉的臉，似乎說，『你瞧，西瓜！這麼多的青的白的西瓜！』並且眼角縫裏擠出笑容來了。

『西瓜！什麼價？』有人來問了。

『誰曉得！這是送進城去的。』一個車夫隨意回答。

『不錯，西瓜是城裏吃的。』桑先生獨自想着，隨即扔去了右手兩指間的小截煙頭。他的擱在桌邊的肘也換了位置，因爲要客氣點兒的原故，那踏在板凳上的一隻脚也放下地上。因爲這西瓜，他便想起了昨日在城裏一場宴會中不會提議吃西瓜是一樁可惜的事：

可是他在那爲他祖餞的宴會中也吃得不少的東西。他記得那桌上中央有一盤食品是帶有香味的黃色的油炸田雞。這些小動物的肢體，堆在那青花白瓷盤上面放出照眼的光彩，竟使一位正伸長頸項的浪漫文學家頭一箸便夾去兩塊肉急忙地塞進他的口裏去。每次由那侍者捧來一盤新的肴饌剛放下在桌上換去那吃光了的盤子時，只見橫七豎八的筷子齊向這一處攻擊下來。眼見着一盤炒蝦仁完了，炖羊肉也完了，還有溜魚片和旁的按照順序捧上來的食品都隨着各人顋幫子的或急或慢的鼓動而完了。他記得，他們彷彿還喝了一瓶果露和三瓶檸檬汽水。這是因爲他左手邊的一位詩人，當其吞着這樣的漿汁時，曾經詠歎這甜美的滋味竟是一種神祕。這聯帶的印象使他還能想出那瓶底倒轉來滴下一些餘滴在一個玻璃盃裏時的形狀。

『爸爸，這西瓜好吃！』他轉眼瞧見那小東西皺起眼睛望住那個滿臉皺肉的漢子，不知在什麼時候這小東西的兩只手已經捧着一大塊西瓜，把鼻子埋在那瓜裏面，弄得瓜汁和額上的汗水流滿了這劃着許多縱橫的泥痕的精赤的小而凸的肚皮；大約剛才那三條漢子中的一個，忽然變了念頭，曾經讓賣一個三斤來重的瓜給這小東西的爸爸了。此時，正有一些眼睛偷瞧着那垂下眼皮來吃瓜的大面孔和小面孔；有一個人把他的禿頭扭轉去打量天空中風的方向，另一個人彎下身去結他草鞋上的繩子，還有一個人正向他身邊的朋友說些尋不出題目的話，而那櫃台裏正忙着洗茶碗的那個團團白淨面龐歪過頭看見她的兒子正吃得喘不過氣來，便罵道：

『你瞧！一身都弄濕了！鬼呀！慢慢點吃呀！』

桑先生起始吸燃了第二隻煙捲，聽見這罵兒子的聲音裏也帶了些西瓜的氣味。但是他又繼續想起昨日宴會中的一位律師來：

當那長方形的餐檯上面除掉那些擺在每個座位面前的筷子，羹匙，和醬油碟子之外，還空無一物的時候，八八——就是大家所呼喚的那律師——首先一屁股坐下在這餐檯的一端，（因爲他是這一羣人間之中的一個胖子，）口裏喊着，『來！來！你們都坐下。』他的左眼角有點小小毛病；他將瞞人從這眼角裏望着剛才那位文

學家，那位詩人，和一位用墨晶大圓眼鏡遮住一雙伶俐的眼珠的新聞記者（這人便是本日宴會的東道主）說，『請齊坐下，在這一邊。』同時他揮動一隻胳膊向左方一指；於是扭轉他的矮而壯的軀幹向着兩位太太，一位小姐，和一位老太太，恭恭敬敬地說，『請坐在這一邊。』兩邊的客多坐穩了，只見一盤香味撲鼻的東西在一位侍者的胸前平平穩穩地移了近前來，放下在餐檯中央。

原來這位律師，平日喜歡在那長頸文學家的跟前，稱自己做老前輩。每逢那文學家在他自己家中邀集幾位朋友吃飯時，他們耳邊聽到一聲：『咳！你們這些孩子們呵！』就知道八八爬上了扶梯而快要露出那有福氣臉來了。今日請客原是那墨晶大圓眼鏡的事，而八八却做得確乎像是一個主人翁的態度。

桑先生想到這兒，在臉上浮出了微微的笑容：

那文學家因爲要報復八八自己稱長的原故，便如螃蟹般橫開臂膊先動手了；接來的就是八八。他說，『哈！你這孩子竟不習一點兒吃飯的禮儀！』於是咳咳地笑了。即是那舉動嫻雅的小姐，因爲肚裏有點饑餓，也不覺把筷子的尖端做成一個預備插下去的姿勢；但是旁人的筷子如雨點般落在那盤內，一來一往，在這最初的剎那間，竟沒有空隙給她可乘。可憐那位詩人的右手，因爲他曾經害過風濕症的原故，舉起來總是戰兢兢地感到不大方便呵！那位老太太是不吃這油炸田雞的，但是盤子早已空了。座中六七雙眼睛還釘住那空盤中的一根炸焦的小肋骨。

八八曾有『再來一盤田雞』的腹中動議；他望望那文學家的臉，望望他（桑先生）的臉，望望那詩人的臉，末了，望到那大圓墨晶眼鏡的臉；那臉上似乎說，『四角五分洋錢，照目前的市價便是一千四百五十文。』於是八八不做聲了，也未曾去商量他右手邊的小姐，『就是這樣算了吧？』但是他（桑先生）只默默地等候第二盤肴饌的出現。

他想着這些事，那手裏的第二隻烟捲又只剩了一小截。他將這烟捲的剩餘用力吸了一口，只見那將燼的殘

火忽然一紅便被拋落到地上，升起一裊細細的白烟。那三車西瓜，三條漢子，那坐在對面竹榻上的禿頭和歪眼睛，以及剛才聚集在那兒的幾個人，不知在什麼時候，未曾經他的十分的注意，早陸續地不見了。四圍的聲音也沉寂了。桌上玻璃盒子前面，重新整齊地排着四碗黑紅色的冷茶汁。茅簷外的日色漉在那簇綠竹葉裏囘射出來的零碎光點，似乎比先一刻更強了些。

他背上了包袱，走過這店門前的時候，瞥見那滿臉皺肉的漢子坐在一間房門前，抱着那小東西在懷中睡着了；一隻黃狗伏在他脚前不遠的地方。那圓圓白淨的面孔正低下在一只木盆邊用菜刀剟着一堆黃綠色的菜根。丁丁的聲音直送他出了這過路亭的東頭而向那大路上走了去。

他交換提起兩隻有點感覺疲乏的腿，踽踽行去，眼睛望見前面那稻田中間時隱時現而彎曲得教人厭惡的細而長的黃土的道路，在那已經升得很高的太陽底下發出白光。遠遠地兩條矮小直立的活物在他對面的地平上一刻一刻地移近了，牠們的前頭彷彿有一大羣灰黑色的動物，時而急速地向前牽成一條不整齊的長形，時而擠住不動變成一團密密的大黑塊，及至兩方對面而行的速度教他們愈見接近了，他才看出：在一大羣浩浩蕩蕩的山羊後面蹣跚着兩條高大的漢子，——一個將他頭上的寬邊頭簷向上翻捲起，兩只黑眼珠旁邊露出白色來轉動着跟着他手裏竹鞭梢子的舞動的方向去保持這一羣不守規則的東西的亂跑；那個比較矮些而戴一頂斗笠的人，手裏也揚着一根鞭子。這兩人的臉，都好像蒙上了好幾天的日炙的顏色。他們和這一羣動物彷彿是從瀏陽地方來的。

他讓在路旁禾稻中一條狹窄的田塍上站着，從側面看見這許多黑的白的蒼灰的而且豎起頭角來走路的山羊互相擁擠着過去。牠們的脚蹤的奔騰，攪起路上的塵土在日光中變成白色，成團飛舞於牠們的頭上。鞭子落在牠們的只現出脊梁和尾盤骨的背上，發出聲木魚般的沉悶的響聲。不斷地喘息的口涎從牠們張開的嘴的鬍鬚下面滴落：有的便乘着喘息停頓的暫刻，嚙吃路旁拌着塵土的青草：似乎生活的意義就只目前這件事了。鞭子響

着，這擾攘的一羣東西便如山澗中的急流一般向前湧去。他從後面望見那兩個漢子每人的藍布短衣肩背上斜橫着的一柄雨傘，那個高大漢子頭上的顫動着的寬邊的帽簷，和那在空中閃動着的鞭梢影子，背負着東方的強烈的日色，漸漸地遠了。他的記憶裏，彷彿剛才曾瞥見一隻大的母山羊雜在那羣的最後，把她懷着胎兒的肚子擺盪着一步一跛地走，遠看去，那東西也不過只是一個黑球般大小。

他移動身軀到原來的大路上，又開始提步走去。灼人的日光一刻一刻地往天頂上跑，他覺到全身都有點兒困乏。前方遠遠地有一排高高低低的樹林，中間顯出一角灰色的屋脊來：他想：『那處是東山市，記得有一家好飯店：我就在那兒吃午飯吧。』

（原載文學週報）

Dismeryer先生

彭家煌

反奉戰爭起後，S市華界的居民，大半因着前次戰爭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象：對於自己的生命，以及細微的家具，都感覺絕大的危險，稍擁資產的都紛紛向租界移去；因此，城北仁義里第二十號的房子也在這時空了，祇有住在竈披間的兩箇寒酸學生沒搬走。

P和他的妻乘此機會，以較廉的租金賃了這所房子的前樓；初搬進去時，很覺寂靜，自從樓下搬進來一位打拳的武士後，才漸漸熱鬧起來。

竈披間的租金每月祇有兩元，不到幾天，那兩位學生不知怎樣搬走了，這間小房便入了武士的版圖，他不是租來自己住，卻以每月六圓的租金轉賃給一箇外國人。

這外國人搬來後，在房門上貼着一張W. A. Dismeryer的名片，窗子上掛起破紗簾，地上鋪着舊地氈，小鐵牀上四散着工業書籍；室內除小櫃，衣箱和烹飪的雜具外，壁當中還掛着袒胸赤背的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畫圖。

P的妻見不慣外國人，這位Dismeryer頗引起她由對普通一般外國人的觀察所得來的一種異樣的可怕，因為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外國人也可委曲在這小而卑濕黯淡的竈披間，可斷定他是一箇旅華的起碼貨，她於是很不自安地對她丈夫說：

「我們又搬到倒霉的地方來了；樓下呢，住的是一箇打拳的，竈披間呢，便住着一箇蹩腳外國人，別的不

打緊，若是這外國人在這兒販手槍，造假鈔票；一經發覺，可不牽累了我們嗎？還有一層，我們白天都要去做工，房門的鎖又不堅實，裏面的東西說不定沒有危險呢？』

她發表這高深的見解後，睜着眼睛凝視她的丈夫，等候一箇妥當辦法的回答。

P笑了一笑，不加思索地答道：『打拳的想不會無緣無故給拳頭我們喫的，這外國人的舉動雖是不能斷定，總不會牽累我們罷。至於房裏的東西，那怕什麼，家裏有看家的娘姨。』

她經過這番安慰，雖是有些相信，卻仍不放心，時時背着P在娘姨面前刺探這危險人物的消息。娘姨不時在她面前報告，說外國人也能說本地話，常在她旁邊看她燒菜，有一次看見瓶子裏沒有醬油，連忙走到房裏把自己的一瓶醬油拿出來送給她，她沒有受。有時他又拿出胡椒粉或加里粉來要她放在菜裏，她怕是毒藥，嚴詞拒絕了。廚房裏的東西他常常由這邊搬到那邊，放開自來水儘量地冲洗，囉囉嗦嗦使她十分生厭！

主婦誇獎她那謹愼的態度，同時又再三的囑咐道：『小心點，外國人是不好惹的，以後不要理會他好了。』

娘姨守着主婦的命令，從此絕對不睬這外國人，有時他又來管閒事，整理廚房，冲洗傢伙，於是廚房裏沸騰了詬詈的聲浪。這外國人被娘姨斥辱，並不敢抵抗，他祇靜寂的退到他的小房內。從此，他停止整理廚房的工作，閒着沒事做，便每天關着房門躺在牀上，低聲的唸那朝夕不離的工業書籍。他不敢走出門散散悶，開開心，因為出了門，必定要裏面有人出來，他才有進門的機會；若是晚上回家稍遲一點，他便會在街頭作漫漫長夜的巡遊者。

一天早上，P在廚房提水，發覺這外國人在窗外站着，臉上慘白，眼珠通紅，全身似給寒氣裹住，戰慄地望着P微笑。P會意，連忙開了門讓他進來。他謝了P，漸漸和P攀談。P從此知道他是三十多歲來華已經兩年的德國人，新近被摩托車製造廠辭歇了的勞動者。

P夫婦移居後，轉瞬又是兩箇月了，這所房子裏除了武士和他的徒弟們角力的聲響喧鬧着外，沒有什麼危險發生過。娘姨因在P家收入太少，藉故走了，這位外國人Dismeryer也恢復了他整理廚房的工作；因爲他極愛清潔，廚房就在他那房子的隔壁。P的妻也漸漸對他解嚴了。

Dismeryer的房裏很少有人進去，祇有打拳的武士扳起面孔在他的房門外責罵他，說他假裝睡着了，故意不開門；其實就是房門應聲而開，難道以武士的威力能夠把每月六元的房金在他那瘦削而枯焦的骷髏裏搾出來嗎？他剛搬來時，每天自己煮一頓兩頓喫，兩箇月後，廚房裏連他的足跡都少見了！

一天，好幾箇鄰近的男婦從他的房裏出來，那男子臉上滿堆着笑容對他的同伴說：『這根皮帶眞便宜，祇花了四箇銅子。』另一位男子說：『這雙皮鞋祇有八成新，竟花了四毛錢！太貴了一點吧？』從這般人得意的走了以後，Dismeryer的房裏才透出希罕的麵包香味來，刀叉重新由塵埃裏拿出來在廚房裏冲洗。不常在家的P，這種盛況，以後竟還看過好幾次。

從這時起，P的腦子裏似乎受了一種強烈的襲擊。他在放工回來時，躺在牀上追憶旅京時和幾位預備赴法勤工儉學的朋友天天從宣武門外步行到西城翊教寺法文專修館去上課，飄颻的袂襖貼在身上現出高聳的骨頭來，腳跟露在鞋襪外面，和冰凍的泥土直接的磨擦，每天早晨餓着肚皮和砭人肌骨的北風打十幾里路的衝鋒。以後呢，達到目的地的，能夠被逐回國，這算是幸福，留在法國的，多是抱有他們偉大的希望在異域的墳墓裏長眠，聽說現在祇有一位C君還活着。Dismeryer不是橫行世界的德意志的國民嗎？他在積弱的中華所受的待遇，總可斷其比留法的C君優越好幾倍吧！然而這優越的待遇實在夠人縈思細索呀！

P的腦中充滿着異邦落魄者的悲哀，有一天終於被逼得走到他妻子從前認爲危險人物的Dismeryer的房裏去。那時他正對着打拳的武士枯坐着，死的沉寂給新進來的P衝破了。他向P微笑，眼睛四周逡巡，似在設法

掩飾全室破爛荒涼的痕跡，免得刺激這位新來貴客。P和他寒暄了幾句，便問道：

『你爲何整天在家不去做工呢？』

『No work,找了交關人寫介紹信，不行。』他微笑着，英語裏夾雜着十分之七八的本地話。

『那末，不想法找工作，這房裏的東西也不夠你拍賣的。』P問。

Dismeryer沒囘答，仍然微笑着，漸漸低了頭。

P費了一番思量，又問道：『你的英文程度想必很好，如果你能教英文或會話，我能替你設法。』

Dismeryer又微笑着，剛要擡起頭來囘答，那沉機觀變的武士滿面帶着滑稽的笑容，搶着說道：

『他是德國人，很窮的，德文很好，英文祇勉強能說話。你要請他教會話，每月給他三四十元就行了。』

接連又指着Dismeryer說：

『P先生瞧着你可憐，要替你找位子，教會話，你得謝謝他。』

Dismeryer仍然微笑着，沒有答話，P給武士過分的推崇，十分難以爲情，心恨這多事的武士把麻煩的重擔生生的擱在自己的肩上。雖是自己有意援助他，然而成功與否是不能預卜的，何能一開口就是「每月給他三四十元」呢？更何能就要他向自己申謝呢？P對這事不好意思不敷衍，於是對Dismeryer說道：

『我到房裏拿本英文書給你唸唸，看你的Pronunciation如何。』說完便拿了書來。

Dismeryer接着書，全部靈魂浸在書面上幾箇字，看了半天然後展開唸起來，一字一頓，長的字便一音組一頓，一頁一頁慢慢地讀下去，頭上的熱汗涔涔的流，嘴唇發顫，但是他的神情是很鎮靜的。P已驗明他的程度，無須再讀下去，便要他停止。他沒有聽見，精神貫注的仍然讀着，似在和強敵決鬬，拚命的決鬬，全生命都在這孤注一擲了。P心中湧着無限的失望，覺很難對付這事。這時武士在旁看得好眞切，於是他對Dismeryer說道：

『P先生有事去，你不必再讀了。』

Dismeryer 停止誦讀，但眼睛仍注視書上，表示他還有餘勇可鼓。P在心裏打算，這事很爲難，武士要外國人向自己申謝的話，鄰近男婦在外國人房裏出來時得意的笑聲和拍賣者的結局，這些思潮在他的腦中一陣一陣的激揚起來。他不能白白地使這異邦落魄者受嚴格的考試，而且他也沒有白白地考試他的權力。他是工人，不是教授；他應該生活，不是應該被侮辱的。但這事究竟怎麽辦呢？P想着，的確有些無可奈何了。這時他只好笑着說：

『我現在有事去，過幾天回信吧！』

從那天起，Dismeryer便很專心的到P的房裏聽回信，渴望着會話教授的聘書的頒賜。他把這可靠的希望應付武士催索兩月的房金，他也曾以這意外的生機寫信安慰遠處的一位很罣念他的窮友。他更歡欣慶幸，夢想着自己還有在S市立足的可能。但是聘書是用不着商量，P早就在心裏決議，無法遞送的了；沒有相當的生徒用得着這位教授了。在Dismeryer來聽回信時。P常想迴避，但是沒法迴避，而且假慈善家，滑頭等的罪名好像都堆在他身上。他心想不如直截了當的回復了他好些，於是等 Dismeryer 又來探回信時，便把早經製造了的幾句話回復他道：

『Dismeryer先生，我的朋友祇願研究文學，不願學會話，你的意思怎樣？』

他沒有表示失望的悲哀，仍是低頭微笑。他很能原諒P而且對P更加親密，這是使P心裏最覺難過的。就是P的妻也無形中動了婦人們軟弱的慈悲，臉上替她丈夫罩了一層抱歉的神色，白眼珠對着P連翻了幾翻，似在譴責他太不量力，輕於許諾，把這異邦漂泊者過於奚落，過於玩弄一般。

這時，晚餐已經熱騰騰的擺在桌上了：一碗稀薄的蛋湯，一碗白菜，一碗紅燒豆腐，雖不是佳餚，在P夫婦看來，比貴人們的魚翅燕窩還珍重，在Dismeryer的眼中，總也算是中華大菜吧！P的妻在擺筷子時，低聲

說道：

『怎麼樣？問問外國人要不要喫吧？』

『自然要喫的，』低微的聲音在P的喉間半呑半吐着。

就這房裏三箇人看來，P夫婦算是貴族。一箇有錢的人請外國朋友喫飯，似乎不能這樣冒失，P這時只好帶着抱歉而敷衍的口氣對外國人說道：

『你沒有喫飯吧？在這裏喫了去，好嗎？』

Dismeryer測量了桌上陳列的蔬菜和三人肚子的容量，於是努力的答道：

『你們不夠喫，我不必喫了。』

這樣隆厚的情誼，這樣難得的機會，他那能十分客氣呢？經P再邀請一次，他便就座了。P把窗簾放下，深怕這情景給別人知道。這是P家款待西賓的第一回。

這樣的款待，一次兩次，P是能夠效力的，無窮次，確是P心餘力絀的事，但這是Dismeryer想不到的。他在孤寂窮愁中妄想着在這慈善家有人類大同之感的P家寄海外落魄之身，在潦倒頹喪，生活絕望的時候，已獲得希罕的無窮的快慰了。他相信憂人之憂，急人之急的P夫婦，必會長此以他自己得着慰藉爲慰藉的，不是這樣設想，他如何好意思常在喫飯之前走到P夫婦的房裏去，等候他們殷勤的款待呢？不是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舊鐵牀，有錢的買去了，現在睡的是硬土；穿的祇髒了身上破舊的一套；住的是武士勢力之下萬不得已賒來的一間小房，這樣的境況，他不就食於P家又有什麼辦法呢？

Dismeryer常常喫完飯後覺得不好意思，會搶着替P夫婦買菜，打水，洗碗，但這些於P家沒有絲毫的收入，這些他們自己能幹得下，無須勞他的駕，P也不願因爲每天兩頓飯的損失取償於他幫同料理雜務上。P的妻很膽小，深怕過於牽累了自己，以爲與其自己挨餓，不如不作假慈悲，但她又不敢說直話開銷他，祇想客客

氣氣的招待他，使他自己慚愧而退，但是 Dismoryor 毫不體會這異樣的情形，他有時不知道把什麼東西換點牛肉來做送P夫婦的禮物，有時是一碟小魚，雖經P璧回過，他還是誠懇地奉贈着，他以爲這足夠聯絡感情了。

一天一天的下去，P的妻覺得客氣的方法不中用，好像啞吧喫了黃連，她於是怨懟丈夫，和丈夫口角。

『以後不要他再送菜來，送一點點菜，他便可仗着這點情誼更好來騙喫幾頓的。我們也是窮光蛋，該天天服侍他嗎？』

她怒極時，常說出許多激烈的話，可是一見了外國人卻始終不敢開口，祇豎着眉毛扳起面孔，故意把房裏的東西敲揣着響得很厲害，藉此表示一點怒意，等外國人出了門，便又咀罵起來：

『我們爲什麼要供養他呢？難道我們中國人還沒有受夠洋鬼子的糟蹋嗎？他們是野獸，南京路，漢口，廣州，那處他們不橫暴的作踐我們！我們的血是猪血，我們的命是狗命，那一次奈何他們過！我們爲什麼還要飼養這種殘忍的野獸啊？我眞是越講越恨呀！況且街上討飯的中國人不知有多少，專就蹩脚的外國人講，本地也不知有多少，難道你箇箇去照顧嗎？我看明天還是老實告訴他，叫他別再在這兒討厭了！』

『不要講這樣不近情理的話，野獸的橫暴是不分區域的，不論國內國外，處處都有，牠們張牙舞爪誰敢去抵抗，Dismeryor比我們中國人的遭遇更悲慘，他和我們一樣，立在被作踐的地位，我們該援助，該同情，你講這樣的話，不仍然是表彰着你的獸性嗎？』

她聽着P這番教訓，更加憤怒了：『好，你去同情，你去援助，隨便你，你要怎樣就怎樣，反正明天的菜錢米錢，無論如何不能在我的衣服首飾上想法的。』

第二天，P又和他的妻咕嚕咕嚕地過了一天，他對那異邦漂泊者的同情敵不過愛護家庭的觀念，他不願爲着一箇不相干的外國人犧牲自己家庭間的幸福，祇得聽憑他妻子去擺布。那天，他的妻子便故意把晚餐提早，

好使外國人錯過機會。她還怕計劃失敗，外國人進房來難以對付，又預先把房門閂了，夫妻倆膽戰心驚的，盜賊般把飯菜忽忙的吞咽着。「這的確是盜賊的行爲，這的確是黑心的事！」P夫婦腦中都充滿着這樣的幻想。

一會兒，有人敲門了，P知道是誰，但他好像無力抵抗巡警的捕拿似的，連忙開了門，P的妻沒料到這房門把守不住，一時手足失措，好像沒有地方躲避，竟把燈撚滅了，室內便黑暗了，沉寂了，窗外的月兒給濃雲遮翳，僅僅街柱的電燈從窗簾的微隙中透入一線的光射在瘦削灰白的 Dismeryer 的臉上，、箇殭屍的臉上。P夫婦很驚恐，很害羞，頸梗上似已被掛了一條冰冷而粗重的鐵鏈，話都說不出來。許久許久，P才抖擻精神說道：

『那兒來的風，把燈吹滅了，快點着吧！』

P說了這敷衍粉飾的話，他的妻才燃燈。Dismeryer 早就領悟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於是低着頭，把手裏的一碟菜放在桌上，頹喪的，倉卒的下了樓，走囘他的竈披間去了。

這位可怕的落魄者下去了好一會，P夫婦倆緊張着的神經才弛緩過來，漸漸恢復了常態，P憤恨的責備他的妻：

『眞笨！你爲什麼做出這樣的醜態，竟把燈都撚滅了！』

『唉！這不知是什麼玩意？我們不知犯了什麼罪？竟這樣的慌急！唉！眞好笑！這樣的事眞不是我們能夠做得來的！你還是去把他喊來喫飯罷！』P的妻說：

P很不安地下了樓，摸到那黑暗的竈披間說：『Dismeryer 先生，你如何囘來這樣晚啊？快去喫飯罷！』

『謝謝你們的好意，我是已經喫過了。』Dismeryer 悽慘的囘答。

第二天早晨，P由竈披間走過，祇見房門洞開，Dismeryer 卻不見了，而且一天兩天，一星期兩星期，一

個月快過去了，Dismeryer 竟沒有回來過，祇有幾件破爛的行李依然冷寂的躺在水門汀上。武士受了竈披間經營失敗的影響，不久也搬走了，鄰近的男婦們還不時在窗外探望着。

「他是到那裏去了呢？破爛的行李又不一起帶去？這窮無依歸的 Dismeryer 究竟到那裏去了呢？」

這是P夫婦在無聊的安靜中，不能自已的腦子裏時時縈紆着的問題。

（原載慫恿，開明版）

慫恿

彭家煌

一

端陽節前半箇月的一晚，裕豐的老闆馮郁益跟店倌禧寶在店裏對坐呷酒。

『郁益爹，旁大說：下倉坡東邊政屏家有對肉豬，每隻有百三十來往斤，我想明日去看看；端陽快了，肉是一定比客年銷得多，十六七隻豬怕還不肯。』禧寶掘了一口堆花(酒)，在賬臺上抓了一把小花片(糖)，向老闆告了奮勇後，兩隻小花邊接連飛進了口。

『嗯，你去看看，中意，就買來；把價錢講好，留在那兒多餵幾天更好，這裏豬樓太小，雅難尋豬菜。』郁益安閒的說，忽然想起舊事，又懶洋洋的關照着：『你去了第一要過細些，莫手續不清，明日又來唱枷絆，翻門坎。他屋裏的牛七是頂無聊的傢伙，隨是什麼，愛尋縫眼的。』

『那怕什麼，凡事離不了一箇理，不違理，就是牛八雅奈我不何！』禧寶滿不在乎。

牛七是谿鎮團轉七八里有數的人物：哥哥四爺會八股，在清朝算得個半邊「舉人」，雖說秀才落第，那是祖上墳脈所出，並不關學問的事，祇是老沒碰得年頭好，在家教十把箇學生子的幼學三字經，有空雅愛管點閑事；老弟畢過京師大學的業，親朋戚友家與乎宗祠家廟裏，還掛起他的「舉人」匾；姪兒出東洋；兒女們讀洋書的，不瞞人，硬有一大串。這些都是牛七畢生的榮幸，況且蘿筐大的字，他認識了好幾擔，光緒年間又花錢

到手箇「貢士」，府上又有錢，鄉下人誰趕得上他偉大！他不屑靠「貢士」在外賺衣食，祗努力在鄉下經營：打官司嘍，跟人撞槓嘍，稱長鼻子嘍，鬧得呵喝西天，名聞四海。他雅餵過鷄，熬過酒，但都是冒得一眼經驗，憑着一鼓蠻勁去亂《么，每年總是虧大本，沒得「打官司」，「撞槓」那樣的成績好。他的身胚很高大，大肚皮水牛一般的，在文質彬彬的兄弟裏，他眞是走了種的蠻。他的排行是第七，人們便派他一箇「牛七」。他膽量很大，又學會了刀，叉，拳，棍的武藝，黑夜裏聽見屋前後有響動，一箇人敢拿短棍入山趕強盜。有一年清鄉委員下了鄉，還幾乎挨了他的做。橫衝直撞，那裏找得到對手；牛眼睛釘住了誰，誰就得小心些；若不幸闖在他手裏，就同黏了油漆樣，弄不清爽。他那黑漆的臉又油晃晃的，顧名思義，雅有尊他「油漆」的。但「油」與「牛」，厲害很懸殊，因而尊他「牛七」的畢竟佔了勢力。

禧寶洋腔海白慣了，生意經他知道點巧妙，是非場裏可沒得他的份。他相信老闆郁益的大哥原拔抵得牛七的四爺；二哥雩河而且是牛七頂怕的，而且他家裏雅有人掛過「舉人」匾；尤其雩河爲人剛直，發起脾氣來，連年尊派大的活祖宗雅罵的。有一年牛七衝撞了他，託族叔枚五老倌到裕豐放鞭爆賠禮，雩河叫細人子把鞭爆踏滅，跳起腳，拍桌子罵；『枚五爺，你書由屁眼裏讀進去的啊？這事由你放鞭爆就了啦嗎？好不糞漲！』枚五老倌給姪孫罵了一頓，垂頭喪氣，出門投族人，要開祠堂門整頓家規，但是，空的，蛆婆子拱磨子不起，還是由牛七親自送禮賠罪了事。雩河在省裏教過多年洋學堂的書，縣裏是跑茅廁一樣，見官從來不下跪的，而且在堂上說上幾句話，可使縣太爺拍戒方，嚇得對方的紳士先生體面人跪得出汗，他還怕誰！這在谿鎭的婦孺都知道，背地稱他雩豹子。牛七祗蠻在鄉下碌的人，撞了他，不是小蛾子撲燈火！裕豐有這樣的聲勢，禧寶那有「牛七」在眼裏。

翌日早餐後，禧寶換了件白褂，赤腳上加了一雙襪，扣在褲腰帶上的牛骨頭烟盒子也取下裝一滿盒條絲烟，找了一把黑摺扇往頸子上的衣裏一插，捐着洋傘，出門邀旁大到下倉坡買豬去。

下倉坡是述芳政屏兩兄弟的產業。他倆（他們）保管不住，不能不找主兒。牛七是他倆的從堂兄弟，本有承受的優先權，但他那幾年事事不順手，於是述芳將下倉坡的西邊，連屋帶田賣了一半給裕豐，現在歸原拔經理着。賣祖產，就是賣祖宗，這在谿鎮人認爲是奇恥。牛七瞧着述芳兄弟許多人拖拖踏踏擠在下倉坡東邊住着，對東邊的祖產眞有喪了考妣一般的悲哀。

『你屋裏ㄍㄠ成了這箇樣子，以後眞不好辦！蠻好的祖產，輕鬆的送掉，眞碰得鬼，我看你，述芳！你想想，當年驊四公創業如何的艱難苦楚，到了你們手裏，就風吹落葉樣凋零下來，再空兩年，怕連東邊也靠不住。將來我看你還到哪裏去？』牛七這樣說，述芳雅不願將一口悶氣從屁眼裏撒出去，仗着牛七和政屏二娘子的娘家那一霸人物爲後盾，於是信了牛七的主張，在賣給裕豐的一邱田的那一頭耕種起來，原拔質問所得的回答是：「媽媽的，我耕我的田，礙着誰的祖墳啊？」裕豐的雪豹子知道了，拍桌子罵牛七。因爲原拔自從搬到下倉坡，家裏常常鬧鬼，黑夜裏有石子飛進窗，裕豐就鬧賊，這是牛七的鬼，雪河早就有耳聞，於是他派人警告述芳。述芳蠻不講理，到許起七日七夜的朝天懺，說裕豐欺他，人不知道天知道。族長貢老爹知道什麼葫蘆裝什麼藥，牛同豹子會有一架打，於是邀人出來和，哼，白忙了幾天，貢老爹縮了頸根，其餘沒面子的白菜鬼誰來管這閒事！於是雪河在縣裏告了一狀。述芳沒料到要見官，逃了。雪河又一稟帖，加了述芳箇「恃勢凌人，畏虧逃審」的大罪，在縣署請動了四差八票下了鄉，尋到孟蘭會上，將述芳抓了去。禍是牛七闖出來的，就是千斤的磨子，不能不硬着背，衹得聯合劣紳，上堂抗辯。雪河斬釘截鐵的幾句話，縣官就戒方一拍，牛七隨着「跪下」的命令，伏在地下，半句屁都不敢放。那場官司，牛七掉了「貢士」，述芳捱了四百屁股，還坐了一箇多月的牢，赦出來後，就一病登了鬼籍。這是牛七一世不會忘記的，而禧賓却忘記了，即令禧賓不忘記，但是裕豐這樣的勝利，恐怕更使他沒有「牛七」在眼裏，況且他是跟政屏買豬，這關牛七的鳥事？

二

買豬，禧寶是老手，政屏自然弄不過他。譬如人家一注牛頭對馬尾的生意，有他在中間漏漏，沒得不服服貼貼成功的。好比一樓豬，他祇在樓邊吼幾聲，揮幾鞭，那些貨就從他那豬腰子眼睛裏刻定了身價：大肚皮的那隻分量多少；白頸根的油頭如何；黑尾巴的喫路太差；那怕那些貨餵過隔夜糧，又磅過斤兩，雅逃不過他的神謀聖算。他人和氣到還在次，唯一他那嘴啊，隨便放句什麼屁，都像麻辣子雞樣塞在人家口裏，又厲害，又討人歡喜。平常到是跟政屏還講得來。他一進政屏的門，就搬出他那生意場中的口白：

『嘿，政二哥，發財發財。一向不見啦，兩公婆都好吧？』

『好，好，你自己好！』

『這晌如何不到店裏來？捨不得二嫂吧？哈哈哈！店裏正熬酒呢，你來，我准為四兩堆花的東。』禧寶嘻皮笑臉的說，伸出四箇指頭在政屏前打了箇照面。

『有酒呷，好的！明後天許來秤肉。』政屏很歡喜。

『今年府上餵些什麼寶樓？我看看去。』禧寶說着，政屏領他進去看豬。

『賣吧，這對貨？』禧寶在樓邊吼幾聲，拍幾下，試探着問。

『節邊子來了，賣是要賣的，但是有好多人來看過，都是價錢講不好，吳桂和出了五十塊，中費歸他出，我沒答應，至少要五十五六。』政屏表示賣意，順勢吹了幾口牛皮。

『政二哥眞厲害，這對貨四十塊賣得掉算運氣，你還想五十五六，做夢嘍！』禧寶用先聲奪人的語句，直往「五十五六」上壓。

『五十六末，雅要看什麼貨啊！』旁大湊着說，『到火房裏來談吧？』於是三人走進火房。

牛七的野貓脚是常在政屏家走動的。他自從跟豹子交過手，掉了「貢士」後，他到政屏家，最愛走後門；那裏有茂林修竹，是僻靜的地方。這天，他走進政屏的後門，聽見火房裏有禧寶的聲音，他怔了一怔，點點頭，悄悄地踱到窗外去竊聽。「禧寶之來是什麼壞勾當，政屏不經他的同意，擅自跟這壞蹄子幹什麼！」他急切要探出箇實在。他由窗紙破處瞧見政屏在桌上拐着水烟袋，取了插在爐邊的火筷，鉗着火炭，又將火筷夾入拿烟袋的手指縫裏，騰出右手來擦一擦烟袋嘴，才伸出指頭到烟筒裏去掏烟。烟筒是空的，即刻就起身，於是牛七的頭避開了。

『不必去拿了，我自己有烟。』這是禧寶的聲音，這聲音又將牛七的頭引回來。禧寶雙手接着政屏的煙筒和火筷，取下褲腰帶上的烟盒，上了煙，引火抽着。政屏睁眼凝視空中繚繞的煙，有時還釘住地上的烟屁股。牛七扳起油漆的臉，眉毛縐着，似乎有誰欠了他的錢不還的神情，「若是政屏還暗中呼吸禧寶那屙屍噴出來的臭烟味，那眞是下流透了頂。可恨二娘子還泡了茶一杯杯分遞，禧寶配接她的茶嗎？」牛七似乎有些看不上眼，心裏在咒駡。

一刻子，政屏竟公然抽起禧寶的條絲烟來了。條絲烟，在政屏家是稀罕的寶貝。他生怕孤負黃生生的煙，抽出半年難洗一次的烟斗，用小棍子通了幾通，將周圍凝結的黑黃色膠汁往自己的赤脚上一揩，隨即裝烟抽着，一口長氣，連兩頷都吸進去半寸深，烟如進了罎，沒一點糟蹋的，過足了癮才遞給旁大。「禧寶的和氣，堆花，條絲煙」連連的在他的心裏打轉，樓裏的那對貨，無形中已輕輕的減了價，如果禧寶誠心買的話。然而在窗外牛七的腦裏，卻是「政屏那一世沒吸過絲煙的醜態。」「禧寶那鬼臉，那刁滑，那可惡的語調，總而言之，處處討嫌得要死。」「裕豐那麼興盛，他媽的禧寶還孝順他，豬賣給他眞得十倍的價錢才行。」

『這對貨是眞的要賣嗎？如果眞的要賣，那我眞不敢向你開口。政二哥，我買，你總讓點，再開箇實在價吧！』禧寶正式開口了。

『怎麼不賣！你不是別人，讓是要讓一點的，祇是……』政屏在桌上摸了一個算盤，在算盤的橫木上扒了一顆子，又在橫木下偏右的一行扒了一個「二」，交把旁大，一面將口裏含着的「不到這裏不成」吐出來，旁大看了，遞給禧寶。

『什麼，政二哥雅眞是……，還是這個價錢，那有什麼講頭，就是過秤，雅跟價錢差得太遠啦。那隻大的連毛不過一百二十四五斤！』禧寶說着，掉轉頭。正伸長頸子在竊聽的牛七的頭，於是猛然的又縮了。

『兩邊都喫點虧吧』！旁大擅自在算盤上扒了一個「四」，一個「二」，給禧寶看，禧寶接連說了幾個「這不行」，可是算盤已到了政屏的跟前。政屏囉囌了半天，才在算盤上扒了個「四」，扒了個「八」，幾個「再少就吹了」連翻套似的出了他的口，算盤同時又到了禧寶的跟前。這樣的來回三四次，結果是禧寶袖子一勒，坐了個騎馬裝，一手叉腰，一手劈空氣，用勁的說：

『當面的鑼，對面的鼓，我俚打開窗戶說亮話，政二哥，你是三兩塊錢不在乎，我出價雅實在不算少。一句話，買賣成不成在你，四——十——五——塊——錢，你願意，我俚就空幾天來趕豬，不願意，我俚就對不起，在府上打擾太久——啦——』禧寶本沒講完，眼釘着政屏，站起來，口仍然張着探形勢，等回話。旁大雅起身，裝出要走的神氣。形勢很嚴重，政屏似乎已屈服，很爲難的苦笑着說：

『這樣，我就太喫虧了。你們眞厲害！』

『好啦，好啦，話就講到這裏止，政二哥，過幾天來趕豬就是。恭喜恭喜，兩邊如意，我俚走了吧！』旁大兩邊作揖，政屏起身預備送客，窗外的那位客，咬緊牙關，一溜烟的早兩步走了。

五天後，禧寶到政屏家趕豬，政屏不在家，關照了二娘子說過幾天送豬錢來，隨即將豬趕走，又空兩天，那豬肉已裝進了人們的肚皮。

三

爲着這事，一天，牛七起了箇絕早，跑到政屏家，在豬樓邊張望了一下。

『爲什麼這樣早，七哥？』政屏有點驚異。

『不爲什麼。……喂，你的豬賣啦？』

『呃，禧寶買去了。』

『啊，禧寶買去啦！多少錢？』

『四十五塊錢。』

『嗎啊，四十五？祇賣四十五啊！錢付淸了嗎？不賣把張三，不賣把李四，單單賣把禧寶！禧寶的錢好些？……你賣把范泰和何如？他會少給你的錢？』

『禧寶同旁大來，講了半天，不好意思不賣把他，我願是不大願意。趕豬的那天我雅沒在家，聽說豬趕去不久就殺了，錢是一箇還沒到手。』政屏爲積威之所怯，見牛七問得奇怪，敷衍着說。

『既然你不願意，他俚如何趁你不在家就把豬趕去殺了呢？錢還一箇都沒有到手，有這樣強梁！當初你如何跟他講的？』牛七假意的盤問。

『那天，我逼住了，他俚祇肯出四十五，我說這樣我就太喫虧了。後來雅沒說不肯。旁大就兩邊拱手道喜，說空幾天來趕豬，隨即就走了。』

『那就有大戲唱啦！這件事你硬可以講沒答應他俚。人不在家，膽敢把豬趕去殺了就是，把你當什麼東西！事情沒得這樣痛快！生米煑成熟飯啦！政屏，禧寶送豬錢來的時候，難爲他一下，硬要活豬還原，隨他是多少錢不要答應。政屏，這是箇頂好的岔子！我看裕豐有好厲害：娘賣勹一的！』

『看着，今天初六，明天初七，……端陽快了，現在還不到手錢……七哥，裕豐不裕豐，豬是禧寶買去的，如何好奈何裕豐！況且從前喫過裕豐一回虧，現在何必……』

『裕豐怎麼樣，禧寶怎麼樣，禧寶買就是裕豐買，你當禧寶是好東西，他專會鑽裕豐的狗洞，不管他是誰，我都要請他結結實實上老子一回當。娘賣勹一的！從前的事，不必講得，鴨婆子進秧田，來往有數，於今送肉上釘板，還不砍他箇稀爛？政屏，你不聽雅隨你的便，以後，你屋裏的事就不必來問我啦，』牛七跟政屏賭氣，「你屋裏的事」，就是政屏每年少飯穀，少不得拿錢到牛七家去糴，政屏那敢開罪他！

『不是這樣講，七哥，我單怕是脚伸出去收不回，又是一交絆倒山衝脚下爬不起。七哥既肯替我出主意，我還有箇不好的？』

『那麼，這樣，政屏，我是無論什麼事，沒得不衞護你的。禧寶送豬錢來的時候，你硬說從前沒答應賣豬給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死人要活豬還原。沒得活豬還原，跟他拚了。隔壁原拔伢子同裕豐是一家，叫二娘子死到他家裏去。』牛七剛斷的替政屏出了箇好主意，又睜着眼睛凑近政屏的耳邊。『原拔伢子不到這邊來的吧？』政屏答聲『不來的，從來不來的，』於是牛七放膽的解釋那主意的內容：『政屏，「要活豬還原」，這不過是一句話，「要二娘子去死」，雅不過是小題大作，裝裝樣子。我的意思是跟他俚鬧翻了，二娘子，就悄悄的到隔壁去上吊。你們卽刻在外頭喊「尋人」，並且警告原拔；事情是爲他俚起的，他俚當然會尋人。人旣然在他家裏，他自然要負責。你屋裏有我作主，你就趕快把信二娘子的娘家蔣家村，叫幾十箇打手上他俚的門，祇要一聲喊，就夠把原拔裕豐嚇倒的。將來人是好生生的，就敲點錢算了，如果人眞的死了，那就更好辦！』牛七說到這裏，頓住了，在腿上拍了一下。『政屏，裕豐有的是田莊屋宇，哼哼，叫他俚領教領教我七爹的厲害！』牛七抿着嘴，保持着盛氣，腿上又搥了一下。『雩河伢子在省裏，三五天之內，料雅沒得誰敢跟我作對。』牛七依然是抿着嘴，扳起臉，牛眼睛睜得酒杯一樣大，在室內橫掃；政屏祇有「是」的應聲。祇是這主

意決定了以後，二娘子關着房門痛哭了一場。

四

嘿，政二哥，老等你來拿錢，牌子眞大，一定要人送上門！』禧寶一進門就搬出他那油滑的老調。政屛裝做沒看見，低了頭，扳起面孔，預備發作，半天才心一橫的答：

『什麼話，我並沒答應賣豬把你，請你仍然趕回來。』

『豬早就殺了，今天送錢來。你要仍然趕回來，你到那些人的肚子裏要去。』

『啊，殺啦？不同我商量好就趕去殺啦？不行，我要活豬還原。』

『要活豬還原？有的是，政二哥，這晌買進來不少啦，嘿嘿嘿，你要那一隻就那一隻，加倍賠你的錢雅行。』禧寶仍然嘻皮笑臉的跟他纏。

『放你娘的屁，你跟你爺老子弄幌子，狗入的，沒得活豬還原沒得好收場。放仔細些，我告你。』政屛鼓着勇氣說完幾句破臉的話，幾步衝到妻子房裏不見面。

『哎呀，政二哥動氣啦！這何必呢？無緣無故的，這何必呢？』禧寶朝着牆壁說，事情殭了，祇得退出來跟原拔商量。原拔走出來想大公無私的來調和，在大廳上見了政屛，正待開口，突如其來的給政屛臭罵一頓。原拔回了幾句，政屛就縱步跳上前，一手拐住他的辮，一手撩着他的陰。禧寶那張空嘴沒用場啦，站在旁邊祇發顫。文縐縐的原拔無可奈何的嚷出幾聲「救命」。幸而他的崽甫松來得快，甫松是開豁了兩下子的，三兩箇笨漢不會攏他的身。他祇在政屛的太陽穴上輕輕的一按，政屛全身軟了，甫松又一掌刷去，政屛一鷂子翻身倒在天井裏。二娘子聽了信，趕來幫忙，給原拔家的長工盛大漢一把摟住，正合其式，她那肉包子似的乳峯，貼胸的粘在老盛的懷裏。她那又肥又嫩的水豆腐一般的身體，還給這久曠的鰥夫上了一把暗勁兒。原拔這邊人佔

了優勝，即刻退進房，關上門，讓政屏在廳上一跳八丈高的罵，讓他的堂客蓬頭散髮，哭哭咧咧，直朝窗木上砸腦牀，額上竟自掛着鮮紅的彩。

牛七編的劇，第一齣剛閉幕，第二齣拿手的又人不知鬼不覺的開始了。常人的口白，「出嫁從夫」，這是天經地義。二娘子雖是響屁都不敢放的賢德女子，標緻堂客，本來犯不上做一對死豬的殉殯，但是這幕劇的花旦祇有她一箇，爲着要圓牛七和她丈夫的臺，而且可趁此機會以公濟私的出出被摟抱的氣，她不出馬，還有誰告奮勇！因此，在原拔家正午餐時，她援進他家的窗。她單單溜進老盛的房裏，在牀溝裏上了吊。

五

牛七自從替政屏決定了大政方針後，天天祇等禧寶送豬錢來，這天，政屏喘吁吁的走進來，他知道是喜信到了。

『有什麼事？有什麼事？政屏，禧寶來了嗎？』牛七奔上前問。

『來了，來了，我跟原拔打了一架，二娘子已經上了吊。』政屏急促的凄然的說，幾乎要流淚。

『那麼，這樣……我俚就去，四哥，我俚一同去吧！二娘子的娘家報了信嗎？』牛七三腳兩步的奔着，一壁問。

『去是去了，但是這件事情如何好收場呢。唉！』政屏依舊是很凄然。

『有什麼收不了場，這樣好的岔子，難道還給別人佔了上風去！政屏，你眞是多心！』牛七有點不心服，但是事情鬧大了，如果二娘子果然有差錯，說不定惹起雪河豹子的威，他不能全不顧慮，於是他湊近四爺問：

『四哥，你看要如何才穩當，這件事？』

『我看，這件事我俚祇能暗中出主意，出頭鬧是要靠政屏和二娘子的娘家的。還是等蔣家村來了人再說

吧！不過這苦肉計，我是不大贊成，如果二娘子有箇什麼，就是裕豐傾了家，政屏有什麼了不得的樂趣！你……』四爺鎮靜的低聲的說，責備牛七，眼睛防備着政屏，怕他聽見。牛七緘眉無語。不久，到了下倉坡的竹山，走進了政屏的後門，在蔣家村沒來人以前，一切都照牛七原來的計畫。

『二娘子不見啦，尋人啊！』『啊呀，二娘子好好的，爲什麼不見啦！』『如果有什麼不吉利，和原拔家脫不了枷絆，事情是由他家裏起的。』政屏家人來來往往將這套成語送到原拔家人的耳邊，原拔家人噴出口裏的飯，丟下筷子，紛做一團去尋人。盛大漢是頂關心的，走到臥室取圍腰布，預備去尋找；忽然他狂奔出來，『不得了，嚇死人，吊在我的床架上啦。』

『快點，快點，把他解下來攤在床上。』原拔鎮靜的發號令，於是大家擁進去，七手八脚把二娘子擡到盛大漢的床上。二娘子的身段頗柔軟，臉上依然有幾分美麗的桃花色。原拔用手指在她的鼻前探探，點了一點頭，「嗯，不礙事，不過暫時暈去了。」他想，即刻派人到裕豐取高麗參，西洋參，聞鼻散，順便要老弟郁益着人找堂姪日年來。原拔娘子用濕手巾將二娘子臉上的凝血揩去，又摸摸她的身體。「身上還有熱氣，救總有救的。高麗參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到呢？這眞是天大的禍，唉！二娘子，你平常對我俚雅蠻好的啊！爲什麼心一橫，命都不要啊？』她幾乎掉下淚來。擦凝血，是受了原拔的指使，因爲那凝血很可助牛七政屏的威，雖則是二娘子自己流的。

政屏過來瞧了一瞧，衝進衝出的很氣憤，口裏嚷着：『遭人命，還了得！』他的帶着勝利的威武，很使原拔家的孩子們有些恐懼，因爲孩子們雅有看過「遭人命」的。

裕豐在谿鎮可算是衆望所歸的人家，四孃姐爲人很慈藹，最愛周濟苦人，治家又嚴肅，兒子原拔郁益又能安分守己，滿崽中過舉，在外面很掙氣，雩河又愛急公好義；家裏無論什麼事，有的是幫忙的，雖則說人們愛鑽狗洞，雅不能說絕無感恩圖報的。亂幹一百幾的小通州得了信，雅趕到下倉坡。他在二娘子的身上摸了一

摸，說好救，不過要趕快。他沒進過鄉立的小學，當然不知道科學的人工呼吸法，但他主張通通氣，那通氣的方法是：一面吹屁眼，一面吮嘴唇，這是他發明的。淹得半死的螃蟹坳的毛牙子就照他這法子治好的。原拔雖明知不必通氣，但他是最謹慎的，又不便孤負小通州的熱心，就讓他去包治。

這辦法決定了後，原拔的家眷躲開了，二娘子的陰魂回來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堆了變幻的彩雲。不久小通州拿了吹火筒來，關了房門。

『死在你的床上啦，你不能祇在旁邊看。我在這頭吹，你在那頭吮，這算便宜了你，何如？』小通州笑對盛大漢說。

盛大漢祇是笑，小通州找不到幫手，遲疑着，對於手裏的吹火筒沒法辦交代，對於吹女人的屁眼免不了有點含羞；一直等盛大漢口裏唱出一聲「好的」，這才回復了高興。本來二娘子雖是鄉村的姑子，然而白胖帶嫩的小胚子，很有點曲線美，禮教森嚴的豁鎮誰敢對她問什麼鼎，雖然這是嚴重的時候，他俚仍是觀望着。最後是小通州先告奮勇，吹火筒在地上一蹬的說：

『老盛，這是要救命，管不了那些，動手吧，來！』

盛大漢走攏來，他倆顫着手去解二娘子的褲子，窗外面的孩子們鬼鬼祟祟的徘徊着，發出嗤嗤的笑聲，那挨着窗戶想偷看的，冷不防挨了甫森的「耳巴子」，哇哇的哭。真箇，二娘子死了，不知道羞恥，即令沒死，想顧着恥，要奮勇的爬起來，但是這人命案可就功虧一簣了。恐怕這兩個莽漢有進一步的舉動，爲着要貫徹牛七和她丈夫的主張，她雅祇有忍着點吧。小通州素來是幫裕豐的，平常雅遭過牛七的鐵蹄，二娘子並不在乎通氣，他非不知道，但這是借題發揮的好機會，對於桀傲不馴的傢伙，祇有用通氣的方法去治療。他的吹火筒已經瞄準了，嘻嘻哈哈的送着氣，吹了幾口又噴了幾口唾沫。盛大漢卻是甜津津的在二娘子櫻桃口上用盡平生的氣力來吸吮。如果吸不轉氣來，他願意自己也斷了氣的。那時二娘子的全身震戰得很厲害，痙攣般在抽引，那

種味況，恐是她前生所夢想不到的，在牛七政屏心裏，怕雅是夢想不到的。通氣，通了十多分鐘，盛大漢還想通着，又通了幾分鐘，盛大漢開起玩笑來：『小通州，我吹着，你吸着，不一樣嗎？』小通州罵了一聲「放屁，」卽刻他找了一皮雞毛在二娘子的鼻前試了一試，鷄毛前後搖動着，這可證明大功已告成，無須再通了，於是他俚才收手，一切恢復了原狀。原拔家人得了這喜信，視若無事的笑着，又聚在二娘子身邊。

『原拔爹，人是很穩當的，沒事着急得，你府上每年鬧鬼，以後如果再有這樣的事，我還有更好的辦法來包治，我預定了這筆賣買。哈哈哈！』小通州當衆表功，原拔又笑又氣。

六

牛七在政屏家乾着急。二娘子雖是上了吊，而政屏一箇人鬧不起勁，所聽到的祇有「二娘子臉上通紅的，鼻孔裏有氣流出入」的噩耗，「二娘子被通了氣」的消息，也微有所聞，不過不曾證實，他眞氣得熱血倒流，在室內彳亍箇不住，直到兩點鐘後，才見到四五箇穿長衫馬褂的和兩箇戴大眼鏡杖着旱煙袋的白鬍子老倌，帶着五六十短衣赤足的大漢浩浩蕩蕩的擁進下倉坡的大門。牛七的精神奮發起來，春風滿面的接待那些蔣家村的紳士，並且請他俚號令帶來的那些漢子，四散在原拔家。他跟他俚畫蛇添足的談了一陣，把擔負這次事變的重任，堆在他俚的肩上：

『二娘子自從上了政屏的門，兩年啦，周圍鄰舍，沒一箇不講她賢慧。政屏對她，重話都沒講過。本來嘍，她自己這樣在行，誰敢講她半箇「壞」字。這囘爲啦受了裕豐的欺侮，不明不白的死在隔壁，誰不瞧得氣憤，寒家就是死截人毛種，雅要跟他俚拚一下子的。祇是講到來龍去脈，人總是蔣府上的人。』牛七眼睛周圍巡視探形勢，『諸位老爹是平常接都不到的，今天旣是看得起政屏，都發了大駕，那末，政屏喫了虧，雅就不是蔣府上各位老爺的光彩。嗜，嗜，嗜，諸位老爺看對不對。』牛七眼睜着仍在巡視，他效了秦庭之哭，自然

得到那些紳士的「是，是，是，」於是他膽壯了，卽刻吩咐着政屏：

『政屏，你關照蔣府上的人一聲，祇管放威武些，這是人命案，不要太便宜了裕豐。硬要在這回把他家裏洗成流水坑，想什麼就要什麼，不好生辦出來，就把原拔家毀啦！再講，這是人命案。』牛七越說越聲音大，『鬧出了禍，諸位老爹跟我七爺擔當就是。我七爺不信邪，就是碰得惡老蟲雅要咬牠一口。』他一手坎空氣的喊，捏着拳頭拍胸脯，頭向側面一擺，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政屏應着，帶啦白鬍子老倌們到原拔家去查看箇實在。

預備來大顯身手的這羣莽漢，本悶得發暈，忽然得了政屏的暗示，於是原拔家的桌椅跳舞起來，杯盤碗筷，響聲雜作，同時還有許多人叫囂着助興：『把穀倉打開。』『把大門取下來當柴燒。』『把他家裏的祖墳掘了，媽的。』『……』眞是天都鬧轉了。

但天崩地裂的聲音，驟給一位來客鎭住了。那來客在人叢裏擠進去，這羣糾糾的漢子竟先讓出一條路來癡癡的站着看。那來客的魁梧，紅臉盤，服裝的完美，到處顯出「了不得」。他雖是戴着眼鏡，但似乎不大看見下倉坡有這許多英雄在耀武，祇低着頭，誰都不理，一直衝到原拔的臥室。原拔家人互相傳語，臉上浮出喜色，好像得了救星，嚇散了的靈魂又歸回了。「這不是裕豐的豹子，就是舉人，總而言之，至少是裕豐請來的大好老。」將家村的人這樣猜着，沒得從前那樣放肆了。

牛七聽說原拔家來了一位紅臉漢，知道是月年，他當着許多人臭罵：

『哼，他來了怎麼樣，月年，我還不清楚，裕豐隔房的窮孫子。他伯伯打流，偸人家的傢伙，當衆去過醜。全屋都是跛脚瞎眼的，娘偸和尙還說不定，讀了這些年載的書，還是箇桐油罐，破夜壺，貓屁不通的紅漆臭馬桶！這沒出息的雜種，我料他跳起脚雅痾不出三尺高的屎。政屏，你去看看，他如果不安分，叫些人結結實實的排他一頓。』牛七跳起來咒，口裏的唾沫飛上了政屏的臉。他罵，是會罵，能不能「排」，卻沒有他的

責任。

政屏跑到原拔家，日年正跟蔣家村的紳士開談判，其餘的擠在後面，集中視線，注意日年的議論。政屏知道形勢不對，日年果然有些不安分，可是牛七他要排日年一頓的話，竟無從入手。

日年起首對蔣家村的紳士們道歉，藉他俚的力量鎮住可怕的暴動，隨又質問他俚帶那麼多人來的用意，語意中帶有「趁火打刧」的諷刺，又請禧寶政屏等當事人將事實辨明，那時旁大進省去了，由禧寶政屏據實報告，辯正。日年再逐項簡潔中肯的解釋：什麼「賣買手續不清的責任」嘍，「禧寶原拔裕豐界限很分，明陷害原拔近於可笑」嘍，「二娘子自殺嫁禍的無聊」嘍，這許多富於理性的事實，竟封住了那些紳士們的嘴。他俚無從抗辯，悄然的先後散去了。然而坐鎮東邊的牛七卻堅持着，大概裕豐不洗成流水坑，他不便就收場。

二娘子躺在牀上有呼吸，有熱度，臉上紅豔豔的，祇是口眼緊閉着。原拔家人寸步不離的謹防着。膽小的原拔娘子那時雅安閒的說她那老雞婆孵雞蛋的要事，孩子們聚在一塊拋石子，小通州時時「可憐啦，我的二娘子死得眞慘啦！」假哭着湊趣，有時也來幾句「死得夠了吧？」的俏皮話。眞箇，他俚看二娘子死到幾時，大有任其自然之勢。二娘子臉上硬露出死得不耐煩的神情，大概她死了這麼大半天，不免有些肚餓和尿漲！

這樣的情景，誰敢鬧人命案，掀天的波浪，竟平靜下去，這是牛七意料不到的、半夜三更，不很相干的，誰肯陪着他喪氣，蔣家村的不消說，牛七的四爺，雅祇顧他自己乾淨，走了，祇賸得牛七在東邊屋裏對政屏發脾氣：

『你們眞無用，以後看還找得到這樣的好岔子不？蔣家村的人雅眞是些飯桶，來了這麼好幾十條，沒得一條中用的，半天啦，沒鬧出一眼子印象，唉，眞氣死人，氣死人！』牛七拍着腿唱埋怨，埋怨了一陣，仍是不甘心，『政屏，我的話你是不肯聽的，事情鬧到收不了場，你雅不能怪我，時候不早啦，我是要少陪！』牛七前行了幾步又站住。『但是原拔伢子不肯多出錢，人不要擡回來，聽見嗎？我走了，有什麼事你跟五嬸嬸商量

商量就是。』政屏知道他的臭脾氣，送他出了門。

政屏的五嬸嬸跟牛七有意見，因爲她憐惜二娘子活受罪，才出頭來調和。她向原拔商量，要他出白把串錢，放鞭爆賠禮，原拔不答應，五嬸嬸是專走五湖四海的女光棍，刁橫的牛七雅蠻怕她的。她對原拔說：

『原拔爹，你想想，二娘子儘留在你這裏，於你有什麽好處。可以抹糊就抹糊點吧！這件事就是政屏沒道理，你是讀書明理的大量人。家裏又富足，就可憐他這一趟辛苦，雅可憐二娘子這趟糟蹋吧！我是不相干的，祇願鄰居的和好。實在和不了，雅不關我的事。』

原拔生怕二娘子會餓死，承認出五十串錢，和放爆竹，政屏自然不敢再堅持，於是豬錢和賠款點交清楚，爆竹一響，二娘子依然璧直的死着被擡囘了家。

七

第二天晚邊，原拔在屋後的竹山散悶，忽然發覺四五丈遠的政屏家的後門口走出箇穿長衫的蠻漢來。

『這件事，眞吵了七哥的心！』政屏送他出門，很難爲情的忙鞠着躬說。

『這有什麽講頭，都是自家人。』那蠻漢頭都不點的仍帶責備的神氣答，他忽然瞧見了原拔，急忙的直往前衝，卽刻，他那偉大的肉胚，在暮色朦朧的竹山黯處消逝了。

二娘子呢，可憐，她自從死過這一次，沒得誰見過她一次，眞箇，她是被活埋了。但是，雅奇怪，空幾天，玩青龍的玩到下倉坡，誰都出來瞧熱鬧，政屏也出來了，祇是他的房門虛掩着，門灣裏有一堆黑影，迎龍的鞭爆就從那兒放出來，惹起許多人打哈哈。

八

熱鬧的端節過了，在省垣勾留了一晌的旁大回了家，到裕豐閒坐，那時郁益禧寶都在店。

『噲，我說，寶先生，前回下倉坡那對貨味兒何如咧？』旁大莫明其妙的問。

禧寶沒回話，漲紅了臉，眼向郁益一睃，轉背朝着旁大，把舌頭吐出來兩寸長。

（原載慫恿，開明版）

貓

鄭振鐸

我家養了好幾次的貓，結局總是失蹤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歡貓的，她常在課後回家時，逗着貓玩。有一次，從隔壁要了一隻新生的貓來。花白的毛，很活潑，常如帶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陽光裏滾來滾去。三妹常常的，取了一條紅帶，或一根繩子，在牠面前來回的拖搖着，牠便撲過來搶，又撲過去搶。我坐在籐椅上看着他們，可以微笑着消耗過一二小時光陰，那時太陽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鮮與快樂。後來這隻貓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東西，光澤的毛也汚濇了，終日躺在廳上的椅下，不肯出來。三妹想着種種方法去逗牠，牠都不理會。我們都很替牠憂鬱。三妹特地買了一個很小很小的銅鈴，用紅綾帶穿了，掛在牠頸下，但只顯得不相稱，牠只是毫無生意的，懶惰的，鬱悶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從編譯所回來，三妹很難過的說道：『哥哥，小貓死了！』

我心裏也感着一縷的酸辛，可憐這兩月來相伴的小侶！當時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緊，我再向別處要一隻來給你。』

隔了幾天，二妹從虹口舅舅家裏回來，她道，舅舅那裏有三四隻小貓，很有趣，正要送給人家。三妹便慫恿着她去拿一隻來。禮拜天，母親回來了，卻帶了一隻渾身黃色的小貓同來。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這隻黃色小貓吸引去了。這隻小貓較第一隻更有趣，更活潑。牠在園中亂跑，又會爬樹，有時蝴蝶安詳地飛過時，牠也會撲過去捉。牠似乎太活潑了，一點也不怕生人，有時由樹上躍到牆上，又跑到街上，在那裏曬太

陽。我們都很爲牠提心弔膽，一天都要『小貓呢？小貓呢？』的查問得好幾次。每次總要尋找了一回，方才尋到。三妹常指牠笑着駡道：『你這小貓呀，要被乞丐捉去後才不會亂跑呢！』我囘家吃中飯，總看見牠坐在鐵門外邊，一見我進門，便飛也似的跑進去了。飯後的娛樂，是看牠在爬樹，隱身在陽光隱約裏的綠葉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麼似的。把牠捉了下來，又極快的爬上去了。過了二三個月，牠會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隻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間便不再聽見討厭的吱吱的聲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來，披了衣下樓，沒有看見小貓，在小園裏找了一遍，也不見。心裏便有些亡失的預警。

『三妹，小貓呢？』

她慌忙的跑下樓來，答道：『我剛才也尋了一遍，沒有看見。』

家裏的人都忙亂的在尋找，但終於不見。

李媽道：『我一早起來開門，還見牠在廳上。燒飯時，才不見了牠。』

大家都不高興，好像亡失了一個親愛的同伴，連向來不大喜歡牠的張媽也說：『可惜，可惜，這樣好的一隻小貓。』

我心裏還有一線希望，以爲牠偶然跑到遠處去，也許會認得歸途的。

午飯時，張媽訴說道：『剛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頭，她說，早上看見我家的小貓在門外，被一個過路的人捉去了。』

於是這個亡失證實了。三妹很不高興的，咕嚕着道：『他們看見了，爲什麼不出來阻止？他們明曉得牠是我家的！』

我也悵然的，憤恨的，在詛駡着那個不知名的奪去我們所愛的東西的。

自此，我家好久不養貓。

冬天的早晨，門口蜷伏着一隻很可憐的小貓，毛色是花白，但並不好看，又很瘦，牠伏着不去。我們如不取來留養，至少也要爲冬寒與飢餓所殺，張媽把牠拾了進來，每天給牠飯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歡牠，牠不活潑，也不像別的小貓之喜歡頑游，好像是具着天生的憂鬱性似的，連三妹那樣愛貓的，對於牠，也不加注意。如此的，過了幾個月，牠在我家仍是一隻若有若無的動物，牠漸漸的肥胖了，但仍不活潑，大家在廊前晒太陽閒談着時，牠也常來蜷伏在母親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時也逗着牠頑，但並沒有對於前幾隻小貓那樣感興趣。有一天，牠因夜裏冷，鑽到火爐底下去，毛被燒脫好幾塊，更覺得難看了。

春天來了。牠成了一隻壯貓了，却仍不改牠的憂鬱性，也不去捉鼠，終日懶惰的伏着，吃得胖胖的。

這時，妻買了一對黃色的芙蓉鳥來，掛在廊前，叫得很好聽，妻常常叮囑着張媽換水，加鳥糧，洗刷籠子。那隻花白貓對於這一對黃鳥，似乎也特別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對鳥籠凝望着。

妻道：『張媽，留心貓，牠會吃鳥呢。』

張媽便跑來把貓捉了去。隔一會，牠又跳上桌子對鳥籠凝望着了。

一天，我下樓時，聽見張媽在叫道：『鳥死了一隻，一條腿被咬去了，籠板上都是血。是什麽東西把牠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隻鳥是死了，羽毛鬆散着，好像牠曾與牠的敵人掙扎了許久。

我很憤怒，叫道：『一定是貓，一定是貓！』於是立刻便去找牠。

妻聽見了，也匆匆的跑下來，看了死鳥，很難過，便道：『不是這貓咬死的還有誰？牠常常對鳥籠望着，我早就叫張媽要小心了，張媽！你爲什麽不小心！』

張媽默默無言，不能有什麽話來辯護。

於是貓的罪狀證實了。大家都去找這可厭的貓，想給牠以一頓懲戒。找了半天，却沒找到。眞是『畏罪潛逃』了，我以爲。

三妹在樓上叫道：『貓在這裏了。』

牠躺在露台板上晒太陽，態度很安詳，嘴裏好像還在吃着什麼。我想，牠一定是在吃着這可憐的鳥的腿了，一時怒氣衝天，拿起樓門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過去打了一下。她很悲楚的叫了一聲『咪嗚！』便逃到屋瓦上了。

我心裏還憤憤的，以爲懲戒得還沒有快意。

隔了幾天，李媽在樓下叫道：貓，貓！又來吃鳥了。同時我看見一隻黑貓飛快的逃過露台。嘴裏啣着一隻黃鳥。我開始覺得我是錯了！

我心裏十分的難過，眞的，我的良心受傷了，我沒有判斷明白，便妄下斷語，寃苦了一隻不能說話辯訴的動物。想到牠的無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針，刺我的良心的針！

我很想補救的過失，但牠是不能說話的，我將怎樣的對牠表白我的誤解呢？

兩個月後，我們的貓忽然死在隣家的屋脊上。我對於他的亡失，比以前的兩隻黑貓的亡失，更難過得多。

我永無改正我的過失的機會了！

自此，我家永不養貓。

十四，十一，七，於上海。

（原載家庭的故事，開明版）

書之幸運

鄭振鐸

天一書局送了好幾部古書的頭本給仲清看。一本是李卓吾評刻的浣紗記的上册，附了八頁的圖，刻得極爲工緻可愛，送書來的夥計道：『這是一部不容易得到的傳奇。李卓吾的書在前清是禁書。有好些人都要買她呢。您老人家是老交易，所以先送來給您老人家看。』又指着另外一本藍面子，潔白的雙絲線訂着的隋唐演義，道：『這是褚氏原刻的，頭本有五十張細圖呢，您老人家看看，多末好，多末工細！』說着，便翻幾頁給他看，『一頁也不少，的確是原刻的，字跡一點也不糢糊，邊框也多末完整。我們老板費了很貴的價錢，昨大才由同行轉讓來的，剛才拿到手呢。』又指着一本很汚穢的黃面子蟲蝕了好幾處的書道：『這是明刻的隋煬豔史，外面沒有見過。今早才收進來，還沒有裝訂好呢。您老人家如要，馬上就可以去裝訂。看看只有八本，襯訂起來可以有十六本，還是很厚的呢。老板說，他做了好幾十年的生意，這部書還不曾買過呢，四十回，每回有兩張圖，共八十張圖，都是極精工的。』又指着一本黃面子裝訂得很好看的書道：『這是笑史，共十六册，猶子龍原編，李笠翁改訂的，外間也極少見。』這位夥計曉得他極喜歡這一類的書，且肯出價錢，所以一本本的指點給他看。此外還有幾部詞選，却是不大重要的。

仲清默默的坐在椅上，聽着夥計流水似的誇說着，一面不停手的翻着那幾本書。書委實都是很好的，都是他所極要買下的，那些圖他尤其喜歡。那種工緻可愛的木刻，神采奕奕的圖像，不僅是以考證古代的種種制度，且可以見三四百年前的雕版與繪畫的成績是如何的進步，那幾個刻工，細緻的地方，直到得三五寸之間可

以容得十幾個人馬，個個鬚眉清晰，衣衫的襞痕一條條都可以看出，粗笨的地方，是刻的一堆一堆的大山，粗粗幾縷遠水，却覺得逸韻無窮，如看王石谷，八大山人的名畫一樣。他委實的爲這部書所迷戀住了。但外面是毫不露，怕被夥計看出他的強烈的購買心，要任意的說價，裝腔的不賣。

『書倒不大壞；不過都是玩玩的書，沒有實用，』他懶懶的裝着不大注意的說着。

『雖然是玩玩的書，近幾年買的人倒不少，書價比以前貴得好幾倍了呢。』夥計道。

『李卓吾的浣紗記多少錢？那幾部多少錢？』

夥計道：『老板吩咐過的，您老人家是老交易。不說虛價。浣紗記是五十塊錢，隋唐演義是三十塊錢，隋煬豔史是八十塊錢，笑史是五十塊錢……』他正要再一部的說下去，仲清連忙阻擋住他道：『不必再說了，那些我不要。』

『價錢眞不貴，不是您老人家，眞的不肯說實價呢。賣到東洋去，浣紗記起碼值得一百塊錢。隋煬豔史起碼得賣個兩三百塊……。』

仲清心裏嫌着太貴，照他的價錢計算起來，共要二百塊錢以上呢。一時那裏來這許多錢去買！且買了下去，知道宛眉一定又要生氣的。心裏十分的躊躇着，手不停的翻翻這本，翻翻那本，很想狠心一下，回絕那個夥計說，『我不要買，請送給別人家去！』却又委實的捨不得那幾部書歸入別人的書室中。躊躇了好一會，表面上是假飾仔細的在翻看那些書，實則他的心思全不注在書上。

夥計站在他旁邊等候着他的回話。

『這幾部書都是一點也不殘缺的麼？沒有缺頁，也沒有破損麼？』他隨意的問着夥計。

『一點都沒有，全是初印最完全的。我們店裏已經檢過了，一頁也不缺。缺了一頁，一個錢都不要，您老人家儘管來退。您老人家是老交易，一點也不會欺騙您老人家的，您老人家放心好了。』

『那末，把這三部書的頭本先放在這裏吧。』說時，他把浣紗記，隋唐演義，隋煬豔史另放在一邊，『其餘的你都帶回去。價錢，我停一刻去和你們老板面議，還要去看看全書。』

『好的，好的，』夥計帶笑的說道，好像他的交易已經成功了，『請您老人家停一刻過來。價錢，老板說是一定不減的。這部笑史也給您老人家留下吧，這部書很少見的，有人要拿去做石印呢。』夥計拿起笑史也要把牠在浣紗記諸書一堆。他連忙搖頭道：『這部我不要，沒有用處，你帶給別人家看吧。』夥計縮回手，把牠和其他揀賸的書包在一個包袱中，說着『再見，您老人家』可去了。他點點頭，仍舊坐下去辦他的公事，心裏十分躊躇着買不買的問題。

他的妻宛眉因爲他的浪買書，已經和他爭鬧過不止幾十次了。

『又買書了！家裏的錢還不夠用呢。你的裁縫賬一百多塊還沒有還，杭州的二嬸母窮得非凡，幾次寫信來問你借幾十塊錢。你有錢也應該寄些給她用用。却自己只管買書去！現在，你一個月，一個月，把薪水都用得一文不賸，且看你，一有疾病時將怎麼辦！你又沒有什麼儲蓄的底子。做人難道全不想想後來！況且，書已經有了這許多了，』她說時指着房間的七八個大書架，這間廂房不算小，却除了臥床前面幾尺地外，無處不是書，四面的牆壁都被書架遮沒着，只有火爐架上面現出一方的白色。『房間裏都堆得滿滿的了，還買書，還買書；看你把牠們放到那裏去？』她很氣憤的說着，『下次再買，我一定把你的什麼書都扯碎了！』她的牙緊咬着，恨恨的頓一頓足。

他低頭坐在椅上，書桌上放着一包新買來的書，沉默不言，任她滔滔的訴說着。

『這些書都是要用的，才買來。』他等着她說完了，抗辯似的回答了一句，但心裏却十分的不安，他自己懺悔，不該對他的妻說不由衷的話；他買的書，一大半是隨意的購買，委實不是什麼因爲要用了才去買的。

『要用，要用，只聽見你說要用，難道我不曉得麼？你買的都是什麼小說，傳奇，這些書翻翻而已，有什

麼實用！』

你怎麼知道沒有用？我搜羅了小說是因爲要做一部，「中國小說考」，這部書還沒有人做過呢。』

他的妻氣漸漸的平了；『難道別處都沒有地方借麼？爲什麼定要自己一部一部的買？』

『借麼？向那裏去借？那末大的一個上海，那裏有一座圖書館給公衆使用？有幾家私人的藏書室，非極熟的人却不能進去看，更不用說借出來了。況且他們又有什麼書？簡直是不完不備的。我也去看過幾家了，我所要的書，他們幾乎全都沒有。怎麼，不要自己去買呢！唉！在中國研究什麼學問，幾乎全都是機會使他們成功的。寒士無書可讀，要成一個博覽者眞是難於登天呢！』他振振有詞的如此的說着，他的妻倒弄得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不過爲了做一部書而去買了那末多的書來，也實在不合算。書店買不買你那部書還是問題，即便買了，三塊錢一千字，二塊錢一千字的算着，我敢担保定你買書的花的錢是决計撈不囘來了，工夫白費了是當然！』他的妻懇摯的勸着。

『我也何曾不知道。他們亂寫了一頓，什麼詩，什麼小說，出了一二部集子倒立刻有了大作家的稱號，一般靑年盲目的崇拜着，書舖裏也爲他們所震嚇，有稿子不敢不買了。辛辛苦苦的著作却什麼幸運都沒有遇見。唉！世間上的事都是如此。誰叫得響些誰便有福了。以後，再不買什麼撈什子的書了，讀書買書有什麼用！』

『非必要的書少買些就好了，何必賭咒說不買書呢。別人的事不去管他，你只自己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他的妻安慰着他說。『不過，你說的話眞未見得靠得住的。現在說一定不買。你看不到幾天，一定眞又要一大包一大包的買進家了。』

他被他的妻說着了眞病，倒說得笑起來了。

不多幾天，他又買了一大包的書囘家了。一大半是隨手的無目的的買來的。他的妻見了，又生氣起來；

『你眞的一個錢在身邊也留不住，總要全都送了出去才安心！家用沒有了，叫我去想什麼方法。你却又買了一大包的書回來！』她氣憤憤的從架上取了一本書拋在地上，『一定要把他們都扯碎了。才可出我的一口氣，』說着，又拋了一本書在地上，却究竟不忍實行她的扯碎的宣言。他伏下去一本一本的拾起來，仍舊安放在架上，心裏却也難過起來，暗暗的恨着自己太不掙氣了，太無決心了，太喜歡買書了，買了許多不必用的書，徒然擺在架上裝裝樣子，一面却使他經濟弄得十分窮困。他嘆了一口氣，自己怨艾着，他的妻坐在椅上默默的無言。兩行淸淚掛下她的雙頰。他走近她身邊，俯下身去，吻她的髮，兩手緊握着她，懺悔說道：『眞對不住，眞對不住，又使你生氣了！我實在自己太無自制力了。見書就買，累你傷心。我心裏眞是難過！下次決計再不到書店裏去了。』他又咬着牙頓一頓足的誓道：『下次再去的不是人！』他的妻仰頭望着他，雙眼中淚珠還滿盈盈的。

像這樣的，一年來不止有幾十次了。仲清好買書的習慣總是屢改不悛。正和他的妻宛眉打牌的習慣一樣。

『你少買書，我就少打牌。』

『你不打牌，我也就不買書。』他們倆常常的這樣牽制的互約着，却終於大家都常常的破約，沒有遵守着。

現在，仲清要買的書，價錢太大了，他身上又沒有幾塊錢賸下。買不買的問題，總在他心上繚繞着。這一天，恰好宛眉又被她五姨請去打牌了，他又得空到天一書局去走一趟。老板見了他來，很恭敬的招呼着他，剛才送書來的夥計也在那裏，連忙端了一張凳來請他坐，又送了一杯茶來。

『您老人家請坐用茶，我到棧房裏拿書給您。』那個夥計說着出店門去了。

『這幾部書眞是不容易見到。我做了好幾十年的生意了，還不常遇見。隋唐演義賣出三部，李卓吾批的浣紗記只見過一次，那樣好的隋煬豔史却簡直未曾見過。不是您，眞不叫送去看。趙三爺不知聽見誰說，剛才跑

來，要看這幾部書，我好容易把他回絕了。劉鼎文也正在收買這些小說奇傳。不過他們都是買去點書架的，不像您是買去用的。』老板這樣的滔滔的說着。

『那幾部書倒委實不壞，不過你們的價錢未免開得太大了。』

『不大，不大。不瞞你說，不是您老主顧，眞的不肯說實價呢。這種書東洋人最要買，他們的價錢眞出得不低。不過我們中國的好東西，不瞞您說，我實在有些不願意使他們流入異邦。所以本店不大和東洋人來往。不像他們，往往把好書都賣給外國人了。像他們那末樣不知保存國粹的做着，不到幾十年，恐怕什麼宋版元鈔，以及好一點的小說，傳奇，都要陳列在他們外國人的家裏去了。唉，唉，可嘆！可嘆！』老板似乎很感慨的說着，頻頻搖着他的光頭。

仲清不好說什麼，只默默的遙矚着對面架上的書。慢慢的立起身來，走近架邊，無目的的翻翻架上的書，又看看他們標着的價目。

夥計抱了一包的書回到店裏來，『你老人家請來看，一頁缺殘也沒有，只有一點蟲蝕的地方。不要緊，我們會替您老人家修補好的。』

他一本一本的把這三部書都翻了一遍，委實是使他愈看愈愛。隋煬豔史上還有好幾幅很大胆的插圖，是他向未在別的書圖上見過的。每本書，邊框行格都是完完整整的，並無斷折，一個個字都是鋒棱鋼利，筆畫清晰，墨色也異常的清濃，看起來非常的爽目。一頁一頁的似乎伸出手來，要招致他來購買牠。他心裏強烈的燃着購買的願望，什麼宛眉的責難，經濟的籌劃，他都不計及了，然他表面上却仍裝出可買可不買的樣子。

『書實在不壞，只是價錢太貴了，不讓些是難成交的。這種玩玩的書，我倒不一定要買，如果便宜了，便買；貴了，犯不着買，只好請你們送到別家去吧。』

老板道：『價錢是實實的，一個也不能讓。不瞞您說，隋書演義我是花了二十五塊錢買下的，浣紗記是我

花了四十塊錢買下的，隋煬豔史卻花了我五十塊錢，都是從一個公館裏買來的。除了我，別一家眞不肯出那末大的價錢去買他們的。我辛苦了一場，二三十塊錢，您總要給我掙的。這一次您別讓價了。下次別的交易上，我們吃虧些倒可以。這次委實是來價太貴，不能虧本賣出。』

他明曉得禿頭老板說的是一派謊話，却不理會他，假裝着不熱心要買的樣子，說道：『那末，請你的夥計明天到我公事房裏把頭本拿去吧。太貴了，我買不起。』

老板沈下臉，好像失望的樣子，說道：『您說說看，能出多少錢？』

『一百塊錢，三部書，隋煬豔史要襯訂過。』

老板搖搖頭道：『不成，不成，實在不夠本錢。我本沒有向您要過虛價。對不起，請您作成了我，不要讓價了。大家是老交易，不瞞您說，有好書我總是先送給您看的。』

他很爲難，想不到老板這樣強硬，知道價是一定不能多讓的了。

『那末，多出了十塊錢，一百十塊，不能再多了。我向來是很直爽的，不喜歡多講價。』

『是的，我曉得您。不過這一次委實是吃虧不起。您是老主顧，既然如此，我也讓去十塊錢吧，一共一百四十塊。不能再吃虧了。』

他懶懶的走到店門口，跨足要到街上去。心裏卻實實的歡喜這幾部書，生怕被別人搶奪去了。『我再加十塊錢，一共一百二十塊，不能再加了。』

『相差有限，請你再加十塊錢，一百三十塊，就把書取去吧。』

他知道交易可成了，只搖搖頭，仍欲跨出店門，『一個錢也不能再加了，實在不便宜了。』

老板道：『好了，好了，大家老交易，替您包好了，隋煬豔史先放在這裏，訂好了再送上。』

夥計把隋唐演義，浣紗記包好了遞給他，說道：『我替你老人家叫車去，是不是回家？』

他點點頭。夥計叫道：『黃包車，梅格路去不去？多少錢？』

今天錢沒有帶來，隔幾天錢取來再給你吧。』他對老板道。

『不要緊，不要緊，您隨便幾時送下都可以。』老板恭敬的鞠躬一下，幾乎有九十度的彎下，光光的禿頭，全部都顯現出；送到門口，又鞠躬了一下，看他上車走了才進去。

他如像從前打得了一次勝仗，佔了敵國一大塊土地似的喜悅着，雙手緊緊的抱着那一包書。別的問題一點也沒有想起。

他到了家，坐在書桌上，只管翻閱新買來的幾部書，心裏充滿了喜悅，也沒有想起他的妻在外打牌的事。平常時候的等待時的焦悶與不安，這時如春初被日光所照射的殘雪，一時都消融不見了。『實在買得不貴，』他自想着。

閱了許久，許久，才突然的想起了經濟的問題。『怎麼樣呢？一百二十塊錢，一塊都還沒有着落呢！』他時時的責怪自己的冒失，沒有打算到錢，却敢於去買書。自己暗暗的苦悶着後悔着，想同宛眉商議。又怕她的生氣，責備。

他從來沒有開口向過人借錢，這時却不由得不想到『借』的一條路上去了。這是一條唯一的救急的路。向誰去借呢，叫誰去借呢？他自己永沒有向人開口過，實在說不出，只好請宛眉去。這一次已經買了，總得還錢，挨些氣也無法。叫她到五姨那裏去借，五姨沒有，再向二舅去，總可以有，『唉，這樣的盤算着，眞是苦惱！下次再不冒失去買書了！』

懶懶的在燈下翻着新買的書，担着一肚子的憂苦，怕宛眉回來聽了，要大怒起來，不肯去借。

嗒，嗒，嗒，門環響着，他知道是他的妻囘來了。他心臟加速的猛烈的跳着。『蔡媽，開門，開門！』他的妻如常的叫道。

芬如閂了門，她匆匆的走進房，見他獨坐在燈下，問道：『清，你還沒有睡？在看書麼？』他點點頭，懷着一肚子鬼胎。她走近他，俯頭吻了他一下，回頭見桌上放着一堆書，問道：『你又買了書麼？』他點點頭，心裏撩亂起來。

『多少錢？你昨天說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了，怎麼又有錢去買書？是賒賬的麼？千萬不要在外面賒賬！你又沒有額外的收入，這一筆賬怎麼還法？唉！又買書！』見他呆呆的如有所思的坐在椅上，一句話不響，便着急的再追問道：『怎麼不說話？是不是賒賬買來的？回答一聲說：『不是』，也可以使我寬心些！』

他心上難過極了，如果有什麼地洞可逃，他一定逃下去了。她見他仍舊呆呆的坐在椅上不言語，便顫聲的說道：『唉！你還是不說話！想什麼心事！是不是賒賬買的？請你告訴我一聲！說，「不是」說「不是！唉！」』

他硬了頭皮，橫了心，搖搖頭。她喜悅的說道：『那末，不是賒賬的了。是不是？』他點點頭。她向前雙手抱着他，說道：『好的清，我的清，這樣才對！買書不要緊，有多餘的錢時可以去買。千萬不要負債！』

他沈默着，什麼話都說不出口。

全夜在焦苦，追悔，自責中度過。

第二天清早，他起床了，他的妻還在睡。他們沒有說什麼話。午飯時，他回家吃飯。飯後，坐在書桌上翻閱昨夜買來的隋唐演義，一面翻着，一面想同他的妻說話，遲疑了半天，才慢吞吞嚅囁的說道：『你能否替我到五姨那裏借一百二十塊錢來？這幾天我要用。』他的眼不敢望着她，只凝視着書頁，一面手不停的在翻着，雖然假裝着很鎮定，心却撲撲的跳着，等待她回答。

『什麼用，借錢？你向來沒有問過人借錢。』她詫異的問。

他不聲不響，手不停的翻着書頁。

『什麼用要借錢？你說！不說用途，我不去借。』

他只是不聲不響，眼望着書頁。

『曉得了，是不是要借去買書，還書店的賬？除此之外，你不會有別的用途。』

他點點頭，等候她的責備。眞的她生氣起來，把桌上的書一本一本的抛在地上，『一天到晚只想買書！這個癖氣老是不改，我已不知勸說了多少次了！唉，唉！最好把飯錢房錢也都買書去，大家餓死就完了，』她伏着頭在桌上，聲音有些哽咽。他心裏很難過，俯下身去拾書，說道：『不要把這些書糟蹋了，價錢很貴呢。』

她抬起頭來問道：『多少錢？是不是借錢就去買這些書？』

他點點頭，承認道：『是的。』把一本書拿到她面前，指點給她聽，『共買了三部書，實在不貴，一百二十塊錢。你看，這些畫多末工緻！如果我肯轉賣了，一定可以賺錢。』

她不聲不響，接過了書翻了一會。她的眼凝注着他的臉，見他愁眉不展的樣子，心裏委實不忍。她的氣平下去了，嘆了一口氣道：『爲了買書去借錢，唉，下次再不可如此了。沒有錢便不要買。欠賬是最不好的事！這次我替你去借借看。五姨也不是很有錢的，姨夫財政部裏的薪水又幾個月沒有發了。能不能借來，還是一個問題呢。』

他臉上露出一線寬慰的笑容。『五姨那裏沒有，二舅那裏去問問，他一定會有的。』

『你下次再不可這樣冒失的去買書了。』她再三的吩咐着。

他點點頭，不停手的在翻着書頁。似乎一塊大石已在心上落下。

（原載家庭的故事，開明版）

舟中

黎烈文

一個四月的晚上，我由漢口搭船到上海來。我家並不在漢口；漢口祇是我由家裏到上海的一個轉船的地方。我每回由家裏出來，總是坐一晚火車到漢口；因爲漢口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就不得不去投那最狡滑的人——湖北人開的旅館。在旅館住不上一天，再換坐江輪，繼續我那枯寂的旅行，一直到上海止。這種情形差不多每回一樣，雖然我最厭坐輪船，但是除掉坐輪船以外，實在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把我由漢口載到上海了。

我上船時，還祇六點多鐘，統艙雖已擠滿，房艙裏却是狠稀的。一個茶房把我引進一間還沒搭客的房艙，房內上首和左邊各有兩個鋪位，一上一下的安着，雖然不狠寬舒，到底沒有統艙裏那種臭氣了。我爲起身方便起見，揀了左邊的下層鋪位。茶房給我把被蓋打開，行李安置妥當，我便倒身就睡。這時外邊雖然人來人往，擾攘得不堪，我這間艙裏却特別清靜。我看一看那盞嵌在壁間的電燈，又望一望房的周圍，這小小的新的環境，倒眞像別有天地呢！

過了一會，船上的客人漸漸多了。將近九點鐘的光景，我這艙裏也添了兩個客人。他們是一男一女。男的年紀四十上下，鄉紳打扮，樣子倒狠忠厚。女的却年輕多了，看去至多不過二十四五，衣服雖不十分華麗，但狠大方，合着她那苗條的身子，俊俏的面龐，自然是狠令人注意的。他們剛進來的時候，都忙着安置行李。稍停，才把鋪蓋鋪好，女的揀着正面的下層鋪位，男的也就指定那個上層。事情稍爲清楚了點，女的坐着柔聲喘氣。那男子却急忙在網籃裏拿出一根煙袋，呼呼的大抽水煙；隨後對我笑了一笑，問我尊姓大名，開始攀談。

女人先時看着我狠生分似的，後來講起都是同鄉，便也跟着談笑起來，好像熟人一樣。

那男子說他姓何；女人是他的嫂子。她是福州人，有十年不曾囘娘家了，這囘是他老兄特為請他送她囘去的。我當時心裏雖疑他竟有一個這樣年輕的嫂子，但是又不便問他，祇好東拉西扯，說些別的閒話。船是十點半鐘啓椗的，我們却談到一點鐘才睡。何先生爬上鋪去，不到五分鐘就哼哈哼哈的鼾呼起來：只我和他嫂子儘睡不着。我平常本是狠貪睡的，從沒有上牀十分鐘還不合眼的道理：可是今晚却不然了，越是想睡，倒越睡不着，心裏像失了什麼東西似的，只管在鋪上轉來轉去。

這時何太太的頭，離我的頭遠不到五寸。因為我們都是睡的下層鋪位，兩個鋪位在一個水平線上，一橫一直的凑合着：要不是被鋪邊隔開，她那螓首怕還會頂到我的懷裏來呢！先是我猜她一定會睡在那頭的：及她睡的時候竟向我這方面倒下來，這眞使我十分驚異了。我雖向來沒親近過婦人，但是現在却被婦人的髮香薰醉了；同時我又得到一種非常的感覺，我自己也分不出這感覺是苦是樂，我祇覺得我的體溫漸漸增高了，我滿肚皮充滿着就要爆發的潛熱了。我雖竭力抑制自己，但是她却偏要目不轉睛的望着我，有時還帶笑說道：『你也睡不着！』這眞使我更為難了，我的自治力幾乎要失敗了：後來我沒法，祇好死勁把眼睛閉住，又把被子蒙頭蓋着。因為天氣狠熱，竟出了一身臭汗。

第二天早上祇有五點半鐘，就聽得船上敲起噹噹的鑼聲。我連忙起來，不料何太太也老早醒了，她見我起來，也跟着起來。我糊亂把臉洗過，也沒和她說話，就拿着我隨身帶的一把番布椅子，又在網籃裏面信手抽出一本書來，踉踉蹌蹌的跑到船尾，想靜坐看一看書。豈知我取書的時候，沒有留心，竟拿着一本羅素著的「戰時的正義」（Justice in War Time），看不到兩三頁，覺得沒有趣味，厭氣起來，心裏本來狠慌，這時就更亂了。呆呆的坐在椅上，望着兩岸忽而山嶺，忽而平野，忽而一個叢生着蘆葦的沙洲，這種種景緻，在上海住久的時候，常常想念的，這時不過一瞬就過去了，並不覺得稀奇。過了一會，我實在忍不住了，正想進去，恰巧

何太太已走出來了。她望着我笑道：『太用功了，會成書呆子罷！』我也笑了一笑，起身把椅子讓給她坐。她毫不客氣的坐上，在我手裏把書拿過去翻了一翻，說道：『原來是洋書！現在眞奇怪，無論什麼人都喜歡讀洋書，我看洋書讀起來嘰哩咕嚕有什麼好聽？』我這時正傍着椅子，站在她的旁邊，看着她那剛才梳好的頭，眞是髮光可鑑！另外還有一種像粉又像香水的氣味，由她的頸上一直冲到我的鼻裏。咳！要是這時沒有旁人的監視，我怕已經彎下去親了她呢！

她回頭看見我正在那裏「飽餐秀色」，倒不好意思起來，把書擲到我的懷裏，笑說道：『眞是呆子！書呆子！』站起身來又道：『快吃飯了，進來罷！』我笑着點了點頭，携着椅子跟她回到房裏。這時她那位老叔子方起來不久，正在那裏張着大嘴，哈浪哈浪的嗽口，一見我們進來了，連忙說道：『吃飯的時候，你們倒跑到外面去了！』我初聽這話，心裏吃驚，怎麼他竟干涉我像自家人一樣？後來一想，這是他的脾氣，倒也好笑。

九點鐘吃過粥了。一個茶房走進來問我們打牌不，說外面有一桌牌還缺一脚。恰巧剛才何老先生同我們講，想得牌打，就有人來邀，眞是正中下懷了。連忙在提箱裏拿出幾塊洋錢，又囑咐他嫂子和我，小心扒手，不要出去，便喜孜孜的跟着茶房走了。

十點半鐘的時候，船到九江，我本要上坡去走走的，因爲何太太說一個人在船上寂寞，祇好陪她坐着。這時許多小販傍着艙門竄來竄去，叫成一片。一個賣磁器的，挑着一擔磁器放在門口，問我們買不。她走近去揀了兩個小刨花缸子和兩個肥皂盒子，那經紀要代價大洋一元，她卻祇肯出小洋八角，講來講去彼此不肯相讓，她就使氣不買了。經紀走後，她和我說道：『磁器還好，就祇價錢太貴了。做小生意的人，也這樣固執！』我聽了這話，忽然發生一個墮落的念頭，急忙跑去尋那小販，恰值這小販正要下船了，我也沒同他講甚麼，就給他大洋一元，買了剛才何太太選中的那幾樣磁器。回到艙裏，她很驚異的看着我道：「怎麼？你也看上這個！」我笑着把磁器遞在她手裏，說道：『因爲你喜歡呢！我買着送你的，切莫嫌棄！』她先還疑我是誑她的，後來

見我態度誠懇，也就狠歡喜的接受了。我這時躺在鋪上，心裏眞是說不出的快樂。因爲用禮物去媚一個陌生的婦人，這還是頭次呢！

十二點半鐘船由九江開行。一點鐘午餐，着茶房去催了兩囘，才把何老先生叫來。我們三個人一塊吃着，她帶着許多路菜。這時都拿出來擺在桌上。何老先生儘着報告他的牌況，什麼白板同發財對碰啦，什麼單吊紅中啦，瑣瑣碎碎的說着，對於我和他嫂子的交誼，却一點也不注意。飯剛吃完，嘴唇一抹，又抱着水煙袋急忙跑去了。

這時房裏仍舊祇我和何太太兩人：我睡在番布椅上，她坐在鋪上。我因見她時常愁眉不展，又想着她的小叔子已經這大年紀，那麼她的丈夫不曉得更要怎樣衰老？她究竟爲什麼嫁着一個異鄉老漢？這種種問題縈懷着。再也忍不住了，我更冒險問她道：『你是福建人，却怎麼嫁到湖南呢？』她聽了這話，已經懂得我的意思，狠坦白的告訴我，說她父親是個秀才，但是家裏狠窮。她十五歲的時候，有個親戚給她做媒，說有一個營裏的哨官，是湖南人，年紀雖然大點，已經四十歲了，但還不曾娶過。並且在福州置有田產，以後是不囘湖南的。她父親聽着一面之辭，毫不考慮就把親事議妥了。成婚一年，就碰着革命，在福建的湘軍多被解散，她丈夫也就閒着沒事。以前她父親誤信媒人的話，說她丈夫在福州置有田產，其實一點積蓄也沒有。所以坐吃山空，不到半年就精光了。

這時她丈夫忽然要囘湖南去，說家裏有祖遺產業，可以過活；並且湖南熟人很多，謀事比較容易點。她當時因爲生米已成熟飯，自然不能不跟着他走。不料到了湖南，才曉得她丈夫却是一個已有妻室的人。她受了騙，被他們逼着降做側室。初時她丈夫還狠愛她；後來因她沒有生育，加上正妻的種種挑撥，於是一天疏遠一天，到現在竟是「視若寇仇」了。這囘打發她囘去，表面雖說是送她囘去省親，其實就是大歸呢！她說到這裏，狠悽楚的哭起來了。她又說她的一生被她丈夫蹧蹋了；就是以後他仍叫她囘去，她也決不再去了。她這樣

說着，使我也不禁哭了。我要找幾句安慰她的話，却茫茫的不知從何說起。

她見我陪她流着眼淚，倒有點奇異起來，她像是懷疑世間竟有這樣深摯的同情者。但是後來她相信我了，她雖沒說甚麼，我却很能看出我這幾滴眼淚已經滴到她的心的深處了。她把自己眼淚浸透的手帕遞給我，我接着揩過。我對她說道：『你要曉得！你以前的痛苦，都是因你自己不能獨立，以致被人拿做物品一樣任意使用。過去的不必說了，將來呢，你如果想要挽救你那被刼的餘生，那就純看你自己的努力如何。你一定要維持自我的尊嚴，脫離任何人的支配。換句話講，就是自己領有自己，不被他人使用；然後發揮你的自由意志，去企圖幸福。』她聽着這些說話，不大了解，問我甚麼叫做自由意志。我給她解釋道：『打個簡單譬喻：假若你以後想要再嫁，那你就只管找着那個你所愛嫁的人去再嫁；至於你的父母贊成不贊成，社會上非笑不非笑，都是不相干的，都不必顧慮。假若你以後願意獨身，那你就實行獨身；如果你的父母——或是無論何人——來使犯你，你都要拚命抵抗，不受半點勉強。是這樣做去，你才能得到眞正的快樂。』她默默的把我的話思索了一會，問我道：『萬一我的力量薄弱，竟不能實行我的自由意志，那又怎樣呢？』我這時不曉得甚麼胆子，竟狠快的答道：『那就只好自殺。因爲我們可以犧牲我們的生命，但是不能犧牲我們的自由意志。我們與其忍辱偸生，被人蹂躪，那還不如一死了當呢！』

她又哭了。他聽着我的話，越發傷感起來了。這時我也懊悔着，不應該拿這些危險的事情去教唆一個可憐的被掠奪的婦人喲！我當下安慰她說：『哭泣是無益的。你還是自己保重身體，去做你所應做的事罷！以你的年紀，將來還狠有希望咧！』她噙着兩泡眼淚，痴痴的看着我，也沒說出甚麼。反正我倒驚異起來，我覺得除非我離家的時候，或是剛從遠方囘家的時候，母親是這樣眼淚汪汪的看着我外，沒有第二個人像她這樣懇切的注視過我了。咳！我這時眞發瘋了。我覺得她像我的母親，但又覺得有點兩樣。我想投到她懷裏，却被一個無形的人拖着，好像對我說：『這是做不得的，這是一樁危險的事情！』我眞是弱者啊！我竟屈服在禮教的權威

底下。

我們臉對臉的靜坐了一會，各人腦袋裏都裝滿着神祕，她不能了解我的玄想，我也不能窺見她的心思。後來我因聽見茶房高叫：『安慶到了！』方才從這性的催眠裏醒覺轉來，我把手上的錶一看，已經五點鐘了。這時從窗內望去，已經看見城市的影子了。我趁這機會對她說道：『到外邊去走動走動罷，已經到了安慶呢！』她深深的歎了一口氣，便起身跟着我走。我們跑到船尾上，望着那個有名的寶塔王的尖頂越走越近，及至可以看見寶塔全體的時候，船已到了安慶城下了。但是並沒傍岸，只在江中停輪幾分鐘，乘客上下，都用駁船，看他們在洶湧的波濤裏面搖來搖去，眞有些擔心啊！

船繼續開行後，艙面的人都走進裏邊去了；祗我和她兩人尚留在船尾。我們同伏在船欄上面，先還彼此離開站着，後來不曉得怎樣，竟漸漸的挨近起來，至於肩膀靠着肩膀了。這時我感受得一種愉快的溫暖，從她的身上一直傳到我的心裏，使我髣髴像酒醉了一般。她呢？也雙頰紅紅的發熱起來，顯出一種病的狀態了。正在這奇怪而有趣的時候，恰好茶房跑來請吃晚飯，我們便一同囘到艙裏。只見那位何老先生已經迫不及待，狼吞虎嚥的先自吃着了。我們進去，他好像沒有看見一樣；我問他輸贏如何，他也一聲不響，祗微微的笑着，表示一種得意而驕傲的樣子。他嫂子對我說道：『他別的事情雖然老實，但是打起牌來，十囘倒有九囘是贏錢呢！』我這時因爲另外想起一宗心事，便帶笑說道：『話雖這樣，但是還是早點收場好罷？當心上當呢！』不料這位老氣橫秋的何老先生聽着這話，便大不服氣起來。他大約誤會我是有意輕視他的，急急把飯吃完，在懷裏掏出幾張鈔票給我看道：『我，上當！上什麼當？你不信，看罷！晚上還有十六圈呢！我包管還要贏這麼一倍。』我聽着這話，着慌起來，趕快問道：『還有十六圈！難道你今晚不要睡嗎？』他狠瞧不起的看了我一眼，『高興還要打二十圈呢！睡！睡！睡在這裏飽臭蟲！』

我笑着，還要想法子把他阻住，他已經掉頭不顧的走了。何太太怕我生氣，對我說道：『他老是這樣夾生

的，你同他爭論什麼！走開不好嗎？我們總少受點烟臭。』我這時默默的坐着，心裏奇怪她竟有這樣懵懂的念頭；她不覺得我們就要發生的危險，想法子留住這個罪惡的制止者，倒還望他走開，這真是何等糊塗！後來我又轉念一想，她說不定還是想要利用這個機會來引誘我啊！唉，這時我眞困難極了！我想到外面去避過這麼一晚，但是避到那裏去呢？統艙裏面是臭惡不過的，並且也插針不進了；別的房艙呢，也都住滿了。想來想去，這眞沒有法子。後來我祇好決定搬到上層鋪位去睡。我想，祇要不嗅着她的脂粉香氣，總多少可以減少一點興奮罷！

剛到七點鐘我便嚷着要睡，她說：『慢點睡罷！我們還好談談呢！』我不過笑了一聲，却動手把行李往上層鋪位搬去，搬完了行李便睡。她起初呆呆的望着我，後來到底忍不住了，她倒在鋪上哭起來了。我這時就再狠心些，也免不得要軟化了。我連忙跳下來，假意問道：『甚麼！又哭甚麼？』我問了幾聲，她毫不理會，却只顧哭着。眞利害啲！女人的眼淚眞比王水還要利害啲！我被她這一哭，竟弄得手足失措，也不顧這些那些，大胆的坐到她鋪上去了。我把她搖着，問她究竟爲甚麼哭泣。過了好久，她才憤憤的說道：『問甚麼呢？我已經爲一切人所厭棄了。你再避遠些罷，我身上又臭又有毒呢！』我聽了這話，不覺失笑起來，我說：『你別多心罷！我因爲底下空氣不大流通，才睡到上面去的。既是這樣，我仍舊睡在下面好罷？』我一邊說着，一邊就把被蓋搬囘原鋪。這時她仍不住的嗚咽着，我性急不過，竟忘記自己和她是甚麼關係了，伸手在面盆裏找着一條毛巾，爬上鋪去強迫揩她的眼淚，這麼一來，她忽然笑了，我便兩手一軟，……………

天啊！我到底被什麼鬼迷了心呢？我竟幹出這樣破天荒的事情——欺負一個同船的不相識的婦人。我明知這是一個罪惡的衝動，却終不能自己制止。咳！懺悔啊！我眞無窮盡的懺悔啊！但是這又有什麼用處呢？我雖跳到太平洋裏，又那裏能夠洗去這一生的汚點呢？我這時睡在自己的鋪上，我的心像皮球一樣的在胸裏跳上跳下。已失去的靈魂，也跑囘來了，她把我責備得眞難堪啊！我囘頭望她一下，我的眼淚就更像泉水一樣的湧出

來了。

在這獸性凱旋的時候，她却不啣一聲的睡着，她睁着眼睛看我，像是怨恨，又像是憐惜，或是別有感觸罷？但我却無論如何沒有這樣胆子看她，因爲我慚愧着呢！她後來像有什麼决心似的，坐起來對我說道：『哭甚麼呢？你難道比我還懦弱嗎？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辦法呢？話不成就是這樣完結嗎？』我聽着這話，也沒回答她，我祇靜靜的想着：『難道我們還要做出甚麼更大的罪惡嗎？難道我們這樣沉淪還不足算嗎？』她見我一聲不響，便把我搖了一搖，又接着說道：『你不是勸我發揮甚麼自由意志去企圖幸福嗎？我現在就實行你的辦法如何？』

咳！有甚麼事情能夠比這個還使我驚懼呢？我曉得她要企圖甚麼幸福呢？恐怕就把我的頭顱割下來也不敢問她啊！但是她繼續說道：『你不是說你還不曾……？我曉得你是狠憐惜我的啊！請你給我想想法子罷！我現在不願囘福州去了呢！』事情就弄成這樣嚴重了，她竟提出這樣要求來了。但是，咳！這個是我所能承認的嗎？我能夠和一個年紀比我大而一切不如我的婦人——並且是一個被人拋棄的婦人——去營共同生活嗎？無論我的雙親聽着會要氣得發昏；就是朋友們知道，恐怕也要說我是有神經病啊！不過我既不能滿足她的希望，那麼爲甚麼先要和她幹出那樣把戲呢？「始亂而終棄之」，我雖不顧她的利害，自己能夠問得過良心嗎？並且自己教別人脫離家庭和社會的束縛，同時又自己言行不能相符，這是何等可恥的矛盾啊！我被這兩方面極端相反的問題難着，自己都不能解决了。我既不願犧牲自己的地位，我也不願陷害一個可憐的婦人。我心裏想：『祇要除開這個，總還有別的兩全的法子罷？』但是想來想去，實在沒有別的主意。她見我儘不答應，她又哭起來了，她說：『你眞這樣狠心嗎？你忍得逼死一個已經給你損害的女人嗎？』咳，這是何等可怕的威逼喲！像我這樣懦弱的人，能夠忍受得來嗎？這時我祇好硬着頭皮答應道：『好罷！你要怎樣就怎樣罷！我是無可無不可的。但是，對不起，請你讓我安靜睡一下罷！橫直要後天才到上海呢！明天一天，明晚一晚，都好從長商議

咧！』她聽着這話，好像還不滿意，又逼着我問道：『那麼你是答應我了喲！是不是呢？』我做出十分要睡的樣子，祇在鼻子裏唔了一聲。她也不好再說，便轉身睡了。但是一個人遇着這樣關係終身的事情，那裏還有心睡覺呢？我祇躲在被窩裏整整的流了一夜眼淚；有時聽得她醒着歎氣，並且喊了我兩聲，像是要同我談話的樣子，但我卻再沒理她。

快要天亮的時候，那位何老先生回來了。看他滿臉怒氣，曉得他總上了當啊！他望了我們一下，我併做睡着。她也併做睡着。我這時心裏一半抱愧，一半卻是懷恨。我想他若不貪着打牌，我們在他監視之下，又何致鬧出這樣亂子來呢？

五點半鐘船到蕪湖了，我起來把臉洗過，站在船邊上看着那些搬夫運貨。這時招呼我們的茶房從我身旁走過，對我說道：『上岸去頑頑罷，這裏有一點多鐘躭擱呢！』我聽着這話，便信步走上碼頭。因爲心裏煩亂，昏頭昏腦的走着，也沒注意甚麼，好幾回幾乎被人撞倒了。在岸上徘徊了一會，直到船上的貨物看要運完，方才轉去。回到艙裏一看：何老先生好夢方酣；她雖醒着，也還不曾起身。見我由外面進來，便問我到了什麼地方。我這時好像偷兒見了失主一樣，心裏又慚又懼，也沒和她多講，祇說：『到過蕪湖了。』我剛坐上舖，她又爬近來輕輕說道：『你還有心去看熱鬧！你也不想想我們到底要怎樣行止呢？在上海你沒有妥當人家可以暫時把我安置嗎？』我連忙止住她道：『你那裏這樣粗心！你不怕他聽見嗎？』她笑道：『他已經睡死了，那裏就會聽到？』我說：『總要小心些罷！』這樣一來，她免不得有些顧忌，也就給我嚇退了。我倒在舖上思前想後，總覺得昨晚不該許她。我將因此墮落到無邊的孽海，永遠不得超脫。我想到這裏，我恐怖極了，我寧肯自己擔負一切罪惡，祇要和她不再發生那個關係。這時我的心眞不堪問啊！我祇顧及自己的前途，卻不管別人的危險。我打定了主意，「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我便一聲不響的睡下。

將近一點鐘的時候，茶房把午飯開來，告訴我們快到南京了。我這時心裏慌沉沉的，我想就要逃走，卻又

有點不忍。但是我一念到那個終身累贅，也就不敢稍微留戀。我糊亂用過了飯，何老先生睜圓着眼睛看着我說道：『怎麼？你今天臉色不大對呢！怕是有病罷？』我吃了一嚇，還沒囘答，他嫂子連忙給我遮飾道：『他也輸了錢呢！』何老先生面皮一紅，怒視了她一眼，也就沒往下說了。

一點半鐘船已到了南京。何老先生邀我們上岸去閒逛閒逛，我心裏喜歡極了，連忙答應。他嫂子說懶得跑路，不願上去；又對我丟了一個眼色，好像要我也莫上去。我曉得她是想留我在船上商量那個事情，所以我祇做不見，反拚命勸她到外面去走動一下。她無可奈何也就答應了，三個人走上碼頭不遠，見着一家酒館，我說：『我們上去吃杯罷？』何老先生說：『好！』便一同跑上樓去。剛才坐下來，我便故意在身上一摸，『啊，不好了！我忘記帶錢了！』她說：『不要緊的，我這裏有呢！』我笑道：『那有這個道理！請你們先用罷，我囘去一轉就來。』何老先生趕上來攔，却被我推開走了。

我一氣跑囘船上，把茶房叫來，我說：『我有急事，今晚就要趕到上海，請你快點給我收拾行李，火車就要開啦！』說完，給了他三元酒錢。他雖十分驚異，也就不好留難。行李收拾好了，我又在船上找了一家旅館的接江，要他招呼我去趁火車。

……………………

三點半鐘由南京開往上海的特別快車裏，有一個奇怪的客人，他呆呆的坐着，眼睛沒有看見一樣東西，耳朵沒有聽到一點聲響，他的心也冷冰冰的像沉在一個無底的深淵了。他現在雖然仍舊活着，其實在某個時候就已經死過了。他沒有良心，也沒有靈魂；他祇留着一個皮包骨頭的肉體。這肉體要到若干年後才得腐爛。

一九二二，五，一八——上海

（原載舟中，泰東版）

決裂

黎烈文

「哥哥啊！我上星期寄你的信，你沒有收到嗎？你爲甚麼不覆我呢？學校的會計員又向我催了兩回了，我是再也沒有話可以向他推說了！哥哥啊！你如果還不趕快的將款子寄來時，我再也沒有臉皮登在這裏了，我只好退學了！哥哥啊！你趕快，趕快替我想想法子罷！」

下午六點鐘，他很疲憊的由工廠走囘宿舍時，又接到他弟弟一封催寄學費的快信。

他確是一個血性而又有毅力的青年。他在一家印刷公司做排字，從早晨七點鐘到下午六點鐘，每天整整的要做十小時苦工。他自己雖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但他却願意將他辛苦賺來的工資，從他那十分可憐的艱苦的境況中節省出來，供給他弟弟去讀書。

他這次沒有趕早將學費寄給他弟弟，實在是沒有籌得到款子。因爲他每月收入的工資，僅僅只有二十元，他除吃飯住屋外，一個錢都不用，至多也只餘得八九元；而他弟弟每學期的學膳費共要五十元，他要竭半年之力，纔能夠積上。他一時既拿不出這一筆鉅款，他便想先向朋友借了寄給他弟弟，然後再按月拿自己的工資還朋友。但不幸他的朋友多是同他一樣窮，他便三元五元的拚湊，也怎麼都湊不上五十塊。他因此一直遲延着，不但款子沒有寄給他弟弟，連安慰他弟弟的信都耽誤着沒有寫。他不是不知道他弟弟在痛苦，在焦急，他心裏實在比他弟弟還要痛苦得厲害，焦急得厲害！

他這時接到他弟弟帶着怨意的來信，他不免稍有一點兒憤慨；他覺得他弟弟太不諒解他的苦衷了。但他再

細細的將那張信紙看了幾遍後，他又對他弟弟深厚的表同情。他覺得他弟弟沒有交納學膳費，的確是痛苦。同時他便回憶到從前自己沒有學費的苦況。

那時，離現在已經六年了，他還只有十五歲，正在他的故鄉S縣一個乙種實業學校裏念書。那個學校離他的老家只隔一條巷，但他沒有住在他老家，他却在學校寄宿。因爲他老家被他祖父和叔父盤踞着，他和他父母是早被他們趕出了。

他讀書的費用，本來是他父親担任的，後來因他父親在省城督軍署任祕書，眷上了一個很壞的妓女，要取回家來，他和他母親堅決的反對，以致將他父親激怒了，率性聽着那個妓女的唆弄，將妻子拋棄，連他每學期僅少的幾十元學費都停止供給。

開學後，一兩個星期沒有交學費，還不甚要緊，因爲像那樣暫時欠欠的也很多。但是等到一個月還沒交費時，那就免不得要受學校當局的冷臉了。若是一個月以上，兩個月三個月還沒有交費，那不說學校當局的冷臉受不下，便自己也會要過不去的了。

他記得他正要畢業的一學期，他的學膳費竟欠到三個月還沒交。他寫了不少的信給他的父親，但他父親半個字的答覆都沒有。他起初受會計先生的催問，後來便受校長先生的訓斥，最後竟弄到全校皆知了。——因爲一個學生在學校開課三月後，不要說學費。便連膳費都不交納一文的，這實在是罕見。

那時他眞再苦沒有了！他覺得所有的人都變得可怕，連向來幾位和他親近的師友，這時都在譏笑他，輕視他。他如同做了一宗不可告人的醜事，盡日的低着頭，簡直無面見人了。尤其使他痛苦的，就是每次吃飯時，他都覺得人家在向他嘲笑：『你不配吃飯喲！你沒有交納膳費喲！』到後來，他聽着吃飯的鈴聲，他便戰慄着。他和同學排隊走入膳廳時，他竟像一個待決的囚犯，他心中充滿着恐懼和悲哀；而他也因此每餐都沒有吃飽，只是匆遽的吞完一碗飯，便溜走出膳廳。

這時他住在學校裏，眞是如坐針氈了！但他因爲只有兩個月就可以畢業，他捨不得放棄那張一錢不値的文憑，他仍舊拚命忍耐着，一方面不絕的寫信去向他父親告哀。可憐他這時每晚睡在牀上不知流了多少的痛淚，常是濕透半個枕頭呢！

最後距離畢業祇有一月了，他那很心的父親，依然不肯將學費寄來。這時那位平日自命爲提倡平民教育的校長，便不再替他稍留餘地了，狠嚴厲的對他說，他如果再不將學膳費繳淸，便不准他受畢業試驗。

他得到這個可怕的警告，他心胆俱碎了，他知道再沒有法子延宕了，他只得向學校請了一星期假，親自到省城去找他父親。

這時他母親和弟妹，也都在省城住着。——他父親起初已經完全不顧他們了；後來禁不住許多親友的苦勸，才承認供給他們的伙食，叫他們住在一家小客寓。他到省城後，當然和他母親弟妹同住着。

他父親這時眞闊氣！每月在督軍署拿到二百元的鉅薪還不算，另外更有許多祕密的收入，平均一月至少可得五百元以上。但他父親心甘情願的將這些錢全數拿去獻給一個沒有良心的妓女，——後來拋棄他的妓女；却不肯分割少許給自己的妻兒。——他母親有一次向他父親討兩塊錢買布給小妹做寒衣，都被他父親刻毒的拒絕了。

他到省城後，一連三天沒有會着他父親，因爲他父親平時是絕不到那家小客寓來的，他雖然每天到督軍署去找他父親，但督軍署的門禁很嚴厲，他沒有徽章，不能直接走進去，只能在號房內探問，而號房內幾個倨傲的門役，却總是回答他：『X祕書不在署，你要會他，到高家巷蔡金玉家去好了。』蔡金玉就是他父親相好的妓女，那自然是他死都不肯去的了！

到第四天，他便對誓，無論如何都要會見他父親。他知道他父親晚上住在金玉家，但白天總得到督軍署一趟，他便一早就到督軍署守候。他在督軍署門外，從早上八點鐘，等到下午兩點鐘，足足等了六個多鐘頭，才

見遠遠一乘大轎裏，坐着他父親，後面兩個護兵跟隨着，一直向督軍署走來。他這時又驚又喜，也不顧忌什麼了，便迎上去大叫着父親。他父親在轎內瞪視他一眼，好像很出意外的樣子，隨即吩咐後面的護兵，將他帶進署內去。

他跟着護兵進了督軍署，在他父親一間小房內坐着，他父親見了他，顏色異常的可怕，開口就罵他：

『你爲甚麽叫我父親？我早就不認你做兒子了！你有那大的狗胆，竟敢教訓起老子，我怎麽還配做你的父親！』

他沒有話分辯；他不知要怎樣分辯好。實在他並沒有教訓過他老子，他不過曾經反對他老子納妾罷了。——但這是他不能向他老子認錯的，因爲他覺得這並沒有做錯。不過他也不願再和他老子反抗，因爲他現在惟一的希望，就是從他老子手中取得幾十元學費。所以他這時只好垂頭忍耐着，一聲都不響。

他父親見他不說話，便罵得越見起勁了。

『哼！哼！眞笑話！老子討小要你來反對！你們要反對金玉，我偏要娶金玉，看你們將我怎麽樣！哼！哼！不給你們手段看，你們也不知道老子的厲害！』

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眼內一陣昏濛，兩行淸淚便像泉水一樣湧出了。他不是在怨恨他父親，他是在怨恨他自己，——怨恨他自己沒有能力拯救他父親，使他父親早日脫離着罪惡。

他父親見他哭泣着，以爲他是悔悟了，便暫時住了嘴，叫護兵點着燈，倒在鋪上吃鴉片。隨後問他：

『你死來省城幹甚麽？』

他這時才有機會告訴他父親，他在學校沒有交納學膳費，怎樣的受苦。他求他父親給他幾十元學費，好敷衍畢業，得一張文憑。

『是啊！我知道你沒有這樣馴善啊！原來是來問我要錢呀！』他父親聽着他的哀告後，給他一個冷酷的嘲

笑。『但你既然有力量反對我，你又何必還要倚靠我這無用的父親呢？』

是的，他父親罵的很不錯，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太無用，太無恥。他這時忍不住又流着眼淚。

經過很久很久的沉默，他父親像是稍微被他那種無抵抗的態度所感動，才較為平和的說道：

『去能！要學費明天來拿。我今天身邊沒有錢，還得晚上回家去取呢！』

他沒奈何，只得揩乾了眼淚，空着雙手轉去了。他一路上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他不知他父親口中所說的回家，是回的甚麼家？

第二天下午，他又跑到督軍署，他先在號房內用電話通知他父親，由他父親派人出來領着他進去。他父親今天對他的態度，沒有昨天那樣嚴厲了，很親切的問了他許多話，到最後才說到學費，他父親頗為赧然的樣子，

『你昨天問我要學費，我回去同金玉說過了。她聽說你來了，很想見見你，她要我今天帶你去頑頑。我想道也沒要緊，你等下便和我一路去去能。可以在那邊吃晚飯，她已為你弄了幾樣菜。聽說晚飯後她還要請你看戲呢！』

啊！這真使他大吃一驚了！他做夢都沒料到會有這一着！那個卑賤惡毒的妓女，是他一家的仇敵，他萬沒有和她妥協的餘地。他見了她，定要將她搥一個死，才能出一點怨氣，他怎能反去低聲下氣的向她納降呢？他就不怕喪失自己的人格，難道也不怕受良心的責罰嗎？他做了這樣事，他還有甚麼臉孔去見他的母親呢？他這時聽了他父親的話，他真的想要報他一大口唾沫。但他轉念一想，父親終究是父親，而且頂要緊的學費還沒到手呢！萬一因此鬧決了，那豈不是要不能夠畢業，白白的丟去一張文憑嗎？他想到這裏，他祇得拚命抑落自己的怒氣，反用柔和的語氣回答他父親：

『去去自然沒要緊；不過被母親知道了，太使她老人家傷心能？』

『你到現在還是只曉得順你母親嗎？你既然這樣孝你的母親，你爲甚麼不去問你母親要學費，却來問我呢？』他父親驟然恢復了昨天的怒容。但過了一下，却又緩和的說道：『你去一趟，怎見得你母親定會知道呢？只要你自己守着祕密就好了。』

他這時逼得沒有辦法了，只得直說了，

『唉，父親！老實說，我自己也不願意是這樣屈服於一個妓女呢！』

『放屁！有甚麼屈不屈？她是我的人，你若敬重我，就得敬重她。並且你去了，只不過隨口叫聲媽媽就得了，又不要你叩頭，有甚麼屈不屈？……你不去也由你，不過我的錢現在都放在她手上，我自己用錢都得問她要，你的學費她說要當面給你，你不去那也就不能怪我了！你自己仔細想想罷！』

好了！他父親已經是顯明的宣示他的要挾了！可憐他這時只不過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兒童，怎能禁得他父親這樣威脅利誘呢？他這時想了又想，簡直不知要怎麼樣才好？——去呢，對不住母親，而且也似乎對不住自己；不去呢，拿不到學費，不能夠畢業。

最後，他決定了。他決定棄小節以就大謀。他卽時在他父親面前降服了，他應允同他父親一路去見蔡金玉。但同時他心裏却在暗暗的發恨：『啊！我總有得報復喲！只要我的學業有成就，我的前途未可限量呢！暫時的屈辱算甚麼？』可憐這也不過是他自騙自的安慰呵！

永不能忘的畢生的恥辱呀！像他那樣意志高尙的少年，居然會以區區幾十元學費，被他父親迫脅着，跑去低伏在他仇敵的脚下，這眞叫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呢！他是一時神經昏亂嗎？不然，怎會變得這樣怯懦呀！

傍晚時候，他和他父親一路出了督軍署。他坐着一輛東洋車，跟在他父親大轎後，直向高家巷走去。他在車上幾次想脫逃，却終於忍住了。他心裏很慌亂，他怕碰見他的母親和弟妹，以及一切的熟人。

他第一次踏到那罪惡的叫做堂子的地面時，他簡直迷惑了。他緊跟着他父親，也不記得穿過幾間房，經過

幾重戶，後來好像上樓了，他父親帶着他一直走到一間垂着紅色綢簾的門口。他知道這就是金玉的房間了，他心裏不禁物物的跳着。但當他走進裏面時，金玉並不在房內，他還有餘暇把房內四處打量了一下。他覺得房間布置得很華麗，而且有一種濃厚的香味，這種香味是很令人發生性的衝動的。

『你看這裏怎麼樣？這些傢伙都是我給她製的呢！』他父親以一種驕傲的態度向他誇耀的一瞬。

他好像受到一粒鎗彈了，他心上急劇的一痛。他知道他父親問他這句話，是有意在氣他，因爲他母親在小客棧住的一間陰暗的簡陋的房間，和這裏一比較，簡直不知差的多遠咧！

這時走進一個三十多歲的輕佻的娘姨，告訴他父親，說是金玉剛才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說完，便在壁內拿出一套精緻的鴉片烟器具，安放在床上，招待他父親抽烟。隨後便送給他一支水烟袋，他搖頭拒却了；又拿來一根大炮台香烟，他也拒却了。

『啊哈！香烟都不會吃嗎？……』那個娘姨一陣鄙笑着出去了。

過了一下，門簾一揚，他的仇人進來了。這是一個淫賤而又奸惡的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但因和他父親一樣嗜吃鴉片的緣故，看去却較老。面貌並不美，還有幾點小麻子，但却具有一般妓女的妖媚。她一走進來，她的兩只閃亮的眼睛便死勁的射着他，好像要將他吃掉去一般。

他父親趕忙從烟鋪上跳下對他說：

『這就是媽媽！』

但他沒有叫，他不過微微立起身，點了一點頭。而那個女人也好像毫沒有措意似的，便走上鋪和他父親面對面的一道燒鴉片去了。

他見她對他的那種冷冷淡淡的樣子，他知道她決沒有要他來見她，要他來見她的一定是他的父親。他眞上了他父親的大當了！但是他父親爲甚麼一定要騙他來見她呢？這是他那頃刻所不能解答的疑問。後來他見他父

親和她唧唧噥噥的談着，好像是談他學費的事情，她很有不高興的樣子，他便猜到了：那一定是他父親昨晚囘來問她要錢給他做學費，她不肯，所以便叫他親自來看她，像是告哀乞憐的意思。啊！他猜想到這裏，他週身的血液都在沸騰了，他毫不遲疑的在籌劃他的戰備了。

果然，他的猜想沒有錯，這時他父親睡在鋪上高聲對他說：

『喂！你不是要學費嗎？你要多少，你自己對你媽媽說呀！她會給你呢！』

他嚴厲的瞥了他父親一眼。他沒有說甚麽，他盡他最後的力量忍耐着。

『四十塊錢夠了嗎？』金玉曼聲的問着。他不知她是問他呢，還是問他的父親？

『夠了！夠了！四十塊錢一定夠了！你就給他四十塊錢罷！』他父親連忙答應着，喉嚨裏面還充滿着鴉片。

這時金玉便眞個在身上取出一大叠鈔票，數出好幾張，湊足四十元數目，遞給他父親。他父親接在手上對他說：

『拿去罷！你看這位媽媽多麽好！你自己的媽媽有這許多鈔票給你嗎？』

他是再也不能忍耐了！他滿肚皮怒氣像火山一樣爆發了！他瘋狂似的走上去，接過他父親手內的鈔票，叱咤一聲，扯作了兩段。他將左手握的一只字紙團，猛力的擲擊着那妓女的臉孔，

『啊！啊！你這臭婊子！你這害人精！你有甚麽資格把錢給我呢？錢是你的嗎？你這無恥的娼婦！你這無良的潑妓！……』

他又將右手握的一只字紙團，同樣的擲向他父親。

『你啊！你以爲你的兒子是這樣怯懦嗎？你兒子還不是這麽好欺負好侮辱的人呢！你請記着罷！你那被鴉片熏黑的良心，你那被妓女弄汚的軀體，如果沒有洗滌純潔之一日，你便永遠不配做我的父親！啊，啊，你請

記着呀！」

他趁着他父親驚得發呆的當兒，他便迅捷的離去了他們。他以一種戰士凱旋的驕傲，回到他母親的懷抱。他自慶他還沒有甚麼沾辱他那高貴的親愛的可憐的母親。

他從此以後，便永沒有再進過學校。

一九二五，一二，一八夜二時脫稿。

（原載刊中，泰東版）

紅腫的手

趙景深

朋友們呵！我要告訴你們一件故事，這是我到現在都不能忘記的。每逢月明如水，涎着臉兒從窗屏窺看，同時舊的思想和迴憶來拜訪我的時候，我便彷彿看見了我所不忍看的那可憐的紅腫的手了。我愈是不想看。那雙手便愈加顯明的呈在我的眼前。他們很黝黑，好像是從炭堆裏掘出來的。平常人的手都是很平坦的，但他們却浮腫得好似兩座小墳墓。平常人的手都很豐滿，但他們卻是處處開裂，紅色間着一條條的紫痕，血肉模糊，瘡斑相間，幾乎沒有一塊整皮膚。那樣的可怖，使我不敢開眼！他們只是微弱無力的在我的眼前搖晃。我愈想愈可憐，緊緊的閉着兩眼，不去看他們；伏在枕上，幾乎要哭出聲來。心裏面非常非常的難過，有無數的憐憫的箭射中我的心坎，使我幾致不能安眠。這雙手的主人，我雖是心裏沈痛，也不能不告訴諸君明白，便是我至親至愛的小友，我家以前的小僕人，小全；而他的手所以凍裂，由於冬天的天氣嚴寒，操勞過度；其實說來，我常常使起我當少爺的性子來，喚他出去買東西，我實在不能辭其咎呵！我眞對不住他。我恨不能再見着他，戴金色輝煌的冠冕在他的頭上，稱他是我們的王！我又恨不得能夠，倘上天見憐這個，見着他，和他很溫和的握手，喊他一聲小弟弟，庶幾可以贖我的罪愆於萬一呢！上天呵，茫茫天海，我從那裏去找尋他去？我又怎能有這個幸福在他面前表示懺悔，使我的心平平安安的渡過生命之海，而不受驚擾呵？應該的，應該的，我不配再見他，我沒有顏面再見他。紅腫的手應該在我的眼前晃動，還應該晃動得更猛烈些，更兇些。可怖而可憐的現象呵！我可憐的小友小全的紅腫的手呵！

我現在要竭力的抑止我的悲痛，敍述他的事，來紀念他，略爲減少我一些痛苦！

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他的母親姓苗，在我家做傭工，我們都喚伊苗媽。伊是一個極和善的婦人，伊年紀有三十多歲，做事很勤敏，從沒有發過怨言。伊出來做傭工，聽說是和婆婆嘔氣出來的。伊因爲放心不下伊的小孩小全，所以把他帶在身邊，一同在我家做事。伊的工錢是八百文，後來添到一千文。可憐，這一點錢夠什麼用的？他呢，在我家吃飯，可以說是專替我做事，跑跑街，掃掃屋子，做些他所能夠做的事。在他們看來，覺得我們眞好，非常感激，爲了肯讓小全在我家住。小全是個很有忍耐性的少年，很沈着的，無論我怎樣打他駡他，他都不說一句話。

起初小全還沒有來的時候，苗媽便對我說：『少爺，我家孩子小全，要在你家吃飯，你願意嗎？』

我很急切的問：『他多大？』

伊說：『他今年十三歲，和你的年紀差不多。』

我微笑着，弄着手指說：『比我小一歲，好極了。我現在正寂寞得很，我正沒有做伴的呢？他認得字嗎？我教他讀書好嗎？』那時我的臉上，現出很得意的有學問的樣子，彷彿將要當老師了。

伊低聲柔和的說：『只要少爺肯耐心去教我那不成器的孩子，我眞感激得了不得。』

小全來的時候，我果然和他很要好，當時要他陪着我玩，雖然他不敢和我玩。過年的時候，我要他幫着我紮彩燈，做萬國旗，掛在屋裏。還用五彩紙包起落花生來，好似包香蕉糖一樣，也分給他吃了一些。打鑼鼓的時候，也讓他算作一員，或是拿鼓，或是拿號。他不會玩，我便笑他，覺得他很有趣。他也歡歡喜喜的和我在一處，面上時常含着笑容，也許這就是他唯一的歡喜的時候了。

但是，後來，這後來呵，我仍是和他在一處玩，他玩得不好或是我不高興的時候，便要打他駡他；甚至於踢他一脚，雖說我是小孩，不懂得什麼，難道小孩的罪愆就該被饒恕麼？

有一天我要小全做一種遊戲，他不願意做，我一定要他做。後來兩邊堅持不下。我便氣狠狠的跑到他母親面前去說，那時他母親正在洗衣服，用力的將衣服在洗衣的板上擦洗：

『小全他不肯和我玩。』

『他不肯和你玩，你只管打他罵他。』伊一口氣很促的將這句話說完，又喘了一口氣，嘆息一聲，但又不得不裝出快樂的樣子來。我當時不覺得這句話含着什麼重大的意義，現在想起來，伊說這句話眞是不容易，那有自己親生的兒子，願意一個不相干的人打他的？這也只是依在人家的籬下，不能不忍氣吞聲罷了。

我又惡意的緊逼一句話：『你眞肯讓我打他罵他麼？』

『有什麼不肯？少爺打他罵他是好意。我不但願意少爺打他罵他，還願意少爺多多的時常的管教管教他呢！』說時頭兒垂下，兩目只是轉着晶瑩的淚，縐着眉兒，幾乎淚珠兒要衝出眼球，滴到照澈人間苦惱的洗衣水裏。我任是怎樣再要伊說，伊也不多說什麼了。

我得了伊這句話。凱旋也似的囘來。因爲歡喜過度，忘了再和小全交涉，他總算是便宜了這一次。

又有一次，苗媽在廚房裏切白菜。白菜一絲絲的切得很碎，放在案板上，伊總是很有規律有音韻的一刀一刀的嗒嗒的切。小全也在廚房裏，坐在小板櫈上，呆呆的看着火。那時快要用午飯了。他們都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預備飯，好讓我們吃個現成。我也在那裏。我一定要嬲着小全放下柴火和我去玩。小全說：『我不能去，因爲我現在有事。』

『你有什麼事？』

『你看我現在不是在生火麼？』

『不用生火了。你陪我去玩玩罷！』

『不能去玩，太太要說了。』

這時我捺不住性子，不覺的生了氣。我便大聲說：『一定要你陪我玩，』說時眼睛睜得很圓很大的望着他，兩手將小袖子也撈了起來，似乎要動武了。

嚇得小全變了色，但即時又還了原。他幾乎要哭出來，但他卻竭力的忍着，裝作英雄的樣子，發出他那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抵抗的聲音很沈着的說：『我不去玩。』

苗媽在旁邊看着事情漸漸不對，伊便很摯愛而又含着無限的冤抑的樣子向小全很慘的說：『全兒，少爺要你去玩，你就去能！我替你生火。白菜我可以等一會切的。』

小全很簡單而固執的答道：『不，我不。』

我又很凶惡的說：『不麼？一定要你去玩。』說時走過來拉他的身子。他兩隻手只是抱着凳子不肯放，好似那荷蘭的童子救堤一樣，握得非常的緊，臉上又現出忍耐的神氣，悶悶的只是一句話也不說，身子一動也不動。我又用力想使他的手離開凳子，剛扳上來一點點，他又趁着機會放下去，仍是緊緊的握着板凳。我和他這樣相持了許久。終於因為我是一個少爺，他是一個僕人，我得了勝利，由他母親竭力的勸解，他陪我玩，伊替他看着火。

又有一次，我教小全讀初等國文，不知學到第幾課，我記不清了。那一課一共有二十幾個字，我教了他十幾遍，他還不會念。於是我這小先生實在不耐煩了，又發起脾氣來。我扮出先生的樣子說：『你給我跪下。』說時聲色俱厲，裝模做樣的，連我自己在怒氣之下，都不禁要笑起來。但又苦了小全了！他不像他母親那樣要怎麼就怎麼，非常柔順，聽着我的意思，好像馴熟的綿羊一樣；他終是一個有生之意志的青年，竭力要圖存的，自然無論多少總有些反抗。所以他反抗了：『我不跪。』後來我捉住他的耳朵要他跪下。他果然身子低了下來。我再一考查，他卻是蹲着，並沒有跪。忍心的我，這時又敲了他幾下頭。就連私塾的老師也不過我這樣的嚴厲呢！

我這樣蠻橫我母親都不知道，要知道了也是要打我的。但他們也不敢告訴，如果一告訴，他們便更要吃我的苦了。

我不敢隱瞞諸君，關於小全和我的事，像上面所說的，不知還有多少，不過我腦力薄弱，又兼事情已經相隔七八年，所以印象漸漸的模糊，所可記得的只是這一點，但現在這一點遺痕卻是一天深似一天，使我心中非常難過。就是上面這一點，我竟能很殘酷的很閒在的用筆慢慢的寫出來，眞也太忍心了！但不寫確乎又很難過，還是寫了的好。最使我不能忘懷的，便是大雪紛飛的天氣，我還要他上街買東西給我吃。我那時做少爺做慣了，那裏知道他的手是紅是腫？我知道的原因，也不能不告訴諸君，但我為了要說明這事，我竊聽的罪又犯了。怕什麼！為了人道，為了使人知道為奴的可憐，我的什麼罪惡可以表達出來的。

這事是在一個冬天。我在房裏看書。聽見客廳裏有兩個傭婦談話的聲音，我的心便不能沈在書裏，而字跡早已搖動起來，只於是一個一個的字跡，不能連成句子，心兒早在竊聽伊們說話了。

這兩個聲音我都很熟。一個是鄰居的傭婦，一個便是苗媽。從話裏聽來，似乎小全也在那裏。鄰居的傭婦帶着尖銳而清亮的聲音說：『你的福氣眞好呀，有這樣大的一個孩子。』

聽熟了的柔和的苗媽的聲音說：『唉！像我們做傭工的人，說什麼福氣？只要不餓死就是好事。小全呢，可憐——』

『怎樣？』一個急切的問發出。

『可憐他的紅腫的手，你看，冬天裂得這樣。……』

彷彿那時我看見了可怕的手。

我聽到這裏，大大的受了感動，實在不忍再聽下去了。好似有一線的光明，照到我的心田，使我對他發生一種同情的哀憐。第二天將小全的手拿來細看，便證實了這件事。從這天以後，小全的紅腫的手便時時不斷的

總在我眼前閃爍。

後來我待小全也好了許多，不像以前那樣的苛刻蠻橫。但他第二年春天就離開了我到一個酒店去做堂倌去了。

他去後，我很想念他。在一個禮拜日，我隨着苗媽去望他去，並在他所住的飯館吃飯。他只是不來見我，還是他母親強拉了他來的。他也不喊我少爺了，對我漠漠然的說幾句話就走了，本來我的權力也達不到他的身上了。應該的，他應該這樣的待我。愛他的只有他的母親。你看他見他母親時把我撇在一邊，兩眼誠懇的望着伊的母親，說了許多愉快的話，對他的母親是怎樣的親愛呵！他以前怕我，只爲了在我家吃飯；現在他憑什麼還要怕我？憑什麼還要喊我少爺？憑什麼還要來見我？他現在好得多了，臉也比以前豐潤些了，聲帶也清脆得多了！雖是脫離了一層壓迫，又受一層壓迫，但我想，總比我這野蠻的小孩無理的壓迫要好得多呢！

現在那一雙紅腫的手又現在我的眼前了，似乎在戟指，顫威威的指着我的心之痛苦處。他們好似在那裏說話，確實，紅腫的手在那裏說話：『你這壓迫人的人！我們爲了你受了這樣多的痛苦，腫得像墳墓，黑得像炭堆，紅色間着紫痕，血肉模糊，瘡斑相間。你眞忍心呵！你眞忍心呵！』

一九二二，一〇，八。

（原載梔子花球，北新版）

燒餅

趙景深

『老晏，吃燒餅去！』

『呵呵，就來就來。』於是晏達善立刻拋開他應做的工作，放好了洋錢鈔票在袋裏，戴正了帽子，隨着他的朋友們出去。每次都是如此，只要他的朋友一喊，他立刻其應如響，「蠻蠻豪燥。」

這種燒餅是骨頭做的，不大吃得動——不，簡直別想咬一口。說句實話，這就是麻雀牌的別名。因爲他們稱一筒爲燒餅，便按照「修辭格」的方法，「以部分代全體」，以燒餅這一部分，作爲麻雀牌的全稱了。自然，「燒餅」之於「一筒」還是極好的「暗喩」呢。

晏達善在家裏叉麻雀每叉必輸，很難得贏上一兩回。人家一坐定，早就曉得『這次又該老晏會鈔了！』而老晏自己呢？『會鈔就會鈔，不要緊！橫豎是消遣！』其實他自己也想贏的。誰叉麻雀不想贏，一點也不想贏，那便眞是呆子了。阿晏到底不算得呆！他自己覺得叉的並不錯，但不知怎的，人家偏偏要和他作對，這個也說他叉得不好，那個也說他叉得不好，甚至於有人說他只配叉五十銅板底的麻雀。他輸錢倒不氣，最氣的是人家說他叉得壞；一面輸錢，一面還要落埋怨。「這倒也不在話下」，輸了錢送朋友出門，回到臥室，睡在牀上，他的妻一定要埋怨他一頓，他唯一抵制的方法，就是裝假睡，任她去嚕囌。這是再好也沒有的法子。否則，妻子問他：『你下次還叉不叉了？』好像母親問小孩似的。他心裏一想：『是呀，她說的不錯呀。叉麻雀眞沒有好處。又傷財，又傷精神，更其要緊的，還傷了夫妻間的情感。』於是他誠懇的答應妻說：『不叉了，

一定不叉了。』這一次談判又算終結了。但是，這還消說麼？你們猜都猜得到，第二天天亮，早晨的太陽光一洗，又把老晏一切都洗忘了。只要朋友們一喊，他的兩隻脚好像機器一般，又自動的開走了。不用說，中風白板又一個勁兒的弄起來了。

『戒賭，戒賭！再也不來了！』他曾經如此的發過誓。但這有什麼用呢？發過誓不久就拋在腦後了。他的妻也曾勸過他許多次。如此的發過誓再叉，叉過再在妻面前認錯，認過錯再叉，叉過再發誓……這樣輪環，似乎成了例文。這便是近幾天來晏達善的生活。

不知怎樣財星高照，他在家裏叉十塊底的麻雀，有一天竟贏了二十幾塊，第二天又贏了十多塊，老穆還欠他二十塊。他高興得了不得，將一束鈔票在他的妻子面前一揚一揚的說：『你瞧！一共三十幾塊！你要不要？給你一張！』這時他的嘴裂開了很大的縫，脚兒一跳一跳的給他的妻。

『勿要輕骨頭哉！贏仔介一眼眼銅鈿，就快活得骨頭才酥脫哉！耐忙（忘）記耐輸脫幾化銅鈿呵？毛毿（二）百塊勒噲！……呢勿要耐捨個斷命銅鈿……』他的蘇州妻子輕輕舉起手來，將他的鈔票一撥。他覺得沒趣，將那張鈔票藏了起來，自言自語的說：『不要就拉倒，我留來自己用。』眞的，他是輸得贏不得的。他這一來，眞有點坐立不安了！他想：『有了三十塊錢，買什麼好呢？買點工藝書講到製造粉筆的方法的罷？但這類書已經有了不少，勉強可以敷衍了。添點衣服罷！談不到。穿衣服有什麼意思！買點零食罷？這倒不錯。……但是，我如今要「做人家」了！應該節省用度纔是！』所以他把錢存了起來，一個大也不曾花。

但是這只保了一天的險。隔了一天，他的公事辦完，照例應該回家了；但他坐在公司裏，對着熊熊的爐火，心思却又在大海裏翻起浪花來，大大的轉了一個舵。他想：叉麻雀有「牌風」，這句話是不錯的。以前我老是輸，這怪我的牌風不好。如今我的牌風來了，自然也就要一直贏下去了。　我第一天贏，第二天又贏，那裏有這樣巧的事！——但是，安知我以後幾次不大贏而特贏呢！如此，我把以前輸掉的一百幾十塊錢都撈了

囘來，從此我可以安心樂意的做事了，眞的戒賭了！好！』默默的沈思了一下，『好！機會不可錯過。』於是他跑去找同事老穆。平常總是人家約他，這一次因爲他覺得如有神靈暗中默佑，事屬必勝，所以他破例自己出馬去「湊搭子」。

『怎麼樣？』晏達善跨到老穆的房裏，只這樣微微的一笑，說了三個字。

『吃燒餅去罷？』穆先生早已會意，也微微一笑，『只是，他們叉大的；小的不大願意來；他們要叉二十塊底的。還有，他們不大願意到你家裏來，你們家裏太遠。他們要到公會裏去。』

『地方倒沒有什麼。二十塊底太大了罷？』這時他想起他的妻子囑他要叉在自己家裏叉，不要到外面叉的話來。但是他的心裏實在想叉，彷彿手很癢似的，沈吟了一會叉說：『我們兩個拚一脚罷！』

『可以，可以！但是——這樣一來，洪先生一個，吳先生一個，還差一個人，怎樣辦呢？別的人公事辦完，早已出街去了。』

『好！不要緊！獨叉就獨叉！』晏達善心裏想，橫豎腰包裏有三十塊錢，老穆處還有二十塊錢的賬，總可以來一下，是的，不要緊。

於是，大局定妥。老穆又約好了洪吳兩位一同向公會行去。這時正是冬天，太陽早已藏匿起熱的光，西北風很大，似乎還吹不透晏達善狂熱的心。

搬了莊以後，他們就坐下叉起來。起初，晏達善和了好幾牌，不覺從心裏笑出來，又嚥到肚裏，暗想：『眞有鬼！牌風好起來擋也擋不住！』誰知後來漸漸不對了，接連有一兩圈不和牌了！他依舊是「宰相肚裏好撑船」的想：『不要緊！等一會風頭就會好起來的！』四圈完結，計算一下，他只輸了一兩塊錢。

於是又搬莊。又是好幾牌不和。他這時心裏有點戰兢兢的了。他想：『妻要我不要到外面去叉，爲什麼我偏要到外面去叉呢？如果這四圈完結，我無論輸贏，一定不要叉了！她在家裏一定殷殷的盼望着我囘家呢。』

況且，他從來不曾打過二十塊底的麻雀，所以他愈加戰兢兢的了。不好，他打了一張中風，吳先生和了一個三檯，是他的莊。四十和起翻。早已滿貫，他須付出十二塊錢。這時他眉頭一縐，遲疑了一下，又不好意思不拿出錢來，面孔紅得烈火一般，終於狠了狠心，慢慢的挖出了十二塊錢鈔票給了吳先生。這時他彷彿看見他的妻眉頭蹙着，一半憂愁，一半微慍，低頭望着他……

他的身體雖是在叉麻雀，但他的心情早已無所屬的樣子，昏沈沈的，虛飄飄的。他又彷彿眼前有一重霧，迷濛着，迷濛着，以致連牌都看不清。……

八圈早又完了。晏達善計算了一下：輸了三十五塊。除老穆二十元的欠賬退清外，還輸十五塊。他本來是想不來的了，他想託詞說身體不大舒服，或者說還有些小事，但聽人家說：『搬位，搬位！』他的心又動了。『管他的，來就來！』他又想：『一個人何必要聽老婆的話！明天又是星期，粉筆製造公司放假．還是多叉幾圈能！』於是，又是四圈。

這時，他輸到四十幾塊了。他雖想回家安慰他久待的妻子，然而想撈本的心勝過了回家的心了；所以他依舊打下去。這時格外的胆小，幾乎中，發，白都不敢打。他差不多『動輒得咎』，指住在家裏的偏偏是人家不要的；偶爾大胆打了一張，人家一定要。他彷彿是一個屢次失敗的英雄，現在差不多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了。

四圈完了，又是四圈，一共十六圈牌，一直打到十二點半。這時大家都有些倦意，他們便停止了。晏達善總結起來，輸去將近六十塊。除去欠賬退清，現錢輸完以外，還倒欠人家幾塊錢。當時他似乎有點麻木，也不悲哀，也不痛苦，自然更談不到快樂。不自然的笑着，說着話。他的三個朋友預備一同回公司。他想回家，這是不成的了；敲門一定敲不開，所以他預備一同回公司去睡。路上黑漆漆的，街燈也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光也沒有。他們摸着回來。好在路還近，不久就走到了。他們摸到公司門口，敲開了門，恐怕被總經理知道有點

難爲情。從總經理門口過時，他們是躡着脚步的，彷彿做竊賊的一樣。

他已經回到自己的房間，房裏冷冰冰的，爐火早已熄了。同事們也早已熟睡，靜悄悄的沒有一些聲息。他無聊地脫去衣服，鑽進被窩裏去，同時悔恨，慚愧和痛苦也鑽進他的心裏。愈使他痛苦的，偏偏這一次還是他去約人家叉的。這時他又想起平時妻向他說的話：

『你要做人家一點，你比不得別人。別人是有產業的，你的家沒有一點東西遺留給你，全靠你自己一隻手去做。你在粉筆製造公司做職員，事情也不算小，也該積一點錢起來。可以省的就省。將來沒有錢用的時候好用。你要曉得，你的父母和我全靠你一個人，你的責任很大呢！』

他又像發狂一般的咬着牙齒罵着自己說：『我這個人簡直不能算人，不配做我父母的兒子，做我妻子的丈夫。遠在故鄉的親愛的父母呵！客居的我的妻呵！請你們饒恕我——不，請你們責罰我！唉！我爲什麼像被鬼迷住一樣，要去叉麻雀呢？我爲什麼手這樣的癢呢？靜靜地坐在房裏練習一下粉筆的製法或是改良的方法不好麼？看看書不好麼？回家和妻子談談話不好麼？偏要來，偏要來！……好能，一個月的薪水，都完了，而且，每晚都回家的，今晚不回去，不知妻是如何的想念我呢。

他又相起現在他的身上，只穿了一件破棉袍，棉絮都漏了出來。他不禁更淒然了！

但是，他是最會做夢的人，最會自己安慰自己，自己欺騙自己。他不久又放寬了心：『不要緊，以後戒賭好了。這幾十塊錢輸出，就算前兩次沒有贏好了。那末，我這一次也不過輸幾塊錢呀！幾塊錢算得什麼！』再一轉念，愈加「不要緊」了。『不要緊！一個月的薪水算什麼！就當我沒有賺錢，賦閑在家好了。』這樣一想，果然效驗如神，他立刻沈沈入睡。

晨光洒透了窗紗，他朦朧的聽見僕人喊着他：『晏先生醒了麼？昨天府上晏師母派人到公司來，請晏先生回去，人來了好幾趟，我又不知晏先生在那裏。今天早晨晏師母又來請了，請晏先生立刻回家。』他匆匆的披

衣下牀，已是十點二十分了。

他連忙回到家裏，知道他的妻曾爲他一夜不睡，又知道他的妻昨晚在半夜裏曾經忽然好像發癡一樣的將身子豎了起來，眼睛瞪着不動，如此的許久許久，又知道他的妻記念着他等他到十一點鐘才睡，又恐怕他受了意外的危險，又知道他的妻曾爲他哭得眼睛腫了起來。自然， 他將輸去六十多塊錢的話瞞過，只說他在公會裏叉麻雀，運氣還好，只輸了三塊錢。他確曾爲了妻的悲哀而受很大的感動。但過了不久，又把一切都忘記了。

隔了兩天，他又在公會裏吃燒餅了。

一九二七，一，三。

（原載梔子花球，北新版）

嫚娜

敬隱漁

L'âme de Christophe était comme l'alouette. Elle savait qu'elle retomberait tout à l'heure, et bien des fois encore. Mais elle savait aussi qu'infatigablement elle remonterait dans le feu, chantant son tireli, qui parle à ceux qui sont en bas de la lumière des cieux. —R. R.

克利司多夫底靈魂似乎百靈鳥。她雖然自知不久必要墮落，而且墮落不止一次；然而她也知道她必能不畏勞苦地重升光明之域，唱着她的高歌，俯向天光以下的衆生而述說。——羅曼·羅朗

悽涼的離別！一年蓄積的印像怎能一時消滅？自今晨以來，清涼曠闊的湖光似乎滌盡了上海的煩悶；輕艇來往如織，載着濃妝淡抹的婦女無數，我也不欲盼顧，好像偶臨湖山，即可以明心見性哩。今夜宿在一個頹廢的空莊裏，對着碧熒熒的孤燈，冷清清的岑寂，卻又禁不住舊恨新愁，悽涼情緒一陣陣湧上心頭。可憐的飄萍，將止於何處？我雖然不十分的相信命運，卻也覺得今日遊白雲菴得來的籤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眞奇巧而堪嘆！孤苦長成的我，一年以來和你們同居，幾乎享受了家庭式的同情，這是我應當感激你們的。但恨我和你們之間，還有深溝隔着，以至於別離。恍惚是臨別時，我還看見你那如涕如怕的眼睛，還聽着你那似罵非罵的聲音：『你早不說你要去哩……我明天把你的東西都退還你罷，免得說我哄了你……恨只恨我們人窮；窮雖是窮，我們幾姊妹都是有志氣的……我們把你待得不好，不要記恨呀……』不！你們並未哄

我，我也不曾哄你們。只怕有些難免的誤會。若是你們眼明心細或許也覺察了我是安於清貧的，並且我不以銀錢底重量來秤我的朋友。反而貧困和柔弱底相憐成就了我們交情的媒介。我相信你們是正直而多情的。對不着你們的優待；希望你們不要後悔。你們於我果眞是欲留欲去，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然而依我的主觀，卻不能不去。我若是不去，久而久之，恐妨你們的大事。我若是不去，久而久之，或許失掉我的自由精神，將成物質的奴隸，情障的罪人。況且……你還記得麼？有一晚間，你的頭痛發作了，你裹着紅呢毯，歪在牀上，一隻足還在毯外，我替你蓋好了足，坐在牀邊，不知你是眞眠假寐；你那料到我當時心內的戰爭！可憐的是你的身材底孅小，容貌底清秀，氣息的微弱！我摸着你的額頭發燒，我再移近看看你那淡細的眉毛，看你那雖閉而有神的眼睛底兩條朦朧的黑線，疑是如來發愿時！看到你那宜笑宜怒，似動非動的脣兒……噫！萬福的男子，若是……——你微微睜開眼睛，突然瞪了我一眼，轉過臉去，又忍不住微笑了笑……聖經云：『冒險者終必罹險而死；』豈不是畏，豈不可畏！……如今，離險境已遠，我敢明明告訴你：自從我第一次見了你們以後，便減了理性和意志以至於今日……今日，我的行文還是顛倒無序的哩！……

且等我凝神片刻，再慢慢地從頭寫起。時間還早哩。金色的月輪纔自孤山湧出，西泠畔孤塔底倒影長得可怕；湖中波紋忽晦忽明，變幻不已：葛仙，棲霞若有若無。我在這里，不知是實際，是夢中。究竟，人生不過是一夢：而今，你我她們，只成了一篇小說……

不能忘的是我們第一次的際遇：最初的印象大半是深刻的。先是我要發奮工作，只想尋一間清靜幽僻的，小小的房子，似乎孤僧避人跡以入定。不知甚麼命運卻把我引到了你們的門前。我敲着那塵垢連年的慘淡的門兒，心中好生忐忑，如臨荒山古寺一般。一位青年女子給我開了半扇門，她那白嫩的臉兒和她一身骯髒不堪的衣服恰成一個詫異的反比例。

——你們有……有房子出租麽？

——是，有呀！她站着不動，腼腆地答應。

——佩蘭，你引他上樓去看罷，客堂裏一位正在梳妝的女子好奇地瞧着我說道。

她的容貌齊整，頰兒豐滿，頭髮黑而長，但是臉上方纔塗了幾團粗糙的鉛粉，看不出一點態度底美。……舊式的鏡子，骯髒的妝奩，夾雜在塵積的香爐蠟臺之間。小小的客堂堆滿了器具……佩蘭女士在前面引路。她背後依稀短髮垂了一個小小的髻兒，簪着一根紅簪。上了一條黯黑悶沉的樓梯，穿進一間寬大的空房：賠嫁式的器具零亂置着：四壁整潔，漆得精緻。但是空無字畫，只懸着寂寥。中間一架大銅床，空曠曠的。只有幾條小被，蓋着一位日高猶在酣睡的短髮蓬鬆的中年女人……新寡？……病婦？你微微睜開惺忪的眼睛，許久，你纔懶懶地抬起半身來，揉了揉你那細膩的眉目，清瘦的龐兒，好似晚秋退色的海棠：你恍惚瞧着我，吐出嫵媚的聲音，問對了一陣。我只記得你問了我有什麽職業。流浪成性的我，只答道是……讀書的。我只諾諾連聲，忘記了租費太大，將爲物質文明束縛我的自由……夜晚，我搬進來的時候，那兩位女郎和一位褸襤的老嫗都在仔細定睛覷伺我的行動和我那極簡單的行李。梯邊，窄小的夾樓中，一位老人把一盞悽慘的煙燈急忙吹息了。你出來凭在亭子間門口，問我爲什麽等夜晚纔搬來呀；你也把我的態度和我的東西打量了一番。……我獨在屋中還捲着的被蓋上，起頭思索我的新居停主人底景況。後面煙燈明亮的，小小的，整潔的亭子間應是主婦和那嘈刮的小孩子，和那不可見的，流落的丈夫底隱逸之所。樓下棺材般的夾樓，什物狼藉，應是主婦底雙親底鵲鵲之巢。夾樓下黑屋都是那幼年兄弟底寢室，但是那兩位妙齡女郎又那有餘地棲身呢？……人底身軀眞是靈魂底障礙！……茫茫世界，充滿了不平！……於是我一個人佔了全屋三分之一有餘，奪了一家的精粹，逐去老人弱女無處安身立命呀！……我很想登時把房子退還你們，或者……我既搬來了一架床，不如把大的讓給那兩位可憐的女郎。但是，這好比託爾斯太底志願，終於沒有勇氣實行。外邊風雨悽悽，圍着滿屋不幸的長夢惶惶的

旅客。……老媪和佩蘭女士都早起從容耐煩地操作娘姨的職務。那黑髮女郎蜷在齷齪偏窄的厨房裏，愁容可掬，好似 Sta Magdalena poenitens 悔罪的馬達肋納聖女。好久都不見女主人。午前我高聲讚許的時候，你還懶睡未起。晚間，我自公園回來的時候，你卻出去了。想必你們也要詫異：『好一個行踪奇怪的小流浪者！』……

一個晚間，你在霞飛路尋一位朋友，忽然愛美的本性使我轉頭，瞥見黃包車上有幾位麗人翩翩而過。第一位時髦絕倫，風流多緻……你好像瞧見了我，卻假裝不見，但也顯乎很高興，因為我遇見了你的風頭。繼後是黑髮女郎，端莊傲岸，似乎一位女學士，卻悵惘地睃着你的繁華，因為她的裝束比較次些。最末是佩蘭女士，常是謙卑，不引人注意的。——我怪上海多少女人，儉飲食住以修裝飾，只圖在許多不認識的人前張揚她們不自然的美。你們既無軍閥的勢力，又無不平的資本，卻為何甘心自加物質文明底壓迫？至於我，最幸福的，是我自由遐想，脫離物質的拘束，放浪於形骸之外底時候。但可嘆人性底懦弱，進益難，退化易！我也漸漸受了環境底影響。後來邀了一位暫時留滬的朋友，闊綽的老政客來同住。他的賓朋來往絡繹，不是名流，即是貴冑。於是，去矣，我的自由罷了，我的工作！但是在你們家庭底意見中，我的偶像卻漸漸鍍金了；因為我們雖然形式還隔閡，我們互相的觀察卻常常接觸。我們都等着接近底機會。繳租那一天我進了亭子間。熱烈的歡迎。你和你的母親都在那里。我纔問訊知道你們是三姊妹，和你們的名字：第一嬝娜是你，第二，晚霞是那黑髮女郎，第三是佩蘭。說話時，佩蘭女士也打打扮扮地進來了。忍耐，謙恭而幽靜的她好像是草中的紫羅蘭，雖不奪目，卻也有她的香味。名兒恰當！佩蘭！晚霞！嬝娜！你們兩姊妹攜着手兒也坐在床邊。「千般嬝娜，萬般旖旎，是垂柳在晚風前」真把你形容得盡緻。我急忙問了你們一番，便追尋到從前在你們更大的房子裏，有一位老秀才教你們三姊妹讀書，給你們取名字底時候……那時杜先生也住在你們家裏，他是你們的死了的哥哥，獨能撐住家務的聰明的哥哥底同學……，久而久之，（你的母親說，）她見他老實，纔把你給了他。這可羡慕的杜先生，我早料他是一位從前勢盛，新近中落的宦遊者，不知他纔是一個輪船上的舵手，十

日九在外，和我一樣地飄流。我久想見一見這有緣的杜先生——有一晚間，我正在房間裏獨自悶坐，忽然悄悄地進來了一位黃腫大臉，魁偉的老癮客，着一身學生服。看他那無拘束的樣子，知他是房主人了。他大睜開一雙很小的眼睛，張着闊口，放出很細的聲音，問我有多大歲數，結了婚，訂了婚沒有……他說小說家的生活名譽尚好，然而多半是淸貧的……他忽然聳了聳肩，搖了搖頭，不用起承轉合，便嘆道：『人生太無意思：娶女人，養小孩子，爲穿吃忙！……』我靜等着他詳論他的倜儻的經驗。畢究，他就如是住了口，靜坐了一會，便出去了。嬌小玲瓏的你怎愛了一個笨重無趣的他，這是不可解的。有一次，他筵會朋友，請了我去。他們好像都是半開化的士人。以後我便沒有興趣和他們閒談，雖然你很怪我。但是，以性質而論，他也有過人之處：不管閒事，不發雷霆。你們母女對於那沒有學識，不能謀生的小兄弟，叱咤責駡的尖聲，往往透過樓壁：卻是從未聽見杜先生的一言半語。——也怪不得那養而不教的少年。只因社會制度底不良，他沒有受優等教育的機會。或且，父母晚年所生，愛情已衰，以至結菓不熟。……也叫唯物派的上海人知道愛情底具體的利益！多少老弱夫婦，竟成了路人！女稱男爲老頭子：男於女不屑稱呼。窮老的父母幾乎沒有愛自家子女底權利，成了他們的贅疣。何用家庭？孽障而已！你們那苦命的，若有若無的，常常埋怨，在生命之側生活的母親，對於能幹有望的你們的說話，一開口只是你們的回音；對於無能的勁兒只知吵駡。你和佩蘭妹底像貌微微似她：至於性情，一個得了她的柔圓，一個得了她的懦弱。——最妙的是你們的老父。魁偉強壯的他，平日在家慢跬細步，鄭重地來往，默默不言傲岸的眼睛不屑左右盼顧，仍你們責嘲笑他動也不動，在符咒滿門的屋中，每夜恆常跪在他牀頭的十字架前，好像有一字不移的目的；恰似狂風暴雨中的Hercules。晚霞底神形正是他的反照。

晚霞！自從我初來幾天觀察了她，便覺得在她的冷靜莊肅的外表之內蘊着未能發育的天才。我比擬她爲一塊樸玉。有一天，我聽見你和母親說她不務正事，只塗抹那不值錢的圖畫，我要求你把她的作品給我看，你破憎爲喜，把她自畫的肖像取出來給我；她坐在牀邊，欲奪去又不敢，要聲明，又不成句讀；我把人面畫貌比較

了一番：她在對鏡自照：你的眼光卻只注於我的臉上。她好像是一座雕刻的藝術品：日本式的模範的美，雖然年紀稍大，顏色却還鮮明，兩頰稍肥，眼睛微小，身體強健而均勻，只缺乏表現力。我稱人貌畫工都是妙品。

——又沒人教她哩，你說。

——沒有人教她！我驚嘆了一聲，忽又沉悶了。可憐的晚霞！若是她能得受優等教育底機會，豈不可以發揚藝術，安慰衆生，以至於不朽！她不是生來享受物質文明的。她宜受苦，而造就靈魂底偉大。但可惜她不能勝過環境底壓迫！——有時，她淡抹脂粉，對鏡自憐：有時，她蓬頭垢面，蜷在屋角，堆着一身絕望。我很想安慰她，透進她的痛苦。但又覺得不方便，因爲她太鄭重沈默，況且有些驕傲，好像是不屑受人底憐惜。並且，也不便於對她發對女性的愛：她好像是不可以爲男子玩弄的：她幾乎是一個男子。偶爾，她到我房間來奏鋼琴，或鬬象棋底時候（她的棋術絕精，）我的朋友們莫敢凝視她。你初次告訴我說她在某影片公司當演員時，應覺得我很詫異。那一天，你在我房間裏織絨線衣，她在我的案上畫圖。我說你們三姊妹怎麼都生得恁地美貌。你微微一笑，感激的眼光對着我，開口欲言，忽又中停了：因爲我只望着你。晚霞雖美。然而她的嫵媚溫柔的態度卻不及你的百分之一。雕刻式的美怎宜於活動的影片？有一天，我見她很愁悶，我問她，知道某公司失敗了。我又賀她，又憐她。可賀的是她脫離了流氓的社會，藝術的害馬。可嘆的是富於忍讓性的女界怎能自立於互相殘食的羣獸中？我勸她勤學藝術，將來成就了大藝術家，不但可以自謀生活，並且……她斜凭着床角可憐地說：

——恐怕未到這個境地以先，早死了哩！

——Vita brevis, ars longa生命短而藝術長。我信口背了一句熟讀的成語，你們都不懂得，我要想再尋幾句能實際安慰她的話，卻只尋着寂靜。床前的小孩子大睜開一雙詫異的小的眼睛，定視着我們。

——你也怕死麼，大姐？

——我不要死呀；我還等着我的小瑞寶長大成人，我將來還要享福哩，你歪在床上懶懶地說。可憐的姊妹們！幸福是在內的；你們枉然在外追尋，至今何所有？半世奔波的你，只苦了你自己和你的人們。那兩位弱妹無謂地受了你的折磨多少！多少回她埋頭悶氣地替你縫新衣，替你摺紙銀，以哄你們的祖先？我見她們太可憐，也幫她們摺了幾次，雖然我全不相信這些異端。她們誠實地道謝了我。我便享了幸福。『我享了幸福』這句話是從來不曾由你們口裏出來的。我問她信不信這紙一經火燒，便可以成金銀；她們答道：不知道。再問她們覺得煩悶不；都說做多了，自然有些煩悶呀。若是你們相信而爲此，你們的苦楚便要大減。若是你們爲愛人，愛藝術，眞理，主義而爲此，則不但無煩悶反覺得樂趣，姊妹們，這是我告訴你們求幸福的祕訣。你們不解此理，卻只等着一位救主；只恐怕這救主來了，求得你們的肉身，反失了你們的靈魂！……

燈光搖曳。恐怕這些大冗長的事情寫不完了。風底指頭叩着玻窗；湖中月輪破碎，抖顫不已，驚動柳影，長蛇似的奔來。好生害怕呀！傳說這屋裏死了幾位姨奶奶哩！……

——你死了以後，姐姐，你的靈魂再來和我閒磕牙罷。

——我死了，那個背時的纔碰着你……

我還恍惚覺得坐在床邊，和你同讀聊齋誌異，還替你講解了不知那一段，還覺得你的輕細的氣息，拂過我的腮際……如今容貌聲音，相親相敬的姐姐弟弟都水流雲散了，只留得苦惱的回憶！此時，你應是抱着疼愛的小孩子睡了……惟願上帝使我忘記了情障的你們，和你我從前的許多空話。

還記得無謂的姐姐弟弟底稱呼始於那一夜。我們自影戲院歸來。我說：馬路上行人都在掉頭看晚霞……

我今天來不及換衣服呀，纔自城內買東西慌慌張張地跑進租界。……

——我今晨，聽見有戰事，好生替你担憂哩。

——你坐累了，倒下來躺一陣罷……二阿妹他們都說好看，應該配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

——……你聽炮聲隆隆，失散了多少可憐的家庭……你努努嘴兒，說你要戒烟，說吸烟的人使人家看不起，小孩子偶然翻出了一張紙，你遞給我看，卻是你們夫婦的證婚書。你說十年前纔有這種好人，肯收留一個沒賠嫁的女子，如今很難得……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玄談底興緻，便長論了一番愛情與金錢。沒有不顧利害，沒有希圖的，純粹的愛情。譬如 Pelicanus（海鳥名）捨自己的血肉來養兒女……你說我的愛很深奧，我說除死了的母親以外沒有真能愛我的人。你詳細地問了一番我的身世，你也替我嘆惜我的孤寂，便認我為你的兄弟。我第一次喊了你一聲：姐姐。城內炮聲又連響了幾次，好似在慶祝我倆交情底進步……從此以後，我們的情分便勝似姊弟的了。從來嬌懶慣了的你也替我剪了指甲，燙了頭髮……有一夜，你見我給某女士寫的一個信封，你要搶去看，把我的袖綻扯裂了；我請你替我縫一縫；你說這些是娘姨做的事：我說姐姐做的好些；你勝不過我的囉唣，終替我做了，但說道：

——為什麼你來租房子那一天，一句話都說不來哩？先知你是這麼狡猾，早把你逐出去了……你這麼會說，怎麼見了杜先生就啞了呢？

——我不喜歡和男子說話。

——你未搬來以前又……你的女朋友多着哩。

——多着哩，我信口答道，雖我一個都沒有。

——為什麼不在她們裏尋一個知己呀？

——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二阿妹，你見了她，也沒話說呢……

——她太鄭重了，我說話放浪不羈，怕得罪她，若說到正經事，便又玄之又玄，你們不懂得了。

——你是賈寶玉呀。

石頭記引起了我描寫人物性情的興趣，便忘記了我的環境，遂把你的身調比黛玉，性情比王熙鳳，把晚霞的身調比寶釵，性情卻比着史湘雲。你說：

——我老了，只比得史太君……從前我看了幾次紅樓夢如今都記不得了……一個女人書讀多了，也不好：只要性情好，就好了。自小衆人都說我的性情好。我從來不得罪人。人家對我不好，我不當面說出來，但是我心頭總記着的……

——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沒有？

——沒有，沒有……只有一點。

——那一點？

——你剛纔比我們是黛玉，寶釵，就是這點。

——我眞是大意了。

——這也不要緊，不提了。只怕人家聽見，要說閒話呀：雖然我們倆個的年紀相差很遠，但總要避一避嫌疑纔好。你該早些睡去：看你這般瘦了。我們到是不中用的了。你的前程遠大，該早起來，多辦些事哩。子生弟弟，要聽我的話，纔是我的好弟弟……

我出了房門，看見你撐起來，說一聲「明朝再會。」幸福的晚夕！有一無再的極樂的時候！以後的親密雖然相續，卻過了極限的高峯。我感動得不能就寢，夜深人靜，還獨自到月臺上去，讀了一會。鄰居俄人奏着Schumann 底哀調，破清寂而上。月色慘白，照臨多少不幸的同類！從前幾許凄涼怎敵得而今一點熱情！不覺在我那纔補好的衣袖上，淌了幾顆感激的眼淚。第二天，我和同居的朋友論到純粹的愛，把朋友的情，以爲是有希圖的，都貶薄了。他好像因此有些不滿意：因爲過後不久，他就走了。——可憐的子生，你的烏托邦的夢早醒得了！第三天，我正在你房間裏和你閒磕牙，你下樓去，許久不上來。卻是晚霞底一位男朋友來了。你對

他的笑容眼光同對我的一樣。他去了後，我對你說替晚霞做媒。你放出尖聲，大鬧了一陣，後來賭氣，走出去了。當初，我還仗着忿恨底餘氣，絕交也能。等到夜深，你還未歸來，我漸覺得我太過分了，極想對你解釋明白。你回來了，我又遲疑了許久。追我追到你的房間，你已睡了。我靜坐了一會，不知說什麼的好；並且，坐定了，又不知怎麼纔好辭別出去。久而久之，晚霞走進來，說我有神經病，這早晚還坐在別個女人家房裏……我一時慌亂，不能答復，滿腹牢騷，悶悶地回到我的房間，上了床，只聽見我的朋友鳴不平的鼾聲滔滔不息。可憐的晚霞，她並不是訶責，必定別有她的心意：但是她的舉動言語，都是平方形的，有些艮人。你的一切卻盡是圓圈形的，不可捉摸，然而最可怕的還是圓圈形！……從此以後，我賭氣不與你們見面；但是你那知道不善於養性的我，天天午後，仍不耐寂寞，忐忑地等你回來，待你回來了，我又忿忿地躲避你。我既失了心內的平衡，不能不去尋外物的消遣：往往去看戲，到夜深纔回屋。有一次，中了夜寒，竟臥床不起，不旦的長夜！寒蛩悽惻，鐘聲的答，雖有女友，咫尺天涯，而今臥病孤寂，向誰告訴？清晨，遠遠地，哨聲破曉而上，房頂上的麻雀聲，孩兒的啼哭聲，街上的汽車聲，洗馬桶的洒洒聲……各種聲音相混……醒來時，日影初斜，四圍無人，沈靜，只看見陽光中輕舞的飛塵。沉悶！沉悶！更那堪飄零！……恍惚有一位白衣天使遠遠地招我同升，忽然變成一隻白鶴，銜了我一根頭髮飛去……若非我在做夢，那定是娥娜姐俯在我的床前，摸我的額顱。你輕輕地把我喚醒，勸我吸一口鴉片烟：我感激得只凝視着你，說不出一句話，吸了兩口烟，陡覺得病退了一大半……不能忘的是隔烟燈的容貌，溫柔的語聲夾着脆香的吸烟聲！有幾次，你尋不出話說了，還讀小說給我聽：我的神經恍惚，不甚注意牠底內容，卻只愛那讀書的嬌聲。有一次，我把卓文君新劇遞給你讀，我並沒有分外的意思，不過是喜歡這個作品底巧妙。你讀完了，說太新式的我，和不新不舊的你們不能為朋友，雖我認不是，你也把書燒了。從此，我們又冷淡了許久……新年初一的早晨，我給你拜年，又進了你的房間。外邊，火炮聲不絕，雪花紛紛敲着玻窗。你歪在床上，對着酣睡的小孩子，忐忑深思。我問你在思念新年節也不歸來

的杜先生嗎。你嘆道，若是你的女兒不死，如今也有六歲了。對於這個從未提起的女兒，你在孤寂中，纔脫了繁華底桎梏，動了眞誠的愛！你說她生病時，杜先生不信醫藥，叫你到某廟去向老爺許愿，耗費得少些，你卻又許愿，又請醫生，因而用了許多錢。我微微一笑，問你未出閣以前奉的什麼教。你說是天主教。於是我的想像便虛構一段小說。教育的專制……第一個羨慕者底貧寒，杜先生的引誘，家庭的偏向……你說你從前在家裏，哥哥不能容；他說你這麼大了，還不嫁出去，要養老女子嗎。後來，杜先生來了，他們纔看得起你。因爲他愛詩，便也請了某秀才教你做詩……說話時，你把你們新婚的像片取出來交給我看。……中年的你尙存着如許豐韻，回憶青春韶華，情絃初張……窗前的眉語，詩盞底傳讀，月下的情話……阿彌陀佛！……又憐他謀生勞碌，朝秦暮楚，帶去如許溫柔，盡付東流！……外邊，火炮聲，右鄰姨奶奶燒香回來的喇叭聲，透窗隙而入……我突然說道：世上不平的事多着哩……若是我有手槍，我要放死許多人。

——你若是在這里把杜先生打死了，我們捉着你交巡捕，你也要抵命哩，你恐慌地說。

可見女人們最易受駭。

——我假裝瘋魔，（我雖然意不在此，卻信口答道，）不過判我無期徒刑：我在監裏，不愁穿吃，捧手念佛，死而無恨。

——你旣有決心學佛，爲什麼還到這里來找我們女人家閒磕牙呢？

至此，我的種種哲理都失敗了。我要尋一句話答覆，許久，只尋着寂靜。你得意地瞅着戰敗的我，我搭訕說姐姐是我所見的女人之中最靈敏的一個……但是你也有缺點：眉毛太淡……

——若是我的眉毛同你的一樣黑，我早去吊死了。你說了，把舌頭伸了一伸；因爲你們在新年中忌諱說死。我好笑你的驕傲和狂妄。自殺的人多着哩：但如眉毛太黑而自殺，這是一個小說家想像不出的。許多變醜了的老嫗還活着哩！……其實，你的閱歷，你的心計早已老了，雖則你的態度還是靑年的。——你的生日前一

天，你微服出去買東西，我也因事出去了：你在衙內和我捉迷藏，哈哈大笑活潑潑地，眞像一個小孩子。但是在這些微事中，都有你的心計。第二天，我認識了你的尊貴的女朋友，時髦的女人，小孩子底繼母，和你的貧寒的親眷，鄉下的男女，還有一位穿草鞋的老者。夜晚，他們去後你對我誇講你的女友底闊綽，好像是你的光榮。你又批評你的親眷窮陋無禮，好像幾天沒吃飯，爭着和她們同席，得罪了你的體面的朋友。我卻喜歡這種混合法：除銀幣底多寡以外，他們有什麼可以不平等的？穿草鞋的脚比齷齪的靈魂誰爲高尙？可憐的姊妹們，你們捨親眷底愛，節省飲食，犧牲自由，以效法而諸事疑是幸福的她們！設使你們身臨其境，卻仍不會覺得這種生活的空虛。須知人生底意義，不只在乘汽車，趕時髦的裝飾……你又說你的母親，妹妹雖然貧累，卻也省得請人。……我不知你說這個話底目的，但奇怪上海人底會計學，…… 清晨，纔起來時，我自已詫異怎麼和這樣一個女人深交了許久。我想以後見她時，必要表現我的輕視。但是，剛纔看到在客堂裏對鏡梳妝的你的背影，我又忘了一切，甚且走近你身邊的椅子上坐着了。晚霞站在你背後，替你梳頭。兩個新樣的頭兒在一個很小的鏡子裏鬪嬋娟。你們打算去照像，你說你要裝男子。我迎和你的說話，說你最好是裝祝英臺。你惜了我一眼，故意大聲說：『我們都是正經人呀！』我知道你說這話底緣因：前夜晚，我疲倦睡了，你還在我的桌子上，趕着把刺繡做完，晚霞到門邊來窺看了幾次……這是應當原諒你的。但是這句話太重了。我一時急燥，把梳子賭氣去了。萬不料你登時破了臉，鬧得那麼厲害……『那是黃楊木的，不便宜呀！』……迷信純粹感情的我，怎經得這個打擊？我砰磅地開閉了門，忿忿地出去了。天氣清朗，沿路梧桐，花柳園亭，都安然如故，似乎不覺得我的不幸，更加我惱怒。我渾無力地，倒在池邊的椅子上，禁不住流了一陣眼淚。沒有人理我。許久，我忘記了是什麼事，卻還覺得眸子間蒙着一層淚幕，卻見初來的燕子欣然地飛來復去。可羨慕的他們的自由！毫無拘束，以天下爲家，喜則留，不喜則去，要避煩悶，應學牠們，我漸漸安慰了些，慢步回來：到了門前，又逡巡不進，門上連年的塵垢又引起了我幾分不快。裏邊，你和晚霞閒談，隱約可辨：『……也不希奇……

…家裏又沒人……只自己謀生活……某某有個勢力的發財的父親，比他好得多哩……』以下的，我不聽見了。

我用力敲開了門，跑上梯兒，頹然倒在床上。也沒有眼淚，也沒有思想。都沒有：都空了。茫茫世界，沒有我的空間。似乎不存在的我放過了不知多少時間，忽然翻身起來，跪在悔罪的馬達肋納聖女像前：我好像是在祈禱，但是沒有一點思想。跪了許久，平靜了些，一起來，便起頭收拾行李。往那里去呢？不管。總是去的好。

我等你到夜深。聽見你上樓的步聲，我趕忙來對你說：

——我給你十天的房錢。我明天要走了。

——隨便你罷。

你硬聲答應了，就下去了。移時，你又上來懶懶地坐在屋角，埋着頭，恍惚眼眶含濕，輕言細語地說：

——你這樣久都住了，爲什麼不住下去呢？我們又不會得罪你……況且這個月的房租，我還無法付出。前天，你說要去取錢（我只唯唯應聲，又忘了前因）……你明天去取錢去罷，是不是？……

你舉起亮晶晶的眼光睇着我，微微破涕一笑。於是，我的意志又墮落了。……

（原載瑪麗，商務版）

疲憊者

王任叔

一連餓了四天的運秧，今天眞是怎麽也煎熬不住了。他只得走向喬崇先生家裏去。

論他的年紀，已經有四十光景，（的確，我曾在前一月到山上去折花去，遇見了他，問他的歲數。他說：『大概四五十歲吧！窮人是算不來年紀的，挨一天算一天賬！不像有錢人，屈着手指兒數年紀，挨到了四十五十熱熱鬧鬧做一會兒壽，二五八六地喝一會酒！窮人也算什麽，也値得去記歲數……』）沒有父母是當然的事，沒有子女倒是有些超出常例以外了。然而一按他的實際，他非特沒有子女，他連一個老婆都沒有討過咧！這不免要使他們驚奇了，但我們的運秧是不能負擔解答你們這個驚奇的責任的。

他在我能記憶時起，並不在我們村裏的。一到我十三歲那年，他歸來了，那時剛剛是他父親死亡這一年三月裏。

他父親的死，差不多我們村裏都是傳爲美談的一椿事。

大概他有五六十歲了。他從下三府歸來。他一歸到他那杏樹脚下老屋裏空堂堂的屋，使他感到難言的寂寞；又不知誰來一撥動他老的春心，他終於想討一個老婆了。

五六十歲的老翁，討了一個老婆慰慰寂寞，在中國的社會裏並不算什麽一回事。然而在他便覺得有些僭越了。

大概是我家那位朝覲哥，他搭趟着他老，肯爲他作媒。並且誘他老說：『我已經給你說妥了，你明兒去娶

她吧！』

果然第二天起來，我們看他老左手提着小吊籃，右手拿着炮仗，說是去迎接新嫁娘去了。

結果他賺得了失望，於是他歸來痛哭了。于是他死了！他死了算什麼，地球上每天死的人多着呢？但是做他兒子的，便不得不來守一會喪了。

便是這一次運秧歸來了。我們看見他那背骨高聳和肩齊平的形態，我們都覺得他是個很好頑的人。我們因上他一個尊號，叫『運秧駝背。』

據前輩人說，運秧先前背脊是沒有像這樣駝着的。

大概他年少外出傭工，背背大樹，壓灣了他的脊骨。然而這是想像的話，我不曾聽他親自招個這樣口供。他那時歸來，依然是襤褸得很。一隻漆黑的木箱，一床破被，幾領衣服，便是他的全盤家產了。至於他老父遺下的老杏樹脚下的一間屋，照例是應該作他哥老運夫爲長子長孫費的。運秧當然是沒分住，只好讓他哥老運夫到外面去時買給哆哆叔；然而，我們的運秧也並不曾要過。

運秧說外面工作沒味，受人欺侮；重的肩子叫你擔，苦的工作叫你做，推來擋去，外面人一點也不肯負責任的。此後罰咒也不去作工了。

運秧既然罰咒不外去了，那末到什麼地方去住呢？這在恂恂儒雅的我們，當然是很成問題的一回事，然而在運秧的身上却不成什麼問題了。

運秧便把一切行李擱置在我們新祠堂的廂樓上。於是定出他作工的價目，以便人人雇傭。

運秧工價比什麼人都賤，別人家從百錢一直加到二百錢，而運秧却老是六十大錢一工。這似乎可以招徠生意了。

，然而一般主人家，因爲運秧這個肚子大好，一餐飯足足能吃一桶，雖是工價較賤，來回一計算，則似乎也

不大合算了。所以運秧還是有熬餓的時間。

熬餓也只有熬餓吧了，運秧有可向誰去說呢！據運秧親口告我說：『這都是數該如此，所以我總餓也餓不死的。我自然也沒法去作踐這一條命。有時委然熬得沒法，那麼這公有的清水，我終得喝一口；這被大家作踐的青草葉，我終得吃一些！』

一天，他覺得委實太寂寞了，非稍稍活動一活動不可。於是他建議移居。

他獨自一個人的事，本不用要誰贊同的。只要他自己意志一決定，他便立時可以實行了。

但他眞好，他每用這麼法子來消遣這寂寞的。他每每自己提出一個任何議案，再把他自己投入別一個思想裏，來駁斥這個提議；駁斥一會以後，他又把自己投入又一個思想裏來反駁……他這樣地互相駁覆一下，空室中雖只有他一個人，便無異於滿座同志，談論風生地在說話了。他於是不覺寂寞了。

這一天，他自然也是經過久長的籌論過的。他決計把家搬到三聖殿去。

三聖殿是個眞好去處。位置剛在西嶴之上，下大山的半腰。我們一登其上，可以瞭望遠近。四圍山屏，矗立如武侍。青翠蒼綠，幾乎終年如常。可見那山裏松竹的繁茂了。俯瞰細田畈，形如大船。船底一帶溪水，永恆地在着奔流。每當人眩眼看時，幾疑那細田畈眞個在水上駛行。左旁一村，瓦屋比櫛，形如菜刀，與前面龜形的小村遙遙相對。每當晚間晨興，烟霧飛揚，瀰漫山谷，將這一座聖殿，高聳雲間，住在這里的人，幾疑是世外的人了。

然而我們運秧也眞是被世人忘却了的世外的人呢！

運秧把木箱搬上聖殿，第一會就碰了一個釘子。

我們那位裔沅哥，仗着裔崇先生親兄的勢，早已霸佔住了三聖殿的住屋。運秧搬來住，雖是所佔的地位只有靠關帝左旁的一個牆角，然而不免多少使裔沅哥有些不方便與討厭。

『運秧哥，這是不興的事，菩薩面前怎麼好住人。』

『那麼你怎麼住着？』運秧緩緩地側着頭問。

『那是不同的。我們住的是偏屋。』

『那麼，喬沅，老哥雖是一錢不值，這條狗命，但終多少比較這柴把值幾個錢吧！你那柴把可以在殿中放，我倒使不得在這兒躺嗎？喬沅老哥，你也夠可憐啦，睡伴着你的柴吧！……』

運秧好似並不曉得哭，很和平地對着喬沅哥笑。喬沅哥一聽這話却也理由十足，再不好輕易駁斥 。笑一笑，皇帝開恩那麼樣准他住下了。

但是運秧的生意眞不好，這一春很少有人雇傭他。熬餓的日子委實太多了 。自然只得厚一下臉趕這一條路。

『喬崇，喬崇，在家嗎？』運秧吆喝着走進一楹五間二弄的大樓屋去。

喬崇先生道是什麼打官司的人來了，匆忙地奔了出來，迎頭一看，是他，覺得碰了一鼻子灰，皺一下眉返入後房，把房門呀的一關，仍橫倒在牀上，吸他的鴉片去了。

這房門，這斯貧暴富的房門！完全，完全的好似在駡運秧。運秧心裏不覺一陣寒慄，繼而有一股酸意直衝到鼻子兒上來，急忙連連用乾笑掩飾過去，然而在他的眼角上已經有一點微微的潤溼了。

畢竟喬崇先生的家是不像運秧一般的只建築在幾根稻竿之上的，只有一席地。就是他一間客堂，已夠足運秧建築二十多個家庭。所以運秧雖是被喬崇先生不瞅睬關出門外，這客堂却正夠足他來去地踱着消磨時光了。

也有在一時，運秧覺得這「踱」沒有多大意味了。而且塔塔的履聲一起，益形他的寂寞更深。索性坐在檻上，守着沉默；那麼由寂寞而參悟到寂寞，便也無所謂寂寞了。

太陽終算還有情，居然把運秧難熬的半天將得挨過了，由東山爬到中天，畢直的照着。

爾崇先生的長工息工歸來了。

一納頭見了運秧，於是打渾插科，一齊都起來了。運秧眞做了他們開頑笑的具體傢伙。

『運秧作什麼來？』

『嘻……走走！』運秧當然只好迎着笑。

『哼，我知道了，你莫不是來揩油，來賴飯吃！』

『嘻……那何必說起！』運秧的語音幾乎使人很難聽到，然而運秧縮頭迎笑的神態，還是依然。

『呃，老實，』長工覺得自己侮辱他人過甚了，良心上也有些過意不去，所以又轉換一個問題。『運秧，老酒味兒如何？今兒和我們工作去，明兒又得爛醉一頓了！』

爛醉，運秧一生也不得爛醉一會酒過。『只有這一天，只有這一天，』運秧想起來了。

於是運秧被空虛佔領着的心稍稍有些悲哀的惠臨了！

二

一說起，已是一年多的事了，運秧那時還有人雇傭。他身邊居然有六七毛錢了。

這天，當然是他自己的光陰的一天，他酒性有點難熬了。

實在的，對於飯，運秧似乎還是次一等的需要。惟有酒，我們的運秧却不能缺少的，除了吃草葉的日子以外。

他奔到街上去。在毛益生酒店裏，他立下了。

『打一毛錢酒。』

店夥知道他的脾氣：他沒有錢的時候，斷不肯來上店的，這次來勢頗健，大概他又有些錢了。

『一毛錢酒。多少錢糕？半毛？』

『好，半毛錢大黃糕。』

當然大黃糕是他下酒的好朋友了。運秧斷不肯學一般人勢利的脾氣，有了錢便忘懷老朋友，去買椒香或火炙吃的。

「一飲而盡」運秧雖做不到，講一句實話，一毛錢酒，運秧却只有十飲。而黃糕還有一大半。這似乎有些太不濟事了。於是運秧的手向櫃上自然地一拍：

『再添一毛錢。』

店夥當然有些嚇呆了。運秧雖然有錢，但充其極也多不過二毛錢吧了。倘再加一毛錢酒，那麼一共二毛半錢，怕不是要拖欠半毛了嗎？

『半毛吧了，酒已然吃得爛醉了。』店夥假裝着勸，說。

『爛醉了！什麼，哼，現錢交易，我給你現錢交易吧！來，偏要再打一毛半來！』

他左手向腰間一擦，把四毛錢丟在櫃上，於是店夥只好聽從了。

照以前一毛十飲的例來推這一毛半錢的酒，運秧大概也只一十五飲吧了。

於是運秧滿面通紅笑孜孜的盪出店去。

運秧在街上東闖西跌地走了一段路，他又行到一家廣貨店門外。他笑呼呼的向店堂裏看去，他突然地好似發現了一件珍寶，大踱步跨進店門去。

他從櫃上箱內取出了一瓶花露水，把玩起來了。

『這裱畫不錯，還有一個大姑娘。這個姑娘倒也生得不錯！』他於是笑盈着兩唇了。

正當這位藝術家在鑑賞藝術的時候，店夥虎吼也是的喊聲起來了：

『你，運秧，偸賊！誰家的東西？可任意取！』

『哼，這麼拿一下幹嗎了？』

『你又不買，拿什麼！』一把，店夥把運秧手中的瓶奪了過來。

『這麼樣惡狰狰的，裝給誰看？大家都是十個月生的，差不多點吧！况且你安知我不買！』

『你買，你買去給誰？你又沒有大姑娘小姑娘相好，你自己一付酒糟的臉，又用不着這個！』

『我運秧不是說一句話，你料想我沒有大姑娘小姑娘相好嗎？來，來，你幾毛錢一瓶，我去送給你看。』運秧仗着酒膽，似乎有些憤憤然了。

『幾毛錢倒也不用，你要，便一毛吧！』

『使得，便一毛！拿去！』運秧又把錢向櫃上一括。店夥倒有點愕然了。

『好，你買去，不過你送給誰呢？』

『你看！』他把瓶塞打開，一古腦兒喝到肚裏了。『我便送給我的大腸，小肚腸去！哼，你料笑我沒有大姑娘小姑娘嗎？』

這一來，店夥不免有些恐懼了。像這麼一下子吃了，可不是會藥死嗎？但不死的運秧恐怕吃了砒礵也不要緊！何況他過的日子既無所謂生，又無所謂死的；「要死」這個恐懼，當然不足以阻止他不飲花露水。

他又茫然的闖出店外。他於是鼓腹浩歌了。但他並不唱想我郞，也不唱孟姜女，他只是任自己唱着哼哼曲。

他向一心亭穿過，行在橋上，他似乎有些站立不穩了，但他又不幸而不至於墮下水去！

他走到隔水村，他闖到祠堂那兒。祠堂外有條長石櫈，他在櫈上睡着了。

他很幸福，堂外一株樟樹，綠葉濃重，蕭蕭地唱歌催他安眠。

這事和現在相差祇不過一年光景吧了，然而窮人的運秧的心境却幾乎像過了二十多年一般的變換了。當長工提起這事問他時，他覺得眼前是英雄氣象完全消失了！他眞是有些悽悽然了。然而也只好悽悽然吧了！

長工搭趔一會兒，把飯菜端出來吃了。但並不多備一付箸碗。

運秧依自己志氣講話，實在應該立時走了。然而雪白的飯，噴熱的羹，不由得他餓眼霍霍的亮了，飯肚咯咯的轉了！

——啊！也只好耐一下子吧！

運秧於是自己走到厨下取了一付碗箸來，想挨着長工並排坐下去。但長工們似乎今天還是有飯吃的人大可以驕傲人家，各都橫着腰不使他坐下來。

於是他只好在桌角旁站着吃了。

他第一口飯是拌着他的眼淚吃下去的！

三

運秧自這一次後，不再有向人家處賴飯吃的事了。但他到底怎麼過日，我是無從知道。而據喬沅哥說，他又是永不會偸盜人家的。

喬沅哥說：『哈，奇怪，我們村裏要像運秧那樣石骨鐵硬的人，是連半個也尋不出了。這個駝背哥，就使餓了時行過蘿卜田，他也不拔一個吃吃的。這就可見他的骨硬了！』

但是後來偏有一件賊案圖賴着他。

在這個月裏，有一個阿三突然地來做他的鄰侶。運秧起初覺得有些討厭，後因礙於阿三的勢面，也無可奈何。

阿三本來是在城裏當司法的，因犯規斥革。他又曾爲喬崇先生在官司上幫過忙，所以也來歸依喬崇先生。喬崇先生一時難以發落，便叫他權在這三聖殿裏住下。至於他的生計怎樣維持，喬崇先生也曾授與他一條計策，叫他在鄉間各處，夜裏去掏缸沙賣。

這天，阿三黎明歸來，一看他的鄰侶，已然不在草窩裏鑽着了。起初不免有點奇怪，繼而在他賊的心理上生起了一種被賊的恐怖了。他於是把皮箱開來，一數他的錢包，似乎缺少了二元錢。他記得在這二十天中，他所賣得的缸沙錢，大約有十元了。怎麼錢包裏只有八元錢。但他自己想想，實在還有一點模糊，十元與八元之間，終究是那一邊，頗難決定。不過從運秧趁早便出去這一件事上看來，他的錢便難保不有損失。於是他便決定他的錢是有十元，二元是被運秧偷去了。

他去告訴了喬崇先生。

喬崇先生對于偷賣缸沙這一件事上，本也想分潤些乾俸的，這一來，不是把他的權利損失了麼？於是差一生獨眼傳運秧到案。

恰恰運秧又是喝酒歸來，很興頭地來到喬崇先生地方。

『什麼？喬崇叫阿哥來作什麼？』

『哼，駝背，』當然的，喬崇先生一向不曾叫過人家叔或伯的，免損害他那紳士的威嚴，何況只有阿哥資格的運秧當然連正名也有些不屑叫了。『駝背，你有沒有拿過錢？』

『誰的錢？』運秧因有三分酒意，所以頗能使些嬉皮笑臉。

『那位阿三的錢。』

『阿三是誰？』

『呸，賤狗，拿了錢，還要作假！』喬崇先生不免憤憤了。

『呃，老弟，你不用氣急。阿三是什麼樣的人（？）眞有福氣，我曾去拿他的錢。』運秧仍不屈的說。

『照我毛忖忖，駝背哥是石骨鐵硬的人，』於是喬沅哥向着別人說了，『斷不會偷錢的。他和我同住了多年，他即使火沒有了要吃烟時，到我們竈裏來借一個火，也不來的；他眞有這般硬呢！——阿三，你……』

『喬沅先生，』阿三打斷喬沅哥的話辯護着說：『哪裏，我淸白有十元錢，缺了二元；我們住的地方除他以外，再沒有加添別一人的足跡了。那麼，我這兩元錢是誰偷呢？』

『誰偷！』運秧對阿三作一下不屑的神氣，轉又對喬崇先生說，『喬崇，我對你說，他的錢，你們說我偷也好，就算是我偷吧！但我要反問一句，我的錢，可是誰偷了？你老阿哥，雖算不來什麼人，但終究比你多活幾歲，我自從七八歲上起，便和人家看牛工作，一直到現在有四十光景了，雖是近幾年人家因我力衰不大要我作工，但極缺極缺算來，我終究作過二十年工了。我這二十年作工裏，每年十元算，也得有二百元錢了。我這兩百元錢，可不知誰給我偷了！我也不曾娶個把老婆，生個把兒子，過化去一百二百。我一直到現在，還是個光棍子呀！我又沒有像你年紀雖少，兒女有了一擔。我除喝些酒外，也不曾打過牌輸過錢。我橫忖豎忖，我終應有二三百積蓄。但我現在竟一些沒有，連一條被也只賸有了一些破絮。我爲什麼要到這步田地？我的錢，老實說關帝是不曾偷過的，周倉關平也不曾拿過的。至於我的好朋友老鼠，他也斷不來損害我一絲一毫的東西的，可決其不會偷。你老阿哥既然肯爲阿三幫忙，查拿偷兒，那麼老阿哥的事情，還請你查一個究竟。讓我死了也好閉得上眼睛。……』

運秧這一篇滔滔的話，顯見他實在有三分酒意了。於是喬崇先生怒了，一聲叱喝，衆手齊下，把運秧縛了起來。

過幾天，喬崇先生寫了一封信給知事先生，說運秧犯過十件重大的竊案，今被阿三查獲，特地來送縣的。這樣一做，阿三得升做偵探，運秧也有幸的在牢獄裏吃了一年多的飯。

運秧放了犯，這不死的身體越發肥了。但是吃飯的習慣倒養成功了，甚至於一餐也熬煎不住。於是運秧只好迫走做乞丐這條路了。可是他因和我們是同宗，却從不曾到我家來討過。所以現在的運秧可說是尋到一條生路了，我深深地爲他祝福！

（原載小說月報十六卷十一號）

長閒

夏丏尊

他午睡醒來，見才拿在手中的一本陶集，皺折了倒在枕畔。午飯時還陰沉的天，忽快晴了，窗外柳絲搖曳，也和方才轉過了方向。新鮮的陽光把隔湖諸山的皺襞照得非常清澈，望去好像移近了一些。新綠雜在舊綠中，帶着些黃味。他無意識地微吟着「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揉着倦餳餳的眼，走到喫飯間。見桌上並列地丟着兩個書包，知道兩女兒已從小學散學回來了。屋內寂靜無聲，妻的針線簍裏，鬆鬆地閒放着快做成的小孩單衣，針子帶了線斜定在紐結上。壁上時鐘正指着四點三十分。

他似乎一時想走入書齋去，終於不自禁地踱出廊下。見老女僕正在簷前揩抹預備醃菜的瓶罈，似才從河埠洗滌了來的。

「先生起來了，要臉水嗎？」

「不要。」他躺下擺在簷頭的藤椅去，就燃起了捲煙。

「今天就這樣過去罷，且等到晚上再說了。」他在心裏這樣自語。躺了吸着煙，看看牆外的山，門前的水，又看看牆內外的花木；悠然了一會。忽然立起身來從簷柱上取下掛在那裏的小鋸子，攜了一條板凳，急急地跑出牆門外去。

「又要去鋸樹了。先生回來了以後，日日只是弄這些樹木的。」他從背後聽到女僕在帶笑這樣說。

方出大門，見妻和二女孩都在屋前園圃裏，妻在摘桑，二女孩在旁「這片大，這片大！」地指着。

「阿吉，阿滿，你們看，爸爸又要鋸樹了。」妻笑了說。

「這椏杈太密了，再鋸去他。小孩別過來！」他踏上凳去。把鋸子擱到那方才看了不中意的柳枝去。

小孩手臂樣粗的樹枝，「拍地」一落下，不但本樹的姿態，為之一變，就是前後左右各樹的氣分，在他看來，也都如一新。攜了板凳回入庭心，把頭這裏那裏地側着看了玩味一會，覺得今天最得意的事，就是這件了。於是仍去躺在簷頭的藤椅上。

妻攜了籃進來。

「爸爸，豌豆好喫了。」阿滿跟在後面叫着說。手裏捻着許多小柳枝。

「哪，這樣大了。」妻揭起籃面的桑葉，籃底平平地疊着扁闊深綠的豆莢。

「啊，這樣快！快去煑起來，停會好下酒。」他點着頭。

黃昏近了，他獨自緩飲着酒，桌上擺着一大盤的豌豆，阿吉，阿滿也伏在桌上搶着喫。妻從房中取出蠶籩來，把剪好的桑葉鋪撒在灰色蠕動的蠶上，二女孩幾乎要把頭放入籩裏去，妻擎起籩來逼近窗口去看。一手抑住她們的攀扯。

「就可三眠了。」妻說着，把蠶籩仍擎入房中去。

他一壁喫着豌豆，一壁望着蠶籩，在微醺中又猛觸到景物變遷的迅速，和自己生活的頹唐來。

「唉！」不覺洩出歎聲。

「甚麼了？」妻愕然地從房中出來問。

「沒有甚麼。」

室中已漸昏黑，妻點起了燈，女僕搬出飯來。油炸筍，拌萵苣，炒雞蛋，都是他近來所自名為山家清供而妻所經意烹調的。他眼看着窗外的暝色，一杯一杯地只管繼續飲，等妻女都飯畢了，才放下酒杯，胡亂地喫了

小半碗飯，含了牙籤，踱出門外去，在湖邊小立，等暗到什麼都不見了，才回入門來。

喫飯間中燈光亮亮的，妻在繼續縫衣服，女僕坐在對面用破布疊鞋底，一壁和妻談着甚麼。阿吉在桌上布片的空隙處攤了小朋友看着，阿滿把她半個小身子伏在桌上指着書中的貓或狗強要母親看。一燈之下，情趣融然。

他坐下壁隅的藤椅子去，燃起捲煙，只沉默了對着這融然的光景。昨日在屋後山上採來的紅杜鵑，已在壁間花插上怒放，屋外時送入低而疎的蛙聲。一切都使他感覺到春的爛熟，他覺得自己的全身心，已沉浸在這氣分中，陶醉得無法自拔了。

「爲甚麼總是這樣懶懶的！」他不覺這樣自語。

「今夜還做文章嗎？春天夜是熬不得的。爲甚麼日裏不做些！日裏不是睡覺，就是蕩來蕩去，換字畫，換花盆，弄得忙煞，夜裏每夜弄到一二點鐘。」妻舉起頭來停了針線說。

「夜裏靜些囉。」

「要做也不在乎靜不靜，白馬湖眞是最靜也沒有了。從前在杭州時，地方比這裏不知要嘈雜得多少，不是也要做嗎？無論甚麼生活，要坐牢了才做得出。我這幾天爲了幾條蠶的緣故，採葉呀，甚麼呀，人坐不牢，別的生活就做不出，阿滿這件衣服，本來早就該做好了的，你看！到今天還未完工呢。」

妻的話，這時在他，眞比甚麼「心能轉境」等類的宗門警語還要痛切。覺得無可反對，只好逃避了說：

「日裏不做夜裏做，不是一樣的嗎？」

「昨夜做了多少呢？我半夜醒來還聽見你在天井裏踱來踱去，口裏唸唸着甚麼『明日自有明日』哩。」

「不是嗎？我也聽見的。」女僕羼入。

「昨夜月色實在太好了，在書房裏坐不牢。等到後半夜上雲了，人也倦了，一點都不曾做啊。」他不禁苦

笑了。

「你看！那豈不是與燈油有仇，前個月才買來一箱火油，又快完了。去年你在教書的時候，一箱可點三個多月呢。——趙媽，不是嗎？」妻說時向着女僕，似乎要叫她作證明。

「火油用完了，橫豎先生會買來的。怕甚麼？噯，滿姑娘！」女僕拍着阿滿笑說。

「洋油也是爸爸買來的，米也是爸爸買來的。阿吉的小朋友也是爸爸買來的，屋裏的東西，都是爸爸買來的。」阿滿把快要睡去的眼張開了說。

女僕的笑談，阿滿的天眞爛漫的稚氣，引起了他生活上的憂慮，妻不知爲了甚麼，也默然了，只是俯了頭動着針子，一時沉默支配着一室。

三個月來的經過，很迅速地在他心上舒展開了：三個月前，他棄了多年厭倦的教師生涯，決心憑了僅僅夠支持半年的貯蓄，回到白馬湖家裏來，把一向當作副業的筆墨工作，改爲正業，從文字上去開拓自己的新天地。「每日創作若干字，翻譯若干字，餘下來的工夫便去玩山看水。」當時的計劃，不但自己得意，朋友都豔羨，妻也贊成。三個月來，書齋是打疊得很停當了，房子是裝飾得很妥貼了，有可愛的盆栽，有安適的几案，日日想執筆，刻刻想執筆，終於無所成就，雖着手過若干短篇，自己也不滿足，都是半途輟筆，或憤憤地撕碎了投入紙簍裏。所有的時間，都消磨在風景的留戀上。在他，朝日果然好看，夕陽也好看，新月是嫵媚，滿月是清澈，風來不禁傾耳到屋後的松籟，雨霽不禁放眼到牆外的山光，一切的一切，都把他牢牢地捉住了。

想享樂自然，結果做了自然的奴隸，想做湖上詩人，結果做了湖上懶人，這也是他所當初萬不料及，而近來深深地感到苦悶。

「難道就這樣過去嗎？」他近來常常這樣自訟。無論在小飲時，散步時，看山時。

壁間時鐘打九時。

「咿呀！已九點鐘了。時候過去眞快！妻拍醒伏了睡熟在膝前的阿滿，把工作收拾了，吩咐女僕和阿吉去睡。

他懶懶地從藤椅子上立起身來，走向書齋去。

「不做末，早睡囉！」妻從背後叮囑。

「呃。」他回答，「今夜是一定要做些的了，難道就這樣過去嗎？從今夜起！」又暗自堅決了心。

立時，他覺得全身就緊湊了起來，把自己從方才懶洋洋的氣分中拉出了，感到一種勝利的愉快。進了書齋門，急急地摸火柴把洋燈點起，從抽屜裏取出一篇近來每日想做而終於未完工的短篇稿來，吸着煙，執着自來水筆，沉思了一會，才添寫了幾行，就覺得筆滯，不禁放下筆來舉目凝視到對面壁間的一幅畫上去。那是朽道人十年前爲他作的山水小景，畫着一間小屋，屋前有梧桐幾株，一古裝人兒在樹下背負了手看月。題句是，「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負此梧桐月色也。」他平日很愛這畫，一星期前，他因看月引起了淸趣，才將這畫尋出，把別的畫換了，掛在這裏的。他見了這畫，自己就覺得離塵脫俗，作了畫中人了。昨夜妻在睡夢中聽到他念的，就是這畫上的題句。

他吸着煙，向畫幅悠然了一會，幾乎又要踱出書齋去。因了方才的決心，總算勉強把這誘惑抑住。同時，猛憶到某友人「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但是也不能抵一錢用」的話。不覺對於這素所心愛的畫幅，感到一種不快。

他立起身把這幅畫除去。一時壁間空洞洞地，一室之內，頓失了佈置上的均衡。

「東西是非掛些不可的，最好是掛些可以刺激我的東西。」

他這樣自語了，就自己所藏的書畫中，想來想去，忽然想到他的畏友弘一和尚的「勇猛精進」四字的小額來。

「好，這個好！掛在這裏，大小也相配。」

他攜了燈從書箱裏費了許多工夫把這小額尋出，恐怕家裏人驚醒，輕輕地釘在壁上。

「勇猛精進！」他坐下椅子去默念着看了一會，復取了一張空白稿子，大書「勤靡餘暇心有常閒」八字，用圖畫釘釘在橫幅之下。這是他在午睡前在陶集中看到的句子。

「是的，要勤靡餘暇，才能心有常閒。我現在是安逸而心忙亂啊！」他大徹大悟似地默想。

一切安頓完畢，提出筆來正想重把稿子續下，未曾寫到一張，就聽到外面時鐘丁地敲一點。他不覺放下了筆，提起了兩臂，張大了口，對着「勇猛精進」的小額和「勤靡餘暇心有常閒」八字，打起呵欠來。

攜了燈回到臥室去，才出書齋，見半庭都是淡黃的月色，花木的影映在牆上，輪廓分明地微微搖動着。他信步跨出庭間，方才書上的題句，不覺又上了他的口頭：

「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負此梧桐月色也！」

（原載開明版，活葉文選 No. 793）

怯弱者

夏丏尊

一

陰歷七月中旬，暑假快將過完，他因在家鄉住厭了，就利用了所剩無幾的閑暇，來到上海。照例就擱在他四弟行裏。

『老五昨天又來過了，向我要錢，我給了他十五塊錢。據說前一會浦東紗廠爲了五卅事件，久不上工，他在領總工會的維持費呢。唉，可憐！』兄弟晤面了沒有多少時候，老四就報告幼弟老五的近況給他聽。

『哦，』他淡然地說。

『你總只是說「哦，」我眞受累極了。錢還是小事，看了他那樣兒眞是不忍。鴉片恐還在吃吧，你看靠了蘇州人做女工，那裏養得活他。』

『但是有甚麼法子囉！』他仍淡然。

自從老五在杭州討了所謂蘇州人，把典鋪的生意失去了以後，雖同住在杭州，他對于老五就一反了從前勸勉慰藉的態度，漸漸地敬而遠之起來。老五常到他家裏來，訴說失業後的貧困和妻妾間的風波，他除了於手頭有錢時接濟一些以外，一概不甚過問。老五有時說家裏有菜，來招他吃飯，他也託故謝絕。他當時所最怕的，是和那所謂蘇州人的女人見面。

『見了怎樣稱呼呢？她原是拱宸橋貨，也許會老了臉皮叫我三哥吧，我叫她甚麼？不尷不尬的！』這是他心裏所老抱着的過慮。

有一天他從學校囘到家裏，妻說：

『今天五弟領了蘇州人來過了，說來見見我們的。才囘去哩。』

他想，幸而遲了些囘來，否則糟了。但仍不免爲好奇心所驅：

『是甚樣一個人？漂亮嗎？』

『也不見得比五娘長得好。瘦長的身材，臉色黃黃的，穿的也不十分講究。據說五弟當時做給她的衣服已有許多在典鋪裏了。五弟也憔悴得可憐，和在當鋪裏時比起來，竟似兩個人，何苦呵，眞是前世事！』

老五的狀況，愈弄愈壞。他每次聽到關於老五的音信，就想像到自己手足沉淪的悲慘。可是却無勇氣去直視這沉淪的光景。自從他因職務上的變更遷居鄉間，老五曾爲過年不去，奔到鄉間來向他借貸一次，以後就無來往，唯從他老四那裏聽到老五的消息而已。有時到上海，聽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囘母家，帶了蘇州人到上海來了。有時到上海，聽到老五由老四荐至某店，虧空了許多錢，老四吃了多少的賠賬，有時到上海，聽到老五梅毒復發了，臥在床上不能行動。後來又聽到蘇州人入浦東某紗廠作女工了，老五就住在浦東的貧民窟裏。

當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說給他聽時，他的囘答，只是一個『哦』字，實際，在他，除了囘答說『哦』以外，甚麼都不能說了。

『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樣地步了，既到了上海，就去望他一次能。』有時他也曾這樣想 。可是同時又想到：

『去也沒用，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鴉片仍在吸，住在貧民窟裏，這光景見了何等難堪。况且還有那個蘇州人……橫豎是無法救了的，還是有錢時送給他些吧，他所要的是錢，其實單靠錢也救他不了……』

自從有一次在老四行中偶然碰見老五，彼此說了些無關輕重的話就別開以後，他已有二年多不見老五了。

二

到上海第二天，他才和朋友在館子裏吃了中飯囘到行裏去，見老四正縐了眉頭和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在談話。

『老三，說老五染了時疫，昨天晚上起到今天早晨瀉過好幾十次，指上的螺也已癟了。這是老五的鄰居，特地從浦東趕來通報的。』他才除了草帽，就從老四口裏聽到這樣的話。

『哦，』他一壁囘答，一壁脫下長衫到裏間去掛。

『那末，你先囘去，我們就派人來。』他在裏間聽見老四送浦東來人出去。

立時，行中夥友們都失了常度似地說東話西起來了。

『前天還好好地到此來過的。』張先生說。

『這時候眞危險，一不小心……』在打算盤的王先生從旁加入。

老四一進到裏間，就神情凄楚地：

『說是昨天到上海來，買了兩塊錢的鴉片去，——大概就是我給他的錢吧，——因肚子餓了，在小麵館裏吃了一碗麵，囘去還自己煎鴉片的。到夜飯後就發起病來。照來人說的情形，性命恐怕難保的了。事已如此，非有人去不可。我也未曾去過，有地址在此，總可問得到的。你也同去吧。』

『我不去！』

『你怕傳染嗎？自己的兄弟呢。』老四瞪了目說。

『傳染到不怕，我在家裏的時候，已請醫生打過預防針了的。實在怕見那種凄慘的光景。我看最要緊的，』

還是派個人去，把他送入病院吧。』

『但是，總非得有人去不可。你不去，只好我一個人去。——一個人去也有些膽小，還是叫吉和叔同去吧，他是能幹的，有要緊的時候可以幫幫。』老四一壁說，一壁急搖電話。

果然，他吉和叔一接電話就來，老四立刻帶了些錢着了長衫同去了。他只是懶懶地靠在沙發上，目送他們出門。行中夥友都向他凝視，那許多驚訝的眼光，似乎都在說他不近人情。

他也自覺有些不近人情起來，自恨自己怯弱，沒有直視苦難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對於苦難的敏感。身子雖在沙發上，心已似飛到浦東，一味作着悲哀的想像：

『老五此刻想瀉得乏力了，眼睛大約已凹進了，據說霍亂症一瀉肉就瘦落的。——不，或者已氣絕了。……』

他用了努力把這種想像壓住，同時却又因了聯想，紛然地回憶起許多往事來：記到兒時兄弟在老屋簷前怎樣遊耍；母親在日怎樣愛戀老五；老五幼時怎樣吃着嘴講話討人歡喜；結婚後怎樣不平；怎樣開始放蕩，自己當時怎樣勸導；第一次發梅毒時，自己怎樣得知了跑到拱宸橋去望他，怎樣想法替他擔任籌償舊債。又記到自己幼時逢大雷雨躲入床內；得知家裏要殺雞，就立即逃避；看戲時遇到翠屏山，殺嫂等戲要當場出彩，預先俯下頭去；以及妻每次生產時，不敢走入產房，只在別室中悶悶地聽着妻的呻吟聲默禱她安全的光景。又記到二十五歲那年母親在自己腕上氣絕時自己的難忍，五歲愛兒患了肺炎將斷氣時雖嘶了聲叫「爹爹來，爹爹來，」自己不敢近去抱他，終於讓他死在妻懷裏的情形。

種種的想像與回憶，使他不能安坐在沙發上。他悄然地披上長衣，拿了草帽，無目的地向外走去。見了路上的車水馬龍，愈覺着寂寞，夕陽紅紅地射在夏布長衫上，可是在他卻時覺有些寒噤。他蕩了不少的馬路，終於走入一家酒肆，揀了一個僻靜的位子坐下。

電燈早亮了，他還是坐着，約莫到了八點多鐘，才懶懶地起身。他怕到了老四行裏得知惡消息，便不得消息又不放心。大了膽到了行裏，見老四和他吉和叔還未回行，又忐忑不安起來：

『這許多時候不回來，怕是老五已死了。也許是生死未定，他們爲了救治，所以離不開身的。』這樣自己猜忖。

老四等從浦東回來已在九點鐘以後。

『你好！這樣寫意地躺在沙發上，我們一直到此刻才算「眼不見爲淨」，連夜飯都還未下肚呢！』他吉和叔一進來就含笑帶怒地說。

他一聽了吉和叔的責言，幾乎要辯解了說「我在這裏恐比你們更難過些」。可是終於噤住。因了他吉和叔的言語和神情，推測到老五尚活着，緊張的心緒也就寬緩了些。

『病得怎樣？不要緊嗎？』他禁不住一見老四就問。

『瀉是還在瀉，神志尚清，替他請了個醫生來打過鹽水針，所以一直弄到此刻。據醫生說溫度已有些減低，救治欠早，約定明晨再來替他診視一次，但願今夜不再瀉，就不要緊。——我們要回來時，蘇州人向着我們哀哭，商量後事，說她曾割過股了，萬一，老五不好，還要替他守節。卻不料妓女中竟有這樣的人。——老五自己說恐今夜難過，要我們陪他。但是地方眞不像個樣子，只是小小的一間樓上，便桶風爐，就在牀邊，一進房便是臭氣。我實在要留也不能留在那裏，只好硬了心腸回來。』

他吉和叔說恐受了穢氣，吃飯時特叫買高粱酒，一壁飲酒，一壁雜談，方才到浦東去的情形：說什麼左右鄰居一見有着長衫的人去，就大驚小恐地攏來，醫生打鹽水針時，滿房立滿了赤膊的男人和抱小孩子的女人，盡回覆也不肯散，以及小弄堂內蒼蠅怎樣多，想到自己祖父名下的人落魄至於住到這種場所，心裏怎樣難過。

他只是託了頭坐在旁邊聽着。等到飲畢，他吉和叔回去以後，還是茫然地坐着原處不動。

『我預備叫車夫阿兔到浦東去，今夜就叫他陪在那裏，有要緊急來報告。再向朋友那裏挑些大土膏子帶去。今夜大約是不要緊的，且到明天再說罷。』老四一壁說，一壁就寫條子問朋友借鴉片，按電鈴叫車夫阿兔。

『死了怎樣呢？』他情不自禁地自己咿咕着說。

『死了也沒有法子，給他備衣棺，給他安葬，橫豎只要錢就是了。世間有你這樣的人！還說是讀書的！遇事既要躲避，又放不下，老是這樣粘纏！』

老四說時笑了起來，他也不覺為之破顏。自笑自己真太呆蠢，記起母親病危時妻的話來：

『你這樣夜不合眼，飯也不吃，自割自吊地煩惱，倒反使病人難過，連我們也被你弄得心亂了。你看四弟呵，他服伺病人，延醫，買藥，病人床前有人時，就偷空去睡，起來又做事，何嘗像你的空忙亂！』

老四回寓以後，他也就睡，因為睡不去，重起來把電燈熄了，電燈一熄，月光從牕間透入，記起今夜是陰歷七月十五的鬼節，不禁有些毛骨竦然，似乎四圍充滿了鬼氣似的。

三

天一亮，車夫阿兔回來，說瀉仍未止，病勢已篤，病人昨天知道老三在上海，夜間好幾次地說要叫老三去見見。

他張開了紅紅的眼在床上坐起身來聽畢車夫阿兔的報告：

『哦！知道了！』

他胡亂地把面洗了，獨自坐在沙發上拿了一張舊報紙茫然地看着。心裏不絕地迴旋。

『這真是兄弟最後的一會了，……但正唯其是兄弟，正唯其是最後的一會，所以不忍，別說他在浦東貧民

窟裏，別說還有那個所謂蘇州人，就是他淸淸爽爽地在自己老家裏，到這時我也要逃開的……可惜昨天不去，昨天去了，不是也過去了嗎？昨天不去，今天更不忍去了。……不過，不去又究竟於心不安。……』

這樣自己主張和自己打消，使他苦悶得坐不住，立起身來在客堂圓桌周圍只管繞行！一直到行中夥友有人起來爲止。

九時，老四到行，從車夫阿兔口中問得浦東消息，卽向他說：

『那末，你就去一趟吧，叫阿兔陪你去好嗎？』

『我不去，』他斷然地說。

兄弟二人默然相對移時。浦東又有人來急報病人已於八時左右氣絕了。

『終於不救，』老四聞報歎息說。

『唉！』他只是歎息。同時因了事件的解決，緊張的心情反覺爲之一寬。

行中夥友又失起常度來了，大家攏來問訊，互相談論。

『季方先生人是最好的，不過討了個小，景況又不大好。這樣死了，眞是太委屈了！』一個說。

『他眞是個老實人，因爲太忠厚了，所以到處都吃虧。』一個說。

『默之先生，早知道如此，你昨天應該去會一會的。』張先生向了他說。

『去也無用，徒然難過，其實，像我們老五這種人，除了死已沒有路了的。死了倒有福。』他故意說得堅強。

老四打發了浦東來報信的人囘去，又打電話叫了他吉和叔來，商量買棺木衣衾，及殮後送柩到斜橋紹興會舘去的事。他只是坐在旁聽着。

『棺材約五六十元，衣衾約五六十元，其他開銷約二三十元，將來還要搬送囘去安葬……』老四撥着算盤

子向着他說。

「我雖窮，將來也願湊些。錢的事情究竟還不算十分難。」

他吉和叔與老四急忙出去，他也披起長衣就悵悵無所之地走出了行門。

四

當夜送殮，次晨送殯，他都未到。他的攜了香燭悄然地到斜橋紹興會舘，是在殯後第二日下午，他要動身回里的前幾點鐘。

一下電車，沿途就見到好幾次的喪事行列，有的有些排場，有的只是前面扛着一口棺材，後面東洋車上坐着幾個着喪服的婦女或小孩。

「不過一頓飯的工夫，見到好幾十口棺材了，這幾天天天如此，人眞不値錢呵。」他因讓路，順便走入了一家店舖買香烟時，那店夥自己在唧咕說。

他聽了不勝無常之感，走在烈日之中，汗雖直淋，而身上却覺有些寒慄。因了這普遍的無常之感，對于自己兄弟的感傷，反淡了許多，覺得死的不但是自己的兄弟。

進了會舘門，見各廳堂中都有身着素服的男女休息着，有的淚痕才乾，眼睛還紅腫，有的尙在啜泣。他從管會舘的司事那裏問淸了老五的殯所號數，叫茶房領到柩廠中去。

穿過圓洞門，就是一弄一弄的柩廠。廠中陰慘慘地不大有陽光，上下重疊地滿排着靈柩，遠望去有黑色的，有赭色的，有和頭上有金花樣的。兩旁分排，中間只有一個人可走的小路。他一見這光景，害怕得幾乎要逃出，勉強大着了膽前進。

「在這弄裏左邊下排着末第三號就是，和頭上都釘得有木牌的。你自去認吧。」茶房指着弄口說了急去。

他才踏進弄，卽嚇得把脚縮了出來。繼而念及今天來的目的，於是重新屏住了鼻息，目不旁瞬地進去。及將到末尾，才去注意和頭上的木牌。果然找着了，棺口溼溼的似新封未乾，牌上寫着的姓名籍貫年齡，確是老五。

『老五！』他不禁在心裏默呼了一聲，鞠下躬去，不禁泫然的要落下淚來，滿想對棺禱訴，終於不敢久立，就飛步地跑了出來。到弄外呼吸了幾口大氣，又向弄內看了幾看才走。

到了客堂裏，茶房泡出茶來，他叫茶房把香燭點了，默默地看着香燭坐了一會。

『老五！對不住你！你是一向知道我的，現在應更知道我了。』這是他離會館時心內的話。

一出會館門，他心裏頓覺寬鬆了不少，似乎釋了甚麼重負似的。坐在從斜橋到十六舖的電車上，他幾乎睡去。原來，他已疲勞極了。

上船不久，船就開駛。他於船初開時，每次總要出來望望的。平常總向上海方面看，這次獨向浦東方面看。沿江連排紅頂的碼頭棧房後背，這邊那邊地矗立着幾十支大烟囱，黑烟在夕陽裏敗絮似地噴着。

『不知那條烟囱是某紗廠的？不知那條烟囱旁邊的小房子是老五斷氣的地方？』他豎起了脚跟伸了頭頸注意一一地望。

船已駛到幾乎看不到人烟的地方了，他還是靠在欄杆上向船後望着。

（原載小說月報十七卷五號）

師弟

許志行

每次坐火車經過K站時，心頭總湧上一種懷舊的寂寞來，幾囘想下車去看一看曾經在那裏做過一年多生意的老店，却總是：一來沒有這機會，二來也有些不高興。今年因爲要到故鄉去省伯母的病的便道，在K站下了車，並且還過了一晚，因這機會，遂得與別了七八年從未會過一面的老店相見。這店雖然至今還開着，但看去的情形，較我在那裏時更見愴涼了：門前一向擺的賣熟食的那攤頭也沒有了，木頭架起的那廊柵也全部坍壞了，櫃檯上的夥計也少了去，左右的隣舍也都換了局面，卽是對河的那爿幾十年了的老木行，也已不開在那裏了。

我對於這爿店本沒有甚麼可以值得繫念之事：只不過在平時每當追懷往事的時候，也總聯想起牠。此番重見了牠那較前更愴涼了的景况，更排解不開的想到當年的情形來。憶起可憐的師弟，愈加凄楚而不堪囘首了。

十五六歲的時候，我正在這店裏充當學徒。店爲本地的一位紳士所開，開在市末臨河的地方。主人雖是地方上的紳士，而店的排場並不闊大，除了一位經理和一位管賬之外，櫃臺上用了四位夥計，兩個學徒，作場裏僱了三個釀酒製醬油的司務；到了冬忙，又臨時添一些人來，叫做幫冬。

地方既處市末，清淡自不待說；好在凡是走上來買東西的顧主，大都是些廚房司務和男女傭人之類，那些上銀樓進綢緞局的貴人小姐，永遠也不會來光臨的。店是朝南的門面，門前一條官河，兩岸相距，雖然無人測量過，但約來也不上百尺之闊；對岸沒有市街，祗一爿孤零零的木行，所以河面上便統年浮着長長的木排；到

了傍晚時分，市上一些游手好閒之徒，手提鳥籠，口唱京腔，三三兩兩都來木排上逍遙。

店裏的經理是一位又慳吝又刻薄六十餘年紀的老人，鬚髮都一樣的灰白，灣曲了背脊，鼻上架起一付老光眼鏡，鎮日高高的坐在賬檯裏，伸頸探頭的留心着櫃檯上的夥計們，不許他們在櫃檯上有半句的閒話，說是談起了閒事，便不關心到生意上去了。這些夥計們的薪水，都很菲薄，又要受到非常拘束的店規，所以大家都很不服；但是對於經理，猶如私塾裏的小學生對於教師一般的害怕，在經理的氣燄之下，甚麼也不敢有所強辯，因此之故，凡是來到這店裏當夥計的，都有個綽號叫做『一節頭』。這綽號的意思是說無論性子如何忍耐的人，端節進了店，中秋一定要辭了走，總沒有能夠做得久長的人的。

我在這店裏一半也爲了經理的太苛刻，總覺毫無興趣，常常想設法離開。其時的性情又很粗暴，動不動就使性發怒，無論櫃檯上的夥計，作場裏的司務，個個都要和他們吵嘴，有時和經理也竟敢對起口來：所以滿店之人，沒有一個和我相好，至於經理，尤其當我壞蛋相看了。

然而經理因爲要節省薪水起見，我進去還不滿足年，便說我人長大了，老練了，可以上得正櫃做生意了；因此辭退了一位夥計，另外添進一個小學徒來，替代我的職務。

這位小學徒，就是我的師弟：他第一天進來的時候，我見了就很詫異，因爲從來不曾見過這樣小的人，家裏會放他出來學生意的。他穿了一件深藍色的竹布長衫，罩一件黑色的老布背心，剃得光光的和尚頭：身材又小又瘦，由他的薦頭送進來，經理見了也不滿意的對那薦頭說：『人太小了，怕做不來事吧！』薦頭回答道：『這請放心，不過人生得小些，年紀倒有十三歲了，在家裏時也是個夯子，樣樣事情也做慣了的。』但經理總覺不悅。由我和薦頭帶着他拜過了師，一一與夥計們都作揖過了，末後我也受了他一個師兄之禮，吩咐他站在櫃檯橫頭。

『你好好的在這裏罷。』薦頭這樣對他說了一句去了。

他呆呆的站在櫃檯橫頭，雙眼望着對面的牆壁，很難過似的出淚；看見膺頭去了，更凄傷得哭出聲來。吃飯的時候，叫他吃飯，也說吃不落；但這原是很平常的事，凡是初次離家出來學生意的頭幾天，大都是如此，所以店裏的人也都不去介意他。

店裏的規矩：倘是新來的學徒，要問他在家裏的排行來取名，譬如排行第二，就取名叫二官：我的這位師弟，他是家裏惟一的獨生子，所以就取名叫他楊大官。

晚上上了店門，我一面告訴他如何用板在店堂裏搭舖來睡，一面帶問他家住那裏，有多少人？他因我問起這些的緣故，又好端端的淌出淚來，嗚嗚噎噎的告訴我：家在O鎮的鄉下，家裏一位母親，一位妹妹，父親是從小就不見的。

第二日，我將一切應歸他做的事情做給他看：掃地，抹桌，換烟管水，以及洗飯碗擦洋燈等等。他一面看着我做；一面還是在出淚；我對他說道：『你不要常常這樣子，經理見了要說的，』我這樣一說之後，他越加苦起來，說道：『我要囘去！』我說：『你怎麼要囘去？要學滿了生意才能囘去呢。』他說：『我不要學生意，我寧可跟着母親學種田地……』於是我又好好勸解他一番，叫他不要牽記家裏就好了。

自他進店之後，我居然升高做了師兄：但在他面上，却也毫不以師兄自豪，總很和悅的待他，有些事情他做不了的時候，也總相幫他做。他在店裏，除了我，也沒有第二個可以搭話的人，所以也很喜歡我，經理不見的時候，便挨過來和我講話，講到他母親和妹妹的事上時，總忍不住要哭出來的樣子。他說：『不知甚麼緣故，當叔叔來通知已經薦着生意了的時候，我高興得了不得，急急盼望出來，動身的那天，母親含淚送我上船時，也一些不覺難過，到了K地，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更是快活非凡；而一進了店，却就立刻兩樣起來：心裏立刻難過起來了！……』我說：『這是你第一次到外邊來，總是如此的，再過幾天便會慢慢的好了。』

過了十餘日，他牽記家裏的心，果然漸漸的平靜了。

我每夜必在賬檯上練習一張小楷，他也看樣和我一起寫；他祇在鄉間的私塾裏讀過三四年書，而寫出來的字比我好得多，並且又能自己作通順的家信，我彷彿對他也有些妒忌和慚愧似的。有時我又教他學打算盤，他天資很聰敏，又肯用心，教他過一二遍，便能自己打，而且能夠運用了。

但他總是八太短小，做事一不小心，便要闖出禍來：洗碗的時候，碗打碎了；擦燈的時候，燈罩擦破了，換煙管水的時候煙筒頭落在河裏了……許多事情，屢遭經理嚴厲的叱責。有一次差他送一罎酒到某處，好久不見回來，我也正擔心他不要又闖了禍嗎的時候，經理忽然喊我道：『C二官，你去看看這小鬼看，怎麼還不回來！』我奉命出去，走到半路，不料他果然站在那裏淚汪汪望着地上的一堆碎罎哭，我知道他已闖出了禍事，走過去，氣憤憤地說道：『哼！你又怎麼了！』他斷斷續續的說：『這……這挑擔的……』『那末你爲什麼不拖牢他賠呢！』他說：『那裏拖得牢他呵！……』我看看也無可如何，對他說：『回去罷』。但他却懶着不肯走。我說：『禍已闖了，還不回去；不回去有甚麼法子！』他被我這樣的叱說之後，也沒有一句話說，娜娜的跟着我走了，走得將近店時，他又停住不敢進去，說要我將此事瞞過經理；但這是做不到的事，到店之後，經理一見他愴惶的神情，哭紅的眼皮，便逼着問我原由。我也無能爲他掩塞，只好照實告訴。於是經理怒從心起，從賬櫃裏繞將出來，提了師弟的一隻耳朵，憤憤的罵道：『你這小鬼，進店來沒有好事做過，只會搗壞東西，如此下去，一年之中，不知要給你敗掉多少錢呢！這裏用你不着了，你滾蛋罷！』罵罷，一個巴掌打倒他在地上哭了。

他因爲常常要闖禍的緣故，經理之對於他，較之於我更不滿意，即是夥計們，也都說他學不出山的。他無論一言之誤，一事之錯，雖是微細的事，也總每每惹起經理的發怒；而他自己也眞不能爭氣，經理越是罵他，他錯事也越做的多，經理發怒追到他的薦頭，要他立刻滾出去的事，也有好幾次。他每次被經理一頓責罵之

後，老是跑到作場裏躲着偷偷的哭泣；到了夜裏，又對我說：『母親望我在店裏要得經理的喜歡，現在經理橫要我囘去，硬要我滾出，母親得知了，不曉得……』說着又哭起來。『以後做事自己小心些好了，經理總不至當眞要你囘去的。』我這樣安慰他。他說：『我也並不粗莽，總處處小心着，可是好像有鬼似的！……』

一日三餐，他永遠沒有好好的喫一頓過，每當大家用飯的時候，他便一手提了飯桶，一手提了菜籃，送到分店裏去；囘來時，自己到廚房裏去喫一些殘菜冷飯。但他雖然如此苦楚，却也並不因此叫怨；他心上覺到不安的，倒是擔心着一旦被經理開除出去，不好囘家見母親。這恐惕的念頭便常常盤據在他的小心裏，使他不得一些快樂，總是憂憂愁愁呆得像木偶一樣。

北風起，大雪飛，大家都喊冷呀冷呀的時候，可憐他雙脚的跟頭，兩手的面上，生滿了腐爛的凍瘡；托開了兩隻壞手，走起路來一拖一顚的：這又格外惹起經理的憎惡了！到了晚上，我替他到藥店裏去討一些叫做『馬屁』的爲他敷上爛處，而在床裏，總隱隱的聽到他嗚咽的聲音叫道：『娘呵，痛！……』『那末怎麼呢？』我問他；他說：『煖在被裏熱了又不好，伸出被外冷了又不好，總歸痛！……』

當這時候，剛巧又是蒔蘿葡當時的時候，店裏每天從販賣蘿葡的船上，一擔一擔的買進來；便要他在作場裏將整個的又長又粗的一條用刀劃成薄薄的無數片，而後蒔了好賣。每天的上午，他總要劃到六七十斤光景。他生滿了凍瘡的兩手，捏了這冰一樣的鐵刀和蘿葡，劃得慢了，又要被蒔司務申斥。有一囘，我到作場裏去，見他右手緊緊的捏住左手的一指哭泣，我問他『做甚麼』；他將這指頭給我看，原來深深的劃了一刀，不住地湧出血來。於是我幫他尋些布頭包好，叫他到店裏去罷，蘿葡由我劃好了；但出去不多一歇，進來對我說道：『經理在罵你，叫你出去。』我到了店裏，經理扳起臉兒罵我道：『你只會貪懶，櫃檯上生意不肯做，倒是躲在裏面！這劃蘿葡的事，用你不着管了！要這小鬼來做甚麼的！』於是我也很不平的囘說：『誰要貪這事來做；他劃開了手哩！』經理說：『劃開了手，就不要劃了嗎？學生意不喫苦，那裏學得出山的！』

不久之間，我被調到分店裏幫冬去了。

分店是在一條較爲熱鬧的街上，左右對面都有別的店舖。店裏的規矩，沒有老店那樣嚴緊，經理本是我的老師兄，人也比較和氣；櫃檯上的夥計也不像老店裏的那樣被拘束，都很快樂自得，調戲女人的手段，尤其高妙，櫃檯上不論來一位貧家的姑娘也好，富家的婢女也好，只要面貌略爲好看些，大家便都笑眯眯的搶上去：

『好漂亮呵！這裏要甚麼？』夥計嘻笑着對那女人說：

『不要搭趣，好好的，這瓶裏三兩醬油，那瓶裏五個錢料酒，要多些！』那女人也微笑地說。

『你沒有塞子嗎？我來同你塞罷！』夥計舀好了醬油和酒，囘到櫃檯上，指着瓶口對那女人說。

『這爛掉你的！瘟掉你的！不得好死的！』女人便駡了；但樣子並不當眞，也還嘻笑着。於是滿店裏的人都格格的笑起來，那被駡的人也格格的笑起來，彷彿骨頭也輕鬆了一段。

我從冷靜而森嚴的老店裏，調到這熱鬧而又寬放的分店來，頗覺舒服有趣，每餐的飯食，仍舊由師弟一拖一顚的從老店裏送來，而夥計們有時還嫌他走得慢了，到得遲了，飯冷了，菜冷了的種種責他，他默然忍受，沒有一句囘話。他每次送飯來，放下飯桶和菜籃，倘若見我閒着的時候，便走過來和我談話，總說自我離開老店之後，他便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難過，彷彿失去了甚麼依靠似的。

有一天，送早飯來的是作場裏的一位司務，我心想師弟大概有了別的差使吧？但午飯夜飯仍舊是這位司務送來，於是我有些疑惑了，問那司務。司務說：『他昨晚上上店門板的時候，搨了一塊門板，一個不小心：從上階沿跌到了下階沿，今天起來不得。』我想跌了一交而至於今天起來不得，這跌一定是有些厲害了，頗爲他擔憂不堪。但是到了第二日，他又送早飯來了，我問起他跌交的事，他捲起袖管，解開衣襟，給我看右手的上臂和腰部都跌破了皮。我說：『不至傷吧？』他說：『腰擱在石角上，此刻還痛。』我說：『腰裏是要緊的部

分，不曉得受傷不受傷？既然還痛，那末今天爲什麼不再歇一天呢？』他說：『經理罵我故意裝腔，一定喊我起來！』

此後第三天第四天，飯仍是他送來，問他如何，總說腰裏還是痛。又過了幾日，飯又不見他送來了，問那送來的人，說他昨夜裏吐了血！吐了血？……我不覺吃了一驚，到下午落市之後，卽忙跑去看他；他睡在樓上的床鋪裏，見了我，哭起來說道：『C二哥，果然傷了呵！』我默然一歇，問他看過醫生否，他說看過了；醫生怎樣說呢？他說醫生說不要緊的。

他服了幾帖藥，睡了兩三天，幸而血祇吐了一次；說在床裏寂寞不過，仍舊起來了。經理也總算對他發了良心，分店裏的飯遂停止他送。

其時已是陰曆十二月的初十邊了，分店裏差我到O鎭去追索一筆舊賬，這事他也知道了，特地走過來對我說：『C二哥，我家在O鎭落鄉三里路的山芋村，最好你順便到我家裏去轉一轉，望望我母親妹妹。』我很願意的答應了他。他又說：『但你不要將吐血的事告訴母親知道，便是生凍瘡也不要說起，只說我在店裏一切都好；叫母親不要牽記。』我也答應了他。

K地到O鎭只要半日的路程，我到了那裏，公事辦妥之後就訪問到山芋村的路徑，出了市街，北風呼呼的迎面吹來，沿着田塍彳亍而行，身子幾乎要被吹倒。我一路思量：見了他的母親，不如將他吐血的事告訴了她，好讓他母親發急爲他醫治。一路問去，到得山芋村已是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光了；這村人家甚稀，約莫不過六七家，都是坍舊的平屋，一字兒排着；各家的門前都高高堆着一堆稻柴，附近的田圃和桑地裏，種的滿是山芋，村場上不見有人，門也都關着，狗也沒有叫；只一條耕牛繫在場上的一株樹下，嫻嫻的望着我來。我正不知如何問訊的當兒，俄見一位三四十歲模樣的婦人，提了一籃山芋，從屋後出來，於是我卽上前問道：

『請問這裏姓楊的是那一家？』

『先生是那裏來的？問那人家做甚？』那婦人問我，我就將來意略略的告訴了她，她慌忙放下山芋籃，一種怪難形容的高興樣子說道：

『先生原來是我小兒店裏來的，我就是姓揚，先生，大官就是我的小兒，快請到舍下去坐坐罷！』她說着提了山芋籃，一頭說，一頭領着我走；我跟她到了家裏，她隨手拖一條長凳掀起衣角抹一抹乾淨，說道：

『家裏是糟得不成樣子的，請坐罷，先生。』接着又喊出一位八九歲樣子，黑臉汚手的女孩來，叫她去燒茶。我坐下看一看屋的四周，眞是糟的不堪：滿地的鷄屎，地又凹凸不平，幾條桌凳，歪歪斜斜的放在那裏，面上滿是灰塵，一圈猪欄，欄裏兩三隻小猪；那種猪糞的氣息，更是撲鼻難當。

『請別忙罷。』我對她說。

『便煞的。先生貴姓？』

『C。與令郎是師弟兄；這次來討賬，令郎託我順便來望望你老人家的。』

『呀唷，眞罪過煞了；先生原來就是C師兄，小兒信上，總提起C師兄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照應他；C師兄，你眞是一個好不過的人，這樣照顧小兒呢；冷天冷時，又要你特地趕進來！』

『師兄師弟是沒有甚麼的。』

『呀，C師兄，像你這樣好的師兄，是眞天下少的！小兒總算前世修得，逢着你這位好師兄。連我在家裏也放心得落。小兒是傻不過的，C師兄！年紀又小，身體又不好；我本想讓他再讀幾年書，只是不瞞你C師兄說，在家裏也實在難；可憐他五歲上死了爸爸，由我一番心血拖他大來，不知經了多少的苦頭，本想不把他學生意，在鄉下耕田種地些好了，皆爲他一來體質薄弱，二來耕種田地難望出山，同他叔叔商量，也說學生意日後有把望，所以今年東託西託總算託着了一頭生意，就忍心的放了他出去。……』他一面說着；一面不住的

抹淚，樣子怪可憐。

『令郎人很聰敏，就是身體差一些；但你老人家也放心罷。』

『多謝Ｃ師兄稱讚，小兒實在傻不過的，全靠要Ｃ師兄照應哩；他現在不知得長大些否？身體得壯些否？飯吃得落否？天冷了，又得知他衣裳夠不夠？身上凍不凍？……』她這樣問着我，我心裏只是暗暗地淒苦，再也沒有勇氣將她兒子吐血的事告訴她了。我只是說：

『都還好，人也好像比起初進來時長大些了；你老人家可別牽記他。』我說這些話，幾乎合了眼淚一同出來。

『哦，那也能了，只要他人長大起來，身體壯起來，我也好了。』

談了一回，那女孩冲上茶來，母親含淚帶笑的對她說：『啊囡，叫聲Ｃ叔叔，這位是你哥哥店裏來的待你哥哥最好的Ｃ叔叔。』接着又向我說道：

『這是小女，今年也有十歲了，可是蠢得很；身體也這樣瘦寡呢。』

我吃了一開茶，看看時候晚了，向她告別，她却什麼也不許我走，定要留我歇夜，說有空床；到鎮上去住客棧是白費錢的。我無可推諉，看看外面的風也吹得更緊了，晚來的天氣也更冷了，所以也就答應了她。

她爲我特別做了兩種飯菜：一碗荷包蛋，一碗蒜煎荳腐，用晚飯時不住的『吃呀！吃呀』的箝到我飯碗上來；而她母女倆，祇各吃了一碗飯，其餘都吃的蒸熟的山芋。晚餐之後，她又親手炒了一升芽豆，拿到房裏叫我吃；又娓娓不倦的和我講他的兒子。我幾回想將他兒子吐血的事說出，却幾回總忍住了。她又從箱子裏翻出一個紅帖子來，說新近替他兒子已對了一頭親，等他學滿了生意，會賺錢了，便要爲他娶來；又說這位小女兒，也已出了帖，說自己年紀雖還沒有老，可是一生也只有這一男一女，總得早些看見他們各自成了家，那末心也安了，死也瞑目了。……我看她說到這些時候，臉上好像露出又悲哀又滿足的樣子。

次早我告別出門時，她將昨夜喫剩的芽豆，包了包，要我帶去和他兒子兩人喫；又包了二百錢，叫我給他兒子在新年裏買些東西喫；又說可惜不好帶，否則再帶幾個山芋去，說她兒子是喜歡喫山芋的。又再三叫我轉告他兒子只要好好的安心在店裏，不要牽記家裏。

到了O鎮搭輪船囘店，一路想起師弟的母親，心裏很不安寧；第一責罰自己爲甚麼終於沒有說出師弟吐血的事，一時雖然瞞過了她；但倘若病再復發起來，到了不可救藥的時候，不是躭誤了她的一生嗎？想到這裏，便不勝悔恨，幾乎要跳上岸，再囘去對她說了才好。然而追悔莫及，也終于無可奈何。

囘到店裏，將公事交代之後，拿了芽豆和錢去看師弟；却是誰也想不到，師弟又睡倒在床上了。

『C二哥。你囘來了嗎？』師弟在床裏見了我，無力的叫我。

『囘來了，你怎的又睡倒了呢？』

『你去的下日，又無緣無故的吐了血，昨日前日都連連的吐了；你看如何好哩？C二哥！我家裏你去了沒有？』

『去的，並且歇了夜。』

『我母親妹妹都見嗎？母親說什麼嗎？』

『都見了，在家裏都好；你母親託我帶了一包芽豆在這裏，還有二百錢；叫你不要牽記家裏。』

『唉！……母親！……』他立時淌下淚來了。我那時候雖然自稱是硬漢，不肯輕易出淚的人；但此刻見了師弟這樣淒涼的情形，眼淚也不和我商量，一湧出來了。

『你不要這樣子呢，好好的靜養；我不會將你吐血的事告訴你母親。這藥是誰給你煎的呢？』

『你想有誰給我煎呢？都是我自己起來的。』

『要喫甚麼嗎？飯喫不喫？』

『甚麼也不想喫，只每頓喫一碗茶泡飯，鹹菜下下；醫生說要忌嘴的。』

『放寬心，靜靜的養幾日，總會好起來的。』我這樣說了一句，下樓去了。

時候既是冬忙，店裏的生意比平日加倍的忙碌，也剩不出空的時間去望望師弟的病；只是常常憂心他總不致於死的吧？想到他孤零零地病在床上，便也聯想起慈祥和藹對於他懷着無窮希望和快樂的他的母親，更覺得他的生命，比甚麼都貴重呀！

有一天，老店裏的經理，突然差人來通知我，要我仍舊調回去；我也很願意，因爲回去之後，更可照顧照顧着師弟的病了。

到了老店裏，上樓去看師弟時，也正熟睡着；我默默的坐在他床沿上，看他的臉色更加瘦黃了　呼吸也更急促了。枕邊一封新從他母親那裏寄來的信，我悄悄的抽出來讀：信裏說些叫他新年裏不要過分遊戲；爲什麼近來總是沒有訊息的種種囑咐和繫念的話。

『呀！……』師弟忽地醒了哭起來。

『你什麼了？楊大弟！我在這裏呷。』

『呀！……母親！……』他似乎還未見我，只是哭着。

『你什麼了？楊大弟！我在這裏嗎。』我又這樣的重說了一聲，他才掉轉頭來向我望望說道：

『C二哥，你……』

『我來望望你，你這幾天好些嗎？』

『血夜夜吐了，並且又咳嗽起來；C二哥！我……醫生還說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寬心些靜養幾時，總會好起來，醫生說不要緊總不要緊的；心裏第一要放得寬，越發急便越難好。爲甚麼憑空哭呢？』

『剛才做了一夢，夢見到了家裏，並且病完全好了；母親妹妹見了我都很開心。……』

『你總是想着家裏，不要想牠好了，你母親也叫你不要想。』

『在床裏冷清清地，也沒有人來看看我，也睡不着，東想西想，只有想家裏的事……聽說經理已去叫我的薦頭，要我囘去了。』

我這才知道被突然調囘來的原因，大概就爲此了。

『那是好的，囘家去有母親服侍你，好起來就快了。』

『病好了，不知經理還要我來勿？』

『那自然還要你來的，你受傷是爲了店裏的事，不要你來怎麼好說呢？你可不必再顧慮到這些事。』

次日，師弟的薦頭果然來了，由我領到樓上，看過了他，吩咐他要帶的東西自己檢出來；而師弟却帳子不要拆，被頭也不必帶，只要拿幾件替換的小衫褲就好了，說橫豎病好了就要出來的。

師弟挾了小包袱，跟着薦頭走出店去的時候，我正靠在櫃檯上，看他的身段顯然較前更瘦小了，脚跟的凍瘡仍舊很厲害，走起路來仍舊一拖一顛的，彷彿將要跌倒來的樣子。他跨出門檻時，突然掉轉他又黃又瘦的臉兒來，向着我和夥計們說道：『C二哥，再會能！王先生，張先生，都再會能！』但我的喉嚨頭簡直答應不出來了。

自他去後，我彷彿總有種甚麼東西在我心裏作祟似的，覺得不安的很。到樓上見了他那不曾拆去的床舖總彷彿見他仍在床裏呻吟；晚上一個人獨自在賬檯上習字的時候尤其有種不可抵禦的凄寂刺入心坎裏來。

過了歲底，翻到新年，店裏以新年的舊習，從初一到初四，整整上了四天門板。在新年裏，家家戶戶，大大小小的人，都顯出一種快樂的新氣象來；尤其平日被拘束在店裏的一些夥計和學徒們，一到新年，猶如牢獄裏的犯人得了皇上大赦一樣的歡悅。我本是個最喜熱鬧和遊玩的人，約了幾位別店裏的學徒，高高興興的進戲館看戲呵，上茶樓喫橄欖茶呵，在街上張西洋鏡呵，看山東人變戲法呵，夜裏大家團攏來打天九牌呵，敲年鑼年鼓呵：忙個不亦樂乎；對於可憐的師弟，什麼也沒有思想去想着他了！

但是快樂的日子是最容易過的，新年轉瞬過去了；過了正月半，大約是二十邊的一天，師弟的薦頭到店裏來，向經理拱一拱手說道：『恭喜，恭喜！』經理也照樣回了他一拱之後領他到客廳裏去。我冲進茶去送進水煙筒去的時候，滿擬問一問師弟的訊息，然而經理在座，終於不敢輕舉。

『C二官！』歇了一刻，經理喊我的名字。

『做甚麼？』我進去問道。

『你去將楊大官的舖蓋行李，都仔細的檢了出來，好讓這位先生帶去；因爲楊大官不來了，已經死了。』經理慢慢的對我這樣說。

『……』這時候，我也好像死了一樣，一些知覺都沒有了，只是呆呆的站着。

『出去罷，站着做什麼！』經理這才把我的腦子又重新說醒了轉來，我快快的走出了。

我走上樓梯，踏到樓板上的時候，我滿眶的眼淚大雨樣的滾下來，見了師弟的床舖，動手將拆的時候，力氣都沒有了。想到他臨去時說：『帳子不要拆，被頭也不必帶，只要拿幾件替換的小衫褲；橫豎病好了就要出來的。』而今終於不能再出來了的師弟，幾次哭得噎住了氣。捲被頭時，又檢出他母親的一封舊信和託我帶來的一包芽豆，我的身體簡直軟倒了。

到了這年的三月裏，我也永遠離開了這片店，距今已有七八年的工夫。而在這七八年之中，對於這位可憐的師弟，不論什麼時候囘想起來總是很傷心；此番重見了老店，更常常的想到他來。……

（原載孤墳，泰東版）

編輯室的風波

李劼人

日日報的編輯室在中國內地一個省會的某條街中。這省會有五十多萬人口，每日吃的米麥菜蔬，雞鴨魚肉，是很多的，獨於日日報的銷數在本城中經過了七八年，依然還只千餘份。

有人說，這城裏的人因爲吃得太多太好，一個個都有腸肥腦滿的樣子，可以無須再拿眼睛來當口，再拿日日報來當糧食，再拿頭腦來當肚腹了；又有人說，並不是人家的頭腦不想容納日日報，只怪日日報太缺少滋養料，差不多同蕪菁一樣，惟有肚腹餓到十二萬分的饑人不得已而歡迎牠。這話到也有理由，我們只消走進日日報的編輯室，就知道一切了。

表現日日報資格的所在，除了印字釘的模糊，和報眉上幾千幾百幾十號的數字外，最確切的還是要算編輯室裏的蛛網塵埃，與夫到處堆積的上海北京等處被剪裁以後的廢報。總經理兼總編輯趙先生每每於對客的言談中慨然說道：『怎麼能得一得機會把這編輯室好好的整理得像個樣子！』然而一直到日日報被封之前，這機會竟不曾來。

日日報被封的前兩三月，已經惡耗迭傳，總編輯趙先生一天又向編輯本省新聞的周先生囑咐說：『周先生，我們以後恐怕更要謹慎些才好！許多人向我說，我們近來的報上對于那有作用的教育聯合會的態度不大對，聽說其間幾個壞人正在鼓動他們的靠山，要向我們生事哩。』周先生抱着水煙袋，撐起兩隻水泡眼道：『我並沒有自家拿過主意，他們送來的稿件，我總一字不易的交給排字房，反對他們的東西，一篇也未發

表……』他便把近一週的報紙通通翻出來，把這一類的新聞指給趙先生看。

趙先生大概看了一遍，指着條短評說：『赫，赫，赫！或者這上面生了問題了。』

那短評是周先生做的，標題是『吾人對於新組織之希望，』不過是些普通的說法，中間有這麼幾句話：

『……國人通病，往往因個人之私利，遂不惜舉團體之公益而破壞之，竊負之，一而再，再而三，馴致四萬萬人咸爲散沙……惟小人能以利合，事之可悲，孰過於是！……今幸而有教育聯合會之組織，誠不啻天雞之一鳴……聞主其事者，咸教育界之名宿，吾人既祝其成功，且欲觀其後效……』

趙先生道：『你這文章原是恭維他們的，不過他們看法不同，一定說我們又在弄甚麼鬼了……這樣好了，周先生，我們以後對於這些事簡直給他們個不聞不問，短評的材料寧可向省外的事情上去取用。比如談談胡憨在河南的戰爭不免是和平的障礙，張馮的暗鬥影響必大，望執政有以調解之，一類毫不會生關係的東西。再不然，就把本城的瑣碎事拿來說說也行，比如昨天那條虐媳致死的新聞，就可以大做文章：或是提醒警察，叫他們注意街上的瘋狗。不過說到官廳，我們的口吻總得放和緩一點，最好是在文後加一句「請勿河漢斯言」或「言之者無罪」的話，那就更活動了。』

趙先生周先生從此更加小心，不但短評做得幾乎等於一幅白紙，而且本省新聞也逐字逐句的加以研究。他們用心之深淺，只須看報上用的某字或一個大口字的多寡便足以測驗之：例如說：『某師長於某日派某代表往某處議某事，』或『某偉人曾向某人有某種表示。』最使他們感困難的，就是各大人物的通電，或是歷數他人的罪狀，而文中涉☐本省要人，或是自己表白，雖然分明是本省要人的對頭，但電上偏要說彼此早有聯合，這等公電既可以拿來塡空白，又可以省儉許多多的裁剪工夫，當然要盡量發表，因之，他們才發明用大口字的妙法，就是把一些扼要的字句或本省要人的姓名，一律删去，而以大口字來代替。

你們必以爲某字和大口字的妙用一定會使看報的人感受種種不明瞭的痛苦了。其實不然不然，因爲這千把

饑渴的讀者，若干久來早能和趙先生等的心情息息相通，若干久來早練習成一副特別眼光，專能從無字處看出痕跡，凡是某字和大口字，在他們眼中仍足以顯出她們代表的字義。而且每逢周先生一時的忽略，把某種新聞編得略爲明顯，比如說：某縣知事因縣民反對勒種鴉片，遂變本加厲，橫征暴斂之類。於是乎親愛的讀者們必費紙費墨費郵票，寄信來說：『貴報主持正誼，誠可佩服，惟處今之世，記事言論總宜少加隱晦，勿多樹敵爲是。鄙人爲貴報之老友，既深愛之，敢貢愚直……』

趙先生周先生既常常被支配在這種懦怯的暗示之下，所以新聞的編輯越發弄來只剩了一點枯燥的影子。然而還是有風波，這却從他們不甚注意的外省新聞上發生出來的。

日日報上本省新聞的材料大概只有四種：「銜略鈞鑒」的快郵代電，「開奉等因」的例行公文，「委任謁見」的轅門抄等算一種，這是她的骨幹，也就是親愛的讀者們所最願看的東西。其次，各人送去替自己登廣告的東西，比如說近聞某人作七言絕句一首，竟將某公姓名官銜概行嵌入，頗爲某公擊賞，稱爲巧不可階之作云云；或是說某名公途經某地，爲某將軍招宴一次，喝紹酒一盃，大歡而散，這也算一種。其次，是專門把小事化大，不是報告某排長近由火神廟移紮龍王廟，便是報告汪二麻某日大醉回家，當街踩死老鼠一隻，人盡稱奇的地方通信，這也算得一種。末了，還有一般以條子計錢，寫「恭呈主筆先生鈞鑒」的濫訪事們，他們既要吃這一項飯，却又沒力量去採訪有價值的新聞，只好關着門揑造一些產婦生蛇，城隍托夢的話，也算得一種。末後這一種雖太滑稽一點，但位置在枯燥無味的新聞中，倒也很別緻，既是親愛讀者們欣賞之件，所以周先生也盡量發表，濫訪事也盡量製造，居然成了日日報的一種特色。

至於她的外省新聞（自然更沒有外國新聞，因爲太與讀者們的頭腦不生關係的原故，）比較更要簡單些；既沒有無頭無腦，殘篇斷簡式的專電，又沒有不負責任，捕風捉影式的通信，我們可以說她這一張紙的材料，完全是由北京上海報上剪下，叫排字匠去照樣翻印一次的。誰料得定已經這樣簡單了，還有風波。

但是這也要怪編輯外省新聞的錢先生。因爲錢先生很想用力把這一張紙編好一點，所以分明都是從剪刀上得來的新聞，他偏喜歡改頭換面硬做來像是日日報自己生產的新聞：又因外省事件牽涉本省的地方不多，歷來招災惹禍，使得趙先生周先生受坐牢之苦的，都在本省新聞，因而趙先生對於這一張紙才視爲不足輕重，一任錢先生掉花頭。

他們絕對不料在恭維教育聯合會月多天氣之後，編輯室忽接到一封口氣極爲嚴厲的信，查究『該報某日所載浙江孫傳芳占領無錫，張宗昌逃赴徐州的消息，從何而來，』並且說『跡近造謠，居心可惡。』原來這是軍部副官處稱「奉諭查考，立等答復」的公函。

趙先生把信看後，立刻就蹙起眉頭，像是很不舒服的說道：『他媽的，又在外省新聞上來搜尋我們的不是了！錢先生，你看，……我們這條新聞是從那裏轉載來的？』

錢先生站在當面道：『這可太怪了！這一條原是他那機關報上漢口專電，我轉載時還加了幾句按語，就怕弄出事來，像天顧報那次載吳佩孚敗退，弄來自己停版一樣。你先生請看，我原說恐是傳聞之誤，姑誌之以待證實的。』

他們正在商量着要囘信時，一個雜役進來，手上持着一張名片說：『有客來會趙先生。』

名片上印着兩個大字：易平。官銜是軍部副官。趙先生還未說請，那副官早已挺着胸脯走了進來，身上穿着呢外套，照例是不脫的，大刺刺給趙先生點了一點頭，便向一張大籐椅上坐下道：『你先生，貴姓就是趙？日日報的總編輯就是你嗎？』

趙先生道：『不錯的。你先生惠臨，想來一定是因爲浙江那條新聞來查詢敝報的了？我們正要囘信哩。』

接着，趙先生就委婉曲折把這條新聞的來源說明，並說：『敝報登載新聞，素來就很謹慎。凡是稍有可疑的地方，總是擱下的居多，就不得已而發表，也必加以按語；我們豈不知道在目前和平運動的時候，是不應該轉載

不實在的新聞？就因爲這條既是軍部機關報的專電，我們相信必有來歷，而且披露在前一日，所以我們才敢大胆轉載，却不料果然生了誤會。』

易副官的態度，方比較和平一點道：『哦！原來是我們報紙上的專電！可也難怪，雖是我們的機關報，我們倒不常看牠，上峯事多，那裏有看報的時候，所以才生了誤會。起初上峯很生氣，說你們有意搗亂，叫務必澈底查辦，我們的副官長因才發了公函，又叫我親身來問問。我雖是隨着上峯東奔西馳的，但我生長本城，早知道你們貴報是不搗亂的；至於別的那些報館可就難了。說起來原也叫人生氣：比如去年大順報，明曉得我們接近直系，她偏要天天登出一些吳佩孚大敗，奉天飛機已到天津的惡消息，難道這些消息不是眞的？不過叫別人看見，我們既是接近直系的人，偏偏我們屬下的報紙這樣不爭氣，好像我們有心希望吳佩孚打敗的一樣。這幾天中國新報又在放肆了，天天鼓吹着說，蕭耀南怎樣的和孫傳芳聯合，奉天內部怎樣的不妥，明曉得我們正在和張作霖段合肥攜手，却故意造出這段謠言，趙先生，你說像這樣不懂事體的報館該不該封呢？我們的機關報不料也這樣胡鬧起來，等我囘去報告，管他那編輯是祕書也好，參事也好，拉到軍法處，先捶他幾百軍棍再說，……趙先生，把你們打擾了，我卽刻囘去報告，這囘沒有你們的事。不過以後你們仍得謹愼些好！』

趙先生一面答應着，一面又把他們的上峯和他們恭維了一番，並說改日還要請他上館子，把易副官的倒毛拍順了，方低聲請問這囘的事是怎麼突然發生的。易副官到底是年輕人，便直爽的說道：『我們軍部的人同你們並無絲毫惡感，老實說，我們只曉得鎗炮，甚麼報紙不報紙，干我們屁事，恭維我們也好，罵我們也好，誰來管你們的閒事。只是幾個在教育界的紅祕書連馬弁都不如的人，不知同你們有甚麼怨恨，常常在上峯跟前毀你們；就是這一囘，也是他們把你們的報指給上峯看，說你們是敵黨，那會兒，若不是參謀長在旁邊罵他們是小老婆的嘴時，你們眞不免要吃大虧。總之，你們留心着，以後別再惹他們，倒是同我們常常打着交道，於你們有益多了！』

趙先生送客囘來，不禁歎道：『我看除非在外國旗子之下，只好閉着口的當啞巴的了！』

周先生腦子簡單一點，因就恍然若以爲可的說：『老實話，我們也學各商輪，租一面外國旗子來掛起，就可以吐氣揚眉了。』

錢先生道：『不行吧？我們這裏是省會，不是商埠，不能掛外國旗的。依我說，倒是關閉不幹的好。』

關門不幹是報館的總收場，在旁人看來，像這樣受氣辦報，豈不深表同情於錢先生的見解？其實他們總是敝箒自珍，誰也不願當眞弄到關門，萬不得已而關門的，不是因本身的經濟，就是因外界的壓力；內部的人雖在憤慨之際常常發出此種言語，但也不過用來從反面鼓勵自己的勇氣而已。所以日日報依然毫無生氣的發行着，直到末了這一天，因爲一句極不相干的笑話又將一位馬弁不如的人觸怒了，硬說這笑話是對他而發的，影響於他的前程甚大。他於是遂拿着這張報紙到他上峯跟前哭說日日報的不是，求他的上峯替他作主。他的上峯果然大怒，就叫身邊一位祕書開條子給城防司令項必達叫把日日報給我封了。

封報館原本不算一囘甚麼事，不過按照往例總得加個罪名，以見賞罰之公，可是這位祕書出身於高小畢業，憑着渾身本領，博得他上峯的歡心，賜了他一個專門學校校長，對於公事歷來就主張革命的，因才提筆寫道：『着城防司令項必達即將日日報館封閉，編輯人等逮部重笞，以儆效尤，而重公安。』

於是當天午後三點鐘，某街中日日報館的大門上便交叉着貼了兩張城防司令部只用硃筆塡過日月而無所謂硃語的封條。總編輯室待整理的機會，雖不意的到來，但趙先生却拘到城防司令部裏靜等重笞去了，蛛網塵埃，被剪裁後的廢報依然堆積在其間。

日日報封了，同城五六家報館好像簡直不曉得有這麼一囘事，自始至終，沒有一字披露。腸肥腦滿的人們只忙着吃，親愛的讀者們雖接到了日日報發行部的通知：『本報於某月某日無故被封………』也不過頭擺上兩擺，橫豎是蕪菁之類，不吃也沒有大關係。

（民國十四年四月脫稿）

（原載文學週報一七九期）

守夜人

燕志儁

在河北面的秋原裏，田主收了幾畝落花生，車上轅馬的腿壞了，沒有向園場裏拉。

黃昏時，來了兩個守夜人，用獵槍背了布被合乾草，布棚，在河北面的草原裏，傍近花生田，近林的地方，用乾草舖地成床，舖了被，扎上船篷似的布篷，預備遮夜露。

那高膀子的王立芳，向腰裏掏出煙盒，用手指拿了兩支烟，分給他的伴侶，然後點了火柴。黃昏更黑下來，好像撒下的布幔，跟了四面秋天的柳林的邊沿黑昏昏的沉下。

兩個人一時閒坐着吸烟，散步。

「你聽！」王立芳斜耳向林外的河裏說：「呼，呼，呼，……這是打夜魚的跟魚，你聽！」

「你聽他們跑，」伴侶也斜耳向林外說：「潑刺，潑刺，潑刺，……這是在那裏？」

「這是在這林西桃樹行下，」王立芳用煙火指着說：「那裏的水很深，綠茸茸的，魚也多。」

伴侶沒再做聲，輕微的側側頭，又輕微的向黑暗凝思，抓着頭髮，好像想點話想說，深深的咀嚼着在河口打魚一類的事。

「可是，」他說，「水鴨呵，水鴨快來了，可是，也許今年這些炮聲嚇得他們不來了。」

「沒有的事！」王立芳說：「已經早來了，前天這林西，這林西的柳樹沿下，落了一羣，可是！」

「那咱倆明天去打。」

「不行，」王立芳搖搖頭，向鞋上抹滅了煙頭，「很生很生的，槍夠不到就起來。」

「可是今年那兔子可不少，」侶伴說：「斑鳩怕炮響，水鴨怕炮響，什麼都怕，只是兔子不！」

「他怕什麼呢，」王立說：「夜間在豆田裏，蕎麥田裏，什麼草叢裏，梁子田裏，睡他的大平覺完了。他怕什麼——斑鳩？黑夜裏，斑鳩被大土炮震得滿林裏亂撞？」

「就是水鴨也不能安！」侶伴站了起來，向乾草裏拿出他的獵槍，自己向黑暗裏走去，在那廣漠的睡眠的花生田裏走了一圈，靜悄悄的走了回來。

他好像在不停的靜思着，想找話告訴告訴方好。

「立芳哥，」他忽然快聲地說。

「什麼？」

「看個紙牌吧？」

「沒有燈呢。」

「可是，咱這不是地方，這林裏的蚊子一定很多呵。」侶伴說。他的臉已完全埋在黑暗裏，只有他站着的身影的一半，襯在林後西方息滅的魚肚色裏。

「那怕什麼，」王立芳說：「你沒住過宿，在野外，你只要蓋上一條被單，他是白哼哼；夏天我在這樹林裏守夜，看麥子，蓋上一條被單，連頭帶脚的裏住，那時候蚊子到是真多了，可是白哼哼，抬了人去也是吃不着吶……可是，這什麼，你呆啦，這時候坡野那裏還有蚊子。你不能比家裏，家裏多暖和，也沒大些了，這裏你聽，那裏還有一個！」

侶伴靜的斜了一回頭，然後轉了回來。

「不錯，」他說：「沒有一個，這比裏冷多了，可是，你拿來了幾床被？」

「幾床？一床還是主人的呢。」

「咱倆幾鋪睡？」

「你說？」

「我看一鋪伸脚暖和。」

「不錯，」王立芳說：「伸脚眞不錯。」

侶伴又默默地走到花生田北面，向天放了一槍，很快的走囘來。

「立芳哥！」

「唔？」

「睡吧，時候不早了。」

「好！睡！」王立芳說，他將他那槍的機器　了弄，然後擱在被下。兩人舒好了被，都倦倦的睡下，在被中，都無意的仰看着滿天的繁星，都輕微的微思着似的。

「黑夜的露水很涼呵，」王立芳半睡思的說。

「那有布棚！」

「不錯！你十幾了？」

「我？」侶伴說：「我十九。你呢！」

「二十四。」

「你怎麼還沒娶媳婦？」

「嘿嘿！誰給媳婦，窮光旦！」

「別說，你窮，我就更不用說了！」

「你還沒提親，你也？」

「嘿嘿！要那個做什麼用！」

兩個人寂靜了一刻，好似更深的睡思，更深的睡意，眼前像有微流的昏霧。一羣野鴨由夜空鼓翼過去，但是看不見，在遠處的林頂上低低的散逝了，如渺遠的落葉的沙沙一般。在河原的曲折處，有村中的燈光透出來映眼，如黑夜的流螢在林中一般；河原宛如熟睡。

「你睡着了麼？」侶伴好像由睡思中抬一抬頭問。

「——沒有。」

「你見過陳家的小蘭沒有？」

「小蘭？」

「呵，小蘭呵，」侶伴說：「前街向外的那小胡同裏，一個白木板門，她父親死了，只有她合她娘，你怎麼還不知道？不就是一雙尖生生的小脚，紅鞋，說話就紅臉的那個小蘭麼？——還沒有婆——」

「噢，噢，噢，」王立芳連連的說：「我知道了——可是不跟高家姊妹好哩！」

「嗳！高家姊妹都出嫁了；那囘我從那胡同裏走，看見第三的苑，抱着她姐的一個黃瘦的小孩子，準是都來走娘家了——苑不跟沒出嫁時年青了。」

「你認得她麼？」

「不很認得，」侶伴說：「可是她認得我，那囘，春天，我從那胡同裏走，去給俺娘買根油條，因爲她病得不想吃——天晚了，苑走到我前面，向我笑，推了我的胸膛一下，我也沒做聲，就走過了。」

「那——她從前認得你麼？」

「不認得，」侶伴說：「從那一囘，我就認得她了。還有一囘，我走到那裏，也是天晚了，她拉我到那路

南的小園裏，問我多大了。」

「怎樣問你？」

「她抱住我，合我親嘴，一臉香肥皂氣味。」

「後來呢？」

「後來我不知怎的怕得心裏只跳，掙出跑了。」

「唔！你不該跑，她拉住你是愛見你，怎不拉別人呢。」

「我不敢呢——你也認得她麼？」

「我也認得，」王立芳說：「那時我有十八歲，在她家裏放牛，那時她還小，她兩姐常叫我上街去買東西，那時還都是閨女，住在那圓磚門的西屋裏，早晚格格的嬌聲細氣的笑——」

「你聽見麼？」

「怎的不聽見？」王立芳說：「合我住的牛棚只隔一垜短牆，早晨洗臉都脫下褂子露着胸膛，我去了，也不避諱，也不——」

「她們不怕你麼？」

「不怕，合我混熟了，別人却不行。到晚上在院裏涼快，我一樣偸過去，從夏布褂裏插下手去格支那大的，香，她也不生氣，只瞇着眼吐我。她二妹却不行，誰偸合她耍笑，她就罵，不留情。」

「格支，那不格支着奶子麼？」

「呵，奶子呵，就是格支奶子呵。」

「那你合她好過麼？」

「那裏的事！」

「你還想她不想？」

「想這個做什麼用？」王立芳悽低的說：「人家出嫁了，都有了三個孩子，不是年青的時候了；那纔出嫁時還哭還叫，這也不哭了，也不叫了，老氣了。」

「哭什麼？」

「哭什麼呵，她女婿是個井莊，一個眼！」

「苑的女婿怎樣？」侶伴問。

「苑的女婿更壞。她娘賣給城裏富小婆子，四十多的個老傢伙了，苑纔二十，所以走娘家不安穩。」

「唔！……」

兩人寂靜了一刻，村中的燈熄滅了，好像睞眼睞煩了，自已入了睡。從村間的草地上吹過一陣微風，帶過河原上遠近鬧嚷嚷的蟲鳴，悠忽不定，好像睡思一般。

「立芳哥？」

「唔？」

「想睏麼？」

「不睏。」

「你娘多大年紀了？」

「四十三。你娘呢？」王立芳倦倦的朦朧的說。

「四十二，小一歲。也不知是什麼病，夜夜叫喚，找先生試了脈，喝了兩回理中丸也不好，我這來沒人給她燒開水喝了，一定不——」

王立芳的睡呼起了。

「立芳哥？」

「…………」

「立芳哥？」

「——唔？」

「睡罷？」

「——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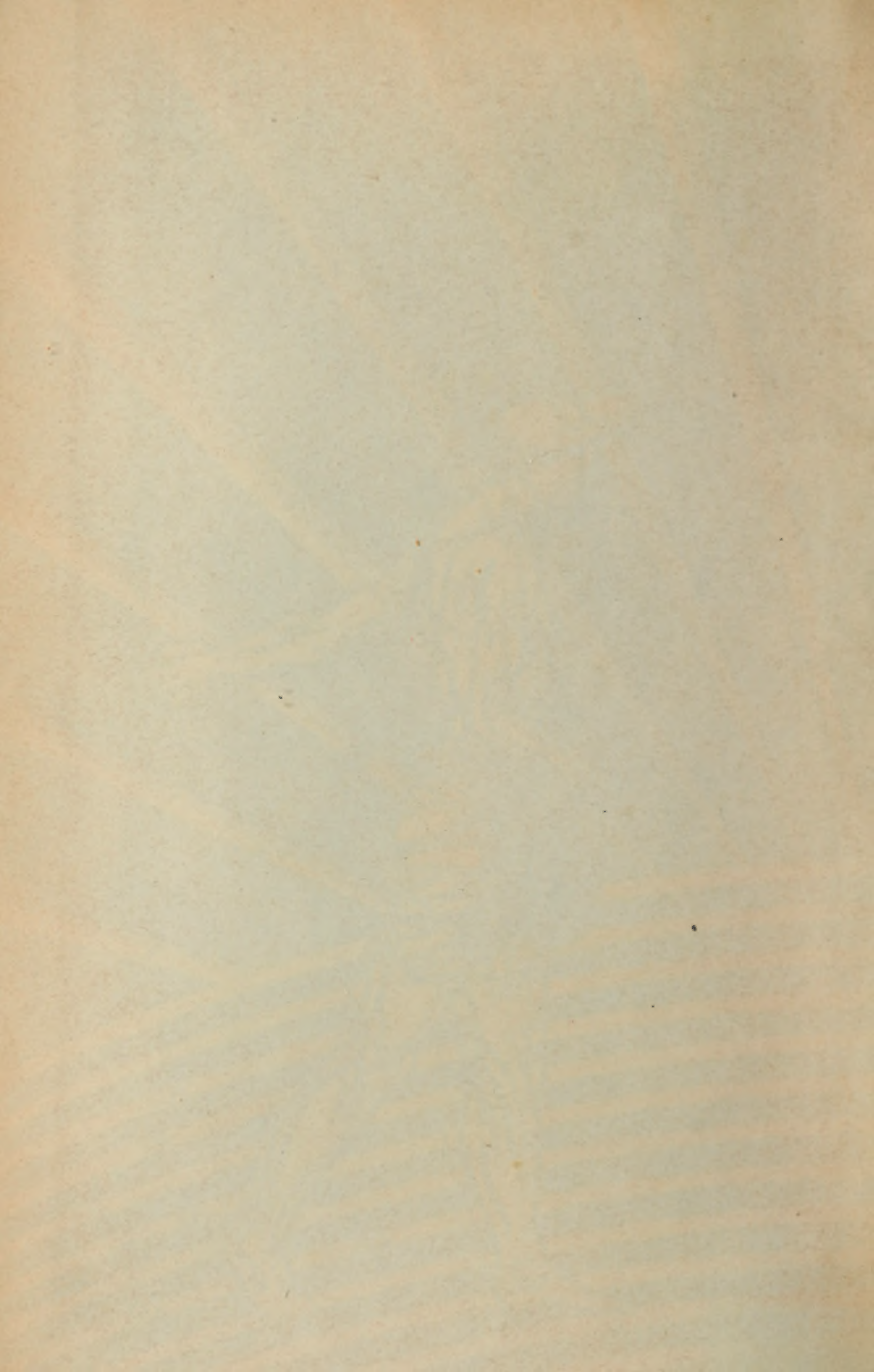
兩人靜悄了，河原更靜悄，星兒明明的滿天睞眼，遠近的虫變成宛如夢般的悽訴，靜悄，靜悄，靜悄，……

……在河原的柳樹後，漸漸地升起一個大而圓的，幾乎可怕的淡紅的月亮，河原稀疏的明亮點了。

涼露落上河原的一切合守夜人的篷上……

（原載文學週報）

——完。








友
良